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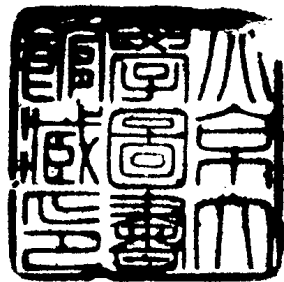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六六册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EC10/09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六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51.25印張

1997年3月第1版 199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圓

經部第六六冊目次

經部·詩類

鼎鑄鄒臣虎增補魏仲雪先生詩經脈講意八卷首一卷

〔明〕魏浣初撰 〔明〕鄒之麟增補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明末刻本

..... 一

聖門傳詩嫡冢十六卷附錄一卷

〔明〕凌濛初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 二三五

孔門兩弟子言詩翼七卷

〔明〕凌濛初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 五二三

詩逆四卷詩考一卷

〔明〕凌濛初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明天啓二年刻本

..... 七〇〇

鼎鑄鄒臣虎增補魏仲雪先生詩經脈講意八卷首一卷

〔明〕魏浣初撰 〔明〕鄒之麟增補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明末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詩經脈八

卷》提要

敘鄒臣虎詩經脈補	詩何言脈也、卽子輿之所謂	志也三代時人心風俗渾灑	之元氣仍在、故發之、嚴歌、昭	功德之頌、寄忠孝之思、或慶	序	祝亨嘉而托興、颺言、或寓言	曲牖而引諭、旁通、或觸物生	情而敦和、婉切、卽下迨間巷	征夫思婦、亦各有志在焉、故	聖人存以備勸懲、與義圖謨
----------	--------------	-------------	----------------	---------------	---	---------------	---------------	---------------	---------------	--------------

誥並傳不朽、惟是物也、是志也、是脉也、每諷詠之而爽爽、生氣猶在、三百中流動、豈可謬成臆見、穿鑿附會、以斷千古聖賢之脉乎、昔延陵季子

序

爲之歌、歷國風雅、品其政治之得失、氣運之隆替、若龜鑑然、至文中子譏之曰、孰謂季札知樂、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豳烏乎樂、其勤而不怨

乎、毋乃亦各察一方之垣乎、今博士遵考亭傳註、沿流近日、百家喙喙、何脉之緒而莽耶、何脉之贅而瘡耶、及取小序齊魯毛韓諸書、與朱傳參

序

訂什而矛盾者、幾九志乎、脉乎、不幾如綫乎、獨魏仲雪先生、仰質千古、若遊三代之盛、徧閱毛箋註典、及漢唐宋志、林與昭代先者宿著述彙

正一編總之準考亭而借百家以增損之非直參朮之劑也蓋飲上池水而徹見五臟疹膏肓而迴千百年之元脉也前刻海内已尸而祝之茲

序

四

再叅補係臣虎鄒先生手授也先生爲海内文壇宗匠乃其嘉惠後學更爲精詳復梓之令海内益靈知識會千古之詩脉在是也夫會千古之

詩脉盡是也夫雖然學者須先得以意逆志之旨

古閩余應虬猶龍父題

于近聖居

序

五



補說從集傳改定小序

劉周南開闢文王得后妃以爲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而作詩以美之而文王身終家齊之化可見也

論大義

卜子夏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未歌之未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增補仲雪詩經脈

意如此也天地美女子之類也化行俗美男女以正雅也化行俗美男女以正雅也化行俗美男女以正雅也

詩序首卷

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政刑之苛吟詠性情以

常熟魏浣初仲雪甫著

增補仲雪詩經脈

夫也大夫文王之政在位皆即倫也直也股其德也思君子也君子德被至家也

詩序首卷

伯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絕矣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雅

貴富以爲其夫家... 而可美也... 雅爲手束... 雅和叔曰詩中... 爲雅得頌之體... 王元美曰可以興... 則成雅善之矣... 故小雅先于大雅... 又曰文王之風... 雅終于魯... 增補仲雪詩經... 也曰變風變雅必王道衰乃作者何也... 更美德絕則無所... 始詩太平則民... 皆則死政盡... 刺成王太平之... 其惡不復可言... 政教初失尚可... 望自悔其心更... 思而不二怨而... 澤雖竭禮義猶... 故曰變詩王道... 乃作也

李札曰小雅其周之衰乎... 雅爲手束其周之... 雅和叔曰詩中... 爲雅得頌之體... 王元美曰可以興... 則成雅善之矣... 故小雅先于大雅... 又曰文王之風... 雅終于魯... 增補仲雪詩經... 又曰變風變雅必王道衰乃作者何也... 更美德絕則無所... 始詩太平則民... 皆則死政盡... 刺成王太平之... 其惡不復可言... 政教初失尚可... 望自悔其心更... 思而不二怨而... 澤雖竭禮義猶... 故曰變詩王道... 乃作也

任父母之思... 作矣詩以自見也... 不傳云老馬... 危殆將去不... 已辭女淫有... 聖子河上而... 是詩也○二子... 爲也詩人探世... 增補仲雪詩經... 不私于預學... 其服飾容... 公使居完... 也○相與刺... 矣衛大夫也... 其許穆公... 行故作詩... 也○考諸衛人... 也

文曰... 增補仲雪詩經... 有言乙不言... 使人愁者... 詩詩與... 諫子... 其人也... 也其... 也

夫詩者所以興觀怨也... 爲而民安之... 命服朱芾斯皇是也... 王元美曰九詩刺說... 論堯家

論堯家

按孔子世家云古詩三千餘... 爲孔子刪而爲三百... 作或曰國史所題... 也深之業詩者... 詩趙人毛萇自序于夏傳大毛公...

詩序考

五

四家並鳴於世... 高祖曾祖父... 立博士獨毛氏... 授徐敖... 授九江陳俠... 或言其潤益... 鄭氏出而諸家稍廢... 基陳後又難孫申...

補注詩... 劉勰思劉勰劉焯... 劉勰思劉焯劉焯... 劉勰思劉焯劉焯... 劉勰思劉焯劉焯...

張子厚曰古之善說詩者... 張子厚曰古之善說詩者... 張子厚曰古之善說詩者... 張子厚曰古之善說詩者...

論毛詩傳

毛詩傳... 毛詩傳... 毛詩傳... 毛詩傳... 毛詩傳... 毛詩傳... 毛詩傳... 毛詩傳... 毛詩傳... 毛詩傳...

公鳥獸之行... 他書以資考據... 論鄭氏箋

論毛鄭
周亮卿曰孔子一言以蔽孟子以意逆志為學詩之法... 論孔氏

論歐陽氏本義
鬼氏曰承叔平日不信符命... 論刪詩

論刪詩
孔子世家曰古者詩本三千餘篇... 夫子述而不作之意也

也。東門之馬。注。分。約。不。至。而。因。所。見。以。起。事。也。○。東。門。刺。惡。人。也。○。防。有。鶉。集。注。是。也。其。不。可。知。者。難。事。文。明。白。者。亦。不。果。錄。如。趙。上。車。乘。搖。我。以。舌。豈。不。欲。往。要。我。朋。之。類。是。也。其。可。知。者。難。詞。意。微。狎。者。亦。不。果。錄。如。中。澗。野。有。萋。萋。出。其。東。門。之。類。是。也。其。不。可。知。者。難。詞。意。莊。重。者。亦。不。果。錄。如。周。道。提。我。之。心。局。○。禮。義。不。愆。何。恤。人。言。之。類。是。也。愚。按。馬。說。似。為。近。理。若。夫。歐。陽。氏。謂。感。篇。則。其。重。或。章。刺。其。詞。或。可。刪。其。字。則。必。無。是。理。

論序

猶。文。曰。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商。有。未。盡。公。更。足。成。之。○。花。暉。漢。書。曰。衛。宏。作。毛。詩。序。陸。書。曰。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宏。使。更。加。潤。色。又。鄭。氏。曰。詩。序。本。一。篇。毛。公。分。以。實。諸。詩。之。首。合。觀。諸。說。雖。不。能。定。為。何。人。作。要。之。自。漢。以。前。經。師。傳。授。去。作。詩。之。時。蓋。未。遠。也。至。鄭。氏。作。成。滌。辨。女。婚。專。詠。毛。序。其。言。曰。今。人。專。信。毛。氏。而。不。考。採。三家。是。以。事。無。兩。造。之。詁。則。復。有。偏。聽。之。惑。朱。子。因。之。遂。以。為。定。馬。編。臨。曰。詩。書。之。序。朱。子。皆。所。不。言。而。於。國。風。諸。篇。詠。序。尤。多。魚。目。混。珠。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詠。詩。而。論。之。雅。頌。之。序。可。廢。而。國。風。之。序。不。可。廢。豈。風。之。為。體。比。興。之。詞。多。於。敘。述。感。諭。之。意。深。於。枯。朽。豈。有。反。復。味。嚼。聯。章。重。句。而。無。一。言。敘。作。之。意。若。席。以。一。言。蔽。之。曰。為。某。事。也。苟。非。傳。授。之。有。源。孰。能。臆。料。當時。之。意。藉。以。示。子。夏。乎。

補仲雲詩經脈

○。東。門。之。馬。注。分。約。不。至。而。因。所。見。以。起。事。也。○。東。門。刺。惡。人。也。○。防。有。鶉。集。注。是。也。其。不。可。知。者。難。事。文。明。白。者。亦。不。果。錄。如。趙。上。車。乘。搖。我。以。舌。豈。不。欲。往。要。我。朋。之。類。是。也。其。可。知。者。難。詞。意。微。狎。者。亦。不。果。錄。如。中。澗。野。有。萋。萋。出。其。東。門。之。類。是。也。其。不。可。知。者。難。詞。意。莊。重。者。亦。不。果。錄。如。周。道。提。我。之。心。局。○。禮。義。不。愆。何。恤。人。言。之。類。是。也。愚。按。馬。說。似。為。近。理。若。夫。歐。陽。氏。謂。感。篇。則。其。重。或。章。刺。其。詞。或。可。刪。其。字。則。必。無。是。理。

○。東。門。之。馬。注。分。約。不。至。而。因。所。見。以。起。事。也。○。東。門。刺。惡。人。也。○。防。有。鶉。集。注。是。也。其。不。可。知。者。難。事。文。明。白。者。亦。不。果。錄。如。趙。上。車。乘。搖。我。以。舌。豈。不。欲。往。要。我。朋。之。類。是。也。其。可。知。者。難。詞。意。微。狎。者。亦。不。果。錄。如。中。澗。野。有。萋。萋。出。其。東。門。之。類。是。也。其。不。可。知。者。難。詞。意。莊。重。者。亦。不。果。錄。如。周。道。提。我。之。心。局。○。禮。義。不。愆。何。恤。人。言。之。類。是。也。愚。按。馬。說。似。為。近。理。若。夫。歐。陽。氏。謂。感。篇。則。其。重。或。章。刺。其。詞。或。可。刪。其。字。則。必。無。是。理。

○。東。門。之。馬。注。分。約。不。至。而。因。所。見。以。起。事。也。○。東。門。刺。惡。人。也。○。防。有。鶉。集。注。是。也。其。不。可。知。者。難。事。文。明。白。者。亦。不。果。錄。如。趙。上。車。乘。搖。我。以。舌。豈。不。欲。往。要。我。朋。之。類。是。也。其。可。知。者。難。詞。意。微。狎。者。亦。不。果。錄。如。中。澗。野。有。萋。萋。出。其。東。門。之。類。是。也。其。不。可。知。者。難。詞。意。莊。重。者。亦。不。果。錄。如。周。道。提。我。之。心。局。○。禮。義。不。愆。何。恤。人。言。之。類。是。也。愚。按。馬。說。似。為。近。理。若。夫。歐。陽。氏。謂。感。篇。則。其。重。或。章。刺。其。詞。或。可。刪。其。字。則。必。無。是。理。

夫方社田祖之祭也蓋禹夏
之禮也○禮記春官大司馬
也○天子會諸侯於東郊以
講武○講武之禮也○詩
武王也○天子會諸侯於東
郊以講武○講武之禮也○
○天子會諸侯於東郊以講
武○講武之禮也○詩武王
也○天子會諸侯於東郊以
講武○講武之禮也○詩武
王也○天子會諸侯於東郊
以講武○講武之禮也○詩
武王也○天子會諸侯於東
郊以講武○講武之禮也○
詩武王也○天子會諸侯於
東郊以講武○講武之禮也○

甚故却持性云大夫之用肆夏自趙文子始也○詩也○
朱子曰○南雅頌然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淫靡
之所也○夫子於鄭衛既嚴絕其聲使又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
廷之上○未知將以薦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賓客乎○馬氏
曰○不然○傳季子來聘請觀周樂而鄭衛皆在焉○則請詩
固雅樂矣○使其為里巷狹狹所用則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
工不交詩歌異國和淫之詩乎○嘗因是而思古人歌詩合樂之
意蓋有不可曉者○閨離鵲巢后妃夫人之詩也○而卿飲酒燕禮
歌之○采芣采芣夫人大夫妻之詩也○而射禮歌之○肆夏歌過梁
宗廟配天之詩也○而天子享元侯歌之○文王大明維文王穆周
之詩也○而兩君相見歌之○以是觀之○其歌詩之用與作詩之本
意蓋有判然其不合者○不可強通也○則烏知鄭衛之詩不可用
之○鄭衛祭祀乎○左傳所謂賦詩斷章○斷章取義○然其本不
倫者○亦以采訊如鄭伯有賦鵲巢楚子圍賦大明穆叔不拜肆
夏零武子不拜彤弓之類○是也○然鄭伯如魯子展賦將仲子鄭
伯享趙孟予太叔賦野有蔓草鄭大卿賦蟋蟀子夏賦蟋蟀
子太叔賦蟋蟀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君子
六詩皆朱子所謂淫詩也○然所賦皆善於鄭伯趙武韓宣不聞
被訛乃知鄭衛之說未嘗不施於國也○而此六詩之旨當知序

詩仲雪詩餘卷一
論賦比興
李仲蒙曰○賦事以言情謂之賦○情物盡也○索物以托情謂之比
情附物也○物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也○
蘇子瞻曰○今之詩傳曰○殷其雷在南山之陽○出自此門○憂心殷
殷揚之水白石鑿○休朝米綠不盈一掬○瞻彼洛矣維水泱泱
若此者皆興也○而至於關雎○唯鳩在河之洲○南有樛木葛藟荒
於文王○王其戲成王之所以興也○南有喬木不可休息維鵲有巢
維鳩居之○嗶喈在桑之土○其鳴喈喈○吁○草蟲趨○年
人始之也○單麗詩賦文王
見其事故凡詩之為此事而作其言有反於是物者則必強為

是物之說以求合其義○蓋其為學已勞矣○彼且不知夫詩之
體固有比也○而皆合之以為興○夫興之為言○猶曰其意云爾
子者有所觸乎當時○已去而不可知○故其類可以意推而不可
以言解也○殷其雷在南山之陽○此非有可取乎雷也○蓋必其當
時之所見而有動乎其意○故後之人不可以求得其說○此其所
以為興也○若夫關雎○唯鳩在河之洲○是誠有取於鵲而有別是
以謂之比而非興也○嗟夫天下之人欲覓於詩其必先知夫興
之不可與比同而無強為之說○以求合其當時之事○則夫詩之
意庶乎可以意曉而無勞矣○
徐文長曰○詩之興體起句絕無意味自古樂府亦已然○梁廩蓋

國室之為不可後故賦作詩
以自傷也○何事不黃若行
從之周室將亡狂奴不思行
若若之你是詩也
大雅文王之什○文王周公
成王之什○文王之德與天為一
故併次之○公孫法於是也○
大雅同公孫法於是也○
公孫法於是也○
大任文王太妃以及武王皆
有明德而天命之也○
於文王王其戲成王之所以興也○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維鵲有巢
維鳩居之○嗶喈在桑之土○
其鳴喈喈○吁○草蟲趨○年
人始之也○單麗詩賦文王
見其事故凡詩之為此事而作其言有反於是物者則必強為

取諸民俗之謠正與古國風一類今之南北東西殊方
女兒童耕夫舟子寒曲狂吟市歌巷歌若所謂竹枝詞無不皆
然此真天授自動筋物格聲以啟其下段欲寫之情默會亦有
有沙處決不可以意義磨者
論刪次類末

朱子曰先儒舊說二南二十五篇為正風鹿鳴至菁莪二十二
篇為止小雅文王至卷阿十八篇為正大雅皆文武成王時詩
周公所定與歌之辭即至幽十三國為變風六月至何草不黃
五十八篇為變小雅民勞至君異十三篇為變大雅皆康昭以
後所作然正變之說經無明文可考今姑從之其可疑者則具

補仲雲詩錄
人作詩以刺之也地術武公
自詩也季季尚伯厲厲王
王承漢乃叔美官王也
志遇然而俱則身行欲
去之天下善於王位後
性引或故作是詩也
尹吉甫送中伯也官王
中伯出封於謝故吉甫作
以送之也再使尹吉甫送
山前也官王命伯山甫送
於春欲吉甫作詩以送之
程嬰送歸也雖係物王
朝結受王命而後詩人作
此以送之也江漢美武功
王命而後公平淮而之美
欲詩人美之也常武美功
之官王自得以淮比之美

儒所編錄非孔子刪定之為孔子放鄭聲為萬世戒頑乃有取
於斯則其所刪者何詩而所放者又何聲哉或曰古者大師以
觀民風故美惡不嫌蓋取是大不然陳詩觀風不過曰某地之
詩其可傳者若其可示戒者若至于於無可采者則其風之
惡亦不言而喻美惡必以其押和淫蕩之詞而盡陳之於小序
不當以淫者自作之詞為制法故朱子辭而闕之然制濟二字
實身身辭師授受之言得之孔門而不可誣者由是觀之制濟
之詩孔子所必存者也淫者自作之詩孔子所必刪者也古今
人情不大相遠如以押和淫蕩之辭與伊川擊壤之事朱子感
興之詩俱收並錄日與學者肄而習之曰此將以示勸也彼將

補仲雲詩錄
之後來助祭也也雙不秋不
報也或謂年谷於祭存生
也首祭始作祭而合乎
祖之詩季季也
祭也之魚性從示祭來故
以存焉羅武王祭文王也
故用以敬焉其見於祭也
祭于武王廟也其有祭于
東見祖廟也武王廟武王也
周公祭武王之功為大武之
祭焉

詩辨
閔平王則以魏為風重厥公則以風為頌治國先齊家以二南
居三百篇之首龍極則思治以幽風居十三國之終是詩所以
認禮感也秦四分於漢申公為魯詩袁轅為齊詩韓嬰為韓詩
而毛詩為後出申公申失之訓詁袁夫之雜韓齊廣漢載女子風

風之事既期于南而求助以
 填之事毛叙若首為煩人傷夫之詞諺亦甚美他如來婦自歸
 劉向引以訟甘陳之績乃卷西顧由樹引以定南北之如事誰
 克成於理悼矣至末于辨小序之非探作詩之旨集傳作而詩
 之道始大明焉
 風雅頌大意
 程子曰：南之詩為故於衽席之上，閨門之內，上下貴賤之所
 同也。故用之御人邦國，而謂之正風。劉氏曰：男女亂倫，而御
 之風，與君臣失道，而王曲之風，與政遊荒淫，而齊國之風，與
 高橋意，而魏國之風，與以至唐風，變而憂傷，秦風，文而武勇，陳
 風，變而淫遊，教舞，齊魯之風，與而亂極思治，雖不可以風化天
 下，而亦各有善節，如琴瑟，所視是已。故樂官無學，其詩使夫學
 者時習之，以自省而可知戒也。

內為鄭氏風雅補仲雪魏先生詩經疏義國風卷之一
 古吳師之賦至鹿甫
 後學余應龍補仲雪魏先生詩經疏義國風卷之一
 精而大宜周禮五章見文
 王修象泰家之要，此天三
 章，則固治，漢廣次，則天
 下平，仲于賦，則風之風
 也，而王化成矣。
 補開門三章全章內受采
 之情，不要說吳文，五亦不
 要說定是官人自謂，均
 聖女聖君未相過，而此
 思，則相配合，而吹，此全
 宜，則中，則故自先如此，而
 后，則始與，則始與，則始與，
 法，而致，則全章亦不自知
 也。

周南
 朱樞曰：同詩六義，有風雅頌，而無南。此何以稱南？八風，東燠，南
 德，升降，殊情，不為振，桿，則為凄，疾，惟南風，和而善，德，長養，萬物，
 有豈，而無，佛，文，王岐周之化，實象之故，不稱風，而稱南。

關雎全
 全詩以窈窕淑女二句為脈，蓋惟后妃之德，足配君子，故未許
 宜如是思，既許宜如是樂也。下文求字，友字，樂字，俱根此說。未
 本文愛樂，都以官人言官人，想王季太任，舊時宮人，親炙王化，

者論未許已得之憂，樂則官中之人皆有之，其作此詩，則情官
 中之一人言，說者宜看分曉。
 關雎首章○雎鳩以和鳴相與，淑女以一德相匹，此興意，若勢
 而有別，和而不志，敬非正解也。從關雎上想，出相應之和聲，以興
 起窈窕，從河洲處，看出相與並遊，以興起好逑。雖此是深潛而
 不淺露，關是安重而不輕躁，窈窕二字，與竟難分貼，只是想
 像形容，正為后妃之德，感自有難為言者耳。此只就始至時，動
 靜間，見雎，曰君子好逑，言淑女是個君子的善配，重淑女宜
 配君子也。說者須說，母儀一國，言方得意，脈○按楊子曰：美心
 曰窈，美狀曰窕，看來窈窕二字，只可以想像形容，故註曰：幽閒

行來中章... 此章以得菜當取之周... 此章以得菜當取之周... 此章以得菜當取之周...

行來中章... 此章以得菜當取之周... 此章以得菜當取之周... 此章以得菜當取之周...

此章師氏女訓... 此章師氏女訓... 此章師氏女訓... 此章師氏女訓...

今人作詩... 今人作詩... 今人作詩... 今人作詩...

下字字已之字歸也... 若即且整頓之詞... 體之悲感... 附考婦必有師... 無子而明于婦道者為之

卷耳全

此章以嗟我懷人一句為主... 曰未懷曰永傷又曰云何吁傷深于懷而吁又深于傷也... 懷字

卷耳章之此托言有所事而不終于所事也... 正宜采也而心適念君子使爾都無意... 周行言俄頃之間... 以爾愛情... 神何等風... 何以非一采... 頃知嗟我懷人... 民無所統也... 附考卷耳又名... 附考三章以下俱從懷念中... 賦彼三章

增草

賦彼三章... 賦彼三章以下俱從懷念中... 賦彼三章

增草

賦彼三章... 賦彼三章以下俱從懷念中... 賦彼三章

乃明知其不可... 山馬... 外家... 也... 懷終不可已耳云何吁矣... 極也若說非酒... 舍之意... 附考禮記云... 標木全

標木全

此詩以與只二字為脈... 通詩以與只二字為脈... 標木全

此詩以與只二字為脈... 通詩以與只二字為脈... 標木全

標木全

此詩以與只二字為脈... 通詩以與只二字為脈... 標木全

標木全

此詩以與只二字為脈... 通詩以與只二字為脈... 標木全

下... 矣之嫡姬者。其後必不... 飛則竟，既飛而渡集，則又... 亦徐斯所自得。見其非出於... 福亦足以盡徐斯之味。一宜... 之福。故聚妻深嘆。其甚。有... 妃身上。然但言其如此。而... 所以使人自思其

所以宜者為何。風人大都着在... 者徐斯羽也。無羊之詩。羊言... 子此宋儒訓話也。無羊言羊之... 耳正味其耳之深也。則此詩之... 豈直此哉。鮫魚類尾則尾有取... 而。揚羽蝶蜂之羽。則各有取... 而其言亦自有其謂。謂此下一... 附考徐斯江東呼為蚌螭。五月... 終也。至冬而終。故謂之徐斯。

桃夭章
桃夭章之威。豈能推言也。一... 桃夭前童遊文王之礼自來... 而固男女以正婚姻之時也。... 子徐桃夭之會。以于徐詩人... 美之言未少也。其成之子... 矣。則徐子之家。亦必其大不... 矣。

內外公... 此詩以三個字。為... 實。而後葉亦有言之。○木少... 女子之賢。詩人不能知。但即... 以其賢。決其宜室家。相當時... 之。蓋預度之辭也。注知字必... 閉門。蓋反目也。宜室者。言... 不承。順則不逆。如云孝不承... 平。叙。義不承于夫之兄弟。故... 與家人。變文以叶韻耳。

通詩以干城。好腹。心為骨。子... 一。章首言于城。特公侯之... 心。遂與公侯一矣。要詩與體... 設置以待兔。標狀以張。且有... 爾。姓。相呼應耳。姓。只是... 形容其可用。却非只以用武言... 保障。非擬他日為公侯之用也... 湯之國。故曰城。好侯者。公侯... 也。腹心。言其精。直與公侯體... 非止為股肱耳。目而已。非謂可... 只具意見之

千城而後建矣
故其後世詩賦以此為定
之王賦也夫子曰
其心也之也曰
當時之人用此乃
後不用則安於
心而小其才於
之固非為國家
也為斯人漢論
此有意見

此章由采而至於樹脈絡貫貫其詞整而不殺乃漢家敦樸之
體也婦人口氣中又不可說出相樂等語蓋自賦其采物之始
終便是相樂若他自家初不知其樂亦不知其樂之所自來蓋
已相忘於聖化中矣○求其所生之處曰采詩其所生之處曰
有樹是拾其穗之在地者採是取其子之在穗者得之多則一

採首全
附考采字王王舉閣天太頓於置網之中授之以政而西王服
此章由采而至於樹脈絡貫貫其詞整而不殺乃漢家敦樸之
體也婦人口氣中又不可說出相樂等語蓋自賦其采物之始
終便是相樂若他自家初不知其樂亦不知其樂之所自來蓋
已相忘於聖化中矣○求其所生之處曰采詩其所生之處曰
有樹是拾其穗之在地者採是取其子之在穗者得之多則一

採首全
附考采字王王舉閣天太頓於置網之中授之以政而西王服
此章由采而至於樹脈絡貫貫其詞整而不殺乃漢家敦樸之
體也婦人口氣中又不可說出相樂等語蓋自賦其采物之始
終便是相樂若他自家初不知其樂亦不知其樂之所自來蓋
已相忘於聖化中矣○求其所生之處曰采詩其所生之處曰
有樹是拾其穗之在地者採是取其子之在穗者得之多則一

採首全
附考采字王王舉閣天太頓於置網之中授之以政而西王服
此章由采而至於樹脈絡貫貫其詞整而不殺乃漢家敦樸之
體也婦人口氣中又不可說出相樂等語蓋自賦其采物之始
終便是相樂若他自家初不知其樂亦不知其樂之所自來蓋
已相忘於聖化中矣○求其所生之處曰采詩其所生之處曰
有樹是拾其穗之在地者採是取其子之在穗者得之多則一

採首全
附考采字王王舉閣天太頓於置網之中授之以政而西王服
此章由采而至於樹脈絡貫貫其詞整而不殺乃漢家敦樸之
體也婦人口氣中又不可說出相樂等語蓋自賦其采物之始
終便是相樂若他自家初不知其樂亦不知其樂之所自來蓋
已相忘於聖化中矣○求其所生之處曰采詩其所生之處曰
有樹是拾其穗之在地者採是取其子之在穗者得之多則一

同○不言其濟：在朝者而但詠其赴：在野者總是比屋可
封之意注中維字猶字可玩然詩人方論洽於聖化之中有不
知誰為之者

採首全
附考采字王王舉閣天太頓於置網之中授之以政而西王服
此章由采而至於樹脈絡貫貫其詞整而不殺乃漢家敦樸之
體也婦人口氣中又不可說出相樂等語蓋自賦其采物之始
終便是相樂若他自家初不知其樂亦不知其樂之所自來蓋
已相忘於聖化中矣○求其所生之處曰采詩其所生之處曰
有樹是拾其穗之在地者採是取其子之在穗者得之多則一

採首全
附考采字王王舉閣天太頓於置網之中授之以政而西王服
此章由采而至於樹脈絡貫貫其詞整而不殺乃漢家敦樸之
體也婦人口氣中又不可說出相樂等語蓋自賦其采物之始
終便是相樂若他自家初不知其樂亦不知其樂之所自來蓋
已相忘於聖化中矣○求其所生之處曰采詩其所生之處曰
有樹是拾其穗之在地者採是取其子之在穗者得之多則一

採首全
附考采字王王舉閣天太頓於置網之中授之以政而西王服
此章由采而至於樹脈絡貫貫其詞整而不殺乃漢家敦樸之
體也婦人口氣中又不可說出相樂等語蓋自賦其采物之始
終便是相樂若他自家初不知其樂亦不知其樂之所自來蓋
已相忘於聖化中矣○求其所生之處曰采詩其所生之處曰
有樹是拾其穗之在地者採是取其子之在穗者得之多則一

採首全
附考采字王王舉閣天太頓於置網之中授之以政而西王服
此章由采而至於樹脈絡貫貫其詞整而不殺乃漢家敦樸之
體也婦人口氣中又不可說出相樂等語蓋自賦其采物之始
終便是相樂若他自家初不知其樂亦不知其樂之所自來蓋
已相忘於聖化中矣○求其所生之處曰采詩其所生之處曰
有樹是拾其穗之在地者採是取其子之在穗者得之多則一

採首全
附考采字王王舉閣天太頓於置網之中授之以政而西王服
此章由采而至於樹脈絡貫貫其詞整而不殺乃漢家敦樸之
體也婦人口氣中又不可說出相樂等語蓋自賦其采物之始
終便是相樂若他自家初不知其樂亦不知其樂之所自來蓋
已相忘於聖化中矣○求其所生之處曰采詩其所生之處曰
有樹是拾其穗之在地者採是取其子之在穗者得之多則一

于江漢之南而採其穗
後其出於婦人之口見
而知其採之不可不
與游女之不可不
漢水之廣不可不
不可不
附考漢水發源於嶓冢江水析派于岷山若漢陽求康之類
又王時未有此名○隋王誕為襄州時作樂府遺聲有三十
四曲一名大堤曲云朝發襄陽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諸女見
花艷驚即
超：二章○錯薪之楚而得刈之子之馬而得秣皆可善可願
之事故相呼為楚楚維薪之中尤超：若領秣其馬此悅慕之

採首全
附考采字王王舉閣天太頓於置網之中授之以政而西王服
此章由采而至於樹脈絡貫貫其詞整而不殺乃漢家敦樸之
體也婦人口氣中又不可說出相樂等語蓋自賦其采物之始
終便是相樂若他自家初不知其樂亦不知其樂之所自來蓋
已相忘於聖化中矣○求其所生之處曰采詩其所生之處曰
有樹是拾其穗之在地者採是取其子之在穗者得之多則一

採首全
附考采字王王舉閣天太頓於置網之中授之以政而西王服
此章由采而至於樹脈絡貫貫其詞整而不殺乃漢家敦樸之
體也婦人口氣中又不可說出相樂等語蓋自賦其采物之始
終便是相樂若他自家初不知其樂亦不知其樂之所自來蓋
已相忘於聖化中矣○求其所生之處曰采詩其所生之處曰
有樹是拾其穗之在地者採是取其子之在穗者得之多則一

採首全
附考采字王王舉閣天太頓於置網之中授之以政而西王服
此章由采而至於樹脈絡貫貫其詞整而不殺乃漢家敦樸之
體也婦人口氣中又不可說出相樂等語蓋自賦其采物之始
終便是相樂若他自家初不知其樂亦不知其樂之所自來蓋
已相忘於聖化中矣○求其所生之處曰采詩其所生之處曰
有樹是拾其穗之在地者採是取其子之在穗者得之多則一

採首全
附考采字王王舉閣天太頓於置網之中授之以政而西王服
此章由采而至於樹脈絡貫貫其詞整而不殺乃漢家敦樸之
體也婦人口氣中又不可說出相樂等語蓋自賦其采物之始
終便是相樂若他自家初不知其樂亦不知其樂之所自來蓋
已相忘於聖化中矣○求其所生之處曰采詩其所生之處曰
有樹是拾其穗之在地者採是取其子之在穗者得之多則一

採首全
附考采字王王舉閣天太頓於置網之中授之以政而西王服
此章由采而至於樹脈絡貫貫其詞整而不殺乃漢家敦樸之
體也婦人口氣中又不可說出相樂等語蓋自賦其采物之始
終便是相樂若他自家初不知其樂亦不知其樂之所自來蓋
已相忘於聖化中矣○求其所生之處曰采詩其所生之處曰
有樹是拾其穗之在地者採是取其子之在穗者得之多則一

字即有指及伯仲之義。其
有說此指意六勿空乃心
不忍也。非禁止之詞。禁上
則勉。勉矣。勉勉言其
高在民心為不忍矣。
附攷釋文。注者曰。瀟瀟者曰瀟。
甘棠全

通章以召伯為主。蓋思召伯之德而愛及其樹。非觀物而後興
也。後世岷山碑。雷陽竹。無非此類。勿只憐愛護。而不忍傷
之。故詞若相戒。云爾。始猶不忍剪伐。敗則第一手折之。拜則如
人之孫。雖一小依曲之。亦所不忍。南人愛伯之心。真是無可奈
何。所謂有畫而意無畫者也。爰只偶然舍止其下。不重煩勞

百姓之說。但以伯一舍之故。而懷想甘棠。其若伯猶陰獲吾民
者。然詳味之。則伯之深得南人。與南人之係心於伯。有無限意
思。在言外。註云。其浚。自其去浚。言蓋二南皆周公制作時所輕
此時召公尚無恙。豈浚以為浚後耶。或曰。文王稱西伯。而召
公亦稱伯。意布政在文王之時。而此詩之作。由於浚人思其德
殆為武王以浚之詩。

附考史記。燕世家。召公甚得兆民。和巡行鄉邑。有棠樹。決政
事。其下人思召公。懷棠樹。不敢伐。歌詠之。
行露全

前一章述其為宗。重謂行多露句。下二章述其自詠。重亦不女

此句。二章詩意相。惟室家不足。故亦不女。這不對板。詩方
詩意疏
行露首章。○人若。禮而行。必有汗辱。故時借多露言之。絕人
之意。雖嚴而絕人之詞。則隱矣。若說出法。養與比。體何異。豈不
風夜。亦只是假設之詞。不然。女子當深處閨中。而欲早夜獨行
何為。其意只要見平日自守。如此。其嚴。以起自新之端。耳。自詠
只是自暴白。非新于召伯也。

誰謂二章。○各推。謂四句。情辭態至。總是實無。而跡則有。天下
容有此負屈難明。莫見昭雪者。故替他人。口氣而為。是不信已
之詞。推。何以。只是詩人自家口氣。言之。能穿屋則似乎

有角。其謂。謂無角乎。使其無角。何以能然。言外。見實未嘗有
角。以其實。無求為室家之禮意。六禮不備。貞女不行。雖速我獄
而室家不足。我肯女。淫乎。味雖速我。雖字。見訟原非實事。註
作此詩。絕其人。謂絕此等之人耳。又云。猶或見訟。下一或字。可
玩味。

附考。雀濕物。履食物。故以為強暴者之比。雀有喙而無角。鼠
有齒而無牙。角音鹿。喙尖也。
羔羊全

通詩以素絲。委絢。句。作。主。節。儉。正。直。即。說。衣服。舉。動。間。句。可。想
見。頂。以。服。公。服。在。公。所。形。起。巧。見。其。時。益。朝。服。自有。常。制。在。朝

詩經文王平康之規也其正
宜如此然文王駁止之氣

自然故畏惟私服原無拘礙私居不暇檢飾而有常自得所以
為難素字五字委蛇字俱有意在素則不尚其華五則無事於
後委蛇則不拘不肆蓋由其心不愧不作而然○委蛇中突
兀謂之純有界限謂之緘合二為一謂之緘

附皮曰皮曰革曰緘皆有謂曰皮則有毛附麗在曰革則毛
毳而轉存也曰緘則革散而縫見也○是字一振衰三十年必
希章而縫見矣是下皮字字字縫字之一證也五純五緘五
總皆云素絲是所謂素衷一於素者也

依其素全
通詩以何斯二句作主而美其德真其歸將根此米益上二句

正思念慮而下二句即思念中事也○殷、輕雷不動聲雷
本無定在而猶在南山之陽蓋以君子在此乃以勤勞不暇而
反無定字與音有相呼應振、就其平生說言再道想其人誠
我信厚之君子我所恃以終身者而安得其來歸哉○果事是
朱子贊賢婦周旋見能以不私廢公也○閔之深而無怨詞知其
未可歸而不故為決詞歸我歸我亦聊以自適之意與只變文
叶韻無深深若曰不推在陽而又在側則雷聲又無定在矣

附古者成後仲春而歸此時雷乃發聲聲與婦振故聲雷
豈無俱即時即景而高言閔中思婦於此時獨切見婦入性情
之正處

之別也而太陰美求我之
通詩當以言字今字謂字作主須知俱一時之言而意却一節
際一節地之始華婚如時也梅落而時已過矣又自七而三而
既落權之甚故不覺其詞之轉深耳欲言而又不忍言悽厚語
頭隱然言外○庶者未定之詞士者知禮義之人○治、雲、俱重
有違、忽晚之意迨吉迨令指行納采請期之禮言謂之則先
定約而後行禮也約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蓋吉日已不暇擇
而今日亦更不可緩則其言愈迫矣全要淨他兢、自守意、英
作急於從人語氣

附考標有梅說者以為仲夏之時非也仲夏則梅已將熟矣
安河而有標落即落又安得有頃陰之多梅花繁茂物結實
時常多而易落當陰之益稍收于桃大時也

標有梅全

上見婦之惟恐將命上
見無之慮恐既而志字是
安命無慮也

小星全

此詩重在美夫人上提來宵征三句皆美夫人之言既說由于
賦命之不同則自知其為夫人之意非又一層意註中從來之
動意不必多舉多舉則象氣、口后為太陰之象而安特借餘
光以自耀故取象于星云三五指東方之宿參指西方之宿
就一時所見而供叙平日所遭故言或有時見星而往或有時
見星而還以應上三五之義非謂在東之候無初感將旦時說
也風亦只是夜往來俱在暗中故曰宵征此雖朝夕奔走而常

之別也而太陰美求我之
通詩當以言字今字謂字作主須知俱一時之言而意却一節
際一節地之始華婚如時也梅落而時已過矣又自七而三而
既落權之甚故不覺其詞之轉深耳欲言而又不忍言悽厚語
頭隱然言外○庶者未定之詞士者知禮義之人○治、雲、俱重
有違、忽晚之意迨吉迨令指行納采請期之禮言謂之則先
定約而後行禮也約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蓋吉日已不暇擇
而今日亦更不可緩則其言愈迫矣全要淨他兢、自守意、英
作急於從人語氣

附考標有梅說者以為仲夏之時非也仲夏則梅已將熟矣
安河而有標落即落又安得有頃陰之多梅花繁茂物結實
時常多而易落當陰之益稍收于桃大時也

此詩重在美夫人上提來宵征三句皆美夫人之言既說由于
賦命之不同則自知其為夫人之意非又一層意註中從來之
動意不必多舉多舉則象氣、口后為太陰之象而安特借餘
光以自耀故取象于星云三五指東方之宿參指西方之宿
就一時所見而供叙平日所遭故言或有時見星而往或有時
見星而還以應上三五之義非謂在東之候無初感將旦時說
也風亦只是夜往來俱在暗中故曰宵征此雖朝夕奔走而常

此詩重在美夫人上提來宵征三句皆美夫人之言既說由于
賦命之不同則自知其為夫人之意非又一層意註中從來之
動意不必多舉多舉則象氣、口后為太陰之象而安特借餘
光以自耀故取象于星云三五指東方之宿參指西方之宿
就一時所見而供叙平日所遭故言或有時見星而往或有時
見星而還以應上三五之義非謂在東之候無初感將旦時說
也風亦只是夜往來俱在暗中故曰宵征此雖朝夕奔走而常

之嚴矣。○須知此亦詩人探其意而代言，未必出女子之口。曰：林曰：野曰：麗，然一林落中，光景以小民之家，而有此女子，非被化何以能然。

何彼穠矣。全。通詩全在「以馬不肅雅」句為「秣絳首美王姬」之「和敬次與」。

何彼穠矣。全。見華則知不見車，則知人似設問而倒辭之耳。王姬不可見，而惟見其車，故借車以詠之。其實車上如何見他。

王姬之車，夫以王姬之車，則因其其肅雅矣。有約損。若夫乃王姬之車耳，夫以王姬之車，則因其其肅雅矣。有約損。相顧替嘆光景。

附改唐棟之華。一枹輟生二華，以美夫婦，如六並蕭芙蓉耳。何彼穠中二章。○以桃與李，與男女之盛，由王姬能降，而自早也。以絲與婚，與男女之合，由王姬能承，以相承也。使誰爾難，又于情合，就本文一敘，後一何稱與宜之有。○華如字，實指桃李說，以德詠平正天下，故曰平五。

增補仲章詩經。王姬之車，夫以王姬之車，則因其其肅雅矣。有約損。若夫乃王姬之車耳，夫以王姬之車，則因其其肅雅矣。有約損。相顧替嘆光景。

附改唐棟之華。一枹輟生二華，以美夫婦，如六並蕭芙蓉耳。何彼穠中二章。○以桃與李，與男女之盛，由王姬能降，而自早也。以絲與婚，與男女之合，由王姬能承，以相承也。使誰爾難，又于情合，就本文一敘，後一何稱與宜之有。○華如字，實指桃李說，以德詠平正天下，故曰平五。

附改唐棟之華。一枹輟生二華，以美夫婦，如六並蕭芙蓉耳。何彼穠中二章。○以桃與李，與男女之盛，由王姬能降，而自早也。以絲與婚，與男女之合，由王姬能承，以相承也。使誰爾難，又于情合，就本文一敘，後一何稱與宜之有。○華如字，實指桃李說，以德詠平正天下，故曰平五。

附改唐棟之華。一枹輟生二華，以美夫婦，如六並蕭芙蓉耳。何彼穠中二章。○以桃與李，與男女之盛，由王姬能降，而自早也。以絲與婚，與男女之合，由王姬能承，以相承也。使誰爾難，又于情合，就本文一敘，後一何稱與宜之有。○華如字，實指桃李說，以德詠平正天下，故曰平五。

附改唐棟之華。一枹輟生二華，以美夫婦，如六並蕭芙蓉耳。何彼穠中二章。○以桃與李，與男女之盛，由王姬能降，而自早也。以絲與婚，與男女之合，由王姬能承，以相承也。使誰爾難，又于情合，就本文一敘，後一何稱與宜之有。○華如字，實指桃李說，以德詠平正天下，故曰平五。

附改唐棟之華。一枹輟生二華，以美夫婦，如六並蕭芙蓉耳。何彼穠中二章。○以桃與李，與男女之盛，由王姬能降，而自早也。以絲與婚，與男女之合，由王姬能承，以相承也。使誰爾難，又于情合，就本文一敘，後一何稱與宜之有。○華如字，實指桃李說，以德詠平正天下，故曰平五。

附改春秋莊公九年，書王姬歸于齊，乃桓王女，平王孫下嫁于齊，襄公故詩曰：齊侯之子，平王之孫，註以為召南為文武之詩，故不得不以平王為平正之王，不知書中此類甚多，召南中有康王以後之詩，有平王以後之詩，不特文武時也。

過橋驕虞以障之，勿作推原說。○草木禽獸之感，只舉一葭與，以祭之，見太和在宇宙，即此群生之物，猶然若其性而著其生中，即合一仁民意在，且有形容不盡處，所以只言動植者，為他不識，不知非仁恩浸灌，安得至此葭澤草蓬陸草驕虞莫仁。

物不是瑞物，須讀今晚一發四矢而中五靶，知其必有疊獲者。在者說，失無虛發，只是善射不見詩數之多。

附改齊詩章句，驕虞為天子堂島獸官，歐陽永叔曰：賈誼新書，驕者文王之圖名，虞者圖之司獸也，當毛詩未出之前，說者不以驕虞為獸也，朱子曰：禮記射義云：天子以驕虞為節，樂官也，則其為虞官明矣，復以虞為主，其實嘆文王之仁而不斥言也，存之備覽。

增補仲章詩經。物不是瑞物，須讀今晚一發四矢而中五靶，知其必有疊獲者。在者說，失無虛發，只是善射不見詩數之多。

附改齊詩章句，驕虞為天子堂島獸官，歐陽永叔曰：賈誼新書，驕者文王之圖名，虞者圖之司獸也，當毛詩未出之前，說者不以驕虞為獸也，朱子曰：禮記射義云：天子以驕虞為節，樂官也，則其為虞官明矣，復以虞為主，其實嘆文王之仁而不斥言也，存之備覽。

附改齊詩章句，驕虞為天子堂島獸官，歐陽永叔曰：賈誼新書，驕者文王之圖名，虞者圖之司獸也，當毛詩未出之前，說者不以驕虞為獸也，朱子曰：禮記射義云：天子以驕虞為節，樂官也，則其為虞官明矣，復以虞為主，其實嘆文王之仁而不斥言也，存之備覽。

附改齊詩章句，驕虞為天子堂島獸官，歐陽永叔曰：賈誼新書，驕者文王之圖名，虞者圖之司獸也，當毛詩未出之前，說者不以驕虞為獸也，朱子曰：禮記射義云：天子以驕虞為節，樂官也，則其為虞官明矣，復以虞為主，其實嘆文王之仁而不斥言也，存之備覽。

附改齊詩章句，驕虞為天子堂島獸官，歐陽永叔曰：賈誼新書，驕者文王之圖名，虞者圖之司獸也，當毛詩未出之前，說者不以驕虞為獸也，朱子曰：禮記射義云：天子以驕虞為節，樂官也，則其為虞官明矣，復以虞為主，其實嘆文王之仁而不斥言也，存之備覽。

附改齊詩章句，驕虞為天子堂島獸官，歐陽永叔曰：賈誼新書，驕者文王之圖名，虞者圖之司獸也，當毛詩未出之前，說者不以驕虞為獸也，朱子曰：禮記射義云：天子以驕虞為節，樂官也，則其為虞官明矣，復以虞為主，其實嘆文王之仁而不斥言也，存之備覽。

附改齊詩章句，驕虞為天子堂島獸官，歐陽永叔曰：賈誼新書，驕者文王之圖名，虞者圖之司獸也，當毛詩未出之前，說者不以驕虞為獸也，朱子曰：禮記射義云：天子以驕虞為節，樂官也，則其為虞官明矣，復以虞為主，其實嘆文王之仁而不斥言也，存之備覽。

增補詩經疏證國風卷之一終

馬錫卿巨虎增補魏仲雪先生詩經賦諸意國風卷之二

十三國風

邶

謂曰衛自康叔七世至頃公當周夷王時政象變風乃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為邶鄘衛之詩朱彝儀曰邶鄘衛三監之故墟也卒并子衛皆衛詩也仲尼錄詩宜若可沒邶邶必存之存三監也存三監所以存殷也武庚之誅仲尼所不予故存邶鄘以致意焉

柏舟全

此詩以不得於夫而作篇中惟首二句是顯說見棄而又是托
風云
言餘皆反覆述己之愛中間說愛却是說不得於夫說于群小即是說棄于君子口中却不直言若一語稍不念渾即是怨夫一語稍不有問即是揚己此說詩者當求之於外也

補齊仲雪詩經賦

適字父母之因也即秋所賦豈偶然哉
不待言而得于夫亦不以乘載但注于中此所以不得于夫而先所係係亦猶此是以中心耿耿不寐
或寐如不寐之憂益其情所必至非為元酒以醉遊而醉之也
補齊有字字似耳其有未可告人之意微之句作一句讀乃言此情此愛終身不可離之義豈飲酒之餘而解也
風雲
願言不獲謂願言不獲以願言不必說為經當母為家愛上去更得詩家情景

匪譽章○匪譽不能度物只覺說言不能度見棄之故非度自愛之方也亦有四句只形容不得於夫無所倚靠之狀要見中情含屈無聲可說此苦亦有兄弟至親而不可倚以為重我往怨而及逢其怒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不可以據倚云不
可依賴非以兄弟為依歸之謂往怨非求以濟變亦非欲兄弟為度其怒只老哀痛迫切必訴其苦于邶錫之情猶有可倚及適其怒止所謂不可據也一說以女子行遠父母兄弟是

補齊仲雪詩經賦

中則不可以據倚而致金備
匪石章○既言心之有常又言儀之皆善非只自表其無缺乃求其故而不得故自猜自疑不能為情之甚也匪石是專一無
不待從以表其心匪石章句言心之平止不曲意以爲約也
句言心之平止不曲意以爲約也
句言心之平止不曲意以爲約也
句言心之平止不曲意以爲約也
句言心之平止不曲意以爲約也
句言心之平止不曲意以爲約也
句言心之平止不曲意以爲約也

補齊仲雪詩經賦

改移匪席是乎直無依曲棟一訓富而開習富則金倫而無大
缺閉習則從容而不生疎宜事說○艷白頭吟云直如青絲
縈清如至竟冰何暫宿昔意猶恨坐相仍語意類此
愛心章○夫不以我為妻則妻不以我為嫡謂受侮正愠于
群小處或進而誘毀之或因而媒傍之曰既多不少有無數難
堪思其所由至此惟有推胸而已統籌便爾捫心見其無時不
切于是也雖歸重不得於夫實有自怨自艾之意
口居章○日月非真迷醉特以己意假設而言耳須重日不宜
虧而今亦虧一邊不能奮飛乘根上如匪漸來只恨其不能
願然無累共憂憂之極而為是決絕之詞非實語也看說者不

可去始爾安之註不消着一眼字

附致相舟之詩說者以為不出于婦人然而靜言思之靜舟

有標何無丈夫氣也但以為莊姜之詩則來傳趨而未之信

耳然恐亦非莊姜不能

前二章以過變言後二章以廢變言前之憂今日遇此之無

聊也後之思上古人處此之有道也然亦求日晝而已非有異

于夫也非有憾于群小也此詩雖言嫡妾易位全重慶夫婦之

變上

綠衣首二章○首以衣象喻幽顯言失所也次以上下喻尊卑

婦人莊姜與夫位故作此

言失所甚也綠衣衣今不是但言綠色之衣蓋綠以喻妻衣

以喻上僚而今字可味愛只就嫡妾失當名分倒置說不推測

君國之愛上凡說詩標作大節者故言

所以導讀者以知此詩以

止於此是綠上黃下也

而後不作位雖失而

故妻之不能已不能已不

得而女治之宜其德之考

記於餘傳而馮氏原實

亦莊姜之不用也

莊姜之不用也

莊姜之不用也

莊姜之不用也

莊姜之不用也

莊姜之不用也

莊姜之不用也

莊姜之不用也

莊姜之不用也

莊姜之不用也

莊姜之不用也

莊姜之不用也

莊姜之不用也

惟仲氏能以我相倚其存
心也誠矣不致深恨不露又
船於溫而意頗善自捨持其
員至于先君之念時相助助
惟恐家人以見棄之故病志
所天蓋澤於大義之說規規
感訪之贊如此此莊妻所以
不無忘情也

附致隱公四年二月衛州吁弑其君完九月衛人殺州吁于
陳曹州吁為陳女所切齒故假手於陳也夫曹州吁善曰日
月終風當存燕之前燕是莊公死後之時

此詩四章一意總是嘆夫之無常而美其其一悟也每章以第
四句作主最重一個定字定則能行古道而願我矣尚何至報
我不述而爾我不卒哉不定即下終風且暴不日又嗟之意思
便生出許多不好的句當來了故定字不可放鬆日月終風臨
之夕見詩古今之人皆不能逃其所照也避不古處則日月無
古今人心有古今矣以古道相度只夫婦和諧意如古之刑于
誰睦皆美也味一夜字即下相願相好與報之必述俱可照見
胡能有守還是望其將來舉舉不我願句一意盡說其哀訴的
口氣故詞情悽斷不相聯屬若說使其有定必當願我使成果

之哉於德矣大意謂斯人
之不古也不知朝時
然有定乎使其有定也
結語我而不願乎如此
結語我而不願乎如此
結語我而不願乎如此
結語我而不願乎如此

我不可不黃其婦人語也若真欲父母養我之終庶免見棄之苦
則慶駭之談耳報我不述猶之乎不報也非有時報我而又不
願義理之謂於父母曰不卒於夫曰不述皆深悲極痛之詞自
願義理之謂於父母曰不卒於夫曰不述皆深悲極痛之詞自

附考日月居月諸想古有此語故柏舟及此皆以為味離居諸
語詞胡不云日月居月諸也豈以日新日新又日
新居其無改月離特誦海朔望之異而已也由此生明以
至于燕生魏諸常政易故以居諸分屬即此古語之習矣不
察者愚意其如此也存之以開明者

至善其意而不見其乃不
忘其下之而以風為比言
終風且暴章○狂風不及夕今終日風而且暴則其甚矣
終風且暴章○狂風不及夕今終日風而且暴則其甚矣
終風且暴章○狂風不及夕今終日風而且暴則其甚矣

終風且暴章○狂風不及夕今終日風而且暴則其甚矣
終風且暴章○狂風不及夕今終日風而且暴則其甚矣
終風且暴章○狂風不及夕今終日風而且暴則其甚矣

終風且暴章○狂風不及夕今終日風而且暴則其甚矣
終風且暴章○狂風不及夕今終日風而且暴則其甚矣
終風且暴章○狂風不及夕今終日風而且暴則其甚矣

終風且暴章○狂風不及夕今終日風而且暴則其甚矣
終風且暴章○狂風不及夕今終日風而且暴則其甚矣
終風且暴章○狂風不及夕今終日風而且暴則其甚矣

意則是州吁事其生事之
能至國城溝非曰安也
終風且暴章○狂風不及夕今終日風而且暴則其甚矣

終風且暴章○狂風不及夕今終日風而且暴則其甚矣
終風且暴章○狂風不及夕今終日風而且暴則其甚矣
終風且暴章○狂風不及夕今終日風而且暴則其甚矣

終風且暴章○狂風不及夕今終日風而且暴則其甚矣
終風且暴章○狂風不及夕今終日風而且暴則其甚矣
終風且暴章○狂風不及夕今終日風而且暴則其甚矣

終風且暴章○狂風不及夕今終日風而且暴則其甚矣
終風且暴章○狂風不及夕今終日風而且暴則其甚矣
終風且暴章○狂風不及夕今終日風而且暴則其甚矣

信矣。我道不無。信此上
文不我與。痛痛恨州吁
之詞。

子道。我道不無。信此上
文不我與。痛痛恨州吁
之詞。

子道。我道不無。信此上
文不我與。痛痛恨州吁
之詞。

子道。我道不無。信此上
文不我與。痛痛恨州吁
之詞。

子道。我道不無。信此上
文不我與。痛痛恨州吁
之詞。

子道。我道不無。信此上
文不我與。痛痛恨州吁
之詞。

子道。我道不無。信此上
文不我與。痛痛恨州吁
之詞。

也。至于。我道不無。信此上
文不我與。痛痛恨州吁
之詞。

也。至于。我道不無。信此上
文不我與。痛痛恨州吁
之詞。

也。至于。我道不無。信此上
文不我與。痛痛恨州吁
之詞。

也。至于。我道不無。信此上
文不我與。痛痛恨州吁
之詞。

也。至于。我道不無。信此上
文不我與。痛痛恨州吁
之詞。

也。至于。我道不無。信此上
文不我與。痛痛恨州吁
之詞。

今人其。我道不無。信此上
文不我與。痛痛恨州吁
之詞。

今人其。我道不無。信此上
文不我與。痛痛恨州吁
之詞。

今人其。我道不無。信此上
文不我與。痛痛恨州吁
之詞。

今人其。我道不無。信此上
文不我與。痛痛恨州吁
之詞。

今人其。我道不無。信此上
文不我與。痛痛恨州吁
之詞。

今人其。我道不無。信此上
文不我與。痛痛恨州吁
之詞。

有知重信阻難自語決
節以難言難鳴自語決
已為君子之勞心勞力心
而云云又云非徒難辨
之保實多不欺之慮也
漢後漢書後漢書後漢書
夜往來元信然矣我君子
從後乃以日繼月繼月
死返返之則則德也德思
長長道途遠來以慰思
夕夕道途遠來以慰思
補新此日月當指天上之
月月故云臨日之月
來自其非非也臨日月
而何以修之也臨日月
之外共此日月而不共此
完聚也故云道之云云
百爾重信百爾重信之君
增補仲雪詩經脈

百爾君子章○詩人只勉其君子而曰百爾君子者必朋儕之
爾和氣充滿稱俱無猜方能有善非止為渾厚之詞已也人苟
以大公之心應物到履皆為坦途故以德行望之惟心至於念
求心生於貪不使則不以念戾而實禍不求則不以貪而招
尤何所為而不善哉不使求泛熱處象上說不敢望其歸而但
願其以善處得全是以伊阻者庶幾不遠而不來者庶幾能來王

風尚無能過亦此意初非發乎情止乎禮義之說○朱克亦曰
思君子之詩多矣未有及於德行若此雄維所以最賢也○杜
子美出塞曲曰送軍十餘年能無分寸功殺人奇奇得數語羞
雷同與此詩意同
增補仲雪詩經脈

此詩當以第二章齊盈不濡軌雄鳴求其牡二句作主樞是喻
不度札我非耦相從首章為此而引其端後章根此而竟其說
也首章言其可為宜次言物反其常為怪俱微詞隱諷于苦
明指其失即其正設慶亦只陳古義以刺之蓋男女之際有難
顯者此風人溫厚之詩中多以水為喻蓋取溫之義云

此詩當以第二章齊盈不濡軌雄鳴求其牡二句作主樞是喻
不度札我非耦相從首章為此而引其端後章根此而竟其說
也首章言其可為宜次言物反其常為怪俱微詞隱諷于苦
明指其失即其正設慶亦只陳古義以刺之蓋男女之際有難
顯者此風人溫厚之詩中多以水為喻蓋取溫之義云

有苦言章○純未可用渡方深○只將來引起下意佳句
沿以苦言喻嫁禮之未備深涉喻禮義之甚深未得對歡深屬
淺均能渡水上請湏合說方得量度意明白
附考坤雅曰長而瘦小曰猷短頸大腹曰飽○兩雅雖勝以
上為法錄者以下為廣錄膝以下為揭
有淵盈章○此章比意亦重在下二句濟盈濡軌雄鳴求牡
捷元即物理之失其常喻人道之失其常也往說以有淵句喻
淫者之縱欲有淵句喻室女之懷春似未得肯本註犯礼以相
求是捷承太意而非其配偶又自不度礼義為之也的勿分貼
本文○按雄而求牡義取反常不嫌取類之遠或因書有牝雞

以准求其何其非牝雞
之類有欲飲不如之義
之物則和鳴之屬取定相
之意也納米所來之期則起
日之以正始之義也納米
妻子水洋洋及水未洋洋而
行其納米請期之礼足其
之不然而請之以礼何濟
人不然也
納米所來之期則起
定正始之義也納米所來
此約米之礼道水未洋洋
行此正始之義也納米所來
招○重信也○人招人以渡
行從之而致致不至非主

增補仲雪詩經脈
以准求其何其非牝雞
之類有欲飲不如之義
之物則和鳴之屬取定相
之意也納米所來之期則起
日之以正始之義也納米
妻子水洋洋及水未洋洋而
行其納米請期之礼足其
之不然而請之以礼何濟
人不然也
納米所來之期則起
定正始之義也納米所來
此約米之礼道水未洋洋
行此正始之義也納米所來
招○重信也○人招人以渡
行從之而致致不至非主

見於非其類乎車輪廣後高下皆準於軌即車之兩頭有轂者
中所以在地者言故云轂述
雖鳴屬章○歸妻以冰洋洋正桃天之時古人必及水未洋洋
時以此難之屬就始旦之際而納米請期為其求之不暴中
便自節之以礼當在一室總見勿依禮說分取本文屬取其精
也有一而終之義也貴其始也有男女正始之義○風俗通
曰冰解曰泮

招○舟子章○渡水只是暫時猶必氣求乃登應况既匹之際
而可非耦相從耶○重濟渡者當斟酌不重舟人之不當指若

以招比男... 曰招以口曰召

公風全

此詩以顏色之哀... 亦不見其哀也

須知下數章... 亦不見其哀也

自風全

亦不見其哀也... 亦不見其哀也

以要故... 亦不見其哀也

自風全

亦不見其哀也... 亦不見其哀也

亦不見其哀也... 亦不見其哀也

自風全

亦不見其哀也... 亦不見其哀也

而我之治家不計何為有而為亡乎但知盡心竭力以事其君遂至於九民有疾則不計有無期於必成故有則慮其無而無則慮其有止其已勉求之慮况漫則周其意遂則助其事即待却里猶然所謂德者莫違者也見今日得以成家皆為吾力所致耳

不我德惟本心上說所謂以對非之根並棄其惡之笑以涇阻我德惟本心上說所謂以對非之根並棄其惡之笑以涇阻我德惟本心上說所謂以對非之根並棄其惡之笑以涇

我猶幸論夫我之治家勤勞如此乃爾不為我而為我故雖有德皆可取而不見取相與為生惟思生理方及而及尔至于勤奮故不憚夫也勉之成令既深其生矣奈何

補新古詩經卷之二
子尼自時不遇已而用事我亦莫能使我有家業必當而取之其蓋欲以知本月之無之時君子安于斯而斯之我亦莫能使我有家業必當而取之其蓋欲以知本月之無之時君子安于斯而斯之

夫未業之先嘗曉我以沈沈之勇加以清慧之思凡勤勞之業力所不堪者皆治子我而有所不恤也嘗不令其若我之業也時時遇其憂如今日之薄若乎

補新古詩經卷之二
子尼自時不遇已而用事我亦莫能使我有家業必當而取之其蓋欲以知本月之無之時君子安于斯而斯之

夫未業之先嘗曉我以沈沈之勇加以清慧之思凡勤勞之業力所不堪者皆治子我而有所不恤也嘗不令其若我之業也時時遇其憂如今日之薄若乎

補新古詩經卷之二
子尼自時不遇已而用事我亦莫能使我有家業必當而取之其蓋欲以知本月之無之時君子安于斯而斯之

夫未業之先嘗曉我以沈沈之勇加以清慧之思凡勤勞之業力所不堪者皆治子我而有所不恤也嘗不令其若我之業也時時遇其憂如今日之薄若乎

補新古詩經卷之二
子尼自時不遇已而用事我亦莫能使我有家業必當而取之其蓋欲以知本月之無之時君子安于斯而斯之

夫未業之先嘗曉我以沈沈之勇加以清慧之思凡勤勞之業力所不堪者皆治子我而有所不恤也嘗不令其若我之業也時時遇其憂如今日之薄若乎

補新古詩經卷之二
子尼自時不遇已而用事我亦莫能使我有家業必當而取之其蓋欲以知本月之無之時君子安于斯而斯之

夫未業之先嘗曉我以沈沈之勇加以清慧之思凡勤勞之業力所不堪者皆治子我而有所不恤也嘗不令其若我之業也時時遇其憂如今日之薄若乎

補新古詩經卷之二
子尼自時不遇已而用事我亦莫能使我有家業必當而取之其蓋欲以知本月之無之時君子安于斯而斯之

夫未業之先嘗曉我以沈沈之勇加以清慧之思凡勤勞之業力所不堪者皆治子我而有所不恤也嘗不令其若我之業也時時遇其憂如今日之薄若乎

補新古詩經卷之二
子尼自時不遇已而用事我亦莫能使我有家業必當而取之其蓋欲以知本月之無之時君子安于斯而斯之

夫未業之先嘗曉我以沈沈之勇加以清慧之思凡勤勞之業力所不堪者皆治子我而有所不恤也嘗不令其若我之業也時時遇其憂如今日之薄若乎

補新古詩經卷之二
子尼自時不遇已而用事我亦莫能使我有家業必當而取之其蓋欲以知本月之無之時君子安于斯而斯之

夫未業之先嘗曉我以沈沈之勇加以清慧之思凡勤勞之業力所不堪者皆治子我而有所不恤也嘗不令其若我之業也時時遇其憂如今日之薄若乎

補新古詩經卷之二
子尼自時不遇已而用事我亦莫能使我有家業必當而取之其蓋欲以知本月之無之時君子安于斯而斯之

夫未業之先嘗曉我以沈沈之勇加以清慧之思凡勤勞之業力所不堪者皆治子我而有所不恤也嘗不令其若我之業也時時遇其憂如今日之薄若乎

補新古詩經卷之二
子尼自時不遇已而用事我亦莫能使我有家業必當而取之其蓋欲以知本月之無之時君子安于斯而斯之

夫未業之先嘗曉我以沈沈之勇加以清慧之思凡勤勞之業力所不堪者皆治子我而有所不恤也嘗不令其若我之業也時時遇其憂如今日之薄若乎

二章俱重胡不歸向言為君而愛亦莫勸歸之意也須知黎臣陳大義以勸君歸直有然也思奮之氣盡言式微者見其微之甚也微亦不止失國如下章流離環尾卷上不振之狀猶請式微之詩曰微君之躬若有歸怨於上不知諸臣所以甘受困辱而休上於此者正為君面恢復計耳不然宗社破滅正人臣視死如歸之日而胡為乎辱在泥濘哉夫黎之國已失夫豈將馬牲其語竟實有柳壽無聊其害當他卯而不見救拯不如歸去之為愈也然衛之責冷然言外

附政中靈泥中俱借字不作喻說亦不作實說或者黎國在今潯安府黎城縣中靈地名全屬山西靈泥中亦必有說然

愚現林詩有不夜月關之句而遠關遠有不夜城鳥知後入不以詩名其地耶若直以地當之詩言幾乎無味

此在重詩經卷之二
子尼自時不遇已而用事我亦莫能使我有家業必當而取之其蓋欲以知本月之無之時君子安于斯而斯之

夫未業之先嘗曉我以沈沈之勇加以清慧之思凡勤勞之業力所不堪者皆治子我而有所不恤也嘗不令其若我之業也時時遇其憂如今日之薄若乎

補新古詩經卷之二
子尼自時不遇已而用事我亦莫能使我有家業必當而取之其蓋欲以知本月之無之時君子安于斯而斯之

夫未業之先嘗曉我以沈沈之勇加以清慧之思凡勤勞之業力所不堪者皆治子我而有所不恤也嘗不令其若我之業也時時遇其憂如今日之薄若乎

補新古詩經卷之二
子尼自時不遇已而用事我亦莫能使我有家業必當而取之其蓋欲以知本月之無之時君子安于斯而斯之

夫未業之先嘗曉我以沈沈之勇加以清慧之思凡勤勞之業力所不堪者皆治子我而有所不恤也嘗不令其若我之業也時時遇其憂如今日之薄若乎

補新古詩經卷之二
子尼自時不遇已而用事我亦莫能使我有家業必當而取之其蓋欲以知本月之無之時君子安于斯而斯之

夫未業之先嘗曉我以沈沈之勇加以清慧之思凡勤勞之業力所不堪者皆治子我而有所不恤也嘗不令其若我之業也時時遇其憂如今日之薄若乎

補新古詩經卷之二
子尼自時不遇已而用事我亦莫能使我有家業必當而取之其蓋欲以知本月之無之時君子安于斯而斯之

夫未業之先嘗曉我以沈沈之勇加以清慧之思凡勤勞之業力所不堪者皆治子我而有所不恤也嘗不令其若我之業也時時遇其憂如今日之薄若乎

補新古詩經卷之二
子尼自時不遇已而用事我亦莫能使我有家業必當而取之其蓋欲以知本月之無之時君子安于斯而斯之

夫未業之先嘗曉我以沈沈之勇加以清慧之思凡勤勞之業力所不堪者皆治子我而有所不恤也嘗不令其若我之業也時時遇其憂如今日之薄若乎

補新古詩經卷之二
子尼自時不遇已而用事我亦莫能使我有家業必當而取之其蓋欲以知本月之無之時君子安于斯而斯之

夫未業之先嘗曉我以沈沈之勇加以清慧之思凡勤勞之業力所不堪者皆治子我而有所不恤也嘗不令其若我之業也時時遇其憂如今日之薄若乎

補新古詩經卷之二
子尼自時不遇已而用事我亦莫能使我有家業必當而取之其蓋欲以知本月之無之時君子安于斯而斯之

夫未業之先嘗曉我以沈沈之勇加以清慧之思凡勤勞之業力所不堪者皆治子我而有所不恤也嘗不令其若我之業也時時遇其憂如今日之薄若乎

補新古詩經卷之二
子尼自時不遇已而用事我亦莫能使我有家業必當而取之其蓋欲以知本月之無之時君子安于斯而斯之

夫未業之先嘗曉我以沈沈之勇加以清慧之思凡勤勞之業力所不堪者皆治子我而有所不恤也嘗不令其若我之業也時時遇其憂如今日之薄若乎

補新古詩經卷之二
子尼自時不遇已而用事我亦莫能使我有家業必當而取之其蓋欲以知本月之無之時君子安于斯而斯之

夫未業之先嘗曉我以沈沈之勇加以清慧之思凡勤勞之業力所不堪者皆治子我而有所不恤也嘗不令其若我之業也時時遇其憂如今日之薄若乎

亦口久矣何其久居於此而不來手者時時如或有不來者不特其耳不然則陸有陸宜其不容廢也故若果之外耶
補新首言云何多日也此矣
字慶字即承多日意未幾
兩必字是意必力設為料
度之詞意者故繁亦係
亦不能以得濟波之水助
下人猶然之求助于彼也
意者其方出也故通
于中外極之志難應所
治之計九切也
依求重損夫成之在前日久
依求之服在案成而後矣家
久而不修宜我之車不來
告于水乎但取伯諸臣不與

何甚廉華○兩何字必字俱宜安放許安言雖多日而不檢宜亦為之不安也而今何以安慶不來使果結與而來今亦可以至矣而何以久而不至隱然示以結非此兩端決無不救之理雖若替他分解然術之情亦至此而窮矣
依求重損夫成之在前日久正見其久而後求亦非
亦可想見窮途之苦云本說他不諒已情之切至而但云不我同心若謂亡國之憂懷復之念原不在他心上此詩之微詞也亦見始之有與之望有以之結實竟成虛矣以客久之苦無以告援之急而絡繹來令渠更無可解
瑣字尾字章○瑣尾即形容流離之狀言氣雖微細而不振威靈尾末而不振瑣字尾字兩語屢涼蕭索為怨難勝聞者感為之撫膺而况兄弟甥舅之國乎衰如充耳頂說詩激切言除非是耳聾不能見的乃能安然不救不然視此危苦不有不惻然動心者也楚詞云茲歷情以陳詞兮孫傳聲而不聞亦此意附考按開州有旌丘在衡東黎在衡西○流離鳥名象類少好而長醜出則漂散故以為名瑣尾則推之倫之意
蘭兮全
道章以舞字思字為骨前三章謹以發舒傳若無人未竟危動笑人之思綿連低回情不能已耳中間自舞處即是自嘲處亦是玩世處思西方之笑人正是自中樂東土處但詩人口中

自為不重何何足以累我者但見雖卑自知而令爾今而巳然後首之所謂令爾今而待則你後以說其舞而其舞也亦方中之日在前上之也子以而後說其舞于其也彼舞之有以從其目之也新動我之能矣
前所言之方中其舞而不易見其在上前上蓋宜遠而不仰其伏如是方知天下有如是之伶人若我次節之舞也若律也
碩人重其才不特此也及我碩人之僕公庭之上乃為舞之機于成行也隨其宜且也有力如履也彼舞之機也若則機也

英而無風刺其言外之意則深於諷刺矣
蘭兮首章○蘭兮蘭兮宜有睥睨一世之意非止脫象形迹不狗之檢束為也言守言責於我無與而方將為萬舞之役隱然若湯不事者然且當眾人屬目之地而肆然為此曰方中曰在前亦見其玩世不恭處
碩人侯之章○自稱曰碩人而又言侯之見其威儀禮度有過人者非止形體之魁梧而已萬舞是他本職而不爾若舞又且若御出其勇力以執德而備柔如但整控惟吾之意總見其才無不備耳
左手執觴章○當執觴乘翟時而顏色充戚如此只要引起受爵之恭茲舞雖備自宰夫而錫之則自君命若曰君親賜我以爵而拜受之飲良足誇耀一時不以為辱而以為誇亦其自嘲如此
附考孔氏曰干戈為舞象武也羽籥舞象文也是干羽之異也○釋文曰以竹為籥長三尺執之以舞又曰籥雖吹器舞時與羽並持故得舞名
山有榛章○山限各有所產與在已並無所思精神注焉全在云誰上生色言適當睥睨之際而每一念至忽若有所傷此果將何所思正思彼西方美人耳笑人要說詩渾融只在鍾靈鐘秀聲容開望上說不曰威王而曰笑人所以詩言於時忌也

不曰生不同時而曰生不同地所以諱言於世也故曰其意
速也據其語氣使直視目前無足當其意者故直遊神於西方
之人或謂思與美人相答舞令簡字詩人聞之真堪絕倒矣○
按云誰之思重美人彼美人乎重西方上西方字切勿重看要
點重秀所鍾意美人說者紛昆湖說優容尋類元峰說德德
風成或指象象節既說或就德德說皆未貼一一家泥離騷所
云遂以半安秀雅等粘着婦人說尤覺誤甚大抵只用清空之
詞虛下插需方得題中景

泉水金
通重重不得歸而情切欲歸士當以諱字問字字字作主登
此方中之日也此中神

不可合下已知而猶多方計議展轉猜疑若有柳柳碩望
不能釋然者德之托以自寓其悲怨去耳非實事也凡謀問處
皆屬乘機思慮皆屬情而情卒不勝義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
者此百發謀歸之端而中則道念其美嫁時事情又發言其得
歸時光其末則因其不乘歸而情不能忘也
泉水百重○泉水亦得東注與女心安得忘情玩一亦字分明
謂水之不知也有幾許感慨謀只欲酌其情義之當尚未說到
客義處恐結篇篇莫可誰何故詞若疑而未決聊之云若姑且
謀之亦知其終不得遂而且寬其思念之情也
附致或六諸姑伯姊是同夫而嫁於別國者季思云其思衛

之心當與已同故欲就而問之也說義云夫人之嫁腰有八
人此所云諸姬姑伯姊豈八人之中亦有是夫人姑姊輩
行者乎詩歸去今父母休美姑姊尚存也問其要否感親之
沒而念骨肉之存也此較問別解似難依
出宿一章○此二章正是他謀慮然未必果為告諸姬之言彼
姑自衍其詞而若有欲決不決自猜自疑者當以不瑕有室作
主而極根遠父母兄弟來婦人內夫家而回遠父母者外之也
當其父母在且有時而遠况今父母波將以何道而歸衛女不
安於心全在此也宿于于五句俱虛擬之詞是車先虛擬後說
甚故曰載脂載膏嫁時以我車來今倘得歸亦以車往故還車
練之末以及今日言歸之

宿二章三章皆此乃即如
其與與之可也
宿二章三章皆此乃即如
其與與之可也

宿二章三章皆此乃即如
其與與之可也
宿二章三章皆此乃即如
其與與之可也

王事章句... 北門全... 此詩首章言已任於亂世...

北門全... 此詩首章言已任於亂世...

此詩首章言已任於亂世...

此詩首章言已任於亂世...

此詩首章言已任於亂世...

此詩首章言已任於亂世...

此詩首章言已任於亂世...

此詩首章言已任於亂世...

此詩首章言已任於亂世...

王事三章... 後二章投之以玉...

北風全... 此詩首章言已任於亂世...

此詩首章言已任於亂世...

此詩首章言已任於亂世...

此詩首章言已任於亂世...

此詩首章言已任於亂世...

此詩首章言已任於亂世...

此詩首章言已任於亂世...

此詩首章言已任於亂世...

此詩在去不可不述其
言其感傷之狀亂之北
耳則行同歸同車俱未
之辭皆感風怒而有悲
國分後更再此之物
靜女全

靜女全

言言未見而思既見而贈乃得所贈而將其人愛所私而
其其贈非相和相悅之意○淫奔之人不見其可醜而但見其
可愛故以靜女稱之非真開雅也僕我賦賜益期會于此地然
男子已先至而女子猶未見故搔首領眩踟躕不前其相俟無
聊之狀如以首言城隅未言自牧蓋不特俟於城隅抑且相逐
于野矣自牧歸桑亦淫女以此相戲而男子以為貽耳

管耳

附放內則婦事男若左佩刀礪鵲燈右佩盛管此形管即盛

新臺全

人而無人道已無復人形故以惡疾狀之而有新臺之味德只
所淨非所求意○曰新臺者釋無善臺也謂藏禮清倫自宣公
始也不作臺名臺在河上曰淇曰泗從水義言臺之美也時說
指水中臺影而言及藝美遂際今是胸感旋今駭特宣公非有
此疾只極言其醜厭之狀以明俯仰有愧云一說新臺之作
國人惡其事而醜之視其臺亦若此然而汗出者然慚之賤之
之甚也酒猶此也註訓此鮮明酒高峻竊以為不然存之

此詩以思字作主一章思其去而愛之二章思其不歸而疑之
供不明言其死悲傷之極不忍言耳非直為其君憐過也○
須重下章臺字其角字須承詩分曉不曰形而曰景見他形影
狗屎除迹不可憑故用養以志其疑不曰行而曰遊見一去
不復返故散以言字接之此時二子已過害矣但想其去時
光景而設為憂疑之言○數語有千萬言不能盡者所以稱
風人之致也○徐玄扈曰不瑕有害凡再見斷以朱傅為正呂
東萊解泉水則古婦衛不為過差而有害嚴華公解此則六瑕
即瑕之瑕謂二子必本無瑕乃過害黃葵峰又言二子之往
不謂為無瑕三公皆曲說也蓋瑕本方言其音出喉間有聲無
詞故或借瑕喻之瑕或借遐遠之遐不必強解

二子乘舟全

黃氏佐曰自周邠邠之民於維也後其地封康叔故衛詩入
邠獨刺向刻女傳衛宣夫人有誓不與其君之弟同庖此可疑
耳李庭仲以為宣姜是目厲為貞也豈以其子文公故衛人歸
其惡與○又曰莊姜畫禮無懣心共姜守義無二志故柏舟為
邠邠之首

柏舟全

此詩以之死然他為主自誓之意以漸而深○舟必不可以去
大夫其有與也庶人其有與也庶人其有與也庶人其有與也

一婦女雖出千室而初死
猶猶夫先王聖德化在人
亦或不以受之也而及其
女也

不遇感於愛而慮其終耳今有誓若此則母之惑亦庶乎可以
解矣朱子曰特有孤特之義特之為匹猶治之為亂也

附致喪大記服髮註幼時前髮為之年長垂着兩邊明人之
至親惟有孺子之義父死脫左髮母死脫右髮親沒不髮此
時共伯父母俱存有兩髮之飾故以兩髮指之不言其人
也○共伯名餘共伯字登侯子武公兄

也○共伯名餘共伯字登侯子武公兄
備有政全

由共伯義虧缺於前是以無所顧藉於後耳以端莊若刺不可
掃內言醜惡不可道皆無所施其惡惡之心者故以為與言之
適自辱者不欲汚口舌也○小爾雅去上淫而蒸下淫曰報又

附致埋雅葬葬布地葬生細管子有三角刺一名茨爾雅
茨草也厥欲早葬葬黎先生

君子備老全
此詩德刺宣姜之惡當以不泚二字為主不泚是無備老之德
也○有德斯有容以稱其服否則雖有容服見其不秉其云云
如之何下只倚稱其服備容貌之美而不言其他則其人可知
矣雖天帝之詞辭亦緩之詞隱若初不覺其為刺者而不泚之
言何樂然言外

附老章○首言夫人之德當與君子侍老故有副笄六珈之服
而妾媵亦德之所形有此德容以蒙其服則宜而宣姜則不宜
矣副笄六珈祭服之首飾謂緇於首而傍有衡笄之垂垂笄
於旁而上有六珈之飾必以六亦見其威儀容如山河對峙

附老馮嗣宗曰毛傳六笄衡笄蓋違道進師進衡笄文以
見笄之為玉也衡笄二物衡垂于堂耳其橫於頭上朱傳誤
以衡笄為一云

班分二章○翟是祭服展是禮服總之亦是祭服其字即指其
人而言班班然其鮮盛者非他人之服能然乃正夫人之翟
與展也不屑只薄之不用見不泚淨髮而髮自如雲填所以充
耳也插所以插髮若今之冠形也揚者眉上眉下之總稱但眉

下而廣潤則醜故以上廣為美上即高字音蕭即長字音古
人以眉為春山橫黛以此天帝說華詩之以此天帝之人

此詩德刺宣姜之惡當以不泚二字為主不泚是無備老之德
也○有德斯有容以稱其服否則雖有容服見其不秉其云云
如之何下只倚稱其服備容貌之美而不言其他則其人可知
矣雖天帝之詞辭亦緩之詞隱若初不覺其為刺者而不泚之
言何樂然言外

之飛服也。是以東家欲飾而偶見人世，勿以形體去。于虎賦渺，忽以若神仙之。... (text continues)

桑中全

此詩提說托來物，以從所思之人。而因詳期會，運送之禮當以。... (text continues)

增補何靈壽經脈

附改沐射射所都朝歌以北是也。○黃氏佐曰：桑中與桑間。

不同，淇上與濮上亦不同。小序用樂記之語，似不足信。

鴉之奔、全

鴉之奔、全。首刺頑謂其上燕而不忌，後刺其謂其下淫而不頤，俱以人不。

附改鴉性如淫而雄相見，必感氣而開，惡亂其匹也。鴉傳枝而孕，不以形換，故曰鴉性不淫。

此詩以衷心塞淵為主人主一心係國家為事根本，故其務當。

又則臨之也。蓋其... (text continues)

定之方中全

定之方中全。此詩以原始算終平說，而營建特重，有是詩之體。... (text continues)

增補何靈壽經脈

附改屋以定名，取民事審定之象。夏正十月建亥，月昏時。

見定屋當南方午位，因記此屋為每歲營作之候。周禮大司。

日北則景長，多陰。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陽。日。

兩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

東彼屋矣。章○亦屋以明。在與堂。覽二國之形勢也。景山。

與京與榑之以日不同，上正宮室之方向，此乃正山丘之向。

最難之作... 夫定居時... 惟承望景觀下來... 和入民光顯國家意... 太快又一說指下... 實而既愛重... 民而言... 公乃深民農桑... 遂言文公之操心... 考成矣... 物意來三千作實事...

此詩當以大無信... 朝暮之際... 而其詩至激切... 為湯侯之象... 兩全而常朝即止... 則害其和矣... 故以喻男女之正... 况女子有...

此詩之義... 乃如未章... 言曰信自天理之正... 附說由中公曰... 信傳曰... 隱藏故言其敢指...

相見全... 序以為刺在位者... 刺無禮... 附說開君子謂聖人... 其前足而拱... 千旌全... 此詩當以千旌... 不為見賢而設...

勤廢精神全在拍節下... 郊曰都曰... 俱指于說... 賦之說而廟... 事况下... 士慶其... 以上... 是詩... 也傾其誠也...

附致未克... 不辭... 守駒馬... 朽索之... 衛... 武... 通篇以... 不詳... 樹未... 志...

謂自言其意四字最得... 載馳驅... 是欲... 既... 有所... 意... 忘之... 跋彼阿... 行... 許人... 狂則... 裝點... 我行其野...

附致未克... 不辭... 守駒馬... 朽索之... 衛... 武... 通篇以... 不詳... 樹未... 志...

性也性而行為性也
種性分別貴其無老成
特重之說非止是不達已
為行善事也傷計國之心
不能救世也夫子大國以
為救世之舉然未如其法
可因之而誰為可至之國
大夫君子母以我法為有
過猶不及此自方不如此
武觀自彼豈得以此為心
補新而行野法凡一之為
其誰可性事乎大國以
謂可極而至者固法也其
大邦其諸家皆云必因其
人方至其國也豈非此也
故書林人求援代他處置
衡事之說方切百字不知
此夫人之

泰維家秀之盛宗國丘墟
種怨思言計其解除誰是
君有救災恤憐之義將因
且不得歸言有濟真國之
且狂是恨詞此云無我有
不能救欲請救於人又無
難象人多方為之由履保
我自吊宗國得畫其情之
不我城上多方開論惟恐
致書林人求援代他處置
衡事之說方切百字不知
此夫人之

本意何消云不如我所之
衡風
廣叔之德至數傳而後
身冠屬似有書卷
淇真全
此詩以有匪君子作主德
之美有進德之意至聖則
容其德故以與公德之變
憂備赫言有時而寬德誠
而終能澤化之謂但有切
礎瑒磨履極力鍛鍊磨練
過來始到

亦必有自其之效驗時德
洪興首章詩美武公在其
於義理上剖析得十分明
而又確直已研窮到精微
純粹處皆要其成而言如
如瑒磨則一則天君養而
容止溢載是德成而禮恭
德之外者而此即以切礎
謂德容之者云
洪興中章○充耳以美后
常制但武公感德積中則
說便是贊他事處便令德
未嘗見其二字極得直不
之瑒并文飾雖終有輕佻
見出故末二句只承瑟今
附攻會中皮弁中結玉為
飾謂之恭天子每從中玉

子之光也輪其其人
此感德則所或武公其
與中章瑒磨彼洪興綠
矣况或有其君子其德之
服也何如於彼充耳而
聰也則聽之于耳而南
堂之石亦舉而不可
井所以壯觀也則歸之
而有所望之明可仰而
既也如其瑒磨之德
精也如此其瑒磨之德
華日甚於耳而充耳而
德成德之傳子于是
夫有斐君子有德則
以備人者矣夫德之何

金錫圭璧地則所重亦可
洪興首章○詩美武公在
於義理上剖析得十分明
而又確直已研窮到精微
純粹處皆要其成而言如
如瑒磨則一則天君養而
容止溢載是德成而禮恭
德之外者而此即以切礎
謂德容之者云
洪興中章○充耳以美后
常制但武公感德積中則
說便是贊他事處便令德
未嘗見其二字極得直不
之瑒并文飾雖終有輕佻
見出故末二句只承瑟今
附攻會中皮弁中結玉為
飾謂之恭天子每從中玉

金錫圭璧地則所重亦可
洪興首章○詩美武公在
於義理上剖析得十分明
而又確直已研窮到精微
純粹處皆要其成而言如
如瑒磨則一則天君養而
容止溢載是德成而禮恭
德之外者而此即以切礎
謂德容之者云
洪興中章○充耳以美后
常制但武公感德積中則
說便是贊他事處便令德
未嘗見其二字極得直不
之瑒并文飾雖終有輕佻
見出故末二句只承瑟今
附攻會中皮弁中結玉為
飾謂之恭天子每從中玉

洪興首章○詩美武公在
於義理上剖析得十分明
而又確直已研窮到精微
純粹處皆要其成而言如
如瑒磨則一則天君養而
容止溢載是德成而禮恭
德之外者而此即以切礎
謂德容之者云
洪興中章○充耳以美后
常制但武公感德積中則
說便是贊他事處便令德
未嘗見其二字極得直不
之瑒并文飾雖終有輕佻
見出故末二句只承瑟今
附攻會中皮弁中結玉為
飾謂之恭天子每從中玉

用五采漆飾十二諸侯王用三采漆飾七○三采三色也夫
白卷

洪興宋章○此章言德之成全在如金如錫二句金錫由於人
為故曰鍛鍊精純德之無渣滓似之蓋鑿出于天成故曰生質
溫潤德之無圭角似之其實武公俱自工夫上來只後其本體
之自然便覺有渾然天成處蓋人心體元善原如渾金璞玉解
使私意銷盡成百鍊之鋼使萬理皆融便成無瑕之璧由此
而動容中禮非即威德之至而何寬舒中便已自如故言重較
以嘆之戲謔而善便自中節故言不為虐以足之不作而節○
歐在執上無事則邊款款款則邊款當舒展之時而自合於矩

較之上也假如過關則下過關則趨不免多少嚴款安得在重
較之上如有如重自如戲謔不可說得粗只是舒氣解顏不立
崖岬與楚圖之戲一趣蓋已霸然如在春風中矣

此詩以寬字適字軸字為骨而下極樸樸其所樂之真若非此
心寬廣自如容有矯飾於節而政節於終者今獨樂而獨得
而言而又欣而又宿無往非獨而亦非往不與非真而何
獨非特人不必窺節已亦不必檢點時節此時而猶以樂自天
則避世無聞可知而又永以自天便有終其身之意○人生無

隱而不成其隱者名曰考隱則成乎隱矣如去園日涉以成趣
在何亦在何隱於俗而
寬廣自如適字適字軸字
字外皆所樂不樂不
隱於何隱於何之上
樂亦在隱隱不隱不
隱亦不可不以此中矣
隱亦不可不以此中矣
隱亦不可不以此中矣

出之皆曰餘味而在此
隱人亦謂其樂矣
隱人亦謂其樂矣
隱人亦謂其樂矣
隱人亦謂其樂矣
隱人亦謂其樂矣
隱人亦謂其樂矣

夫莊其德行文章尤為可笑而詩皆不及蓋欲甚莊公之昏惑
故只就世俗所易見者論之貴族人所願娶妻色人所願得
嫁未時極其隆重而又禮儀威儀如此更有那一件不好而公
竟致其身不見答實不可解

碩人其順章○首言族類之貴末言慶莊公不見親厚之意
碩人之妻只隱本文平一說或言以齊侯之子而為衛侯之妻見
侯不待自恃其貴也露手兩只說其父既貴而嫁於衛侯是
為敵體又與東宮同生則其母貴和雖皆為侯公則其姻婭亦
貴而况夫人之賢又非挾貴以誇其夫者乎

得之言為期之約可謂死
則以之與來迎乎我當以
其之期往還予亦也其後
其之期而為之之怨故
亦不有其期真無耻之甚者

亦舍悔在鳩食其則醉與女疏士則醜醜有溺而不送之義故
亦舍悔在鳩食其則醉與女疏士則醜醜有溺而不送之義故
亦舍悔在鳩食其則醉與女疏士則醜醜有溺而不送之義故

亦舍悔在鳩食其則醉與女疏士則醜醜有溺而不送之義故
亦舍悔在鳩食其則醉與女疏士則醜醜有溺而不送之義故
亦舍悔在鳩食其則醉與女疏士則醜醜有溺而不送之義故

亦舍悔在鳩食其則醉與女疏士則醜醜有溺而不送之義故
亦舍悔在鳩食其則醉與女疏士則醜醜有溺而不送之義故
亦舍悔在鳩食其則醉與女疏士則醜醜有溺而不送之義故

亦舍悔在鳩食其則醉與女疏士則醜醜有溺而不送之義故
亦舍悔在鳩食其則醉與女疏士則醜醜有溺而不送之義故
亦舍悔在鳩食其則醉與女疏士則醜醜有溺而不送之義故

子惟以承其物節若女之誠
不可說而說之也說則為女
者蓋可與士疏不可說而
說之則其于今日之悔矣
亦黃而後談余之既游矣其
色滿而後談余之既游矣其
亦黃而後談余之既游矣其
亦黃而後談余之既游矣其
亦黃而後談余之既游矣其
亦黃而後談余之既游矣其
亦黃而後談余之既游矣其
亦黃而後談余之既游矣其
亦黃而後談余之既游矣其
亦黃而後談余之既游矣其
亦黃而後談余之既游矣其
亦黃而後談余之既游矣其
亦黃而後談余之既游矣其
亦黃而後談余之既游矣其
亦黃而後談余之既游矣其

婦只三年也觀夫使我怨句可見兄弟之味定是說始既私
今何見其怨在不言方有深味此只歸途自念羞見兄弟
辭靜言思之躬自悼美玩註只承兄弟德帶見棄意說下
洪則有崖章○此章詩人既賦已之見棄而致其怨波與已之
不思而無可為也洪則有岸限則有洋與至不思其反言事必
有到頭處而已之不思也德角四句一氣說來歸重信誓言上言
自以相歡愛之時便訂此約曾不想後來沒有此見棄之事反
漢至此也已為哉是恨之甚而無可奈何之辭洪枯蘆蓬重描
寫懷涼情景○按不思其反古詩所謂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欲
心一縱不思及其反漢也或云反謂波米之事猶云曾不思其
後來之事而至於老而見棄如此也六條一說
竹竿全

此詩玩註思歸寧而不可淨當以遠莫致之為主○須知詩意
非但竹竿釣洪是托言即遠不可至亦因義不可歸而托之於
遠此風人之微詞○泉源二合總是自嘆自恨但上言二水之
長在下言二水之可與意微不同洪在西南固然是右乃泉源
亦在西北而以東南流入洪故曰在左二水常在左右而已不
得周旋於左右邊父母兄弟中要然不如意出以語遊戲不是
思得如此固其不淨如畫時而深自恨之詞○檣杆舟只追
想得地草景宛然在自而已則無望矣駕舟出遊根遠莫致之

此詩玩註思歸寧而不可淨當以遠莫致之為主○須知詩意
非但竹竿釣洪是托言即遠不可至亦因義不可歸而托之於
遠此風人之微詞○泉源二合總是自嘆自恨但上言二水之
長在下言二水之可與意微不同洪在西南固然是右乃泉源
亦在西北而以東南流入洪故曰在左二水常在左右而已不
得周旋於左右邊父母兄弟中要然不如意出以語遊戲不是
思得如此固其不淨如畫時而深自恨之詞○檣杆舟只追
想得地草景宛然在自而已則無望矣駕舟出遊根遠莫致之

此詩玩註思歸寧而不可淨當以遠莫致之為主○須知詩意
非但竹竿釣洪是托言即遠不可至亦因義不可歸而托之於
遠此風人之微詞○泉源二合總是自嘆自恨但上言二水之
長在下言二水之可與意微不同洪在西南固然是右乃泉源
亦在西北而以東南流入洪故曰在左二水常在左右而已不
得周旋於左右邊父母兄弟中要然不如意出以語遊戲不是
思得如此固其不淨如畫時而深自恨之詞○檣杆舟只追
想得地草景宛然在自而已則無望矣駕舟出遊根遠莫致之

此詩玩註思歸寧而不可淨當以遠莫致之為主○須知詩意
非但竹竿釣洪是托言即遠不可至亦因義不可歸而托之於
遠此風人之微詞○泉源二合總是自嘆自恨但上言二水之
長在下言二水之可與意微不同洪在西南固然是右乃泉源
亦在西北而以東南流入洪故曰在左二水常在左右而已不
得周旋於左右邊父母兄弟中要然不如意出以語遊戲不是
思得如此固其不淨如畫時而深自恨之詞○檣杆舟只追
想得地草景宛然在自而已則無望矣駕舟出遊根遠莫致之

此詩玩註思歸寧而不可淨當以遠莫致之為主○須知詩意
非但竹竿釣洪是托言即遠不可至亦因義不可歸而托之於
遠此風人之微詞○泉源二合總是自嘆自恨但上言二水之
長在下言二水之可與意微不同洪在西南固然是右乃泉源
亦在西北而以東南流入洪故曰在左二水常在左右而已不
得周旋於左右邊父母兄弟中要然不如意出以語遊戲不是
思得如此固其不淨如畫時而深自恨之詞○檣杆舟只追
想得地草景宛然在自而已則無望矣駕舟出遊根遠莫致之

水之清濁與水之濁者矣。
 水之清濁與水之濁者矣。
 水之清濁與水之濁者矣。

此刺童子之驕，等當佩麟佩麟上，光蘭翡翠，而文則長童子。

幼年而佩則信，有本不勝末之象，故以為與，則以下，乃佩。

其佩之不稱也，智識才幹，總在能字中，而知與甲，都作虛字。

不能不足知於我，猶言未必強於我耳，只先一看之謂甲，即甲。

於天下之甲，又是不止於過我矣，容即容與之容，故為舒，遂。

即直遂之遂，故為放，肆，容，遂，今垂帶，情，今言此外無可見，則。

則年不稱其佩，故曰佩，佩，則年不稱其佩，故曰佩，佩。

附改小序云，刺急公驕而無禮也，詩故云，刺其縱母之欲，無。

刺，解難之才也，按，惠公即位時，年十五六。

河廣全

詩意重義不可性，只虛說，言河如此，其不廣也，宋如此，其不。

遠也，而終不可性者，何哉，含德不語，漢統悲涼千古，如見。

董杭之猶云，技，鞭可斷，蓋其言之耳，蘇子維一筆之所如，凌萬。

頃之注，然，語，蓋本此，容，字，與不容，例，看，明，言，其，小，何，必，強，以，不。

用解之，致，望，猶，言，只在眼前，不崇，朝，猶，言，瞬，息，可，到，後，謂，上，以。

自力量之下，以足力量之者，殊，說，得，支，離，孔，氏，曰，于，河，廣，見。

德之至，須考其所以見出之故。

有餘美，未，遠，頌，知，是，未，大，河。

可，渡，而，不，渡，來，可，至，而，不，至。

大人，如，到，可，謂，知，禮，義，義，是。

伯，子，弟，道，人，以，夫，從，從，從。

彼，而，作，是，請，答，我，伯，也，獨，然。

武，勇，而，才，之，過，人，誠，為，一，種。

之，德，方，今，泰，王，之，命，為，王，精。

矣，于，是，數，之，前，為，今，尚，未，得。

得，也，想，其，不，而，不，讓，人，心。

使，我，如，之，何，不，思，耶。

自，伯，童，童，我，自，伯，之，親，交。

而，來，也，不，復，為，容，子，之，首，首。

規，道，之，亂，亂，是，其，所，謂，之，首。

故，也，於，子，在，此，我，則，無，所。

主，其，節，節，如，建，建，亦，不，暇，也。

其，而，事，請，復，當，父，事，之，餘，而。

增補仲宣詩經

其，其，特，特，而，來，其，其，日，出。

則，其，其，也，甚，矣，我，望，伯，也。

疾，深，于，夫，容，心，勝，又，重，于，首，勝，專，一，之，至，也。

猶，知，有，王，周，德，末，衰，也，北，風，鴉，羽，亦，然。

附改說說，戴，戴，公，為，大，公，請，子，桓，公，立，公，子，日，夷，公，問，之。

對，曰，臣，之，勇，在，衛，愛，臣，君，主，臣，則，終，不，可，往，也，夫，乘，公，欲，其。

母，也，而，曰，見，勇，若，恐，傷，其，父，之，志，也，公，既，立，后，不，聞，愛，母，則。

讓，位，之，非，其，本，心，矣，詩，載，河，廣，著，乘，公，不，善，處，母，子，之，生。

不能，盡，孝，故，功，夫，人，之，思，如，此。

伯，子，全。

通，詩，以，伯，二，字，為，主，凡，人，有，才，若，不，自，見，伯，謂，然，其，武，勇，乃。

一，印，之，集，去，方，執，父，而，為，王，前，驅，才，可，以，自，見，其，情，化，離，久，耳。

女，為，悅，已，容，不，為，容，者，無，為，容，之，主，也，其，兩，其，兩，是，人，情，望，而。

搖，聲，乘，然，自，出，則，全，無，兩，意，矣，其，心，首，疾，身，病，是，耳，也，樹，讓，北。

周，風，上，卷。

當，其，飲，來，而，食，之，以，妄，其，愛，亦，託，言，耳，心，病，者，心，病，是，耳，也，首。

疾，深，于，夫，容，心，勝，又，重，于，首，勝，專，一，之，至，也。

徐，玄，扈，曰，伯，分。

猶，知，有，王，周，德，末，衰，也，北，風，鴉，羽，亦，然。

附，改，孔，氏，疏，鄭，在，衛，西，南，而，言，之，東，者，時，蔡，衛，陳，之，國，兵，主。

言，師，乃，東，行，伐，鄭，北，堂，背，南，向，北，故，謂，之，時。

有，詠，全。

此，是，托，言，之，比，之，子，即，指，振，說，如，碩，鼠，稱，女，之，類，之，子，無，憂，無。

帶，無，服，而，苦，為，之，憂，則，情，見，乎，詞，矣，然，亦，有，所，迫，而，然，上，無，改。

故，下，無，俗，故，小，序，曰，刺，時，也，嚴，華，谷，曰，狐，性，淫，又，多，段，段，段。

此詩似賦體而以為比者蓋以木皮等物以瑣瑣等物

報之由似不待詩人聲口○看來人情泛然贈答亦只如是也

不見深意意在朱傳如靜女之類似過解

木皮全

附致詩序美齊桓公也衛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桓公故而

王風

王風曰平王東遷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賦之

為王國之變風詩雖曰周之所以王積風而為雅周之所以東

雅降而為風周士雅曰王既降為列國分復條之以王所以專

周六以悅周也

秦離全

通章以中心句為主其個周本意然只一時事無淺深曰苗

曰穗曰實樂文叶韻如桃天之例有是作詩之體如此悠○蒼

天二句要得渾融既嘆口氣

秦離首章○彼字○只就父說說並不見一宗周字○不及一宗

故曰在操則可索以衣而涉曰厲必將以帶束衣故曰在厲則

可帶乃既渡則在洪側故曰可以服夫

秦離首章○彼字○只就父說說並不見一宗周字○不及一宗

秦離首章○彼字○只就父說說並不見一宗周字○不及一宗

其不知我者及謂我何求其
一念動而之情固非人所能
知也矣夫以是果行人而
致此於心不能不致其
子後而致於天父天後于後
重矣思則之君子行後
不知其反還之數且亦行
所至其又其其定家也然
難且出子山日夕則下米
之物之出入者有且之
而人之行後及休思之味
使我如之何而不思也
子後思則君子在外之
不可計以日月又不知其何
時可以來也故雖且出子
庭察則子樂矣牛且出
于山日之夕則下米
之物之出入者有且之

君子于投全

通篇以思字為主詩意固思而觸物非感物而思也不知其
期計時也寫至哉詩地也不日月數往日也豈其有信傳來
日也難極三句觸此之意生來但若合若離不可有專屬耳
日之夕矣猶有人去月明花落又黃昏有無限感嘆首章去如
之何勿思沈思歸遊不能以已然尚有思也曰古無能湯則知
思之無可奈何而但真其生還思益深矣末一句復投思君
子于役大有意味可玩○陸農師曰羊性畏露晚出而早歸豈
先于牛○上曰羊牛者言其歸之先後也下曰牛羊者紀其類
之大小也

君子于陽全

通章以樂字為主從上一氣說來陽是志得意舒有揚眉吐
氣之象陶是心曠神怡有手舞足蹈之象據說他心之自得
處心之和發而為聲容之和而陽陶然其樂為何如也不
以行役為勞不以貧賤為戚乃家人默議其意正是不消說出
招我從彼於房以聽根樂之聲樂招我從彼於教以觀根樂之
容來大抵此中真趣有非婦人女子所知者彼第見其執事執
相如斯與其招我如斯而襟懷之洒落終有不可得而形容者
要見君子自有樂不重相樂也

揚之水全

通篇以成中等作主志謂畿內之民不宜遠成而中又非所
當成故以遠成怨王而語意含蓄不露只說揚之水緩弱而不
流來新與雲家軟弱而不得與已同往乃役非其職之意隱然
言外亦有味乎其言彼非與雲家之往也特自嘆其靡室靡
家之吾耳以緩內之民奉正命而往成楚猶未敢誰何故特借
以爲重乃爾許近中恰象連爾許都可恃以無忌故蕪言之以
叶韻實非弁成爾許也懷思之切未知何日得歸則夕役之怨
與思俱深而雲家之求懷亦可想見○先儒多以水弱不流新
楚喻平王微勸不能徵發諸侯蓋由誤認此詩之什

中谷有棗全

通章以化離二字為主以歲事車枯與亂世饑年之氣象憔悴
無潤澤也曰曠其乾者先律也曠其脩則粗給者亦三絕矣
曰曠其濕則當者亦不見矣通詩皆世亂感傷之詞即曰過人
之艱難過人之不濟亦世之憂世憐人之憂輕也何啻及矣
草一受生之人計無復之無安于義命意○曰有女他離不及
男者皆散而之四方無復存也嗚呼曠猶有餘條其款則感
口出而擗亦微矣至於受其法乃所謂不登穀飲者何嗟及矣

是權心折角之詞

死爰全

通章以達此句為主。首極喻刑罰之不中下。皆嘆其所遭。而不
詩其生也。天下有一人僥倖而免。則必有一人不幸而受其禍。
小人以狡計幸免。君子以忠直受禍。是免其失出者也。雖其失
入者也。我生之初。東周之初也。此已非全盛時。但刑尚加于小
人。貴尚加于君子。小人不至份史。君子猶相安于無事。若逢此
百罹則紀經。亂四國。雖然。而忠直由此受禍。註本諸侯背叛。
未有深意。在時事至此。國家已不可為。所以君子不樂其生。非
恐刑之波及我也。然死不動以死也。無覺付天下事。予不知
四十一

風二卷

四十一

夫無聰天下之鬼。皆不入于耳也。欲為惡而惡不可為。欲為善
而善又不免。不若死之為安爾。一說引後人詩云。安得中山
千日酒。醉然直到太平時。此乃高深無說之意。看米遠是不如
無生之謂。其較緊切。

附放或曰。此詩為儒易之戰。而作。鬼陰狡。善。送。喻。剛。久。縱。恣。
自如。難。耿。介。善。開。喻。剛。人為王力戰而受禍也。

萬全全

此詩總是嘆已所遇之窮。當以莫我句作主。始言父次言母。終
言兄。此詩之序也。○典意物得所托。人失所依。以綿。與。終。遠。
字相應。蓋綿是長。變而不絕。如終遠。則不得長相聚矣。謂他

知作

人父等句。只是流離失所。雖有父母兄弟。不得相餘而歸。依
托於人。非真以彼為父母也。凡人疎者。不能強親。其意難不
相收。固窮不相恤。亦自無怪。玩詩躬自嘆。二字。知其責人甚高。
輕。雖以父母視之。而彼終不以子視。正以謂他人。故耳。其我有
言視之。若無。其開。謂視已之困窮。漠然若罔聞也。即承如充
耳之旨。

米萬全

四十二

通詩俱以不見二字為骨。子皆摸擬其不見之情。一步深一步
看。首句俱指所渴之人言。觀彼字。可見淫奢者。託以行。非風人
之詞。○萬生於劫。夏米於感。夏故下承三月。蕭米於秋。故下承
三秋。文必三年之久。為佳。故下承三秋。詩意雖未必然。上見用
字之確。○按舊為綿。綿。爾。祭。祀。文。曜。疾。病。特。訓。釋。三。物。見。米
之由。不于此取義也。○三秋即孟秋仲秋季秋。而註云不止三
月。只在情之轉深上說。

大車全

通章以畏字為主。上有所畏。而不敢相從。于今未是思其終
身不得遂。而自誓相從於後。可見其面而非華心也。○檻。以
所聞言。衣。以所見言。蓋其一時感靈氣。痛人不敢玩而視之。
即此便有畏意。故下水之曰。我豈不爾思。正為此乘大車服
起。衣者為可畏耳。畏非畏其車服。只手素。其政刑故不覺望

大車而後大夫之所乘者有... 安善說如稿不作溫潤者只赤色之鮮明也不故之詞微不奔... 之詞顯○生不相從而以死相期亦可見其免而無恥矣信對... 聲善笑貌言謂予不信非謂不信已言也謂予言若不出於中... 心之誠信則日必鑒之只以傲日作證備云所不與萬民同心... 者有如河益身不奔而心終不忘奔也

此詩結是疑詞始望其來以望其來就食終望其來而有贈意... 以漸而深也○有麻有麥有李各指其地而言之惟其詞出於... 疑故可指無定慶于嗟于嗟定是兩人渴者所私原無專一... 附攷古註野人放逐國人思之蒼梧留大夫之子于嗟而... 麻麥李則其教厚禮厚所致也初意毛鄭必有所本至謂... 子園為子嗟父而又曰將其來食則附會頭然矣且情詞懇... 悽二與嗟音遠我為飲食之義不同此正晦翁所謂難安... 妄說者也

詩經補註卷之三 鄭風 謂曰初宣王封母弟友于宗周成林之地是為鄭桓公為幽王... 大司徒三年也王為大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 定平王於東都王城併號檜以下十邑在洛右瀕前華後河食... 漆浦焉是謂新鄭之風始作○疑問解云夫子謂鄭聲淫... 謂其詩之淫蕩莫可檢秉性情耳臨視為淫奔之詩諷矣... 緇衣全 通章重德稱其服以冠于好于簪于為主曰改曰通曰校... 根此說來只就一章便見淫蕩之無已而未特覺味之也司徒... 之職則故教五教先性三物是也既說他服之相稱又說他恰... 好又說他安貼而德自想見夫改衣不已猶有通節通節不已... 猶有校禁若乃衣改矣節通矣禁校矣而其義誠蘊結猶然如... 故視向三者未足表其萬一也可奈何故曰中心藏之何日忘... 之備衣詩人之謂也○不曰衣之新而曰衣之敝可想見其一... 既忘中操擬之情通節校餐亦同此意知非實筆有一說改衣... 是欲久于其職詩中未嘗無意但如此說反覺易盡... 附攷天子之卿既朝而退擇皮弁而服緇衣以聽政館即如... 今朝堂講會治事之虞耳禁特野人所有校不就卿士之原... 祿言惟恐不得親近之又惟恐不得飲食之饒有形容不盡

意在

將仲子全

此章以畏字為主而以懷字相形由喻里而牆而園仲之來也
以漸而迫由畏父母而諸兄而衆人之畏也以漸而遠要知
畏非畏禮義也只怕人議論耳

誦讀

叔于田全

此章當以仁字好字武字為常義字只能才貌上輕通說而仁
則言其親愛周恤也好則言其獻酬款洽也武則言其控御馳
騁也以其氣象渾厚故見其仁以其氣象飲酒故見其好以其
氣象張揚故見其武若中慮無人見惟有叔一人耳此特私愛
之言隨河朔之人稱安史為聖之類○近說有重一個人字下
飲酒當一個人服馬當一個人更無第二個故曰卷無居人
大叔于田全
通篇以子田為主勿以在彼對並總是叙其事之始終而諷
笑之也首言方獵時事次言正獵時事終言田事將畢而有從

人除而善飲則飲之快也

叔于田全

此章當以仁字好字武字為常義字只能才貌上輕通說而仁
則言其親愛周恤也好則言其獻酬款洽也武則言其控御馳
騁也以其氣象渾厚故見其仁以其氣象飲酒故見其好以其
氣象張揚故見其武若中慮無人見惟有叔一人耳此特私愛
之言隨河朔之人稱安史為聖之類○近說有重一個人字下
飲酒當一個人服馬當一個人更無第二個故曰卷無居人
大叔于田全
通篇以子田為主勿以在彼對並總是叙其事之始終而諷
笑之也首言方獵時事次言正獵時事終言田事將畢而有從

叔于田全

此章當以仁字好字武字為常義字只能才貌上輕通說而仁
則言其親愛周恤也好則言其獻酬款洽也武則言其控御馳
騁也以其氣象渾厚故見其仁以其氣象飲酒故見其好以其
氣象張揚故見其武若中慮無人見惟有叔一人耳此特私愛
之言隨河朔之人稱安史為聖之類○近說有重一個人字下
飲酒當一個人服馬當一個人更無第二個故曰卷無居人
大叔于田全
通篇以子田為主勿以在彼對並總是叙其事之始終而諷
笑之也首言方獵時事次言正獵時事終言田事將畢而有從

此詩之義，其少留也。此亦本嚴氏疏義。
肩悖適已甚，君子去之。此養托為挽留者之詞，不實故不寔好。
以先公之義，諷之。其少留也。此亦本嚴氏疏義。

女曰鷓鴣

此詩述夫婦相敬，當以首二句為主。此後皆婦語。夫之詞三。
重實相連，說義曰：始則相勉以男子之事，繼則願相以閨門
之職，然則免其先施以篤朋友之好也。此意顯然，徒說多以職
之職，然則免其先施以篤朋友之好也。此意顯然，徒說多以職

女曰鷓鴣，鷓鴣鳴，不屬想像，據其一時聲響，若指視
子無形，鷓鴣子無聲，若在玩註，若口氣情，景宛然。男子志
在四方，射弋是其本職，但鷓鴣常以晨飛起，明星見則夜向晨

翔翔為志

夫言加之章，此章噴噴上文，并下重，重其夫，上，不重交
修意，此章宜一氣說下，夫言加句，輕只引起下句，宜言飲酒滯
下句看，宜字，登上文，飲酒和樂，已有靜好意了，玩註亦字便見
君子無故，琴瑟離于側，在御，猶傍側也，安靜不躁急，不煩數
之調和好，無乖戾之意，是見其和也，樂記曰：怒心感者，其聲
粗以厲，表心感者，其聲噍以殺，此靜好者，心和則聲和也。
知子之來章，三知字不可忽，美者，好士之聲，所招，抹也，順則
心專之一，而無拂違，好，則情好之深，固結而不可解，賢者重不

所宜而之，飲酒相樂，其間
好之，我好，彼善，應彼以善，施我，故下着報字，以相酬也。○要
解六，婦人固以好德，語其夫，不惟贈遺以結其心，然何至
解此服飾之玩，平志，此禮儀之組，皆出於婦人之手，故願為
繫以組，貫以珠，懸以玉，儉贈問報之禮，用耳，往說以解佩與
其夫，使自贈之，說似太煩碎。

有女同車

類也，然都笑，非其有開雅之度，德音非其有賢淑之名，蓋此心
類也，然都笑，非其有開雅之度，德音非其有賢淑之名，蓋此心
類也，然都笑，非其有開雅之度，德音非其有賢淑之名，蓋此心

山有扶蘇

此詩宜以狂狡二字為主，山隱時，宜有若者，皆有與已所不見
者，乃見狂狡之也，狂言其情之蕩，而子則則非狂狡言其詞之
狂，而子則則非狂狡，俱屬戲詞。
此以聲律而風，深與彼偈，而此和特，取相應相求之意，耳鳴者
藉款之聲，和者相款之意，而要則和之以終其曲，故曲有成終

之則子時信其後以和爾矣

依昔昔重其後以和爾矣

其言曰彼彼重其後以和爾矣

與昔昔言以類其情厚矣

也然悅夫已者不止于子也

子雖不與我言豈以子之故

而使我不能終始不替矣

依昔昔重其後以和爾矣

其言曰彼彼重其後以和爾矣

與昔昔言以類其情厚矣

也然悅夫已者不止于子也

子雖不與我言豈以子之故

而使我不能終始不替矣

依昔昔重其後以和爾矣

其言曰彼彼重其後以和爾矣

與昔昔言以類其情厚矣

也然悅夫已者不止于子也

子雖不與我言豈以子之故

而使我不能終始不替矣

依昔昔重其後以和爾矣

其言曰彼彼重其後以和爾矣

與昔昔言以類其情厚矣

也然悅夫已者不止于子也

子雖不與我言豈以子之故

而使我不能終始不替矣

此二章皆反言以戲之第此戲雖生於見棄之後與上山有扶

蘇不同相與言者有人豈以狡童之故而食不下咽共為食者

有人豈以狡童之故而不得寧處皆絕意之詞

狡童全

此童童個思字寒寒涉涉子思思而我思亦專豈無他人子意

泛而我意亦泛乃未絕而防其欲絕之詞○潛春疏山有扶疎

已得而欲未殿之詞○未得而欲得之詞狡童則已絕而求

欲別而之辭寒寒則未絕而防其欲絕之詞

附若未子曰序見忽後來失國便將許多詩畫為刺忽考之

子忽所謂謂言暴虐之類皆得其實至目為狡童豈詩人愛

君之意况其所以失國正坐柔懦疎濶亦何狡之有

奉全

通章宜重悔字下二童亦從悔中生出來既悔不從其人繼又

欲樂志於他人縱欲之意以漸而深也駕予而行亦有聊以自

解意○彼童竟於此而猶不絕於彼子半阻于前而惟恐失

於後立言至此遠思無窮矣○將承奉也與送異註訓亦送也

會專解

東門之揮全

東門者童童此童童其心

而不見之詞也彼童門之

而有餘地之詞也彼童門之

上矣斯也即其人所居之

皮也其室則若通夫其人

不詳而見之則其遠矣其

能以忘情乎哉

東門者童童此童童其心

而不見之詞也彼童門之

而有餘地之詞也彼童門之

上矣斯也即其人所居之

皮也其室則若通夫其人

不詳而見之則其遠矣其

能以忘情乎哉

依昔昔重其後以和爾矣

其言曰彼彼重其後以和爾矣

與昔昔言以類其情厚矣

也然悅夫已者不止于子也

子雖不與我言豈以子之故

而使我不能終始不替矣

依昔昔重其後以和爾矣

其言曰彼彼重其後以和爾矣

與昔昔言以類其情厚矣

也然悅夫已者不止于子也

子雖不與我言豈以子之故

而使我不能終始不替矣

依昔昔重其後以和爾矣

其言曰彼彼重其後以和爾矣

與昔昔言以類其情厚矣

也然悅夫已者不止于子也

子雖不與我言豈以子之故

而使我不能終始不替矣

一志其所居而莫其相遠一志其所居而莫其相就然者其

室而奢然者其人思爾者我而忘我者子此時此情欲其相諒

此詩喜幸之音皆在曉曉之候鷄鳴之時想以久待而得速其

欲故喜劇而不能禁如此當以既見二字為主曰莫曰莫曰喜

皆根此說來轉慶源喜甚於慶甚於慶之說亦過分別○徐

做弦曰風雨如悔雖鳴不已請之有天地昭昭莫莫之感

子於全

此淫女望其所與私者之詞上微責彼之忘情于已而下言已

實致情于彼也子於子佩蓋因其服想見其人而又迫言昔日

之鍾情若此今乃音問不續而又斬于一來其又何能以弗思

如三月兮棄纒轉子何秘爾音而斬于一來意○按子於毛傳

及漢儒皆以為刺學校也朱子謂其辭復薄不可施之學校

觀白鹿洞賦則尚有廣青矜之疑問○故今諸生尚云青矜子

蓋據白鹿洞賦云

附收禮不佩青玉而曰青子佩者佩玉以組絕帶之毛氏

云士佩瑤珞而青組綴

揚之水全

此詩以無信人言為主上是欲與相好下是欲其無信人言而

揚之水全

此詩以無信人言為主上是欲與相好下是欲其無信人言而

揚之水全

此詩以無信人言為主上是欲與相好下是欲其無信人言而

揚之水全

此詩以無信人言為主上是欲與相好下是欲其無信人言而

揚之水全

而徒之彼人之言乃不根之
論實持誰女夫豈可信其語
女之言而廢相愛之情哉

出其東門

信謂其人平日之言性不信實也前曰廷女賦所賦止一人
耳既而曰不信則欺人也多矣想其婦已有他志故急為有解
如此

出其東門全

味詩詞當以匪我思存作去只重不慕非禮之色上正其砥柱
中流之念頗有挽回世風意在若說我自有家室可樂則其
思亦已淺矣聊樂之云有姑且自足之意焉縹衣茶巾雖難與
衣錦聚衣瓊玉將一者比而後之樂聊且守之是我思尚不專

野有蔓草全

此詩以相遇二字為主每章首道其景中狀其人末言其會
之賦其相遇之情也蔓草得露其滋澤美人得遇其豐澤故又
以為與邂逅非可久之道而曰道我願兮且違一時之情好耳
婉如清揚眉目之間婉然其美即倒裝句法以類國語註新
之當作女子口氣為的遠我願兮子自道也與子作賦則通男

淇水在右全

此詩以相遇二字為主每章首道其景中狀其人末言其會
之賦其相遇之情也蔓草得露其滋澤美人得遇其豐澤故又
以為與邂逅非可久之道而曰道我願兮且違一時之情好耳
婉如清揚眉目之間婉然其美即倒裝句法以類國語註新
之當作女子口氣為的遠我願兮子自道也與子作賦則通男

女子之夫城隅賦猶在望也東澤蔓草其野合矣

淇水在右

宋蘭水上鄭倫然故以士女東蘭為賦而又以淇與清引
士與女為與此在詩體中文是一格二章俱以觀字贈字為
東蘭之士女賦其大矣而古往觀之士女指其中流奔者而言
言士女方采蘭身士女皆往吾胡獨不往也洵許且樂言不可
不再往也伊其相讓則相與再往矣贈芳藥是一時情思之偶
鄭倫所重在采蘭除下股盈往觀相讓慶皆不脫采蘭一節
事○王伯厚曰贈以芳藥贈我握椒芳馨之辱也○黃葵峰曰
此詩作淫者自叙之詞非也觀詩內曰士曰女則非其自作

齊風

明矣風雅行詩人指其事而刺之亦可謂無邪者矣
齊風魯曰東遷政令僅行於郊畿而畿內之政亦自為列國則
王靈之微甚矣子長子齊地故王鄭之後以齊○按齊乃
東方形勝要地地世號為東西秦一詩百二齊得十二焉大
抵齊地富強近利故孔子謂齊樂而後至魯也

鷓鴣全

初說盈次說昌又以說會且歸是作文之法三皆皆一時之言
總是夕揚不敢自安之心每章俱重首句言愈道而做畏之心
愈切說叙事中即見美善之聲聲與聲聲月光與日光原自易辨

而賢妃云爾者，特其不安于位而諫諍乎？心者，其有隱乎？無聲
 視于無形，一見光景，故凡疑似于妃之耳，而恍惚于妃之目者，
 無不認以為真也。○不正言鴉鳴而起，待旦而與，君當急于視
 朝，而但曰鴉鳴，夫朝既既矣，彼諷之意，究然匪難，唯東方三
 句，雖屬詩人口氣，而形容其好，豈長之意，豈德上，不道，而蓋妃
 之注，聽于雞，與視于東方者，豈非不寐時無時不醒，其
 辨其非乎？君未視朝，臣固不得入，君雖不覺，臣亦豈敢自散
 故朝盈朝，盈極是虛，活而會且歸矣，亦特其言自警，切如此，非
 其真也，不曰君之荒于內，而曰君之甘于同，豈不曰以君之故
 惜我，而反言以己之故，及君之言，渾厚和平，深可玩味，未註無
 遺，而此詩之妙，亦在斯也。

而賢妃云爾者，特其不安于位而諫諍乎？心者，其有隱乎？無聲
 視于無形，一見光景，故凡疑似于妃之耳，而恍惚于妃之目者，
 無不認以為真也。○不正言鴉鳴而起，待旦而與，君當急于視
 朝，而但曰鴉鳴，夫朝既既矣，彼諷之意，究然匪難，唯東方三
 句，雖屬詩人口氣，而形容其好，豈長之意，豈德上，不道，而蓋妃
 之注，聽于雞，與視于東方者，豈非不寐時無時不醒，其
 辨其非乎？君未視朝，臣固不得入，君雖不覺，臣亦豈敢自散
 故朝盈朝，盈極是虛，活而會且歸矣，亦特其言自警，切如此，非
 其真也，不曰君之荒于內，而曰君之甘于同，豈不曰以君之故
 惜我，而反言以己之故，及君之言，渾厚和平，深可玩味，未註無
 遺，而此詩之妙，亦在斯也。

相稱善氣，飛動，轉見于眉睫之間，大都風氣所漸，遂從功
 利善誇詐中來，非一朝一夕之故矣。還僕茂好，昌賦俱酬報之
 言，善義各相應，德就遂數射，上技藝，藉提說，言我方以子為
 還，而驅逐相連子，反以像推我，雖云交相譽實，矜于其當以
 示雄也。

由着勿度而堂，有以漸而進，意而其夫之飾，亦若以次而換，何
 也。蓋曰素曰青曰黃，即懸瑱者之色，而瑤華等石，即所以為瑱
 也。不過分別誇之以見其感耳，瑤華瑤瑤瑤瑤，只是一物，借草
 木以形容玉之光色，木謂之華，並謂之瑤，不潔而實，謂之瑤，榮
 而不實，謂之瑤，則凡言瑤華瑤瑤瑤瑤，瑤瑤瑤瑤，借草木以形容
 玉色，不言其不親迎，而但言其侯我之處，與其服飾之美，意思
 含蓄不露，亦有味乎其言。○頗至稱入，升階至高，節，與齊禮
 合，只少親迎，實屬御輪先歸一截事，說者謂齊俗不親迎，此婦
 未必知之，初無刺意，然為知非別國之女，素知此禮者，取且此
 詩，疑托為婦言，亦必出自有彼頌之口。
 附改古人充耳以瑤，或用玉，或用象，只是以線穿番，在當耳
 處，此本麗義。

其明也然則則色為其賦色
乃夜其明則明人所易知
不化其明今君乃不能知夫
晨夜之期不夫之風則夫之
莫而乎今此夫也何能何能
南山之風也則則則則則則
作也曰男女之倫不可不夫
婦之綱不可弛也以人君為何
節之主乎南山在氣其風
大有維維故曰然而求其
人君居高位而行則亦此
是矣且吾道有湯然若手男
者子既由道而歸于魯夫則
既曰歸止則止宜有容不容
以相濟也吾佳君為而又懷
止而思之矣

東方未明全
此詩全重一時字音二章刺君失德與之時未善言時易辨
不辨深刺之也。東方未明既非辨色之時而心恒恐晚又有
公復急遽之狀故至顛倒衣裳如此。時亦既早矣。詎意有自
公所而末及者遂稍以為晚也此雖只言其早而所謂晚者自
見於言外此正是不能晨夜故末善遠承此而言之柳宗元
之物折以為圓豈有重薄之限而狂夫猶知驕顧乃晝夜之限
甚明而不風則其豈欲休乎。葉桂山先生曰。看來齊君之視

朝失之晚慮更甚詩人但從其早言之極有含蓄。一說依序
云聖賢不能字其職焉以末章為聖賢者之詞看君為其所
誤者甚更深婉存之
南山全

通章以懷字字。鞠字。極字為主前刺。察義。惟知縱欲。以見其
不見。凌刺。察極。不能。防。法。以見其不夫。而無一言及文妻者。不
足貴也。然不欲斥言其君。而但托喻於鴉。鴉言於當。其所以刺
者。以言儀有五等。而必而冠。冠。之。後。必。雙。物。各有。耦。而。文。妻。非
其。耦。是。隱。比。之。反。者。齊。子。歸。止。明。其。為。意。極。之。婦。非。襄。公。所。宜

各相為耦不可亂縱後及
止亦有耦不可亂則夫
男女之各有定耦而不可亂
然亦枕矣其言通有湧然
其手執解子既用此道以嫁
子善為庸止矣夫既曰庸止
則魯公之配不容以相混也
齊侯焉又從止來
蓋齊侯焉又從止來
夫其為兄美而善公之從德
其如夫何何彼欲欲若若
將如之何必先衝從以耕治
其稅田之故而後物性德矣
欲取妻者如之何必先告其
父母而後婚正矣魯公
之子齊子既曰止矣則在
我其得婦如之正自可禮
我之歸焉乃不使之得禮

思也然原其所以實自當極不能制其夫人聽之如簪故下文
遂有當極之刺况娶妻本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使之窮極
其欲至此得無貽父母之羞而負媒妁之正乎。方明周曰當
極公適形生之禍而齊襄亦家之殃是天道彰明較著已
附致釐有極屢黃屨自縊黑縷散履去其故云五。釋文
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從

此詩不得以一戒一勸立論總是戒人驕於遠大而末言近小
自然遠大正以見其不必驕也先後章有相承感小而勢天田
甫田者也此章作者所為忽迫而高遠思遠入者也此章想者
所為妾作則事不遂去想則心從妾去知遠大必始近小試觀
嬖妾之重爾爾未幾而忽然散弁以出者此章驕等而強求之
我小之可大通之可遠循序以進特固其勢之可馴致者耳然
然特然稱出之貌但。惘然不安之意與上篇。切。利。別。重
子德。其。髮。以。為。兩。角。如。卍。字。之。形。在。卒。然。相。見。謂。之。突。○一
說。要。解。云。無。田。甫。田。你。比。無。思。遠。人。漢。作。你。比。恐。詩。中。無。此。俗。意
無。田。即。起。下。無。思。而。婉。今。曰。句。或。其。所。思。之。人。遠。而。不。得。見。故
思之徒情切也

思也然原其所以實自當極不能制其夫人聽之如簪故下文
遂有當極之刺况娶妻本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使之窮極
其欲至此得無貽父母之羞而負媒妁之正乎。方明周曰當
極公適形生之禍而齊襄亦家之殃是天道彰明較著已
附致釐有極屢黃屨自縊黑縷散履去其故云五。釋文
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從

此詩不得以一戒一勸立論總是戒人驕於遠大而末言近小
自然遠大正以見其不必驕也先後章有相承感小而勢天田
甫田者也此章作者所為忽迫而高遠思遠入者也此章想者
所為妾作則事不遂去想則心從妾去知遠大必始近小試觀
嬖妾之重爾爾未幾而忽然散弁以出者此章驕等而強求之
我小之可大通之可遠循序以進特固其勢之可馴致者耳然
然特然稱出之貌但。惘然不安之意與上篇。切。利。別。重
子德。其。髮。以。為。兩。角。如。卍。字。之。形。在。卒。然。相。見。謂。之。突。○一
說。要。解。云。無。田。甫。田。你。比。無。思。遠。人。漢。作。你。比。恐。詩。中。無。此。俗。意
無。田。即。起。下。無。思。而。婉。今。曰。句。或。其。所。思。之。人。遠。而。不。得。見。故
思之徒情切也

信以成之如有親愛之情焉
凡我同胞休戚有如一之可美
者哉
虛重蓋滿然虛不惟無取也
又有子母之重其親其親其
之才母固然矣其親其親
賢之甚好何如其可稱耶
本下清同
敵前事誦此詩人則守節公
而作彼節所以死也公敵
為在漢而其為乃所釋之大
與能制之也則公亦能而
不能防其母亦能其惟
其不能防之也足以辨子
得以此欲母之而婦止于不
為其從行之也殆至多而如
雲矣然則公亦何以為子
也
附說事誦同

策曰韓國盧天下之駿大也

敵前全

通重重歸止二字恭尊之得歸誰使之然然見莊公之微
劫不能防閑之也苟本所以制為而敵則不能防閑與焉
皆魚之可制者今日其魚唯上則出入自如不復能防閑矣三
從字有味見車馬僕從皆不從莊公之命而惟文姜之見從若
也
附說事誦同

載驅全

每章上三句俱為末句而言其夕弟翔翔遊德之一無耻
盡之疾我驅薄聽車聲之疾驅知其中之巫歎也嘗道有
焉見其人觸目之地其夕或謂夕宿於此而從此其行或謂
以夕時其於常而乘與與古詩朝朝暮暮陽城同義然但言其
女而不言其為何益觀之耳其弟言其欲之得遂而樂形于容
也翔翔自得遊教有也無非極言其觀類無忌之狀大美惟廉

載驅全

載驅重車誦人刺大姜也
謂其乘車以行薄也
疾驅為有竹算以為車故乘
夫之葉深之以朱以為車
餘駕其車也將何往也預購就下也
夕于此而去夕蓋時為淫佚
之行而害無忘之心矣
快事誦同
故水車謂使水之道也則
湯之其威夫此彼行之人則
彭之而多矣當此朝人與
之中而行彼道有薄之上
若宜聖人之誦美者子乃
謂以自得遊其美矣
日則夫何以無知也夫夫
詩人反覆如此其意
也翔翔自得遊教有也無非極言其觀類無忌之狀大美惟廉

此詩以寫字名于筆字為編重皆于嗟嘆之中而不足之意
蓋秋水而雨浪
附說水經注汝水南迤鉅平縣故城東今以上交水有文姜
臺秋水而雨浪

狩嗟全

其美又何如巧捷隨之陰然而巧也射則滅大射實射皆見
其善也儀既成竟一事無矣容也終日射後而不出正舉實
射以該其餘也人多說魯莊為齊侯之子故詩人加一屢字故
為禮讓之詞以謙之然此本齊詩原其本意蓋欲露出魯莊來
故曰屢我甥公未必有明非魯侯之子意小序特掃塵之說而
朱子因之未足據也○雖與鳥不同鳥是實感之靈雖是感非
之意清月清明揚眉上廣清揚婉兮言眉目之間婉然笑也舞
則則者言文舞武舞皆選出於象射則中體貫華而又中其故
處力而無巧拙不足以亂亂而何猗嗟而下句是稱美處節
節是嗟息不滿慶人之體大都意在言外

狩嗟全

此詩以寫字名于筆字為編重皆于嗟嘆之中而不足之意
蓋秋水而雨浪
附說水經注汝水南迤鉅平縣故城東今以上交水有文姜
臺秋水而雨浪

狩嗟全

此詩以寫字名于筆字為編重皆于嗟嘆之中而不足之意
蓋秋水而雨浪
附說水經注汝水南迤鉅平縣故城東今以上交水有文姜
臺秋水而雨浪

補魏風大雅卷第... 魏風

魏風 魏風先儒以為文王子畢公高之後... 以其地賜大夫畢萬故蘇氏謂魏地久入晉...

詩經 魏風 魏風先儒以為文王子畢公高之後... 以其地賜大夫畢萬故蘇氏謂魏地久入晉...

詩經 魏風 魏風先儒以為文王子畢公高之後... 以其地賜大夫畢萬故蘇氏謂魏地久入晉...

詩經 魏風 魏風先儒以為文王子畢公高之後... 以其地賜大夫畢萬故蘇氏謂魏地久入晉...

魏風 魏風先儒以為文王子畢公高之後... 以其地賜大夫畢萬故蘇氏謂魏地久入晉...

魏風 魏風先儒以為文王子畢公高之後... 以其地賜大夫畢萬故蘇氏謂魏地久入晉...

魏風 魏風先儒以為文王子畢公高之後... 以其地賜大夫畢萬故蘇氏謂魏地久入晉...

魏風 魏風先儒以為文王子畢公高之後... 以其地賜大夫畢萬故蘇氏謂魏地久入晉...

魏風 魏風先儒以為文王子畢公高之後... 以其地賜大夫畢萬故蘇氏謂魏地久入晉...

此詩以瞻望二字作主其親之念已祝已但從望中想像出來
附攷此時魏尚未併於晉晉獻公以前之詩
涉姑全
此詩以瞻望二字作主其親之念已祝已但從望中想像出來

周更莊與許叔於無事足矣安得無事而然其難之禍也
已不愛而又禁他人不得愛徒知頌常敬之為足而不知安
危利害之可慮也故曰必有有策致傷之以勿思正欲動其
深長之思也大抵以弱以弱以弱以弱以弱以弱以弱以弱以弱
惡空獨一魏執口要解云必愛而致其難行以行國如楚屈原
行吟澤畔之謂歌謠是不平之鳴而願謂其難行國懷無窮之
恩而願謂其同秘士君子愛時情俗之心不諒于世每如此
附攷此時魏尚未併於晉晉獻公以前之詩
涉姑全
此詩以瞻望二字作主其親之念已祝已但從望中想像出來

此詩以瞻望二字作主其親之念已祝已但從望中想像出來
附攷此時魏尚未併於晉晉獻公以前之詩
涉姑全
此詩以瞻望二字作主其親之念已祝已但從望中想像出來

此詩以瞻望二字作主其親之念已祝已但從望中想像出來
附攷此時魏尚未併於晉晉獻公以前之詩
涉姑全
此詩以瞻望二字作主其親之念已祝已但從望中想像出來

饋餽以得歡寧可用力而人膏塵生天地之間而無益于世即岩崖象食誰以素餐故西
不得食不可以不食之
故選于用加以為益且
山之薇未可遽食而空谷之芻豢難虞不惟權到仕而不而
之命也
頌風首書讀此民因於命故
之曰言者大居之而欲出
也頌風頌風自今其為食
泰乎夫成社會之有食之
三歲其女之夫老而女也
願惜之而利則用生而得
有進之而利則用生而得
其法其女可存食我夫而
我之去即以此相相也
頌風本意頌頌頌頌頌
其在食食而夫成社會
之其益已三歲其女之夫
而女皆無勞之也其夫將

頌風全
通篇以去女二字作主蓋斯民將去而特作此以表其去國之
情只借頌風以指在位者不欲斥言之為尊者諱也民方出力
以事上不以為德而反養食之其何以堪樂土樂國非必言大
有道只反上無食養嘗便覺今日之固為稍寬矣豈而官之
亦有渴想放蕩之意來在五穀中主營之絕之日而禾方為苗
亦是樹而未秀之時食及麥苗正以形容其毒耳久和于此而

去之通彼樂郊樂郊既通則
無復有官之之困焉使或得
以安生而樂其樂後為誰來
說則夫為政者使民欲去其
國誰欲不亡行乎
相府風大意言風稱慶夫于
不與法武公之風異也
廣外之亦樂于餘德而暇
侯封文侯成師于曲次
是為頌風又文傳至武公
而遂成風

頌風三卷
唐風
唐風
唐風

唐風
唐風
唐風

唐風
唐風
唐風

唐風
唐風
唐風

雖不可不樂也乃而手樂乎
蓋則頌風其成之所居也
樂之使民好樂而無異
者彼民士之兵也而却頌
則可以不不至于危亡也矣
頌風以重頌頌頌頌頌
也也時矣乎此時而不頌
則頌頌之日月樂我夫而夫
而樂事又作矣然當深而
頌頌頌頌頌頌頌頌頌頌
手與非也亦頌頌頌頌頌
事頌頌頌頌頌頌頌頌頌
不致怨生一人之身而百工
之所為頌頌頌頌頌頌頌
身頌頌頌頌頌頌頌頌頌
使頌頌頌頌頌頌頌頌頌
士之好頌頌頌頌頌頌頌
之是頌頌頌頌頌頌頌頌
之是頌頌頌頌頌頌頌頌

及如何不可指實詩只虛說意味自長大抵居外愛三字只照
字義發揮便佳
山有樞全
三章俱重句是驚者痛切處見其當及時為樂也宜作三平
看勿休謝登山一節愁一節之說與以有字相呼見空有水
聲車馬而及為他人所樂則眼前俱為身外之物勤苦勞生竟
亦何用正當性衷偷閑若中求樂勿得大認真之意非保其職
樂而都廢之也祇當覺日長作樂常覺日短而獨反言之此何
以故蓋來日苦短百年幾何而死之勞生戲不我與君飲食作
之睡而不眠不來得一三五
之睡而他人取之以為己
則則憂愁可忘庶以未長此日耳味二且字有百凡俱不掛念

頌風三卷
唐風
唐風
唐風

唐風
唐風
唐風

唐風
唐風
唐風

唐風
唐風
唐風

唐風
唐風
唐風

此詩首重從于于沃末重不故以告人惟其樂為之臣所以欲
為之德也○石本生於水今水流緩而石出岫若比曲沃本
出於晉公晉室衰弱而沃及強盛故欲以諸侯之服往祀之而
至于水清石見則徵者日就陵夷強者日見赫奕沃之強蓋在
揚之者蓋傳此而後其

揚之水全

姑且行樂之意○詩少年不滿百常懷于處憂憂憂夜夜長何
不秉燭遊却祖述此詩之意○為篇以職奉為意此篇以死在
為意故曰卷前揚之意而解其意然方生而遽以死為憂其意
豈不愈深言雖欲樂而情實迫切有得一日過一日意其意
豈不愈感

揚之水全

願矣素衣朱撮不重朝祭之服只是黃袍加身的意思言前得
見君子則已有所依賴有德不崇且可恃以免禍亦有德可憂
總是擬諫未成之詞我聞有命如約某日起兵之謂嚴華谷所
謂命其後以舉事之說也但隱○說若舉事便了不可明說傾
晉不敢告人恐禍洩則事不成而素衣朱撮之願或不遂也○
作此詩者乃曲沃之黨如鄭人婦氏之類非舉國皆然也若國
人皆叛則聞命亦可以告人而沃之伐晉不待武公之時矣

椒聊全

椒之蕃衍與沃之盛大說今日言椒之意係而為善又比沃之
將東而勢盛也碩大且實見感望氣煥然與為偶碩大且實

見根根深厚不可卒拔譬猶堅冰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椒聊
且遠條且二語極可咀嚼曲沃晉之遠條也桓叔謫計以得民
而碩大葉與為比焉晉其能圖乎詩為此詞見晉之強實在遠
條而不在本幹也○范曄云本實繁者被其枝枝者傷其心
大其都者危其國晉其君者其主正如此章之旨

網罟全

通篇俱是詩人口氣情味夫婦之意而敘述之也首言在天次
言在隅終言在戶以夜之漸深為序而實無淺深○紀緒曰
網罟之義為但此以偶然而見為與不必推測此玩來傳忽見
字便知今夕何夕有善射者疑然似夢之態言今夕不是桃
夭又不是冰泮而適見此良人故喜不自持而曰如此良人何
猶得詩所謂東方漸高祭樂何者也此語當以意會耳如此避
逅何或疑婚姻不得得辭避逅然而詩自過時出有意外亦若有
不期而會者然如此祭者何有即式飲式食式歌且舞未足以
廢其意

網罟全

附攷按心宿之象三星為五故謂之三星然三星非止心而
知此為心者蓋辰月心宿始見於東方此時男女既過仲春
之月而得成婚故違見心宿也

杖杜全

杖杜全

見二星之在戶。夕不知其... 詩柄已盡括此詩之意與言特生之本... 欲相棄家而不知者自相戒之詞... 二六

此詩被疏義及于責備... 無衣全... 鵝羽全... 通詩以父母句作主旨以達物之性比達民之情而王事三句

增補仲雲詩經脈... 無衣全... 此詩總意自述其請命之意無非欲假王命以服人而僭傲無... 春秋時諸侯備以王命征伐故曰王事但謂發未必均故君子

增補仲雲詩經脈... 此詩總意自述其請命之意無非欲假王命以服人而僭傲無... 春秋時諸侯備以王命征伐故曰王事但謂發未必均故君子

可也于天子之制則六章之
 衣我所宜者也豈曰與是六
 古之衣裁蓋不知命出子
 大玉則非禮也若家以服之
 安于無危相且雖內可入也
 夫其制備之罪既著于政書
 之曰如其備慢之意又形于
 詩命之神武王之每見見夫
 寡王既不能討而天命之此
 諸侯所以繼而厲之所以亡
 有杖者蓋以此人好賢所
 不足以致之也此其之柱生
 于道若其不足以致之也
 已之亦詩其可履布之樹不
 足博積也則彼君子者亦安
 有小有其道而後衣我
 哉我中心之好安不也也
 何自而得飲食之以伸吾
 增補仲靈詩經解

無異劉仁恭謂使者曰旌節者有之但畫長衣本也平王
 伯厚曰無衣非美晉恭園周也有登王命曲沃為晉侯而蓋
 無所忌威烈王之命晉大夫襲楚之跡也有曲沃之命則有二
 大夫之命出爾反爾也

附彼侯伯之服七命見服圭章周禮註衣三章一曰華裳
 以雉二曰火三曰宗祭祭者為繪裳曰章曰藻曰粉米曰黼
 曰黻皆飾以為繡○王介甫曰天子之卿大夫與子男同服
 有杖之柱全

通詩全在中心好之二句首二句是虛比宜補出註意義詩則
 不足以展君子之才故慮其不肯遂我然君子雖未必肯來而

增補仲靈詩經解

吾好賢一合慍一自不容已竟不知從何飲食之以少聲中心
 之好子以飲食之有展轉思維如何待致正見其好之切處總
 是氣望之語非絕意之詞如你寡弱之故欲飲食而無由則中
 心之好斯然有何意也○朱克昇曰道左則僻道周則迂以此
 力薄位卑若此

萬生全

前二章感物而樂其身無所依見思之切後二章感時而哀其
 心無所異見思之專前章事笑亡此是生離後重歸于其居是
 死別總因久役而不歸上末○物各有依已獨無依此與意誰
 與備處一語而分兩韻言夫既不在則誰與乎惟獨處于此而

夏曰無日無夜我之獨處如此
 更日無日無夜我之獨處如此
 生之情不草甚于冬夏為甚
 四時之日月也為甚四時之
 日夜夜為甚冬夏為甚四時
 則憂思之切始於此日也
 而俱亦著其思之何君子之
 無期或然非若之所謂見
 也安以夫死非也然于百歲
 之後則歸于其居焉雖是契
 淵之文字若有其心也
 冬夜重讀冬之夜為甚長
 矣我如此冬夜何夏之日
 為甚矣夫我如此夏之日何
 為甚矣我如此冬夜何夏之日
 付而見矣要必必必必必必
 居子其室焉則生於病子也
 隔而不得以相親死無時以
 增補仲靈詩經解

已惟獨處則深閉寡交形影相吊思與同食共枕者為何人而
 前枕錦衾後燭爛而無所用之之衾枕惟將旦方見其然故又
 言誰與獨旦古詩長夜漫漫何時旦即獨旦之意下日夜字緊
 接獨旦來人情獨居憂思則四時皆切而惟夏日冬夜為難道
 故夏非獨思于日但思因夏日而益永冬非獨思于夜但思隨
 冬夜而俱長獨思夜而計之則思亦無冬無夏然自家庭空
 想則頃刻為長轉展轉則百歲為短故斷之百歲之後者言
 生或終難相見死則亦當相從蓋深望其歸而惟恐不及見之
 故為是不得已之詞如此張南軒知死之無日則斷之以百
 歲之後其說左○小序云刺晉獻公也詩云獻公伐驪戎威

增補仲靈詩經解

賦感雅賦魏代東山魯氏賦夏陽成清賦魏魏賦代侯以至
 賦秋于采桑二十二年之間凡十一戰其喪亡戎陣者亦多矣
 玩詩詞益思存而非悼亡者也

采全全

此詩總是刺其聽說未嘗教以正言首只將比意提起而下即
 承比意說來若謂聽言自是當察往察則說言自不敢進而惜
 乎斯人之不食言也然生于隱首陽之類未必有言根於理
 而卒為其所惑者起于輕信
 生好善之過耳何也然於冬
 生於下隱首陽之類未必有
 生之地而謂其不於下隱之
 此理之所自者然於人之
 是言以君子者正以味

子之德而亦不遠以為信也
始之宜之功勿施以爲然
... 則說者自不待行其計故曰胡得焉。陸農師曰於生於隲封
生於園苦生於田

先正謂秦之變風作於秦仲之世固未可據然其後子詩咏者
有尊君親上之義有將事赴功之勇殊不可以夷狄目之故乎
札聽其樂曰是謂能夏始大憂其將有中周夫

秦風

三十

車鄰全

此詩首創見其君而誇之下既見其君而樂之其誇與樂總不
在車馬寺人。○車多則聲亦衆馬多則色亦奇前此所無而
今忽有之就其上便見有長駕遠馭凌駕一時約氣既未見君
子便有此寺人傳命出入又見有高拱尊嚴驅役人群的氣象
及以寺人之令而得見君子則又見其共坐於一堂以爲樂而
鼓瑟鼓簧已非後向者揖爭拊擊擊擊而無之爲聲矣。遂與日
月遊同漢武詩云少壯幾時今奈老何魏武詩云對酒當歌人
生幾何停如朝露去日苦多原自無所嫌已著老之何必不
清君言且並坐鼓瑟前簡勿相親之俗遊者其見悲感慨

悲歡感既之氣如此而此豐之氣秦之強以此爲其止于秦者亦以爲秦華秦貌其嘉
... 附改于書傳曰秦公伐我初命爲秦伯國人崇之賦車鄰
... 附改于書傳曰秦公伐我初命爲秦伯國人崇之賦車鄰
... 附改于書傳曰秦公伐我初命爲秦伯國人崇之賦車鄰

駉全

通章主曰獵言言往時車馬之威侍御之先次言行狩時
... 而令有者也俱要得創是詩美意
... 駉孔其章。曰駉孔其章則駉其色又齊其力矣而六
... 御之又自聲控如意其權樹如此而又有便安足以使令只當
... 關說落

駉全

三一

秦時辰壯章。○次章要見公有威靈之土故有駉之爲晉為
天子之所而今爲極群之地其可誇全在此不飲則田獵亦常
事耳駉之供食各有時故曰時牲人君田獵廣人張其舍圍以
狩射故曰秦亦見國勢方新人心競勸如此公曰左之駉即公
所乘之車與驅逐之車不同命左即左是御者正合駉驅之法
而舍夫即中是射者復有如破之能俱歸若說着左旋誰在注
者而命之亦自君故也。○願初曰秦時辰壯不重駉數之多
只重其數之儀上

北國以其人得休矣
然亦事于春之既行而
謂其靈之起矣而大則有
道遠數免之勞亦載於車
上以休其足方其後發而
從容整頓有如夫非徒理
之周也亦亦見之也
補註全章新者一開國
之切也無所不備
任其何事也而可以
左右送公和未云西馬
車或欲強夫也而不可以
侍也人以此德也
也或曰詩實則見詩美
夫子歸詩之意則深矣

遊于北園章八遊而馬開車整而大休只宜登一說去以見
漫容整暇之意近俱以首句另看將人作主中分車馬而以大
帶說據理非不有見第園與園叶鐘與鐘叶詩之前泰自如此
忘不必過為割裂○按北園是天子故封而今得扶諸婦子以
遊于其中其緣有味豐而足以雄視四方處此章之紀獵即
楚人犬獵對今日擊狐射兔後日以列國為虎鷹晉楚為澤中
之虞周天子為虎虎謀臣智士為媚于虞人而成陽為追逐之
鼓矣

小戒全
通章德是詩其車馬麗械件精好非必謂每章各主其一言
也或曰詩實則見詩美
夫子歸詩之意則深矣

小戒全章重章公謂君父
之仇而與師是名師每
前軍容之盛是名制然于
此詩婦人念夫從征是
本情何為將軍容推家且
女子亦何為曉得許多
度之夫周之出師治車有
儀八舊儀今易以小戒
儀則更周制而用秦制矣
且嚴良人儀德亦何
知人也而此則以此
常時詩人托為婦人念夫
之詞而云亦微需傷之
之意也
小戒重章而戒詩子使事
以祭人不知其式三行使
公承王命而征之其從使也

俱馴美服馬頭當于衝引車固而餘力而驟不當衛故別為二
引以引車為制陰板之上而續制之度又以銷白金鑿是
係之有法也則驟與服而力為車中之苗是君子所依者
取其文以昭威武車輪之毅是小人所勝者取其暢以便馳驅
而所駕車之馬則駕以駉勇蒼良馬而車蓋稍完車矣溫其如
王以秦地慷慨而此獨有和厚之風亦有婦人想像之如此配
我心曲雖就別離之情緒言然方欲其勇於赴敵不待多說
深光景

附攻按車制車輿之上前後橫木崇高謂之軫以其可以收
飲所載故又謂之收然用不在于任載而以馳突攻戰為事

任之然則攻其後不寒無
以制之也今則除板之上係
以駉馬之制為制之環如
以向金之卷為制則雖有所
備而此輪乎引車之友如衣
有所飾不飾其于道者之先
矣夫車中所坐之者夫固車
之輪也則然則虎蓋之蓋
而文以成馬不可不存之
色夫持輪受軸之軹夫固輪
之主也則制度論大車之軹
而輪以制用者無制之虞
矣此詩以制者無制之虞
有勇良不為車之使也夫
今則足駕我駉馬駉馬
駉其力而不駉其力而其駉
而不備其色駉服之制皆上
駉之禮矣馬何如其良耶

你春念老則思之而必欲見
若其情也至于情為勢四則
一融日開密足情為勢四則
今幸在情于伊人非彼無
之生念也而木故百香之降
始結而為情此主秋水時至
百川源河之時也于此有所
伊人若乃在水之一方彼
此與九實有以物香之思猶
便水之而可得則香之思猶
可以自慰也今易湘流而上
從以亦之意其可得于上矣
夫何道阻且長可慕而不可
至也又當願流而下流以亦
之意其可得于下矣夫何死
在水中央可望而不可即也
秋真其難乎其為情者矣
附改此詩所指不知何許人然觀其所叙景物皆滿清脫塵
則其人必高出子塵囂而非流俗之人所同者秦無好賢札
周風三卷 三六

一方悲悲感物傷世謂一方猶云天各一方發達想其所
居然有遺世獨立令人可望不可親者提之在而無在也其
曰伊人若有人并不得而指其人者然姓名不落人間伊人
真可謂高矣上下求之而不得此第可以意會其具有求而不
可至之理望即在目前就之又若隔遠若彷彿若滅若遠只
託言不可得親意然字最可玩味道阻且長俱在波濤之洶
湧上看曰且躡者水勢高注而難上曰且古者水勢渺茫而難
值所謂遠莫致之者也
附改此詩所指不知何許人然觀其所叙景物皆滿清脫塵
則其人必高出子塵囂而非流俗之人所同者秦無好賢札
周風三卷 三六

此詩誇美其君取義之義與意登終南之上有條又有梅而
君子之來服感容亦感君子至止見始往新都有雄視四海
晚八氣氣無非僅一游觀覽勝而已下遂繁以容服接之而
表其君之稱也以錦水而加于狼裘之上以散之狀而備於裳
之上意俱事說頌如履再體之極也佩玉將服之改也非漫
向之留水蒸氣亦帶魂珩者矣其為也或有始見驚訝之意
附改此詩所指不知何許人然觀其所叙景物皆滿清脫塵
則其人必高出子塵囂而非流俗之人所同者秦無好賢札
周風三卷 三六

已然說者考不亡雅祝其壽只願其君父居君位而佩服之美
得之常嘖嘖將然說心地有名山山多材木亦見雍州之為上
肥與區平王無之而以封秦秦固知秦與周周必不據
附改此詩所指不知何許人然觀其所叙景物皆滿清脫塵
則其人必高出子塵囂而非流俗之人所同者秦無好賢札
周風三卷 三六

也若可似以他人則人皆類
其死也。以死為不足畏也。
蓋以百夫之計。足為一
死之重。故以百人贖一人亦
非心而不辭耳。其如卒不可
得何哉。
收來事蹟相倣
彼實事蹟。人以大和。和
作此詩。其情。夫婦之情。雖所
解于其心者。也。我于君子之
不在。而望其志。情。則今夫。統
彼。風。之。馬。則。歸。彼。之
北。林。物。尚。有所。歸。夫。况。我。以
君子。為。歸。者。也。也。嗚。道。于
外。而。使。我。未。得。見。之。是以。念
此。身。之。無。任。處。心。欽。而。不
忘。為。夫。之。不。忘。君子。如此。

此詩以飲上。願。樂。如。醉。字。為。骨。有一。步。深。一。步。意。取。與。展。風。以
其。往。來。之。疾。身。物。猶。有所。歸。而。吾。及。無。所。託。也。愛。心。飲。但。展
展。風。全

而不忘耳。然。過。可。樂。則。猶。可。解。願。樂。則。愛。心。之。甚。有。抑。鬱。無。聊
不。能。為。情。者。夫。然。但。止。於。不。樂。耳。若。如。醉。則。又。昏。迷。憤。亂。愛。心
且。甚。甚。矣。如何。如何。是。直。說。不。是。疑。詞。德。言。我。不。忘。君子。于。君子
如何。而。忘。我。之。多。此。其。所以。可。愛。也。只。又。而。不。返。便。謂。忘。之。而
日。積。一。日。便。以。為。多。能。君子。未必。忘。之。特。以。婦。人。多。愛。多。疑。故
與。言。及。此。且。其。言。似。怨。似。訴。含。蓄。意。無。窮。初。不。言。其。所以。忘
之。故。也。有。說。以。先。食。後。當。為。言。與。情。情。表。不。宜。預。忘。者。俱。傷
溫。厚。之。旨。即。如。展。風。之。歌。亦。出。于。秦。時。自。是。春。風。不。必。果。有
見。棄。之。事。未。得。云。不。在。亦。不。必。深。求。孔。氏。曰。木。皮。青。曰。駁。逆
望。似。駁。馬。故。謂。之。駁。王。由。甫。曰。駁。之。言。六。極。所。是。而。言。

無衣全
無衣上下各相應。以同仇。等。意。為。主。言。相。持。無。事。之。時。正。欲
相。死。子。有。事。之。日。也。王。于。與。師。是。未。然。事。秦。秦。岐。周。故。地。故。其
民。猶。知。有。王。云。非。為。無。衣。之。故。而。得。相。持。慮。人。獨。懷。故。人。之。情。必
非。僅。有。無。相。恤。之。誼。同。仇。不。必。定。指。復。仇。只是。同。去。敵。王。之。憤
如。我。赴。難。而。子。未。嘗。復。至。子。陷。陣。而。我。未。嘗。却。走。直。有。奮。不。為
身。塔。與。同。死。意。情。情。同。若。作。患。難。相。恤。便。有。情。死。的。光。景
非。詩。本。意。按。此。詩。一。則。見。有。從。王。之。義。一。則。見。有。相。死。之。勇
渭。陽。全

送之。送。而。作。此。詩。言。我。道
氏。在。外。十。九。年。今。始。復。國。研
宗。宗。雖。有。北。而。秦。之。後。會。元
期。情。不。必。別。而。送。之。酒。陽。將
何以。贈。之。乎。我。勇。入。朝。侯。將
落。中。東。馬。所。宜。有。九。州。之。寶
以。東。路。東。黃。馬。駟。以。來。拜。勇
之情。也。夫。能。超。然。乎。此。
八。人。而。能。得。以。附。任。職。廢
者。之。得。以。復。與。而。死。者。不。可
以。復。見。復。送。勇。氏。也。我。思
實。切。如。存。之。勇。氏。行。必。有
則。今。何。以。贈。之。乎。我。勇。必
則。情。之。以。王。玉。環。也。而。送
勇。氏。之。情。也。此。而。少。長。之。夫
夫。也。子。於。勇。氏。之。也。亦。其。情。

下是送之以有所思而以所佩贈之也。夫公在外十九年而今始復國。凡第九人而彼等獨全時康公送之一片錫勇氏。既勤自不容已。甚謂賜不以為遠。及念母之不見。而快出者有遠之日。死者無生之年。悠上之思。有無限感慨。又非徒為一時感別之情而已。其贈以車馬玉佩者。為勇氏此行將為諸侯。而此正諸侯之服。御故也。大抵此詩是因送而敘。其送行光景。頗輕描淡寫。而委婉之思。宜全書不露。彼謂送之遠。贈之厚。與歡然自以為。博。僕。非。風。人。之。言。即。如。德。我。思。一。語。讀。之。何。等。酸。楚。而。思。母。之。情。伏。隱。上。言。外。如。云。驪。駒。驚。矣。而。徒。送。于。方。寸。者。無。窮。竟。但。別。離。之。是。念。耶。非。先。事。母。得。有。此。禮。藉。語。

渭陽全
渭陽送康公。是送之有所在。而以所乘贈之。下是送之以有所思。而以所佩贈之也。夫公在外十九年而今始復國。凡第九人而彼等獨全時康公送之一片錫勇氏。既勤自不容已。甚謂賜不以為遠。及念母之不見。而快出者有遠之日。死者無生之年。悠上之思。有無限感慨。又非徒為一時感別之情而已。其贈以車馬玉佩者。為勇氏此行將為諸侯。而此正諸侯之服。御故也。大抵此詩是因送而敘。其送行光景。頗輕描淡寫。而委婉之思。宜全書不露。彼謂送之遠。贈之厚。與歡然自以為。博。僕。非。風。人。之。言。即。如。德。我。思。一。語。讀。之。何。等。酸。楚。而。思。母。之。情。伏。隱。上。言。外。如。云。驪。駒。驚。矣。而。徒。送。于。方。寸。者。無。窮。竟。但。別。離。之。是。念。耶。非。先。事。母。得。有。此。禮。藉。語。

雖之又重其禮至極則禮之
心溢于才意之外亦小亦泰
亦可謂賢矣

賢人漢之漢武此其盛也
賢人之待賢也固貴禮也
于始也亦不禮也之義其終
存焉始焉有禮禮之義是以
至矣所以供德者無不
至矣所以供德者無不
至矣所以供德者無不
至矣所以供德者無不

補新道後易曰夫以養賢
禮也禮也禮也禮也禮也

士而取由余莫得百里矣
望東叔東至約公孫友并
曰二十道也西成何處不
不世乎之而使者者有不
永權與之嘆耶則則則則
用財耗財而不至於
每食不能非謂使使使
死者于其君則則則則

附攻左傳文公七年晉敗秦師於平狐秦康公納公子雍于
晉不受秦師敗之令狐十二年秦伯伐晉殺令狐之使

權與全

此詩與律賦之歌相似無餘不飽亦即此無事會無思之意但
原詩人之心實亦為情特借飲食一事以徵其禮意哀平
非謂飲食不繼其始也註引穆生為證者以此通章以令也二
字為辭詩意全於此處看精神乃無餘猶可而不能其其則
之意以漸而深矣道衡自權始進更有與始故借二字以代始
字只選他權與便了不待分說按秦故秦禮義尚首功之國
其始之待賢也陽浮暮之亦其然也則其後之不繼宜

東門之松全

其始則權與之詩甚遠家沈儒之漸與
附攻詩方山曰夏屋猶孟子授之以室意或以為威嚴者之
具如須祈禱大房非也○揚子雲曰覆風凌雨然後知夏屋
之悽慘○孔氏曰公食大夫禮字夫鼓秦穆公莫不惟四禮
則燕食耳非禮食也

陳風

諱曰陳風之權與王以元女大姬專陳胡公大姬無子好風
祈禱鬼神歌舞之樂國人化之位世至幽公大夫荒涼所為無
慶國人傷而刺之變風始作徐徽瓘曰陳在合關對府陳州
然謂大姬好風觀歌舞之事民俗化之豈鄭譜因詩而附會耶

而若不可不識者禮也今于以
禮也禮也禮也禮也禮也

禮也禮也禮也禮也禮也
禮也禮也禮也禮也禮也

禮也禮也禮也禮也禮也
禮也禮也禮也禮也禮也

禮也禮也禮也禮也禮也
禮也禮也禮也禮也禮也

東門之松全

此詩首句其意甚盛而刺甚下因其時所事而刺其父于
也其意甚盛而刺甚下因其時所事而刺其父于
也其意甚盛而刺甚下因其時所事而刺其父于
也其意甚盛而刺甚下因其時所事而刺其父于

東門之松全

此詩首句其意甚盛而刺甚下因其時所事而刺其父于
也其意甚盛而刺甚下因其時所事而刺其父于
也其意甚盛而刺甚下因其時所事而刺其父于
也其意甚盛而刺甚下因其時所事而刺其父于

此詩首句其意甚盛而刺甚下因其時所事而刺其父于
也其意甚盛而刺甚下因其時所事而刺其父于
也其意甚盛而刺甚下因其時所事而刺其父于
也其意甚盛而刺甚下因其時所事而刺其父于

觀曰夫畫畫無不畫之役不之外獨成與○黃東餘曰觀曰于為畫觀曰于為畫觀曰于為畫

附政深斗商曰芒芒紫紫春時開華紫色自根及幹而上

衡門全

衡門全
衡門全

東門之地全

東門之地全
東門之地全

東門之地全

東門之地全
東門之地全

之池畫畫以男女會其之池畫畫以男女會其之池畫畫以男女會其之池

東門之揚全

東門之揚全
東門之揚全

東門全

東門全
東門全

陳毅微舒，轉語來時

溱陵全

溱陵者，古之溱水也。其水出於溱山，而流於溱水。其水之清，足以洗心滌慮。其水之濁，足以濯垢除穢。故君子見之，則思其德。而小人見之，則思其惡。此水之為物，亦猶此也。故君子見之，則思其德。而小人見之，則思其惡。此水之為物，亦猶此也。

附致魯申公曰：溱陵，漢治諫而死君子傷之。

桐風

古高季氏火正，是曰祝融。祝融，重黎之弟，吳回生。隨終，陸終生子六人，四曰檜人。檜，母本檜人，即檜之祖。周武王時，封祝融之後，於濟洛河朔之間，是為檜子。檜，爾小國，其上世無可紀。至夷厲時，檜公不務政事，性好潔其衣服，大夫去，於是檜之俗風始作。

蕙風全

通篇以詩柄，章句作主，卷章末句，皆言愛也。人君勵精而治，則有志不在服飾間。今檜君惟知好潔其衣服，而竟不能自強于政事，夫表不以視朝，而以私居，豈表不以朝君，而以視朝，其辭

其美道遊，若如此，則則好，好日傾，危詩人安，詩不為爾思也。曰切，思之也。曰憂，傷也。也曰中心，是悼則知其不可復也。也要知檜君只是修飾儀容，不是他違制，然只說如君有禮，而逐以中心是悼，終之竟不明說，所以然的緣故，乃恐其然，然當

素冠全

三章俱以庶見二字為主，曰憐，曰傷，悲曰憐，憐，根，庶見上。三章俱以庶見二字為主，曰憐，曰傷，悲曰憐，憐，根，庶見上。三章俱以庶見二字為主，曰憐，曰傷，悲曰憐，憐，根，庶見上。

素冠全

即指此俗者而言，戴素冠而柔，則承毀骨玉容與服稱，甚。想像如此，儀容之人，故不覺望見之切，而至於憂勞，也不言哀。服而言素冠，極有意義，同歸非與之同服，素衣謂其常行，求其合與同歸于天理，風華之中，已不淺沈在喪禮上，視彼準，絕不與尺寸，故又曰如一。

蕙風全

附致長札，期而小祥，練冠，練履，再期而大祥，自喪至此，不計。閏二十五月而禫。○黃氏佐曰：禫，祭名，去凶從吉之義。禮之言，海乎平安意也。

秋

此詩言已切傷周之念而欲厚歸周之入上下相承看願

匪風全

此詩首言已切傷周之念而欲厚歸周之入上下相承看願

補仲重詩錄

此詩言已切傷周之念而欲厚歸周之入上下相承看願

匪風全

此詩首言已切傷周之念而欲厚歸周之入上下相承看願

此詩言已切傷周之念而欲厚歸周之入上下相承看願

此詩言已切傷周之念而欲厚歸周之入上下相承看願

秋

此詩言已切傷周之念而欲厚歸周之入上下相承看願

曹風

此詩言已切傷周之念而欲厚歸周之入上下相承看願

補仲重詩錄

此詩言已切傷周之念而欲厚歸周之入上下相承看願

曹風

此詩言已切傷周之念而欲厚歸周之入上下相承看願

此詩言已切傷周之念而欲厚歸周之入上下相承看願

此詩言已切傷周之念而欲厚歸周之入上下相承看願

德不足以私其不可以... 此位也明矣... 相呼畢竟其無... 赤著已見匪人在位... 便見服之威而寵之... 遂因此而興不替其服... 以此得非其分而位... 非人情矣

在真其子... 可以表示四國而... 陽鳴首章... 陽鳴之三四章... 陽鳴之三四章... 陽鳴之三四章... 陽鳴之三四章... 陽鳴之三四章...

胡不幹... 此詩前二章... 下泉首章... 此小國之所以為安也...

按公劉備后... 七月全... 此詩首章... 勸課者... 王御錦... 也...

初至秋而積寒而後以為
衣裳既備或視其持柳方動室履去其今日昔一美酒明日
置一舊瓶今日去收衣囊其明日去收衣囊其明日去收衣囊
以納米稼明日乘屋以執官功今日既擊冰以供陰陰之役明
日又擊冰以祝君上之壽一歲之間自春而夏而秋而冬故
汲一無一不為衣食之謀一家之中若弟若女若老若幼必
無一人不力于農桑之務則今歲之養若此明年之養月復
然今歲之稼事既同明春之播穀又始明年累月無敢少休至
其家度之間少者敬其老一者愛其幼上下之際君以親民為
民民以奉上為忠故觀七月之詩非特見小民之父子夫
夫婦之有忠誠慈孝勤儉之風亦見公之世君上臣上上

增補仲夏詩經
七月流火
下樂業字宙太和其義周公豈獨善乎輔導抑亦長于言
七月流火首章○首章前既重投衣後段重于報舉也大寒在
冬而禦寒之備已備於秋收成在秋而務農之事已首於春統
見他衣食之豫適章以一撤字為主寒至而後索衣飢至而後
索食皆公之風化所不載也火為心屋西流則陽消陰長暑
退而將寒是以郊人家長聚衣以檢家寒未幾而風寒飄然序
且踵至無衣何禦之此見授衣不潔不早三陽之日往俗
田罷四陽之日舉止而耕至老者備婦子而來饋田暇亦至喜
謂私之有賴此見力田自不潔不勤然首章實備一篇之義
亦特小民之養績特即公上之養養祭樂俱備焉揚于此○

初至秋而積寒而後以為
衣裳既備或視其持柳方動室履去其今日昔一美酒明日
置一舊瓶今日去收衣囊其明日去收衣囊其明日去收衣囊
以納米稼明日乘屋以執官功今日既擊冰以供陰陰之役明
日又擊冰以祝君上之壽一歲之間自春而夏而秋而冬故
汲一無一不為衣食之謀一家之中若弟若女若老若幼必
無一人不力于農桑之務則今歲之養若此明年之養月復
然今歲之稼事既同明春之播穀又始明年累月無敢少休至
其家度之間少者敬其老一者愛其幼上下之際君以親民為
民民以奉上為忠故觀七月之詩非特見小民之父子夫
夫婦之有忠誠慈孝勤儉之風亦見公之世君上臣上上

願初初曰七月以陰漸長故以月言十一月以後陽漸長故
以日言月陰而月陽此聖人扶陽抑陰之意
附故按先時仲夏日在鶉火故昏而大火中及周公時千二
百四十餘年歲差當退十六七度故六月而後日在鶉火七
月則日在鶉首而昏時大火西流此詩上述俗俗而七月流
火蓋據周時所見而言○說文感羌人收用也其聲非羌故
名感寒風驟發其聲也○栗烈謂寒氣凜冽使人戰栗也
孔氏疏云仲冬之月律風乃寒季冬之月無風亦寒
七月流火之章○豈豈因欲說春事故再提授衣與首章實
叙若不同豈始生則采桑以飼之春未齊則采桑以飼之極是

增補仲夏詩經
七月流火
下樂業字宙太和其義周公豈獨善乎輔導抑亦長于言
七月流火首章○首章前既重投衣後段重于報舉也大寒在
冬而禦寒之備已備於秋收成在秋而務農之事已首於春統
見他衣食之豫適章以一撤字為主寒至而後索衣飢至而後
索食皆公之風化所不載也火為心屋西流則陽消陰長暑
退而將寒是以郊人家長聚衣以檢家寒未幾而風寒飄然序
且踵至無衣何禦之此見授衣不潔不早三陽之日往俗
田罷四陽之日舉止而耕至老者備婦子而來饋田暇亦至喜
謂私之有賴此見力田自不潔不勤然首章實備一篇之義
亦特小民之養績特即公上之養養祭樂俱備焉揚于此○

願初初曰七月以陰漸長故以月言十一月以後陽漸長故
以日言月陰而月陽此聖人扶陽抑陰之意
附故按先時仲夏日在鶉火故昏而大火中及周公時千二
百四十餘年歲差當退十六七度故六月而後日在鶉火七
月則日在鶉首而昏時大火西流此詩上述俗俗而七月流
火蓋據周時所見而言○說文感羌人收用也其聲非羌故
名感寒風驟發其聲也○栗烈謂寒氣凜冽使人戰栗也
孔氏疏云仲冬之月律風乃寒季冬之月無風亦寒
七月流火之章○豈豈因欲說春事故再提授衣與首章實
叙若不同豈始生則采桑以飼之春未齊則采桑以飼之極是

案之備其類也何如我
六月節通夫御人御寒之事
固無不同矣然所以預天食
皆其詳為何如我時維六月
既成矣則食節而及真也
月後故成矣則食節而及真也
來熱于八月之節則制之以
供也則制于十月之節則
獲之以為春溫此皆食之
美者也則以之供老疾奉賓
饋于以助呼老疾奉賓之
壽焉其于事之有如此也
于七月亦可食也則食失九
八月亦可食也則食失九
月則制而食失九
其制也則食失九
以之食也則食失九
日食之當其於食也則食失九

俗蓋高用之故詩於卒歲改歲亦見
六月食節章○此章以介眉壽為事
從其倫見御民之淳宜慶介有功之
養之義則固以是為常矣
于春故云春酒古人稱賜必祝故又以介眉壽為頌壽之詞
愛養食原其養夫之常也對養老言則為倫矣先公飯土餽
士為天下先而農夫象之故質陋若此○要解云新樽者種
樽為新也此虛字與采字對

九月築場章○此章以納禾稼為骨
念農事之始正見其善勸艱難之意築場圖謂築圃以為場也
增補仲雷詩經解

此是其一飲食而豐餘之有
九月章雖不惟飲食豐餘
既成矣則築場於圃以為收
成之地也夫十月來稼可獲
矣則自田而納之于場圃之
中不惟有禾稼也而且自
稼而納之於其心者可以
自德矣然御人之心方周
是建相謂曰食節而及真也
既而在田之節也則食節
矣可以上入節也而納治官
室之事夫故食節而及真也

納禾稼謂納之于場也
做戒之詞禾稼之納有遲早
野入都邑治室故曰上入
其舉之官功一段只輕駕過
屋為農也稼既同而亞乘屋
豈惟恐後時之意○孔氏
旅梁皆名為禾故于麻麥之
獲曰嚴華谷謂其不可索綯
縛屋

二之日饗水章○前段重獻
祭非其勤于農求者三為
此

室而治之君有不谷一日
若正以未春將獲始播可
而不暇也此也也言納穀之
終即其播也之始不待言
二日饗水章○此章以介眉
已之章則九月之章也
飲飲所以非禮也之成
可不飲也故當二日之日
除酒外亦可取也則相與
水于山而飲之不取後三
陽之日則未得酒可飲也
則相與之日則未得酒可
不飲也所以非禮也之成
當四日之早朝則及此以
祭則無之抽而飲之也
祭則無之抽而飲之也
水何以飲也則非禮也

水之祭也後段重獻祭非其
也極見忠愛其君之意不必
水勿忙之意據周禮十二月
日饗水三日之日納水饋其
侯正月藏之也四之日陽已
燁理陰陽之大端也不重
慶霜霜則為寶告成場圃可
起本文斯製字若不緩且夕
上看朕酒反說不必云饋祭
牙草炮羔斗酒自勞而必祭
增補仲雷詩經解

然如家人父子非三代感時
民隱者若何而民風至此
主意已可想見言外

附政按周禮凌人掌冰秋刷
左傳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興
山窮谷涸陰淫寒于是乎取
是乎用之甚藏之也黑牡秬
矢以除其災蓋陰非水無以
增補仲雷詩經解

水而治之君有不谷一日
若正以未春將獲始播可
而不暇也此也也言納穀之
終即其播也之始不待言
二日饗水章○此章以介眉
已之章則九月之章也
飲飲所以非禮也之成
可不飲也故當二日之日
除酒外亦可取也則相與
水于山而飲之不取後三
陽之日則未得酒可飲也
則相與之日則未得酒可
不飲也所以非禮也之成
當四日之早朝則及此以
祭則無之抽而飲之也
祭則無之抽而飲之也
水何以飲也則非禮也

水而治之君有不谷一日
若正以未春將獲始播可
而不暇也此也也言納穀之
終即其播也之始不待言
二日饗水章○此章以介眉
已之章則九月之章也
飲飲所以非禮也之成
可不飲也故當二日之日
除酒外亦可取也則相與
水于山而飲之不取後三
陽之日則未得酒可飲也
則相與之日則未得酒可
不飲也所以非禮也之成
當四日之早朝則及此以
祭則無之抽而飲之也
祭則無之抽而飲之也
水何以飲也則非禮也

水而治之君有不谷一日
若正以未春將獲始播可
而不暇也此也也言納穀之
終即其播也之始不待言
二日饗水章○此章以介眉
已之章則九月之章也
飲飲所以非禮也之成
可不飲也故當二日之日
除酒外亦可取也則相與
水于山而飲之不取後三
陽之日則未得酒可飲也
則相與之日則未得酒可
不飲也所以非禮也之成
當四日之早朝則及此以
祭則無之抽而飲之也
祭則無之抽而飲之也
水何以飲也則非禮也

水而治之君有不谷一日
若正以未春將獲始播可
而不暇也此也也言納穀之
終即其播也之始不待言
二日饗水章○此章以介眉
已之章則九月之章也
飲飲所以非禮也之成
可不飲也故當二日之日
除酒外亦可取也則相與
水于山而飲之不取後三
陽之日則未得酒可飲也
則相與之日則未得酒可
不飲也所以非禮也之成
當四日之早朝則及此以
祭則無之抽而飲之也
祭則無之抽而飲之也
水何以飲也則非禮也

水而治之君有不谷一日
若正以未春將獲始播可
而不暇也此也也言納穀之
終即其播也之始不待言
二日饗水章○此章以介眉
已之章則九月之章也
飲飲所以非禮也之成
可不飲也故當二日之日
除酒外亦可取也則相與
水于山而飲之不取後三
陽之日則未得酒可飲也
則相與之日則未得酒可
不飲也所以非禮也之成
當四日之早朝則及此以
祭則無之抽而飲之也
祭則無之抽而飲之也
水何以飲也則非禮也

水而治之君有不谷一日
若正以未春將獲始播可
而不暇也此也也言納穀之
終即其播也之始不待言
二日饗水章○此章以介眉
已之章則九月之章也
飲飲所以非禮也之成
可不飲也故當二日之日
除酒外亦可取也則相與
水于山而飲之不取後三
陽之日則未得酒可飲也
則相與之日則未得酒可
不飲也所以非禮也之成
當四日之早朝則及此以
祭則無之抽而飲之也
祭則無之抽而飲之也
水何以飲也則非禮也

水而治之君有不谷一日
若正以未春將獲始播可
而不暇也此也也言納穀之
終即其播也之始不待言
二日饗水章○此章以介眉
已之章則九月之章也
飲飲所以非禮也之成
可不飲也故當二日之日
除酒外亦可取也則相與
水于山而飲之不取後三
陽之日則未得酒可飲也
則相與之日則未得酒可
不飲也所以非禮也之成
當四日之早朝則及此以
祭則無之抽而飲之也
祭則無之抽而飲之也
水何以飲也則非禮也

水而治之君有不谷一日
若正以未春將獲始播可
而不暇也此也也言納穀之
終即其播也之始不待言
二日饗水章○此章以介眉
已之章則九月之章也
飲飲所以非禮也之成
可不飲也故當二日之日
除酒外亦可取也則相與
水于山而飲之不取後三
陽之日則未得酒可飲也
則相與之日則未得酒可
不飲也所以非禮也之成
當四日之早朝則及此以
祭則無之抽而飲之也
祭則無之抽而飲之也
水何以飲也則非禮也

水而治之君有不谷一日
若正以未春將獲始播可
而不暇也此也也言納穀之
終即其播也之始不待言
二日饗水章○此章以介眉
已之章則九月之章也
飲飲所以非禮也之成
可不飲也故當二日之日
除酒外亦可取也則相與
水于山而飲之不取後三
陽之日則未得酒可飲也
則相與之日則未得酒可
不飲也所以非禮也之成
當四日之早朝則及此以
祭則無之抽而飲之也
祭則無之抽而飲之也
水何以飲也則非禮也

水而治之君有不谷一日
若正以未春將獲始播可
而不暇也此也也言納穀之
終即其播也之始不待言
二日饗水章○此章以介眉
已之章則九月之章也
飲飲所以非禮也之成
可不飲也故當二日之日
除酒外亦可取也則相與
水于山而飲之不取後三
陽之日則未得酒可飲也
則相與之日則未得酒可
不飲也所以非禮也之成
當四日之早朝則及此以
祭則無之抽而飲之也
祭則無之抽而飲之也
水何以飲也則非禮也

水而治之君有不谷一日
若正以未春將獲始播可
而不暇也此也也言納穀之
終即其播也之始不待言
二日饗水章○此章以介眉
已之章則九月之章也
飲飲所以非禮也之成
可不飲也故當二日之日
除酒外亦可取也則相與
水于山而飲之不取後三
陽之日則未得酒可飲也
則相與之日則未得酒可
不飲也所以非禮也之成
當四日之早朝則及此以
祭則無之抽而飲之也
祭則無之抽而飲之也
水何以飲也則非禮也

得而不曉... 夫爾... 通詩歷上有次序... 念之情... 標其情而代言之也... 願而不敗... 東山首章... 下... 車下一句... 三年之久... 不歸... 中... 有被

贈補仲雲詩終時

六二

如此... 東山三章... 此章首句... 附改按野史... 伊威多在下... 婦者誤也... 宵行自是... 東山三章... 此章首句... 宵行自是... 東山三章... 此章首句... 宵行自是... 東山三章... 此章首句... 宵行自是...

贈補仲雲詩終時

六二

不歸在外可謂大矣我來自
東矣而其言可謂勞矣夫東
歸而至於此其言男女婚
之期時倉庫千飛則其
其羽美之子勝時以子
則或望其馬或望其馬夫
有或命之禮則視其其
而故必致之或以言其佳
之保則九十其保而有空
之尤其士之未有室索
及詩婚者夫謂以以以
規之求而甚矣其備有室
索者則其下遊之可也
當之則其下遊之可也
之望則其下遊之可也
而林林之若若之若若
而林林之若若之若若

此詩三章重章叠句軍士言已從師之勞下原周公出
意蓋全
朱子曰東山一詩蓋畫人情方其戰時則作之於上東山是
破其表也則作之於下伯兮是也
以我征事至時情思迷之則索然矣
其味無窮真詩之妙境如鏡花水月有形容不出的模樣

此詩三章重章叠句軍士言已從師之勞下原周公出
意蓋全
朱子曰東山一詩蓋畫人情方其戰時則作之於上東山是
破其表也則作之於下伯兮是也
以我征事至時情思迷之則索然矣
其味無窮真詩之妙境如鏡花水月有形容不出的模樣

師之心見勞不察辭也此詩攝之各其意頃把前章來讀破
二句正應情不歸去年之友意感於缺折不過再表點一勞
字字浮泥說飲庶挾土監以叛四圍人心咸懷反側不其甚矣
周公東征討罪人而誅之正欲使其知去順效逆若王法所不
赦所以銷其觀觀之心使之莫不一于正而後已也夫莫哀於
人心之不正尤莫哀於四圍人心之不正而公直欲盡匡而正
之此便見其心不為一身一家之計而真如天覆地載之心此
便矣哀我人之大謂之哀者言不亦隔四圍于不正而仁之也
四圍我人俱指天卜言○是敬若四圍惡化為善邪化為正則
皆不累於私故曰君君者敬其慎而令其疆則無不蒙其惠

其味無窮真詩之妙境如鏡花水月有形容不出的模樣
伯兮之詩其後九十字者猶六十分好也德狀新婚送迎
之意蓋全
朱子曰東山一詩蓋畫人情方其戰時則作之於上東山是
破其表也則作之於下伯兮是也
以我征事至時情思迷之則索然矣
其味無窮真詩之妙境如鏡花水月有形容不出的模樣

伯兮之詩其後九十字者猶六十分好也德狀新婚送迎
之意蓋全
朱子曰東山一詩蓋畫人情方其戰時則作之於上東山是
破其表也則作之於下伯兮是也
以我征事至時情思迷之則索然矣
其味無窮真詩之妙境如鏡花水月有形容不出的模樣

陶鴻卿臣元增補仲雪魏先生詩經脈講意小雅卷之四

古兵 臣虎卿一補
補二雅大意雅者止也其詞
亦亦正大而不矜其學
亦其大而有韻而無淫
靡之詞變而無法於之
其下之過字又詳解以求
其下之過字又詳解以求
其下之過字又詳解以求

詩大序曰雅者正也王政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
有大雅焉美謂聖王盛觀睦九族事非隆重故曰小雅皆聖
人之跡故曰正其後周公制作時所定而各以其聲附焉故
以為變古然亦首松而皆味召伯之昔謝鴻屬雲漢皆味宣王
之中典而一入小雅一入大雅豈以其體有辨耶則其故難
言之矣

鹿鳴全
通篇總重以通上下之情而求忠告之益然首獨明言不我
周行後但曰式燕以故曰燕樂其心而乞言之意隱然言外蓋
不敢必也亦見詩人萬求之旨

鹿鳴首章○鹿鳴首鹿在野以情達而聲和聲在無以情通而
言嘉嘉賓禮讓之深抱負之大言鼓瑟三句分言之則節禮
樂施之則皆禮意也以笙簧黃只演以成文耳酬以勸酒情以
勸飽皆有節帶在德為君臣之分太嚴而借樂飲以通之不重
自道其禮意之厚上得道我之好賢而情類形迹不足以拘之
屬乎忘意康舒而言語得盡亦我以周行要見情通而音其
意非說若實感此禮意而然也○疑問解古鹿之優游于野初

不同於言好我做好人行
行事也不說教我善我
說示我善用乃大詩之
可行者謂指求我行之
鹿鳴亦善嘉賓之德乎
為明也亦善乎厚反原
還淳而不偷薄定君子所
則教以為修己治人之準者
如此則不修其德之謂而所
以示我者深矣然求教之
心亦無妨極故故有酒分
鹿鳴亦善嘉賓亦善以修其
周行之德乎

鹿鳴首章○此章以樂嘉賓之心作主言欲堅其好而豈可
徒以形迹廢之琴瑟止以備賜正是燕飲中事鼓瑟鼓琴雖是
禮語亦見其意不一而足照漢字可見教示無已不盡時教
之只是聲揚無餘之意人未有心之不樂而言能盡者樂而且
湛乃止故以深入其心故耳末世尊卑漸絕而君臣之誼疎即
有開陳惟德養養以遠恩感乎樂飲之習成而忠讓之日替也
○玩視民不悅可見通重一民字周行之求無非為此

四社全
此王者代使臣之詞只重私情不重公義上王事靡盬只將來
做回話話頭見今日總為王事之故懷歸雖切而不得內顧

鹿鳴首章○此章以樂嘉賓之心作主言欲堅其好而豈可
徒以形迹廢之琴瑟止以備賜正是燕飲中事鼓瑟鼓琴雖是
禮語亦見其意不一而足照漢字可見教示無已不盡時教
之只是聲揚無餘之意人未有心之不樂而言能盡者樂而且
湛乃止故以深入其心故耳末世尊卑漸絕而君臣之誼疎即
有開陳惟德養養以遠恩感乎樂飲之習成而忠讓之日替也
○玩視民不悅可見通重一民字周行之求無非為此

鹿鳴首章○此章以樂嘉賓之心作主言欲堅其好而豈可
徒以形迹廢之琴瑟止以備賜正是燕飲中事鼓瑟鼓琴雖是
禮語亦見其意不一而足照漢字可見教示無已不盡時教
之只是聲揚無餘之意人未有心之不樂而言能盡者樂而且
湛乃止故以深入其心故耳末世尊卑漸絕而君臣之誼疎即
有開陳惟德養養以遠恩感乎樂飲之習成而忠讓之日替也
○玩視民不悅可見通重一民字周行之求無非為此

鹿鳴首章○此章以樂嘉賓之心作主言欲堅其好而豈可
徒以形迹廢之琴瑟止以備賜正是燕飲中事鼓瑟鼓琴雖是
禮語亦見其意不一而足照漢字可見教示無已不盡時教
之只是聲揚無餘之意人未有心之不樂而言能盡者樂而且
湛乃止故以深入其心故耳末世尊卑漸絕而君臣之誼疎即
有開陳惟德養養以遠恩感乎樂飲之習成而忠讓之日替也
○玩視民不悅可見通重一民字周行之求無非為此

鹿鳴首章○此章以樂嘉賓之心作主言欲堅其好而豈可
徒以形迹廢之琴瑟止以備賜正是燕飲中事鼓瑟鼓琴雖是
禮語亦見其意不一而足照漢字可見教示無已不盡時教
之只是聲揚無餘之意人未有心之不樂而言能盡者樂而且
湛乃止故以深入其心故耳末世尊卑漸絕而君臣之誼疎即
有開陳惟德養養以遠恩感乎樂飲之習成而忠讓之日替也
○玩視民不悅可見通重一民字周行之求無非為此

鹿鳴首章○此章以樂嘉賓之心作主言欲堅其好而豈可
徒以形迹廢之琴瑟止以備賜正是燕飲中事鼓瑟鼓琴雖是
禮語亦見其意不一而足照漢字可見教示無已不盡時教
之只是聲揚無餘之意人未有心之不樂而言能盡者樂而且
湛乃止故以深入其心故耳末世尊卑漸絕而君臣之誼疎即
有開陳惟德養養以遠恩感乎樂飲之習成而忠讓之日替也
○玩視民不悅可見通重一民字周行之求無非為此

鹿鳴首章○此章以樂嘉賓之心作主言欲堅其好而豈可
徒以形迹廢之琴瑟止以備賜正是燕飲中事鼓瑟鼓琴雖是
禮語亦見其意不一而足照漢字可見教示無已不盡時教
之只是聲揚無餘之意人未有心之不樂而言能盡者樂而且
湛乃止故以深入其心故耳末世尊卑漸絕而君臣之誼疎即
有開陳惟德養養以遠恩感乎樂飲之習成而忠讓之日替也
○玩視民不悅可見通重一民字周行之求無非為此

鹿鳴首章○此章以樂嘉賓之心作主言欲堅其好而豈可
徒以形迹廢之琴瑟止以備賜正是燕飲中事鼓瑟鼓琴雖是
禮語亦見其意不一而足照漢字可見教示無已不盡時教
之只是聲揚無餘之意人未有心之不樂而言能盡者樂而且
湛乃止故以深入其心故耳末世尊卑漸絕而君臣之誼疎即
有開陳惟德養養以遠恩感乎樂飲之習成而忠讓之日替也
○玩視民不悅可見通重一民字周行之求無非為此

鹿鳴首章○此章以樂嘉賓之心作主言欲堅其好而豈可
徒以形迹廢之琴瑟止以備賜正是燕飲中事鼓瑟鼓琴雖是
禮語亦見其意不一而足照漢字可見教示無已不盡時教
之只是聲揚無餘之意人未有心之不樂而言能盡者樂而且
湛乃止故以深入其心故耳末世尊卑漸絕而君臣之誼疎即
有開陳惟德養養以遠恩感乎樂飲之習成而忠讓之日替也
○玩視民不悅可見通重一民字周行之求無非為此

鹿鳴首章○此章以樂嘉賓之心作主言欲堅其好而豈可
徒以形迹廢之琴瑟止以備賜正是燕飲中事鼓瑟鼓琴雖是
禮語亦見其意不一而足照漢字可見教示無已不盡時教
之只是聲揚無餘之意人未有心之不樂而言能盡者樂而且
湛乃止故以深入其心故耳末世尊卑漸絕而君臣之誼疎即
有開陳惟德養養以遠恩感乎樂飲之習成而忠讓之日替也
○玩視民不悅可見通重一民字周行之求無非為此

鹿鳴首章○此章以樂嘉賓之心作主言欲堅其好而豈可
徒以形迹廢之琴瑟止以備賜正是燕飲中事鼓瑟鼓琴雖是
禮語亦見其意不一而足照漢字可見教示無已不盡時教
之只是聲揚無餘之意人未有心之不樂而言能盡者樂而且
湛乃止故以深入其心故耳末世尊卑漸絕而君臣之誼疎即
有開陳惟德養養以遠恩感乎樂飲之習成而忠讓之日替也
○玩視民不悅可見通重一民字周行之求無非為此

鹿鳴首章○此章以樂嘉賓之心作主言欲堅其好而豈可
徒以形迹廢之琴瑟止以備賜正是燕飲中事鼓瑟鼓琴雖是
禮語亦見其意不一而足照漢字可見教示無已不盡時教
之只是聲揚無餘之意人未有心之不樂而言能盡者樂而且
湛乃止故以深入其心故耳末世尊卑漸絕而君臣之誼疎即
有開陳惟德養養以遠恩感乎樂飲之習成而忠讓之日替也
○玩視民不悅可見通重一民字周行之求無非為此

鹿鳴首章○此章以樂嘉賓之心作主言欲堅其好而豈可
徒以形迹廢之琴瑟止以備賜正是燕飲中事鼓瑟鼓琴雖是
禮語亦見其意不一而足照漢字可見教示無已不盡時教
之只是聲揚無餘之意人未有心之不樂而言能盡者樂而且
湛乃止故以深入其心故耳末世尊卑漸絕而君臣之誼疎即
有開陳惟德養養以遠恩感乎樂飲之習成而忠讓之日替也
○玩視民不悅可見通重一民字周行之求無非為此

鹿鳴首章○此章以樂嘉賓之心作主言欲堅其好而豈可
徒以形迹廢之琴瑟止以備賜正是燕飲中事鼓瑟鼓琴雖是
禮語亦見其意不一而足照漢字可見教示無已不盡時教
之只是聲揚無餘之意人未有心之不樂而言能盡者樂而且
湛乃止故以深入其心故耳末世尊卑漸絕而君臣之誼疎即
有開陳惟德養養以遠恩感乎樂飲之習成而忠讓之日替也
○玩視民不悅可見通重一民字周行之求無非為此

鹿鳴首章○此章以樂嘉賓之心作主言欲堅其好而豈可
徒以形迹廢之琴瑟止以備賜正是燕飲中事鼓瑟鼓琴雖是
禮語亦見其意不一而足照漢字可見教示無已不盡時教
之只是聲揚無餘之意人未有心之不樂而言能盡者樂而且
湛乃止故以深入其心故耳末世尊卑漸絕而君臣之誼疎即
有開陳惟德養養以遠恩感乎樂飲之習成而忠讓之日替也
○玩視民不悅可見通重一民字周行之求無非為此

鹿鳴首章○此章以樂嘉賓之心作主言欲堅其好而豈可
徒以形迹廢之琴瑟止以備賜正是燕飲中事鼓瑟鼓琴雖是
禮語亦見其意不一而足照漢字可見教示無已不盡時教
之只是聲揚無餘之意人未有心之不樂而言能盡者樂而且
湛乃止故以深入其心故耳末世尊卑漸絕而君臣之誼疎即
有開陳惟德養養以遠恩感乎樂飲之習成而忠讓之日替也
○玩視民不悅可見通重一民字周行之求無非為此

鹿鳴首章○此章以樂嘉賓之心作主言欲堅其好而豈可
徒以形迹廢之琴瑟止以備賜正是燕飲中事鼓瑟鼓琴雖是
禮語亦見其意不一而足照漢字可見教示無已不盡時教
之只是聲揚無餘之意人未有心之不樂而言能盡者樂而且
湛乃止故以深入其心故耳末世尊卑漸絕而君臣之誼疎即
有開陳惟德養養以遠恩感乎樂飲之習成而忠讓之日替也
○玩視民不悅可見通重一民字周行之求無非為此

鹿鳴首章○此章以樂嘉賓之心作主言欲堅其好而豈可
徒以形迹廢之琴瑟止以備賜正是燕飲中事鼓瑟鼓琴雖是
禮語亦見其意不一而足照漢字可見教示無已不盡時教
之只是聲揚無餘之意人未有心之不樂而言能盡者樂而且
湛乃止故以深入其心故耳末世尊卑漸絕而君臣之誼疎即
有開陳惟德養養以遠恩感乎樂飲之習成而忠讓之日替也
○玩視民不悅可見通重一民字周行之求無非為此

鹿鳴首章○此章以樂嘉賓之心作主言欲堅其好而豈可
徒以形迹廢之琴瑟止以備賜正是燕飲中事鼓瑟鼓琴雖是
禮語亦見其意不一而足照漢字可見教示無已不盡時教
之只是聲揚無餘之意人未有心之不樂而言能盡者樂而且
湛乃止故以深入其心故耳末世尊卑漸絕而君臣之誼疎即
有開陳惟德養養以遠恩感乎樂飲之習成而忠讓之日替也
○玩視民不悅可見通重一民字周行之求無非為此

也便臣於王事多有不
養其親之情故王者體其情
而代為之出使于外四社
之行不止而道途之回遠如
此當是時去親已久豈無思
歸之情將以王事不可以不
堅固不致以稍私廢公是以
內顧而傷悲也
四社之馬至謂義之出使也
四社之行不止而唯：然矣
感之歸馬如時當是時道阻
難望豈無懷歸之念但以君
事不可以不堅固是以私為
公則忍勞瘁難敢廢而不
歸矣
歸者以王事之私而言
歸者以王事之公而言
歸者以王事之公而言

其親以至於傷悲即故處不違亦見不敢言歸緣是傷悲中事
將來越下不違養父母耳其情之切至直感翩翩而有傷反若
怨其上一般未遂以不獲養之情來告於君庶幾情之得達而
謝其懷歸之心也
四社駢首章○四社二句串看奉命馳驅靡國不到羈旅
他鄉道親日久豈不思歸但為君即不得為親所以心徒自苦
不敢言歸也王事皆取分所當為非懷不平如此山之列傷悲
正與懷歸相應蓋得歸則不必內顧而傷悲矣
附致黃氏位曰鹽亦蓋也出于河東之解池引池水灌畦有
結成者不經久而易壞說文曰煮海為鹽黃池為鹽言而

易敗故傳以不堅訓
驛馬章○此章意與上章同不違故處言故處不得自如
也水主事說來與懷歸相應陸聚問以故處指還家奉親以周
旋說若以故處指出使時則反重公義上去矣此義似太拘○
陸農師曰駱馬最耐勞苦
駱者雖一章○駱雖以馬之得所止反與子之失所養承上
章說來恭既不得歸則缺父母之養矣人子之感慨當何如註
使臣乃勞苦于外特起人君不自安之意勿誤以為王者自言
駕彼四路章○此章再提出使事特欲起下作歌意耳此處懷
歸且以不得養親說將母來論罪異其君之危於後也但以此

父母之將日不違正忠
之情相照
駱者雖一章○駱雖以馬之得所止反與子之失所養承上
章說來恭既不得歸則缺父母之養矣人子之感慨當何如註
使臣乃勞苦于外特起人君不自安之意勿誤以為王者自言
駕彼四路章○此章再提出使事特欲起下作歌意耳此處懷
歸且以不得養親說將母來論罪異其君之危於後也但以此

陳情庶使九重之上知我命遠臣有許多悲婉哀由况天子
以孝治天下而臣有盡忠不違養者必王心之所憐憫言將
母而父在其中代言及此開此歌者有不撫心感泣而誓以死
報者乎○按作歌來告只是欲其體恤哀憫而知其有如是苦
耳論盡山謂上喻其情使忠孝得兩全未是獨言將母只蒙上
文故傳直說不獲養父母之情孔氏謂母愛偏多故再言之
保氏氏愛母則故父敬父則尊君之說俱欠洒然
皇華全

此是道時事須得激發使臣口氣直述其心慮無以全職也
漢四章述其事求所以重我臣首以每懷靡及為主下以謙誹
廣為骨上下血脉自相聯○以草木之華無地不有與使臣
之心無入不然馳重疾行以見其勤征夫無其屬以見其數
實只重使臣上九重有無窮之德為閭閻有不盡之隱情故懷
之常若不及曰每懷靡及有此念也宣德達情絕託出使時
說馳驅只不憚涉歷之意無處不問無人不問而亦無事不問
方畫周密之義周字更不可輕放過評是聚謀謀是計畫度是
酌量詢是究問惟恐有不及而繼以謀惟恐度文不及而繼
以詢正是每懷靡及慶慶民情士俗難於周知或利一而害百
或利一方而害四方上便而下不便此便而彼不便非廣詢博
訪合衆人之耳目此心終若有缺然今無不盡而缺然者補矣

皇華全
此是道時事須得激發使臣口氣直述其心慮無以全職也
漢四章述其事求所以重我臣首以每懷靡及為主下以謙誹
廣為骨上下血脉自相聯○以草木之華無地不有與使臣
之心無入不然馳重疾行以見其勤征夫無其屬以見其數
實只重使臣上九重有無窮之德為閭閻有不盡之隱情故懷
之常若不及曰每懷靡及有此念也宣德達情絕託出使時
說馳驅只不憚涉歷之意無處不問無人不問而亦無事不問
方畫周密之義周字更不可輕放過評是聚謀謀是計畫度是
酌量詢是究問惟恐有不及而繼以謀惟恐度文不及而繼
以詢正是每懷靡及慶慶民情士俗難於周知或利一而害百
或利一方而害四方上便而下不便此便而彼不便非廣詢博
訪合衆人之耳目此心終若有缺然今無不盡而缺然者補矣

皇華全
此是道時事須得激發使臣口氣直述其心慮無以全職也
漢四章述其事求所以重我臣首以每懷靡及為主下以謙誹
廣為骨上下血脉自相聯○以草木之華無地不有與使臣
之心無入不然馳重疾行以見其勤征夫無其屬以見其數
實只重使臣上九重有無窮之德為閭閻有不盡之隱情故懷
之常若不及曰每懷靡及有此念也宣德達情絕託出使時
說馳驅只不憚涉歷之意無處不問無人不問而亦無事不問
方畫周密之義周字更不可輕放過評是聚謀謀是計畫度是
酌量詢是究問惟恐有不及而繼以謀惟恐度文不及而繼
以詢正是每懷靡及慶慶民情士俗難於周知或利一而害百
或利一方而害四方上便而下不便此便而彼不便非廣詢博
訪合衆人之耳目此心終若有缺然今無不盡而缺然者補矣

此章重論此雖曰情義之
無差也兄弟有不齊而
恨子內情義者其然哉
外德也則同心之樂之
知為則無差其本然之
性自有不容減滅也雖
在明于其不能有所助
示聖德之時見人之其
弟也

補上章直在良朋上見人
莫如兄弟急難共急其
也見同類之志與共
為同類于外也則同安
志見也夫情義有情形
也兄之長嘯也無不
謂從然則家也亦不
共助此則言朋友之義
是勢不相及義不相
也

此章重論此雖曰情義之
無差也兄弟有不齊而
恨子內情義者其然哉
外德也則同心之樂之
知為則無差其本然之
性自有不容減滅也雖
在明于其不能有所助
示聖德之時見人之其
弟也

附政書親見事全身欲尚長其行首尾動飛則悲鳴迫切

若披博擊者然且尾與首應亦有手足相救護之意蓋信詩
人狀物之妙嚴華各曰小兒取義于飛而此詩取義于行故
獨言在飛禽曰各友悌注鶴鶴共舞若飛鳴不相離

欲昏迷之極而天理猶然未泯此正人心所以不死處試想此
時忿怒豈能遂平而一遇外侮其心不覺發見把爾恨之事多
忘難以彼良朋猶不知小忿之兄弟可恃正以若兄弟之親耳
無我亦亦勢有行不去處非其心誠然也

上下章之過脈也此章雖未上先春等然而其論其理實不粘
上說既安且寧即足既平也非有兩層意視兄弟不如友生之
重便有待兄弟不如友生之意雖有字最可味凡入於疎遠則
恩情易見而於至親則情最深故兄弟之間小有嫌隙便不
勝憤以為骨肉之待我友不如外人然此亦嘆世人之失非
本來真心也○方明尚曰大凡求嘆勝于懷求無我親于御侮
天下必無是理特借他易溺一段喚醒人心以見死生苦樂無
適不相須之意

之意末二句打轉傍爾二句見得樂深有漢于兄弟故下文云

好合章○此言兄弟則樂之久而見妻子之樂皆漢于兄弟也
好合章平日言勿粘黏飲末二句亦打轉好合二句見得妻子
之樂有漢于兄弟故下文云樂爾妻也

宜爾章○兄弟可以宜室樂妻而世人或以室家之嫌
隙妻之憎怨而諒於兄弟之好此非其真心果味也皆緣不
思故耳先有究極到底之意而有品度揆義之意非只懸空思
想而已且體驗於良心真切之地而覺其情實理依然自在故
曰宜其然乎蓋有深信其然者若非其信其然則其所知者特

兄弟之樂也此章雖未上先春等然而其論其理實不粘
上說既安且寧即足既平也非有兩層意視兄弟不如友生之
重便有待兄弟不如友生之意雖有字最可味凡入於疎遠則
恩情易見而於至親則情最深故兄弟之間小有嫌隙便不
勝憤以為骨肉之待我友不如外人然此亦嘆世人之失非
本來真心也○方明尚曰大凡求嘆勝于懷求無我親于御侮
天下必無是理特借他易溺一段喚醒人心以見死生苦樂無
適不相須之意

此何人夫乃為萬物之靈，註謂喻人不可無友者，乃晚喻之喻，非心喻之喻也。求友只重
結，可以不求友生而友之，不如乎是故人能為朋友之
好相濟以道，相子以心在我，已有以和平之理矣。夫是
神之德也，必點相於矣。之，中而和平之福，非特今日為
然，自將未嘗得之，而終和平矣，亦反之應如此，人亦何
為而不求友哉。

伐木中章，建夫朋友不可不，萬如此我之予友當何如哉。
彼伐木者，固無所不盡其力矣。此我之諸朋友，當必有
酒也。雖酒則有美，而其美必有，有教也。既有肥好之食，且
以此酒教予，以遂我同好之，專之，猶及以合其歡也。雖
之，固飲善來也。若不淨已，字使彼通者，他故不來，彼使我
酒食忘於諸友，有非歸而，五諸父也。雖諸男亦莫不，然也。予乎樂於其詳，則若乃
列其饋，則有八簋之，又既有肥壯之威儀，以此酒，穀子以遂我善，而等之，豈以家善樂，而等之，固效，若末也。若不淨已，字使彼通，有他故不來，彼使我酒食

註謂喻人不可無友者，乃晚喻之喻，非心喻之喻也。求友只重
友義，當教未說到酒，以成德上，神居高而聽卑，聽即整其結寫
友意，和平在朋友心相字，與露說到治安上言。今日已自字，由
太和天下太平矣。直使爾到底和且平求，無患如孝，經所謂
天下和平，災當不生是也。此說方見冠裳，猶在友道有終上說
和平狹矣。一說以和且平為神，作終無怨恚之義，尤覺拘滯
伐木中章，此章以伐木無不盡其力，與為友無不盡其情，諸
父諸男，一特俱舉，而主言之，間以親疎為序，兩段酒敘，叙而
弟，須有飲，須有酒，速只顯其早臨之意。夫朋友之際，常生於通
相，貴望，故詩意，俱欲其在，我軍使彼遠，然有故而不來，復使
我思，憂之不，而不願舍夫朋友，且於朋友有疎失也。寧遠之
寧，猶使之義，若予人之來不來，不甚致意，便似免，客者語
類，非所為厚矣。且我之得，於友不足惜，而使朝庭有否，隔不
通之情，則和平之，誼謂何，而我其敢爭哉。

我思憂之不，而不願舍夫朋友，且於朋友有疎失也。寧遠之
寧，猶使之義，若予人之來不來，不甚致意，便似免，客者語
類，非所為厚矣。且我之得，於友不足惜，而使朝庭有否，隔不
通之情，則和平之，誼謂何，而我其敢爭哉。

可句，意以薄，只喚起下，燕飲非，必懲此始，鼓也。有酒六句，一
氣，說我，有酒則，清之，即無酒亦，酌之，而相與，鼓舞以為，樂，但
一及，開暇，便與，飲酒，玩一，道字，而矣，字，直是，汲，皇，無時不
在，心，上，酒，豈，真，待，於，酌，與，豈，真，親，為，之，鼓，舞，特，形，容，情，之，概，至
效，連，用，五，我，字，正，與，上，徵，我，字，相，應，此，特，王，者，注，念，欲，然，原，非
實，事，造，想，其，未，暇，之，先，常，舉，此，念，特，以，機，務，繁，煩，故，未，及，舉，雖
有，是，心，而，未，及，盡，耳，此，正，見，其，厚，處，要，知，上，面，諸，父，諸，男，曾，是
此，意，不，專，至，同，休，吉，也，亦，互，見，之，意。

天保全
前，三，章，揭，言，天，之，福，居，而，極，極，福，之，高，大，威，長，三，章，揭，言，神
之，福，居，而，極，極，福，之，遠，感，感，久，前，重，保，定，三，字，漫，重，三，兩，三，字
獨，言，天，神，者，人，居，富，貴，已，極，無，復，可，加，而，人，臣，受，君，之，恩，而，捐
軀，莫，報，故，特，託，天，與，神，以，卷，君，之，賜，焉，若，曰，唯，天，其，佑，之，唯，神
其，陰，陽，之，云，爾，且，曰，載，殺，聲，宜，曰，編，為，爾，德，是，於，稱，頌，中，微，焉
哉，規，尚，所，謂，示，我，周，行，者，耶。

此其極多矣為多益新所生而舊者其陰即更新之說所不與莫不即足上向而極其形容也

天保三章○水言其厚多益如是說觀聖宜如是此謂以莫不與者咸也身厚然洽之期今其獲福之始耳山之高者

曰岡阜之大者曰陵如山阜而又如同陵便見積而高大之意

川曰方至則漲始出惟有日增見福之感長意○一說以莫

不增提水高丈感長應以莫不與亦好

吉蠲章○天心仁愛人君故直曰天保定爾若神則須有威運

故特言祭祀以起下兩節如他詩感神獲福之例吉蠲為備

作三件看若蠲若宰牲物禱祠靈靈是行時祭之禮大抵此四

節俱輕宜重上兩上謂之君曰明其出於神意非無據之言萬

神解體見其為天地山川鬼神之主也須知壽即是福不可言

壽以重福亦兩樣看附致按敵曰卜祭日也大夫先與有司擇丁巳之日至明日

神用章○人君不以一身為福而以天下之福為福上言萬壽

則一身之福已奢矣下言民性之淳與民德之厚所謂貽嗣

福者如此饒食薄飲之外別無所施其智巧實者不識不知的

景景何有知之德者民心所自潔而曰德為爾德者民因君而

全其天是民之德皆君之德也雖然遊子君之德化中而民實

不知若有神焉以使其所謂王者之民解者矣然君若不德

民何則為惟上以德偶而下以德應猶書所出皇運其有極用

教錫厥庶民又如頌古英圖爾極意如月章○粵頌四知字說起德承上萬壽多福來為正意已在

不推何之詞... 不知不覺已自有在... 采薇金... 此詩作於臨遠之際...

不知不覺已自有在... 采薇金... 此詩作於臨遠之際... 示歸期以安其心也...

不推何之詞... 不知不覺已自有在... 采薇金... 此詩作於臨遠之際...

不推何之詞... 不知不覺已自有在... 采薇金... 此詩作於臨遠之際... 示歸期以安其心也...

夫軍也非一也... 軍高力意... 附攻... 之地... 皮雖... 昔我... 字不... 之二月... 俱根... 重之上... 矣而... 手有... 知我... 不亦... 出車... 出車前... 師通...

其出... 必言... 故曰... 僕夫... 矣只... 美矣... 情增... 不是... 而自... 出車... 衆旋... 亦在... 前米... 武也... 揚亦... 之心... 有嚴... 亦將...

此詩之開有喬楊之處，如此是以感其雄壯而有餘。...

王命南仲，南仲不過攝主將之名，以顯其城方之德。特欲引起下出師奮揚軍威，城乃城守之職，非築城也。胡方係夷夏樞機，本中國重地，故特慎重以鎮之。所謂峻出入之防，明龍眼之制，乘則變而去不追若也。出車二句，已見堂堂正正之師，而猶恐號令不嚴，人心不肅，故又傳天子之命以令之。此師中之執報中之刀犯法者，報修以示人。震怒激厲人心，抑彼軍，執全在于此，自是朔方一鎮，胡馬不南，儼視于襄且讓。...

南仲亦非呼過之語，...

昔我往矣，章〇此章是述其歸途感慨之情，以勞之，承授方華。...

物之貴如珠玉，非命而得者，不為寶。...

之意全不相貫，又與兩期之法不合。...

五人率王兵七千，遂攻兩羌，并有其地。...

見太平物色，到處春風，...

春日作主，升木之茂，...

...

當此處征夫亦可以服止矣
其思之切也此詩皆述未至之思而不言已至之甚甚望望
切而終無夫征不復之虞亦可想見感世光景

杖杜首三章○三章與感杖杜德以識時序之變而前後互說
正見征夫之久于外云杖杜有實是去年十月秋冬之交時成
事已畢故念其當暇杖杜有葉是今年二月春之將暮正不
之候故念其當暇乃朱注于首章便說為而不歸說者多不
解蓋成務一聞便與征車旋反室家迫切之情故應乃爾至事
無休息之日也日月陽止與卉木莫止乃登上句法德是室家

心傷悲○我父母之憂
自其詞與上一說視來作詩人口氣至登山采杞則春已暮
而歸期已過愛及征夫之父母是不但女心傷悲而已車故馬
羅又從愛中想其當歸之狀蓋以兩蒼之夕料想其然而因度
征夫之歸畢竟已不遠也○徐官危曰及期而望曰女心傷悲
過期而不至則曰憂我父母其憂有進焉者矣此見古人之言
之法

匪載匪采章○匪載匪采即卉木莫止之時也期不至即登
山采杞之日也以上四句宜輕只重下三章以近探乃心或
被私憶遠度諸物猶出想像不如神探之為決也下三章俱實
其情猶愈愈萬不淨已下有光輝室有占緯總謂之難惟合言

之期望也○其意與采
故持其端也○其意與采

其情猶愈愈萬不淨已下有光輝室有占緯總謂之難惟合言

其情猶愈愈萬不淨已下有光輝室有占緯總謂之難惟合言

之期望也○其意與采
故持其端也○其意與采

魚麗全
通篇俱見曲全意意處諸篇德道主人之意而此獨曰優齊
蓋加禮以待之曰優而禮物之盛止以徵其禮意之勤也興以

嘉備時三字為重前重且字後重一紐字想見詩人所注意
處或博取以求充故惠不嘉言或重美而難繼故惠不作有
或拂徑以取盈故惠不時嘉備時正所以全其多首有也輔氏
張六後三章乃重嘆前三章多首有三字得數

嘉備時三字為重前重且字後重一紐字想見詩人所注意
處或博取以求充故惠不嘉言或重美而難繼故惠不作有
或拂徑以取盈故惠不時嘉備時正所以全其多首有也輔氏
張六後三章乃重嘆前三章多首有三字得數

通詩以樂字衍字字字思字為主德是樂實之意樂衍我樂
佳賓非佳賓與我也○有勢分而志志淡洽意衍即樂之甚也
易曰君子以飲食樂樂又曰飲食衍緩者結彼之惟心樂彼

通詩以樂字衍字字字思字為主德是樂實之意樂衍我樂
佳賓非佳賓與我也○有勢分而志志淡洽意衍即樂之甚也
易曰君子以飲食樂樂又曰飲食衍緩者結彼之惟心樂彼

通詩以樂字衍字字字思字為主德是樂實之意樂衍我樂
佳賓非佳賓與我也○有勢分而志志淡洽意衍即樂之甚也
易曰君子以飲食樂樂又曰飲食衍緩者結彼之惟心樂彼

通全章也... 志也... 子朝... 賢... 附... 丙... 胡... 南山... 通詩... 專... 意... 和... 謙... 專... 志也... 子朝... 賢... 附... 丙... 胡... 南山... 通詩... 專... 意... 和... 謙... 專...

志也... 子朝... 賢... 附... 丙... 胡... 南山... 通詩... 專... 意... 和... 謙... 專... 志也... 子朝... 賢... 附... 丙... 胡... 南山... 通詩... 專... 意... 和... 謙... 專...

上則有... 志也... 子朝... 賢... 附... 丙... 胡... 南山... 通詩... 專... 意... 和... 謙... 專... 志也... 子朝... 賢... 附... 丙... 胡... 南山... 通詩... 專... 意... 和... 謙... 專...

志也... 子朝... 賢... 附... 丙... 胡... 南山... 通詩... 專... 意... 和... 謙... 專... 志也... 子朝... 賢... 附... 丙... 胡... 南山... 通詩... 專... 意... 和... 謙... 專...

傳父兩後夫夫其其德... 朝上儀單以飾祭服... 但其中一以垂有順德... 所形現出... 寬言之耳... 而未曾與節制之意... 之君臣... 鳴禽鳴則和應... 也

儀禮全

朝上儀單以飾祭服... 但其中一以垂有順德... 所形現出... 寬言之耳... 而未曾與節制之意... 之君臣... 鳴禽鳴則和應... 也

儀禮全... 則于太廟... 儀禮全... 則于太廟... 儀禮全... 則于太廟...

詩經... 儀禮全... 則于太廟... 儀禮全... 則于太廟...

形勢章句虎增補仲堂魏先生詩經脈講意小雅卷之五

形勢全

此詩三章一意推已報功之意而反覆嘆之也天下惟
名譽不可以假人故自古來諸侯受天子則專征伐有大功
則受子矣此君之異數也子抗于其全體常正柔以愛令色常
新時藏之中事蓋皆有武功者形勢之藏待天下有樂侮之人
則授之非其人弟子也中心既之見中心所欲與非出于言者
味貌之為帶于力而迫于勢也樂必用樂祭禮方行而形勢即
錫天府所藏之重龜一朝單而授之並燕難色至令功臣有不
實之懼孔章中以中心既之為主惟既出於中心故即樂即授
亦于一朝手界之也

不踰時而法若有一在布思懼道之意則亦族之禍已伏於利
印之初為高蓋曰蘇禍不旋踵則以無中心之既故也○右既
訓尊也勳也厚也學是事重敬之隆也勳是獎勵待之厚也厚
是愛厚情之殷也切勿用勳之以酒醴以導飲之說
著義全
道高以樂字為主德根既見說來雖上與善喜之以見而形
下比其思之以見而慰乃樂字實貫到底於言其樂之誠三言
其樂之極末文字惟樂則靡定之心始休然而中心攝上其
何以謝也君子說說不必定指諸侯與意便以物之生樂得甚
地實之見喜其情立說樂是因既見而其心樂不與樂密儀

六月全

此詩固美吉甫之功見意王能命將以攻小與晉首二章出師
時章中二章行師時章末章班師時章篇中如匡王定國以佐
天子與薄伐權牧至於太原是一章大國鍵而權牧孔熾我走
用息又是一詩大主意
六月樓上章○司馬法夏不與師蓋大舉大暑人情難動也
樓上見事與食皇人情難動故林不暇為謀而下行車馬整發
蘇然有倍正可見中與氣象車以利戰為以駕車而我服亦載
于上蓋車馬為戰常服而設而車上所載亦不止常服也孔
成即後之通近京邑自彼之便我而言用息即前之樓上出師

既見而利則思之命軍不
以既見而戰軍使此以然水
中之橋為則成近戰得之度
定矣則成未見君子之時在
我心則休也今既見君子而
惟知樂之洋洋然
六月章車馬馬王不道
命先言南代之存功而既
人為其善言不不非戰
之期當六月而車馬人心
勝而後以四利則戰上而
蘇然有倍正可見中與氣象
車以利戰為以駕車而我服
亦載于上蓋車馬為戰常服
而設而車上所載亦不止常
服也孔成即後之通近京邑
自彼之便我而言用息即前
之樓上出師

所以禦之者是以用急而
 不敢備故王命吉甫于此時
 不出征于以明華夷之分使
 中國之休德常存以匡正此
 工國也然則亦有六月之
 師乎
 補折古樓子宅謂人心搖振
 有如之之非不定也車
 既離焉亦非助兵事之常
 服亦俱於于車馬之上此
 三句有思蓋以物化此
 而若其用思也徐徐見此
 在第四節臣而四句見之
 此物華遠夫六月與厥宜夫
 九年不戰為謀矣今則內於
 素慎將師濟人故是行也此
 物而齊馬之九其色又四驥
 馬何有餘耶且開習之維皆
 補折仲宣詩經脈
 中法則無何有素耶半是值
 此六月之中既成夫大事之
 服當我服之既成即日引道
 至于三十里之舍而此其
 應慶也然所以有是行若
 以候候而候之預也甚矣
 故王命吉甫于此時而出征
 欲有以故王所傳以佐助天
 子其不然胡為而有六月之
 師哉
 補折道上前臣固是中外之
 勢也此節在君其替厥厥
 之治也臣固亦是在佐君
 君即是臣國
 西莊重節後車馬若克敵之
 具也公等第一四杜師師長
 而且廣大其大有神旨任一

自我之伐彼而言其平說後者去為確說之故是以用急使
 說不去臣王國執正華夷之大分說兵為王國而舉故六月出
 師而人不以為暴蓋不得已而應之知中國不可一日不尊也
 附說按我車有五周禮車倍車戎路廣車開車車車車車是
 也戎諸王在軍所乘廣車橫陣之車開車補開之車車備屏
 也對敵自隱蔽之車輕車馳敵致死之車
 此物四驥重○上言四壯駿矣而此言馬之有餘教之有素
 上言載是常服矣而此又本其成服之時以美之與上章只一
 時事比之開之俱着力語以馬而差擇其方曰此就出師時試
 其步武曰開六月成服應德也履成就道從事敏也軍行止

三十里不失常度也既非驟守故常而不知變又非輕鼓驟進
 而至固變未嘗可謂濟武之善經矣王于出征天子命之也則
 遠以佐助天子耳○唐士雅曰上章言我是用急而此言應教
 從容則急中自暇○論章言不失常度而下言嚴整以共武則寬
 中文嚴此皆相形互見以贊古甫之妙於行師
 四壯備廣重○四壯四句原是總上推起說言有此車馬已足
 以伐強敵秦大功矣而將則不以此意嚴教也嚴是整肅而有
 節制如就令會到不妨恣意整肅而樂忽忽如料敵制勝
 必無猜忌意其執也執武之善經也須知即嚴整便是武事定王
 國與臣王國不同臣以正大分定以固大業也秦厲公言其

時之國以是車馬而得夫
 氣也固足以垂廟大之公
 師皆有節制以嚴其軍容
 雖化之始有故推而原其
 然無思慮之心其武之服
 如此也以此而共武之服
 在房庸公之秦也必矣不有
 以定我王國乎
 此化章結秦莊公不自量
 度而深入為過遠近京邑是
 天之不宥者也從以出師
 任之禮之不容者也從以出師
 至得而為備以備其後
 是固矣○而師明矣而又有
 元戎十乘先放而為軍之
 前鋒也師放討必克之成

如特定王國言其欲如此驍馬未嘗有百戰百勝之捷而又有
 不戰自勝之心其於驍化何有
 驍化匪徒○此驍化深入之罪固聲其罪以致討也豈不
 可謂罪逆不可犯順故狄之匪徒正不度順逆非不度法也
 大衆難據於其趨將兵樓控於澤陽鑄方見其深入之罪已在
 不赦然必建以正心之旗必設以堂之陣乃見王者之師機
 上有大即為準之量是結前軍者白帛也以纓帛為旆旆能
 之旒末為旒尾故曰旒旒是結後軍者夫一單持白旆言元戎
 車必緩輪馬必披甲倚旆之上蓋有鉞戟名曰隔陣之車蓋又
 從前後軍中選出勇銳者以當前鋒惟先聲奪其氣而後來

大衆亦以不戰克矣此正吉甫之奇兵
 附說王氏既軍前曰啟後曰殿元戎十乘以先軍行所謂選
 絲也兵法軍無環鋒曰北朱氏既皇后氏曰鈞車先正也殿
 曰軍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
 我軍既安章○此章承上言出師成功事復言車馬者得道其
 兵成之威以起下傳後車必讓于前而不倚於前却於後而
 不側於後乃為如式故如軒如軒如軒如軒如軒如軒如軒如軒
 後連謂其係之勢如此亦正形容車之安嚴信而且闊與上
 開之律則不同彼是以人閑馬此則馬自閑於法也以彼驍化
 之罪即驍馬之亦不為過而况車馬致得如此疎懈實乃其

孫氏為周正太原為文
 說者以孫氏為太原
 或曰太原非也言前
 之齊代故城是武都也
 以武都則與非林林
 何足意之有乃言南也
 有文以武之吉甫也
 童其武之服吉甫也
 武服至此未出一文字
 以無見其非武夫之
 也離則全下之亦為法
 不亦已定分賜其處矣

言南德意言甫師言德意
 言南德意言甫師言德意
 言南德意言甫師言德意
 言南德意言甫師言德意
 言南德意言甫師言德意
 言南德意言甫師言德意
 言南德意言甫師言德意

中與名臣一人非吉甫何以當此
 言南德意言甫師言德意
 言南德意言甫師言德意
 言南德意言甫師言德意
 言南德意言甫師言德意
 言南德意言甫師言德意
 言南德意言甫師言德意

條事今弟薄任之迨至太原而益蓋太原以南其地則吾地其
 人則吾人太原以北其地不可耕而食其人不可臣而富故但
 至于太原來則禦而去不追此帝王制禦夷狄之要道也文就
 招檮懷遠上看出武就戰勝攻取上看出此言其平日德威靈
 濟濟猛得宜薛方山主此說或只就至于太原上見亦好萬邦
 為意不就行師上說外枝四夷為天下將為式百辟為天下師
 吉甫德意言甫師言德意
 言南德意言甫師言德意
 言南德意言甫師言德意
 言南德意言甫師言德意
 言南德意言甫師言德意
 言南德意言甫師言德意
 言南德意言甫師言德意

末歸自餘渝本上行師時事雖微光意修有情飲酒進饌勿
 平看也整臆輕印養中之僕也文武有吉甫而孝友有張仲
 以重稟張仲之賢以光德也至其維持調護于內而令吉甫
 得成功于外特自說詩者見得本欲明吉甫之功故以邊處
 清為人臣之福本欲對吉甫之賢故以孝友交難為其主之
 若作天子燕之則反以張仲為主吉甫為賓而所與燕者之賢
 亦由天子命之非開言南矣
 采芑全
 此詩首言軍容之威既言軍律之嚴而末則言其以威望收功
 也六月時勢危急采芑詞氣雍容蓋北方已定而方叔東勝以

補註古有古未有權臣在內
 而大將能立功于外故亦
 前之能以文武成功亦
 張仲之能以孝友交難也
 采芑古有古未有權臣在內
 則又言軍主夫其詩者矣
 則又言軍主夫其詩者矣
 則又言軍主夫其詩者矣
 則又言軍主夫其詩者矣
 則又言軍主夫其詩者矣
 則又言軍主夫其詩者矣
 則又言軍主夫其詩者矣

以極有名之他非律無以
 有制之兵我乃敢命而
 剽奪也兵固以勇勤矣而
 律之何如執事之何也
 漢言采芑則于彼二歲之新
 田于此一歲之舊也況此
 方叔止而南征之師也以
 其車之可斷矣有五千之
 以言其師之可作敵者皆
 以行也其四馬而戰者皆
 賦制其為而原亦其路車
 而治軍則有師也其路車
 為軍所以敵師也而車
 子車者又有皮之天服也
 有鈎有肩以備夫馬也
 御夫馬者又有下乘之隆
 馬南征之車馬也其車
 之為如何也

附攷制字之曰新田舊田
 地及車為芑孔氏疏舊者
 柔田也○按路車是將帥
 象路與路車之采芑中車
 乃用筆親而漆之為芑無
 之見天子平日寵過之陰
 而威重已甚制不足平矣
 疏言言以重保馬高其和
 而八萬在御就馬言昔朱
 之若也

補註克師于字訓兵及
 解其義則作師之辨于
 故其字則平日與戰其
 限有不休也其義則與
 駭之皮飾也其義則與
 限亦同此律是為軍車
 也亦無之皮也
 漢言采芑則于彼二歲之
 二歲之新田于此一歲之
 御夫馬者又有下乘之隆
 師也言其則有三千之
 方叔之卒止以行也其
 手車之無蓋難文也其
 車之制四馬八層而齊
 疏言其有度也其天于所
 命之限故乎與有黃朱之

制利變要自為力耳且六月作於詩入故賢言前而因以賢
 宜王采芑為軍士之詞但知有將帥而已
 漢言采芑首章○新田在彼舊田在此師衆如彼練習如此語
 正相呼為與淮與軍不同既兼節賦以臨之於上遂德節位而
 率之以行詩中每復方叔意重其將帥上天子六軍法當用車
 七百五十乘王乘亂萃重起故云其車三千車既三千當
 有三十萬乘師于之賦言師衆之捍禦夫敵者文極練習也四
 賦言馬之驂服各順其序路車言將之象路亦煥其文重第以
 敵車而魚服則載於車者鈎盾以飾馬為像華則御手馬者
 乘是軍容之威朱于云而征不甚費力戰勝故只稱軍容之威
 而已

夫欲其自既攻中... 上法同論言其馬之生... 言指與二將字宜味

天子即末重可... 天子將擲數于此... 表重耳擲數于救... 戰之為善民以無用之兵而養之為棄財故兵須選汰其老弱

戰之為善民以無用之兵而養之為棄財故兵須選汰其老弱... 檢其精銳每令用尺籍而不任受甲也... 只重軍徒聚威靜

檢其精銳每令用尺籍而不任受甲也... 只重軍徒聚威靜... 檢其精銳每令用尺籍而不任受甲也... 只重軍徒聚威靜

檢其精銳每令用尺籍而不任受甲也... 只重軍徒聚威靜... 檢其精銳每令用尺籍而不任受甲也... 只重軍徒聚威靜

檢其精銳每令用尺籍而不任受甲也... 只重軍徒聚威靜... 檢其精銳每令用尺籍而不任受甲也... 只重軍徒聚威靜

檢其精銳每令用尺籍而不任受甲也... 只重軍徒聚威靜... 檢其精銳每令用尺籍而不任受甲也... 只重軍徒聚威靜

檢其精銳每令用尺籍而不任受甲也... 只重軍徒聚威靜... 檢其精銳每令用尺籍而不任受甲也... 只重軍徒聚威靜

夫欲其自既攻中... 上法同論言其馬之生... 言指與二將字宜味

天子即末重可... 天子將擲數于此... 表重耳擲數于救... 戰之為善民以無用之兵而養之為棄財故兵須選汰其老弱

戰之為善民以無用之兵而養之為棄財故兵須選汰其老弱... 檢其精銳每令用尺籍而不任受甲也... 只重軍徒聚威靜

檢其精銳每令用尺籍而不任受甲也... 只重軍徒聚威靜... 檢其精銳每令用尺籍而不任受甲也... 只重軍徒聚威靜

檢其精銳每令用尺籍而不任受甲也... 只重軍徒聚威靜... 檢其精銳每令用尺籍而不任受甲也... 只重軍徒聚威靜

檢其精銳每令用尺籍而不任受甲也... 只重軍徒聚威靜... 檢其精銳每令用尺籍而不任受甲也... 只重軍徒聚威靜

檢其精銳每令用尺籍而不任受甲也... 只重軍徒聚威靜... 檢其精銳每令用尺籍而不任受甲也... 只重軍徒聚威靜

檢其精銳每令用尺籍而不任受甲也... 只重軍徒聚威靜... 檢其精銳每令用尺籍而不任受甲也... 只重軍徒聚威靜

車之疾大鹿不登之疑也... 此也原以制師... 以須是仁愛... 之子于征... 征只就田獵... 鳴不開徒聲... 有卒而去... 而振明作... 而信之也... 宣王雖能... 附政孔氏... 為符之常...

補新古同師行而不問... 之徒何不當... 補新古同師行而不問... 之徒何不當... 補新古同師行而不問... 之徒何不當...

東之視也之所及... 為外成與... 駒為天馬... 則又博之... 則又博之... 則又博之...

補新古同師行而不問... 之徒何不當... 補新古同師行而不問... 之徒何不當... 補新古同師行而不問... 之徒何不當...

以中微失其力力足以
制夫夫勢之獲如此其
以享安而用已載于其
道為實之所以亦應
言者之所以亦應
亦無不有彼賴此其奉君
無飲之實又于其奉君
之失夫一職之聞而始
善如此所以為中與之
心持人美之宜哉

同非謂酬勞于田事之巨也古者三季諸侯則設醴見不惟
以享安而用已載于其
道為實之所以亦應
言者之所以亦應
亦無不有彼賴此其奉君
無飲之實又于其奉君
之失夫一職之聞而始
善如此所以為中與之
心持人美之宜哉

鴻鴈首章○鴻鴈之飛其來有行役勞苦文秋南春北轉
徙無常故以為流離之興于征就流離在途也勿勞即在途之
若如依標自蔽采葺為食之事艱難即可矜之實不得又推隱
一層且亦不必是老而無妻與夫者蓋室家相棄散之四方寒
自與非此輩故言勿勞已苦而矜其勞者又却是無依靠的
人其情甚淒涼何如也還視今日之安已大相懸絕矣

鴻鴈中章○此章以鴻鴈之有所集與已之得所安重其究安
定上此時不獨聚羣而室家亦慶已非復向日之可東則
雖有勿勞而可忘其勞矣註中今雖若苦亦大際言之以前日
之勞苦對後日之安宅則亦是今也須活看勿泥定作某雲
之勞苦對後日之安宅則亦是今也須活看勿泥定作某雲

其意則全在已而... 而履歷之新... 其意則全在已而... 而履歷之新... 其意則全在已而... 而履歷之新...

附彼安成劉氏疏... 於永巷宮王感悟... 以此證之或果宜王詩也... 供之樹于門外曰大燭門內曰展燎郊特牲曰展燎之百由

光裏而... 其意則全在已而... 而履歷之新... 其意則全在已而... 而履歷之新... 其意則全在已而... 而履歷之新...

此詩首言人之莫肯念亂... 蓋正示以弭亂之方也... 豈正示以弭亂之方也... 豈正示以弭亂之方也...

其意則全在已而... 而履歷之新... 其意則全在已而... 而履歷之新... 其意則全在已而... 而履歷之新...

附彼安成劉氏疏... 於永巷宮王感悟... 以此證之或果宜王詩也... 供之樹于門外曰大燭門內曰展燎郊特牲曰展燎之百由

其意則全在已而... 而履歷之新... 其意則全在已而... 而履歷之新... 其意則全在已而... 而履歷之新...

此詩以鷓鴣... 通詩以鷓鴣... 通詩以鷓鴣... 通詩以鷓鴣... 通詩以鷓鴣... 通詩以鷓鴣...

駘類而長之則雖明而行
惡不備天下之理其理其
...
駘類而長之則雖明而行
惡不備天下之理其理其

此詩留賢作於方去之時
通篇俱是托言只益相承
...
此詩留賢作於方去之時
通篇俱是托言只益相承

誠鑒於維穀糧難被愛而不敢恃
...
誠鑒於維穀糧難被愛而不敢恃

白駒全
此詩留賢作於方去之時
通篇俱是托言只益相承
...
白駒全
此詩留賢作於方去之時

若不以言來於飲也
...
若不以言來於飲也

此詩留賢作於方去之時
通篇俱是托言只益相承
...
此詩留賢作於方去之時

所過遂阿軍中皆有輝光
...
所過遂阿軍中皆有輝光

此流民苦其國言已而欲
...
此流民苦其國言已而欲

而軒輊之變... 如彼斯異... 夫正曰實... 萬機無不於斯... 附改周禮... 夫正曰實... 萬機無不於斯... 附改周禮...

夫正曰實... 萬機無不於斯... 附改周禮... 夫正曰實... 萬機無不於斯... 附改周禮... 夫正曰實... 萬機無不於斯... 附改周禮...

夫正曰實... 萬機無不於斯... 附改周禮... 夫正曰實... 萬機無不於斯... 附改周禮... 夫正曰實... 萬機無不於斯... 附改周禮...

夫正曰實... 萬機無不於斯... 附改周禮... 夫正曰實... 萬機無不於斯... 附改周禮... 夫正曰實... 萬機無不於斯... 附改周禮...

見其所有事謂女以紡績為事也無非如口無傲言身無邪行
為其所有事謂女以紡績為事也無非如口無傲言身無邪行
為其所有事謂女以紡績為事也無非如口無傲言身無邪行
為其所有事謂女以紡績為事也無非如口無傲言身無邪行

通詩以誰謂爾無羊四句作主此詩故事有成而先從牛羊之
感說起次以人順物性與物解人意形容其感實根此說來不
又從牧人身上發出富庶一段見其欣欣之隆實開天下國家
之大也通章俱點綴中興氣象方妙

羊之為物也... 羊之為物也... 羊之為物也... 羊之為物也...
羊之為物也... 羊之為物也... 羊之為物也... 羊之為物也...
羊之為物也... 羊之為物也... 羊之為物也... 羊之為物也...

或降于阿章○此章正推牛羊之所以感重牧人順物性上四
不或字活看謂之或降便有不得者餘做此何策二句頂上降
阿二句正見牧人喜收以順物性處而末二句又根性二句求
三十維物此不重已重象多上爾性則具其祭祀不妨一

爾牧來思章○此章言牧人有餘閒而物性馴提亦以見牧事
之成也薪蒸雖難只是有餘力而為之非牧養有法致然亦非
勤于所事之謂也○統二句有堅強無損折也少復曰養全
壞曰崩舉來是在野而廢入於家既升是在家而升之於羊
驟而難制牛順而易馴羊馴如此牛可知矣朱豐城謂此二句
見人識物情物解人意是也時說或指上章為人識物情此章
為物解人意固題左意亦好

牧人乃夢章○此章言牧人夢感之真而徵其為富庶之祥
也對川作牧人實有是夢說薛方山依大全三註作設夢續
說更優象魚二句只是恍惚所見如此非似人言魚公語實
極之謂亦非人與魚相變為魚之謂也以魚之多而兆百穀
之多以所統之長而兆萬民之象各從其類言之也毛氏陰
陽和則魚象多之說不必用豐年室家樂天庶民有餘稼穡車
聲未方見宣王中興氣象蓋天若休王勞未定之心而降之
祥非但牛羊多已也洵想像大人占夢口氣

○祁臣虎曰此詩首見牧類之象多次見牧事之備具二見牧
人之開睦繪見牧事之禎祥檢此詩明是一幅群牧圖所謂詩
中有畫

爾牧來思... 爾牧來思... 爾牧來思... 爾牧來思...
爾牧來思... 爾牧來思... 爾牧來思... 爾牧來思...
爾牧來思... 爾牧來思... 爾牧來思... 爾牧來思...

哉曰平其心視所任之人有弗弗親章○此章或尹氏不自為政而委之他人因示以心
不謂弗親也之天以小人
改而致危殆其國也則世
即小之烟重正而弗事而
小人之足也則弗其天以
親故厚任之可矣
爾新言言尹氏用非其人正
其不手之所為也政不弗
親自理已故不得民了
且所任者弗問其才德之
何如弗試其可任其否
是人未敢名豈可敢也
當武更而平其心式已
而用上此所用之匪人好
洪：然漢道之烟極正非
問弗任而小人之治固也
極先以既厚之爵祿而法
之也先小人弗則元德任
而元實乃重成之也
任選就小人負家者
吳天不備章○此章言天變之可畏當示以回天之道也凡人
事有得失氣化凶有或東或西木火為尹氏而降之者即
上篇瘧不吊是也鞠詢以禍亂言天戾以災異言不均不順正
在窮極乎來上有出當隱與亂心惡怒相聞君子泛言註雖
云傷王與尹氏然道章大有九章以上責尹氏較重觀下章曰
誰東國成重尹氏上說如扁扁弗弗親相反如夷與弗問
弗任相反故宋傳又以分應上章扁扁如無弗扁扁之扁言盡心
竭力也政而欲得不做若半途而廢步者然謂弗扁扁我如我
心則夷之夷即平也用人無偏黨之謂行政善則民若於政

而叛亂以息故曰聞用人等則弗得宜而人心服故惡怒
民無怒上之心則不平之極若其遠云所謂民心悅則天喜
矣又何不備不惠之有
不吊吳天章○不吊吳天猶云天不憫恤彼既不能知扁扁
天自不免不備不惠故亂靡定而悔禍與日俱民不寧也乃上
自恬然不憂而家父獨憂之語意於誰秉一司着力誰秉國
成是與東國之均應不自為政上弗躬弗親應幸幸百姓與俾
民不寧慮一卒字有然不自改意○按知離與如快不同前
以亂之初生言如災敵之乍熾此以亂之又生言如相循之未
斷又須知憂心如離是家父自言也君子愛之曰蘇子文法多
長如此種篇篇用早口氣說殊諒甚
復彼四世章○此章者二句思慮亂意較不過訂起下二句以
見天下言亂而著尹氏致亂之罪耳四方之大而曰咸者猶
海人有云出門皆有確謂天地寬之意
方茂國章○此章亦言所以靡騁者正為小人之性無常
惡相加則才戰戰起及靡靡悖則如詩靡是既離而各一方怒
而即直彼其中傷者類記在眼前所謂股中鱗甲尖中刀也如
此入而與之其事真莫美矣
吳天不平章○以尹氏不平而歸之吳天者有委其責者倘
非天實為之彼何能以六尺之軀開其天之愛乎無非痛恨

至於如少時若天使之而原
之壽者也惟願之吳天不平
可也惟其不平之害實將小
人有困於之虞君子所可無
之所者其見危於宋被擄及
君曰惟我王亦不謂其美
遂至此的有人心教必有
則以亦言之不暇矣尹氏
能不應其心乃何時而
止已者則其為惡何時而
家父事蹟夫其者雖尹氏
而尹氏者則由王心之蔽
也或亦父為周之巨孽
而尹氏存亡者也實得尹
氏應然也人不敢其好乃
誠然取取則乃作此山
之精以究王政之由
若其在於用尹氏與王改

心乃屬於武北心以非法
其則則後保在使使天下
其禍多不有以養夫為罪
如此則則民怨可息天亦可
即此則宋父作補之本意
補新在亂本而歸之王心
望反亂為治之意也夫尹
氏殿設之而不放也正意
之而覆也王世王政於亂
之向矣止尹氏則不害下
於於宋不王政故我作為
以以以宋王政者亂之也
皆皆皆用尹氏之政也
化此以宋王政之心乎則
相道不遠于亂心而產事
日康于理無亂心而產事
之惟也元正其也一其
張天子亦唯守方有德以

之昔其病可知也其是
心一轉而和家之愛
正月首章此詩亦大夫夫
而修其心君之不忍也
至於天愛所以致此言
甚于亂言也現今日之時
有大可愛者彼正月乃長
之詩其謂乃崩毀之其全正
月首章則謂崩毀之其全正
陽是變於上既使我心
以誠歸德者又方甚大則
文起於人矣然言是時君
上下皆然不以為憂我
愛及宗法從父生而宗
其其之大為我小人心
有隱而不覺其至於病矣
特知之何哉

增補仲章詩序
補新者皆言夫人愛亂之
下言也其意之至其病
也其病也其意之至其病
而愛亂也其意之至其病
此人情也父母生我胡為
使我愛其言之病而不先
使愛其言也彼其言之好
而愛其言也其意之至其
而愛其言也其意之至其
而愛其言也其意之至其
亦何哉

三章言國將淪亡正其隱憂
其其其於人六章憂身之無所容七章病天之多所困此皆指
詠言說入章則本王之淫虐言之乃其致亂言之本九章言
昏之禍十章是用賢之益十一言言禍亂之可畏末二章提言
小人得志天下受病而已之所以憂也
正月首章四月純陽而霜降便舍下小人女寵在以陰召陰
天非無故而變也然天變於上入亂於下詠言繁艱凡其罔上
惑衷者倏然而不知其所從來蓋即植黨比周阻礙國故
亦孔之將非言之大乃禍之大也紫朝恬然不以為憂而大夫
獨憂故曰憂我獨憂者大而非止一身故曰憂心京又

言我之憂所以知是大者正緣小心憂慎故皆不察而又不敢
顯其憂之是以隱憂而至於病也鼠在穴中人誰知者故隱憂
謂之隱憂
父母生我章曰承上言我之遭此德為生非其時不先不後故
愛病至此好言自口二句最重即上詠言孔將正病根所在也
好言是奉養之言善言是說謊之言惟言之好醜而皆不出於
心則其好言不足善其善言不足惡其憂心愈益已日
甚一日矣但亂世人情往往與正論相反故見其獨處以為怨
傲見其小心以為過計而妄加排斥勢所必然故曰有侮所謂
一國之人皆狂而反以不狂為狂也

此心者... 憂心惻... 章○此言... 夫心者... 憂心惻... 章○此言... 夫心者... 憂心惻... 章○此言... 夫心者...

氣化自威... 非天故情... 謂山巖... 則其非... 氣化自威... 非天故情... 謂山巖... 則其非...

能斷言... 行不敢... 謂天... 託人言... 行不敢... 謂天... 託人言...

此言未... 故彼... 此言未... 故彼... 此言未... 故彼... 此言未...

則前之求之者其有用之意如過而後出之使不得安林

○郭臣危曰此章正足自傷其不見用也所歸也而歸之天也

○是欲求用也似融化說者何有對酌體各

○心之憂重○上結言王信託言致亂而此又推本致亂根原言

○雖感及傷宗周之易感蓋言手或於獲如如此則說言並起亂

○本已成不至長國不止文武之鍾虞猶存德洛之山河如故而

○一女子播種之在席之間運是未然事不必依劉安成作已然

○附故按宋註威亦威也須知威威蓋同而字別威取以水滅

○不見其威之形故去威傷之說下一威字漢史云此稱

○終其求懷章○此章喻求以子已危而禍為難免也行險喻運

○危而喻大難危危難難至而求發臣危為感難

○而說伯語聖句一轉蘇氏註逐句解去作文須依本文說完

○然後以所發之意變不必更碎視入合下章一思成其義

○意隔斷詩人語氣下章德貼方見真法○王氏讀詩記曰既輸

○乃思張九齡不用而思之亦晚矣

○無華爾輔章○此章喻求賢于未危而危終可免也輔以固較

○者輔以益輔者僕以將事者但福○帶說並兼二句猶言無

○願言以輔政也屢覆爾僕言屢求賢才以克用也國家事已不

○可為而後曰無棄曰屢願曰休休絕險設言之以深致痛

○憐之章

○急在于沼章○急相忘於江湖今在池沼雅深易見無所逃網

○後有旨酒章○或以此章為君子受病下章為天下受病甚

律有言謂夫我之憂亂而慎
生民非憂止一身之謂
此二彼有屋章天地間財止有此數小人富則民必勞此自
然之理今小人之處逆亂何處得米大都剽劫其民所積是
庶民無主難之地也德者之儻可知矣方有穀方見正禮
用之乃小人得志之日即是小民不幸之時此言天實禍之
可奈何家亂之世貧富均之受禍德在若一德善政不能分
民固無時而得廣政不政富人亦有時而衣但就國首之中自
較其淺深見富人猶足支持不比博術之民不離生其非其
以富民為可也德見亂言之亂禍及生民而用賢以挽而天
不可不垂矣

十月之交金
此詩序以為大夫刺幽王首三章言災異之變下則推致變之
由也十月無陽陰交會此時日食已自孔醜而不滅况又雷
電震騰山崩水溢邪災異且叠見所以致此者以皇父為小
人之尤引用群小於外而又交結嬖妾以惑惑王心於內其
作類一則違時以病民而不仁於下則貪利以病國而不忠
於上使我竭力以從皇父之役而卒不免於誅口則天譴實由
於人妖也休天權其受禍之深而歸之於命無非深著皇父之
為惡耳

十月之交章首章先紀日月之詳總見群陰並見不宜見食
明金卯為明木使明用事可
見其於此時中有心之定

以喚起下意言十月建亥六陰用事一陽未渡而月與日交
又正在晦朔之間是月為陰且朔日為辛卯而重光之幸為
陰金申開之卯為陰不與其日又為陰陰彼月之避不際日之
陰金申開之卯為陰不與其日又為陰陰彼月之避不際日之
陰金申開之卯為陰不與其日又為陰陰彼月之避不際日之

謂難交而不食或類交而食者在乎人君行事所感否耳
○嘗考幽王之時臣欺若若惑主小人陵君子大戎後中國
陰道長陽道消人事所感天象示之此日所以微也
日月告凶章○此章連上說來論薄蝕之變日月皆有凶咎而
總之是月不避日故註稱以月失其道言謂之皆其凶者君德
衰微陽明掩蔽故稱見於天告其凶象此皆由不用其良為君
災之本四國無政二句要說得與扶陰抑陽相關書云虜罰常
陰小人則有陰晦而無陽明者也故誦誦歸重下句惟不用其
良故四國無政此已暗指用皇父意彼月四句只就感應之常
既曰則維其常者亦變中之常也食與不食可以陰陽之本

夫此甚也為甚也彼月句
取下民遭此天變欲可哀
而必變必由於人彼日月皆
而不免於食者以月不避
日失其道也非不用其行乎
所以然者則四國無政使紀
不棄不用其良好和淨若其
以事作于下集於上而日
月之告凶如也夫自感召
之札論之日月之食皆非其
常正陰月而食是陰充附
而不遂故可也則謂陰附
而不遂可也此日而食是陰
附而掩之不可言也于何
其不以此為是也

山岳之此空千八主也夫
用其序謂不由此所常行
之度數九行則亦適宜更
不明大憲當時事重日會
而月字特書之現下四慎之首
白代如

日食而中雷比十月之時也
宜伏于地中今雷電交作澤
先明以助動伏夫亦可謂
不寧不善而天道變于上矣
且百川沸騰而大其下之
性山家幸而雨其止之
當高時滿而為公深各填
塞而為地地道變于下矣
夫純陰日食固以多異今十
月而雷電山崩公深皆災異
之甚若宜思德修德救災

其以可也夫今之八胡為也
天地之交而雷與德劍之空
不至于傷哉
補論雷電交作不任日食以
比年以雷電交作不任日食
非安泰景象不令非順序
景泰山家幸而雨其止之
性山家幸而雨其止之
當高時滿而為公深各填
塞而為地地道變于下矣
夫純陰日食固以多異今十
月而雷電山崩公深皆災異
之甚若宜思德修德救災

平者為君也王而曰春今之人者微而婉也莫慈只怨天之戒
不思恐慎修省而無政不用其長即在其中
附政按唐志周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日蝕即此十月之交朔
日辛卯也又國語幽王二年三川震岐山崩即此百川沸騰
山冢羊崩也但此詩當作于六年日蝕以後而詩人追言其
事如此耳

皇父卿士章○此章推原與之故皆皇父用事以引進小
人而又借女寵以為主故光數之為罪之魁無非用上不用其
良之義也卿士位卑而無德六官故為亂首蓋一皇父進而衆
皇父皆進矣司徒數五典使民家宰統百官均四海掌夫主

史之我欲推王也馬政而
之而馬政之也馬政而
引類分彙要遠心之世空
失后紀所以主內治則
難色之要其勢於外則
未與快也則女寵與夫
小人以所事于外則有
小意嚴玉心於內則有
以榮而心所以榮也
補論方豈要加一辯字言
如大之也則宜然無
此章重德以下專言皇父
專恣以動事也事彼其快
麗以作也長不自以為不
而欲動欲以動亦不結或
之而欲動欲以動亦不結或

撒撒不得以滋味享王內宰入柄不得以私意亂法學
王馬政有故則不株師氏得失有微則詔王而以善寺為
之必多曠職此皇父之罪而何然後使皇父得肆其奸者則以
妻為主于內而已說以色之美言煽以勢之威言處以寵之固
言所為盡感者未艾而皇父之用當益堅矣此災異所以繁興
亂亡所以莫救也

不顧人之利害而違時以從惟自以為聖故不擇賢自輔亦不
留賢輔若而惟利是圖下則不仁於民而上則不忠於君其為
皇父之惡如此豈曰不時就度皇父之心說言不一待養際而

遷故遷都必有自以為是者然自古聖王尚不鄙其民以從
己之欲每有興作必謀及庶民而皇父之徒民於向至撤我墻
屋而田園之以汗萊則惟無以安其身且無以食其力此正徒
之為害也皇父又設義以貴民而曰下供上後禮有固然豈有
作大事動大衆而不通衆志不盡下情者哉

皇父孔聖章○此章言人臣一有自聖之心每擬當人以為當
每據厚利以自私如國有老成王所倚以為重者國有富民又
王所倚以為安者皇父屏棄老成使朝廷之上為之一空而
即其民間之有車馬者亦僥倖擇以資私色縱言其自私自利
如此皇父對於圻內當有二鄉今三三鄉以比列國多藏若以

從而曰不獲治平者汗而為
者承以曰非我族類乃下
上法之常性也其族入於
已不仁於下也如此
補論此以下皆神皇父遷
向之實向地在東都去而
御于里豈不特難哉
此章補上之缺也
臣凡以實心惟求上
還備其行也檢檢其
也

史之我欲推王也馬政而
之而馬政之也馬政而
引類分彙要遠心之世空
失后紀所以主內治則
難色之要其勢於外則
未與快也則女寵與夫
小人以所事于外則有
小意嚴玉心於內則有
以榮而心所以榮也
補論方豈要加一辯字言
如大之也則宜然無
此章重德以下專言皇父
專恣以動事也事彼其快
麗以作也長不自以為不
而欲動欲以動亦不結或
之而欲動欲以動亦不結或

初為己之計也其術則志者
不忠於上也如此術則志者
術新直皇父棄舊臣背德而
不用了也惟晉一老以守
吾至不忠之罪甚乎王
東遷作文法之命惟原在
亂之內亦曰周者棄舊臣
又在原野而周之亡定兆
於此使皇父棄舊臣周者
之師保則有焉有舊臣者
外為舊國亡也皇父之罪
莫大於此

三卿當車馬者以定運被作而尋人看教字見德不出於
誠心亦當勉強以過之也○排擇有車馬者以居徂而此方是
取富人以實向之都也○西漢舊車馬者居正如此
也勉從事章○此章承上遺皇父之責來也勉從事即從上不
時之使特起下被說其意曰皇父而許之于皇父非即下民
之望乎而何謂是說說意得是重漢舊車馬其面相說悅雖肺腑可
以相傾而轉背便相說說人之反覆如此專力為此障者皆
因皇父其罪天降明矣夫使說口許爾者誰實為之德只是
怨皇父特不得已而歸咎於說人
怨皇父○孔彥是遺皇父之惡而後禍尤甚獨若憂是
怨皇父○孔彥是遺皇父之惡而後禍尤甚獨若憂是

為我時○廿一說言以相悅
而行相悅者力為此以相悅
禍亂皆由手許之之人耳
新新言已勉皇父之
分上是已勉皇父之
是惟人說之也○
○皇父是時天下皆病而
我皇父之禍尤甚故
○然皇父之深病也○
○方猶有餘說而可說民猶
以自勉則我之德也○
○皇父不使休是時天命有
子所遇而必做我之財力
以自勉也○
○情新言我不做我財自勉

此詩首言饑饉之災見群臣所以離散之由而於章則正言其
離散之事然天變人非如此而嘆王不知改而若初無意於實
之者三四章述言王雖為惡而人臣自當盡職自當盡其力所

不說字不說字不說字
勞意同俱是皇父之德
不說不說不說不說不說
命之為不說不說不說
非詩也

不之以教若實然皇父之德
誠切其離散而去人臣之說亦不應若然微詞隱語
人心折未文實詩其情而正言以貴之見終不可托詞而不返

○皇天章○首章因群臣之離散以遺饑饉之禍故詩特云
惟本而言春姑為怨天之詞以發端而言外見其當安於命也
元氣廣大曰昊天而及陸其德仁覆憫下曰昊天而竟無其責
所謂勞苦同極未嘗不呼天之意首四句輕叙而歸重
天降威第第而三句正上下相聞處以無罪之民而與有罪
者俱被威亡正是第第而重罪一處說合謂置之於
死地而伏則明正其罪也與史記伏誅伏字同德說伏誅言
周宗既滅章○此章言人離實承上天愛而言註中天變人離
不平者深重入離上周宗既滅詳將有字只是據其有既威
之兆而言之其兆當在飢饉之外春也王與道災官並至易姓
之兆非一端也既威云者故為危詞以決之還是未就事而
止只言言未知天之所命人之所歸屬於何人耳不必以正
庚二字分爲天命人心看以正大夫猶離居則人皆散去已獨
任勞雖危勉從事其離知之德見無人與我共事非勞逸不均
之說三事大夫是內而有官守者而與背風夜來公邦君諸侯
也○外而有民社者而與背朝夕見此亦是離居之意○

○皇天章○首章因群臣之離散以遺饑饉之禍故詩特云
惟本而言春姑為怨天之詞以發端而言外見其當安於命也
元氣廣大曰昊天而及陸其德仁覆憫下曰昊天而竟無其責
所謂勞苦同極未嘗不呼天之意首四句輕叙而歸重
天降威第第而三句正上下相聞處以無罪之民而與有罪
者俱被威亡正是第第而重罪一處說合謂置之於
死地而伏則明正其罪也與史記伏誅伏字同德說伏誅言
周宗既滅章○此章言人離實承上天愛而言註中天變人離
不平者深重入離上周宗既滅詳將有字只是據其有既威
之兆而言之其兆當在飢饉之外春也王與道災官並至易姓
之兆非一端也既威云者故為危詞以決之還是未就事而
止只言言未知天之所命人之所歸屬於何人耳不必以正
庚二字分爲天命人心看以正大夫猶離居則人皆散去已獨
任勞雖危勉從事其離知之德見無人與我共事非勞逸不均
之說三事大夫是內而有官守者而與背風夜來公邦君諸侯
也○外而有民社者而與背朝夕見此亦是離居之意○

任勞者必勤則其背風夜不
 在公之於諸侯則與齊朝夕
 直等王之義夫天既與人
 雖又以此無災曰王政而
 善也今乃反出為惡而不
 則賊之之禍必矣
 補新有正大夫六句三句
 皆難者也跡上從黃從
 首代也無人代其力也
 云美知難求人之知也
 乃歌人之其其勇耳其勇
 不其於也其勇耳其勇
 如何至難夫王之多惡如
 使其往法度之有則知所
 以懲制而法度之有則知所
 法度之言官不說信而信行
 地補新有正大夫六句三句
 其止若人之其其勇耳其勇
 也然五百君子重可以王之
 為惡而逐惡也故不說其
 身不致身是無善之意
 不相殺夫不制是忘天監
 之報不殺夫公論難辨
 不為之相殺也而天理難
 人獨不殺于天也
 補新有正大夫六句三句
 之直難也非其難也乃
 自致其身也則其難也
 乘也
 我成重難也已成分王之
 為惡不遂我難也成分王之
 之而口辱也凡百君子重
 以成成就之故者王若
 王有問而致轉其下其止可

云此雖未及散去而已其任其責矣本朱聲說既義應曰或
 此詩人善望之詞至重出為惡則絕矣夫此重責臣之意輕而
 責王之重責其責則責臣之不當去也○趙我曰白離散重
 飢饉上朱傳因以避諱之禍句輕以特因下諱言則退句見
 之說者不必用也
 如何昊天章○此章雖曰呼天以訴至則借天以指王也
 出為惡正王之勿慮勿動處故遂以如何昊天核之法度之主
 曰辟故法度之言為辟言夫法言正人主之樂石而猶然不信
 法言故高指任德行又安所不至此只是上王之為惡起下臣
 之當致身耳致身謂反離君棄背風夜朝夕之心而各謀格以
 重臣或不使其身流於放肆也人惟一心故身便是相畏相畏
 即是畏天風之事君天所制也故以天為言誠不相畏二句頃
 以胡字貫下俱指上文不致其身一句而言此章大抵以各致
 願身一句為主
 成或不退章○此章重責責用諷句為主惡者惡之指為惡
 不退是玩愒也不善者惡之兆為善不遂是樂禍也此二句亦
 是讓出為惡之意不遂不遂互言之耳帶我二句承上二句說
 前云我勸而此又曰慘上曰舜正是他體於身處群臣之莫告
 即指仇矣愈苦言聽言則卷是而從者也諸言則退是畏罪者
 也而送則不盡其情畏罪則惟知有此正不致其身者也夫

以進善去惡之時乃但答
 之而已不敢直言以相正也
 一有善言及已則當而辭
 居其前而後於已王夫夫
 玉雖不美以君臣之義豈可
 美是也
 補新有正大夫六句三句
 皆難者也跡上從黃從
 首代也無人代其力也
 云美知難求人之知也
 乃歌人之其其勇耳其勇
 不其於也其勇耳其勇
 如何至難夫王之多惡如
 使其往法度之有則知所
 以懲制而法度之有則知所
 法度之言官不說信而信行
 地補新有正大夫六句三句
 其止若人之其其勇耳其勇
 也然五百君子重可以王之
 為惡而逐惡也故不說其
 身不致身是無善之意
 不相殺夫不制是忘天監
 之報不殺夫公論難辨
 不為之相殺也而天理難
 人獨不殺于天也
 補新有正大夫六句三句
 之直難也非其難也乃
 自致其身也則其難也
 乘也
 我成重難也已成分王之
 為惡不遂我難也成分王之
 之而口辱也凡百君子重
 以成成就之故者王若
 王有問而致轉其下其止可

人臣義當極諫不問猶將執事而況或有聽言之時諱難若
 無猶不致願而况偶有諫言之及彼於君臣之誼誠可謂怨狀
 矣耳
 哀哉不能言章○此與下章皆上親來言商之不肯盡言亦
 無怪其然吾帝觀時重誠者有不易者但人臣之義不應若是
 耳以高是時重事之責而責去者之意自隱然言外隱言是出
 謝月航謂非但出之于口無益于事而已此說叫得註中而適
 二字時說多謂隱言是出與不齊若自其口出相由衷之言
 响一為不出諸口恰似用力以出其然甚艱正與巧言如流反
 對看此本黃氏佐之說亦好忠言反求以其權宜依言反苛以
 其委休有無限感既盡在
 位曰于任章○首二句嘆任之難下中言任之所以難也據是
 急遠而無所伸結是危懼而無所容言難合恒以直道待
 於君公謀不容每以枉道見怨於友惟上則得君而下文顧公
 謀則進退至於兩難言只以說侯求容則亦莫之難也可使不
 可使不粘上能言不能言之人蓋此重語蓋其對正人一過就
 總是形容其貽與之狀耳方欲責其離散而及原其不得已
 之情真是令人心服
 謂爾遷于王都章○末章卷上告戒只是欲其遷歸王都此詩
 人直在不言夫不曰言之難能仕之多難而願托於末有室

使運獲于王都以致原夜... 家主於風忌注血無言不疾... 傷我稼穡似不必然

增補仲雪請修脉... 小吳全... 通詩以章內謀字為主... 決此人主莫大之患故詩人視之

此自有其于宗社生靈... 所謂亦孔之仇耳... 施為曰猶二字有辨

增補仲雪請修脉... 小雅五卷... 我既既厭華○此章我既厭二句... 決此人主莫大之患故詩人視之

其須執其勢而使之者以
其謀而無故故云如漢宣
子道云
不以其相持不斯之意已可想見矣不謂于成就室說上根
是非相奪來故以謀為無得於道此根爭聽言米故以為與
行道之人謀之語各有屬
國雖廢止章○此章承上言謀之無成者以有可用之謀而王
自不能用也廢止廢廢只是引起話頭若國國論之不定而併
求民之所以不多謀也聖曰通明只是一節之聖而雖不必其
皆聖亦不必其皆不則是非分明必有定論將謀而貪賢人
衆多下之善謀數或字各舉一德而意思之德曰廉作聖視
增補仲子言詳錄
之德曰明作哲聽之德曰聰作謀親之德曰恭作廉言
之德曰從作又此五項皆以人之善言非以謀言王不能用
則善不能自存而消沮于屢棄斷喪於流落如泉流之往而不
返無乃淪胥以至於敗乎人之云亡非國殄瘁齊訓相分明是
言與國家俱敗亡也時說單就五者之善說或專指國之敗亡
說俱未詳解
不敵無慮章○此章首三句叫起莫知其他一句人情能見已
然不能見未然故舉虎馮河之外其禍抱之伏有更慘者誰則
知之暴與焉為二而曰人知其一者謂明於此類而昧於彼
一也也明指喪亡之禍而又不忍顯言故謹言於他耳須根上

之患進而易見此此一語人
時知進之備如長國士家之
禍於子孫而即解之中則意
形於斯不知以多矣也或
以知之之變之其戰戰之
其場之及也蓋禍福相承
則已能正可不知早計
視而己乎時若大夫者可謂
必國之忠也
補新直人知其安知其
謂一舉一動必知他
事有大子死理河等
知局地知地有地其
焉者矣夫知地其
然則不要說出此
增補仲子言詳錄
小兒首章○此章首三句叫起莫知其他一句人情能見已
然不能見未然故舉虎馮河之外其禍抱之伏有更慘者誰則
知之暴與焉為二而曰人知其一者謂明於此類而昧於彼
一也也明指喪亡之禍而又不忍顯言故謹言於他耳須根上

心物動之念... 之念雖無時不然而... 人之存聖童... 彼飲酒特飲儀中一事... 酌飲而日甚一日... 天命不又玩... 危亦修身無以自免... 誤及時... 一說天命指攝攝攝之天命言... 故則天

中廣有教章... 終未救之與承... 意參元一本... 時進善求善存於親而不可... 中廣有教章... 終未救之與承... 意參元一本... 時進善求善存於親而不可

中廣有教章... 終未救之與承... 意參元一本... 時進善求善存於親而不可... 中廣有教章... 終未救之與承... 意參元一本... 時進善求善存於親而不可

中廣有教章... 終未救之與承... 意參元一本... 時進善求善存於親而不可... 中廣有教章... 終未救之與承... 意參元一本... 時進善求善存於親而不可

中廣有教章... 終未救之與承... 意參元一本... 時進善求善存於親而不可... 中廣有教章... 終未救之與承... 意參元一本... 時進善求善存於親而不可

中廣有教章... 終未救之與承... 意參元一本... 時進善求善存於親而不可... 中廣有教章... 終未救之與承... 意參元一本... 時進善求善存於親而不可

中廣有教章... 終未救之與承... 意參元一本... 時進善求善存於親而不可... 中廣有教章... 終未救之與承... 意參元一本... 時進善求善存於親而不可

中廣有教章... 終未救之與承... 意參元一本... 時進善求善存於親而不可... 中廣有教章... 終未救之與承... 意參元一本... 時進善求善存於親而不可

中廣有教章... 終未救之與承... 意參元一本... 時進善求善存於親而不可... 中廣有教章... 終未救之與承... 意參元一本... 時進善求善存於親而不可

中廣有教章... 終未救之與承... 意參元一本... 時進善求善存於親而不可... 中廣有教章... 終未救之與承... 意參元一本... 時進善求善存於親而不可

日斯過之而斷... 自昭然于言外... 保二句連說... 說謹儀教子終是... 日斯過之而斷... 自昭然于言外... 保二句連說... 說謹儀教子終是

日斯過之而斷... 自昭然于言外... 保二句連說... 說謹儀教子終是... 日斯過之而斷... 自昭然于言外... 保二句連說... 說謹儀教子終是

日斯過之而斷... 自昭然于言外... 保二句連說... 說謹儀教子終是... 日斯過之而斷... 自昭然于言外... 保二句連說... 說謹儀教子終是

日斯過之而斷... 自昭然于言外... 保二句連說... 說謹儀教子終是... 日斯過之而斷... 自昭然于言外... 保二句連說... 說謹儀教子終是

日斯過之而斷... 自昭然于言外... 保二句連說... 說謹儀教子終是... 日斯過之而斷... 自昭然于言外... 保二句連說... 說謹儀教子終是

日斯過之而斷... 自昭然于言外... 保二句連說... 說謹儀教子終是... 日斯過之而斷... 自昭然于言外... 保二句連說... 說謹儀教子終是

日斯過之而斷... 自昭然于言外... 保二句連說... 說謹儀教子終是... 日斯過之而斷... 自昭然于言外... 保二句連說... 說謹儀教子終是

日斯過之而斷... 自昭然于言外... 保二句連說... 說謹儀教子終是... 日斯過之而斷... 自昭然于言外... 保二句連說... 說謹儀教子終是

日斯過之而斷... 自昭然于言外... 保二句連說... 說謹儀教子終是... 日斯過之而斷... 自昭然于言外... 保二句連說... 說謹儀教子終是

日斯過之而斷... 自昭然于言外... 保二句連說... 說謹儀教子終是... 日斯過之而斷... 自昭然于言外... 保二句連說... 說謹儀教子終是

恨於九人... 亦不必云其心尤甚於衆...

小弁全

小弁全... 則切於身矣... 則切於身矣... 則切於身矣...

補新... 則切於身矣... 則切於身矣... 則切於身矣...

何而安于廢之... 附政廣雅曰... 謂之鴉鳴... 能反所猶已之不能致...

玩柱有一節... 維桑與梓... 以及親之所植也... 以及親之所植也...

補新... 則切於身矣... 則切於身矣... 則切於身矣...

竟彼蕭天既不武矣則亦不我容矣彼虎威之則則鳴須于上而理：其聲夫有若然而深之謂則其生予亦而辨：其東夫物而

竟彼柳斯章○此章言物皆有所依我獨如不繫之舟無所依海也以頸依茂柳種葉依深澗與意方順若親柳與澗則容物便多一轉舟流澗深無所止據柳葉人無所歸意不可涉於比體英謂假源求其難假源捕且不足是身身無地之意註中今昔字可刪

增補仲聖詩經脈 直便故法記之于此 莫高而然然其所以 得入者亦由易言括以易之 障之外有兼耳而聽者也惟任意而發故曰由言此只念鐘微 有所左右非必便是廢后廢子之言但定其後人輒覽王之意 向而生說措則今日之廢後其非言語以為階乎此詩作於信 諱之後而無易由言尚你我勉之語正見他委婉慶周宗既感 未然而作已然臣之於君為老言以激之也君子無易由言已然 作米然子之於親其微言以親之也無避我梁四句是比詞遊 於梁我心終不忍忘于國其 我梁比東宮太子所居發簡以承述太子所事 仲卿仲卿猶有 先難後死之梁而發之 梁比東宮太子所居發簡以承述太子所事 仲卿仲卿猶有 我身且不見容於何處也 二不忠三不孝之 心焉至于身後之事置之其可誰何謂之一字一 去之使然夫物原 歸一詞云要直回山二句如註所解亦非自惡謂之山曰其 故修改其自決之詞示并之

增補仲聖詩經脈 直便故法記之于此 莫高而然然其所以 得入者亦由易言括以易之 障之外有兼耳而聽者也惟任意而發故曰由言此只念鐘微 有所左右非必便是廢后廢子之言但定其後人輒覽王之意 向而生說措則今日之廢後其非言語以為階乎此詩作於信 諱之後而無易由言尚你我勉之語正見他委婉慶周宗既感 未然而作已然臣之於君為老言以激之也君子無易由言已然 作米然子之於親其微言以親之也無避我梁四句是比詞遊 於梁我心終不忍忘于國其 我梁比東宮太子所居發簡以承述太子所事 仲卿仲卿猶有 先難後死之梁而發之 梁比東宮太子所居發簡以承述太子所事 仲卿仲卿猶有 我身且不見容於何處也 二不忠三不孝之 心焉至于身後之事置之其可誰何謂之一字一 去之使然夫物原 歸一詞云要直回山二句如註所解亦非自惡謂之山曰其 故修改其自決之詞示并之

其亦然而不若者夫
補新詩無難者固曰怨古
有足謂不然何雅偶同
但在此處與風俗人見
本意不同然亦不無
伯服之宋世能忘情其
然亦故吾其天下信天下
事以遂我其其其信也
不信即其信也
信之而不悟此大夫所以傷也
巧言章句此章以無罪無事如此憮二句為主吳天已威
二句即上無罪二句而重言之耳覺人變亂是非使賢者淨亂
是被說即是遭亂亂之所及則不止一人特作詩者亦在其
傷於流道如此其大也夫

高泉曰莫汝即人心之險耳古詞大行之山能推車巫峽之
水能覆舟者此如此
巧言全
此詩通篇皆是傷王之聽說生亂者華大夫遭亂而訴于天
三章原其亂所由生以王信說之故四章以下一言說人之
不難知一言說人之言不難辨一言說人之言不難除而王自
信之而不悟此大夫所以傷也
巧言章句此章以無罪無事如此憮二句為主吳天已威
二句即上無罪二句而重言之耳覺人變亂是非使賢者淨亂
是被說即是遭亂亂之所及則不止一人特作詩者亦在其
傷於流道如此其大也夫

增補仲雪詩經解

天之降疾所以懲罪其天之
威已甚矣我當其罪也夫天
之震其大矣我當其罪也夫
天之震其大矣我當其罪也夫
天之震其大矣我當其罪也夫
天之震其大矣我當其罪也夫
天之震其大矣我當其罪也夫
天之震其大矣我當其罪也夫
天之震其大矣我當其罪也夫

小人每以說言者上意有視王所好不在說彼必欲取說言以
自媚於上視王所好在君子彼又托君子之說以自文謹敢權
以說進者惟王不能莫以說人益違而君子益病耳玩註補
自見徐言危曰起則滅夫疾社則梁南養生沮如結提葉不
已如斬草除根形密可謂曲盡
君子屢盟章屢盟與上如社相反信盜典上如起相反夫君
臣之間不以腹心相示而以盟誓相要已故猜疑之端而以盟
之者屢不一則又噴而不信其待君子如此固宜善言不
用而亂之日長也小人為欲借人每乘間伺隙惟恐人知故
名之為盟而君又信之不疑則彼必肆然無忌待小人若此
固宜說言益綴而亂之日進也况盜言之美听之甚其在彼
者又能授吾之機而中吾之好亂其不益進乎承上言不可信
而起下為王病其甚其言津有味才屬王說饑餓食之義
亂進而不止如嚙之不厭者然正與其相應其止共說出小
人心事若只就職事說則小人之曲諛殆過於君子但不念
念止於其耳彼其危殆國家人君之病孰大於是
附政按註中邦國有疑句乃是解明字義此屢盟是與諸若
盟非與神盟也三山李氏曰攻之春秋傳如伯有之亂鄭伯
與其臣下盟者盟者於君臣相親而致也
乘其下盟者盟者於君臣相親而致也
乘其下盟者盟者於君臣相親而致也
乘其下盟者盟者於君臣相親而致也
乘其下盟者盟者於君臣相親而致也
乘其下盟者盟者於君臣相親而致也
乘其下盟者盟者於君臣相親而致也
乘其下盟者盟者於君臣相親而致也

神聖也惟君子為能大制以
作之美其有存之六欲所以
以委世也惟聖人為能位
倫以定之矣况他人之有心
或好德者不可得而知也
惟子有以巧其情偽微吟之
私行以付度之時誰能之
况除彼善美自以為物其非
則除人之有心存而度之
新何以與定哉

此言不出此意以發願難惟君子能作之其性王蓋猶大
賦難定而聖人能定之見惟聖人倫人各有心難付度也而我
能付度之德以能所難能為他人即指說人說難有說果
恣肆其說人得、翻、自謂人莫已知而一旦遇明者其情偽
顯然畢露誠有信手覺免之難、而遇大則獲美比意遇字當
清透

惟神仲雲詩經
此章以行來行言心鳥數之二句為主與意以
不根之言不兼碩與巧說此章原為重說言而發也下即上心
鳥數之意而歸重巧言一連碩言要重而不輕浮辭徐而不急
字有味

此章以行來行言心鳥數之二句為主與意以
不根之言不兼碩與巧說此章原為重說言而發也下即上心
鳥數之意而歸重巧言一連碩言要重而不輕浮辭徐而不急
字有味

何足畏之有為惡者動實惡者害以易驅除也然而王竟不
能剪其類可為長太息也
附政有古小人所求患者心之難辨本之難除如王莽之謀
恭使當年即死孰知其偽如王安石言依于道動引經術神
宗以為聖人雖司馬光亦不知其偽又或有拳勇如莽者召
布有儀實如漢唐宦官宋章惇蔡卞之流除之不得其去必
致大亂是皆可慮也人使之使倘如此而王不能去此其
罪不獨在說人也故小序云刺幽王也

此詩重以極反側一句為主蓋語暴公之為人不過反側二字
何人斯全

蘇公一篇之青不過極之一字如同僚友如伯仲而反構構此
反側也遊梁而不入門不入言我此反側也遊陳而不見其身
不自比不自南與夫嗚行不入見既遠又不入見此亦反側也
故末章特表之曰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此蘇公分明現出一詩
之青藉以首章為疑二章為韻三章為實而章為絕五六章為
望七章為結八章為與其情俱失言矣

何人斯全
明自張胆處欲其一來雖曰望之實以愧之
何人斯者此章以其心孔難句為主蘇公刺暴公之為人

子之九也。情也。亦我之。而... 在反側。究慕公之心。則孔... 畫通詩之意。後為如... 險至此。非止。障梁不入。已... 公情詞便不委曲。故特... 微諷之。若信若疑。可解不解。我雖不說。慕公之心。如芒刺... 矣。

增補仲雪詩經

五七

而不我逐。意我親而又我... 爾之安行。章。此章以... 非實事。即托以... 君子自與面。目相見。蘇公亦... 之。未指其遊。梁。逃陳之時。而... 勿混。
爾運而入。章。上章言彼去而不見。此言彼還。而或見。蘇... 公窮慕公之情也。時或... 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上意。不知論詩人忠厚。或者亦由此心... 據慕公之人品。蘇公瑞不望之矣。

伯氏吹簫章

五八

言二句要全說不得平分耳其詩溫厚和平柔漸次略無一毫忿嫉之意而翻覆深兩
即伯仲連上即其如實
蓋其為之而不察雖若
亦所以實欲之而不察雖若
若若謂如物之在實則
矣夫夫亦如實信不不
知也則今日之事必有
友而亦不知其也如曰不
然則請相之謂斯也子即
持此事也然始於未說也

徐宏曰暴公之於蘇公既以說謬相加適矣復何面目見
之所以欲見而難于見也通篇俱言其可以見而不來惟欲以
一見為快則彼媿汗慚羞難推前之態宛然在目而說構排
擗之罪亦不待言而顯矣以此相責正如握西秦之鏡魏魏莫
逃飲上池之水肺肝悉見故曰貴人忠厚猶見其皮毛未領其
有也

增補仲雲詩經脈
時其情不可不謂是以依
此教以定極爾及爾之心使
爾首肯其北極之洲也夫
防德之中無德位之尊餘公
不認厚處已而若以待人若
君子重道時有遠望而欲言
刑名者伯仲此詩意謂天
下之禍恒起于說謬所貴乎
君子者知所說而已彼其道
文之小者也則歸文之大者
也則君子謂子之文分文致
之以成足則歸之龐不猶是
人若固人之小過而歸成大
罪夫彼辨人者所為若此則
乘心之公亦已太甚矣
君子重道時有遠望而欲言
刑名者伯仲此詩意謂天
下之禍恒起于說謬所貴乎
君子者知所說而已彼其道
文之小者也則歸文之大者
也則君子謂子之文分文致
之以成足則歸之龐不猶是
人若固人之小過而歸成大
罪夫彼辨人者所為若此則
乘心之公亦已太甚矣

通詩以諧字為主其伯蓋譏被刑而困學中官之獄者故以
名為始既設喻以貴之次又忠告以誨之五六章既仰天而訴
之又求天以制之末遂作詩以為君子之戒也亦深自傷悼之
詞

君子與公首二章○此首二章總言說人飾小過以成大罪而
上是文之使大下是張之使大阮米註下解微張大張自見其
要非物嗚呼非星只形容如是之貌耳又似鋪排錦繡南其似
其非其故又以為說言無實之喻說其甚甚然若裝點藻飾是
為文之使大就其嗚呼然者到處播揚是為張之使大惟深文
以巧詆之故見其甚惟陰謀以張張之故言其說論各有當也

增補仲雲詩經脈
五九

緝一翻二章○此與下章皆反其報復之理所以至者欲其
知畏而自戢也故曰皆忠告之詞緝一如麻之緝維績而不已
翻一如鳥之飛徒來而自浮提一保利而不滑滑一反覆而無
窮如此用諧情收呼以飾其變或貝飾飾後為為其也怨忠
無不白偽必見疑王以爾之言為信亦以人之言為信也王能
以爾之言加罪於人亦能以人之言加罪於爾也馮諼之禍亦
既遷而及女矣尔乃不思讓辯之是懼乎既其不忠其言又深
於不信德是取其不可驕為說識

駭人好二章○上章是求訴於天以王之不明下章是求制
于天以王之不振好猶揚上也即是意淨志滿中一痛慘
也即是垂首喪氣視者欲于監視而阻抑之驕人庶以少戢矜
者欲天於憐而扶持之勞人庶以得安身言誰過與謀者只痛
恨其謀之詞與前幾的口氣有別取彼諸人登一起下投界有
矣自德存無本彼何咄咄開眼的話對虎之物極惡而猶惡之
則其人之惡可知投之有此非謂地之能容也只寒涼不毛之
地非人所居置之此以橫至之耳萬物皆天所生天更無推避
理故擲于吳天使制其罪○或曰虎猶知父子射備知君臣非
如說人交亂人父子君臣之間而擲之禍者也故投之而不食
投界有北恐只是投之四面之意

楊園之道章○此章以凡百君子敬而聽之為去首以地道卑

增補仲雲詩經脈
六十一

王之好謀好技又子之巧詐
王之不愛也故其謀謀
者欲天於憐而扶持之勞人庶以得安身言誰過與謀者只痛
恨其謀之詞與前幾的口氣有別取彼諸人登一起下投界有
矣自德存無本彼何咄咄開眼的話對虎之物極惡而猶惡之
則其人之惡可知投之有此非謂地之能容也只寒涼不毛之
地非人所居置之此以橫至之耳萬物皆天所生天更無推避
理故擲于吳天使制其罪○或曰虎猶知父子射備知君臣非
如說人交亂人父子君臣之間而擲之禍者也故投之而不食
投界有北恐只是投之四面之意

增補仲雲詩經脈
六十一

沒此已獲之將可也此此... 雖主困後者言其實傷子昧者亦此憐人也足徵發之煩倦... 之因皆可言勞不盡人力不盡人財皆可言息... 東人之子章。上言東人之勞敝已甚故曰童首二句。只為引... 起之詞。然此發不來一語實括盡東人之勞。擊衣服視杆抽... 其苦者何如。然羅莫我視勞屨履者何如。百僚是視視行彼... 周行者何如。德以西人之詩志形東人之勞苦。正見其賦性不... 均也。前言舟人私人者。舉卑賤以見其餘耳。詩於百僚言得其... 財。蓋財力益固矣。西人則窮用之意。西人在天子釐較之下。非可獨薄。但薄於東而厚於... 於于賦性于力。而有於。然... 之衣。故曰。即一人之。而... 增補仲書詩經... 小雅五卷... 六五... 姚承慈曰。東人輸載以担。西必假舟人。故說舟人之子。庶幾... 周行者何如。德以西人之詩志形東人之勞苦。正見其賦性不... 均也。前言舟人私人者。舉卑賤以見其餘耳。詩於百僚言得其... 財。蓋財力益固矣。西人則窮用之意。西人在天子釐較之下。非可獨薄。但薄於東而厚於... 於于賦性于力。而有於。然... 之衣。故曰。即一人之。而... 增補仲書詩經... 小雅五卷... 六五... 姚承慈曰。東人輸載以担。西必假舟人。故說舟人之子。庶幾... 周行者何如。德以西人之詩志形東人之勞苦。正見其賦性不... 均也。前言舟人私人者。舉卑賤以見其餘耳。詩於百僚言得其... 財。蓋財力益固矣。西人則窮用之意。西人在天子釐較之下。非可獨薄。但薄於東而厚於... 於于賦性于力。而有於。然... 之衣。故曰。即一人之。而... 增補仲書詩經... 小雅五卷... 六五... 姚承慈曰。東人輸載以担。西必假舟人。故說舟人之子。庶幾...

附改兩雅葉耳之詞。漢津也。註云。安龍尾斗南斗。天漢之津... 梁... 孔氏說云。漢水之精也。氣發而升。精華上浮。轉隨流。名曰... 天河。又曰。織女星。四星。形如星。之。然。而成三角... 誰則七襄章。此章。德。是。言。天。之。無。於。於。人。也。雖。有。織。女。不。能... 為。織。機。而。成。章。雖。有。牽。牛。不。能。為。我。駕。牛。輸。將。雖。有。岐。明。長。庚... 不。能。助。日。為。晝。便。我。當。你。雖。有。天。星。不。能。為。我。掩。亮。而。足。用。蓋... 人。實。受。其。惠。而。天。虛。有。其。象。群。星。之。無。助。如。此... 淮南有箕章。此章言天不惟無助於我。反有所困於我。... 須以載命其苦。西柄之揭。二句。為主。首四句。只是起下段之意... 增補仲書詩經... 小雅五卷... 六五... 抗註中二既。字有見。舌柄。揭。冰。其。見。因。也。蓋。若。為。見。因。之。詞... 要。之。天。無。心。於。人。亦。無。心。於。人。詩。人。特。像。是。以。地。其。不。平... 之。高。爾。光。止。云。凡。詩。有。情。景。意。象。若。此。之。類。只。可。講。情。講。意。而... 要。好。歌。則。無。也。在。詩。詩。者。會。之... 附改董氏曰。箕其種似箕。且有舌。斗其方如斗。且有柄。箕四... 星之為種。二為舌。種。疾。而。舌。廣。故。曰。命。斗。四。星。為。斗。三。星。為... 柄。而。下。揭。故。曰。揭... 四月全... 通詩以首章為主。言揭。日。進。而。後。向。背。根。此。說。去。四。章。原。亂... 所。由。起。五。章。言。揭。亂。不。息。而。六。章。又。訴。己。之。難。免。七。章。陪。其...

此我之由耶
...
小朋首章之此章以二月物言難寒者之句為上八句是

呼天而訴之句後下因念友之慮者而傷已之不敢歸也明

明也謂宜有以察人之隱而恤人之私者乃行之速至時之

久而無有還期故心憂如中毒之藥而太苦也共人只共其取

事之人念之不是利久懷思亦不是忘其安途只因久羈在外

欲歸不得坎感懷懷卿而重自哀傷如以不言思其室家而言

思其僚友者善為詞也謂與下說怨非事未畢而歸則違

不克也故季之朝法令顛倒舉足即為尤機令萬里孤臣畏而

不敢歸耳

黃我往矣之章此章上八句叙其友後而推其不敢歸之故

下念其僚友而道其不敢歸之情以念我獨今我事孔庶之句

為主惟身獨而事繁則無閒暇之日而歸益難期故自嘆其獨

勞而不暇者也表元峰曰念彼共人懷顧此乃傷已之樂

不如僚友之安處故也然有內顧之意非為顧念朋友而然

也此與湯來如而與言出宿之意同應陳輔氏曰所謂越怨則

明言其罪責之及耳

黃我往矣三章此章上八句傷友後而自答于已下因念友

而嘆其不敢歸以與上二章倒看未注又自答句雖串下但勿

太拘焉去其逐四句一連說政事愈感只是上章事庶者又急

也來者獲救不重來獲上兵威暮之時全是收拾的尤景夫物

句貼此章耳念僚友之安

遠望於不歸之憂而出宿于

外高念之至此豈不懷歸也

平至王事未成則有及覆之

補於此及覆之我加而不

耳

望爾君子末之章此二章承上僚友之安處表言為念當勞

不可安於其逸非安危相倚之謂請如自請自獻之請即安字

甚矣如度其兩位之共即敬字意言各安於其所當盡以致其

其職而正且是與又所謂盡職之助也雖是教他親賢實有陰

誨他保全其類之意前云念彼共人而此又戒其請共知其原

未能共也蓋遠託長識故微詞諷諷如此惟好是正直則神明

所佑而棟位保焉即安處可常矣

鼓鐘全

此詩有三章聞今樂而思先王隱刺之也末嘆今王之樂仍不

異先王微軾之也首言悼古不忘而不明較其德次言德不猶

今而不直斥其荒至後其詞愈隱其意愈微殆初不覺其為刺

若如明說樂是人非恐傷溫厚之旨嘉樂不野舍樂象不出門

今乃於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尤甚湯一滑一三洲雖只

夫淮水之始見於詩而亦

黃文叶韻亦有因水落而見作樂之久意或云淮中自有三洲

鳴長夫鼓鐘淮水之上自王

同以爲道之樂。而後。我。之。不。覺。心。而。且。傷。也。思。非。改。人。君。子。始。定。功。成。非。不。作。樂。矣。且。未。聞。不。過。之。樂。而。樂。之。下。信。有。信。于。懷。而。不。散。者。乎。故。鍾。次。重。鐘。既。而。開。鼓。鐘。之。聲。則。皆。而。既。既。夫。准。水。之。流。則。准。而。既。平。其。夫。鼓。鐘。而。至。于。准。水。之。既。平。則。以。爲。無。窮。之。樂。也。而。我。聞。之。則。憂。心。之。傷。又。轉。而。爲。悲。身。同。思。昔。之。人。君。子。理。以。御。情。道。以。神。欲。幸。見。其。德。之。正。而。無。一。之。回。則。也。何。今。日。之。不。然。也。

詩人直賦當時所見耳。意味索然。猶擊也。與伐鼓對。其義自明。先王無流連之樂。必平心宣化。故懷之不忘。加一名字。其懷之而愈信。其有不可忘者在耳。不回就屬精。而治而不荒於淫。樂說不備。空言與今之君子。不相似。荒亂意尚在外。其信於心。爲之抽動。此字法妙。而音韻堂上堂下。八音克諧。皆上琴瑟。二項在樂之章。有詩樂之容。有舞以詩歌。則音律分明。以爲節。則疾徐有節。非不借而何。以雅以南。以音而奏。天雅與南也。以節。以節。而。協。夫。音。也。如。第。現。其。與。與。古。之。君。子。何。異。此。我。心。所。以。憂。傷。而。孟。思。夫。古。典。

附錄考詩書之記。皆與曲王東巡之事。書曰。徐戎並。蓋。自。底。王。時。徐。戎。及。淮。夷。已。皆。不。爲。周。臣。宣。王。時。嘗。遣。將。征。之。則。此。王。不。得。作。樂。于。淮。上。矣。當。闕。其。所。未。詳。

此詩當以敬神爲主。首章樂言力農奉祭而獲福。下皆詳祀神之獲福之節也。或欲四章以上作奉祭而致有以受乎福。下章祭而無有以受乎福。如此。則分。與。祭。爲。二。事。矣。不。如。進。私。只。祭。中。之。事。耳。現。詩。柄。只。言。力。田。奉。祭。可。見。蓋。首。章。言。力。農。奉。爲。奉。祭。之。本。而。享。祀。受。備。則。一。祭。而。言。而。下。文。凡。言。迎。牲。求。神。獻。徹。送。尸。燕。私。等。事。皆。皆。於。此。矣。曰。介。果。福。則。凡。萬。壽。無。疆。百。福。百。祿。等。事。皆。皆。於。此。矣。故。自。二。章。以下。皆。不。過。詳。首。章。之。義。耳。故。其。義。自。明。矣。

經 66-129

孫之祭既者君之飲食而
使君若美然若之舉祭禮
使物不其其也補祀祭禮
不其其也補祀祭禮
所不其其也補祀祭禮
之盛也其必于而又子孫而
之祭也水定廟之祀分其
與之引長之可也祭禮在萬
身亦承于子孫使禮之儀
何以加夫公卿力農奉祭
而其事受福之節有如此蓋
由其致力于農自必其致
力于神若詳也現矣而德威
政修亦可見矣

精新舊禮內起于宗公之惠
謂有祭及祭也其時即
上其祭禮其具即上見祭
禮也

子孫而及于也祭禮
之祭也其必于而又子孫而
之祭也水定廟之祀分其
與之引長之可也祭禮在萬
身亦承于子孫使禮之儀
何以加夫公卿力農奉祭
而其事受福之節有如此蓋
由其致力于農自必其致
力于神若詳也現矣而德威
政修亦可見矣

精新舊禮內起于宗公之惠
謂有祭及祭也其時即
上其祭禮其具即上見祭
禮也

子孫而及于也祭禮
之祭也其必于而又子孫而
之祭也水定廟之祀分其
與之引長之可也祭禮在萬
身亦承于子孫使禮之儀
何以加夫公卿力農奉祭
而其事受福之節有如此蓋
由其致力于農自必其致
力于神若詳也現矣而德威
政修亦可見矣

精新舊禮內起于宗公之惠
謂有祭及祭也其時即
上其祭禮其具即上見祭
禮也

子孫而及于也祭禮
之祭也其必于而又子孫而
之祭也水定廟之祀分其
與之引長之可也祭禮在萬
身亦承于子孫使禮之儀
何以加夫公卿力農奉祭
而其事受福之節有如此蓋
由其致力于農自必其致
力于神若詳也現矣而德威
政修亦可見矣

精新舊禮內起于宗公之惠
謂有祭及祭也其時即
上其祭禮其具即上見祭
禮也

子孫而及于也祭禮
之祭也其必于而又子孫而
之祭也水定廟之祀分其
與之引長之可也祭禮在萬
身亦承于子孫使禮之儀
何以加夫公卿力農奉祭
而其事受福之節有如此蓋
由其致力于農自必其致
力于神若詳也現矣而德威
政修亦可見矣

重此我疆我理即其會孫因之上事
重為并十里為通百里為成是也理是定其內而條理如一夫
有遂十夫有井田自有治是也南東其畝與言東南以例西北
耳非天下大勢東南西北高之說也遂澤海橫路直向于
遂或路向遂故曰南畝路東向遂故曰東畝先言去南東
其畝則南東其畝矣

上天同雲章此章承上言不但得地利之宜又得天時之助
德為泰稷泰稷亦欲其感而徧故言麥雨欲其微而潤
故言露澤亦見其時陰陽和風雨時故冬春而雪潤調如此僅
是著偏意澤厚厚意是潤潤意是足充滿意俱以上帝之

德為泰稷泰稷亦欲其感而徧故言麥雨欲其微而潤
故言露澤亦見其時陰陽和風雨時故冬春而雪潤調如此僅
是著偏意澤厚厚意是潤潤意是足充滿意俱以上帝之

德為泰稷泰稷亦欲其感而徧故言麥雨欲其微而潤
故言露澤亦見其時陰陽和風雨時故冬春而雪潤調如此僅
是著偏意澤厚厚意是潤潤意是足充滿意俱以上帝之

德為泰稷泰稷亦欲其感而徧故言麥雨欲其微而潤
故言露澤亦見其時陰陽和風雨時故冬春而雪潤調如此僅
是著偏意澤厚厚意是潤潤意是足充滿意俱以上帝之

德為泰稷泰稷亦欲其感而徧故言麥雨欲其微而潤
故言露澤亦見其時陰陽和風雨時故冬春而雪潤調如此僅
是著偏意澤厚厚意是潤潤意是足充滿意俱以上帝之

德為泰稷泰稷亦欲其感而徧故言麥雨欲其微而潤
故言露澤亦見其時陰陽和風雨時故冬春而雪潤調如此僅
是著偏意澤厚厚意是潤潤意是足充滿意俱以上帝之

德為泰稷泰稷亦欲其感而徧故言麥雨欲其微而潤
故言露澤亦見其時陰陽和風雨時故冬春而雪潤調如此僅
是著偏意澤厚厚意是潤潤意是足充滿意俱以上帝之

德為泰稷泰稷亦欲其感而徧故言麥雨欲其微而潤
故言露澤亦見其時陰陽和風雨時故冬春而雪潤調如此僅
是著偏意澤厚厚意是潤潤意是足充滿意俱以上帝之

以爲祭者考即天祐
中而考一之曰其
新之謂也故詩設
爲新之謂也故詩設
爲新之謂也故詩設
爲新之謂也故詩設

祭以清酒章○此章專以水神者遺了迎牲章以迎牲者
失了求神常依祭禮光灌地而后迎牲以禮節曲全爲主其曰
求神乎陰曰迎牲而事曰告純曰告純曰升矣曰求神于陰句
句皆重見曲全而事神之節無不盡也此辭方山議論最是執
其重乃向直貫末二句取幣燔爲亦集之用其時備未炳也蓋
炳在真熟之後故此時但曰取

謝登山曰祭祀之事各有司存執刀取血幣必躬親之
何也事死如事生事生如事存子孫之恭祖考必躬親其勞有
牲不取其勞也

致其力然後盡其心焉耳
是祭是享章○此章以必上分○祀事孔明二句爲主是祭是
享看兩個是字須緊詳壯而言不專指詳壯玩必上分上句
則知奉神之物無不齊整故分如此也此句須入春禴俱祭
底箇並潔之意牲不熟者何緣與味馨香此何確齋諫得冠
諸說祀事孔明無訓傷者終始不遺爲俗節次不紊爲著見
公卿惟力農故能備禮以奉祭而獲福耳萬壽即是介福勿平
看

甫田全
按先章謂此詩爲述事之詩只隨文說去不必拘其有先後一
之說見泰稷禮記是說

田之成歲也謂報祭
此章時止要辨而方辨
是力農養祭而爲民之意四章俱有諸說紛上不必依唐荆川
曰通詩固重有年上亦重勞農上此篇內所以多歸美農夫之
詞蓋言有年見得于神不可不祭而祭固所以力農也此所
以來大田之春也

甫田首章○此章以有年與我豐年二句爲主首五句
推豐年下遂下又驗豐年而勞乎農以見神功之當報也甫田
曰傳言一井之田甚大中公外私俸然甚明歲取于十者十分
而取一良法也取陳以食農人取民少與民多則補不足助不
給又爲良法中之美意惟自古有年故得存其新而散其舊如

此今字根上古字來耘分單以除其害行雖本以護其根草去
而根深則耐風與旱而春稷決無不感但此說一時所見原不
必粘上耘字攸介攸止只是間囑可止息慮農我豐年而勞
之者使知穀之榮固居廟廊者所深念也人象不能偏及自
固豐年以論象耳總見有年之慶已錫於古而後錫於今見當
祭神之意

莊嚴字曰按朱註用之合宜而有序於農我農人見用之合
宜於存新散舊費用之有序此本劉安成之說大抵用之約
數句只是餘書耳
以我齊明章○此章重以社以方與以御田祖二句爲主止是

天十千祗之入以爲報祭
其精二有餘則又存其新
以自古有年是以陳之相
而散之不竭上天有古元
有年而冬陰南以除其害
則祭人方且取耘以除其
耕以除本而其來稷又已
獲於農成則又將獲有年
矣故於其所美大止息之
建我豐年而勞之亦以解
之而解其耘之勞夫天
惟新者乃言豐年也夫天
乎宗耳若曰有年之耘
而後有必春種也
苑能深人父子之情
以自至進天力農而給有年

之類如此其神之所錫也
則今日之祭其意以爲也
是故以我明宗之宗或幾先
之遺事以祭而後上而報生
物之功以祭四方而報始物
之功是以我田之所必者
非我之所祭也尤賴農夫之
勤勞以成其神即以此時
而祭之其神即以此時
而祭之其神即以此時
而祭之其神即以此時

方社田祖之祭先正謂此章祈報舉在一時既報而即惟以祈
也非新安胡氏所謂秋報冬祈作兩時之謂近說又以此祭舉
于省報之時把我田既成正與黍稷之相應介我稷黍正
是祈而以大出農之之種黍稷不可曉黍稷以下觀朱傳又字
當上下分看不必依三註因方社以見田祖舉田祖以見方社
之說考周禮凡國祈年于田祖則吹笙擊鼓以樂田祖之
文則非舉田祖以見方社又明矣上言齊明犧羊禮之威也下
言琴瑟擊鼓樂之威也六不必講互見朱豐城曰禮以備物故
於報慶言之與以達和故於祈慶言之此語亦宜玩○按我田
既成二句不必認此田爲我之田賴農夫之福蓋此田雖別公
私物與爾我故上之祝曰我田既成農夫之慶視私田即我田
無二也下之祝曰我公田遂及我私視公田即我田無二也
此上下一体之情猶然于祈祝之間而迄今猶可想見也如必
分此爲我之田賴農夫之福則下介我黍稷我我士女六止我
之黍稷我之士女而已耶抑抑拘儒小見最有於詩義者不可
以不辨

爾雅五卷

爾雅五卷
爾雅五卷
爾雅五卷
爾雅五卷
爾雅五卷
爾雅五卷
爾雅五卷
爾雅五卷
爾雅五卷
爾雅五卷

爾雅五卷
爾雅五卷
爾雅五卷
爾雅五卷
爾雅五卷
爾雅五卷
爾雅五卷
爾雅五卷
爾雅五卷
爾雅五卷

大田全

大田全章大意... 可也... 大田全章大意... 可也... 大田全章大意... 可也...

大田全章大意... 可也... 大田全章大意... 可也... 大田全章大意... 可也...

大田全章大意... 可也... 大田全章大意... 可也... 大田全章大意... 可也...

大田全章大意... 可也... 大田全章大意... 可也... 大田全章大意... 可也...

大田全

大田全章大意... 可也... 大田全章大意... 可也... 大田全章大意... 可也...

大田全章大意... 可也... 大田全章大意... 可也... 大田全章大意... 可也...

大田全章大意... 可也... 大田全章大意... 可也... 大田全章大意... 可也...

大田全章大意... 可也... 大田全章大意... 可也... 大田全章大意... 可也...

外者下句以花鳥感其才德之在... 時說俱以集註才德係是推其有之口氣... 首句句血勿入才德... 此詩四章皆重言其德足以得天下... 桑扈全

桑扈首章○興意言桑扈惟其飛故有文君子惟與君故受福... 桑扈首章○興意言桑扈惟其飛故有文君子惟與君故受福... 桑扈首章○興意言桑扈惟其飛故有文君子惟與君故受福...

桑扈首章○興意言桑扈惟其飛故有文君子惟與君故受福... 桑扈首章○興意言桑扈惟其飛故有文君子惟與君故受福... 桑扈首章○興意言桑扈惟其飛故有文君子惟與君故受福...

此詩四章一重言其德足以得天下... 桑扈首章○興意言桑扈惟其飛故有文君子惟與君故受福... 桑扈首章○興意言桑扈惟其飛故有文君子惟與君故受福... 桑扈首章○興意言桑扈惟其飛故有文君子惟與君故受福...

桑扈首章○興意言桑扈惟其飛故有文君子惟與君故受福... 桑扈首章○興意言桑扈惟其飛故有文君子惟與君故受福... 桑扈首章○興意言桑扈惟其飛故有文君子惟與君故受福...

桑扈首章○興意言桑扈惟其飛故有文君子惟與君故受福... 桑扈首章○興意言桑扈惟其飛故有文君子惟與君故受福... 桑扈首章○興意言桑扈惟其飛故有文君子惟與君故受福...

有詩言... 之意... 此意亦好

類升全

通詩以篇內兄弟... 惟兄弟正見... 人所以今日之... 感無相遠也

增補仲雪詩經

故下應以匪他... 天倫之樂既叙... 親黨無所依... 陽之相符也

車學全

此詩作于詩見之時... 同書然只主人欲自盡其情

我且不能久相見... 始終而信言之... 車學全者... 季女且不必... 無好友只借... 依翰氏作既... 如此說佳... 依彼平林... 果教句最重... 實有是德... 德來教說... 方山解卷... 雖無音酒... 雖無字不... 飲也式食... 容和意

增補仲雪詩經

飲之禮... 德來教說... 方山解卷... 雖無音酒... 雖無字不... 飲也式食... 容和意

增補仲雪詩經

德來教說... 方山解卷... 雖無音酒... 雖無字不... 飲也式食... 容和意

增補仲雪詩經

德來教說... 方山解卷... 雖無音酒... 雖無字不... 飲也式食... 容和意

之祭必有樂也... 亦云始時之善如此... 哀穆拾條... 禮三言... 禮之極... 亦云始時之善如此... 哀穆拾條... 禮三言... 禮之極... 亦云始時之善如此... 哀穆拾條... 禮三言... 禮之極...

即彼... 抑者安... 可謂矣... 亦不可謂... 使自不知... 爾既醉... 詞我既... 既言... 之狀比... 曰並受... 惟其本... 此飲酒... 是形容... 飲酒... 俾此又... 抑者安... 可謂矣... 亦不可謂... 使自不知... 爾既醉... 詞我既... 既言... 之狀比... 曰並受... 惟其本... 此飲酒... 是形容... 飲酒... 俾此又...

金或鐵或銅或錫或鉛或錫或鉛或錫或鉛

新書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

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

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

入故謀為必無之物以恐之亦所以處醉者耳山無草木不立

山故致手而無角曰童致與彼重而角原不相妨臣侍君過

通詩以王在。錫為主。言言飲酒。末言安居。德要說出治安氣

魚藻全 想見有那其居者。居中取外。萬國朝宗。而曾無控抗之虞。不物

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

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

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

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

之始。至者以天子之所重在錫也。三章遂提於龍。錫為天子

服故金路賜同姓。雖優九就。榮路賜異姓。雖優七就。於服以別

不。過。賜。諸。侯。之。常。禮。非。所。稱。殊。異。數。也。故。言。今。雖。無。錫。于。之

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

味思重而不帶也其僅
車服之錫已耶此皆固守之
所欽也
維新之技則宜
其業之基：然矣樂只君子
秉匪行之歌以入觀則宜其
事重于王國宜其君思
之焉爾夫乃其從行之使
辨治以相從是君子法籍
工之教以爲政則其賦和而
廣福安往而不見其宜然也
以辨而後從之矣樂只君子
秉國行之歌以入觀則必爲
家之治廣遠矣則必爲福
祿之消焉厚乃其來朝之
意本忠而而止受君子所
積德心之故以爲政則其
知而獲福安往而不見其必
然也

於干祿而福祿自申之只就上味嘆之語凡天子錫予其臣必
有命以將之故又曰命福祿推開說不必粘定錫予上
維新之技末二章以此合下重俱根推行之故未維新得天澤
也氣之厚故枝長而葉茂性君子懷才抱德之全故殷邦而取
福軍行在後曰殷其外爲藩衛能鎮重王國言平訓辨治
辨則不禱治則不亂德既成德齊上說所謂道琢其旅也不
得君子能敬而從行之旅也敬無性而不見其受福之宜矣務
舟不定必攬之而又維之諸侯可樂必蔡之而又脆之皆取理
之必然若爲與蔡即相子相照之美非就揣度言脫即卑厚之
義若已錫而後錫者然父兄之臣誠愛宗廟治度之臣誠愛社

稷而王皆謂見其忠赤即欲酒邪若之頌亦想見其憂感光明
之衷比天子所予又深一步優游之度言其忠愛出於自然而
無勉強不得已之意是不獨在朝故而在道之時已預其歡無
往而不見其受福之必然矣夫有臣如此而止錫以車服自不
能無所歎耳

角弓全
此詩以刺王爲主蓋相怨相說雖在小人而誰實使之皆王不
親九族之故信字是一篇骨子首章據理正言見王不當薄於
所親也二章承首言之所爲民所視傲王而一薄民即化而爲
薄故三章遂以兄弟之交相爲病者言之四章正說交病之事

知而獲福安往而不見其必
然也

維新之技則宜
其業之基：然矣樂只君子
秉匪行之歌以入觀則宜其
事重于王國宜其君思
之焉爾夫乃其從行之使
辨治以相從是君子法籍
工之教以爲政則其賦和而
廣福安往而不見其宜然也
以辨而後從之矣樂只君子
秉國行之歌以入觀則必爲
家之治廣遠矣則必爲福
祿之消焉厚乃其來朝之
意本忠而而止受君子所
積德心之故以爲政則其
知而獲福安往而不見其必
然也

於干祿而福祿自申之只就上味嘆之語凡天子錫予其臣必
有命以將之故又曰命福祿推開說不必粘定錫予上
維新之技末二章以此合下重俱根推行之故未維新得天澤
也氣之厚故枝長而葉茂性君子懷才抱德之全故殷邦而取
福軍行在後曰殷其外爲藩衛能鎮重王國言平訓辨治
辨則不禱治則不亂德既成德齊上說所謂道琢其旅也不
得君子能敬而從行之旅也敬無性而不見其受福之宜矣務
舟不定必攬之而又維之諸侯可樂必蔡之而又脆之皆取理
之必然若爲與蔡即相子相照之美非就揣度言脫即卑厚之
義若已錫而後錫者然父兄之臣誠愛宗廟治度之臣誠愛社

稷而王皆謂見其忠赤即欲酒邪若之頌亦想見其憂感光明
之衷比天子所予又深一步優游之度言其忠愛出於自然而
無勉強不得已之意是不獨在朝故而在道之時已預其歡無
往而不見其受福之必然矣夫有臣如此而止錫以車服自不
能無所歎耳

角弓全
此詩以刺王爲主蓋相怨相說雖在小人而誰實使之皆王不
親九族之故信字是一篇骨子首章據理正言見王不當薄於
所親也二章承首言之所爲民所視傲王而一薄民即化而爲
薄故三章遂以兄弟之交相爲病者言之四章正說交病之事

知而獲福安往而不見其必
然也

於干祿而福祿自申之只就上味嘆之語凡天子錫予其臣必
有命以將之故又曰命福祿推開說不必粘定錫予上
維新之技末二章以此合下重俱根推行之故未維新得天澤
也氣之厚故枝長而葉茂性君子懷才抱德之全故殷邦而取
福軍行在後曰殷其外爲藩衛能鎮重王國言平訓辨治
辨則不禱治則不亂德既成德齊上說所謂道琢其旅也不
得君子能敬而從行之旅也敬無性而不見其受福之宜矣務
舟不定必攬之而又維之諸侯可樂必蔡之而又脆之皆取理
之必然若爲與蔡即相子相照之美非就揣度言脫即卑厚之
義若已錫而後錫者然父兄之臣誠愛宗廟治度之臣誠愛社

稷而王皆謂見其忠赤即欲酒邪若之頌亦想見其憂感光明
之衷比天子所予又深一步優游之度言其忠愛出於自然而
無勉強不得已之意是不獨在朝故而在道之時已預其歡無
往而不見其受福之必然矣夫有臣如此而止錫以車服自不
能無所歎耳

角弓全
此詩以刺王爲主蓋相怨相說雖在小人而誰實使之皆王不
親九族之故信字是一篇骨子首章據理正言見王不當薄於
所親也二章承首言之所爲民所視傲王而一薄民即化而爲
薄故三章遂以兄弟之交相爲病者言之四章正說交病之事

知而獲福安往而不見其必
然也

維新之技則宜
其業之基：然矣樂只君子
秉匪行之歌以入觀則宜其
事重于王國宜其君思
之焉爾夫乃其從行之使
辨治以相從是君子法籍
工之教以爲政則其賦和而
廣福安往而不見其宜然也
以辨而後從之矣樂只君子
秉國行之歌以入觀則必爲
家之治廣遠矣則必爲福
祿之消焉厚乃其來朝之
意本忠而而止受君子所
積德心之故以爲政則其
知而獲福安往而不見其必
然也

於干祿而福祿自申之只就上味嘆之語凡天子錫予其臣必
有命以將之故又曰命福祿推開說不必粘定錫予上
維新之技末二章以此合下重俱根推行之故未維新得天澤
也氣之厚故枝長而葉茂性君子懷才抱德之全故殷邦而取
福軍行在後曰殷其外爲藩衛能鎮重王國言平訓辨治
辨則不禱治則不亂德既成德齊上說所謂道琢其旅也不
得君子能敬而從行之旅也敬無性而不見其受福之宜矣務
舟不定必攬之而又維之諸侯可樂必蔡之而又脆之皆取理
之必然若爲與蔡即相子相照之美非就揣度言脫即卑厚之
義若已錫而後錫者然父兄之臣誠愛宗廟治度之臣誠愛社

稷而王皆謂見其忠赤即欲酒邪若之頌亦想見其憂感光明
之衷比天子所予又深一步優游之度言其忠愛出於自然而
無勉強不得已之意是不獨在朝故而在道之時已預其歡無
往而不見其受福之必然矣夫有臣如此而止錫以車服自不
能無所歎耳

角弓全
此詩以刺王爲主蓋相怨相說雖在小人而誰實使之皆王不
親九族之故信字是一篇骨子首章據理正言見王不當薄於
所親也二章承首言之所爲民所視傲王而一薄民即化而爲
薄故三章遂以兄弟之交相爲病者言之四章正說交病之事

知而獲福安往而不見其必
然也

維新之技則宜
其業之基：然矣樂只君子
秉匪行之歌以入觀則宜其
事重于王國宜其君思
之焉爾夫乃其從行之使
辨治以相從是君子法籍
工之教以爲政則其賦和而
廣福安往而不見其宜然也
以辨而後從之矣樂只君子
秉國行之歌以入觀則必爲
家之治廣遠矣則必爲福
祿之消焉厚乃其來朝之
意本忠而而止受君子所
積德心之故以爲政則其
知而獲福安往而不見其必
然也

計耳夫相德相讓以取信
而不知德讓亦必亡也
已矣豈非大哉
老馬及為駒章○一以喻小人之不量力一以喻小人之不知
止如食宜飽言何可復食也如酌孔取言何可復取也而重而
不顧必至敗壞既飽而求食必至潰腹既醉而求飲必至瀆首
三喻皆終前不讓之意

母教孫亦木章○孫亦木木不待教而又教之使亦則益以肆
行泥塗之上漫加以泥塗則兩相附著益不易脫然則小人本
惡而王又濟之何以異此母字首下而紛疊說即申前教之
義而禁止之也王不好說譜而親九族則小人皆連屬而相
親今無良之人相怨由王不教之耳偏有持教合離之意在
散條亦未而致如泥塗之上
誠欲善則善欲惡則惡則怨固有所歸耳

美流則小人將受善以歸
不至於如此矣
兩雪重講夫及薄之根固在
於上如此何王之不教也
以說言之不止即彼薄者連
燕雪之成也且見日氣則自
消而散矣然則人之言則
消者當自止何以異是余玉
珠信之不微既下而遺棄之
益以長其傲慢之氣也則誰
何時而能止耶

其戎乎其禮先王矣已而楚子果速墮澤之戎於其氣類相召
其應如响詩人之慮深哉

苑柳全
通詩以無自贖自療為主稱王以帝益畏其赫虐之甚若上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楚書中已含極字意若好則慮其其疑以求于其疑則慮其
過分以求于我則慮其其疑而加禍於我雖不淨已而
有明其不朝之故然而天王聖明之義則日以替矣之不
是難難但一人朝則諸侯皆朝而王室安故云鳥之飛尚有所
止與王之心乃無所極也極外之也人也者果之也而於即
止于極事過之意秦介從無極則難再言聖無已則難塞而禍
其能免乎○晉仲連傳曰昔周威烈王時齊威王率天下諸侯
而朝周居歲餘烈王崩威侯不往周怒於齊曰天崩地分天
子下席東藩之臣田齊後至則辭威王怒曰此嗟而母婢也年
為天下矢故生則朝周死則此之誠不忍其求也與詩甚正合

○楚烏程曰朝觀會同禮也嘗聞一朝則則敗其歸上朝則
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殺之未聞來朝而反極其欲以求之且
求之過其分如宛柳之所刺者後世有望神京而悲泣者其此
意也夫春秋書天王求車等以此詩之旨

都人士全
亂離之後而追憶往昔無就所及見非必謂文武成康之盛也
都人士皆章○青章人物之美歸像容微之而都邑之盛又以
人物像容微之稱彼以別此故以昔人為彼云狐裘以見服之
裏也不改以見度有常也有章以見詞有法也行歸就今日看

○楚烏程曰朝觀會同禮也嘗聞一朝則則敗其歸上朝則
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殺之未聞來朝而反極其欲以求之且
求之過其分如宛柳之所刺者後世有望神京而悲泣者其此
意也夫春秋書天王求車等以此詩之旨

○楚烏程曰朝觀會同禮也嘗聞一朝則則敗其歸上朝則
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殺之未聞來朝而反極其欲以求之且
求之過其分如宛柳之所刺者後世有望神京而悲泣者其此
意也夫春秋書天王求車等以此詩之旨

○楚烏程曰朝觀會同禮也嘗聞一朝則則敗其歸上朝則
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殺之未聞來朝而反極其欲以求之且
求之過其分如宛柳之所刺者後世有望神京而悲泣者其此
意也夫春秋書天王求車等以此詩之旨

○楚烏程曰朝觀會同禮也嘗聞一朝則則敗其歸上朝則
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殺之未聞來朝而反極其欲以求之且
求之過其分如宛柳之所刺者後世有望神京而悲泣者其此
意也夫春秋書天王求車等以此詩之旨

○楚烏程曰朝觀會同禮也嘗聞一朝則則敗其歸上朝則
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殺之未聞來朝而反極其欲以求之且
求之過其分如宛柳之所刺者後世有望神京而悲泣者其此
意也夫春秋書天王求車等以此詩之旨

○楚烏程曰朝觀會同禮也嘗聞一朝則則敗其歸上朝則
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殺之未聞來朝而反極其欲以求之且
求之過其分如宛柳之所刺者後世有望神京而悲泣者其此
意也夫春秋書天王求車等以此詩之旨

○楚烏程曰朝觀會同禮也嘗聞一朝則則敗其歸上朝則
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殺之未聞來朝而反極其欲以求之且
求之過其分如宛柳之所刺者後世有望神京而悲泣者其此
意也夫春秋書天王求車等以此詩之旨

○楚烏程曰朝觀會同禮也嘗聞一朝則則敗其歸上朝則
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殺之未聞來朝而反極其欲以求之且
求之過其分如宛柳之所刺者後世有望神京而悲泣者其此
意也夫春秋書天王求車等以此詩之旨

○楚烏程曰朝觀會同禮也嘗聞一朝則則敗其歸上朝則
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殺之未聞來朝而反極其欲以求之且
求之過其分如宛柳之所刺者後世有望神京而悲泣者其此
意也夫春秋書天王求車等以此詩之旨

○楚烏程曰朝觀會同禮也嘗聞一朝則則敗其歸上朝則
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殺之未聞來朝而反極其欲以求之且
求之過其分如宛柳之所刺者後世有望神京而悲泣者其此
意也夫春秋書天王求車等以此詩之旨

○楚烏程曰朝觀會同禮也嘗聞一朝則則敗其歸上朝則
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殺之未聞來朝而反極其欲以求之且
求之過其分如宛柳之所刺者後世有望神京而悲泣者其此
意也夫春秋書天王求車等以此詩之旨

○楚烏程曰朝觀會同禮也嘗聞一朝則則敗其歸上朝則
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殺之未聞來朝而反極其欲以求之且
求之過其分如宛柳之所刺者後世有望神京而悲泣者其此
意也夫春秋書天王求車等以此詩之旨

○楚烏程曰朝觀會同禮也嘗聞一朝則則敗其歸上朝則
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殺之未聞來朝而反極其欲以求之且
求之過其分如宛柳之所刺者後世有望神京而悲泣者其此
意也夫春秋書天王求車等以此詩之旨

○楚烏程曰朝觀會同禮也嘗聞一朝則則敗其歸上朝則
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殺之未聞來朝而反極其欲以求之且
求之過其分如宛柳之所刺者後世有望神京而悲泣者其此
意也夫春秋書天王求車等以此詩之旨

○楚烏程曰朝觀會同禮也嘗聞一朝則則敗其歸上朝則
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殺之未聞來朝而反極其欲以求之且
求之過其分如宛柳之所刺者後世有望神京而悲泣者其此
意也夫春秋書天王求車等以此詩之旨

服有美色者有常序乎有文
服之入而行歸於周書
太平之文以爲民之保
也之可也
人必重也
之則何其歸之
也君子其可也
不也如其本
雅也夫本
物則也
是以感悅於
也
人三章
之則何其歸之
也君子其可也
不也如其本
雅也夫本
物則也
是以感悅於

言昔時之美如此倘得其行歸于周豈不爲萬民所仰乎
暴而忽見若者出而不歸者然望即快睹之意此云何時作
其人而波重接以不見血脈自是相聯但不宜先點不見意出
都人士二三章○壹章戴於首備冠據於髮見他冲朴廢多
而不局曲是爲獨五而一如其髮之本然不假髮爲飾見他開
雅慶充耳以瑋實言禮服之威都女皆尹言言禮法之開我心
至竟結不舒則不但不悅而已凡國俗趨向都效大家所爲故
稱尹吉
都人士四五章○此二章一德運看帶是身飾屬則帶之下毒
如要則髮之上卷言送之通言欲隨所往而與俱如言與子
同歸其避林禮法之中耳設言得見之喜止以其其不見之思
也夫服飾容貌固欲其威美而有章文飾亦非威世之象惟自
然間美帶自有餘髮自有禮法無復雜俗安之態所以可貴不
見而云何其時非非見時之切也
○頌禱初曰說到無帶髮足都人士女一服飾一體體之微
無不想像而懷慕之美更漢思見漢官威儀正是此意
承錄全
此詩首章是及期而思次章是過期而思波則思其至而得相
見也德是意德不作為說後以未歸既歸主意者終將語

有誰爲情者我於君子不在
意斯截非詩太息以終朝之乘而卒不盈原無心於乘也固失
不在而誰適爲客原無心于沐也五日六日只借以形容其六
期非其有五日之物也或云六日不廢時猶未久令人笑矣夫
波二章雖是預道其歸實是幻想中出都無實事待則爲之報
子釣則爲之倫倫釣而有所得則爲之任觀合看來是皆無往
不與之俱然只平就去便見相親相睦不宜着相况報倫之
澤自以此以後雅之言响已漸入于風矣
○都臣虎曰報子倫倫非婦人事而况觀其所爲釣者乎此所
云善善言思之極耳若曰如其至也我願爲之俟與之俱

周旋不合也
承錄全
此詩出自行者之口重感德歸功上只召伯勞之一語便括盡
道章之首首言感大臣之勤勞次言操勞有人則功可成而言
波可必未遠預道其功成而足以慰王心也全由伯勞無功於
周而宣王封之勞民勤衆怨詛在斯不先令行役之衆爭勸而
亦事周以有能夫尤此婦人
○頌禱初曰說到無帶髮足都人士女一服飾一體體之微
無不想像而懷慕之美更漢思見漢官威儀正是此意
承錄全
此詩首章是及期而思次章是過期而思波則思其至而得相
見也德是意德不作為說後以未歸既歸主意者終將語

其後有之其然也... 若使非行者... 人執任無故... 使土功既成... 謂行若感激... 謝功末二章... 上章是預歸其功也... 則性營城邑... 規模形勢... 下原... 小雅五卷

若使非行者... 人執任無故... 使土功既成... 謂行若感激... 謝功末二章... 上章是預歸其功也... 則性營城邑... 規模形勢... 下原... 小雅五卷

若使非行者... 人執任無故... 使土功既成... 謂行若感激... 謝功末二章... 上章是預歸其功也... 則性營城邑... 規模形勢... 下原... 小雅五卷

見與之深... 不亦必... 得而聞之... 合孔膠云... 我平日真心... 何不自言... 也將使何... 句無善... 形容之妙... 小雅五卷

見與之深... 不亦必... 得而聞之... 合孔膠云... 我平日真心... 何不自言... 也將使何... 句無善... 形容之妙... 小雅五卷

見與之深... 不亦必... 得而聞之... 合孔膠云... 我平日真心... 何不自言... 也將使何... 句無善... 形容之妙... 小雅五卷

夫、皇天大王之造我精木
... 白雲白雲被縛者是其正比而隱言者為使使新有
... 各比下漢補正意即非詩奇
... 白華首三章○首章于王與已有相依之勢而王獨處我三章
... 澤而使已係念白華即普也以渥之柔艸其耳水氣夜亦
... 而為雲朝而降則為露之下降即是雲之上騰故借實作虛
... 而稱露被云幽王以妾為嫡以孽代宗禍延宗社關係非小而
... 詩但云天步艱難若微其言而又不欲顯言之者蓋必有所
... 不忍言亦可見詩詞之做婉處池水之澤決澆縮回使之生
... 頌喻王衣無恩于已當流池之弗如也嗚嗚傷懷所謂長歎之
... 哀過於慟哭而令彼頑人亦能人倫之大變言非僅懷其寵
... 澤而已
... 姚馬程曰白茅傷夫婦耳何及于天步之艱難曰閨門風化
... 之原主教之首也夫夫不夫而遠其嫡至廢嫡而主庶亂從此始
... 矣天步艱難孰大於是此詩人深望之子之亟蓋也
... 楊彼秦斯五章○秦斯言最重而烘烘則失其所用以
... 比正嫡宜尊頌王反卑之而使失所已念之而不勝其勞
... 也情極之必聞以此人情感之必應乃慄然積誠以感動

之子而求欲示其意也
... 之而更通一不須豈吾誠不足以致即當能離此嬌妻地位
... 乃養勞而養者則大非人情耳禽鳥無後一正一反物之相
... 不失其常而不恒其德則王自反其常矣廟石本卑廢之亦
... 平以妻之賤而王妻之即王亦賤也言之子遠我不足惜而
... 之子以尊貴自處於早賤反使我受之以至於病耳自憂且不
... 賤而又為王憂慮厚之意焉
... 則臣虎曰註如妻之賤則寵之者亦賤一句說得極好凡人
... 之重正嫡重宗廟也重宗廟也是自重也不自重而寵其以自
... 賤君國之謂何程子謂聖嫡為自失節正寵之亦賤也
... 錄全
... 此詩比德與頑風未卷相其初托言於鳥下只直言已志而
... 已只相入說去而比意自在不必又添微賤語阻止于丘阿乃
... 保飛而止不得已而然非得所止之謂道遠非一蹴能到而勞
... 若已有不勝前其勢實不能前此時豈可奈何故下遂
... 致堯望之語寒者利短短執者其精精士方危苦之時易為德
... 也下飲之食之欲其周恤已也敬之悔之欲其指示已也波車
... 載之欲其振拔已也何必夫重之為春振德之為恩澤庶之
... 為錫我此王之窮而望濟於人者心畢於若若之滿軸矣然既
... 微賤不能自存而又誰其憐之
... 敬全

謂君子之然飲也蓋必以物
 物論其亦必有其所以然
 然其所以然之理必有其
 所以然之理必有其所以然
 所以然之理必有其所以然
 所以然之理必有其所以然

首章以飲葉為言三章以下皆見類不備物說不必
 再舉即此一飲葉必飲一先者必飲誠以將乎其物也凡人然
 者亦必以是物而飲者亦必有其所以然之理必有其所以然
 所以然之理必有其所以然
 所以然之理必有其所以然
 所以然之理必有其所以然

自本中以飲葉為言三章以下皆見類不備物說不必
 再舉即此一飲葉必飲一先者必飲誠以將乎其物也凡人然
 者亦必以是物而飲者亦必有其所以然之理必有其所以然
 所以然之理必有其所以然
 所以然之理必有其所以然
 所以然之理必有其所以然

我故履苦之如此維與正莊嚴而涉涉波瀾然維與為特
 然者本丈俾字更必穩安不暇及他事言智慮層而後言甚
 言苦之極也
乃之華全
 通篇總見國勢不可久而民命不可全不特以後作推原說夫
 若華一詩不盈數語而國勢之危迫人情之悲苦物色之凋耗
 皆蕭然在日豈情見乎詞故不覺其言之慨切也水陸俱耗民
 不聊生即華章豈有可想見其去無羊魚鱉之勢遠矣故曰
 知我如此不如無生又曰人可以食鮮可以飽皆深怨極痛之
 詞
何車不黃金
 此詩首言蓋民之力次言蓋民之情末承言如此是以舍鞍待
 其民矣無非自傷其征後之不息也首章以車之憔悴與人之
 勞苦而次章黃成為玄則其憂又甚故更深一步說葉其家
 而久從征後總謂之矜危脈之在彼幽單猶詩自遠使車之僕
 僕周道當不少息此反與也士乘棧車庶人乘使車而此亦有
 棧乃黃言車之狀蓋以實字當虛字用耳曠野之車已有下同
 於物而周道之行則物且不如民生至此不亡何得是故泰雖
 降為國風而難亡
附張中白曰何車不黃金王之世後賦薛君札讀國遠賦

不怨周人苦之而作是詩
徐儼曰自免抑至此多似風體二雅之音響
之子雅者夫子不怨周之舊也

小雅五卷終

此詩之旨... 怨周人苦之而作是詩... 徐儼曰自免抑至此多似風體二雅之音響... 之子雅者夫子不怨周之舊也

此詩之旨... 怨周人苦之而作是詩... 徐儼曰自免抑至此多似風體二雅之音響... 之子雅者夫子不怨周之舊也

大雅
度師吳季成駁從宇校定 常執執洗粉作雪公舞看

按大雅者言王政之大而用之宗廟用之朝廷者也故多憂
陳戒之詞春秋吳使季札來聘請觀于周樂使季為歌至夫
雅曰廣義照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

文王全
此言以文德凝命為主周公戒王始終歸重文王之德見今日
有天下皆由文王而今日保天下不可不法文王無非欲王之
體德也體德之要不過敬之一言前重經經教上以歸結在儀

文王全
此言以文德凝命為主周公戒王始終歸重文王之德見今日
有天下皆由文王而今日保天下不可不法文王無非欲王之
體德也體德之要不過敬之一言前重經經教上以歸結在儀

文王全
此言以文德凝命為主周公戒王始終歸重文王之德見今日
有天下皆由文王而今日保天下不可不法文王無非欲王之
體德也體德之要不過敬之一言前重經經教上以歸結在儀

文王全
此言以文德凝命為主周公戒王始終歸重文王之德見今日
有天下皆由文王而今日保天下不可不法文王無非欲王之
體德也體德之要不過敬之一言前重經經教上以歸結在儀

文王全
此言以文德凝命為主周公戒王始終歸重文王之德見今日
有天下皆由文王而今日保天下不可不法文王無非欲王之
體德也體德之要不過敬之一言前重經經教上以歸結在儀

文王全
此言以文德凝命為主周公戒王始終歸重文王之德見今日
有天下皆由文王而今日保天下不可不法文王無非欲王之
體德也體德之要不過敬之一言前重經經教上以歸結在儀

有餘不遺世數候於其
受天命為天子則自今日始
也夫文王在土而於于天則
周之德不主生不主死以
聖不聖周而無所命則
則則之命天運無常數
少而多不待聖而聖之命之
時時之命之命者致之也試
附文王之命一考一海無時
不在上帝之左右是以天者
附屬子孫蒙其福澤受此維
新之命命者有天下也何異
而此一傳也

曰新命於人心中見周自后稷以來積功累仁到必時人
心奔趨自不容已看四句相承串說後以德顯命時分關說元
塞宇宙貫徹古今生死不廢故曰顯天運肇啟厥數方乘運履
其期故曰時不顯而昭字意不時申新字意降降在帝左右非
其有上下也只是言其德與天同運不過甚言其昭耳文王之
祚與天同運身得文王之德與天合一蓋正是德之顯而命之
所由以時也其傳是以子孫蒙其福澤正補是帝命不時之意
蓋有是德斯有是命也說者謂祀文王降降之命者皆曰顯
降初曰神者德之發人亡而神不泯便是德顯德者命之本德
顯而命維新便是命時曰顯則非商德之既昏曰非則非商命
之皆然降降只是神無時不與天同運正是德之顯而命之所
由以時也

蓋上文王章曰以章只發明上章意言德顯命時猶未見着
實今既說而今開猶不已正是文王顯德處陳勝於周而福甚
子孫以及臣庶正是文王新命慶登之雖云勉強說得自然
只說亦不已之謂此章上兩字景重生前有不已之德故死後
有不已之聞是今聞即其今德但只空說至故止乃其實也本
章百世修德為明天子夫庶百世修德為顯諸侯而周士志也
修其德以為諸侯天子之輔與周臣休養文王之德不已故天
之錫福亦不已福文王之子孫與文王之子孫臣庶皆所以福

美也後下傾云今聞不已
不正是也章曰來世修德
無窮之心修德有善若之
無也耳

世之謂顯且是周士之傳也
也則必欲其聖不聖顯矣
由其言曰與天之德其德其
之皆士而生於此文王之德
蓋天錫之也乃文王之德
植有善大能生此多士則謀
惟所樹足以為周之說而文
王求士之心乎德亦賴以為
其美稱也之功如此傳世之
顯亦宜也

謂文王以事績今日在
日王以事以字不實若以
此周禮也此節也見周
士情與文王德故宜其德
世之顯

此王國之國克生此二句雖是閑說話亦是天命之有在處
漢高起豐沛光武起南陽其功臣多出故地天與一代王佐並
興自是不偶然者文王以事一說指在天之神亦去言似帶拘
滯

穆上文王章曰上言天福文王之子孫臣庶則命之集可知而
此又指文德之實以見其受命服商之有自也穆得無故止
一聯者蓋得德光明即是教之不已分惟不已其教故穆上然
有篤恭不顯之章云保者無一毫之間斷然若無一毫之昏昧

世之不顯厥備翼
世之不顯章○此章即承上而嘆其必顯正指周士之傳世言
不顯只世濟其美不止于孫昌感之說厥備翼此一句最重
下為周之禎而文王以寧須要根此開發翼上言當時謀國之
心不敢怠忽而勉於教也非輔氏勉則無意教則無勉之謂也
王國克之說氣化方廣上杆以成書或云以多士而生王國謂
非天命之保佑不可以王國而克生多士謂非聖化之遠統不
可此朱豐城之說蓋難巧本旨未必然多士任去旁文者甚

天之所命也... 王曰由生也... 天之德也... 始以幼采之文... 天之德也... 始以幼采之文... 天之德也... 始以幼采之文... 天之德也... 始以幼采之文...

天之所命也... 王曰由生也... 天之德也... 始以幼采之文... 天之德也... 始以幼采之文... 天之德也... 始以幼采之文... 天之德也... 始以幼采之文...

為漢之為王法以之而不屈所以通天地之氣和而雨之交者或亦能言治兵之術不必指其

在居民之後先王重民之意如此

不事功夫民事而功邑居其自修之實矣夫故雖不能其德而之恨怒而自修愈多亦不虛其用也

能於絕是莫之愠怒公不聞墜已之聲聞蓋不廢自修之實

王法其為宗社生長久補新制上文仁民若先家

貌有奔突之義故曰突也徐傲強曰維其味矣維其字有不

之計風而謂可以操履為謀之意

後者道君子前翼君於後者也奔走者喻君德宣君譽不疾而

久不疾而速若春走也方立臣乃受命之助非受命之由亦宜分曉養受命乃由于文王德

臣乃受命之助非受命之由亦宜分曉養受命乃由于文王德

先王到德其味文王之德言

只就他家說而德即在正其勉上所流露也左右只是無

備用公亦能濟一辟王威德

左右養璋工章之國之大在禮與我故特就髦士六師以驗

備用公亦能濟一辟王威德

恐亦不然蓋特後人推尊之詞如此于邊泛言如在國有越者

原其因之故而為于道也... 然告之事在外有朝會征伐之書... 意惟不待就... 裸曰大宗伯執璋璽禮一圭中分為二璋... 氏佐曰此忠文王自祭祖考之時... 左右之事耳

仲彼靈漢章此章言文王久於其德而有以振作天下也... 夫大而成其文者必大與聖德久而成其化者必久壽考者... 你是周王去振作人勿說人化說變化者使人遠善不自知... 鼓舞者使人頽墮垂靡亦不然有為也此乃聖人德感自然不... 十分着力有不知所以然而然者

附政黃氏佐曰融波乎斡木之澤昭回于東井之儀著于尼... 其東方之宿沃于天旋南方之星是雲漢為章... 追琢其章章此章又原文王純於其德而有以綱紀乎天下... 也追琢就是文金玉就其質勉就是紀綱所在非有兩層離... 金曰山改玉曰琢獨擅人工之巧而金之在鏡玉之在環獨難... 天成之妙皆見他文質之至慶而文德之至亦不磨而淨不刻... 而工故勉不已德而舉之使皆有所繫謂之綱詳理之使... 各有所屬謂之紀言文王之德能聯屬乎人使天下皆在其線... 之內也作人是師道德紀者道彼髦士六師皆其振作綱紀中... 人耳有不趨之者乎黃氏佐曰一德在我至誠無息而四方

王之德能振綱紀天下之... 人如此則髦士六師皆振... 及之者蓋亦已式此文王之... 德所以為威也... 亦謂士師以養德為美... 亦謂士師以養德為美... 亦謂士師以養德為美... 亦謂士師以養德為美...

皆在其維繫之內也若說人自不容渙散却是前輩人歸之意... 早麓全... 通詩以聖弟之德為主上惟有是德則舉天下皆在春風和氣... 中宜為鬼神所福享而人物皆賴以陶成也但首末三章有自... 然受福意中四章有必然受福意此與前篇多與賦故曰味... 歌但前言人心之有趨此言天心之自福非見其德之盛也... 瞻彼早麓章惟山麓之游氣厚故自發生物惟文王之為德... 盛故自求多福凡心之和樂而平易非徒乎天理者不能因宜... 弟而獲福故曰于赫豈弟正與夫子之求之一樣樣說凡... 樣位名壽子孫皆是

琴彼玉璣章世有汗尊則有玄酒質以從身質以有玉璣則... 有善流文以從其文也玉璣玉璣主感黃流主應降也亦有自天而... 下之意天既自以福禱降下其躬不待于矣孔氏疏章名辭... 金則黃如金色酒在器流動故曰黃流... 鳥飛於天章此章本以鳥與君子而說者及似與人心之... 感化殊不然蓋鳥與君子其性則雖無心於飛躍也而天悅之動... 自樂君子神其德則雖無心於人也而鼓舞之妙自莫測... 味不口氣原是必然而就人心言之則有自然感化意在難... 文王亦不知其然此合上章以得天化人意此合下章以化... 民感神之說即臣虎曰此為飛鳥躍起與亦有意趣分明

附政黃氏佐曰融波乎斡木之澤昭回于東井之儀著于尼... 其東方之宿沃于天旋南方之星是雲漢為章... 追琢其章章此章又原文王純於其德而有以綱紀乎天下... 也追琢就是文金玉就其質勉就是紀綱所在非有兩層離... 金曰山改玉曰琢獨擅人工之巧而金之在鏡玉之在環獨難... 天成之妙皆見他文質之至慶而文德之至亦不磨而淨不刻... 而工故勉不已德而舉之使皆有所繫謂之綱詳理之使... 各有所屬謂之紀言文王之德能聯屬乎人使天下皆在其線... 之內也作人是師道德紀者道彼髦士六師皆其振作綱紀中... 人耳有不趨之者乎黃氏佐曰一德在我至誠無息而四方

著之宜不依作乎人也哉。是以天地之化與聖人之化蓋以意與猶罔唯之說或謂以

清酒既載車之載清酒倫彝牲祭之常而以享以祀則其第

祭必有酒而清酒之既載矣。○薛考功曰本文魯身弟字故註云承上章言有弟之德其

上章祭時獲福此是平日垂眷亦宜開看孔氏疏謂祭以受福

何回之有德見文王之德上之得天下之得人幽之得神處

思齊全 全詩以氣神重作主重在德之徒上蓋徒名不己乃文王之所

思齊章○母聖起歸原軒軒持攝文王高壽其母聖者四

附致朱晦翁云百男舉成數而言春秋傳云曾孫劬嘗魯

毛明部雅曹勝原郭即文之昭也并伯也考武王為十八

不傳其德意與刑俱自使他如此但德威自然非若力之

既人將何見聖家以和兄弟實相通教者至于二字御訓

可証卯家二字之義 雖在官章○在官極其和在廟極其敬於極身上見其徒不

之地其為正禮其武
前使也布安其武也

即德之不令之音高土乃太王所居即地也此維其子指岐
周之地也人知太王以避狄遷岐豈知天意正欲與周實者感
其求夏之心在

作之屏之章○此章言遷岐之始用力經營止天你高以太王
荒之事作屏修手是念其死而存其生故辟機則存有用而
去無用惟欲開地以聚民故特剪除其荆棘此即太王之明德
廢下帝運明德而帝莫載路與上漸次開闢原是奉事而天
主厥配男自一意現註以近于昆夷與昆夷遠遁有相照應而
下特看一又字以別之可証也既有明德以治外又有賢地以

治內諸君相承慶配之主非特為子字而然蓋重作執
以生王季上夫始去與業業已受命而必待美女之美始云既
圖乃知天命不輕與人既已昇之而復迴翔顧視與非求民之
其而已

帝省其山章○此章言天命定於王季固言王季之德足以承
天命而成王業也上連太王中無太伯其實只重王季上帝省
至作邦乃衍上文宜輕看對二字宜重看言帝常省視惟見
其木接道通矣能承負其命之命夫言乃定於周然有此邦無
此君則邦誰對故自初生太伯王季之時而委任王季以繼
太五之儲者即於此時定之異日太伯之讓王季之受不遺承

之意蓋自初生太伯王季
之時而已定于王季矣其後
太伯讓而王季受亦惟承
天意其然以太伯而讓王季
則王季受于不友乃王季時
以與其兄者安固其心之自
然而初生時子也其德其定
讓之後蓋修其德以事周家
之慶而與其兄以讓德之光
凡見王季之勤家者皆謂大
伯之知人也其德如嬰兒則
上天亦其之心於受作對
之禮而勿失至于文武而
各有四方也其特保岐周之
字一也

無良就指王季本身言意有四方已屬文武亦要見是王季之
德有以貽之意○朱克果曰斯斯斯是方然之時接矣笑矣

若如此者久矣故終以為文王事此以為大王事

惟此王季章○此章帝度其心三句最重惟帝度其心是以其
德備惟其德備此德是以受命無窮註中而是以字各相承上根
天來下根德來度者使其心有定衡節者使天下無異謀度物
則最明是說心初若天曠其義故曰帝度清淨正指德而制其
詞以賜之天若天使之清淨者故曰節其必俱泛言不專在受
讓一節上明者察事之是非類者知人之善惡長是主教以盡
師道君是手政以盡君道我能德和而人無不服故曰順上能
親下而下無不親故曰此明類長君皆言德之本諸身者而未
徹諸民故以至此大邦間之要見嗣太王岐周之業意此于文

伯曰父季心也
伯曰父季心也

伯曰父季心也

伯曰父季心也

伯曰父季心也

伯曰父季心也

伯曰父季心也

伯曰父季心也

伯曰父季心也

伯曰父季心也

伯曰父季心也

伯曰父季心也

有德之可尋也則矣德
中法今之不事也春然之
不形也信者之大小也德
之未使者德者以事之可精
也而不至德者不務乎後
大也而事子份更也何有
德之長乎成又不作聰明以
循天理有識也不自用其
識有知也而不自其知也
秦帝則以周而己夫文王
易天所命也故此天討屬之
子天所命也故此天討屬之
當正其罪而歸好之國也
以通狗根之具以通狗根之
車以通狗根之具以通狗根之
周則非我非也

為德無德舉即行
民不遵方伯約東特舉其罪而詢之而兄弟為詢之助鈞後
則不曰帝命又曰帝則則
下未也德以低不爾德以
民則此德先信則德信于
為德無德舉即行
民不遵方伯約東特舉其罪而詢之而兄弟為詢之助鈞後
則不曰帝命又曰帝則則
下未也德以低不爾德以
民則此德先信則德信于
為德無德舉即行
民不遵方伯約東特舉其罪而詢之而兄弟為詢之助鈞後
則不曰帝命又曰帝則則
下未也德以低不爾德以
民則此德先信則德信于

也夫始攻之獲戰之德也
力不足也非子之持也
效附而全之也及其終不
而歸之也非其克也非其
其有也則天誅不貸也此
罪人不可不不得也此
謂文王之德也至是則大
之所聲也至是則大
亦維新于文王也上求
之命不在夏商而在周矣
補新道復改條似乎示
而起人心之德也四方
文王乃由全之德也
故曰以三德修其德也
故曰以三德修其德也
乎不也而記人心之德也
四方皆心不待已也
此也故有德而為
狗私者

此詩述民樂之詞乃詩人體民的口氣故隨君所有而善讚樂
道便是樂曰重疊重疊曰子來向於極曰於極皆讚樂
詩民樂君意出此詩且有天下和萬物成若氣象○按孔氏
謂重疊在國之西即此誰誰同慶詩詩頗與其事非謂遊
現之後復奔學也
位始重疊○作重不以氣獲現民俗而其中亦有遊現以

于幼學知子幼父事不召而
自來也此所以不終日而
補新舊之民之用乃正得民
之用情處上四句着始字
成字是說有始有成夫何
成之易也然非文王聖之
亦當下勿強之令矣
所以成之易也

王在童謠至若童之下有圓
吾王時子在童圍也但見鹿
鹿者其於而語其肥潔白
委達其性而語其肥潔白
此一語曰焉當必有以遠
游之極也夫周之中有孔
王時子在童圍也但見鹿
鹿者其於而語其肥潔白
委達其性而語其肥潔白
此一語曰焉當必有以遠
游之極也夫周之中有孔
王時子在童圍也但見鹿
鹿者其於而語其肥潔白
委達其性而語其肥潔白
此一語曰焉當必有以遠
游之極也夫周之中有孔

可出于君之意則不可
王在童圍童圍者根上其未加一童字不可忽而
在字宜重有發民與君之樂凡隨在無不樂也伏以
王在童圍童圍者根上其未加一童字不可忽而
在字宜重有發民與君之樂凡隨在無不樂也伏以

之育而獨文王之在圍在沼則鹿鳥不驚殆無以禮雖在萬物
亦感能有其天而有以述文王對時育物之願則文王之樂
又非僅在一耳目之為娛矣
孟子所謂言樂與樂者其
其樂也又有鍾鼓之樂焉
蓋大樂將作與人音雖未
以乃其美也又鍾鼓之
拘其樂也又鍾鼓之
極之上其大也也或以
發于衆序於兩序樂
後夫能復其狀以立
而有不復其狀以立
可不知樂不在聲不在音與上

之樂也夫又有鍾鼓之樂焉
蓋大樂將作與人音雖未
以乃其美也又鍾鼓之
拘其樂也又鍾鼓之
極之上其大也也或以
發于衆序於兩序樂
後夫能復其狀以立
而有不復其狀以立
可不知樂不在聲不在音與上

之樂也夫又有鍾鼓之樂焉
蓋大樂將作與人音雖未
以乃其美也又鍾鼓之
拘其樂也又鍾鼓之
極之上其大也也或以
發于衆序於兩序樂
後夫能復其狀以立
而有不復其狀以立
可不知樂不在聲不在音與上

之樂也夫又有鍾鼓之樂焉
蓋大樂將作與人音雖未
以乃其美也又鍾鼓之
拘其樂也又鍾鼓之
極之上其大也也或以
發于衆序於兩序樂
後夫能復其狀以立
而有不復其狀以立
可不知樂不在聲不在音與上

之樂也夫又有鍾鼓之樂焉
蓋大樂將作與人音雖未
以乃其美也又鍾鼓之
拘其樂也又鍾鼓之
極之上其大也也或以
發于衆序於兩序樂
後夫能復其狀以立
而有不復其狀以立
可不知樂不在聲不在音與上

之樂也夫又有鍾鼓之樂焉
蓋大樂將作與人音雖未
以乃其美也又鍾鼓之
拘其樂也又鍾鼓之
極之上其大也也或以
發于衆序於兩序樂
後夫能復其狀以立
而有不復其狀以立
可不知樂不在聲不在音與上

之樂也夫又有鍾鼓之樂焉
蓋大樂將作與人音雖未
以乃其美也又鍾鼓之
拘其樂也又鍾鼓之
極之上其大也也或以
發于衆序於兩序樂
後夫能復其狀以立
而有不復其狀以立
可不知樂不在聲不在音與上

附攷陶朴菴曰鹿是顯下鐘聲鹿鳴則于東序鐘聲則於
西序非置於鹿者鐘詩說示時雖聞如鹿聲之以水
於倫鐘聲此章上起下語意且重奏二字蓋有論矣
而愛其易聞可樂矣而其不繼令聞鐘鼓之聲而知曠曠力
敲其技則於倫於樂者正可以娛樂君子於未艾也此便見民
樂文王之樂不重民之樂聞不厭上樂之更端曰奏凡作樂
必以鼓一闌波奏必有鼓始公于從曠曠生米蓋樂者曠曠之
事也必以爲得其人說
附攷晉安海物記云曠曠鳴如梓鼓陸農師曰剗焉以爲鼓
其皮堅厚鼓聲隆然家器之鳴

附攷晉安海物記云曠曠鳴如梓鼓陸農師曰剗焉以爲鼓
其皮堅厚鼓聲隆然家器之鳴

附攷晉安海物記云曠曠鳴如梓鼓陸農師曰剗焉以爲鼓
其皮堅厚鼓聲隆然家器之鳴

附攷晉安海物記云曠曠鳴如梓鼓陸農師曰剗焉以爲鼓
其皮堅厚鼓聲隆然家器之鳴

附攷晉安海物記云曠曠鳴如梓鼓陸農師曰剗焉以爲鼓
其皮堅厚鼓聲隆然家器之鳴

附攷晉安海物記云曠曠鳴如梓鼓陸農師曰剗焉以爲鼓
其皮堅厚鼓聲隆然家器之鳴

附攷晉安海物記云曠曠鳴如梓鼓陸農師曰剗焉以爲鼓
其皮堅厚鼓聲隆然家器之鳴

附攷晉安海物記云曠曠鳴如梓鼓陸農師曰剗焉以爲鼓
其皮堅厚鼓聲隆然家器之鳴

附攷晉安海物記云曠曠鳴如梓鼓陸農師曰剗焉以爲鼓
其皮堅厚鼓聲隆然家器之鳴

附攷晉安海物記云曠曠鳴如梓鼓陸農師曰剗焉以爲鼓
其皮堅厚鼓聲隆然家器之鳴

有坊王而先備所從來久矣
子孫萬年之履履於此而啟宗字不宜輕看一說下武維周
追武王之時三后雖去既沒
神帝在於天矣為子孫者不
能世浴取美以備其備則子
神亦有以失德武王則能
維述之責夫一德之業有以
對三后子孫宗之中而宗
精新直大章有以重其事武
王追周也世有皆王世
天字德伏下聽德心子孫
既三后而云子孫宗之中
既三后而天下之性即
在天時說

王雖垂德武王之業所以
能對三后者何也蓋三后世
有令德皆天理所在而先
人心者武王仰承先王之德
而長身於天理不殊分而
遺教不替得而遺教故能取
信天下而成其為王者之位
不特一家一國之信而已
成王至德天信之所存法
所在也武王之德既有以成
王者之業而天下之民皆
視之為法焉所以能法于
天下者蓋由武王承先王之
德所以求世德配天而宗
宗德心而不志於其身而不
德是以其考考者傷其面
時而忘之則其考考者傷其面
也

成王之文章上章孝言下章武言永言孝思一句正所
以式之由也須知孝思之永原非二端着一永字
見其誠懇上發所以能久行當有不舍心思無不合時
有久弊若無異同綿下不已常如三后交我以神授我以理
場寧寐之非是故精至則移下土自式則武無大異自人

子孫萬年之履履於此而啟宗字不宜輕看一說下武維周
追武王之時三后雖去既沒
神帝在於天矣為子孫者不
能世浴取美以備其備則子
神亦有以失德武王則能
維述之責夫一德之業有以
對三后子孫宗之中而宗
精新直大章有以重其事武
王追周也世有皆王世
天字德伏下聽德心子孫
既三后而云子孫宗之中
既三后而天下之性即
在天時說

法之言曰式自我可添言曰則言下土之所以式者正續此孝
思是則也法則意其法當精則備備當與通則當通當有國
則以國者有宗則以宗者養道至極處人不能外其範圍耳
媚娘一人章上言武王之續德而為信為法於天下此章選
承言天下之信法初不是私意惟此一孝相為感通養孝是順
德原是人心所同此心既無拂乎先王即可先達於民志故人
見天下皆蒙戴武王以為其廣武王如是而其所應之者
正應以人心之順德為上以孝感下以孝應耳此章之永孝
思與上絕不同上是推原口無惟其永孝所以能為武字宜
發此就人心以驗其孝只是帶過之語昭我嗣服謂維先之孝

武王三后以爲德
即應此德以爲德服德
云武王三后之德感通
天下是其德事處無大
前人之烈也
昭茲來許章昭茲之字雖承上說來實後一章之血脉使合
武王之道能得天得人意在見不惟一世可行而萬世可行不
惟一王可法而百王可法若夫世能惟其道師其意不泥其法
吾見萬年此世德萬年此天命于萬斯年自受天之祐于無窮
矣天祐只就為天子說南未說到人歸上
受天之祐章之末句與受天祐不平既受天之祐則天之所命

昭茲來許章昭茲之字雖承上說來實後一章之血脉使合
武王之道能得天得人意在見不惟一世可行而萬世可行不
惟一王可法而百王可法若夫世能惟其道師其意不泥其法
吾見萬年此世德萬年此天命于萬斯年自受天之祐于無窮
矣天祐只就為天子說南未說到人歸上
受天之祐章之末句與受天祐不平既受天之祐則天之所命

昭茲來許章昭茲之字雖承上說來實後一章之血脉使合
武王之道能得天得人意在見不惟一世可行而萬世可行不
惟一王可法而百王可法若夫世能惟其道師其意不泥其法
吾見萬年此世德萬年此天命于萬斯年自受天之祐于無窮
矣天祐只就為天子說南未說到人歸上
受天之祐章之末句與受天祐不平既受天之祐則天之所命

補入本之新舊准實之斯
佐之侯吳之舞之翰于
千宮意此一節內要者
萬斯年不止一傳存傳
子孫其祖武之昭也
補入王直合宜文作重而有
道也武作端而有格後之
意蓋公道處是厚也
有難重讀此言文王運
武王治之者若曰心君代
天以理民也當存安民之
存身文武之運都而知其心
切于為民矣以文王之彼
人以自難為其聲以實大為
難能我文王之也洋漢
遠播其大平無疆也蓋

人不能遠而方諸侯莫不來朝以賀聖天子之在佳者身方
年此人心萬年此佐助于萬斯年遠不來有助乎朝賀自有祈
助不可認朝賀即佐助于孫一法武王而天命自契人心自
屬正見武王配宗之業萬世無疆要重武王之孝足為後王法
上石重后王法武王也。
文王有全
此詩以安民為王而豐滿之遷皆安民急務故兩頌之然遷豐
而稱武功文王之武也遷滿而稱辟難武王之文也六微
幽於提捕救之意君各執本意說非獨嘆美而已二後世
子孫必如文武之為始稱蓋君通耳

此詩之所由也
天命之所由也
文王受命重○此詩以你邑于豈司為志從武功說起者為
你邑本也文王受命詢爾仇方之命成肆伐忽絕之功則豈既
就侯侯侯宗而即你豈者蓋以勝國之稱封而成容民之新
非獨不勞餘力而容保之譽蓋遠也玩你邑句有恐民之失所
承以安之意所以求軍觀成正在是豈不克君
家城伊瀆重○此章述其却之制而原其速成之心以譽其
克君也城固稱其城是其規模彼小功力易就似乎急
成已之敏者故以匪棘二句表其心如此益自昔先人如公劉
遷仰而曰思歸太王遷岐而曰樹止王季作邦而曰順比安民
一食家法根承文王通進而及之自不泯不泯耳或以于文
之志動來其地也之孝耳

文王受命重○此章述其却之制而原其速成之心以譽其
克君也城固稱其城是其規模彼小功力易就似乎急
成已之敏者故以匪棘二句表其心如此益自昔先人如公劉
遷仰而曰思歸太王遷岐而曰樹止王季作邦而曰順比安民
一食家法根承文王通進而及之自不泯不泯耳或以于文
之志動來其地也之孝耳
王公伊瀆重○此章重權置之垣句文王能集豐垣財上以
奉天命下以安民心前以承先志後以開王業此正王公所以
善明處四方以六州之心宜惟豐邑一你民得其安故皆以
豐為歸而傳文王為讓於善其時王室如燬非文無所藉以安
耳但文王上分有二恪守臣節安民之功終其身而未成不可
說到功已成心已樹上王后孫亦就集豐安民說終續續曰
克家作豐而王業成故以王后稱之

輸之書當時民被付... 輸之書當時民被付... 輸之書當時民被付...

以輸之書... 以輸之書... 以輸之書...

水東注... 水東注... 水東注...

都水西... 都水西... 都水西...

也... 也... 也...

則已... 則已... 則已...

即... 即... 即...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人... 人... 人...

天... 天... 天...

而... 而... 而...

志... 志... 志...

劉... 劉... 劉...

聖... 聖... 聖...

潤... 潤... 潤...

載... 載... 載...

廟... 廟... 廟...

成... 成... 成...

王... 王... 王...

私... 私... 私...

蓋... 蓋... 蓋...

生... 生... 生...

此... 此... 此...

生... 生... 生...

是以... 是以... 是以...

既... 既... 既...

乎... 乎... 乎...

乎... 乎... 乎...

神宮中於大之度以為止息... 一章綱領... 婦人非生民而何... 夫飲我即飲風之意... 附政樓樓帝武敏者言... 將事齊敏飲者言... 即有身耳不必云故... 乃送鄭箋謂時有大人跡... 廣大括此等語當初會之可也... 猶厥月章... 以驗靈異見天心必非無異於斯人也不折副便是無災言

看生后復如平子之易... 總形容詩一易字... 意若何今由無折則灾者... 矣只足上意不作推原... 究初云不折不創全其軀也... 先後次序言... 人跡而寒水又人所不到之區... 屢不能禁... 見履以足跡... 也... 何... 生... 言以形其靈異... 經 66-165

粒之志其勤之也若天賦其
秉其統之功皆成也若天相
其功蓋其天性則崇哉而後
後之任倫也家德化之妙矣
補新者亦重在種植上然
種植時少時多時疏時密
有心以發育乎後之心植
於前之物理與物理相通
既開之天機而天機自滋
蓋不覺其然而然矣
既有意於種植及其長也
有功於種植則後稷既長而
力農也雖以人力助天地之
化育其除糞草以種嘉穀則
天苞而清其種也從而得其
机發秀而暢其生也其類果
神農神農神農神農

而後其成有相之道如此則
社稷之神之功大矣故克以
其有以于民分封之于郊使
民有歸宗室以生其類之祀
而是周之有國定自此始矣
補新者亦重在種植上然
種植時少時多時疏時密
有心以發育乎後之心植
於前之物理與物理相通
既開之天機而天機自滋
蓋不覺其然而然矣
既有意於種植及其長也
有功於種植則後稷既長而
力農也雖以人力助天地之
化育其除糞草以種嘉穀則
天苞而清其種也從而得其
机發秀而暢其生也其類果
神農神農神農神農

種是無極也既成則其德而
以有功于民封于郊而封印重在封國以報後稷之功說手
其有功于民封于郊而封印重在封國以報後稷之功說手
其有功于民封于郊而封印重在封國以報後稷之功說手
其有功于民封于郊而封印重在封國以報後稷之功說手
其有功于民封于郊而封印重在封國以報後稷之功說手
其有功于民封于郊而封印重在封國以報後稷之功說手
其有功于民封于郊而封印重在封國以報後稷之功說手
其有功于民封于郊而封印重在封國以報後稷之功說手
其有功于民封于郊而封印重在封國以報後稷之功說手
其有功于民封于郊而封印重在封國以報後稷之功說手

種是無極也既成則其德而
以有功于民封于郊而封印重在封國以報後稷之功說手
其有功于民封于郊而封印重在封國以報後稷之功說手
其有功于民封于郊而封印重在封國以報後稷之功說手
其有功于民封于郊而封印重在封國以報後稷之功說手
其有功于民封于郊而封印重在封國以報後稷之功說手
其有功于民封于郊而封印重在封國以報後稷之功說手
其有功于民封于郊而封印重在封國以報後稷之功說手
其有功于民封于郊而封印重在封國以報後稷之功說手
其有功于民封于郊而封印重在封國以報後稷之功說手
其有功于民封于郊而封印重在封國以報後稷之功說手

即昭明之祭也既有始必終有終必歸重今休亦其

之款君本以神之餘惠而惠我既醉之祝以之嘉禮而

告君見今日臣子之祝願無違昔日神明之昭著可據耳

其善維何之章○四章以下結詩人衍公尸之詞而此二章則

先言錫類之由也其善維何句該下五章演說得分曉主祭者

能祭而朋友之助祭者亦設是為君臣一德主祭者既祭而嗣

子之樂算者又孝是為父子一心故不徒錫之善而且永錫之

也品物潔靜而又嘉美金是一團敬意而助祭之詩人亦由開

俸上來俱歸重王若身上攸攝謂自家檢攝以佐助主人攝原

無二義而朋友如此則主祭者可知於孔時速插君親始而來

神而而獻尸皆有威儀而能不疎不怠不慢非孔時而何

儀者謂其誠意有時而得今當放酬告成之餘而其誠心又若

祀祭之性之始是其孝出自性生如探之不窮者然故曰不匪

附放接禮迎尸之前祝先酌酒奠于神席前在側受之南祝

祭告畢迎尸入至獻尸而旅酬主人嗣子入尸執前而奠醴

飲之以致傳付祖考之意嗣子卒飲乃洗爵酌尸卒爵仍

奠其神

其類維何章○其類句提起下三章之詞求錫稱禮即錫類之

實以慶王者後二章文重敬禮相頌之意室家之盛或言即有

有是時其於必于萬斯其末

錫以禮而禮儀為之辭錫為

主祭者用祭於神今則有

是禮必求錫以禮而子

孫為之子能為斯非類之

求錫者乎

補新章中有家室之靈一

外此空闕也乃有天爵

正於此中家室清明正於

此中章

其禮重禮重禮何亦

禮之所由禮重禮也便錫

以禮而不先之以禮也

為求錫之善而錫也

再致神于身及再使兩子

得先必先使天爵之

而于萬斯其長為天爵之所

附為也則不使禮而

禮以先之則禮有所承也而於繼之則禮有所繼也

即在禮節而無於於天之中者其謂深者為可也求錫

二子最重要見今日已有禮儀必萬年永錫斯之謂高朗也

○玄危說由其禮物之盡美也故錫以祚由其嗣子之盡孝也

故錫以禮亦其類類之意

附放洪範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

考終命丁氏奉曰古之說詩者謂既醉倫五福萬年壽也

福當也室家之盛康寧也昭明有融攸好德也高朗也終考

終命也而錫于禮謂既醉非徒享五福而已必將有以致之

其禮維何二章○祚禮合方謂之類祚禮偏不謂之類祚也

禮以先之則禮有所承也而於繼之則禮有所繼也

君子為業命之主而業命附焉若有依毗之義故曰僕女士者

女之有士行者也女有士行則母賢而子必聖矣從以孫子乃

子而天子孫而又孫方應得上文萬年及今終意○顧禮曰

孫子當以嫡為天子者言方此聖命前僕相應

見其金

五章一例者各重公尸無飲二句為主古者祭必有尸既祭之

明日又燻其祭食以饗為尸之人恭不忍忘之也故名曰

然而不與祭之禮何也以皇尸象神之禮禮此第中則祭故

不敢前而轉為次日之燕於次日所以尊尸也尊尸所以尊

此詩言王者有顯德，固所以受福於天，而不言王者有賢嗣，又有以承福於後，總以自天中之為志，蓋千祿百福，根前以德。

此詩言王者有顯德，固所以受福於天，而不言王者有賢嗣，又有以承福於後，總以自天中之為志，蓋千祿百福，根前以德。

一、天下為四方之福也。
 精新宜受德也。德只是受命
 而已。而為天子也。此句亦
 輕重下四方一句。一直說
 下。則受命為天子。亦作四
 方。而德始不可得。天
 統人。平高下。亦承之。德
 可見。

須知學由群臣。乃信任在位之賢如諫行。言德是也。亦未用
 而求用之說。愛無疆之福。為四方之綱。總根德任賢。來。李海
 曰。曰受福與王者受祿。子天保佑。命之相應。之綱與王者宜民
 宜。人相應。此意亦宜點透。
 之綱之紀。章。末章。上說之經之紀。言四方不但在其統括
 中。而且大綱。小紀。毫無兼。則安民。而亦安及其臣。凡為有辟
 卿士。若不適。而亦成。而已。媚。就。心。說。此。臣。子。自。家。忠。實。勿。本
 德。字。未。不。解。彼。豈。正。其。媚。心。所。發。耳。况。時。值。昇。平。解。心。易。誤。君
 子。之。德。不。能。不。為。民。之。所。安
 息。也。在。德。及。原。友。已。然
 猶。斯。道。也。詩。有。德。無。怨。怨
 也。有。利。則。怨。怨。有。利。天
 人。同。休。德。先。正。謂。澤。成
 上。時。不。能。有。此。也。
 此。詩。以。厚。民。為。主。首。章。士。遠。都。次。章。言。相。土。三。章。言。邑。四。章
 言。落。成。五。章。言。校。田。德。之。經。營。權。理。之。事。而。末。則。德。敘。其。終。始
 也。各。章。首。句。當。提。起。作。用。而。厚。民。意。各。就。本。章。見。之。往。說。俱。以
 恩。解。用。光。一。句。作。去。貫。通。篇。不。知。此。句。乃。公。判。選。郊。之。本。心。不
 可。專。于。此。句。上。見。其。厚。民。也。陸。聚。陶。說。意。極。早。越
 為。公。判。首。章。○。此。章。見。治。國。而。務。足。民。之。事。因。選。國。而。為。安。民
 之。圖。其。非。所以。厚。于。民。也。每。章。冠。以。為。公。判。為。周。以。忠。厚。為。家
 法。故。屢。申。厚。民。之。意。云。不。敢。寧。居。正。其。修。後。稷。之。業。之。本。也。
 此。句。所。包。者。廣。疆。場。積。倉。則。其。中。之。大。務。也。疆。場。難。以。經。界。言。

之。故。必。厚。民。也。
 詩。則。思。辨。用。光。切。不。可。以
 為。國。為。民。而。平。有。宜。說。一
 句。以。思。以。辨。和。其。主。生
 而。用。以。先。大。其。國。其。此
 失。公。判。主。定。的。選。國。大。主
 意。下。文。皆。言。辨。民。之。辨。言
 是。厚。民。也。故。公。判。
 別。公。判。章。厚。民。公。判。之。于
 民。之。其。始。至。于。德。與。利。主。以
 居。而。適。見。是。也。之。民。居。而。適
 也。且。宜。為。利。居。之。偏。也。民。情
 也。適。子。野。知。而。先。成。日。之。成
 即。此。可。以。定。和。失。于。是。然。山
 而。而。此。原。之。大。故。降。原。而。香
 此。原。之。去。原。而。降。原。而。香
 而。而。此。原。之。去。原。而。降。原。而。香
 而。而。此。原。之。去。原。而。降。原。而。香

而。稼。穡。之。事。亦。在。其。中。積。倉。本。糧。場。果。此。二。句。吳。平。日。治。國。足
 民。之。道。自。宜。如。此。亦。非。預。為。選。都。計。然。公。私。皆。實。而。力。且。強。則
 可。為。選。都。之。舉。為。乃。果。二。句。方。是。選。都。之。備。以。輕。句。是。選。都
 之。志。弓。矢。三。句。乃。選。都。之。舉。也。此。弓。矢。亦。不。重。於。行。必。用。之。者
 一。以。壯。國。勢。一。以。防。外。患。自。不。可。無。者。不。可。知。輔。氏。以。足。食。足
 兵。平。有。難。昆。湖。同。選。都。不。出。其。封。國。亦。有。此。厚。民。意
 按。是。場。邊。疆。而。下。皆。選。國。居。原。一。念。未。廢。難。中。而。慎
 居。原。為。振。奮。之。理。亦。非。輕。重。耳。曰。慎。與。安。實。名。其。知。此
 理。也。夫
 為。公。判。三。章。○。此。章。見。順。民。之。心。而。躬。親。其。勞。詩。以。為。厚。手。民
 也。子。不。斯。斯。原。其。功。至。却。而。欲。相。土。以。底。故。先。叙。一。時。從。選。之。民
 庶。而。而。敘。為。為。難。難。也。都。未。定。而。其。情。已。相。安。其。居。已。甚。極
 養。得。仁。人。而。依。之。而。已。未。舉。故。土。之。思。矣。至。降。降。以下。乃。正。言
 原。原。之。事。有。上。而。現。下。則。降。降。自。下。而。現。上。則。降。降。原。玉。瑾。以。象
 文。德。密。刀。以。鑄。武。備。觀。如。此。之。佩。服。而。上。下。山。原。見。其。勤。民。以
 自。勞。也。
 為。公。判。三。章。○。此。章。見。管。度。邑。居。而。及。綜。理。之。用。見。為。國。為
 民。之。意。故。曰。厚。也。選。泉。階。陶。與。原。原。其。但。上。是。覽。形。勢。以。定
 都。此。又。于。所。都。之。地。而。覽。形。勢。以。你。邑。居。其。廣。原。在。百。泉。之。側
 冰。從。下。周。流。以。徧。觀。其。邑。居。之。形。勢。而。正。高。丘。在。南。陶

于其始其所指而論也... 周書地以用者其於其為

公務宜其厚於民... 而所以收攝人心而確固其者

之乃官而居之也... 公則亦安成之義亦為安民而設也

之不振其尤高者... 而語只帶下四時字正指東師之野

而所以收攝人心而確固其者... 願初初曰此非所謂已居雖指君言

也于其斯依相上其度之... 舉軒揚之貌一之貌德伏群臣之威儀

于其也... 公則亦安成之義亦為安民而設也

而所以收攝人心而確固其者... 願初初曰此非所謂已居雖指君言

也于其斯依相上其度之... 舉軒揚之貌一之貌德伏群臣之威儀

不通而終其... 公則亦安成之義亦為安民而設也

而所以收攝人心而確固其者... 願初初曰此非所謂已居雖指君言

也于其斯依相上其度之... 舉軒揚之貌一之貌德伏群臣之威儀

所難容也... 之林... 其民... 鞠而... 厚於... 風氣... 附... 水之內... 水之外... 鞠...

此篇... 可為... 挹彼... 未忘... 近民... 多依... 胡如... 自見... 鞠...

此詩... 卷阿... 此詩... 非... 係... 說... 卷阿... 此詩... 非... 係... 說... 卷阿... 此詩... 非... 係... 說...

可... 有... 卷... 數... 時... 而... 得... 擢... 此... 句... 善... 游... 休... 是... 休... 即... 擢... 上... 游... 敢... 來... 而... 伴... 無... 酒... 而... 無... 係... 累... 優... 游... 則... 漫... 容... 而... 無... 拘... 迫...

民勞章首法于兩外... 勞之章首法于兩外... 勞之章首法于兩外... 勞之章首法于兩外... 勞之章首法于兩外...

勞之章首法于兩外... 勞之章首法于兩外... 勞之章首法于兩外... 勞之章首法于兩外... 勞之章首法于兩外...

勞之章首法于兩外... 勞之章首法于兩外... 勞之章首法于兩外... 勞之章首法于兩外... 勞之章首法于兩外...

勞之章首法于兩外... 勞之章首法于兩外... 勞之章首法于兩外... 勞之章首法于兩外... 勞之章首法于兩外...

勞之章首法于兩外... 勞之章首法于兩外... 勞之章首法于兩外... 勞之章首法于兩外... 勞之章首法于兩外...

勞之章首法于兩外... 勞之章首法于兩外... 勞之章首法于兩外... 勞之章首法于兩外... 勞之章首法于兩外...

出而... 故... 以爲王休文曰王敦王亮爲之中三致意爲漢文沈有此...

板全

通篇爲安民而發... 以徵之下正其大謀之實也... 二章教以回天之變...

上帝板一章... 此章以登三說下言愛民者天之常而合存... 此以病民是反其道也...

行而... 作而... 亦其謀之未遠而... 遠謀當不至此也...

子理... 之何休... 上說與上篇字... 此章乃發大謀...

天之方... 此章以天民二字爲主... 推者艱難不易...

故... 不得安... 傷之... 慮泄... 友謀... 動民心... 卒彈相... 以視方... 其便可... 人誰... 天理人情... 我難... 爲爾... 維服... 天變... 或及... 直欲... 羨華... 天之... 傲快... 之使... 不可... 昭言... 大都... 老成... 之淺... 計性... 爲少... 年所... 忽

天理人情

天理人情... 我難... 爲爾... 維服... 天變... 或及... 直欲... 羨華... 天之... 傲快... 之使... 不可... 昭言... 大都... 老成... 之淺... 計性... 爲少... 年所... 忽

我難... 爲爾... 維服... 天變... 或及... 直欲... 羨華... 天之... 傲快... 之使... 不可... 昭言... 大都... 老成... 之淺... 計性... 爲少... 年所... 忽

天之... 傲快... 之使... 不可... 昭言... 大都... 老成... 之淺... 計性... 爲少... 年所... 忽

傲快... 之使... 不可... 昭言... 大都... 老成... 之淺... 計性... 爲少... 年所... 忽

天之... 傲快... 之使... 不可... 昭言... 大都... 老成... 之淺... 計性... 爲少... 年所... 忽

為耳。夫愛未至而救之能... 故此方者誠以相告。彼且大言以相欺。舉足高也。...

天方之方。憐者。天至於怒。比上方。虐等又甚。而小人尚且妨賢... 而虐民。未有不休于亂。有蓋以上。重但言其愛。而此正指其所...

增補仲雪詩經疏 卷之二 六二 善人。數戶也。民之方。啟承四句。現註。又言。字是只一轉意。...

天。之。憐。民。章。上。言。惡。民。所。當。急。此。言。真。民。所。當。謹。也。以。天。之... 憐。民。形。上。之。化。下。云。無。自。立。群。分。明。指。君。而。言。故。猶。有。無。以...

君。德。之。修。不。修。城。之。壞。不。壞。漫。不。措。意。則。根。本。自。病。民。何。得。安... 故。特。揭。揭。之。以。歸。其。責。於。友。耳。天。之。憐。民。既。好。一。邊。語。益。入。心...

人心相應之易。務無曰益非以足上向。正申取濟之易耳。...

望之意。若曰。君是德。而失其時。是謂之責。見不可使其君如... 此也。輔潛。謂自介人至大。即自外。親及內。自大宗。至宗子...

增補仲雪詩經疏 卷之二 六三 有所懼而不放。放。故。維。藩。大師。民之大衆。居為比。閭。族。衆。以。守... 邦。出。為。行。位。軍。師。以。禦。敵。故。維。垣。大。邦。強。國。能。為。一。方。之。保。障...

意。德。修。而。多。助。自。至。禍。亂。不。生。故。維。寧。宗。子。同。姓。之。親。義。同... 休。戚。可。以。寄。心。情。而。禦。外。侮。故。維。城。六。者。之。中。以。德。為。本。而。宗...

字。對。輔。君。親。君。德。不。修。城。于。何。有。人。主。托。于。民。上。持。孤。立。耳。朕... 主。而。可。畏。者。至。爾。無。俾。至。此。乎。...

暗指馬王而托之。蘇氏是詩人之微詞。此處在天主怒。一旬多。此一轉文。深奇絕。蘇方山曰。兩命字。俱在賦。于上記。文王曰。咨嗟。咨。之。事。以下。其。為。文。王。嘆。詞。之。辭。蓋。陳。厲。王。之。失。而。托。之。商。也。所。謂。借。秦。為。喻。耳。此。章。見。小。人。之。凡。用。皆。有。以。縱。之。亂。亂。於。已。而。無。與。于。天。以。應。上。解。克。有。終。意。以。四。帶。是。作。起。語。亦。是。伏。筆。之。詞。極。極。是。極。有。力。足。以。提。舉。暴。臣。也。指。指。擊。擊。而。而。使。任。事。即。此。便。是。情。理。必。曰。天。降。者。治。亂。難。由。人。而。齊。氣。化。使。然。若。天。故。生。此。惡。人。以。害。民。耳。女。與。是。力。使。在。位。在。服。者。皆。為。小。人。作。張。主。耳。註。中。力。為。字。非。言。此。人。力。為。不。善。也。補。言。力。與。此。人。也。須。看。明。分。曉。

文王曰咨三章。此章重言任用之非人。以致民之怨已也。而東。義。類。句。反。及。言。以。起。下。章。重。言。播。經。著。彌。暴。資。足。以。潛。其。貪。即。格。免。亦。在。其。中。矣。小。人。自。以。人。多。怨。已。而。恐。禍。之。及。必。得。為。以。浪。不。根。之。言。以。應。於。上。而。亂。其。聽。明。如。爾。鞅。安。石。之。流。皆。用。流。言。以。對。者。怨。樣。或。內。孟。子。所。謂。民。賊。也。上。之。人。不。察。而。反。親。信。之。則。怨。務。必。將。反。移。為。已。咀。呪。所。自。來。矣。呂。止。故。公。言。小。人。毀。毀。以。佐。人。主。之。狀。而。不。知。其。怨。為。害。也。實。其。病。患。而。不。知。其。大。不。也。也。焉。其。狂。然。而。不。知。其。怨。歸。于。上。也。正。謂。此。文。王。曰。咨。四。章。此。章。因。用。人。之。失。而。推。本。于。君。德。當。以。不。明

補神重言詩經疏。文王三章。夫用此補德之。臣。不。敢。不。於。于。民。哉。或。當。求。用。善。財。以。恤。民。命。厚。民。生。可。也。乃。反。任。此。暴。骨。怨。之。心。使用。此。言。以。應。對。而。亂。其。其。居。則。是。美。類。反。居。外。而。怨。其。彼。類。反。居。內。是。以。備。惡。干。眾。而。致。下。民。怨。勞。之。無。極。也。嗚。呼。小。人。乘。其。利。而。君。上。受。其。禍。矣。

補神重言詩經疏。文王三章。夫用此補德之。臣。不。敢。不。於。于。民。哉。或。當。求。用。善。財。以。恤。民。命。厚。民。生。可。也。乃。反。任。此。暴。骨。怨。之。心。使用。此。言。以。應。對。而。亂。其。其。居。則。是。美。類。反。居。外。而。怨。其。彼。類。反。居。內。是。以。備。惡。干。眾。而。致。下。民。怨。勞。之。無。極。也。嗚。呼。小。人。乘。其。利。而。君。上。受。其。禍。矣。

補神重言詩經疏。文王三章。夫用此補德之。臣。不。敢。不。於。于。民。哉。或。當。求。用。善。財。以。恤。民。命。厚。民。生。可。也。乃。反。任。此。暴。骨。怨。之。心。使用。此。言。以。應。對。而。亂。其。其。居。則。是。美。類。反。居。外。而。怨。其。彼。類。反。居。內。是。以。備。惡。干。眾。而。致。下。民。怨。勞。之。無。極。也。嗚。呼。小。人。乘。其。利。而。君。上。受。其。禍。矣。

補神重言詩經疏。文王三章。夫用此補德之。臣。不。敢。不。於。于。民。哉。或。當。求。用。善。財。以。恤。民。命。厚。民。生。可。也。乃。反。任。此。暴。骨。怨。之。心。使用。此。言。以。應。對。而。亂。其。其。居。則。是。美。類。反。居。外。而。怨。其。彼。類。反。居。內。是。以。備。惡。干。眾。而。致。下。民。怨。勞。之。無。極。也。嗚。呼。小。人。乘。其。利。而。君。上。受。其。禍。矣。

補神重言詩經疏。文王三章。夫用此補德之。臣。不。敢。不。於。于。民。哉。或。當。求。用。善。財。以。恤。民。命。厚。民。生。可。也。乃。反。任。此。暴。骨。怨。之。心。使用。此。言。以。應。對。而。亂。其。其。居。則。是。美。類。反。居。外。而。怨。其。彼。類。反。居。內。是。以。備。惡。干。眾。而。致。下。民。怨。勞。之。無。極。也。嗚。呼。小。人。乘。其。利。而。君。上。受。其。禍。矣。

補神重言詩經疏。文王三章。夫用此補德之。臣。不。敢。不。於。于。民。哉。或。當。求。用。善。財。以。恤。民。命。厚。民。生。可。也。乃。反。任。此。暴。骨。怨。之。心。使用。此。言。以。應。對。而。亂。其。其。居。則。是。美。類。反。居。外。而。怨。其。彼。類。反。居。內。是。以。備。惡。干。眾。而。致。下。民。怨。勞。之。無。極。也。嗚。呼。小。人。乘。其。利。而。君。上。受。其。禍。矣。

補神重言詩經疏。文王三章。夫用此補德之。臣。不。敢。不。於。于。民。哉。或。當。求。用。善。財。以。恤。民。命。厚。民。生。可。也。乃。反。任。此。暴。骨。怨。之。心。使用。此。言。以。應。對。而。亂。其。其。居。則。是。美。類。反。居。外。而。怨。其。彼。類。反。居。內。是。以。備。惡。干。眾。而。致。下。民。怨。勞。之。無。極。也。嗚。呼。小。人。乘。其。利。而。君。上。受。其。禍。矣。

補神重言詩經疏。文王三章。夫用此補德之。臣。不。敢。不。於。于。民。哉。或。當。求。用。善。財。以。恤。民。命。厚。民。生。可。也。乃。反。任。此。暴。骨。怨。之。心。使用。此。言。以。應。對。而。亂。其。其。居。則。是。美。類。反。居。外。而。怨。其。彼。類。反。居。內。是。以。備。惡。干。眾。而。致。下。民。怨。勞。之。無。極。也。嗚。呼。小。人。乘。其。利。而。君。上。受。其。禍。矣。

補神重言詩經疏。文王三章。夫用此補德之。臣。不。敢。不。於。于。民。哉。或。當。求。用。善。財。以。恤。民。命。厚。民。生。可。也。乃。反。任。此。暴。骨。怨。之。心。使用。此。言。以。應。對。而。亂。其。其。居。則。是。美。類。反。居。外。而。怨。其。彼。類。反。居。內。是。以。備。惡。干。眾。而。致。下。民。怨。勞。之。無。極。也。嗚。呼。小。人。乘。其。利。而。君。上。受。其。禍。矣。

二字為主。意深。是形容極危之狀。謂以做狠作氣。勢以暴虐。作威。聲。如。狼。狽。魚。魚。之。狀。也。明。是。聚。怨。而。反。自。以。為。後。如。用。金。暴。之。臣。而。有。謂。能。明。刑。能。與。利。其。識。見。安。在。爾。德。不。明。稍。云。無。知。人。之。明。耳。是。非。顯。倒。然。後。左。右。公。卿。皆。非。其。人。則。國。空。虛。如。無。人。然。又。何。怪。矣。

文王曰咨三章。此章重言任用之非人。以致民之怨已也。而東。義。類。句。反。及。言。以。起。下。章。重。言。播。經。著。彌。暴。資。足。以。潛。其。貪。即。格。免。亦。在。其。中。矣。小。人。自。以。人。多。怨。已。而。恐。禍。之。及。必。得。為。以。浪。不。根。之。言。以。應。於。上。而。亂。其。聽。明。如。爾。鞅。安。石。之。流。皆。用。流。言。以。對。者。怨。樣。或。內。孟。子。所。謂。民。賊。也。上。之。人。不。察。而。反。親。信。之。則。怨。務。必。將。反。移。為。已。咀。呪。所。自。來。矣。呂。止。故。公。言。小。人。毀。毀。以。佐。人。主。之。狀。而。不。知。其。怨。為。害。也。實。其。病。患。而。不。知。其。大。不。也。也。焉。其。狂。然。而。不。知。其。怨。歸。于。上。也。正。謂。此。文。王。曰。咨。四。章。此。章。因。用。人。之。失。而。推。本。于。君。德。當。以。不。明

補神重言詩經疏。文王三章。夫用此補德之。臣。不。敢。不。於。于。民。哉。或。當。求。用。善。財。以。恤。民。命。厚。民。生。可。也。乃。反。任。此。暴。骨。怨。之。心。使用。此。言。以。應。對。而。亂。其。其。居。則。是。美。類。反。居。外。而。怨。其。彼。類。反。居。內。是。以。備。惡。干。眾。而。致。下。民。怨。勞。之。無。極。也。嗚。呼。小。人。乘。其。利。而。君。上。受。其。禍。矣。

補神重言詩經疏。文王三章。夫用此補德之。臣。不。敢。不。於。于。民。哉。或。當。求。用。善。財。以。恤。民。命。厚。民。生。可。也。乃。反。任。此。暴。骨。怨。之。心。使用。此。言。以。應。對。而。亂。其。其。居。則。是。美。類。反。居。外。而。怨。其。彼。類。反。居。內。是。以。備。惡。干。眾。而。致。下。民。怨。勞。之。無。極。也。嗚。呼。小。人。乘。其。利。而。君。上。受。其。禍。矣。

補神重言詩經疏。文王三章。夫用此補德之。臣。不。敢。不。於。于。民。哉。或。當。求。用。善。財。以。恤。民。命。厚。民。生。可。也。乃。反。任。此。暴。骨。怨。之。心。使用。此。言。以。應。對。而。亂。其。其。居。則。是。美。類。反。居。外。而。怨。其。彼。類。反。居。內。是。以。備。惡。干。眾。而。致。下。民。怨。勞。之。無。極。也。嗚。呼。小。人。乘。其。利。而。君。上。受。其。禍。矣。

補神重言詩經疏。文王三章。夫用此補德之。臣。不。敢。不。於。于。民。哉。或。當。求。用。善。財。以。恤。民。命。厚。民。生。可。也。乃。反。任。此。暴。骨。怨。之。心。使用。此。言。以。應。對。而。亂。其。其。居。則。是。美。類。反。居。外。而。怨。其。彼。類。反。居。內。是。以。備。惡。干。眾。而。致。下。民。怨。勞。之。無。極。也。嗚。呼。小。人。乘。其。利。而。君。上。受。其。禍。矣。

補神重言詩經疏。文王三章。夫用此補德之。臣。不。敢。不。於。于。民。哉。或。當。求。用。善。財。以。恤。民。命。厚。民。生。可。也。乃。反。任。此。暴。骨。怨。之。心。使用。此。言。以。應。對。而。亂。其。其。居。則。是。美。類。反。居。外。而。怨。其。彼。類。反。居。內。是。以。備。惡。干。眾。而。致。下。民。怨。勞。之。無。極。也。嗚。呼。小。人。乘。其。利。而。君。上。受。其。禍。矣。

補神重言詩經疏。文王三章。夫用此補德之。臣。不。敢。不。於。于。民。哉。或。當。求。用。善。財。以。恤。民。命。厚。民。生。可。也。乃。反。任。此。暴。骨。怨。之。心。使用。此。言。以。應。對。而。亂。其。其。居。則。是。美。類。反。居。外。而。怨。其。彼。類。反。居。內。是。以。備。惡。干。眾。而。致。下。民。怨。勞。之。無。極。也。嗚。呼。小。人。乘。其。利。而。君。上。受。其。禍。矣。

補神重言詩經疏。文王三章。夫用此補德之。臣。不。敢。不。於。于。民。哉。或。當。求。用。善。財。以。恤。民。命。厚。民。生。可。也。乃。反。任。此。暴。骨。怨。之。心。使用。此。言。以。應。對。而。亂。其。其。居。則。是。美。類。反。居。外。而。怨。其。彼。類。反。居。內。是。以。備。惡。干。眾。而。致。下。民。怨。勞。之。無。極。也。嗚。呼。小。人。乘。其。利。而。君。上。受。其。禍。矣。

補神重言詩經疏。文王三章。夫用此補德之。臣。不。敢。不。於。于。民。哉。或。當。求。用。善。財。以。恤。民。命。厚。民。生。可。也。乃。反。任。此。暴。骨。怨。之。心。使用。此。言。以。應。對。而。亂。其。其。居。則。是。美。類。反。居。外。而。怨。其。彼。類。反。居。內。是。以。備。惡。干。眾。而。致。下。民。怨。勞。之。無。極。也。嗚。呼。小。人。乘。其。利。而。君。上。受。其。禍。矣。

習見其惡欲怒也然及見
方之遠則所及亦怒怒之
不也應欲不也得光
文王七章雖然小大道事
外然怒則上帝為此不善之
時之但以此爾不用權度用
法此此耳相若若若若若若
形尚在可以衡守乃亦乘而
矣之被則則小人進而惡改
走是以大命禍福不可改

附政西京賦云巨靈靈為流河曲則異者怒而自你氣之
貌○雪山謂秦傳多鬼之方指楚也

文王曰咨咨重○此意以殷不用舊法而為主匪上帝不時根
上小大途喪未以興起下者非天為此厄運乃殷自不用舊
耳亦以繁靡初終之意不用舊法舊法言雖與老成人
一轉神妙養今人不用舊法故無老成人故設為此難言就使
無老臣可用尚有先王之法可為憑藉之資所以深折其不用
舊也惟先人與法皆喪之聽用然後大命卒傾信非上帝為此
不善之時夫

文王曰咨咨重○此意擬括上教章而直指禍亂之源固示以
補神仲季詩維維

當審我之意本實。句殷盤二句俱實有力發自古人君危亡
其國皆以諸侯未畔。迄未起時為水乎無事肆然不顧不知
君身為天下之本未有本亂而末能治者正意俱在人亦有言
之上就預影方是賦體顛沛之招屬將然不是已然根本之實
暗指國家大命說言君自絕于天則必亡之兆以終首章之意
通篇只說殷紂而忽以殷監一語顯出監殷精神血脈盡收注
於此篇格絕高隱然見傷時之意

抑全

此章前八章勉之以修德。四章勉之以修言。然所謂修言者
亦即修德之言也。修德者已治人言。如謹言謹德動靜
亦即修德之言也。修德者已治人言。如謹言謹德動靜

六在夏桀之世失樂以也
修言即修德也。事如謀命。循告守法。治民。皆治人事。但厥係
切於民之瞻視。故首及之。標首之一章言德德之極。二章言通
德之應。三章言時政之弊。不能修德也。以起下章修德之意。四
章言承言修德。勉以盡治國之道也。五章言慎言。謹言以修德
也。六章言謹言。修德之效也。七章言宜。謹言之功以修德也
八章言修德而人法之必然也。九章十章十一章欲其德言以
修德也。末章又做以天將喪國而深欲其德言也。始終修德
一意。有去雅曰此詩言喜切。至有以於而教之者。如四方訓
四國。屬等是也。有友言以諷之者。如靡然不惠。彼重而角。等是
也。有聖言以導之者。如第公厥昭。其訓。言神之格。思德之

交修言是修。事如謀命。循告守法。治民。皆治人事。但厥係
切於民之瞻視。故首及之。標首之一章言德德之極。二章言通
德之應。三章言時政之弊。不能修德也。以起下章修德之意。四
章言承言修德。勉以盡治國之道也。五章言慎言。謹言以修德
也。六章言謹言。修德之效也。七章言宜。謹言之功以修德也
八章言修德而人法之必然也。九章十章十一章欲其德言以
修德也。末章又做以天將喪國而深欲其德言也。始終修德
一意。有去雅曰此詩言喜切。至有以於而教之者。如四方訓
四國。屬等是也。有友言以諷之者。如靡然不惠。彼重而角。等是
也。有聖言以導之者。如第公厥昭。其訓。言神之格。思德之

必不泄也。志表。理。理。微。微。無。無。信。我。其。為。聖。人。之。徒。矣。
抑首章○此章德言。哲。聖。賢。當。當。看。分。既。人。君。以。修。德。為。本
而。厥。係。是。其。符。驗。故。先。提。個。常。理。而。下。始。舉。人。之。忽。於。厥。係。者
以。怪。異。其。來。常。無。非。發。自。微。之。端。也。抑。與。下。故。慎。不。同。蓋。由
故。慎。厥。係。工。夫。做。到。此。只。是。慎。密。不。粗。疎。意。兄。克。養。完。粹。的。人
初。不。自。抑。橫。其。係。自。然。樽。節。遠。讓。而。不。放。肆。正。如。蕭。陽。之。外。見
者。然。亦。占。外。知。內。之。說。厥。係。不。惡。亦。且。以。無。厥。係。為。惡。也。即。此
厥。係。而。見。其。為。惡。耳。亦。上。言。係。為。德。厥。則。有。是。德。者。自然。有。是
厥。係。而。令。之。所。謂。著。者。約。不。然。是。名。雖。為。按。是。與。風。入。一。般。正

必不泄也。志表。理。理。微。微。無。無。信。我。其。為。聖。人。之。徒。矣。
抑首章○此章德言。哲。聖。賢。當。當。看。分。既。人。君。以。修。德。為。本
而。厥。係。是。其。符。驗。故。先。提。個。常。理。而。下。始。舉。人。之。忽。於。厥。係。者
以。怪。異。其。來。常。無。非。發。自。微。之。端。也。抑。與。下。故。慎。不。同。蓋。由
故。慎。厥。係。工。夫。做。到。此。只。是。慎。密。不。粗。疎。意。兄。克。養。完。粹。的。人
初。不。自。抑。橫。其。係。自。然。樽。節。遠。讓。而。不。放。肆。正。如。蕭。陽。之。外。見
者。然。亦。占。外。知。內。之。說。厥。係。不。惡。亦。且。以。無。厥。係。為。惡。也。即。此
厥。係。而。見。其。為。惡。耳。亦。上。言。係。為。德。厥。則。有。是。德。者。自然。有。是
厥。係。而。令。之。所。謂。著。者。約。不。然。是。名。雖。為。按。是。與。風。入。一。般。正

必不泄也。志表。理。理。微。微。無。無。信。我。其。為。聖。人。之。徒。矣。
抑首章○此章德言。哲。聖。賢。當。當。看。分。既。人。君。以。修。德。為。本
而。厥。係。是。其。符。驗。故。先。提。個。常。理。而。下。始。舉。人。之。忽。於。厥。係。者
以。怪。異。其。來。常。無。非。發。自。微。之。端。也。抑。與。下。故。慎。不。同。蓋。由
故。慎。厥。係。工。夫。做。到。此。只。是。慎。密。不。粗。疎。意。兄。克。養。完。粹。的。人
初。不。自。抑。橫。其。係。自。然。樽。節。遠。讓。而。不。放。肆。正。如。蕭。陽。之。外。見
者。然。亦。占。外。知。內。之。說。厥。係。不。惡。亦。且。以。無。厥。係。為。惡。也。即。此
厥。係。而。見。其。為。惡。耳。亦。上。言。係。為。德。厥。則。有。是。德。者。自然。有。是
厥。係。而。令。之。所。謂。著。者。約。不。然。是。名。雖。為。按。是。與。風。入。一。般。正

必不泄也。志表。理。理。微。微。無。無。信。我。其。為。聖。人。之。徒。矣。
抑首章○此章德言。哲。聖。賢。當。當。看。分。既。人。君。以。修。德。為。本
而。厥。係。是。其。符。驗。故。先。提。個。常。理。而。下。始。舉。人。之。忽。於。厥。係。者
以。怪。異。其。來。常。無。非。發。自。微。之。端。也。抑。與。下。故。慎。不。同。蓋。由
故。慎。厥。係。工。夫。做。到。此。只。是。慎。密。不。粗。疎。意。兄。克。養。完。粹。的。人
初。不。自。抑。橫。其。係。自。然。樽。節。遠。讓。而。不。放。肆。正。如。蕭。陽。之。外。見
者。然。亦。占。外。知。內。之。說。厥。係。不。惡。亦。且。以。無。厥。係。為。惡。也。即。此
厥。係。而。見。其。為。惡。耳。亦。上。言。係。為。德。厥。則。有。是。德。者。自然。有。是
厥。係。而。令。之。所。謂。著。者。約。不。然。是。名。雖。為。按。是。與。風。入。一。般。正

必不泄也。志表。理。理。微。微。無。無。信。我。其。為。聖。人。之。徒。矣。
抑首章○此章德言。哲。聖。賢。當。當。看。分。既。人。君。以。修。德。為。本
而。厥。係。是。其。符。驗。故。先。提。個。常。理。而。下。始。舉。人。之。忽。於。厥。係。者
以。怪。異。其。來。常。無。非。發。自。微。之。端。也。抑。與。下。故。慎。不。同。蓋。由
故。慎。厥。係。工。夫。做。到。此。只。是。慎。密。不。粗。疎。意。兄。克。養。完。粹。的。人
初。不。自。抑。橫。其。係。自。然。樽。節。遠。讓。而。不。放。肆。正。如。蕭。陽。之。外。見
者。然。亦。占。外。知。內。之。說。厥。係。不。惡。亦。且。以。無。厥。係。為。惡。也。即。此
厥。係。而。見。其。為。惡。耳。亦。上。言。係。為。德。厥。則。有。是。德。者。自然。有。是
厥。係。而。令。之。所。謂。著。者。約。不。然。是。名。雖。為。按。是。與。風。入。一。般。正

所謂兩國之治國之道... 是使人民所願以守國也... 則定之以法... 守而無罪悔之及莫作難易... 而生養遂成也... 王所頌之訓誥... 樂刑政等皆是... 蓋出而不虞... 於身者人能慎言... 善矣然言與保... 不可失而言之失尤... 夫惟其言則像

所謂兩國之治國之道... 是使人民所願以守國也... 則定之以法... 守而無罪悔之及莫作難易... 而生養遂成也... 王所頌之訓誥... 樂刑政等皆是... 蓋出而不虞... 於身者人能慎言... 善矣然言與保... 不可失而言之失尤... 夫惟其言則像

所謂兩國之治國之道... 是使人民所願以守國也... 則定之以法... 守而無罪悔之及莫作難易... 而生養遂成也... 王所頌之訓誥... 樂刑政等皆是... 蓋出而不虞... 於身者人能慎言... 善矣然言與保... 不可失而言之失尤... 夫惟其言則像

所謂兩國之治國之道... 是使人民所願以守國也... 則定之以法... 守而無罪悔之及莫作難易... 而生養遂成也... 王所頌之訓誥... 樂刑政等皆是... 蓋出而不虞... 於身者人能慎言... 善矣然言與保... 不可失而言之失尤... 夫惟其言則像

也亦使讀此女而已其可...
補新古被損重七修外者不
邊之以察其德於其言
著之以數其先三不實紀
手續也此就大有理
為其德性亦亦亦亦亦
之林苑人亦亦亦亦亦
之以修己治人之善言不惟
之以修己治人之善言不惟
之行也所導達所以能善德
也若德人而不惟不之德而
反以我言為不實矣何善德
之有夫一善言也而胸之者
如此相之者如彼是人之不
同應相相之遠也若不可不
知所擇矣

補新直此以下及復言修德
在于語言以善言為教也
虛聲而欲知者止而無用
則德也以其言為善德也
長德亦如也德也德也德也
同德也德也德也德也德也
未知既望而猶才則則則
替而不覺也德者之心不
同于若人之心所謂亦亦
德也
於乎身雖于小玉未知事
理之微其去若人也遠矣
我德能手操之以指示其
何并為德者若為德者
其可身雖德也而台之以丁
字于目前之德也而德也

耳或必使德者必使德者
覺之如皇馬所以喻之者詳
且切矣亦使德者之有知焉
耳假令言女未之知則則則
包于宜有知矣若知大而不
知謂心為之也人若不自盈
滿則受教成于德之不盈
必能早知而早成其德也
早知而反晚成者皆皆皆
補新直此節是德者德者之
不同心此與下節則則則
其德而不替也皆皆皆皆
必名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
以其德之德行也

德之善謂德人即恭人亦虛能生明之意也德二字重言已
見此又提出言之聽言以後正使其為德不為惡耳時說
多指上修已治人之言乃朱註云古之善言也只說說為長話
言之善便是德順德之行若順德之言而行之也順字兼
善善與人同不作聰明之意若愚人非惟不聽吾言而反以吾
言為不實是人心不同智愚相越之遠如此爾欲修德可不我
而惡人法而哲人以聽言乎哉○卯臣虎曰前不無哲不愚矣
以此其德惟人其哲之哲者其德也愚人是哲之無不愚者也
於乎小子重○此事以未知誠否與民之靡盈二句為主承上
言恭人不自滿所以稱哲而德德成今汝之未知誠否非由

此人為之也。民之回遘，此人為之也。民之爭於此人為之也。民之...

此言其情狀之反覆，已自畢露。蓋斥其見用者，而用之者...

四牡騤騤，正殿若兵。如杜詩車轄，馬蕭蕭之聲。惟戰征...

四牡騤騤，知下民之受病。則藩籬撤，百姓燼，則根本搖。王室之氣運，其為急感可知。是未...

此言國將殄滅，嗟哉可快。恰似天欲困若他一般。故言國步...

此言其情狀之反覆，已自畢露。蓋斥其見用者，而用之者...

此言其情狀之反覆，已自畢露。蓋斥其見用者，而用之者...

此言其情狀之反覆，已自畢露。蓋斥其見用者，而用之者...

為謀為策○此章以讓爾序得句為主承○言征伐者之怨
王之不謀且謀我謀之憤也
而人皆其通非惟不能反
為治道所以長也而自則其
故我步商以禍亂之盛也
禍亂以不辭其責之過也
若之能已由國之能
也如誰能杜絕而不以
惟能已能而不以賢不
用賢則其以賢不賢不
其何自而能善相與入于
隔而而已
補新章之以此賢人故也
以及溺於此以夫入深也
水益深之意
如彼颯風章○此章以民有肅心并云不遠二句為主承上言

王不用賢則賢者亦不為之用此時事之甚可愛者故聲顯便
說如彼颯風明是詩人自謂非另有君子愛之也賢于文法及
是如如此鄉風之人氣飽而不舒往不能喘息詩人自喜愛亂
之深其柳鶯之極如此民指君子之未仕者言并云不遠者邪
亦所謂大度將傾非一木之所能支也此誰使之屬王之亂實
使之耳徐福勞而無厚是謂棄代食勞而無處是為棄樂故
棄樂非賢徐福雖賢而食非好代食雖好即推上好與力意夫
仕進得卷皆所不願而一惟以恬逸為得計其情亦可哀矣
天降喪亂章○此章以降此徐福卒厚二句為主天降喪
亂二句只引起之詞公見天禍登來之意此時屬王未滅曰滅

此章以君若遷居曰野
田野犯奇處也徐福又卒厚則中國皆危矣可安於中
國盡荒無可食之資所以危國之極雖欲愁苦呻吟而且不能
則亦有死而已或謂如有許多氣力去他國得付之無可奈
何反不見得他國則度
附張季廷仲曰厲王三十七年國人畔王出奔氐太子靜匿
召穆公家國人圍之召公乃以其子代太子太子浮脫穆公
乃與周公行政謂之共和共王十四年厲王死於氐乃王
子靜果為宣王○劉安成曰此詩果作共和之時則厲王尚
在故詩人得追叙其事而刺之也

此章以下皆深言用小人以病民此章乃下文
用入病根也秉心二字又宜沈與考慎之根當猶正指棟相考
慎之云正謀與密之游其道者也考是辨之明慎是用之密言
棟一相必考諸衆人而後用故每舉必當而人所共仰者自以
為善而不考其謀自私其見而不過舉志則是非顛倒使人驚
之性所以使民眩惑至于狂
亂也何其甚之有
補新章上賢人之不安于職
而序爵之云竟不可誨矣須知此章語氣頗重不順一過
時彼中林章○此章重在朋友已譜句為主鹿且姓和鞅而
相送於野與友反詆之不情而相戾於朝反與也上無明君
成不善之條故雖朋友亦不能相善而至無以容其身此本指

予我之是說何心也... 必待其有技故示有時而中... 小人為惡不悅... 必不免君子往教道之使之改行從善... 不知受多少降... 故曰... 陰女味一既字乃奇其不能改而民... 陰女味一既字乃奇其不能改而民... 陰女味一既字乃奇其不能改而民... 陰女味一既字乃奇其不能改而民...

予我之是說何心也... 必待其有技故示有時而中... 小人為惡不悅... 必不免君子往教道之使之改行從善... 不知受多少降... 故曰... 陰女味一既字乃奇其不能改而民... 陰女味一既字乃奇其不能改而民... 陰女味一既字乃奇其不能改而民... 陰女味一既字乃奇其不能改而民...

夫欲求滿解之計故凡祀其
後獲難以享神也隨方而俗
其色雖多愛美其意以祀
神也隨方而別其用雖盡
指矣祀且素天何何心而
不我聽也豈哉之不允也
補新首二句分上下章之微
下述王亦天之詞言卷勝
祀而無其應也王曰上章
見宜至矣章意故形諸詞
於如此何事苟有求於神
但不能自已或第一祀則
多一牲故性應多一祀則
多一王故王既卒各隨
其方位之在豈豈亦天地
四方各異其與我聽謂天
不以凡祀而即與我也

早晚太甚張本主曰二字直管到來何事今之人足持中倒
言今之人有何罪而天降之喪亂哀矜惻惻不能自已乃所以
消災弭禍之本也國有出荒則索鬼神而祭之故曰廢神不舉
不專主廢祀言惟欲徧祀群神故於性與所愛於無所各而
性無窮則曰靡愛手有盡則曰既卒豈莫我聽非謂神之不聽
乃謂天不以其祀神而聽之也即不降兩之謂後不允不聽不
助不濟之意蓋同然味一字字有號呼瞻恤之意故下文曰寧
了我躬胡寧迄于寧俾我避運下數字字自可想見
附我獲康神不求所以求回天意耳非謂廢祀致旱之故而
祭之也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其十一曰索鬼
神正此意按周禮春官大司馬以玉作六器以祭天地四方
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
方玄璜禮北方
早晚太甚章每章必曰早晚太甚見其憂旱之心無刻不在
念願上稷是蓄積陰是亢感皆指無之熱氣言謂其氣鬱結
其物鬱聚有神而不極其極
祭之通矣祭官之拘其者于
后稷為未嘗不存乎也而力
又不足以勝災則之神稷稷
于上帝力固足以勝災也而
又不存乎如是則稷之稷
卒不可得也見其甚也于下
上矣雖欲不虛生惟人所
召召我而致之也不然
何以當我之祭而肯其是也
之祭
也
之祭
也
之祭
也
之祭
也

故曰樂而當祀亦在其中此龍所常祀而等之故曰宗而廢祀
亦在其中故祭是人事故言后稷不允見親而力豈不遠也
臨事是神事故言上帝不臨見至尊而威格甚難也寧了我躬
有歸祭自責言此旱災而向未有何以違當此時我躬
以致之也不可徑作怨望語與舜之於我何我語意一般○一
說係或曰註解如唐太宗吞蝗祝之曰民以谷為命而女食之
寧食我之肺腸韓文公祈雨告神曰百姓可哀宜蒙哀憫若刺
史有罪寧被疾殃古人自責大抵若此
早晚太甚三章○此章以胡不相畏先祖于推二句為主則不
可推言天災之至非人力之所能支即欲推之使去而不得故
不勝其戰快如雷雲作於其上者然只形容驚雲之狀耳周禮
三句輕只起下不我遺意惟身不見遺則先祖之祀有以此而感
所以不得不慎也吾身縱不足惜亦至以我故而絕先祀何君
民一體民無遺君安得獨存祖孫一脈身既滅祖安得復祀俱
有相關意在
早晚太甚四章○此章以不我助自為實以胡寧思予句為主
則不可沮言已盡力為之而此災竟不可止赫然莫氣方威
矣然熱氣方熾此身且無所容於天地間而去死不遠顧天
無降望神無休甚望救之情如此群公四句承上廢廢
願朱彼御士者言有益于民夫豈不望其救但語意極揚重交

善助也今則坐視而不善助... 母一德言彼不見助猶云與我... 寧亦望至此玩一朝寧字恰像親... 要知此是哀詞不是怨詞... 單既太甚五章○外章以不我聞及寧俾我避句為主... 川言單甚則山無木川無水有如... 上而早魃方且肆虐如焚其猛烈... 終不能故所以燥急心熱而憂心... 不聞正是不善也說者多以不我... 寧俾我避須依聚同說天既不使... 丁之有不得辭其責者不知將若... 方見室王自赤之意○一說謂寧... 昭民之害此說却不見君人修救... 不必泥去位言與不能奮飛意同... 看得太深

附致神異經云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項上... 如風名應所見之兩大早... 單既太甚六章○此章以吳天上帝... 去承上我避書來胡寧以下總覺... 于上帝稼納而即祈來年于日月... 曰孔承稼方登即祭西方農事始... 求而不詳其故矣蓋春則祈... 于上帝未嘗不早也祇祭四方... 物未嘗或祭也吳天上帝... 明德宜可以無恨怨矣而... 我以早魃為也... 循新志也勉其去言其欲... 不相畏○字書慎也勉以... 勉勵群臣相戒正也勉其... 去之也... 單既太甚五章○此章以不我聞及寧俾我避句為主... 川言單甚則山無木川無水有如... 上而早魃方且肆虐如焚其猛烈... 終不能故所以燥急心熱而憂心... 不聞正是不善也說者多以不我... 寧俾我避須依聚同說天既不使... 丁之有不得辭其責者不知將若... 方見室王自赤之意○一說謂寧... 昭民之害此說却不見君人修救... 不必泥去位言與不能奮飛意同... 看得太深

求而不詳其故矣蓋春則祈... 于上帝未嘗不早也祇祭四方... 物未嘗或祭也吳天上帝... 明德宜可以無恨怨矣而... 我以早魃為也... 循新志也勉其去言其欲... 不相畏○字書慎也勉以... 勉勵群臣相戒正也勉其... 去之也... 單既太甚五章○此章以不我聞及寧俾我避句為主... 川言單甚則山無木川無水有如... 上而早魃方且肆虐如焚其猛烈... 終不能故所以燥急心熱而憂心... 不聞正是不善也說者多以不我... 寧俾我避須依聚同說天既不使... 丁之有不得辭其責者不知將若... 方見室王自赤之意○一說謂寧... 昭民之害此說却不見君人修救... 不必泥去位言與不能奮飛意同... 看得太深

是阻於所難乃人之常情而群臣盡心竭力鞠躬及瘁而後已... 無肯曰以人勝天非我所能及而遂止不為者此又訴諸臣之... 勞以與天之察也云如何里言天縱不為我恤亦當為諸臣恤... 如何使我憂之而無所聊賴至此○自祈年合下不能其當以... 君憂民之憂臣憂君之憂立說... 瞻印吳天章○此章以無爾成句為主勉諸臣之救災不... 堅其志者有不能挽回天意而懼一仰賴於群臣甚屬... 民之志可謂切矣矣有嗚其星與昭回于天正相應而... 吳天情極極迫想見宣王之勤儉昭昭只是祈求情極... 不遺餘力極極上鞠哉等項雖死亡將近方與如之何而蓋求

我之一身而已乃亦格天以
安民而定氣正以序友化也
此國子之深願也昭爾昊天
果何時而惠我以安寧使早
既身雖險之失下土無能
之惠安及於民而無庶正
俾復其安我夫格天之詞如
此則畏天德人之意甚切宜
其辭而及治也故
補新也二句分上言天來之
不可回下致勉於人所望
應於天或末二句分上以
見其長亦可大夫句即上
庶正等是也昭爾即上府
人二句立充無庸成益修
昭昭之誠也庶正等帶
安民視察未育民不寧而

所以昭假不可遂棄其前勞也庶庶正
要本民安說未有民
不寧而庶官得定者非為一身計乎
天下之民舉安以定
爾象正願易惠其寧暗指而說
殆有不容絕望而又不取期必
者然言不知何時惠我以安寧
使萬民慶於野而百王慶於朝
也既怨然有畏天之念又德然
有恤民之心宜王中興信
非偶然矣
○李氏疏宣王之于早告于上天
又告于父母先祖又告于百
官以見情之切念之深也呂東萊
曰小雅始於六月言其功也
大雅始於雲漢言其心也無是心
又安能有是功哉
崧高全

此詩以末章為主崧高一章為封謝張本
二章道其封謝之意
三章述其封謝之命四章封國成而錫之也
五章道就國而期
之也六章敘之而述於行也七章述其既入謝而周人喜之也
末章乃言其贈詩之意是詩句六章以上詳叙其降生之異功
母業之隆眷顧之深俯望之重示法之廣而末又進言其平日有
此德望足以當此教者而分贈之不為虛文也
○此章以崧高首章○此章以輸蕃宣三字為主歸重在申伯上說申伯
佐王中興其所關係不小故曰維嶽降神茲設為神靈之詞如
此山之神靈和氣物產不足以當之也特發而為人文前侯不
足以盡之也再降而為申伯生甫及甫及字有濟美之意周以

我之身而已乃亦格天以
安民而定氣正以序友化也
此國子之深願也昭爾昊天
果何時而惠我以安寧使早
既身雖險之失下土無能
之惠安及於民而無庶正
俾復其安我夫格天之詞如
此則畏天德人之意甚切宜
其辭而及治也故
補新也二句分上言天來之
不可回下致勉於人所望
應於天或末二句分上以
見其長亦可大夫句即上
庶正等是也昭爾即上府
人二句立充無庸成益修
昭昭之誠也庶正等帶
安民視察未育民不寧而

文王為周之始而德功
則德澤以宣夫申伯降生之
異功功業之隆與商伊尹
如此是固分封之典增由也
○此章以王若分封之事
言之庶然庶勳之申伯也
先此章使德功之申伯也
夫夫夫欲使之後能其先也
之戰故封邑于申伯而國
係在德績中者皆以之為式
也於是命召伯定其居而
成是南邦之功侯申伯後也
言其功而承為南邦之式
也則庶勳之申伯也
補新也子只提補說申伯
○此章以王若分封之事
言之庶然庶勳之申伯也
先此章使德功之申伯也
夫夫夫欲使之後能其先也
之戰故封邑于申伯而國
係在德績中者皆以之為式
也於是命召伯定其居而
成是南邦之功侯申伯後也
言其功而承為南邦之式
也則庶勳之申伯也

王命申伯章○此章亦德述王分封之意或謂上章言其意而
此乃實命之也王方以武是南邦期伯而首體其意不足
以鎮壓南服故因謝邑民居稠密而于以作之邑為表裏江淮
控帶荆徐扼吭之慮遠矣作庸重建國勿只作城說微土田足
賦稅之大法故以命之大臣使申伯祿食有所需遷私人遂室
家之私恩故以命之傅御使申伯室家每相遠想見休養周至
之意
附汝漢地理志南陽宛縣有申伯國棘陽縣東北百里有謝

王命申伯章○此章亦德述王分封之意或謂上章言其意而
此乃實命之也王方以武是南邦期伯而首體其意不足
以鎮壓南服故因謝邑民居稠密而于以作之邑為表裏江淮
控帶荆徐扼吭之慮遠矣作庸重建國勿只作城說微土田足
賦稅之大法故以命之大臣使申伯祿食有所需遷私人遂室
家之私恩故以命之傅御使申伯室家每相遠想見休養周至
之意
附汝漢地理志南陽宛縣有申伯國棘陽縣東北百里有謝

王命申伯章○此章亦德述王分封之意或謂上章言其意而
此乃實命之也王方以武是南邦期伯而首體其意不足
以鎮壓南服故因謝邑民居稠密而于以作之邑為表裏江淮
控帶荆徐扼吭之慮遠矣作庸重建國勿只作城說微土田足
賦稅之大法故以命之大臣使申伯祿食有所需遷私人遂室
家之私恩故以命之傅御使申伯室家每相遠想見休養周至
之意
附汝漢地理志南陽宛縣有申伯國棘陽縣東北百里有謝

取法于古則道修則力于... 感德是其如行交致也... 心而不遠於天命也... 不不遠於天命也... 也吳皆泰嘉之德焉也... 備制也言有物有則民... 則也此仲山甫之德也... 此則前聖不必將此言...

備一說式是用心考古... 猶規矩處像與像不同... 以行對知而實其所用... 狗君使賦亦非天子使... 一德之潛孚默契何以... 謂其德非有德而無用... 王命仲山甫章○此章... 命之如此未說到山甫... 山甫而嘗試者不是未... 宜故使之式是百辟太... 備我祖考出是承王命... 要知命是王言不其王... 之候否非謂口代天言... 之而此則王自命之言... 期之上意山東史布詔... 德化之成四方景象相... 肅王命章○此章正言... 智以守己忠以盡職...

理安行以保全其躬則... 之善也自風而夜是... 以敬事天而所及上... 也此仲山甫所為不... 而聖之自來中來也... 備制也言有物有則... 不致于段段示明于... 可以代天子言也之... 此明是明于治人而... 乃明于持身且敬則... 明于理哲不于其... 之遠故能保其身... 止是身全乃保身以... 天子也明哲亦非... 事者則利於君不利... 在也德上四件俱見...

意而上章所謂... 宮之意將天命者... 行之而無廢格也... 亂是為卯國答否... 非不至於差謬就... 臨時言明哲保身... 言不及身蓋不求... 極人臣而製不疾... 不匪保身事君非... 事者則利於君不... 人亦有言... 俱以人亦有言... 字如者表而併之... 之每成偏曲山甫... 而若之寬嚴並用... 不傳其制於德... 人亦有言... 本于德德人言...

能隨事入會... 補君之嗣者也... 仲山甫出祖章... 四柱... 補君之嗣者也... 仲山甫出祖章... 四柱...

仲山甫出祖章... 四柱... 補君之嗣者也... 仲山甫出祖章... 四柱... 補君之嗣者也... 仲山甫出祖章... 四柱...

仲山甫出祖章... 四柱... 補君之嗣者也... 仲山甫出祖章... 四柱... 補君之嗣者也... 仲山甫出祖章... 四柱...

仲山甫出祖章... 四柱... 補君之嗣者也... 仲山甫出祖章... 四柱... 補君之嗣者也... 仲山甫出祖章... 四柱...

韓奕全

三章送國僚友有饋贈之... 禮四五章... 此詩以王命為首... 韓奕首章... 此章以受命... 典親命... 蓋為王將言韓侯由此道...

韓奕首章... 此章以受命... 典親命... 蓋為王將言韓侯由此道... 以朝周受命而直... 韓奕首章... 此章以受命... 典親命... 蓋為王將言韓侯由此道...

韓奕首章... 此章以受命... 典親命... 蓋為王將言韓侯由此道... 以朝周受命而直... 韓奕首章... 此章以受命... 典親命... 蓋為王將言韓侯由此道...

韓奕首章... 此章以受命... 典親命... 蓋為王將言韓侯由此道... 以朝周受命而直... 韓奕首章... 此章以受命... 典親命... 蓋為王將言韓侯由此道...

大雅下

韓奕首章... 此章以受命... 典親命... 蓋為王將言韓侯由此道... 以朝周受命而直... 韓奕首章... 此章以受命... 典親命... 蓋為王將言韓侯由此道...

韓奕首章... 此章以受命... 典親命... 蓋為王將言韓侯由此道... 以朝周受命而直... 韓奕首章... 此章以受命... 典親命... 蓋為王將言韓侯由此道...

韓奕首章... 此章以受命... 典親命... 蓋為王將言韓侯由此道... 以朝周受命而直... 韓奕首章... 此章以受命... 典親命... 蓋為王將言韓侯由此道...

韓奕首章... 此章以受命... 典親命... 蓋為王將言韓侯由此道... 以朝周受命而直... 韓奕首章... 此章以受命... 典親命... 蓋為王將言韓侯由此道...

在燕王... 韓侯... 送以前事而及置之... 終叙其終而後及親迎... 亦親迎以後事... 是其父族亦貴... 禮也... 為王卿士... 必在京師... 禮之門

韓侯取妻... 此章以韓侯... 送以前事而及置之... 終叙其終而後及親迎... 亦親迎以後事... 是其父族亦貴... 禮也... 為王卿士... 必在京師... 禮之門

韓侯取妻... 此章以韓侯... 送以前事而及置之... 終叙其終而後及親迎... 亦親迎以後事... 是其父族亦貴... 禮也... 為王卿士... 必在京師... 禮之門

韓侯取妻... 此章以韓侯... 送以前事而及置之... 終叙其終而後及親迎... 亦親迎以後事... 是其父族亦貴... 禮也... 為王卿士... 必在京師... 禮之門

以此為可樂... 韓侯... 送以前事而及置之... 終叙其終而後及親迎... 亦親迎以後事... 是其父族亦貴... 禮也... 為王卿士... 必在京師... 禮之門

以此為可樂... 韓侯... 送以前事而及置之... 終叙其終而後及親迎... 亦親迎以後事... 是其父族亦貴... 禮也... 為王卿士... 必在京師... 禮之門

以此為可樂... 韓侯... 送以前事而及置之... 終叙其終而後及親迎... 亦親迎以後事... 是其父族亦貴... 禮也... 為王卿士... 必在京師... 禮之門

以此為可樂... 韓侯... 送以前事而及置之... 終叙其終而後及親迎... 亦親迎以後事... 是其父族亦貴... 禮也... 為王卿士... 必在京師... 禮之門

云天子因自海表之傳
王謂尹氏章○此章三句統策善言蓋上惠王親命之必其病
史命之也左右陳行請隨陳而行却位極其恭敬我師旅隨
陳師鞠旅紀律極其嚴明淮浦即長徐士以淮濱徐徐徐
必欲循而省之若以淮浦為經歷之所則徐存其南而淮南
之失矣循有視之意亦有法察之意察其為亂者而伐之
王謂尹氏章也○有大師以
不可受司馬以副之也
謂職嚴渠魁脅從罔治不敢擊及誨事也○留如孔明平孟獲而
議若欲留兵以鎮之虞如王全斌平蜀而師還巡不還德之
淹其土恐師之所虞制賊生焉或貽三農之害耳故必不留不
虞而後三農得以不失業也○周太宰云三農生五穀註謂原
下濕平地之農故曰三農○沈氏曰曰上曰既既既又曰不
下濕平地之農故曰三農○沈氏曰曰上曰既既既又曰不

王旅辟○此章以王旅辟○句為主王旅辟者僭言餘
王旅辟○此章以王旅辟○句為主王旅辟者僭言餘
王旅辟○此章以王旅辟○句為主王旅辟者僭言餘
王旅辟○此章以王旅辟○句為主王旅辟者僭言餘
王旅辟○此章以王旅辟○句為主王旅辟者僭言餘
王旅辟○此章以王旅辟○句為主王旅辟者僭言餘
王旅辟○此章以王旅辟○句為主王旅辟者僭言餘
王旅辟○此章以王旅辟○句為主王旅辟者僭言餘

之勢也... 臨之而不... 王欲先塞...

王欲先塞... 行天討... 惟赤心... 耳來者... 王欲之布... 今四方... 首而... 不曰... 曰班師... 于也...

王曰... 德之不可... 此章... 章合... 之起... 主五... 悟也... 奈何...

奈何... 此章... 王欲... 行天... 惟赤... 耳來... 王欲... 今四... 首而... 不曰... 曰班... 于也...

此章... 王欲... 行天... 惟赤... 耳來... 王欲... 今四... 首而... 不曰... 曰班... 于也...

王欲... 行天... 惟赤... 耳來... 王欲... 今四... 首而... 不曰... 曰班... 于也...

王欲... 行天... 惟赤... 耳來... 王欲... 今四... 首而... 不曰... 曰班... 于也...

王欲... 行天... 惟赤... 耳來... 王欲... 今四... 首而... 不曰... 曰班... 于也...

若其以其有長舌巧言亂是非
則亂其真自天降為天之不
寬我特由以此長舌之婦人而
已且人之聽不者者收
教誨之益也彼其言難多而
非有教誨之益者是惟智婦
與卷人耳豈可近於茲三者
常相倚而為婦不可不益以
為戒也

婦人章述夫婦幸能以其智
則窮人之言其心憤憤而妻
請其當院以謀安侶始于前
而終或不歸于後則亦不復
自謂其言之放也蓋所極已
而及曰定何足為廉乎婦寺
之惡如此則可使之干政耶
夫高買之貨非君子之所宜
也

婦人章述夫婦幸能以其智
則窮人之言其心憤憤而妻
請其當院以謀安侶始于前
而終或不歸于後則亦不復
自謂其言之放也蓋所極已
而及曰定何足為廉乎婦寺
之惡如此則可使之干政耶
夫高買之貨非君子之所宜
也

婦人章述夫婦幸能以其智
則窮人之言其心憤憤而妻
請其當院以謀安侶始于前
而終或不歸于後則亦不復
自謂其言之放也蓋所極已
而及曰定何足為廉乎婦寺
之惡如此則可使之干政耶
夫高買之貨非君子之所宜
也

婦人章述夫婦幸能以其智
則窮人之言其心憤憤而妻
請其當院以謀安侶始于前
而終或不歸于後則亦不復
自謂其言之放也蓋所極已
而及曰定何足為廉乎婦寺
之惡如此則可使之干政耶
夫高買之貨非君子之所宜
也

神怒即此便是禱而王又不自問恤其威儀則不類人君其
任人則不求賢德歸重人之云亡上說賢人亡則國必危如
人元氣亡則身必危國之殄瘁必矣於如脉絕痺如病危至
何不一自省○按莫秋陰類自古寵任婦人多致秋人之禍他
日幽王果召犬戎之變云

天之降罔章○此章承上章之意而重言之以做王也惟其使
衰亂之多也惟其幾死亡之近也兩言降罔只是臺上語不甚
重所重只在人之云亡上言設有善人萬一猶可挽回今事已
莫可誰何惟有有心之憂悲而已蓋深憂故亂之無人也
厥沸極衆章○此章以無辜皇祖武被爾後二句為主首言皇

天之降罔章○此章承上章之意而重言之以做王也惟其使
衰亂之多也惟其幾死亡之近也兩言降罔只是臺上語不甚
重所重只在人之云亡上言設有善人萬一猶可挽回今事已
莫可誰何惟有有心之憂悲而已蓋深憂故亂之無人也
厥沸極衆章○此章以無辜皇祖武被爾後二句為主首言皇

天之降罔章○此章承上章之意而重言之以做王也惟其使
衰亂之多也惟其幾死亡之近也兩言降罔只是臺上語不甚
重所重只在人之云亡上言設有善人萬一猶可挽回今事已
莫可誰何惟有有心之憂悲而已蓋深憂故亂之無人也
厥沸極衆章○此章以無辜皇祖武被爾後二句為主首言皇

天之降罔章○此章承上章之意而重言之以做王也惟其使
衰亂之多也惟其幾死亡之近也兩言降罔只是臺上語不甚
重所重只在人之云亡上言設有善人萬一猶可挽回今事已
莫可誰何惟有有心之憂悲而已蓋深憂故亂之無人也
厥沸極衆章○此章以無辜皇祖武被爾後二句為主首言皇

之端美矣○小人謀國之平是也○由外而不云自類

人謀國之平是也○由外而不云自類

此詩之形也○且下相制則事矣○雖小人致亂○君子必蒙其辜○而不我我躬○則非事○為一已

化也○夫他水之種也○廣也○只如云○國步艱危○吾其能獨免乎○的足氣註而慶之曰○亦

而分不曰自類○夫來之頃○是說詩者之詞○

昔先王受命章○此章以今也○曰○國百里向為主○王言今日

致倭制之事○而道古傷今○蓋深嘆王之不用舊也○但說個君

便見周賢說今也○曰○感國百里便見不用賢○語意引而不發○到

末下尚有語○其意顯然○辟國直就開拓說○不以化言○如慶之而原

成而歸周者○蓋非時而何○於驪山見四夷之侵○於德書見諸

侯之叛○非感而何○但曰○辟曰○感○其言之耳○百里亦以意會之也

當時去宣王中興不遠○其老成宿將尚存者○故詩人只說不

尚有將而有之不用意○自吟然言外了而不了○余意意味無窮

○安成劉氏曰○此詩之次居變雅之終而第五章文居此詩之

終○雖然有懷周公文武之盛○以見亂極思治之理○其亦即如下

泉之修變厥歎

泉之修變厥歎

泉之修變厥歎

泉之修變厥歎

泉之修變厥歎

泉之修變厥歎

泉之修變厥歎

泉之修變厥歎

泉之修變厥歎

古風 匪虎非熊
三頌 大德接續之

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說曰此特

解頌耳○魯頌之頌則異於商頌雖是祭祀之歌○然其先王

之廟也○魯頌主陳傳公功德○使如慶之○美者耳○不與商頌異

也○周頌之嚴正○魯頌之誇張○商頌之簡古○其體製亦自有莊

灑分曉

周頌

周頌

周頌

周頌

周頌

周頌

周頌

周頌

周頌

周頌

周頌

周頌

周頌

周頌

周頌

周頌

周頌

周頌

此詩言天運與聖德並言，是於文王之德，若以此擬彼，即天與聖人猶為二矣。不言天命之循環，每窮而復，即不已者之渡，遠使或已焉，則有端倪可見，而非深遠矣。德之精純，不雜而顯，即不雜者之顯者，使有私欲雜焉，則時而非顯矣。假以承承上古文之德，顯矣而我昧焉，文之德，德矣而我雜焉，此

附說周公成洛邑，在居攝之七年，朝諸侯，相成王以朝。諸侯而已，率以祀文王。若洛詩所謂王在新邑，祗祭歲也。朱

維天之命，克禋克禴，有廟有室。言四廟，其深遠清淨可知。此詩言天運與聖德並言，以於文王之德，而於人嗣守其德，則以辨其在天之靈也。夫體之於身為德，於昭于天為神。書之於後為道統，是文王之所以為文也。勿過分別，首節把

維天之命，克禋克禴，有廟有室。言四廟，其深遠清淨可知。此詩言天運與聖德並言，以於文王之德，而於人嗣守其德，則以辨其在天之靈也。夫體之於身為德，於昭于天為神。書之於後為道統，是文王之所以為文也。勿過分別，首節把

附說周公成洛邑，在居攝之七年，朝諸侯，相成王以朝。諸侯而已，率以祀文王。若洛詩所謂王在新邑，祗祭歲也。朱

維天之命，克禋克禴，有廟有室。言四廟，其深遠清淨可知。此詩言天運與聖德並言，以於文王之德，而於人嗣守其德，則以辨其在天之靈也。夫體之於身為德，於昭于天為神。書之於後為道統，是文王之所以為文也。勿過分別，首節把

附說周公成洛邑，在居攝之七年，朝諸侯，相成王以朝。諸侯而已，率以祀文王。若洛詩所謂王在新邑，祗祭歲也。朱

之君必蒙其德... 夫而太王之功... 王之君者... 命厥由是... 人以此... 之二語... 吳天有成命章

此詩以成王... 武之業而保... 命已一成而... 吳天有成命章

之德受之... 不若然一... 而風夜積... 此而命承... 則則則不... 吳天有成命章

德其能以... 於今之時... 成命于無... 今後人知... 相公曰... 時王之能... 可乎

我將全... 朝堂祀上帝... 祀天則... 之也... 用熟... 養其... 之意... 明也... 請之... 將享... 既若... 存... 天與文王... 則文王... 則文王... 則文王...

祀天則... 之也... 用熟... 養其... 之意... 明也... 請之... 將享... 既若... 存... 天與文王... 則文王... 則文王... 則文王...

則保天之享亦可當其故不風夜畏天之威以保天與文
 王降鑿之意乎天曰天威所謂降降厥子日臨在茲及爾出王
 及爾時行是也若依然自滿玩天樂天則皇天弗尚文王勿恤
 矣降監于今日者可保于後日哉登明堂之儀惕息而平居之
 故其難故言以自矢爾之圖丘之祭其禮至簡今所將而享者
 惟此牛羊正欲其意委曲但稍近於珍便非對天之語只
 宜平說若或以我為躬親以維為無故加以牛羊為難於爾
 象之外當所謂求其說者也姚承恩曰右只是尊我其說故
 以尊神曰右神饗我之誠故而故其所尊亦曰右不必云降此
 牛羊之右也既下文實右序之右便見此右字意義

增補仲書詩經疏 周禮八卷

此詩首節以時巡而善天命之歸下二節言既有以驗之而又
 有以保之也神人登格是信今日已為天下君而改教無舉文
 信他日必求為天下君以終前子我之意

時適全

時適首節○武王所言時適者乃初得天下而巡行諸侯以示
 更始也所以朝會諸侯而示理明之典者在是所以祭告百神
 而示理明之典者在是不知天子為神人之主美乎向懷
 萬時義云彼有商猶非天子耶此善所甚懼也堪與此詩傳相
 實右序前○實右序有周祭水上說來言實我于臣民之上
 實右我于夏商之後但此猶空說傳言以下乃始述其實事耳

明昭有周節○末節與上是一時事但山川百神禮之而已若
 何

震之類言其政治尚未施慶慶而天下諸侯已莫不
 震奮者未敢自信應若業已懷然恐難逃新天子之刑誅也
 懷柔指祭告言懷之而來假來享素之而固怨周桐蓋百神與
 不感格而就而神中舉其最大者至河循其軌而不返滋徽安
 甚所而無辜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
 此宜在莫不字與及字上著精神對天言則為子對神言則為
 后既為神人之后未有云為天之子者非所謂實右序有周而
 何

增補仲書詩經疏 周禮八卷

四方百辟必有政教及之而後能使之畏威懷德以保天所予
 我之命也明昭有周只掃除穢濁而天下清明意武王序在位是
 以政肅天下君道也哉哉曰自是以教化天下歸道也考其典
 章之合右曰武王其功罪之差等曰序戰于戈是偃武求德德
 是修文語意歸重德上德本人心所固有而民均討之德德所
 漸習不知自求故特為求而布之如訪游乾乾於子陳冊書於
 太公舉道民慶善人以作興鼓舞乎文教所謂求也夫修其
 政則有以休上天福善禍淫之心修其教則有以休上天好生
 惡殺之心故能保天命

附攷五十二年巡狩見周禮武王克商七年遂崩時尚未制

此時之中夏也非復彼時之春也... 此式序水德之德... 則信乎天之子哉周者之常必耳

執就全 通篇頌三后功德之盛而因言今日奉祭獲福之隆當以前節為主武王以武定天下而曰無競維烈成康守成致治而曰斤斤其明見武王之武非夫人之武也成康之守成亦有以本之非專藉藉陸於前人也猶是鍾鼓管絃有功德以被之自

增補仲書詩經 曰不顯反自其外之所著而言此微顯闡幽之意

思文章 此言后稷有配天之德宜其有配天之祭曰思文后稷者律三才並立宇宙者也要把后稷養民之功形容到極處至若粒食也洪荒之世民不知粒稷教民以粒食故曰粒凡一念及民皆可言德而稷合悉民而粒之則千萬人享其利千萬人食其

力乃為德之至極也且其貽我來牟乃天命以備養下民者樂來牟以見其餘曰備養下民則無一民不遂其養矣無一民而

澤以陳其君臣父子之常通于中國然恒鹿既足恒心可與活

斯民于阻極者覆之德也而賦斯民于命者亦覆之德也信乎德之至極而足以配天矣○張七液曰貽我來牟重而不

臣工全 命他官皆無詩命農官獨有詩周家以農事關國故重其事也○臣工如鄉遜之司稼司農都鄙之田畯田正也故爾在公猶

云惜其乃武也發詞成憲始制法以賜之治若而行之度若謀而助之務使參之古而不悖施之今而可行不徒視為尋常

文其而已○嗟！保介助王耕藉田者王耕藉以為天下保故甲戌之維莫之者王膏腴動正農祥農正時也如何新會由新

則質功多故舉新而諱舊也於皇來牟以下德見時不可失無彼之誰見意來牟將熟正莫春時也遂用康年見麥熟而稱即

德之造化有此生長即有此收成由春及秋為時幾何耳爾誠

則亦必之開文時見其辭文
而後必大其天時以蓋人
至王之法所而在而工之所
為也守而守者也高其也

此我農官者叙先王帝者我命下勉其高其賦以求無負於王
也初唯成王之語當是康王以後之詩殆假爾言先王向已
明訓汝只喚起之詞宜輕過重時以下作一氣說言教播必
先耕而耕之必發必協力也三十里即一川之地十千即一
川之東一川之東耕一川之田非地自地而人自人也人惟
以田為公田事為君事故多自愛其力今田曰爾耕曰爾耕

補仲書神傳錄
則以己力耕已田必無敢自怠者三爾字指農官率乃統率之
率亦身先之謂否則農之不盡力皆爾督率之有虧其如昭假
之意何
附政周官一書其官分既其間為農者不一而足或以巡
稼穡或以閭閻器超其耕種其種類各耦以相助務用以
相教行其秩序其法式又于三思以比以備其治田之暇
六如大比之興野能焉或謀或賞或與或廢無非為農事而
已

附政按考之周禮如修稼政閭閻器超其耕種之事辨其重
釋之種與天滿以聚水防以止水溝以澆水遂以均水因地
之利順天之時皆成法也

此我農官者叙先王帝者我命下勉其高其賦以求無負於王
也初唯成王之語當是康王以後之詩殆假爾言先王向已
明訓汝只喚起之詞宜輕過重時以下作一氣說言教播必
先耕而耕之必發必協力也三十里即一川之地十千即一
川之東一川之東耕一川之田非地自地而人自人也人惟
以田為公田事為君事故多自愛其力今田曰爾耕曰爾耕

補仲書神傳錄
則以己力耕已田必無敢自怠者三爾字指農官率乃統率之
率亦身先之謂否則農之不盡力皆爾督率之有虧其如昭假
之意何
附政周官一書其官分既其間為農者不一而足或以巡
稼穡或以閭閻器超其耕種其種類各耦以相助務用以
相教行其秩序其法式又于三思以比以備其治田之暇
六如大比之興野能焉或謀或賞或與或廢無非為農事而
已

有餘而不累於家何矣
在彼國也善政善教有之
者矣惡之者也其作王
家而在此國也善政善教
無之者矣惡之者也夫
農者子人之心也故治
農者必先治其心也
則德教之化民也
以水作此水石不名于
其家之天下也
人于二代之世也
其助也見於古書
故古之農也
由而觀之也

此我農官者叙先王帝者我命下勉其高其賦以求無負於王
也初唯成王之語當是康王以後之詩殆假爾言先王向已
明訓汝只喚起之詞宜輕過重時以下作一氣說言教播必
先耕而耕之必發必協力也三十里即一川之地十千即一
川之東一川之東耕一川之田非地自地而人自人也人惟
以田為公田事為君事故多自愛其力今田曰爾耕曰爾耕

補仲書神傳錄
則以己力耕已田必無敢自怠者三爾字指農官率乃統率之
率亦身先之謂否則農之不盡力皆爾督率之有虧其如昭假
之意何
附政周官一書其官分既其間為農者不一而足或以巡
稼穡或以閭閻器超其耕種其種類各耦以相助務用以
相教行其秩序其法式又于三思以比以備其治田之暇
六如大比之興野能焉或謀或賞或與或廢無非為農事而
已

而用之則若此也神之降福
于我者不其偏乎公月報
... 此報賽之聲呼宜舉也○一說降福孔皆言大家受福而無異
同也若是而可忘報乎報不必行于王者故宋子謂秋報賽
田事之樂歌者其為天子之詩降福孔皆言以不特食農夫
穀士女垂粟相形此荆川說意甚佳中間亦有高唐二句通民
間言之不妨方見有年之慶
有詩全
此詩首節總序以疾作樂之端下二節見以樂之感而得神人
之格也王者初有天下祖功宗德合諸樂而奏之如昭德樂功
之義故曰合祖祖現其感格何如亦以驗樂之合與否耳
有詩節○有詩有詩非言其多即如有客有客之例詩之語務
周禮八卷

以為作所以應慶者有
文夫小解之應慶之四而
... 之歡二十七鉏鉏陽也樂止為陰故以陽數成之天音垂奏維
小而至於蕭管之屬亦無不舉中即包得樂在現既俗乃奏
之文則樂已不奏下只承言所奏之樂其感如此耳
... 不肅則澆濁不雅則拘迫皆不得謂之和肅即微如意難即從
如意功成樂作以告于神明庶使其功德之隆者有以潛乎於
合漢故曰先祖是聽非謂以祖功宗德被於樂音之內也我客
觀成不以興亡之感說奏乃二王之後其所聞見皆大聖之
樂後有作者難為其觀今而未觀厥成則樂音之美可知而先
代之後且為所感先祖之神信乎其聽矣○疑問解去此意在
... 此章音響之冬下及存魚之獲福季冬凡魚皆祭而春獨存
... 此章音響之冬下及存魚之獲福季冬凡魚皆祭而春獨存
... 此章音響之冬下及存魚之獲福季冬凡魚皆祭而春獨存

有白色之雜黃也之雜黑也
之雜赤也之雜青也之雜藍也
之雜紫也之雜白也之雜黑也
之雜赤也之雜青也之雜藍也
之雜紫也之雜白也之雜黑也

中如何稱此養之

附政縣云民之初生有土溱沮古公以上居之吉日云溱沮
之從天子之所此云得與溱沮溱沮有魚豈國家根本之地
氣王而多產即抑天子以此地為湯沐故虛之為湯沐所耶

雞金

全詩重得人祭祭上武王既得天下率諸侯以祭文王而因深
念文王裕後之澤見今日溱公萬國之惟心以尊崇皇考者實
皇考之德所致不敢忘所自也非推其祭祭之由
有來雖即非非難則有勉強不得已之心至非廟則
有忌緩不敬事之意今肅雖至言正見在廟時和敬盡意相

到利先遠至敬先文而有德
維辟公言以此和敬而相天子之祀者實維辟公也天子中心
維辟公言以此和敬而相天子之祀者實維辟公也天子中心
維辟公言以此和敬而相天子之祀者實維辟公也天子中心

維辟公言以此和敬而相天子之祀者實維辟公也天子中心
維辟公言以此和敬而相天子之祀者實維辟公也天子中心
維辟公言以此和敬而相天子之祀者實維辟公也天子中心

實由皇考之德致之當以通德是理無不明哲以周知是幸無
不然能不屈人生物則之良故曰晝人道也以徽柔不流採切
濟以剛健不為妻靡然若人君臨下之善故曰倫君德惟人
道蓋則宜德達情之有賴惟君德倫則經和戡亂之有資故能
安及於人以樹天上之靈莫之心且慈及於天以致上天昌後之
福厥後只指武王不廷就後人說

經我肩壽節○降年未則不限以時而奉生之日長淨福多則
不拘以分而奉先之禮備德之昌後之遠山乃是已然事武王
受命已若若非肩壽節海大統之集以祀世先王若非祭安
海合九州之尊當以舉此莫天之典烈以功言文以德行烈考

天下故曰繁祉
父母原無軒輊但祭必有主而父母配之現一亦字可見右着
尊之為天子為后妃禮用九獻樂用八佾也須以得人助祭上
發揮○沈氏曰武王八十七而即位故曰肩壽一戎衣而有

截見全
通詩以卑見昭考為主而徑沒入親說起註着尤言二字可味
首言諸侯之來朝以言王率之以奉祭末因祭而受福故又歸
德於諸侯也語意只登了相承無煩割裂

截見全
通詩以卑見昭考為主而徑沒入親說起註着尤言二字可味
首言諸侯之來朝以言王率之以奉祭末因祭而受福故又歸
德於諸侯也語意只登了相承無煩割裂

於王孫其國公家武王之功
而大武之德蓋謂帝王功成
而後作其功大若其德備也
又武王之功當何如以表
其盛亦於大武武王也
一統之威治是不世之大
功其功烈之威治而禮之
所以並若果熟開而熟傳之
則推信有文德之文王倫
不難矣三分有二而制之
前若者以開厥後之丕緒矣
武王武王嗣而受之其勇
武王之師為順天應人之義
勝殷紂于牧野而遂止其殺
以狄民于水火之中焉由是
天下大定四海承流而成此
其後之功也何使文王聞之
于前而武王繼之于後於
何以成功武王之所以為
大周公家之以告成功也
補新篇以不繼武方為武
之故重在西朝二帝
劉者道也其處則之於也
制為止殺濟之失此過對
之武此將器也文之次使
武而不止殺其功亦無之
時教而人亦傳而禮之矣
文安去無就惟制禮文有
有文以開之武此其意
殷家而不安我一以重
遠矣夫定而無禮也則
小註及韓氏李氏之說皆
闕于禮樂王充先拾明于
光三之廟作此詩者謂我
君莫朝朝之口以唯承先

周公象武王之功而作樂曰大武此即大武之首蓋武王以
征誅得天下人皆知之若以不殺之武而成不世之功則人未
之知也惟止殺為武故大武所由名焉頌武而推本於文六見
武烈之中自稱文德在無難維烈就濟世安民上執下林勝
殷見伐暴之義於過則見止殺之仁武王所以成無疆之功者
全在於此文王輕寧邦家修和有身使天下有治平之漸是其
克開厥後於事殷心專原自無妨蓋文守其常而武王通其變
付惡已極天下歸心武當此時勢何能已故善承其不惡德之
節而躬躬夫不得已之為勝殷止殺以致定其功文德始洽於
天下明非武王之武無以成文王之文也按三山李氏陸大

閔于小子全

武之意在于止戈大武之詩在于止殺據此則勝殷止殺乃武
王自止其殺如詩之戰戰于戈音之歸焉故牛皆是如此方合
大武之意勿作止殺之殺也陸聚剛鄒嶧山俱主此說或謂武
王無殺之可止如武成所謂武道亂略是也此依黃氏之說存
成王將踐祚而有天下國家之責故首嘆維序之禮次即言皇
考維序之考終則言已思繼此序而不忘所以夙夜勉勵也
王室新造而未集故曰遺家不造皇考既沒而無可懼故曰履
艱在疚冲年值此會為可閔何如便見繼體之難見皇考不可

片之心固不能以自幸亦
將何以自幸哉國於小子
心固也且成天命未成
德也德在於政之中而思
之慶也於此之時皇考既沒
德配天地之說也我今
之於前也
念祖考之德而思其
則心存德政則皇考
而不常若見其降于
而世也相與一命之故焉之
也于小子自當思其德
不設法你求皇考而嘆其孝且不徒曰孝而曰永世克者然
其身每難每述如所謂永言孝思者也降庭止非與懸空想
念德述之思時常其切是以即所行者為法常若見其形容所
謂永世克者者如此皆一敬所為也故飲夙夜勉勵即法其
念皇祖者以念皇考敬與孝一理也自夙夜無時不敬亦即
永世之孝序者王業相傳之次第序即業也以有天下言故曰
業以天下相傳言故曰序皇考未沒則皇祖之緒在皇考皇考
既沒則皇考之緒在小子思繼此序而時常在心不忘所以夙
夜敬止耳必由繼皇考說則繼皇祖上方與首二節意相合庶
不遺之慮可以無虞而在疚之心亦可以稍懈已疑問解云
經意故止武王受冊傳武王受冊書曰敬勝怠者周公演易
曰君子敬以直內成王曰夙夜敬止其淵源亦深矣哉
訪漢章
傳為俱是追訪之意只疊上說下始謀所以繼先王之道而嘆
其難因於休其所可繼者而庶或賴其休也○亮闇之時未可
以言故免喪之後始言敬返訪解臣之意落之為始猶治之為
亂然只是繼政之始非踐祚之初武王之道即其修之身以治
天下國家者也率只慎此而行之謂修義以聖人對中人言判
以自然對然言文之為言盡也其道遠故不能達到盡處
未盡者律然不待子嬰領也豈是道而及之全在精神志慮上

之助無何如哉... 飲而備... 惟武王是師也... 惟武王是師也... 惟武王是師也...

此頌武王之詩... 惟武王是師也... 惟武王是師也... 惟武王是師也...

臣按而天已... 惟武王是師也... 惟武王是師也... 惟武王是師也...

師即所以... 惟武王是師也... 惟武王是師也... 惟武王是師也...

此詩言陰暴以安天下業已報天之休而天又命之用既以保天下故其安民之德蓋著於天而至受天之命也○安民不
止一方而曰萬邦豐年不止一時而曰屢獲可見以人和感居
天和有非常理所能拘者即此便是天命所在而命之匪解永
上起下之詞天既應之於已往而天又養之於將來是甚應祥
慶桓○武王只呼起之語厥士即敦商之臣保有即保全之意
子以四方執列爵分土上說漢世創業之君與其臣披霜露斬
荆棘以從事於兵革天下既定猜忌日生以為不淺藉其力居
殺之惟恐不重焉蓋言威德而而是龍蛇之章豈勝嘆想則保
全之謂何天子以四海為家武王之於厥士信任不疑極力
保愛於以封建之於四方正所以克定其家而為久安長治之
策也厥家定則民安而上天求其心以謝此其德益以昭格
于天矣命德討罪一以天通行之而武王無與焉則其君天下
以代商也是何等大何等美不然而商之焚炙忠良者耳天亦
何樂于滅一君復立一君也哉
齊章

武王口氣天下之土地人民皆文王勤勞所致則即文王之
功德所在而可縹思若故以此封功臣即是數時俸恩耳我祖
自武王往成周非使諸臣往而求之也武王分封之意全欲功
臣夾輔王室以安定文王勤勞之所貽耳然保其所封之國即
是安定無兩層意將時周之命存一提醒以警惕諸臣見此後
商之濫及無功也於字中包有嘆美文王意此澤思中有勉之
效職意惟可縹思者在文王則當縹思者在諸臣語意正相呼
應○諸說以聲遠區夏為勳勞既非文王事殷之心所謂縹
思者只是致諸臣知今日大封皆吳武王之恩澤則又淺陋甚
矣
殷章
此美周王時巡之典而表其為一代維新之命也蓋武王巡狩
而朝會祭告之儀歌環四岳而饗旋有殷之義故取殷以名篇
○於皇時周見大詩武成之餘正初作神人之主故單釋后而
祭告之蓋因朝會而祭告也故降其高山三句中便當入朝會
下數天殷對慶方有看落嶺山喬嶽非山名乃言高山中有林
而長者有而大者皆在所祭知後世祭泰山而神云事之意
凡由會河如古泛河水之安流不重河會不為暴然此山而增
崇崇祭特一撥耳至由此河以周之則四嶽皆偏矣巡於四嶽
則四方之諸侯皆來會故數天二句遠承言所以朝會之意言

方家之下以崇其德... 當天下大定之... 禮韓五瑞... 易慮知厚... 此重以威震天下... 山耳墮則其狹而長者... 頂也古者巡狩必封泰山... 時周之命乃所以為於... 禮曰伯禽十九世... 馬于洞野... 婦之廟... 而作頌... 頌四篇... 嚴氏曰... 黃髮見齒... 禮曰伯禽十九世... 馬于洞野... 婦之廟... 而作頌... 頌四篇... 嚴氏曰... 黃髮見齒...

天子以文通... 此詩四章... 者惟心而已... 禮之意... 附攷... 禮之意... 附攷... 禮之意... 附攷...

以成心以慰于通之心也... 既至洋而... 采其... 其為道也長... 侯身上群... 在其此... 穆之... 宗之... 福重... 容周旋... 他... 武之烈... 明... 學... 侯... 因... 感... 誠... 不... 按...

穆之... 宗之... 福重... 容周旋... 他... 武之烈... 明... 學... 侯... 因... 感... 誠... 不... 按...

武之烈... 明... 學... 侯... 因... 感... 誠... 不... 按...

附致王制... 濟... 之... 本... 以... 氣... 賦... 平... 非... 角... 不... 則... 孔...

氣... 賦... 平... 非... 角... 不... 則... 孔...

不... 則... 孔...

國保無危得之二也蓋無改
子欲子之猶矣又必遂其有
徐而宅居之至于海邦之
遂深黃帝也海邦也漢之長
凡矣徐宅也海邦也漢之長
仁矣故不唯謂而應命焉
所已百又服所未有而昔漢
願欲之心不足若乎神之錫
君如城所謂周公皇祖亦其
福女者此以宗非吾人之所
深願也

天錫章○以重言都登禮故首揭一天字以別之而下皆從
之實蓋無福不有正見其統也人惟壽可以享福故以壽始
終之天知我公之志不徒守成而尤欲恢復故既使之保嘗而
又使之復其嘗許以還周公之禮嘗許皆周公之字昔天子
有事于明堂故錫章以朝宿之常邑天子有事於東方故錫章
以朝宿之許因以後常侵於齊許見易於鄭故管人頌其後之
曰居常許則周公之字復美德善是一身之福就平日安享

事非知天有公善之其有善
考之於於群臣各協於邦國
求有是受福既矣矣又得善
彰兒否之善以享之所稱統
顯於大於其止所謂是享是
且降福既多善也

見商非徒敬而何此皆所謂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善者非公致敬
於如何以有此○一說此章不以郊祭禮禮或本天文字不必
拘天與神一也且朱傳亦云此章以後皆言信公致敬郊廟而
附致辭方山云會于十以終齊人之討蔡是善也掃于廟
以享夫人之事成風之壽也○黃氏佐曰入春秋以來隱及
於鍾巫極乘於彭生殺賊於圍閔成於下讒越道雖健其

而壽之以較其長子是而尺
之以其短言其孫孫則松
植有弱而大言其願則則松
現矣是後也主之者我故
致獲傷工習課章程之譯以
善○其美斯也故廟者
誠深長而速比則故私大而
初城有如斯也夫周公奉公
有大功約于民者也廟則善
美而為民崇德報功之望于
臣臣可知向非修廟之善則
如何以得此于民哉此其所以
以為可頌也

廟之上新路要莫于新
廟之上者路要莫于新
廟之上新路要莫于新
廟之上新路要莫于新

商頌
附致漢漢注兗州博嶽縣有祖萊山後魏地形志魯郡汶陽
縣有新甫山○陳定宇曰信公修闕宮以其新修故又曰新
廟而落殿又廟中之正殿也毛鄭以闕宮為善厥廟者闕非
毛公以新廟為闕宮廟者九非也

來矣矣此詩以惟壽考為言六欲其以羅重為戒耳人雖
魯皆故國孰知忠愛之意溢於言表

相乘之松章○以上從周之始執說到魯之受福已委曲詳盡
未盡遠中言今自之修廟以終前闕宮有德之說也相乘中南
只言山有此木可為作廟之用新是故於所共之慶慶是度其
所用之宜長者壽之短者尺之正是其度慶舉松楸之大則其
他材木可知乘路慶之大則其一廟之規制可知路慶即其廟
中之正殿所以殿求祀者含有為孔碩乃見新廟矣然其國
大主之難為魯君而監禮督課與斯與有力焉故曰美斯斯作
更以廟之連比言頌以廟之廣大曰周公魯公功德在民皆

廟之上新路要莫于新
廟之上新路要莫于新
廟之上新路要莫于新
廟之上新路要莫于新

凡國有興作往至怨謝煩與非魯侯能順民心安能致如斯
之頌禱

附致漢漢注兗州博嶽縣有祖萊山後魏地形志魯郡汶陽
縣有新甫山○陳定宇曰信公修闕宮以其新修故又曰新
廟而落殿又廟中之正殿也毛鄭以闕宮為善厥廟者闕非
毛公以新廟為闕宮廟者九非也

商頌
附致漢漢注兗州博嶽縣有祖萊山後魏地形志魯郡汶陽
縣有新甫山○陳定宇曰信公修闕宮以其新修故又曰新
廟而落殿又廟中之正殿也毛鄭以闕宮為善厥廟者闕非
毛公以新廟為闕宮廟者九非也

請曰武王封微子啟為宋公七世至戴公當宣王時有大夫正
考商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大師以那為首歸以祀其先王

故也
王能之內民之所共不過于
里而其封域則極乎四海之
廣視之卷有九有之日傳也
西海則其運龍所引以承
大格也則其運龍所引以承
假極折之其自其御印
以聲以四海也則其景山四
員維皆大河之遠此人心土
宜之所分也湯以智勇之德
而受命而宜也而武丁以
廉不勝之德而受命亦無不
宜也受命之宜宜宜宜宜
夫天命所在即福祿所在矣
命既宜而百禱之是可不將
有隆而無禱也哉呼此祖德
宗功之所以為可頌也然則
增補仲庸詩經脈

今日之隆安得無道欽之哉
其義重此檢祭之詩曰人
知有商與有天下之大以為
天命之孰知等而上之誰
存之居後先加德備商世
有之蓋已長發見其受命之
祥非過今日然其方洪水之
至也為教治乎下土之四方
見外方諸侯之入國悉其國
于中國之禮境而幅員既廣
之時時時也有城氏之國既
勢乃方將而始大故帝主其
女之子曰契者以為司徒而
生商人為是商之受命自契
已著矣其後見之禮不既久矣
至王能自契之教教言之
彼王能契之禮也以相其
為隆不以始息為思受小國

此商人太裕之詩實推群公以德受命之事而末及伊尹傳命
之功蓋商之命基于契大於相土而會於成湯佐之者則伊尹
也禮見世德感故祭宜德命賚故配享亦宜
禮惟商章○禮惟二句雖為言契張本實言自契而相土而
湯在濟者深沉而不淺靈哲者明廢而不昏迷遂推而上之
有港板則受命之祥祭見固已久矣故曰長祭洪水四句只是
述其時以見久意消繁說下以起下有城方將之意語意謂

當洪水方大之時靈爽之在靈光者其與中國隔絕有為教治
水之功於下土而水患既除始以外大國為中國之運澤海內
之地其幅員廣而有城之國勢始大此有城句之輕靈過不
可把來對帝之子生商平諫五子而曰帝者以見商室之造
天意也生商就始受封說與書禹章不同彼言生商人此言造
商室契雖受一國之封而已開混二之基此其所以為祥也
玄王桓桓章○契以德化民而基天命相土以德服人而大天
命見成湯之興非偶也桓桓烈烈俱以德言只緣作有為之
章當顯靈之世民幾途於會教而盡力明倫儲撥亂而反之正
故曰桓桓受小國大國者言舜會教于四方其所教者即

而教之則化行于小國而小
國是建大國而教之則化
行於大國而大國是建所以
德教是其在於武王武王由契
而承商運法而不德運法也
子子深常倫理之中克商天
表王之本運其民既盛
親五品以建小大之國無不
運矣是古王以明德而基命
如此傳至相土其武德烈
而顯是以德侯而歸之
若夫相土以明德而保命
若知此
則分德而天商之先視既有
明德以樹于天命已不運
而去之是以延至于成湯之

其所以也建即百姓禮五品運教化四運更無至德之謂也
不越只是行無過差此正契之身教以表示其民若君有不
知不覺而潛手教化之者士感下應是神速須知聖德都在
禮儀上出來遠視既察即應轉是達意相土承契之業入長王
當出倫儲侯而到斯其武能使海外之國咸於教聖不敵博其
約東此亦自其華之相聯屬有言非天下皆歸也言契而及相
土正見世有禮儀之君而欲其極者
帝命不運章○帝命不運根玄王相土觀至於湯登其命至
其得有會合之期餘氏所謂與天命會也王業成字且慢用應
期而降之期止此天命會合之期也朱子曰天之生湯恰好到

今生時節是也切莫依住註以五百年之期為去聖數三句作
一氣看言聖教日以隆升直至昭假於天運不包而一惟上
帝之是教也故曰聖教已到神鏡不已地位無一毫虧缺每
一毫間對進一級又有一級者故曰日躋昭假于天與天為
一天運不已湯心之教不已即神不已上君見其運而終日
欽惟知有對越上帝總是形容其敬之統一若說以敬事上
帝與上帝合式九國非但有天下運有表正萬邦之意下正武
於九國之事此處尚寬說

受小國之章○各言三句言湯之受天命下當原其以教而受
命也小國大國是舞五瑞乃八朝時執以為信者小共大共其

而教之則化行于小國而小
國是建大國而教之則化
行於大國而大國是建所以
德教是其在於武王武王由契
而承商運法而不德運法也
子子深常倫理之中克商天
表王之本運其民既盛
親五品以建小大之國無不
運矣是古王以明德而基命
如此傳至相土其武德烈
而顯是以德侯而歸之
若夫相土以明德而保命
若知此
則分德而天商之先視既有
明德以樹于天命已不運
而去之是以延至于成湯之

而教之則化行于小國而小
國是建大國而教之則化
行於大國而大國是建所以
德教是其在於武王武王由契
而承商運法而不德運法也
子子深常倫理之中克商天
表王之本運其民既盛
親五品以建小大之國無不
運矣是古王以明德而基命
如此傳至相土其武德烈
而顯是以德侯而歸之
若夫相土以明德而保命
若知此
則分德而天商之先視既有
明德以樹于天命已不運
而去之是以延至于成湯之

王以為已... 曰下國... 夫之無其所... 荷天休而為百... 亦宜乎... 小國所共... 之實而為小... 之龍夫所以... 不亦宜乎... 荷天休而為百... 亦宜乎... 小國所共... 之實而為小... 之龍夫所以... 不亦宜乎...

東方極力入朝... 曰下國... 夫之無其所... 荷天休而為百... 亦宜乎... 小國所共... 之實而為小... 之龍夫所以... 不亦宜乎... 荷天休而為百... 亦宜乎... 小國所共... 之實而為小... 之龍夫所以... 不亦宜乎...

得中不可以... 夫之無其所... 荷天休而為百... 亦宜乎... 小國所共... 之實而為小... 之龍夫所以... 不亦宜乎... 荷天休而為百... 亦宜乎... 小國所共... 之實而為小... 之龍夫所以... 不亦宜乎...

得樂而... 由理直氣壯... 夫之無其所... 荷天休而為百... 亦宜乎... 小國所共... 之實而為小... 之龍夫所以... 不亦宜乎... 荷天休而為百... 亦宜乎... 小國所共... 之實而為小... 之龍夫所以... 不亦宜乎...

據彼殷武章○高宗慨商運之式微情荆楚之僭亂故曰捷曰
自宜主百世不遷之廟以祀之也

是以其地難平今惟揚其巢穴以聚致其醜類使之勢窮力屈
無所逃遁然後其地盡為我有若諸葛征雲必深溝濶入而後
克之亦此意也不曰功而曰捷見欲上承祖宗下垂後裔此舉

附改按氏西卷之別種在再馳東北廣漢之西其種非一
出自三苗今寧夏等州皆其地

維女刺楚章○此章首言荆楚之近而以先世之服遠者責之
養楚既平而為是文告之詞耳要令他心服自彼氏先見在九

原非得已不似后世好大體式而用兵四夷者
附改按荆楚左控江陵右據黔中南負蒼梧北依漢陰險阻

維女刺楚章○此章首言荆楚之近而以先世之服遠者責之
養楚既平而為是文告之詞耳要令他心服自彼氏先見在九

維女刺楚章○此章首言荆楚之近而以先世之服遠者責之
養楚既平而為是文告之詞耳要令他心服自彼氏先見在九

天命多辟章○此言諸侯畏服根刺楚既平來其聲勢原相倚
諸侯雖受命於天子實天命天子以建邦設都凡其設都之

天命多辟章○此言諸侯畏服根刺楚既平來其聲勢原相倚
諸侯雖受命於天子實天命天子以建邦設都凡其設都之

天命多辟章○此言諸侯畏服根刺楚既平來其聲勢原相倚
諸侯雖受命於天子實天命天子以建邦設都凡其設都之

天命多辟章○此言諸侯畏服根刺楚既平來其聲勢原相倚
諸侯雖受命於天子實天命天子以建邦設都凡其設都之

天命多辟章○此言諸侯畏服根刺楚既平來其聲勢原相倚
諸侯雖受命於天子實天命天子以建邦設都凡其設都之

天命多辟章○此言諸侯畏服根刺楚既平來其聲勢原相倚
諸侯雖受命於天子實天命天子以建邦設都凡其設都之

天命多辟章○此言諸侯畏服根刺楚既平來其聲勢原相倚
諸侯雖受命於天子實天命天子以建邦設都凡其設都之

商邑遷殷道中東國勢
廟四方之弗處者夫方
天子中興百歲後其
表極也其意重所及
頭也其意重所及
光明也其意重所及
所以昭著無偏後嗣子
維其治後之澤也
補新書則歷年多而計年
周率則大業無而承平
故足以保後生使世世
也亦以聖字作君臣法
看六通

人心恍惚自高宗中
聖改觀是為四方之表極
邦之方意不重取正上說
漢中國境及秦猶也漢
其威四夷其氣也考其
十九年之歷聖所以流風
繼世得蒙業而安也漢生
陟披景山章○景山松柏
徂來之松二句倒看新是
絕聖躬是削以斧斤是裁
私殿可知遷成則廟成矣
之廟以祀之非始於廟之
神諱方山以百世不遷
祀典玄王而居敬皆列祖
有所依則安勿以親蓋不
劉安成曰以詩與閔宮全
公修廟作殿武為宗式丁
服准享幸福壽者皆未然
享福壽者皆已然之實事
八卷終

詩經八卷 江蘇周厚 增家藏本

明魏浣初撰其標題又曰
字仲雪常熟人萬歷丙辰
閱非臺則不知何許人也
頭講章之式下格為浣初
考頗知原本注疏旁及諸
六珈毛傳云笄衡蓋述追
耳笄貫於髮見於追師注
傳衡笄一物之誤尚小有
鈞剔字句摹仿語氣不脫
補義則純乎鄉塾之說矣

聖門傳詩嫡冢十六卷附錄

一卷

〔明〕凌濛初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聖門傳詩

嫡冢十六卷附錄一卷》提要

傳詩嫡冢序

予嘗怪漢儒董子為春秋

能求雨閉諸陽縱諸陰求

嘆反是一國未嘗不得所

欲夏侯勝李尋為洪範一

傳詩嫡冢

序

知臣下有謀上者一知漢

家中衰翼奉學詩聞五際

之要知日食地震魯徐生

及公戶滿意學禮善為其

容以容為大夫意漢去聖

人未遠。顓門傳習尚有得。其意義併通。其術畧者。世所以稱經術也。宋儒訓詁。經義似明。而經術已腐。三百篇自紫陽一注。子夏小序。毛傳鄭箋。俱以意去取。其說半存軼。即存者。後學不知孰何。爲商爲萇。爲衆之遺解也。魯申公受詩。浮丘伯弟子。遠方千人。其顯

者。自王臧。趙綰。孔安國。徐偃。而外。仕至大夫。郎掌故者。百數。而其後。韋薛兩氏。以魯詩取卿相。則魯詩似盛于齊韓。而今固未嘗行也。至子貢傳。則從來未聞矣。相傳有秘閣石鐘鼎籒。郭相奎中丞。李本寧太史。好其說。嘗刻有蜀本金陵本。西吳凌子初。成窮經嗜

古嘗曰合子夏序爲孔門
兩言詩已深玩篤好夏合
魯詩毛傳鄭賡詮正且已
意名曰聖門傳詩嫡冢寅
長潘昭度先生其戚也居

傳詩嫡冢

序

四

閩嘗出示尋索康予始而
愕繼而喜漸覺其美味之
有沁于予心也如邶鄘爲
管霍采芣漸石茗華何少
爲王風幽風爲小雅釐正

良是夫竹書至晉以荀令
顯楞嚴迨唐以房相傳古
書出世如汾陰鼎現豐獄
劍輝埋沒千年非肯求悉
不得何知今崇禎

傳詩嫡冢

序

五

聖世非詩傳尊顯之日乎或
曰速貧速朽弟子所親聞
于尼父也拱而尚右弟子
所親見也泔而不達覲面
尚隔九疑今以賜商親侍

聖側而傳序齟齬後之三
家并不無叩盤捫鑰紫陽
或陰用其說或顯攻其瑕
而又起廢奚爲乎曰是不
然素問不必真軒轅而醫
者以爲寶笈素書不必真
黃石而兵者以爲指車學
者顧書之意味發吾覆焉
否耳夫詩之道弁易同體
易變引無盡詩隱約無方

卦易者不知何指而事候
物象各應所占作詩者不
知何心而引賸絃歌借抒
所抱正如牟左之珠隨方
五色匡廬面目橫看成嶺
側成峰解易而二五定屬
君臣解詩而國風半婦男
女此宋儒所以拘也然則
讀詩者以正解解可以仿
解解可以不解解亦可兩

是而俱存之亦可學者錫
于師說如坐雲霧而以此
導入恍似別開生面當亦
是灌頂醍醐矣予不佞奉
功令課士不互別幟異說
操戈紫陽顧

傳詩補家

八

聖祖同文原編五經大全以
廣士固陋蓋宗朱以教常
士博說以陶異材也願學
詩者廣其趣于是書當必

有如董子夏侯其人者經
義明而經術亦不腐矣
崇禎辛未易月下澣閩督

學使者雲間何萬化宗

元父題



傳詩補家

九

聖門傳詩嫡冢序

蓋余讀毛氏詩而有數疑
焉邠鄘兩國錯紀衛事說
者謂其地他日并屬衛也然
何以不去其名而鼎列為三

年序一

却無分別一極也豈何以有
風巡狩陳詩不及社國居
東法作無與於豳二疑也
魯何以為頌考牧飲酒絕
是風體比泮作廟稍似雅

原缺第二葉

序說自漢以傳經夾漈力辨
其妄紫陽細索其癥或至甚
更其說時亦少有易置而終不
敢移其篇第以類相從徒使
讀者從違以不安惟有仍襲

年序二

因往莫或究法可今得子首
傳一覽而羣疑皆釋復以申
公說一證而闡義比完鄭氏
不必牽經以合序朱子不必
泥文以害志學者亦不必鑿別

解以抗前中如舊霧見形暗
暗中燃炬燭河其快也然而
竊又有疑者謂朱子及見二
書耶則駁小序若不遺餘力
而顯相抵牾要頗可借援不

自序四

閒假手謂朱子不見二書耶
則方欲掃破陳說橫伸己義
而時用中言句法若出臆中
賦此興三義六種半相合謂
見而秘語帳中耶則朱子亦

述饒能自用况獲此的傳明
証何不如以儀禮正堂歌直
陰從其本而自為一家之故
疑於經者得二書而釋而疑
朱子於二書者再三不得其

自序五

解矣黃文裕謂傳即魯詩
鄭相奎謂魯詩以興雖為制
今傳不侔不於確以為然乃申
以則正魯人其說則正魯詩也
說闕雖亦未嘗為刺且大略與

信相合則子貢傳之為魯詩句
禮豈郭相奎又未及見申以
詩說耶漢言經術而垂師
承各立博士分門別戶競相
角勝猶有信有不傳今功令

自序六

禍人古義寔廢學者安於固
陋一見異同駭而欲走維情學
好事家終未深考以惑乎
禮禘之種也余不志古學
之日湮乃取子貢傳從其次而

行之而申以之說毛以之傳鄭
氏之箋皆附見焉使學者自
澄其同異自析其短長禮之
去古未遠其於聖門涵源之
自較之千百世以後半臆也

自序七

揣者必有當也固名之曰傳訪
嫡家不致任為三百篇之切近
亦莫以割為千年之疑案云
商

吳興後學凌漢初撰

附二賢詩傳小序跋

孔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而至與言詩者獨歸之商與賜夫非以繪素切磨之旨能達于詩之表而耳提面命有足以資助而詔後來者存歟乃後之言詩者抑何其膠膠也彼其舍聖門授受之微言而直斷以千載懸撥

詩小序跋

之臆說至其說之難通如青衿城闕諸章則又兩解而互存焉夫詩蓋嘗刪之約其義蔽於無邪止耳若夫鄭衛之音正其所謂淫所謂亡國而惡且放焉者也而今一切並錄之至爲曲模其淫態佚情而了無愧畏然則當時所刪者何詩而所云無邪者又

何指乎此馬貴與力辨其非而謂序爲必不可廢非苟而已也序出于商毛公傳之迄于今共習故得不廢而賜之詩世未有習者歲已丑謙幸以職事侍文憲郭公縱言及于詩因出所藏祕閣子貢詩傳石本示謙謙受而卒業然後又知賜之爲詩而益信

詩小序跋

馬氏之辨爲有據業謝專門而師心自任也管人固知其難哉傳中每多殘闕然所不闕者要亦小序相發明且篆畫精研足備好古一助爰命工摹勒付之梓材嗟乎詩雖吟咏之微乎乃古者于斯焉攷風而問俗謙等蜀守俗化與關焉中和樂職旣不能

導王子淵之諛子虛上林又不能後
馬長卿之博賴先賢遺傳尤有存者
聊廣而傳之以公同志以步賁郭公
廣勵表章之至意若曰歌焉而志可
見也則小子謙奚以敢

三衢詹思謙謹

漢書

三

附二賢言詩序

孔子雅言詩二論載其教子與門人
小子者不一而足而獨許子貢子夏
言詩詩之難言也尚矣子夏詩序或
疑非真然相傳久至今不廢子貢詩
傳不大行楨嘗于沈肩吾所見豐人
翁寫本人翁好作贗書且附以己意
稱傳之外國衆更疑弗信而郭相奎
授梓蜀中蜀道阻遠不能多布四友
亦未知與所見豐本合否子貢傳鐘
鼎篆書不知何人筆古法森然兩家
于三百篇次第事義亦不盡相合要
以孔子二賢相問答語則孟子所謂
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

是爲得之固不妨異同耳植謹繕錄
板行名曰二賢言詩述孔子語也相
奎采馬貴與詩序不當廢之論附其
後然不自馬始前人固有議者即朱
子序呂氏讀詩記自謂少年淺陋之
說久而知其未安不免更定矣如必
以馬廢朱則子貢子夏異同又何從
言詩序

言詩序

二

辨哉今故不錄郭本先子夏後子貢
按孔子家語弟子解子貢少孔子三
十一歲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因以
子貢居前云

京山李維楨撰

詩經嫡冢凡例

一篇次悉依子貢傳與今毛詩本不同條理井然
最宜詳說

一小序或云子夏作或云毛萇作或云衛宏作然
毛於經有傳而於序無傳疑是毛公筆蘇氏截
首句爲子夏而以下芟之以爲另出一手朱子
以爲得失未盡當然或非出于一人不可考矣
今仍毛本全載篇首次之傳後者詩次從傳而
家語弟子解子夏少于子貢故也

一詩中事有出于左氏傳者列之本詩前小序後

左傳

亦是聖門一斑

一申公詩說與子貢傳相近其說皆爲詩題不作
注脚然申爲漢儒非孔氏及門者故另爲一卷
不雜置篇首

一詩有六義賦比興其三也毛氏傳止得興賦而
絕不見比竟少一義申公三義皆備朱子全用
之而詩章微有不同今具載其說學者所宜考
以見得失云

一子貢傳有考補續考續說俱郭相奎蜀中原本
不載姓名不知出自誰手其云淵者則豫章

原缺

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足作
 後王之鑒於是止矣夷厲已上歲數不明太史年表
 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欲
 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
 芳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舉
 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衆篇明於力則鮮於思則
 寡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與

勸耕

二

原缺第一葉

聖門傳詩嫡家目錄 篇次從子貢詩傳并附申公詩說以其篇卷與詩傳相近也

國風

周南 凡十一篇

葛藟

桃夭

關雎

麟止

卷耳

蟋蟀

樛木

汝墳

漢廣

采芣

召南 凡十三篇

鵲巢

采芣

江有汜

羔羊

采蘋

殷其雷

傳詩嫡家

標梅

小星

鄒虞

甘棠

楚有死麋

行露

魯 凡十一篇

鷓鴣

東山

狼跋

九罭

伐柯

破斧 以上毛

楚宮 毛出脚

駟

泮水

有駟

閔宮 以上毛

邶 凡九篇

柏舟

雄雉

匏有苦葉

北門	東兮	北風	親臺 <small>毛出邠</small>	二子乘舟 <small>毛出邠</small>	君子偕老 <small>毛出邠</small>	碩人	淇輿	干旄 <small>毛出邠</small>	有狐 <small>毛出衛</small>	氓 <small>毛出衛</small>	牆有茨	相鼠	伯兮 <small>毛出衛</small>	谷風	凱風	妍女	鴉之責貢 <small>毛出邠</small>	采芣	載馳 <small>毛出邠</small>	泉水 <small>毛出邠</small>	竹竿	河廣	旄丘 <small>毛出邠</small>	式微 <small>毛出邠</small>	蝦蟆 <small>毛出邠</small>	黍離	錫之水	君子于役	葛藟	子衿	何艸不黃	嘶嘶之石	采芣	大車	何彼穠矣	唐棣	丘中	采芣	無將大車	君子陽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黃鳥	我行其野	苕之華	魏 <small>凡八篇</small>	十畝之間	杖杜 <small>毛出唐</small>	著	東方未明	虛	營	東方未明	虛	營	齊 <small>凡十三篇</small>	有兔	蔽芾	南山	南風	東方未明	虛	營	魏 <small>凡八篇</small>	十畝之間	杖杜 <small>毛出唐</small>	著	東方未明	虛	營	齊 <small>凡十三篇</small>	有兔	蔽芾	南山	南風	東方未明	虛	營	魏 <small>凡八篇</small>	十畝之間	杖杜 <small>毛出唐</small>	著	東方未明	虛	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鄱 凡六篇	羔求 匪風 蕞楚	素冠 鴟之水 毛出鄆 大路 毛出鄆	鄭 凡十四篇	縑衣 將仲子 赤于田	大赤 有女同車 蓍兮	清人 扶胥 麥秀	褰裳 溱洧 羔求 附東門之墀	女曰鷄鳴 出其東門 附東門之墀	陳 凡一篇	傳詩嫡家 目錄 四	宛丘 衡門 林林	墓門 防有鴟巢 澤陂	東門之枌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月出	秦 凡十篇	無衣 小戎 車鄰	終南 駟鐵 渭陽	黃鳥 兼葭 晨風	檜輿	正
----------	----------------	-------------------------------	-----------	------------------	------------------	----------------	-------------------------	-----------------------	----------	-----------------	----------------	------------------	----------------------	----	----------	----------------	----------------	----------------	----	---

小正 凡三十三篇 闕一不可攷	雀鳴 鹿鳴 伐木	青莢 隰桑 白駒	常棣 頍卣 魚麗	嘉魚 藻葉 南山有臺	天保 煌華 四牡	杖杜 邠風 南山	楚茨 甫田 大田	斯干 鴻雁 蓼蕭	常常者考 湛露 彤弓	傳詩嫡家 目錄 五	桑扈 采芣 瞻彼洛矣	鴛鴦 魚藻	小正續 凡十一篇	六月 出車 采芣	采芣 黍苗 車工	吉日 庭燎 河水	無羊 車牽	小正傳 凡二十五篇	毀鐘 圻招 非山	縣蠻 青蠅 小東
----------------------	----------------	----------------	----------------	------------------	----------------	----------------	----------------	----------------	------------------	-----------------	------------------	----------	-------------	----------------	----------------	----------------	----------	--------------	----------------	----------------

蘇柳	小明	小弁
巷伯	巧言	小旻
鳴鳩	白粲	角弓
十月之交	蓼莪	賓之初筵
懿戒 <small>毛出大雅</small>	四月	正月
雨無其極	節	谷風
都人士	<small>附何人斯</small>	
大正 <small>凡十八篇</small>		
文王	生民	公劉
餘	大明	棫樸
傳詩嫡家	目錄	六
旱麓	思齊	皇矣
電臺	大武	文王有聲
行葦	既醉	鳧鷖
嘉樂	洞酌	卷阿
大正續 <small>篇名有闕文按所存字義及中詩說補列凡六篇</small>		
雲漢	猗蒿	杰民
韓奕	江漢	常武
大正傳 <small>凡六篇</small>		
蕩	桑柔	民勞
板	瞻卬	召旻

頌
頌多致之
中說可得
其義之八
九

頌	周頌 <small>篇名多闕文按所存字義參攷中詩說補定凡三十一篇</small>	維天之命	維濟
清廟	思文	雝	
天作	烈文	振鷖	
我將	武	肯邁	
有客	般	有韓	
賚	載見	閔予小子	
桓	絲衣	瑟	
清	敬之	七	
訪落	昊天有成命	噫嘻	
傳詩嫡家	目錄	七	
執競	豐年	載芟	
良耜	商頌 <small>凡五篇</small>		
那	烈祖	長發	
玄鳥	殷武		
聖門傳詩嫡家目錄 <small>終</small>			

周南

關雎○文王之妃太姒。思得淑女以克嬪御之職。而

供祭祀賓客之事。故作是詩。首章於六義中為先。

比而後賦也。以下二章皆賦其事而寓比興之意。

葛藟○此亦太姒所自作賦也。

桃夭○周人美后妃始終婦道之詩。皆比而後賦也。

蟋蟀○美周室多男之詩。興也。

麟止○文王之子多仁賢美之。皆比中有賦也。

卷耳○文王遣使求賢而勞之。以詩首章先比而後

賦也。後三章皆賦也。

兔置○文王聞大顛闔天散空生皆賢人而舉之。國

史詠其事而美之。皆比而後賦也。

樛木○諸侯慕文王之德而歸心焉。故作此詩。皆比

而後賦也。

汝墳○商人苦紂之虐。歸心文王而作是詩。首二章

賦也。末章興也。

漢廣○文王化行江漢而男女知禮。國史美之。而作

是詩。皆比中有賦也。

采芣○童兒闢艸嬉戲歌謠之詞。賦也。

召南

鵲巢○諸侯嫁女。其民觀焉。即其事而賦之也。

采芣○美夫人親蠶之詩。賦也。

江有汜○諸侯之賤。始不容於嫡終而進之。故作是

詩。興也。

羔羊○美大夫之詩。賦也。

采蘋○內子敬祀。詩人賦之。

殷其雷○武王克商。諸侯受命于周。崩出就終南之

館。故作是詩。皆比而後賦也。

艸蟲○南國大夫夏聘于周。次于終南。睹王室之多

賁。相率以歸心焉。賦也。

小星○小臣奉使行役之詩。賦也。

鵲巢○美虞人之詩。賦也。

標有梅○女父擇壻之詩。興也。

野麋○昏媾惡無禮之詩。賦也。

行露○強委禽而不受。至于與訟。大夫以禮斷之。而

國史義之。一章比也。二章三章皆興也。

甘棠○燕人追美召公之詩。賦也。

魯

鸛鳴○管亦及其羣弟流言于國。周公避居于魯。殷

王祿父遂與十七國作亂周公憂之作此詩以貽
成王欲王省悟以備殷全篇以鳥之育子成巢者
比先王之創業而代之為言也

東山○周公伐武庚既克而歸勞其從行之士故作
此詩皆賦中有興焉

狼跋○周公居于魯魯人瞻其德容而作是詩先比
而後賦也

伐柯○管亦以取圖衛大夫讓迎周公乃作此詩一
章全比也二章比而賦也

九罭○周公歸于魯魯人欲贈之不可得作是詩興
傳詩摘象 申公詩譜 五

破斧○周公至自征殷四國美之賦也

楚宮○僖公城楚丘以備戎太史克美之賦也

駟○史克美僖公考牧之詩賦也

泮宮○僖公作泮宮而落其成太史克頌禱之詞前
三章皆賦其事以起興也下四章皆賦也

有駟○燕飲而頌禱之詞興也
閟宮○魯僖公新作后稷文王之廟于太廟世室及
孝惠桓莊四親廟之上而史克作詩以頌之非孔
子所錄也十一章皆賦也

柏舟○康未因管未欲害周公挾武庚以叛憂之而
作一章興也下四章皆賦也

雄雉○邶之臣諫管未而作此一章二章皆興也三
章四章皆賦也

匏有苦葉○邶人刺管未之詩一章比也二章興而
比也三章四章全比也

北門○邶之仕者處危國事亂君因征役而出門賦
之以自歎也

東今○伶官心乎王室而自傷之詩前三章賦也末
傳詩摘象 申公詩譜 四

北風○邶人厭亂之詩皆比而賦也

谷風○邶之良婦見棄于夫而作是詩一章比中有
賦也二章賦也三章比而賦也四章比而後賦也
五章六章皆賦也

凱風○邶人母不安其室七子皆咎而作一章二章
比而賦也三章四章皆興也

靜女○陳古諷今之詩賦也

邶 靜有茨○邶人刺三監之詩興也

相見○刺三未之詩興也。

伯兮○鄘人有從武庚而伐衛者。室家憂而作。一章

二章賦也。三章比而後賦也。四章賦也。

考槃○美隱者之詩賦也。

木瓜○朋友相贈之詩賦也。

芄蘭○刺霍未也以童子僭成人之服。比其不度德

量力而助武庚作亂。

有狐○君子于寒夜見貧民與狐涉水而傷之。賦也。

氓○淫婦為人所棄。鄘人述其事以刺之。首二章皆

賦也。三四五皆興也。五章賦也。六章賦中有比也。

傳詩嫡家

申公詩說

五

衛

柏舟○衛釐侯在位。世子恭伯先卒。恭姜守義。齊武

公欲召之歸寧而嫁之。恭姜不許。故作此詩。興也。

淇輿○美衛武公之詩興也。

于旄○美武公好賢賦也。

碩人○衛莊公娶于齊曰莊姜。賢而公不禮焉。國人

閔之。而作是詩。前一章賦也。二章賦而比也。三章

賦也。四章興也。

綠衣○衛莊公嬖人。生州吁。有寵而好兵。莊姜憂之

而作前二章皆賦也。三與四皆比而賦也。

終風○莊姜戒州吁。公不悅。姜憂而作詩。四章皆比而後賦也。

日月○州吁弑桓公。莊姜大歸而作是詩。賦也。

燕燕○莊姜與姊戴媽皆為州吁所逐。同出衛野而

別。莊姜作詩以贈媽。馮前三章皆興也。後一章賦也。

擊鼓○州吁伐鄭。國人怨之而作賦也。

觀臺○衛宣公為伋娶婦而美。築觀臺而自納之。衛

人惡之而賦其事也。末章比中有賦也。

二子乘舟○宣公欲立少子朔。使伋如齊而沉之。

傳詩嫡家 申公詩說 六

一于河衛人傷之而作是詩。賦也。

君子偕老○刺宣姜之詩。賦也。

雜之奔奔○刺宣姜與公子頑之詩。興也。

采芣○宣姜召公子頑于公桑。又處而遠送之。國人

刺之而作是詩。興也。

載馳○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

歸唁其兄。義又不得。故賦是詩。前二章皆賦也。三

章四章皆興也。

泉水○宋桓夫人閔衛之破而作。首興後皆賦也。

采芣○宋桓夫人之媵和泉水而作。首章興也。二章

三章先比後賦也。

河廣○宋桓夫人生襄公而出歸于衛襄公即位夫

人思之而義不可往故作此詩賦也。

苑丘○狄逐黎侯黎侯寓于衛穆公不克納黎大夫

怨之而作詩一章與也二章三章四章賦也。

式微○黎侯失國而寓于衛其臣勸之歸賦也。

蠶螭○靈公為南子召宋朝國人譏之二章皆先比

而後賦也末章賦也。

王

秦離○幽王伐中申侯逆戰于戲射王弑之立平王

傳詩嬌家 事公詩說

七

于申遷洛命秦伯帥師逐犬戎于鎬京尋遣尹伯

封福秦伯之師過故宗廟宮室秦人皆壘為冢咸

生禾黍旁皇不忍去故作此詩賦也。

錫之水○荆子討中侯弑幽王之罪伐中侵虜及許

平王遣兵戍之周人怨思而作賦也。

君子于役○戍申者之妻所作賦也。

葛藟○王族流散而作賦也。

子衿○王室下衰學政廢弛弟子多倍其師君子傷

之而作是詩賦也。

何艸不黃○桓王之世伐滕薛唐杞諸國連歲不息

周人苦之而作是詩前二章與也三章賦也末

漸漸之石○桓王伐鄭將師不堪勞苦而作是詩賦

采芣○周人從征其妻念之而作是詩賦也。

大車○周人從軍寓其室家之詩賦也。

何彼穠矣○齊襄公殺魯桓公莊王將平之使榮未

錫桓公命因使莊公上昏以桓王之妹嫁襄公周

人傷之而作是詩一章賦中有比也二章賦也三

章與也。

唐棣○傳主棄賢而諷之首章與也二章三章賦也

采芣○賢者被讒見黜于野周人閔之而作與也。

傳詩嬌家 事公詩說

八

無將大車○周大夫有寵信小人者其臣諫之而作

是詩比而賦也。

君子陽陽○景王好音而上遂習音君子諷之而作

是詩賦也。

黃鳥○民適異國見排于人而思歸故鄉乃作是詩

比而後賦也。

舊之勞○景王崩王室亂兵連歲餓民物盡耗君子

自傷生逢其難而作是詩二章與也末章賦也。

中谷○民飢而流夫婦不保君子閔之而作是詩與

也。

有兔○趙鞅殺萇弘周人傷之而作是詩。此而賦也。

齊

東方未明○齊大夫相戒以勤于公。故作此詩。前二

章皆賦也。末賦而比也。

盧○齊襄公好田。君子諷之。而作是詩。賦也。

營○齊俗好田。君子刺之。賦也。

敝笱○魯桓與夫人文姜如齊而襄公通焉。齊人刺

之。比而後賦也。

南山○襄公父留文姜。齊人刺之。比而後賦。

載駘○齊襄納衛朔。抗王人。魯人從之。文姜歸齊。以

傳詩蘄家

申公詩說

九

犒師齊人刺之。賦也。

猗嗟○魯莊公朝于齊。遂及齊大夫狩。禚。齊人刺之。

賦也。

風雨○齊桓得管仲以為相。齊人喜之。而作是詩。比

而後賦也。

雞鳴○齊衛姬勸桓公以勤政。故作此詩。賦也。

東方之日○齊莊公好女樂。君子譏之。賦也。

甫田○齊景公急於圖霸。大夫諷之。二章與也。末比

也。

著○齊俗廢親迎之禮。君子譏之。賦也。

魏

伐檀○君子能其官而不用。魏人慕之。而作是詩。比

而興也。

十畝之間○政亂國危。賢者不樂仕于其朝。而思與

友歸於農畝。賦也。

杖杜○君子教人孝友之詩。興也。

陟岵○魏人行役而思其親。故作此詩。賦也。

園有桃○君子憂國而歎之。故作此詩。賦也。

碩鼠○大夫貪戾。魏人怨之。而作是詩。比而後賦也。

鴉羽○民從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故作此詩。興也。

傳詩蘄家

申公詩說

十

葛屨○魏之內子儉不中禮。賤者怨之。二章與也。二

章賦也。

唐

蟋蟀○唐人相戒之詩。興也。

山有樞○唐人憂國之詩。興也。

采芣○唐昭侯封公子成師于曲沃。成師治聚。盛強。師

服憂之。而作是詩。比中有賦也。

錫之水○成師有篡國之謀。唐人知之。而作是詩。比

而後賦也。

無衣○唐公孫儻弑三君而取其國。盡以寶器賂周

僖王。王命之爲晉侯。國人作此以刺之賦也。

葛生○晉獻公之時國人久于征役室家念之而作

是詩二章興也後三章賦也

采芩○晉人諫獻公信讒之詩賦也

杜杜○晉文公好賢而國人美之興也

野有蔓草○晉文公好賢而國人美之興也

羔裘○晉人美其大夫之詩興也

彼汾○晉人刺其大夫之詩興也

綢繆○晉亂民窮昏嫗失時君子傷之而作是詩興

也

傳詩嫡家 申公詩說

十一

曹

尸鳩○曹未爲政有度國人美之而作是詩興也

下泉○東遷之初曹人閔周而作皆比而後賦也

蟋蟀○君忘國危曹大夫閔之而作皆比而賦也

候人○曹君多任非人國人諷之首章賦也後三章

比也

鄘

羔裘○鄘君不能自強于政治國人憂之而作賦也

匪風○周室衰微賢人憂歎而作賦也

長楚○鄘人困於賦役而作賦也

素冠○三年之喪廢君子傷之而作賦也

陽之水○兄弟爲人所間而被讒者訴之詞比而賦

也

大路○棄婦之詞賦也

鄘

緇衣○鄭武公好賢賦詩貽之賦也

將仲子○鄭莊公欲陷弟段授以大邑祭仲諫陽拒

之大夫原其情而刺之皆賦中有比也

未于田○未段多才而好勇大夫憂之而作是詩賦

也

傳詩嫡家 申公詩說

十二

大未○段不義而得衆大夫憂之而作是詩賦也

有女同車○鄭世子忽昏于齊祭仲足諫之而作

是詩賦也

釋兮○鄭莊公卒公子爭立而齊楚交伐忠臣憂之

欲相率獻謀以救其國故作此詩皆先比而後賦

也

清人○鄭文公惡其大夫高克欲遠之而使禦狄于

境久而不召師將潰散公子素憂之而作是詩賦

也

扶胥○鄭靈公棄其世臣而任嬖人狂狡子良諫之

而作是詩興也

麥秀此章一草○靈公不聽子良之諫將逐之故作是詩以責

狂狡一章興也二章賦也

褻裳○子良如晉作詩以寓靈公賦也

漆洧○刺亂也皆賦體

羔裘○鄭子皮卒子產思之追頌焉賦也

女曰鷄鳴○夫婦相警戒之詞賦也

出其東門○鄭之貞士宜其室家不染淫俗而作此

詩賦也

陳
傳詩嬭冢 申公詩說 十一

宛丘○陳人譏其大夫之詩賦也

衡門○君子樂隱之詩賦也

株林○陳靈公通乎夏姬國人刺之賦也

墓門○泄冶諫靈公孔寧儀行父譖而囚之冶作是

詩興也

防有鵲巢○泄冶被讒內子憂之而作此而後賦也

澤陂○洩冶諫而姦君子傷之興也

東門之枌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月出○朋友相期不至而作興也

秦

無衣○秦襄公以王命征戎周人赴之興也

小戎○秦襄公征戎而勞其大夫之詩賦也

車鄰○襄公初為諸侯周大夫與燕美之而作首章

賦也下二章比也

終南○襄公初為諸侯秦人祝之而作興也

駟鐵○秦人從狩而作賦也

渭陽○晉公子重耳歸于晉秦穆公送之而作是詩

賦也

傳詩嬭冢 申公詩說 十四

黃鳥○秦穆公卒世子帶以三良殉之秦人傷之而

作是詩興也

兼葭○君子隱于河上秦人慕之而作是詩興而比

也

晨風○秦君遇賢始勤終怠賢人譏之興也

權輿○與前篇同義賦也

小正

鹿鳴○天子燕賓師之歌蓋鹿鳴伐木菁莪絜絜皆

燕賢者而詞有輕重故有隆殺所謂尊賢之等也

三章皆以鹿鳴起興而賦之也

高云三章
興也四章
至末皆賦
也有脫誤

伐木○天子燕友之歌興也。

青義○天子燕賓興之士則歌此詩比而賦也。

隰桑○天子燕士之詩前三章比而賦也末章賦也。

白駒○賢者將隱去王者留之而作是詩賦也。

常棣○天子燕兄弟之歌首章興也二章賦也三章

至末皆賦也。

頍鼻○此燕王族之詩賦中有比也。

嘉魚○此前三章皆賦也後二章先比而後賦也。

魚麗○此詩全篇皆賦也。

采芣○全篇皆賦也。以上三詩子貢傳以為皆燕大

傳詩嫡家

申公詩說

十五

南山有臺○大臣頌美天子之詩賦也。

天保○大臣祝頌天子之詩賦也。

煌考○天子遣使于四方歌此饒之首章興也下四

章皆賦也。

四牡○天子勞使臣之詩首二章皆賦也三章四章

皆興也末章賦也。

杕杜○勞還戍之詩前三章皆興也末章賦也。

邠風○周公陳農政之詩賦也。

南山○王者勤農而禱祀之詩賦也。

楚茨○農事既成乃祭宗廟燕及王族之詩賦也。

甫田○農事既成祀田祖而并犒農夫之詩賦也。

大田○農夫報上之詩賦也。

斯干○王者落其親宮史佚美之賦也。

鴻雁○王者柔懷遠人流民喜之而作是詩比而賦

也。

蓼蕭○諸侯來朝天子燕之而歌此詩興也。

常棣○諸侯來朝天子燕之而歌此詩興也末章賦

也。

湛露○天子燕同姓諸侯之詩興也。

彤弓○諸侯敵愾獻功天子賜弓矢燕之而奏樂歌

傳詩嫡家

申公詩說

十六

賦也。

桑扈○天子燕方伯之詩前二章皆興也二章皆賦

也。

采芣○諸侯免喪入朝天子錫賚之詩前二章皆興

也中一章賦也末章皆興也。

瞻彼洛矣○天子會武于洛邑諸侯美之賦也。

鴛鴦○諸侯祝天子之詩興也。

魚藻○亦諸侯美天子之詩興也。

小正續

此卷十一篇皆宣王中興之詩當時亦泰

正非

之燕享以續周公之正樂矣毛氏為變小

六月○尹吉甫帥師征玁狁，史籀美之賦也。

出車○宣王再命南仲伐玁狁，遂平西戎，勞其還師，

史籀美之賦也。

采芣○宣王之世，既驅玁狁，勞其還師之詩，前四章

皆興也，下二章皆賦也。

采芣○宣王命方叔征荆，荆人來歸，史籀美之，前三

章皆興也，末章賦也。

黍苗○宣王命召穆公陟城，謝以遷中伯，史籀美之，

首章興也，下四章皆賦也。

車工○宣王大閱于東都，諸侯畢會，史籀美之，賦也。

傳辭嬭家 申公詩說 十七

吉日○宣王畋獵，復古史籀美之賦也。

庭燎○宣王勤政，史籀美之賦也。

沔水○宣王即位，乞言於羣后，而作是詩，皆興也。

無羊○宣王考牧，史籀美之賦也。

車牽○宣王中興，士得親迎，其友賀之，而作此詩，首

章賦也，次章興也，三章賦也，四章興也。

下正傳 鼓鐘而下二十八篇，蓋自昭穆至于幽王，

下亦皆出于好惡之公，而得大情性之正，夫子錄

之以存賢，或謂之傳者，以其非奏樂之正，而亦可

傳也，大正 傳做此 鼓鐘○昭王南游，宴樂于淮水之上，君子憂傷，而作

是詩賦也。

圻招○穆王西征，七萃之士咸怨，祭公謀父作此

以諷諫，賦也。

北山○大夫行役，不得以養其父母，而作是詩，賦也。

繇蠻○大夫失位，遠適它國，其過賓之主人，閔之而

作是詩，興也。

青蠅○厲王之世，讒言繁興，君子憂之，而作興也。

小東○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大夫作此以告羣，首

章賦中有比也，次章賦也，三章興也，後四章皆賦

也。

傳辭嬭家 申公詩說 十八

苑柳○厲王暴虐，諸侯相戒，而作興也。

小明○厲王流于彘，大夫之從行者，歷時既久，悲傷

而作皆賦也。

小弁○尹伯奇為後母所譖，而出其鄰，大夫作此詩

以諷其父，首章至第五章皆興也，六章興也，

七章賦中有興也，八章興也。

巷伯○幽王之時，孟子遭讒，而被宮刑，為寺人，而作

此詩，前六章皆賦也，末章先比而後賦也。

巧言○周幽王時，大夫傷于讒，而作是詩，前三章皆

賦也，四章興而比也，五章興也，下章皆賦也，八

三篇
非是

小旻○大夫以王惑于邪謀不能所以從善而作此

詩賦也

鳴鳩○此大夫遭周之亂而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

首章與也二章賦也此下三章皆與也

白雉○幽王寵褒如廢姜后后歸申而作此詩與也

角弓○王不親九族而好讒佞宗族相怨之詩首章

與也下三章皆賦也五章比也下三章皆先比而

後賦也

十月之交○幽王之時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而

傳詩嫡家

申公詩說

左

奸臣亂政于外嬖妾敗德于内大夫憂亂亡之將

至故作是詩賦也

正月○周室喪亂大夫傷之而作是詩前三章皆賦

也四五章賦也六章與也七章賦中有比也八章

九章皆比也十章先比而後賦也十章十一章皆

賦也

賓之初筵○衛武公自警之詩賦也

懿戒○衛武公自警兼訓國人首四章皆賦也五章

賦中有與也六七章皆賦也八章賦中有比也九

章與也至末三章皆賦也

四月○大夫遭讒流離南國而作是詩前三章皆賦

也中三章與也七章賦也末章亦與也

蓼莪○王室昏亂讒邪肆行其大夫士有沒而不得

其所者孝子痛傷而作是詩前三章皆先比而後

賦也四章賦也五章六章皆與也

兩無其極○東遷之初大人有不忠于王室者替御

之臣閔之而作賦也

節○桓王之時任用庸人諸侯咸叛兵敗民殘家父

憂之作此以諫王焉首二章與也下六章皆賦也

谷風○朋友相怨之詩與也

申公詩說

左

都人士○尹伯奇作周既東遷見西周風俗之美而

傷今之不古若賦也

大正

文王○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

商者作詩歌奏於清廟受釐陳戒之時以訓嗣王

賦也

生民○周公制禮作樂尊后稷以配天故作此詩以

推本其始命之祥明其受命于天者其原如此賦

也

公劉○周報公劉召公述其事以訓嗣王使知民事

高是四章
與也章較
亦有誤

之詩賦也。

縣○周報太王周公述其事以訓嗣王之詩首章起

句爲比下五句皆直賦之也下七章皆賦也

棫樸○周公詠歌文王之德以訓嗣王首章興也二

章賦也三章興也四章五章皆先比而後賦也

旱麓○詠歎文王之德前三章皆興也第四章賦也

五章末章皆有義之興也

思齊○歌文王之德而推本言之賦也

皇矣○詩叙太王太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

崇之事賦也

傳詩嫡冢 申公詩說

靈臺○文王遷都于魯作靈臺以齊七政奏辟離周

公述之以訓嗣王賦也

大明○周公述文武受命之功以訓嗣王八章皆賦

也

文王有聲○周公述文武遷都豐鎬以訓嗣王前七

章皆賦也末章興也

行葦○天子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首章興也下

三章皆賦也

既醉○王族與燕禽行葦之詩賦也

鳧鷖○祭之明日釋公尸之樂歌興也

嘉樂○公尸美王者之詩賦也

洞酌○召康公戒成王之詩興也

卷阿○召康公從成王遊於卷阿之上因王之歌作

此以進戒首章摠叙以發端也二章以下凡五章

皆召公陳其歌詠之詞皆賦體七八章皆興也九

章即其所見賦之以寓進戒之意第十章承上風

凰之鳴而賦之以典下章之義高閎卷阿之脊末

章賦也

大武○康王大備報祀成王奏大武六成既畢受登

陳戒之詩賦也

傳詩嫡冢 申公詩說

大正續此卷六篇皆宣王時詩亦秦之會朝以請

柔之後而謂之

雲漢○宣王憂旱史籀美之賦也

崧高○宣王之舅申伯出封于謝尹吉甫詩以送之

賦也

烝民○宣王命樊侯築城于齊尹吉甫詩以送之賦

也

韓奕○韓侯來朝受命將歸顯父餞之贈以是詩六

章皆賦也

江漢○召穆公帥師征淮南之夷史籀美之而作是

詩賦也。

常武○宣王親征淮北之夷既服而歸召穆公美之賦也。

大正傳此卷四篇皆厲王時詩二篇為幽王時詩也夫子時以其文體音節之相似而傳之以示戒焉

蕩○厲王無道召穆公諫之賦也。

桑柔○芮良夫傷厲王之失國而作是詩首章先比

而後賦也二三四章皆賦也五章賦中有比也六

七八章皆賦也九章與也十章賦也十一章與也

十二章十三章皆與也末三章皆賦也。

傳辭類家 申公詩說

三

民勞○厲王之時公卿憂亂同列相戒而作此詩賦

也。

板○厲王用事之臣多懷不忠以致禍敗公卿賦此

以責之賦也。

瞻卬○幽王嬖褒姒任奄人尹伯奇憂亂而作此詩

前三章皆賦也第四章賦中有與也五章六章皆

賦也。

召旻○幽王通刑人近頑童巧用讒惡諸侯攜貳

戎狄內侵饑饉因之國人流散尹伯奇諫王而作

是詩前三章皆賦也四章比而賦也五章賦中有

比也六章比而賦也末章賦也。

頌

清廟○周公成洛邑奉成王見諸侯作明堂宗祀文

王以配昊天上帝率諸侯祀之而作此樂歌賦也

維天之命○亦祭文王之詩賦也。

維青○亦祭文王于明堂而奏象舞之詩賦也。

思文○郊祀后稷以配天之樂歌賦也。

天作○周祭岐山配以太王文王之詩賦也。

我將○季秋禘上帝于明堂而配以文王之樂歌也

賦也。

傳辭類家 申公詩說

詩

雝○成王祀文武之詩賦也。

烈文○成王祭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賦也。

振鷺○先代之後助祭于周而勞之之歌與也。

武○大武一成之歌賦也。

賚○述武王大封于廟之詩為大武之二成賦也。

曾邁○述武王巡狩而朝會祭告之樂歌蓋大武之

三成也賦也。

般○此述巡守之詩為大武之四成賦也。

勺○亦頌武王之詩蓋大武之五成賦也。

桓○此大武六成之歌賦也。

詩說本又
釋一領字
而欲其
相類亦為
上下卷之
分而合而
頌為三頌
可

頌

閔予小子○成王免喪始朝先王之廟作詩四篇以
自警皆賦也

訪落○成王既朝于廟因作此詩以道延訪羣臣之
意賦也

敬之○成王受羣臣之戒而述其言賦也

瑟○亦訪落之意賦也

載見○此諸侯助祭于武王廟之詩賦也

有客○成王既討武庚封微子于宋來朝于周見于
祖廟此其燕樂之歌賦也

傳詩始家

申公韓說

註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之詩賦也

淋○薦魚于寢廟之樂歌賦也

絲衣○士執事於王祭而飲以旅酬之樂歌賦也

臣工○祭先農之詩賦也

豐年○秋冬報賽之樂歌蓋祀田祖先農方社之屬
賦也

載芣○亦豐年之意賦也

良耜○與載芣同意賦也

昊天有成命○康王禘成王于明堂之詩賦也

噫嘻○康王孟春祈穀于東郊以成王配享之詩賦

若此則次
同申公
亦為詩
三首也

也

執說○昭王禘康王于明堂之詩

商頌

那○祀成湯之樂歌賦也

烈祖○與上篇同

長發○大禘之詩賦也

玄鳥○此亦禘祀之詩賦也

般武○祀高宗之樂蓋帝乙之世武丁親盡當禘以

其中與功高存而不毀特新其廟稱為高宗而祀

之故作此歌賦也

傳亦始家

申公韓說

註

聖門傳詩嫡家卷之一

國風

周南召南譜

漢書地理志

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今屬右扶風美

陽縣。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周之先公曰大王者。

避狄難。自商始遷焉。而修德建王業。商王帝乙之

初。命其子王季爲西伯。至紂。又命文王與治南國

江漢汝旁之諸侯。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

殷。故雍梁制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文王

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旦召

周詩嫡家

卷之一

周召譜

公與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已所職之國。武王伐

紂。定天下。遷守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

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尤純。故獨錄之。屬之大師。

分而因之。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

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於南國

也。乃棄其餘。謂此爲風之正經。初。古公亶父。聿來

胥宇。爰及姜女。其後大任思媚周姜。大妣嗣徽音。

歷世有賢妃之助。以致其治。文王刑于寡妻。至于

凡衆。以御于家邦。是故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

德爲首。終以麟趾駒虞。言后妃夫人有斯德。與助

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于獲嘉瑞。風之始。所以風

化天下。而正夫婦。故周公作樂。用之鄉人。焉。且

之邦國焉。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后妃夫人。侍御於

其君子。女史歌之。以節義序。故耳射禮。天子以騶

虞。諸侯以貍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芣爲節。今無

貍首。周衰。諸侯並僭而去之。孔子錄詩。不得也。爲

禮樂之記者。從後存之。遂不得其次序。周公封魯

死。謚曰文公。召公封燕。謚曰康公。元子世之。其

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

問者曰。周南召南之詩。爲風之正經。則然矣。自此

周詩嫡家

卷之一

周召譜

之後。南國諸侯。政之興衰。何以無變風。答曰。陳諸

國之詩者。將以知其缺失。省方設教。爲黜陟。時徐

及吳楚僭號。稱王。不承天子之風。今棄其詩。夷狄

之也。其餘江黃六夢之屬。既墜陷於彼俗。又亦小

國。猶邪勝紀莒之等。夷其詩。蔑而不得列於此。

周南

傳文王之妃。妣氏。思得淑女。以共內職。賦關雎。子曰。

關雎哀而不傷。樂而不淫。能正其心。則無怨嫉邪

辟之思。心正而身修。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國

治而天下平。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其奏樂也。必

歌關雎以亂之。所以風天下也。詩之義六。一曰風。

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正。六曰頌。關雎兼比。

興以賦而為風之首焉。是王化之本也。測此詩說。

者不一。朱子直以為宮中之人。美淑女而作。即以

淑女為淑女矣。乃傳謂淑女為淑女而作。今直以

此詩傳文求之。自子曰以下。皆為孔子之言。而所

謂能正其心。則無怨嫉邪僻之思云云。似明為淑

氏之求淑女而發。則所謂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

傷。無乃謂淑女所作之詩乎。且由詩文而細釋之。

當時為文王求淑女。思似氏友。似氏樂。似氏者何。

樂詩篇家

卷之十一

風

三

關雎

人。不如說作似氏為文王求淑女。思淑女。友淑女。

樂淑女者之為明白。直截也。求之不得。則無以共

內職。故哀其哀也。何傷。求而得之。則有以共內職。

故樂。其樂也。何淫。不傷。不淫。具于關雎之詩見之。

故曰關雎后妃之德也。

序關雎

后妃之德也

鄭箋關雎舊解云。三百一十一篇。

詩。並是作者自為名。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

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鄭箋風之始。

此風謂十五國風。風是諸侯政教也。下云所以風

天下。論語云君子之德風。並是此義。風。風也。教也。

風以動之。教以化之。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

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駟虞之

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鄭箋

自從也。從北而南。謂其化從岐周被江漢之域也。

先王斥大王王季。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

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

也。鄭箋哀。蓋字之誤也。當為衷。衷謂中心怨之。無

傷善之心。謂好速也。

樂詩篇家

卷之十一

風

四

關雎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毛傳。雎。雎也。關。和聲也。雎。鳩。王

雎也。鳥擊而有別。水中可居者曰洲。后妃說樂。君子

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慎因幽深。若關雎之有

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

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鄭

箋。摯之言至也。謂王雎之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毛傳。窈窕。幽閒也。淑。善。逑。匹也。

言后妃有幽閒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為君子

之好匹。鄭箋。怨。摯曰化。言后妃之德和諧。則幽閒處

深宮貞專之善女。能為君子和好。舉妾之怨者。言皆

化。后妃之德。不嫉妬。謂三夫人以下。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毛傳荇接余也。流求也。后妃有

闕離之德。乃能共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也。鄭箋差

右助也。言后妃將共荇菜之菴。必有助而求之者。言

三夫人九嬪以下。皆樂后妃之事。窈窕淑女。寤寐求

之。毛傳寤覺寐寢也。鄭箋言后妃覺寐。則常求此賢

女。欲與之共已職也。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毛傳服思

之也。鄭箋服事也。求賢女而不得。覺則思已職事。當

誰與共之乎。悠哉悠哉。輾轉反側。毛傳悠思也。鄭箋

思之哉。思之哉。言已誠思之。臥而不周曰輾。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鄭箋言后妃既得荇菜。必有助

傳詩炳家 卷之一 關雎 五

而采之者。窈窕淑女。琴瑟友之。毛傳宜以琴瑟友樂

之。鄭箋同志為友。言賢女之助后妃共荇菜。其情意

乃與琴瑟之志同。共荇菜之時樂必作。參差荇菜。左

右采之。毛傳毛擇也。鄭箋后妃既得荇菜。必有助而

擇之者。窈窕淑女。鐘鼓樂之。毛傳德盛者宜有鐘鼓

之樂。鄭箋琴瑟在堂。鐘鼓在庭。言共荇菜之時。上下

之樂皆作。盛其禮也。

關雎三章。一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鄭五章章四

句。思按歐陽永叔云。魯齊韓三家。皆以關雎為虞

王政衰之詩。呂東萊曰。關雎正風之首。三家者乃

以為刺。漢書杜欽傳曰。佩玉晏鳴。關雎刺之。漢明

帝詔曰。應門失守。關雎刺世。蓋襲三家之說。漢去

古未遠。何其舛也。及讀范曄後漢書皇后紀論。有

云。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既仍

用小序之語。後復云。康王說朝。關雎作諷。注云。康

王晚朝。內人誦關雎詩以諷。兩說同述。而不悖。

晚朝。即佩玉晏鳴之謂。然所謂康王政衰而刺

者。乃誦文王時此詩。以為刺。其說必有所本。非因

刺康王而始作也。世明也。向來儒宗自誤。認耳

今傳與序本自了然。明為淑妃之求淑女而作。毛

傳詩炳家 卷之一 關雎 六

鄭釋之。所似詩人美淑女。淑女。然意不甚相

遠也。朱子直以淑妃為淑女。而宮中之人。亦淑友

樂之。夫淑妃未得。則洽陽渭涘。何緣夢寐相尋。既

得。則正位中宮。名位殊絕。三夫人以下。皆其所統

豈提抱之。女姓宮中。何物老婢。乃獨儼然愛字。若

尊長。親暱如倫輩。而寄之歡咏。遂為風之始。那悲

非姜女大任尚存。作不得如此。聲口也。學者選當

于詩序。開融而會之。思過半矣。獨鄭氏謂琴瑟鐘

鼓。皆因祭共荇菜而樂作。則似與友樂之義。少隔

毛氏不爾也。識者參之。

傳大奴將歸寧而賦葛覃子曰貴而能勤富而能儉

疏而能孝可以觀化矣續說歸寧者古者諸侯之

女嫁于諸侯父母在則歲歸寧

序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

之事躬儉節用服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

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鄭箋躬儉節用由於師

傳之也而後言尊敬師傅者欲見其性亦自然可

以歸安父母言嫁而得意猶不忘孝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毛傳覃也覃延也葛

所以為緝裕女功之事煩辱者施於也中谷谷中也

備詩補家 卷之一 國風 七

萋萋茂盛貌鄭箋葛者婦人之所有事也此因葛之

性以興焉興者葛延蔓于谷中喻女在父母之家形

體浸浸日長大也萋萋然喻其容色美盛也黃鳥

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毛傳黃鳥搏黍也灌木叢

木也喈喈和聲之遠聞也鄭箋葛延蔓之時則搏黍

飛鳴亦因以興焉飛集灌木與女有嫁于君子之道

和聲之遠聞典女有才美之稱達于遠方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毛傳莫莫成就之貌

鄭箋成就者其可采川之時是刈是漉為緝為浣服

之無斁毛傳漉漉之也精曰漉漉曰浣服也古者

王后繼玄統公侯夫人加紘緹卿之內子為大帶命

婦服祭服士妻朝服庶士以下各衣其六鄭箋服整

也女在父母之家未知將所適故習之以緝裕煩辱

之事乃能整治之無厭倦是其性貞專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毛傳言我也師女師也古者女

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祖廟未毀教于公堂三

月祖廟既毀教于宗室婦人謂嫁曰歸鄭箋我告師

氏者我見教告于女師也教告我以適人之道重言

我者尊重師教也公宮宗室於族人皆為貴薄汗我

私薄澣我衣毛傳汗煩也私燕服也婦人有副禕處

備詩補家 卷之一 國風 八

師以朝事舅姑接見于宗廟進見于君子其餘則私

也鄭箋煩煩擗之用功深澣謂濯之耳衣謂禕以下

至祿衣害澣害不歸寧父母毛傳害何也私服玄澣

於服宜不寧安也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鄭箋我之

衣服今者何所當見於乎何所當否乎言常自潔清

以事君子

葛覃三章章六句愚按此詩傳意極明毛鄭因序

有在父母家之語未免飾經從序俱以治葛為在

父母家而言歸反是謂嫁則下澣服又是在夫家

矣忽又粘連歸寧便禕出費解竊謂序意因末句

有享父母字便推其本知在父母家勤儉之性已
然。今貴而能如此不改則可以歸安父母在家之
志正在寧字上想出非謂治為告師俱是道父母
家事也。古人文字簡而畧少一轉後人不能通其
意而遂泥其辭頗不如朱注之直截與傳意正合
至其云已貴而能勤已富而能儉恰又適用傳中
夫子之語豈朱子自有他授與若云朱子曾見傳
本則集注凡引用經傳諸家必述其名不應直襲
孔語為己語且傳中頗有與序大異與朱暗合者
朱子疑小序已無遺力曾不聞據子貢以攻子夏
則固未之見傳也

傳周人美后妃之德終始婦道賦桃夭子曰宜其家
人而後可以教國人見君子之修其身矣
序桃天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
時國無鰥民也鄭箋老而無妻曰鰥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毛傳典也桃有華之盛者夭天
其少壯也灼灼華之盛也鄭箋典者喻時婦人皆得
以年盛時行也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毛傳之子嫁子
也于往也宜以有室家無喻時者鄭箋宜者謂男女
年時俱當

桃之夭夭有黃其實毛傳黃實貌非但有華色又有
婦德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毛傳室家猶室家也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毛傳蓁蓁至盛貌有色有德形
體至盛也之子于歸宜其家人毛傳一家之人盡以
為宜鄭箋家人猶室家也

桃夭三章章四句愚按傳以此為后妃之宜家故
篇次在此下即以螽斯多男麟趾多仁承之矣傳
之篇次有倫有序大率皆然

傳周人慶文王之多男而賦螽斯續說按大正思齊
云大奴副徵音則百斯男其多可知

序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
衆多也鄭箋忌有所諱惡于人

螽斯羽詵詵兮毛傳螽斯蝗蟻也詵詵衆多也鄭箋
凡物有陰陽情慾者無不妬忌惟螽蟻不耳各得受
氣而生子故詵詵然衆多后妃之德能如是則宜然

宜爾子孫振振兮毛傳振振仁厚也鄭箋后妃之德
寬容不嫉妬則宜女之子孫使其無不仁厚

螽斯斯斯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毛傳薨薨衆多也
繩繩成慎也

螽斯斯斯揖揖兮宜爾子孫蟻蟻兮毛傳揖揖會聚也

螽斯和集也。

螽斯三章章四句

傳周人美其公子之多仁也賦麟趾

序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

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鄭箋開

雎之時以麟為應後世雖衰猶存關雎之化者君

之宗族猶尚厥族然有似麟應之時無以過也

麟之趾振振公子毛傳與也趾足也麟信而應禮以

足至者也振振仁厚也鄭箋與者喻今公子亦信厚

典禮相應有似於麟于嗟麟兮毛傳于嗟歎辭

麟之定振振公姓毛傳定題也公姓公同姓于嗟麟

兮

麟之角振振公族毛傳麟角所以表其德也公姓公

同祖也鄭箋麟角之末有肉示有武而不用于嗟麟

兮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愚按詳序意乃似後世之詩

意謂是聖化之文達然恐不如傳之為當朱子得

之矣孔穎達謂來世之公子正謂紂時差受

傳文王遣使逮賢而囚行役之難也勞之以卷耳

序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

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

夕思念至於憂勤也鄭箋謁請也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毛傳憂者之興也采采事采之

也卷耳苓耳也頃筐畚屬易盈之器也鄭箋罷之易

盈而不盈者志在輔佐君子憂思深也嗟我懷人寘

彼周行左傳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采芻大夫

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毛傳懷思寘置行列也思君

子官賢人置周之列位鄭箋周之列位謂朝廷臣也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毛傳陟升也崔嵬土山之戴石

者虺隤病也鄭箋我我使臣也臣以兵役之事行出

傳命勤象卷之一國風士卷耳

離其列位身勤勞于山險而馬又病君子宜知其然

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毛傳姑且也人君黃金

罍永長也鄭箋我我君也臣出使功成而反君且當

設饗燕之禮與之飲酒以勞之我則以是不復長憂

思也言且者若賞功臣或多于此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毛

傳山脊曰岡玄馬病則黃兕觥角爵也傷思也鄭箋

此章為意不盡中殷勤也觥罰爵也饗燕所以有之

者禮自立司正之後旅醴必有醉而失禮者罰之亦

所以為樂

既彼祖矣。我馬瘠矣。我僕痠矣。云何吁矣。毛傳石上戴土曰祖。瘠病也。痠亦病也。吁憂也。鄭箋此章言臣既勤勞于外。僕馬皆病。而今云何。吁其亦憂矣。深對之辭。

卷耳四章章四句。愚按此詩毛鄭之說。與傳頗合。

反因序有后妃之志。及輔助君子等語。生出端緒。

將我字作三屬。似有未妥耳。凡文王之求賢勞。

使就其。后妃之輔助。而為其所志願乎。此自編詩。

者詩外歸美之意。觀免且菜苦之序。若然。不必定。

以出后妃之口。而後為其志也。其解周行。正與左。

雜詩補義 卷之一 四風 卷耳 三

氏合。蓋信古義有本。朱子直謂后妃所自作。與采。

絲等篇。同為思夫之意。則恐周行非后妃所遵。而。

更復登山飲酒。乘馬攜僕。何托言之不倫。一至于。

此。

傳文王得良臣于楚。周人美之。賦免且。

序免且。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

衆多也。

肅肅免且。椽之丁丁。毛傳肅肅敬也。免且。免且也。丁。

上。椽。椽也。鄭箋。免且之人。鄙賤之事。猶能恭敬。則。

是賢者衆多也。趙趙武夫。公侯于城。毛傳。趙趙武。貌。

于杆也。鄭箋于也。城也。皆以禦難也。此且免之人。賢者。也有武力。可任為將帥之德。諸侯可任以國守杆。城其民。折衝禦難于未然。

肅肅免且。施于中逵。毛傳。逵。九達之道。趙趙武夫。公。

侯好仇。鄭箋。怨耦曰仇。此免且之人。敵國有來侵伐。

者。可使和好之。亦言賢也。

肅肅免且。施于中林。毛傳。中林。林中。趙趙武夫。公侯。

腹心。毛傳。可以制斷公侯之腹心。鄭箋。此免且之人。

於行政代。可用為策謀之臣。使之慮無亦言賢也。

免且三章章四句。愚按傳以卷耳為求賢。故即以。

傳詩補義 卷之一 四風 免且 七

得賢之詩次之。

傳南國諸侯慕文王之德。而歸心于周。賦穆木。

序穆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鄭。

箋。后妃能和諧衆妾。不嫉妬其容貌。恒以善言逮。

下而安之。

南有穆木。葛藟荒之。毛傳。與也。南。南土也。木。下曲曰。

穆。南土之葛藟。茂盛。鄭箋。木枝以下垂之故。故葛也。

藟也。得譽而蔓之。而上下俱盛。與者。喻后妃能慰意。

下逮衆妾。使得其次序。則衆妾上附事之。而禮義亦。

俱盛。南土。謂荆揚之域。樂只君子。福履綏之。毛傳。履。

祿安也。鄭箋：如妾以禮義相與和，又能以禮樂樂其君子，使為福祿所安。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毛傳：荒，奄將大也。鄭箋：此章中設勸之意，將猶扶助也。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毛傳：繁，旋也。成，就也。

樛木三章章四句，愚按篇次山求賢得賢而諸國服也。樂只君子為文王更長。毛鄭從序說詩而君亦似不指后妃。

傳受辛無道，商人慕文王而歸之，賦汝墳。

樛木 卷之 四 五 五 樛木

序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鄭箋：言此婦人被文王之化，厚事其君子。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毛傳：遵，循也。汝，水名也。墳，大防也。枚，曰條。餘曰枚。鄭箋：伐薪于汝水之側，非婦人之

事，以言君子賢者而處勤勞之職，亦非其事。未見君子，惄如調飢。毛傳：惄，飢意也。調，朝也。鄭箋：惄，思也。未

見君子之時，如朝飢之思食。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毛傳：餘也。斬而復生曰。見君子，不我遐棄。毛傳：既已遐遠也。鄭箋：已見君子

君子反也。于已反得見，知其不遠棄我而死亡。我於思則愈，故下章勉之。

魴魚頰尾，王室如燬。毛傳：頰，赤也。魚勞則尾赤，燬，火也。鄭箋：君子仕于亂世，其顏色瘦病，如魚勞則尾赤。

所以然者，畏王室之酷烈，是時紂存，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毛傳：孔，其邇近也。鄭箋：辟此勸勞之處，或時得

罪，父母甚近，當念之以免于害，不能為疏遠者計也。汝墳三章章四句，愚按傳意，則君子蓋謂文王而不見之思慕，既見之莫幸而欣慰，經文無不合者。

傳文王化行南國，男女知禮，詩人美之，賦漢廣。測知

漢廣 卷之 四 五 五 漢廣

從篇中八箇不可字生來，只識得不可之意，禮其中矣。故後凡恣淫之事，多曰無禮，又曰不聞于禮，而昏禮之不備者，亦必曰不能其禮。

序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鄭箋：紂時澤風

倫於天下，維江漢之域，先受文王之教化。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毛傳：興也。南方之木美，喬，上竦也。思，辭也。漢上游女，無求思者。

鄭箋：不可者，本有可道也。木以高其枝葉之故，故人不得就而止息也。興者，喻賢女雖出游流水之上，人

無欲求犯理者。亦由貞潔使之然。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毛傳潛行為泳。永長方洲也。鄭箋漢也。江也。其欲渡之者。必有潛行乘洲之道。今以廣長之故。故不可也。又喻女之貞潔。犯禮而往。將不至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毛傳翹翹新貌。錯。雜也。鄭箋楚雜薪之中。尤翹翹者。我欲刈取之。以喻采女皆貞潔。我又欲取其尤高潔者。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毛傳秣。養也。六尺以上曰馬。鄭箋之子。是子也。謙不敢斥其適已。於是子之嫁。我願秣其馬。致禮儀。示有意焉。漢

傳詩新義 卷之十四 四風 十七 漢廣

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翹翹錯薪。言刈其楚。毛傳楚。草中之翹翹然。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毛傳五尺以上曰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漢廣三章章八句

傳文王之時。萬民和樂。童兒歌。賦采芣。

序采芣。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鄭箋天

下和政教乎也。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毛傳采采。非一辭也。芣苢。馬島

馬島。車前也。宜懷如馬。薄言也。采取也。鄭箋薄言。我

薄也。采采芣苢。薄言有之。毛傳有。藏之也。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毛傳掇。拾也。采采芣苢。薄言將之。毛傳將。取也。

采采芣苢。薄言結之。毛傳結。執衽也。采采芣苢。薄言禴之。毛傳。扱社曰禴。

芣苢三章章四句。愚按從來麟趾為周南之終。以為闕睢之應。而傳獨終之以芣苢。蓋自家而國。自近而遠。自男而女。而至于童兒歌。喻治平極矣。非漫焉叙次者也。

召南

采芣 卷之十四 四風 十八 采芣

傳公子歸于諸侯。國人觀焉。賦鵲巢。謂為諸侯之女所歸也。

序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鵲巢。乃可以配焉。鄭箋。起家而居有之。謂嫁于諸侯也。夫人有均壹之德。如鵲

鳩然。而後可以配國君。維鵲有巢。維鳩居之。毛傳與也。鳩。鳩也。結。鞠也。鵲。鵲不自為巢。居鵲之成巢。鄭箋。鵲之作巢。冬至架之。至

春乃成。猶國君積行累功。故以與焉。與者。鳩鳩。因鵲成巢而居有之。而有均壹之德。猶國君夫人來嫁。居

君子之室德亦然。室燕寢也。之子于歸，百兩御之。毛傳：百兩，百乘也。諸侯之女嫁于諸侯，送御皆百乘。鄭箋：之子，是子也。御，迎也。是如鳩鳩之子，其往嫁也。家人送之，迎之，車皆百乘，象有百官之盛。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毛傳：方，有之也。之子于歸，百兩御之。毛傳：將之，毛傳：將送也。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毛傳：盈，滿也。鄭箋：滿者，言象勝姪婦之多。之子于歸，百兩成之。毛傳：能成百兩之禮也。鄭箋：是子有鳩鳩之德，宜配國君，故以百兩之禮送迎成之。

傳詩精義

卷之一 國風

十九

鵲巢

鵲巢三章，章四句。愚按：鳩之類非一，今以物理驗之，則奪鵲巢之鳩，乃鸚鵡耳。鳩，即布穀，固自能為巢者。序及毛鄭皆以鳩鳩為鳩，何也？朱子於此不注鳩，而於鳩鳩則詳之，亦有見于此耳。

傳：諸侯之夫人，勤于親織，賦采芣。

序采芣，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祀，則不失職矣。

鄭箋：木祭祀者，采芣之事也。不失職者，夙夜在公也。

于以采芣，于沼于沚。毛傳：芣，芣蒿也。于，於沼池。沚，渚也。公侯夫人執芣，采以助神，享德與信，不求備焉。沼

沚，溪澗之州，猶可以薦。王后則持芣也。鄭箋：于以猶言往以也。執芣菜者，以豆薦芣，于以用之。公侯之事，毛傳：之事，祭事也。鄭箋：言夫人於君祭祀而薦此豆也。

于以采芣，于澗之中。毛傳：山夾水曰澗。于以用之，公侯之宮。毛傳：宮，廟也。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毛傳：被，首飾也。僮僮，竦敬也。夙，早也。鄭箋：公，事也。早夜在事，謂視濯漚饋饗之事。禮記：主婦髮髻，被之祁祁。薄言還歸。毛傳：祁祁，舒遲也。去事有儀也。鄭箋：言我也。祭事畢，夫人釋祭服而去。

傳詩精義

卷之一 國風

二十

采芣

髮髻其威儀，祁祁然而安舒，無罷倦之失。我還歸者，自廟反其燕寢。

采芣三章，章四句。愚按：朱注或人之解，正與傳同。

傳：諸侯之夫人，終容其媵也。賦江有汜。

序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媵能悔過也。文王之時，

江沚之間，有媵不以媵備數，媵過勞而無怨，媵亦自悔也。鄭箋：勤者，以已安媵而不得，心望之。

江有汜，毛傳：汜，決復入為汜。鄭箋：與者，喻江水大也。水小，然得並流，似媵，媵宜俱行之。子歸，不我以，不

我以，其後也。悔，毛傳：媵能自悔也。鄭箋：之子，是子也。

是子謂婦也婦人謂嫁曰歸以猶與也

江有渚毛傳渚小洲也水岐成渚鄭箋江水流而渚留是猶與已異心使已獨留不行之子歸我與不

我與其後也處毛傳處止也鄭箋婦悔過自止

江有沚毛傳沚江之別者鄭箋岷山道江東別為沚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嗚也狀涕泣感口而出

聲婦有所思而為之既覺自悔而歌歌者言其悔過以自解說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傳大夫貞而能儉忠乎公室國史美之賦羔羊

傳謂婦家

卷之一 國風

子

江有沚

序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

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鄭箋鵲巢之君積行累功以致此羔羊之化在位卿大夫競相切化皆如

此羔羊之人

羔羊之皮素絲五紵毛傳小曰羔大口羊素白也紵

數也古者素絲以美裘不失其制大夫羔裘以居退舍自公委蛇委蛇毛傳公公門也委蛇行可從迹也

鄭箋退舍謂減膳也自從也從於公謂正直順於事也委蛇委蛇自得之貌節儉而順心志定故可自得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紵毛傳革猶皮也絨縫也委蛇委蛇自公退食鄭箋自公退食猶退食自公

羔羊之縫素絲五紵毛傳縫言縫殺之大小得其制總數也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羔羊三章章四句

傳丙子勤于祭祀國史美之賦采蘋藉說丙子卿大夫之妻也

夫之妻也

序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

祖共祭祀矣鄭箋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

執麻泉治絲繭織組紉學女事以其衣服觀於

傳謂婦家

卷之一 國風

子

羔羊

祭祀納酒漿蕝豆菹醢禮相助奠十有五而笄二十而嫁此言能循法度者今既嫁為大夫妻能循

其為女之時所學所觀之事以為法度于以承蘋南澗之漬于以承藻于彼行潦毛傳蘋大

萍也漬屋也藻聚藻也行潦流潦也鄭箋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

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之祭牲用魚芼用蘋藻所以成婦順也此祭女所自出也法度莫大乎門

教是又祭以成之故東以言焉蘋之言賓也藻之言潔也婦人之行尚柔順自潔清故取名以為戒

也

按毛傳云風行采蘋承蘋有行采蘋也鄭箋也

按毛傳云此羔羊有德及以為魯見周禮魯公于傳法當鄭志

按左傳行
宗室之類
祭也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毛傳方曰
筐。圓曰筥。湘。亨也。錡。釜屬。有足曰錡。無足曰釜。鄭箋
亨。蕝藻者。於魚漚之中。是銅羹之毛。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毛傳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前也。
大夫士祭於宗室。奠于牖下。鄭箋。牖下。戶牖間之前。

祭不呼室中者。凡昏事于女。禮設几筵于戶外。此其
義也。與宗子主此祭。維君使有司為之。誰其尸之。有

齊季女。毛傳尸。主齊敬季少也。蕝藻。薄物也。澗漚。至
質也。筐。錡釜。頤質也。少女。微主也。古之將嫁女者。

必先禮之於宗室。牲用魚。毛之以蕝藻。鄭箋。主設羹
饋。謂猶家。卷之一 四風 采芣

者季女則非禮也。女將行。父禮之。而侯迎者。蓋母薦
之無祭事也。祭事主婦設羹。教成之祭。更使季女者。

成其婦禮也。季女不主魚。魚俎實男子設之。其案盛
蓋以黍稷。

采芣三章。章四句。愚按傳序同古序。所謂循法度
者。正采盛。湘奠之序。即傳之言物也。毛鄭止。四季

女。一女子。遂謂是為女子。時教成之祭。則所謂大
大妻云云者。反是。詩外。前推他日嫁後事。非詩中
所有。亦牽強矣。王肅云。此篇所陳。皆是大夫妻助
六氏之祭。其說合于序。朱子從之。為是。

傳召公宣布王命。諸侯服焉。賦殷其雷。測往來宣布

去此之彼。無少休息。故曰何斯遠斯。莫敢或違。歸
哉歸哉。當曰吾其歸之哉。吾其歸之哉。蓋以其振

振也。斯與君子皆公也。
厚殷其雷。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
處。其室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鄭箋。召南大夫。召

伯之屬。遠行。謂使出外。畿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毛傳。殷。雷聲也。山南曰陽。雷由
地奮震。驚百里。山。山雲。以潤天下。鄭箋。雷以喻號

令於南山之陽。又喻其在外也。召南大夫。以王命施
韓詩蒹葭 卷之一 四風 采芣

號。今于四方。猶雷殷殷。然發聲于山之陽。何斯遠斯
莫敢或違。毛傳。何。此君子也。斯。此。違。去。違。暇也。鄭箋

何。乎。此君子適居此。復去此。轉行遠。從事於王所命
之方。無敢或閒。暇時。閔其勤勞。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毛傳。振振。信厚也。鄭箋。大夫信厚之君子。為君使。功
未成。歸哉。歸哉。勸以為臣之義。未得歸也。

殷其雷。在南山之側。毛傳。亦在其陰。與左右也。何斯
遠斯。莫敢或違。毛傳。息止也。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雷。在南山之下。毛傳。或在。其下。鄭箋。下。謂山足
何斯遠斯。莫敢或違。毛傳。處居也。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哉

殷其雷三章章六句

傳南國之大夫聘于京師。睹召公而歸心焉。賦艸蟲。

測草蟲阜螽采薇采薇昔其聘時在道所觸所遭

者也

序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嘒嘒草蟲。趯趯阜螽。毛傳與也。嘒嘒聲也。草蟲常羊

也。趯趯躍也。阜螽螿也。卿大夫之妻待禮而行。隨從

君子。鄭箋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異種同類。猶男女

嘉時以禮相求呼。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毛傳忡忡猶

傳詩歸家

卷之一 國風

五

衡衝也。婦人雖適人有歸宗之義。鄭箋未見君子者

謂在塗時也。在塗而憂。憂不當。君子無以寧父母。故

心衝衝然。是其不自絕于其族之情。亦既見止。亦既

覯止。我心則降。毛傳覯。辭也。既遇降下也。鄭箋既見

謂已同牢而食也。既覯謂已昏也。始者憂於不當。今

君子待已以禮。廢自此可以寧父母。故心下也。易曰。

男女配精。萬物化生。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毛傳南山周南山也。薇。鼈也。鄭

箋言我也。我采者在塗而見采鼈菜者得其所欲得

猶已今之行者欲得禮以自喻也。未見君子憂心惓

惓。毛傳惓惓憂也。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毛傳薇菜也。未見君子我心傷

悲。毛傳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火。思相離也。鄭箋維父

母思已。故已亦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鄭箋夷平也。

草蟲三章章七句。愚按車牽亦有鮮我覯爾。則知

覯止之為昏禮中字法也。

傳小臣奉使而勤勞于公賦小星。

序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

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鄭箋以色曰妬

傳詩歸家

卷之一 國風

五

小星

以行曰忌。命謂命貴賤。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毛傳嘒微貌。小星衆無名者。三

心五嘒四時更見。鄭箋衆無名之星。隨心嘒在天。猶

諸妾隨夫人。以次序進御于君也。心在東方。三月時

也。嘒在東方。正月時也。如是終歲列宿更見。肅肅宵

征。風夜在公寔命不同。毛傳肅肅疾貌。宵夜征行寔

是也。命不得同於列位也。鄭箋風早也。謂諸妾肅肅

然夜行。或早或夜在於君。所以次序進御者。是其禮

命之數不同也。凡妾御於君不當夕。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毛傳參代也。昴留也。鄭箋此言

衆無名之星。亦隨伐留在天。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毛傳衾被也。裯裯被也。猶若也。鄭箋裯。牀帳也。諸妾夜行。抱衾與牀帳。待進御之次序。不若亦言尊卑異也。

小星二章章五句。

傳虞人克舉其職。國史美之。賦鄒虞。續說虞人掌咬獵之官。鄒其姓。虞其官也。

序騶虞。鵠巢之應也。鵠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

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

如騶虞。則王道成也。鄭箋應者。應德自遠而至。

傳詩篇家

卷之一 國風

騶虞

騶虞

彼茁者葭。毛傳茁出也。葭。蘆也。鄭箋記蘆始出者。著

春田之早晚。壹發五祀。毛傳豕化曰祀。虞人翼五祀

以待公之發。鄭箋君射一發而翼五祀者。戰禽獸之

命必戰之。仁心之至。于嗟乎騶虞。毛傳騶虞義獸

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鄭箋于

嗟者美之也。

彼茁者蓬。毛傳蓬艸名也。壹發五豨。毛傳一歲曰豨。

鄭箋豕生二曰豨。于嗟乎騶虞。

騶虞二章章三句。愚按騶虞之爲獸。惟周書王念

及陸機草木疏云然。故毛氏引之。然爾雅釋獸無

騶虞。而周禮有騶人。虞人。諸儒以騶虞爲官者多矣。與傳說正合。但傳中騶字從鄒。或古字異文。或篆書誤譌。而續說乃云鄒姓虞官。則未敢許也。

按周文雅
長女子以
時擇配

傳召南之人安于治。□□□時擇配。賦標有梅。

得以及時也。

標有梅。其實七分。毛傳典也。標。落也。盛極則墜落者

梅也。尚在樹者七。鄭箋典者。梅實尚餘七。未落。喻始

衰也。謂女二十春盛而不嫁。至夏則衰。求我庶士。迨

其吉兮。毛傳吉善也。鄭箋我。我當嫁者。庶衆。迨。及也。

傳詩篇家

卷之一 國風

天

標梅

求女之當嫁者之衆士。及其善時善時。謂年二十

雖夏未大衰。

標有梅。其實三分。毛傳在者三也。鄭箋此夏將晚。梅

之墜落差多。在者餘三耳。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毛傳

今。急辭也。

標有梅。項筐堅之。毛傳堅取也。鄭箋項筐取之。謂夏

已晚。項筐取之於地。求我庶士。迨其謂之。毛傳不待

備禮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

行之者。所以蕃育人民也。鄭箋謂勤也。女年二十而

無嫁端。則有勸望之憂。不待禮會而行之者。謂明年

仲春不待以禮會之也時禮雖不備相奔不禁

標有梅三章章四句

傳整人求昏而不能其禮女氏拒之賦整有死麋續

說女氏謂女之父

序野有死麋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滂

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鄭箋無禮

者為不繇媒妁雁幣不至切會以成昏謂射之世

野有死麋白茅包之毛傳郊外曰野包裹也凶荒則

殺禮猶有以將之野有死麋萃田之獲而分其肉白

茅取潔清也鄭箋亂世之民貧而彊暴之男多行無

禮故貞女之情欲令人以白茅裹束野中田者所分

麋肉為禮而來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毛傳懷思也春

不暇待秋也誘道也鄭箋有貞女思仲春以禮與男

會吉士使媒人道成之疾時無禮而言然

林有樛櫨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毛傳樛櫨小木也野

有死鹿廣物也純束猶包之也鄭箋樛櫨之中及野

有死鹿皆可以白茅包裹束以為禮廣可用之物非

獨廣也純讀如也毛傳德如玉也鄭箋如

玉者取其堅而潔白

舒而脫脫兮毛傳舒徐也脫脫舒遲也鄭箋貞女欲

舒而脫脫兮毛傳舒徐也脫脫舒遲也鄭箋貞女欲

吉士以禮來脫脫然舒也又疾時無禮彊暴之男相

切會無感我悅兮毛傳感動也脫脫舒也鄭箋奔走

失節動其佩飾無使尤也吠毛傳尤狗也非禮相陵

則狗吠

野有死麋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章三句

傳整人強昏不得而謀女氏終拒之賦行露

序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族微貞信之教興彊暴

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鄭箋衰亂之俗微真信之

教典者此殷之末世周之感德當文王與紂之時

厭泄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毛傳與也厭泄濕意

也行道也豈不言有是也鄭箋夙早也厭泄然濕道

中始有露謂二月中嫁取時也言我豈不知當早夜

成昏禮與謂道中之露人多故不行耳今彊暴之男

以此多露之時禮不足而強求不度時之可不故云

然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行事必以

昏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

毛傳不思物變而推其類雀之穿屋似有角者速召

獄也鄭箋女女彊暴之男變異也人昔謂雀之穿

屋似有角彊暴之男召我而獄似有室家之道于我

屋似有角彊暴之男召我而獄似有室家之道于我

也物有似而不同雀之穿屋不以角乃以喙今彊暴之男召我而獄不以室家之道于我乃以侵陵物與事有似而非者士師所常審也雖速我獄室家不足毛傳昏禮紉帛不過五兩鄭箋幣可備也室家不足謂媒妁之言不和六禮之末強委之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

毛傳墉墻也視墻之穿推其類可謂鼠有牙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毛傳不終從不棄禮而隨此彊暴之男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六句愚按此二篇相次以為一事大似有理且即屬之標梅之後其意

傳詩補家 卷之一 國風 至 行露

深矣女氏玩詩詞即謂女子續說謂女父恐未然

傳召康公勤于勞民燕人懷之賦甘棠測召公封于

非燕留周佐政食邑於召故其長子繼燕支子繼

召當其分布王命巡行諸國必首及燕故有此詩

此蓋燕詩而繫于召也後李德裕宋齊丘論有曰

燕人之思召伯甘棠勿剪楚人之懷叔子望碑墮

淚其必有得于此乎

序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鄭箋召伯姬

姓名與食采於召作上公為三伯後封于燕此美

其為伯之功故言伯云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爰左傳思其人猶愛其

樹毛傳蔽芾小貌甘棠杜也剪去伐擊也爰草舍也

鄭箋召伯聽男女之訟不重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

下而聽斷焉國人被其德說其化思其人敬其樹

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烈毛傳烈息也

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說毛傳說令也鄭箋拜

之言拔也

甘棠三章章三句愚按傳以此篇終召南其義深

長矣向彼穠矣一篇朱子原以為不可曉而闕疑

今傳本召南無之而却見于士風使朱子知此疑

當水釋矣 卷之一 國風 至 甘棠

當水釋矣

聖門傳詩嫡家卷之二

吳興凌濂初輯

國風

魯頌譜

魯者少昊摯之墟也。國中有大庭氏之庫。則大庭氏亦居茲乎。在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于魯。其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野。自後政衰。國事多廢。十九世至僖公。當周惠王襄王時。而遵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牧于桐野。尊賢。豫士。修泮宮。守禮教。僖十六年冬。會諸侯于淮上。謀東略。公遂伐淮夷。僖二十年。新作南門。又修姜嫄之廟。至於復魯制。未備而薨。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作其頌。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初。成王以周公。有太平制典法之勳。命魯郊祭。天三望。故。花子錄其詩之頌。同於王者之後。問者曰。列國作詩。未有請于周者。行父請之何也。曰。周尊魯。巡狩述職。不陳其詩。至於臣頌君功。樂周室之閒。是以行父請焉。周之不陳其詩者。為優耳。其有大罪。侯伯監之。行人書之。亦示覺焉。

魯測魯無風。且有頌。疑者所從來矣。說者以為時王衰。周公之後。比于先代。故巡狩不陳其詩。而其

魯頌譜

卷之二 國風

十

魯頌譜

篇第不列于太師之職。夫太師誠以魯為聖人之

後。不陳其詩。則陳亦聖人之後。何以又陳其詩。又

謂夫子有所諱而削之。夫魯變至道。其風何可諱

者。甚至又以為夫子魯人。故諱魯詩而削之。夫子

亦周人也。何以不削周詩。豈周詩遂無可諱者耶。

種種之疑。每求之不得其解。今讀傳列魯於二南

之後。首周公諸詩。而駟駟諸篇次第級焉。乃知魯

初未嘗無風也。以有頌故無風也。亦初未嘗有頌

也。以無風故有頌也。將併邠之不宜為國風。而詩

之不宜附邠者。俱為爽然。一無所疑矣。

魯頌譜

卷之二 國風

二

鳴鶉

傳周公孫於魯。殷人畔。公憂王室。勸王修政。以備之

賦。鳴鶉。測此詩。作于居東之時。而非作于東征之

時。所謂東者。魯也。魯原是公之封國。因有流言。辟

居封國。

序。鳴鶉。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

以遺王。名之曰鳴鶉焉。鄭箋。未知周公之志者。未

知其欲攝政之意。

鳴鶉。鳴鶉。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毛傳。與也。鳴鶉。鶉。鶉

也。無能毀我室者。攻堅之故也。寧亡二子。不可以毀

我周室。鄭箋。重言鳴鶉者。相述其意之所欲言。丁寧

之也。室，猶巢也。鴟鵂言已取我子者，幸無毀我巢之也。巢，積日累功，作之甚苦，故愛惜之也。時周公竟武王之喪，欲攝政成周道，致太平之功，管叔蔡叔等流言云：「公將不利于孺子。」成王不知其意，而多罪其屬黨。與者，喻此諸臣乃世臣之子孫，其父祖以勤勞有此官位土地，今若誅殺之，無絕其官位，奪其土地，王意欲誅之，此之由然。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毛傳：「恩，愛也。鬻，病也。雅，子成王也。鄭箋：鴟鵂之意，殷勤於此，雅子當哀閔之。此取鴟鵂子者，雅子也。以喻諸臣之先臣亦殷勤於此，成王亦宜哀閔之。」

傳詩爾家 卷之二 四風 鴟鵂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繭戶。毛傳：「迨，及也。徹，剝也。桑土，桑根也。鄭箋：綢繆，猶纏綿也。此鴟鵂自說作巢至苦如是，以喻諸臣之先臣亦及文武未定天下，積日累功，以固定此官位與土地，今女下民，或敢侮予。鄭箋：我至苦矣。今女我巢下之民，寧有敢侮慢欲毀之者乎。意欲悲怒之，以喻諸臣之先臣固定此官位土地，亦不欲見其絕奪。」

予手拮据，予所將茶，予所蓄租，予口卒瘁。毛傳：「拮据，拮据也。茶，雀茗也。和為瘡，病也。予病口病，故能免于大鳥之難。鄭箋：此言作之至苦，故能攻堅，人不得取。」

子，曰：予未有室家。毛傳：「謂我未有室家。鄭箋：我非之至苦如是者，謂我未有室家之故。」

予羽譙譙，予尾脩脩。毛傳：「譙譙，殺也。脩脩，敵也。鄭箋：手口既病，羽毛又殺，敵言已勞苦其子室。」

予室翹翹，風雨所飄搖。予維音嘒嘒。毛傳：「翹翹，危也。嘒嘒，懼也。鄭箋：巢之翹翹而危，以其所托枝條弱也。以喻今我子孫不肖，故使我家道危也。風雨喻成王也。音嘒嘒然，恐懼告愬之意。」

鴟鵂四章章五句。愚按：傳意是管蔡流言，武庚方叛之時，周公居東所作，其所云憂王室，勸修政者，具見篇中。與序云：周公救亂者正合。則既取我子者，乃指武庚挾管蔡同事而言也。詞音明暢，無可疑矣。獨鄭氏謂周公救其屬黨，則一篇之中，余是

對君護黨，一團私意，與憂王室者大相徑庭。安得為聖人之言，而孔子以知道贊之手，蓋鄭解全廢罪人所得，亦以罪人為周公屬黨，毋惑乎此詩之曲說誤解，以合彼也。王肅謂其有三非，當矣。即如鴟鵂，爾雅作鴟鵂，即鴟鵂。朱子謂其攫鳥子而食，故托為鳥言呼之云：「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自是明順。今作鴟鵂，自言其子與室，并作巢之勤苦。周公

傳詩爾家 卷之二 四風 鴟鵂

國文卷之九
歸魯歸三

何乃以惡鳥自况乎。毛引爾雅作鴉。謂似黃雀而小者。庶似無礙。然津宮之鴉。即又曰惡聲之鳥。當復何物耶。舊說儘有不及朱者。使朱得見于貢傳而作注。必有可觀。

傳周公帥師征殷三年克之。曰曰士賦東山。謂武王克商之後。封紂子祿父為殷公。此云征殷者。征祿父也。祿父即武庚之名。克之云者。祿父出奔。非狄管束之。白盞。管束之。因。雀。未之降。皆在其中矣。

序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

傳詩集卷之二

四風

五

東山

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閱其勞。所以說也。說

以使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鄭箋。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周公歸攝政。三監及淮夷叛。周公東伐之。三年而後歸耳。分別章意者。周公於是

思仲美而謂之。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靈雨其濛。毛傳。惓惓。

言久也。濛。雨貌。鄭箋。此四句者。序歸士之情也。我往之東。山。區。久。勞。矣。歸。又。道。過。雨。濛。濛。然。是。尤。苦。也。我

東曰歸。我心西悲。毛傳。公族有疇。公親素服。不舉樂。

如其倫之喪。鄭箋。我在東山。常曰歸也。我心則西念而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毛傳。士。事。枚。微也。鄭箋。勿。猶無也。女制彼裳衣。而未謂其服也。亦初無行陳。行枚之事。言初定也。春秋傳曰。善用兵者不陳。蜩蝻者。蠍。烝在桑野。毛傳。蜩。蝻。親。桑。蟲。也。烝。真也。鄭箋。蜩。蝻。然。特。行。久。處。桑。野。有。似。勞。苦。者。古。者。聲。寘。填。塵。同也。敦彼獨宿。亦在車下。鄭箋。敦。敦。然。獨。宿。于。車。下。此。誠。有。勞。苦。之。心。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明。唯。鹿。場。熠。燿。宵。行。毛傳。果臝。括。樓。也。伊威。委。萎。也。蠨蛸。長。踦。也。叮。嚙。虎。迹也。熠燿。燐。也。熒。螢。火。也。鄭箋。五。物。者。家。無。人。惘。然。令人感思。不可畏也。伊可懷也。鄭箋。伊。當。作。繫。繫。猶。是也。懷。思。也。室。中。久。無。人。故。有。此。五。物。是。不。足。可。畏。乃。可。為。憂。思。

傳詩集卷之二
四風
六
東山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鶴鳴于垤。婦歎于室。洒掃穹窒。我征聿至。毛傳。垤。壘。塚。也。將。陰。雨。則。穴。處。先。知。之。矣。鶴。好。水。長。鳴。而。喜。也。鄭箋。鶴。才。鳥也。將。陰。雨。則。鳴。行。者。於。陰。雨。尤。苦。婦。念。之。則。歎。於。室也。穹。窮。室。寒。洒。灑。掃。也。穹。窒。窟。穴。也。而。我。君。子。

乃可為憂思。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鶴鳴于垤。

婦歎于室。洒掃穹窒。我征聿至。毛傳。垤。壘。塚。也。將。陰。雨。則。穴。處。先。知。之。矣。鶴。好。水。長。鳴。而。喜。也。鄭箋。鶴。才。鳥也。將。陰。雨。則。鳴。行。者。於。陰。雨。尤。苦。婦。念。之。則。歎。於。室也。穹。窮。室。寒。洒。灑。掃。也。穹。窒。窟。穴。也。而。我。君。子。

室也。穹窮室寒。洒灑掃也。穹窒。窟穴也。而我君子。

行役述其日月今且至矣言婦望也有敦瓜苦

粟薪毛傳敦猶專專也。丞，衆也。言我心苦事又苦也。鄭箋此又言婦人思其君子之居處專專如瓜之繫

綴焉瓜之澣有苦者以喻其心苦也。丞，磨。粟，析也。言

君子又久見使析薪于車尤苦也。古者聲粟裂同也。白我不見于今三年。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鄭箋凡先

著此四句者皆為序歸士之情倉庚于飛熠燿其羽

也歸士始行之時新合昏禮今還故極序其情以樂

其禱九十其儀毛傳禱婦人之禱也。毋戒女，施衿結

中之九十其儀言丁寧之多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今則久矣不知其如何也又極序其情樂而賦之

東山四章章十一句

傳周公居於魯魯人觀焉賦狼跋

不知周大夫美不失其聖也鄭箋不失其聖者聞

流言不惑王不知不怨終立其志成周之王功致

太平復成王之位又為之大師終始無愆聖德著

狼跋其胡載寔其尾毛傳與也。跋，躡也。躡，路也。老狼有

胡進則躡其胡退則路其尾進退兩難然而不失其

位而老成王又留之其如是聖德無玷缺公孫碩膚

赤舄幾幾毛傳公孫成王也。幽公之孫也。碩，人。膚，美

也。赤舄，人君之盛履也。幾幾，狗貌。鄭箋公周公也。孫

請如公孫于齊之孫孫之言遜遁也。周公攝政七年

致太平復成王之位遜遁辟此成功之大美欲老成

王又留之以為大師赤舄幾幾然

狼定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毛傳瑕，過

也。鄭箋不瑕言不可瑕庇也

成王之大美乎。公室爲周公。箋義爲長。然箋以公孫爲復成王之位而欲老。則又不如若魯之爲長也。

傳周公歸於周。魯人欲留之。爲賦九罭。

序九罭。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九罭之魚。鱒也。毛傳。鱒也。九罭。殺罭。小魚之網也。鱒

物各有器也。與者喻王欲迎周公之來。當有其禮。我

觀之子。袞衣繡裳。毛傳。所以見周公也。袞。求衣。龍也。

鄭箋。王迎周公。當以上公之服。行見之。

相詩補箋 卷之三 國風 九 九罭

鴻飛遵渚。毛傳。鴻不宜循渚也。鄭箋。鴻。大鳥也。不宜

與鳧鷖之屬。飛而循渚。以喻周公。今與凡人處東都

之邑。失其所也。公歸無所。於女信處。毛傳。周公未得

禮也。再宿曰信。鄭箋。信。誠也。時東周之人。欲公留不

去。故曉之云。公西歸而無所居。則可就女誠處。是東

都也。今公當復其位。不得留也。

鴻飛遵陸。毛傳。陸。非鴻所安止。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毛傳。宿。宿處也。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毛傳。無與公歸之道

也。鄭箋。是以東都也。東都之人。留周公留之爲君。故

云是以有袞衣。謂成王所齎來袞衣。願其封周公于

此以袞衣命留之。無以公西歸。無使我心悲兮。鄭箋

周公西歸。西歸而東都之人悲。思德之愛至深也。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三句。思按詩。宜爲一

人之詞。朱子所注。正與傳意合。即如序云。周大夫

刺朝廷之不知。夫周大夫設爲東人。願留公之言

便是美周公。便是刺朝廷之不知矣。毛必欲以迎

周公未得禮。強合朝廷不知句。鄭又忽爲曉喻東

人。忽爲東人自言。未免乖離不一。甚不如朱注爲

得。

傳周人思周公而賦伐柯。測周公居東時。周人思之

也。首章言周之不可無公。後章言欲公之歸。亦非

難事。

序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鄭箋。成

王既得雷。而大風之變。欲迎周公。而朝廷羣臣。皆

惑於管蔡之言。不知周公之聖德。疑於王迎之禮

是以刺之。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毛傳。柯。斧柄也。禮義者。亦治剛

之柄。鄭箋。克。能也。伐柯之道。唯斧乃能之。此以類求

其類也。以喻成王欲迎周公。當使賢者先往。取妻如

何匪媒不得毛傳媒所以用禮也治國不能用禮

不安鄭箋媒者能通二姓之言定人室家之道以喻

王欲迎周公常先使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又先往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毛傳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

其所願乎下交乎上不遠求也鄭箋則法也伐柯者

必用柯其大小長短近取法於柯所謂不遠求也王

欲迎周公使還其道亦不遠人心是以知之我觀之

子邊豆有踐毛傳踐行列貌鄭箋觀見也之子是子

斤周公也王欲迎周公當以饗燕之饌行至則歡樂

以說之

傳詩鄭家 卷之五 國風 五 伐柯

伐柯二章章四句愚按二章一體則之子自應指

妻以承上文豈得忽正指周公

傳周人口賦破斧

序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鄭箋惡四國

者惡其流言毀周公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毛傳隋登曰斧斨斨民之用也

禮義國家之川也鄭箋四國流言既破毀我周公又

損傷我成王以此二者為大罪周公東征四國是皇

毛傳四國管蔡商奄也皇巨也鄭箋周公既反攝政

東伐此四國誅其君罪正其民人而已哀我人斯濟

孔之將毛傳將大也鄭箋此言周公之哀我人民其

德亦甚大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毛傳斨屬曰斨周公東征四國

是吡毛傳吡化也哀我人斯亦孔之嘉鄭箋嘉美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毛傳木屬曰斨周公東征四國

是道毛傳道固也鄭箋道欽也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毛傳休美也

破斧三章章六句愚按以上六詩皆周公之詩其

為魯風至矣然左傳季札見歌而曰美哉樂而不

淫其周公之東乎則又原為商風何也豈季札所

聞猶是夫子未正樂之先魯大師之誤而此之屬

魯乃是雅頌得所之後乎七月一篇為小雅魯頌

諸篇為魯頌明是雅頌得所也六詩序次若東魯

王室東征勞歸士魯人觀周公留周公周人思周

公美周公以時相次覺與舊時序次顛倒張融以

為商札誤編多其詞說者不同矣

傳傳公城楚丘以備茂史克頌之賦楚宮續說春秋

隱公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莊公十八年公

追戎於泜西拔僂公二年城楚丘以備戎也毛本

錯於衛風以為宗文公復國之詩乃承去羊之義

耳。測此即定之方中也。玩詩文末章，乃與朝思無邪。思馬斯徂等其協，則傳為可信也。

序定之方中。美術文公也。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

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

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

焉。鄭箋：春秋閔公二年冬，狄人入衛，衛懿公及狄

人戰于葵澤而敗。宋桓迎衛之遺民渡河，立戴公

以廬于漕。戴公立一年而卒，魯僖公二年，齊桓公

城楚丘而封衛於楚丘。文公立而建國焉。

左傳：僖之元年，齊桓公遷刑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

丘。邢遷如歸，衛國志亡。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

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

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毛傳：定，營室也。方中，昏正四方。

楚宮，楚丘之宮也。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鄭箋：楚宮

謂宗廟也。定，星昏中而正。于，是。可以營制宮室。故謂

之營室定昏中而正。謂小雪時，其體與東壁連。正四

方，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毛傳：揆，度也。度，日出日入以

知東西而視定，非準極。以正南。北室，猶宮也。鄭箋：楚

室，居室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大，殿庫為次，居室

為後。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毛傳：椅，梓屬。鄭

箋：爰，曰也。樹此六木于宮者，曰其長大可伐以為琴瑟。言預備也。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毛傳：虛，漕

虛也。楚丘，有堂邑者。景山，大山。京，高丘也。鄭箋：自河

以東，夾於濟水。文公將徙，登漕之虛，以望楚丘，觀其

旁邑及其丘，山密其高，下所依倚，乃後建國焉。慎之

至也。降觀于桑。毛傳：地勢空虛，可以居民。卜云：其吉

終焉，允臧。毛傳：龜曰卜。允，信。臧，善也。建國必卜之，故

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

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誅，祭祀能詔，君子能

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為大夫。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毛傳：零，落

也。倌人，主駕者。鄭箋：靈，善也。星而止，見星。夙，早也。文

公於雨下，命主駕者而止，為我晨早駕，欲往為辭，說

於桑田，教民稼穡，務農急也。匪直也人。毛傳：非徒庸

君秉心塞淵。毛傳：秉，操也。鄭箋：塞，充實也。淵，深也。驟

北三千。毛傳：馬七尺以上曰驟。驟，馬與牝馬也。鄭箋

：國馬之制，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三千四百五十六

匹。邦國六閑，馬四種，一千二百九十六匹。衛之先君

兼邠鄙而有之。而馬數過禮制。今文公減而復典。徒而能富。馬有三千。雖非禮制。因人美之。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愚按楚丘為衛城。左傳歷

有明文。詩傳乃謂為魯詩。續說引戎伐凡伯于楚

丘為証。蓋凡伯聘魯而戎伐之。則楚丘似為魯地。

因謂錯于衛風者。乃承公宰之謬。然續說引僖公

二年城楚丘。以備戎。今按在傳僖公二年春。乃正

諸侯城楚丘。而封衛也。則左傳亦豈誤耶。但春秋

經僖公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不言衛。亦不言齊。

亦不言諸侯書法。似及謂魯城之者。前後皆衛事。

傳僖公。卷之二 四風 五

並不及楚丘。豈左傳自誤。而詩傳之說。固可據耶。

序。頌。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是用。寬以

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楚魯人尊之。于是季孫行

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鄭箋。季孫行父。季文

子也。史克魯史也。

駟。駟。壯馬。在坰之野。毛傳。駟。駟。良馬。腹幹肥張也。坰

遠野也。邑外曰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鄭

箋。必牧于駟野者。遊民居與良田也。周禮曰。以官田

牛。官田。牧田。任遠郊之地。薄言駟者。有駟有皇。有

駟有黃。以車彭彭。毛傳。牧之坰野。則駟駟然。駟馬白

駟。曰駟。黃白曰皇。純黑曰駟。黃駟曰黃。諸侯六閑馬

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彭彭。言有力有

容也。思無疆。思馬斯臧。鄭箋。臧。善也。僖公之思。遵伯

禽之法。及履思之。無有竟已。乃至子思馬斯善多其

所及。廣傳。

駟。駟。壯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駟。有駟有駟。

以車係係。毛傳。蒼白雜毛曰駟。黃白雜毛曰駟。赤黃

曰駟。蒼祺曰駟。係係。有力也。思無期。思馬斯才。毛傳

才。多材也。

傳。傳。駟。駟。壯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駟。有駟有駟。

以車釋釋。毛傳。青驪駟曰駟。白馬黑鬣曰駟。赤身黑

鬣曰駟。黑身白鬣曰駟。釋釋。善走也。思無教。思馬斯

作。毛傳。作。始也。鄭箋。駟。駟。也。思遵伯禽之法。無駟。倦

也。作。謂。使。之。使。可。乘。駕。也。

駟。駟。壯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駟。有駟有駟。

以車祛祛。毛傳。陰白雜毛曰駟。形白雜毛曰駟。蒙。駟

曰駟。二曰白曰魚。祛。祛。強健也。思無邪。思馬斯得。得

得。猶行也。思遵伯禽之法。專心無復邪意也。牧馬

使可走行。

傳。傳。駟。駟。壯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駟。有駟有駟。

駟四章章八句。愚按孔穎達正義曰：此雖借各爲頌，而體實國風。彼亦不知詩傳之原爲魯風也。序

云：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頌。鄭氏譜因之，乃請命事不見春秋經傳，未必可信。愚謂此下諸

詩，每篇傳有史克頌之句，當是因此頌字相沿，誤以爲頌，而諸儒遂流爲之說耳。不知頌之即美之

之意，非風雅頌之類也。且此與有騶實是風體，惟

傳僖公獻捷於太廟，史克頌之賦，泮水。

傳僖公頌僖公能修泮宮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毛傳：泮水，泮宮之水也。天子辟

靡，諸侯泮宮。言水則采取其芹，宮則采取其化。鄭箋

片水菜也。言已思樂僖公之修泮宮之水，復伯禽之

法而往視之，采其芹也。辟靡者，樂上離水之外，固如

僻四方來觀者均也。泮之言平也。平水者，蓋東西門

以南通水，非無也。天子諸侯宮異制，因形然。魯侯戾

鸞和之聲，噦噦然，臣無尊卑，皆從君行而來稱。而

者，僖公賢君，人樂見之。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踟躕，其馬踟躕。

其音昭昭。毛傳：其馬踟躕，言盛也。鄭箋：其音昭昭

僖公之德音，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毛傳：色，溫潤也。鄭

箋：僖公之至泮宮，和顏色而笑語，非有所怒于是有

所教化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芣。毛傳：芣，蔡也。魯侯戾止，在泮

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鄭箋：在泮飲酒者，徵先生

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禮，而因以謀事也。已飲美酒而

傳：長賜其難，使老，難，使老者最壽考也。長賜之者，如王

制所云：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秣者，與順彼長道，屈

庶幾力行自求福祿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鄭箋克能。

攸所也。言魯公能明其德。修泮宮而德化行。於是伐

淮夷。所以能服也。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

在泮獻囚。毛傳囚。拘也。鄭箋矯矯武貌。馘。所格者之

左耳。淑善也。囚。所虜獲者。魯公既伐淮夷。而反在泮

宮。使武臣獻馘。又使善聽獄之吏如臯陶者獻囚。言

伐有功。所任得其人。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毛傳桓桓。

威武貌。鄭箋多士。謂虎臣及如臯陶之屬。征。征伐也。

傳詩補家 卷之二 四風 尤 泮水

狄當作剔。剔治也。東南。斥淮夷。烝烝皇皇。不吳不揚。

不告于訥。在泮獻功。毛傳烝烝厚也。皇皇美也。揚。傷

也。鄭箋烝烝。猶進進也。皇皇。當作駐。猶往往也。吳。

評也。訥。訟也。言多士之於伐淮夷。皆勸之有進。進往

往之心。不謙謙。不大聲。魯公還在泮宮。又無以爭訟

之事。告於治訟之官者。皆自獻其功。

角弓其觶。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斃。既克淮夷。

孔淑不逆。毛傳觶。施貌。五十矢為束。搜。衆意也。鄭箋

角弓。觶然言持弦急也。束矢。搜然言勁疾也。博。當作

傳。其傳綴者言安利也。徒行者。御車者。皆敬其事。又

無厭倦也。魯公以此兵衆伐淮夷而勝之。其士卒甚

順軍法而善。無有為逆者。謂埋井刊木之類。式。因爾

辭。淮夷卒獲。鄭箋式。用。猶謀也。用堅固女軍謀之。故

故淮夷盡可獲服也。謀。為度已之德。慮彼之罪。以出

兵也。

翩彼飛鵝。集于泮林。食我桑黶。懷我好音。毛傳鵝。惡

聲之鳥也。黶。桑實也。鄭箋懷。歸也。言鵝恒惡鳴。今來

止於泮水之木上。食其桑黶。為此之故。改其鳴。歸就

我以善音。喻人感於恩則化也。憬彼淮夷。來獻其琛。

元龜象齒。大賂南金。毛傳憬。遠行貌。琛。寶也。元龜。尺

二十。賂。遺也。南。謂荆揚也。鄭箋大。猶廣也。廣賂者。賂

君及卿大夫也。荆揚之州。貢金三品。

泮水八章章八句

傳僖公燕飲而史克頌之賦有駉

序有駉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鄭箋有道者以禮義

相與之謂也

有駉有駉駉彼乘黃毛傳駉馬肥強貌馬肥強則能

升高進遠臣強力則能安國鄭箋此喻僖公之用臣

必先致其祿食祿食足而臣莫不盡其忠夙夜在公

在公明明鄭箋夙早也言時臣憂念君事早起夜深

在於公之所在於公之所。但明義明德也。禮記曰。於學之道。在明明德。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毛傳。振振。羣飛貌。鷺。白鳥也。以興潔白之士。咽咽。鼓節也。鄭箋。于。於胥背也。信公之時。君臣無事。則相與明義明德而已。潔白之士。羣集於君之朝。君以禮樂與之。飲酒以鼓節之。咽咽然。至于無算爵。則又舞。燕樂以盡其歡。君臣於是則皆喜樂也。

有馭有馭。馭彼乘駟。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毛傳。言臣有餘敬。而君有餘惠。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鄭箋。飛。喻羣臣飲酒。醉欲退也。

有馭有馭。馭彼乘駟。毛傳。青驥曰駟。夙夜在公。在公飲酒。馭。馭也。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毛傳。歲。其有。豐年也。鄭箋。穀。善。詒。遺也。君臣安樂。則陰陽和而有豐年。其善道可以遺子孫也。

有馭三章章九句

傳信公八年始用郊禘。史克頌之賦闕宮。續說孔子

曰。魯之郊禘非禮也。然不詳其所始。禮記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伯禽天子禮樂。墨子曰。魯惠公計於平王而用之。先儒互有是非。逸

無定論。今子貢傳以為實始于信公。于春秋所紀最合。而記亦言諸侯之僭禮。自齊桓公始也。魯僖之前。桓有大雩。閔有吉禘。漸已僭越。而未有郊也。至信而郊禘始見於春秋。蓋信與齊桓同時。皆有功周室。恃功而僭禮。諸侯皆有效尤者矣。王室甚衰。方賴諸侯以僅存。無敢問其非禮。此夫子所以歎之也。續考春秋信公八年秋七月禘於太廟。用致夫人。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

闕宮。頌信公能復周公之宇也。鄭箋。宇。居也。

闕宮有血。實實枚枚。毛傳。闕。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闕而無事。孟仲子曰。是禘宮也。血。清淨也。實實。廣大也。枚。枚。馨密也。鄭箋。闕。神也。姜嫄神所在。故廟曰神宮。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毛傳。上帝是依。依其子孫也。鄭箋。依。依其身也。彌。終也。赫赫。顯著。姜嫄也。其德貞正。不回邪。天

用是馮依而降精氣。其任之又無災害。不圻不副。終人道十月而生子不遲晚。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穰。稗稊救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毛傳。先種曰稗。後種曰稊。鄭箋。奄。猶覆也。姜嫄。卅是而生子。后稷。天

神多與之福。以五穀終履蓋天下。使民知稼穡之道。言其不空生也。后稷生而名棄。長大。堯登用之。使居稷官。民賴其功。後雖作司馬。天下猶以后稷稱焉。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天下。續禹之緒。毛傳。緒。業也。鄭箋。秬。黑黍也。緒。事也。堯時洪水為災。民不粒食。天神多尋后稷以五穀。禹平水上。乃教民播種之。于是天下大有。故云繼禹之事也。美之故中說以明之。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毛傳。翦。齊也。鄭箋。剪。斷也。大王。自高祖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于時而有王迹。故云是始翦商。至于文武。翦大

王之緒。致天之命于牧之野。無二無虞。上帝臨女。毛傳。虞。誤也。鄭箋。后。殛。虞。度也。文王武王繼大王之事。至受命後太平。天所以罰極紂于商郊。牧野。其時之

民皆樂武王之如是。故戒之云。無有二心也。無復計度也。天視護女。至則克勝。敦商之旅。克咸厥功。鄭箋。敦。治。旅。衆威。同也。武王克殷。而治商之臣民。使得其所。能同其功於先祖也。后稷大王文王。亦周公之祖考也。伐紂周公。又與焉。故述之以美大魯。

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毛傳。王。成王也。元。首。宇。居也。鄭箋。叔父。謂周公也。成

王告周公曰。叔父。我立女首子。使為君於魯。謂欲封伯禽也。封魯公以為周公後。故云大開女居。以為我

周家之輔。謂封以方七百里。欲其疆于衆國。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鄭箋。東。東。藩。魯國也。既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乃策命伯禽。使為君子

東。加賜之以山川土田及附庸。令專統之。王制曰。名山大川。不以封諸侯。附庸。則不得專。臣也。周公之孫

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春秋。匪懈。享祀不忒。毛傳。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謂僖公也。可耳。然。至盛也。

鄭箋。交龍為旂。承祀。謂視祭事也。四馬故六轡。春秋

是。綱。是空。降福既多。毛傳。赤。獫狁也。鄭箋。皇。皇后

帝。謂天也。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魯郊祭天。亦配之以

君。祖。后。稷。其牲用赤牛。純色與天子同也。天亦饗之

之。多子之福。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而

福衡。白牡。辟剛。犧尊。將將。毛。包。菽。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毛傳。諸侯夏禘。則不殺。秋禘。則不當

唯天子兼之。福衡。設牛角以插之也。白牡。周公牲也。辟剛。魯公牲也。犧尊。有沙餼也。毛魚。豚也。菽。肉也。夫

至和謂伯也。始也。秋將嘗祭。下夏則養牲。福衛其牛角。爲其觸人也。秋嘗而言始者。秋物新成。尚之也。大房。玉飾俎也。其制足間有橫。下有跗。似乎堂後有房然。萬舞。千舞也。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毛傳。震動也。騰乘也。壽考也。鄭箋。此皆慶孝孫之辭也。俾使臧善保安。常守也。虧崩。皆謂毀壞也。震騰。皆借喻相侵犯也。三壽。三卿也。岡陵。取堅固也。

公車千乘。朱英綠縵。二矛重弓。毛傳。大國之賦。平素。

朱英。牙飾也。縵。繩也。重。重于宅中也。鄭箋。二矛重弓。折壞也。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持矛。中人御。公徒。三也。貝。貝。朱縵。丞徒增增。毛傳。貝。貝飾也。朱縵。以朱縵綴之。增。增衆也。鄭箋。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二萬者。舉成數也。丞。進也。徒。進行。增。增然。戎狄是磨。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毛傳。膺。當承。正也。鄭箋。懲。又也。僖公與齊桓舉義。

兵。北宮或與狄南。艾荆及羣舒。天下無敢禦也。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考與試。鄭箋。此慶也。黃髮。台背。皆壽徵也。香。柑。

也。壽而相與試。謂講氣力不衰。俾爾昌而富。香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害。鄭箋。此又度僖公勇于用兵。討有罪也。中時魯微弱。爲鄰國所侵削。今乃復其故。故喜而重慶之。俾爾猶使女也。眉壽。秀眉。亦壽徵。

泰山巖巖。魯邦所管。奄有龜蒙。莒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毛傳。詹。至也。龜。山也。蒙。山也。荒。有也。鄭箋。奄。覆。荒。奄也。大東。極東。海邦。近海之國也。來同。爲同盟也。率從。相率從于中國也。魯侯。謂僖公。

魯侯。謂僖公。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自侯。是若。毛傳。鳧。山也。繹。山也。遂。居。淮夷蠻貊。如夷行也。南夷。荆楚也。若。順也。鄭箋。諾。應。辭也。是若者。是僖公所謂順也。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毛傳。常。許魯南鄙。西鄙。鄭箋。純。大也。受福曰嘏。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常。或作嘗。在薛之旁。春秋魯莊公三十一年築臺于薛。是與周公。有常邑。許。許田。未聞也。

六國時齊有孟嘗君。會已於薛。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孟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鄭箋。燕。

燕飲也。令善也。傳公燕飲于內寢則善其妻壽其厚。謂爲之祝慶也。與羣臣燕則欲與之相宜亦祝慶也。是有猶常有也。兒齒亦壽徵。

但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毛傳徂徠。

山也。新甫山也。八尺曰尋。松柏有焉。路寢孔碩新廟。

奕奕奕斯所作。毛傳橋樑也。馬大貌。路寢正寢也。新。

其碩也。奕奕奕美也。修舊曰新。新者姜嫄廟也。傳。

公承衰亂之政。修周公伯禽之教。故治正寢上修姜。

嫄之廟。姜嫄之廟。廟之先也。奕斯作者。敦護屬課章。

傳。守節。大室屋。張孔曼且碩。萬民是若。毛。

傳。曼。廣也。且然也。國人謂之順也。

闕。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十二句。一章三十。

八句。二章章八句。一章章十句。愚按頌皆合神之。

樂歌。衛魯頌諸篇。止稱美其君。惟闕官少及郊祀。

作廟。然亦是後觀美揚功業而祝壽考。原非告神。

之詞也。何以爲頌耶。傳列之風。疑即孔子之所謂。

得其所也與。

商譜。商者后稷之曾孫也。公劉者自郤而出。所徙豳。

豳者后稷之曾孫也。公劉者自郤而出。所徙豳。

商譜七
周公
豳山
無義故

之地名。今屬右扶風栒邑。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

其官守。竄於此地。猶修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咸。

歸之。而國成焉。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

隰之野。至商之末世。太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

於岐陽。民又歸之。公劉之出。太王之人。雖有其異。

由有事難之。故皆能守后稷之教。不失其德。成王。

之時。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二年。思公劉太。

王。之職。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此序已志。後。

王之所爲。太師大誡其志。主意於。

其詩以爲商國變風焉。

傳。王。商譜。

其詩以爲商國變風焉。

聖門傳詩炳家卷之三

國風

邶鄘衛譜

邶鄘衛者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之東北踰衛漳東及兗州桑土之野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為殷後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

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

之衛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

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

十四風

邶二年秋大熱未獲有霜電疾烈

而連之深而遂居攝王監攝武

庚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于此蓋

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于衛使為之長後世

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七世至頃侯當周東

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故作者各有所傷從其

國本而異之為邶鄘衛之詩焉

邶考補管未嘗武王時為大夫食邑千管武王封

為邶侯後以國除止攝管叔

傳管未封于邶與蔡未霍未康未監殷四國妨周公

康未諫不聽三未遂以殷畔康未憂王室賦柏舟

子曰仁矣吾於柏舟見匹夫之不可致志也續說

成王幼立周公攝政三叔流言于國周公避居于

魯成王聽大公召公之言迎周公復政管未思乃

同蔡霍挾武庚以畔獨康叔心乎王室憂之深而

作此詩漢世講師蓋聞夫子稱仁之說而不知仁

人為誰故小序云云其謬已甚朱子辨之當矣然

又向列女傳以為賢婦之詩而疑其亦為莊

此傳而臆之考補按太公金匱

八百諸侯請武王伐紂管未曰商

十四風

矣武王欲止大公周公贊

為殷云武王顧管未曰存厥者

也故使監殷武王崩武庚行善稍致富強從

之者十七國管未使告周公曰蓋尊殷為天子蓋

周復為西伯不然將不利于孺子周恐不聽管未

遂率蔡霍從武庚伐周以復殷為名周公東征與

康未夾攻而破之管未自縊死榜其鼻以示天下

因蔡未於郭邶使其子仲續封于蔡降霍未為庶

人三年不齒殷王祿父出奔北狄而死殷之頑民

道謠之曰武庚

序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鄭箋不遇者，君不受已之志也。君近小人，則賢者見侵害。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毛傳汎也。汎汎流貌，柏舟所以空為舟也。亦汎汎其流，不以濟渡也。鄭箋舟載渡物者，今不用而與眾物汎汎然俱流水中，與者喻仁人之不見用，而與羣小並列，亦猶是也。耿耿不寐，如有

憂，和見侵害，微我無酒，以飲以遊，毛傳非我無酒，可以飲遊忘憂也。

我○心○匪○豎○不○可○以○茹○毛○傳○豎○所以察形也。茹，度也。豎，是也。豎，我於眾人之善惡外內心，度知之。亦有兄弟，不可

以據，毛傳據，依也。鄭箋兄弟至親，嘗相據依，亦有不相據依，以爲是者。希耳，責之以兄弟之道，謂同姓臣也。薄言往愬，達彼之怒，毛傳彼，彼兄弟。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毛傳石，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卷。鄭箋言已心志堅平，過于

石，席，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毛傳君子坐之，儼然可畏，

容俯仰各有威儀，棣棣富而閑習也。物有其容

不可數也。鄭箋稱已威儀如此者，言已德備而不遇，所以愠也。

憂心悄悄，愠于羣小，毛傳愠，怒也。悄悄，憂貌。鄭箋羣小，衆小人在君側者。觀閔既多，受侮不少，毛傳閔，病也。靜言思之，寤辟有據，毛傳靜，安也。辟，指心也。據，指

心貌。鄭箋言我也。居居，月諷胡迭而微，毛傳居，居也。月，臣衆也。微，謂虧傷也。君道當常明，如日而月有虧盈，今君失道而任小人，大臣專恣，則日如月然。心之憂矣，如匪澣衣，毛傳如衣之不澣矣。鄭箋水之不澣，則積屑無照，秦

靜言思之，不能奮飛，毛傳不能如鳥奮翼而飛去，飛，

相身五章，章六句，愚按玩詩中隱憂及兄弟句，竟傳說之爲長，且四國與被斧之四國正合，傳之可據，較序爲多矣。

傳管未將，昨大夫諫之，賦雄雉。

序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

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鄭箋淫亂者，

荒放於妻妾，系於夷姜之象，國人久處軍旅之事，故男多曠，女多怨也。男曠而苦其事，女怨而望其

經 66—294

君子。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毛傳興也。雄雉見雌雉飛而鼓

其翼。泄泄然。鄭箋。興者。喻宣公整其衣服而起。奮訊

其形貌。志在婦人而已。不恤國之政事。我之懷矣。自

詒伊阻。毛傳詒。遺也。伊。阻也。鄭箋。懷安也。伊當作緊。

緊。猶是也。君之行如是。我安其朝而不去。今從軍旅

久。彼亦得歸。此自遺以是患難。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鄭箋。下上其音。興宣公小大其

聲。昭悅婦人。展矣君子。實勞我心。毛傳展。誠也。鄭箋。

誠矣。君子。愬于君子也。對之行如是。實使我心勞矣。

傳雄雉。興。春之。五。雄雉。

君若不然。則我無軍旅之事。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毛傳瞻。視也。鄭箋。日月之行。迭

往迭來。今君子獨久行役而不來。使我心悠悠然思

之。女怨之辭。道之云遠。曷云能來。鄭箋。曷。何也。何時

能來望之也。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鄭箋。爾。女也。女眾君子。我不知

人之德行。何如者。可謂為德行。事君或有所留。女怨

故問此焉。不伎不求。何用不臧。毛傳伎。害。臧。善也。鄭

箋。我君子之行。不疾害。不求備于一人。其行何用為

不。善。而若獨遠使之在外。不得來歸。亦女怨之詞。

雄雉四章章四句。愚按此詩從傳解。則自詒伊阻

不伎不求等語。語意皆肖。至于小序久役恐曠之

說。則詩義本直截。毛所以只解字義。朱注統作婦

人之詩。最令鄭以上二章為男賦。下二章為女怨

而雄雉乃是興。淫亂。無非欲牽經以配序。反覺重

難。不思序所云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者。乃推

久役之由。夫久役而婦思其苦。即是男女怨曠。何

至。強而強。欲分配其說。玳璋各異。辭。血脉俱不暢

耶。

傳。管。未。以。殷。昨。耶。人。風。之。賦。匏。有。苦。葉。測。首。章。言。殷

傳朱可用。周末可圖。當度其時勢之空。二章。言周勢

方盛。以若所為。事屬輕察。是濟盈濡軌。雉鳴求牡。

必不得之數也。三章。舉婚禮而言。以見管未無禮

之甚。四章。言管未殊不擇其類也。涉水者。尚須其

友。武庚何人。而可附耶。通篇是寓言。故曰風。

序。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為。淫。亂。鄭。箋。

夫人。謂。夷。姜。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毛。傳。興。也。匏。謂。之。瓠。瓠。葉。苦。不

可。食。也。濟。渡。也。由。滕。以。上。為。涉。鄭。箋。瓠。葉。苦。而。渡。處

深。謂。八。月。之。時。陰。陽。交。會。始。可。以。為。昏。禮。結。末。開。名。

深則厲。淺則揭。毛傳以衣涉水為厲。謂由帶以上也。揭。褰衣也。遭時制宜。如遇水深則厲。淺則揭矣。男女之際。安可以無禮義。將無以自濟也。鄭箋既以深淺記時。因以水深淺喻男女之才性賢與不肖。及長幼也。各順其人之宜。為之求配耦。

有彌濟盈。有鷺雉鳴。毛傳。彌。深水也。盈。滿也。深水人之所難也。鷺雉聲也。衛夫人有淫佚之志。授人以色。假人以辭。不顧禮義之難。至使宜公有淫昏之行。鄭箋。有彌濟盈。謂過于厲。喻犯禮深也。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毛傳。濡。漬也。由軌以上為軌。違禮義不

由其道。猶雉鳴而求其牡矣。飛曰雌。雄。走曰牡。牡。鄭箋。渡水深者必濡其軌。言不濡者。喻夫人犯禮而不自知。雉鳴反求其牡。喻夫人所求非所求。雝雝鳴鴈。旭日始旦。毛傳。雝雝。鴈聲和也。納采。用鴈。旭日始出。謂大昕之時。鄭箋。鴈者隨陽而處。似婦人從夫。故昏禮用焉。自納采至請期。用昕。親迎。用昏。士

如歸妻。迨冰未泮。毛傳。迨。及。泮。散也。鄭箋。歸妻。使之來歸于已。謂請期也。冰未散。正月中以前也。二月可以昏矣。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毛傳。招招。流召之貌。舟子。舟人。

生濟渡者。卬我也。鄭箋。舟人之于號。召當渡者。猶媒人之會男女。無夫家者。使之為妃匹。人皆從之。而渡我獨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毛傳。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獨待之而不涉。以言室家之道。非德所適。貞女不行。非得禮義。昏姻不成。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思按國語。叔向曰。苦葉。不材於人。供濟而已。則首二句。原是一意。而以貫下二句。朱子之說。最為直截。傳。管。未以殷畔。任者苦之。賦。非門。測以殷畔。周故。及十王事。

序。非門。刺任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鄭箋。不得其志者。君不知已志。而遇困苦。出自非門。憂心殷殷。毛傳。與也。非門。背明。鄉陰。鄭箋。自從也。與者。喻已任于闇。君猶行而出非門。心為之憂。殷殷。然終寢且貧。莫知我艱。毛傳。寢者。無禮也。貧者。困於財。鄭箋。艱。難也。君於已解薄。終不足以為禮。又近困於財。無知已。以此為難者。言君既然矣。諸臣亦如之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鄭箋。謂勤也。詩

人事君無二志。故自決歸之于天。我勤身以事君。何哉。患之至。

正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毛傳：適之埤厚也。鄭箋：國有王命，役使之事，則不以之彼，必來之我。有賦稅之事，則減彼一而以益我。言若政偏，已兼其苦，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謫我。毛傳：謫，責也。鄭箋：我從外而入，在室之人，更迭徧來責我，使已去也。言室人亦不知已志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毛傳：敦，厚遺也。鄭箋：敦猶投擲也。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毛傳：摧，沮也。鄭箋：摧者，刺說之言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北門三章章七句

轉詩鄭家

卷之三

國風

九

北門

傳：邶之伶東心乎王室。賦：東兮。續說：伶，樂官。東，其人之名。考補：伶氏，伶倫之後。東，古簡字。其名也。而舊說訓爲簡，似猶易。震川：伐鬼方，震，擊伯名。而訓爲震，揚威武。書：巧言令色，孔子。孔子乃共工名。而訓爲爲，包藏姦惡。皆不考。測心乎王室云者，因有以股叛之事，故思西方之人。西方之人，明指周公。庄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鄭箋：伶官，樂官也。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號樂官爲伶官。

簡兮，方將萬舞。毛傳：簡，大也。方，四方也。將，行也。

以干羽爲萬舞用之。宗廟山川故言于四方。鄭箋：簡，擇將且也。擇，方擇，方者爲且祭祀。當爲舞也。萬舞，干羽也。日之方中，在前上處。毛傳：教國于第以口中爲期。鄭箋：在前上處者，在前列上頭也。周禮：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合舞。碩人，僕僕。公庭萬舞。毛傳：碩人，大德也。僕僕，容貌大也。萬舞，非但在四方。親在宗廟公庭。

有力如虎，執轡如組。毛傳：組，組織也。武力比于虎，可以御亂。御衆有文章，肅能治衆，動于近，成于遠也。鄭箋：碩人有御亂御衆之道，可任爲王臣。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毛傳：籥，六孔。翟，翟羽也。鄭箋：碩人多才多藝，又能舞。言文武道備，赫如渥赭。公言錫爵。毛傳：赫，赤貌。渥，厚漬也。祭有昇，輝，胞，翟，開寺者，惠下之道。見惠不過一放。鄭箋：碩人容色赫然如厚傳，毋君狹湯其一爵而已，不知其賢而進用之，散受五升。

轉詩鄭家

卷之三

國風

十

簡兮

山有榛，隰有苓。毛傳：榛，木名。下濕曰隰。苓，大苦。鄭箋：榛也。苓也。生各得其所，以言碩人處非其位。云誰之思，西方美人。鄭箋：我誰思乎。思，周室之賢者。以其空薦碩人與在上位。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毛傳：乃空在王室。鄭箋：彼美人，謂碩人也。

簡兮三章章六句。愚按如此分章亦無不可。朱子以韻拘。故改之。耳。末二句如毛鄭解。并詩句反覆之趣。索然。不如朱長。

傳。邶國危亂。士民去之。賦北風。

序。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

北風其涼。雨雪其雩。毛傳。興也。北風寒涼之風。雩。鄭箋。寒涼之風。病害萬物。興者。喻君政教酷暴。使

民散亂。惠而好我。攜手同行。毛傳。惠。愛。行道也。鄭箋。性仁愛。而又好我者。與我相攜持同道而去。疾時政

也。其虛其邪。既亟只且。毛傳。虛。虛也。亟。急也。鄭箋。邪。讀如徐。言今在位之人。其故威儀虛徐。寬仁者。今皆

以為急刻之行矣。所以當去以此也。

北風其嘒。雨雪其霏。毛傳。嘒。疾貌。霏。甚貌。惠而好我。攜手同歸。毛傳。既有德也。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毛傳。狐。赤烏。黑。莫能別也。鄭箋。赤。則狐也。黑。則烏也。猶今君臣相承。為惡如一。惠而

好我。攜手同車。毛傳。攜手。就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北風三章。章六句。

傳。邶之良婦。棄於夫。賦谷風。

序。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鄭箋。新昏者。新所與為昏禮。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毛傳。興也。習習。和舒貌。東風謂之谷風。陰陽和而谷風至。夫婦和則室家成。室家成

而繼嗣生。龜勉同心。不宐有怒。毛傳。言龜勉者。思與君子同心也。鄭箋。所以龜勉者。以為見譏怒者。非夫

婦之宐。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毛傳。葑。須也。非。芴也。下體。根莖也。鄭箋。此二菜者。蔓菁與藟之類也。皆上下

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者。不可以根惡時。棄其葉。喻夫婦以禮義合。顏色相視。不可以顏色

衰。乘其相與之禮。德音莫違。及爾同死。鄭箋。莫。無。及。與也。夫婦之言。無相違者。則可與女長相與處至死。

顏色斯頽之有。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毛傳。遲遲。舒行貌。鄭箋。徘徊也。行於道路之人。至將離別。尚舒行。其心徘徊然。喻君

子於已。不能如也。不遠伊迥。薄送我畿。毛傳。畿。門內也。鄭箋。迥。近也。言君子與已訣別。不能遠。維近耳。送

我。裁于門內。無思之甚。誰謂荼苦。其甘如薺。毛傳。荼。苦菜也。鄭箋。荼。苦菜。而君子于已之。苦。甚。又。薺。子

茶。比方之茶則其如菁。宴爾新昏。如兄如弟。毛傳。宴安也。

溼以涓濁。殖殖其汙。毛傳。涓。涓。相入。而清。濁。異。鄭箋。

小者曰汙。溼以有涓。故見謂濁。從混。持正貌。喻君子

得新昏。故謂已惡也。已之持正守初。如汙然不動搖。

此絕去所經見。因取以自喻焉。宴爾新昏。不我屑以。

毛傳。屑。潔也。鄭箋。以。用也。言君子不復深用。我當室

家。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毛傳。逝。之也。梁。魚梁。笱。所以

捕魚也。鄭箋。毋者。諭禁新昏也。女舅之我家。取我為

室家之道。我躬不閱。遄恤我後。毛傳。閱。容也。鄭箋。躬。

身。遄。恤。憂也。我身尚不能自容。何暇憂我後所生

子孫也。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毛傳。舟。舫

也。鄭箋。方。泝也。潛行為泳。言深淺者。喻君子之家事

無難易。吾昔為之。何有。何亡。勉求之。毛傳。有。謂富

也。亡。謂貧也。鄭箋。君子何所有乎。何所亡乎。吾其勉

勉。勤力為求之。有求多亡。求有。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鄭箋。匍匐。言盡力也。凡子民有凶禍之事。鄰里尚盡

力。惟救之。况我於君子家之事。難易乎。固當竭勉。以

不我能情。反以我為讐。毛傳。情。養也。鄭箋。情。驕也。君

子不能以恩驕樂我。反增惡我。既阻我德。賈用不售。

毛傳。阻。難也。鄭箋。既難卻我。隱蔽我之善。我修婦道

而事之。觀其察已。猶見疏外。如賈物之不售。昔育恐

育鞠及爾顛覆。毛傳。育。長。鞠。窮也。鄭箋。昔育。育。雅也。

及。與也。昔。幼。稚之時。恐至長老窮賈。故與女顛覆。盡

力於眾事。難易無所辟。既生既育。比于毒。鄭箋。生

謂財業也。育。謂長老也。于。於也。既有財業矣。又既長

老矣。其視我如毒。言惡已甚也。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毛傳。旨。美。御。禦也。鄭箋。蓄。聚。美

蔬。以禦冬月乏時也。宴爾新昏。以我御窮。鄭箋。君

子亦但以我御窮者。時至於富貴。則棄我而背蓄。

有洗有饋。既詒我肄。毛傳。洗。洗。武也。饋。饋。怒也。鄭箋。

也。鄭箋。詒。遺也。君子洗洗然。潰潰然。無溫潤之色。而

盡遺我以勞苦之事。欲窮困我。不念昔者。伊余來墜。

毛傳。墜。息也。鄭箋。君子志墜。不念往昔年雅。我始來

之時。安息我。

谷風六章。章八句。

傳。擗之寡母。欲去而子自訟焉。賦。凱風。序。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

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鄭箋不安其室。欲去嫁也。成其志者。成言孝子自責之意。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毛傳與也。南風謂之凱風。樂夏之長養。棘。難長養者。鄭箋與者。以凱風喻寬仁之母。棘猶七子也。棘心。天天。母氏劬勞。毛傳天天。感貌。劬。勞病苦也。鄭箋天天。以喻七子少長。母養之病苦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毛傳棘薪。其成就者。母氏聖善。我無令人。毛傳聖。敬也。鄭箋敬。作聖。令。善也。母乃有敬。知之善德。及七子無善人。能報之者。故母不安我室。欲去嫁也。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毛傳浚。衛邑也。在浚之下。言有浚于浚。鄭箋爰。曰也。曰有寒泉。在浚之下。浚。潤之。使浚之民。逸樂。以興七子不能報也。有子七人。母氏勞若。

覯皖黃鳥。載好其音。毛傳覯。好貌。鄭箋覯。皖。以興顏色說也。好其音者。以興辭令順也。以言七子不能如也。有子七人。莫慰母心。毛傳慰。安也。

凱風四章。章四句。傳時不尚德。陳古以風之賦。妍女。妍音與。韻。

且蓋女人之貞潔者也。女而妍也。即俟于城隅。亦不為淫狎之約。即詒管歸美。亦祇為贈答之常。何也。其女德茂也。奈何今之所尚者。在色不在德耶。故曰。陳古以風之。

序。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鄭箋以君及夫人無道德。故陳靜女遺我以彤管之法。德如是可。以易之為人君之配。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毛傳。誰貞靜也。女德貞靜而有法度。乃可說也。姝。美色也。俟。待也。城隅。以言高而不野。鄭箋。女德貞靜。然後可畜美色。然後可安。又

能服從待禮而動。自防如城隅。故可愛也。愛而不見。搔首踟躕。毛傳。言志。禮而行正。鄭箋。志往。謂踟躕。行正。謂愛之而不往見。

靜女其變。貽我彤管。毛傳。既有靜德。又有美色。又能遺我以古人之法。可以配人君也。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澆。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禮

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常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鄭箋。彤管。筆赤管也。彤管有煒。說。擇女美。毛傳。煒。赤貌。彤管以赤心。

正人也。鄭箋說釋當作說釋。赤管輝輝然。女史以之說釋妃妾之德美之。

自牧歸美洵美且異。毛傳牧田官也。美茅之始生也。本之於美。取其有始有終。鄭箋洵信也。茅潔白之物也。自牧田歸美。其信美而異者。可以供祭祀。猶貞女在窈窕之處。媒氏達之。可以配人君。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毛傳非為其徒說美色而已。美其人能遺教法則。鄭箋遺我者。遺我以賢妃也。

按左傳鄭箋之說

靜女三章。章四句。愚按耶詩篇次。擬以管未之叛。康未憂。大夫諫國人風。仕者苦。伶人思。士民去。極

卷之三

國風

七

靜女

至于良婦棄寡。厚浮而終之陳古以風尚德焉。次第如此。可謂井井。與毛之錯舉雜見者殊別矣。

鄭考補霍未初封鄆侯。後徙霍。成王嘉康未。故鄆鄆之地入衛。其詩則二未。在國時作也。測按鄆鄆

二國。相傳謂殷商之季。紂都朝歌。及武王伐紂。以朝歌之地分封諸侯。自朝歌以北謂之鄆。南謂之鄆。東謂之衛。衛則康未之封地。鄆鄆則不知其所

封也。有謂始為武庚三未之封。至成王滅武庚。誅三監。乃復以封他國。而其後又併入于衛。雖梗槩

乎。是亦未見其確有所據。即朱子亦謂鄆鄆

不詳其始封。又謂其後不知何時鄆鄆之地并為衛所得。蓋因先有衛滅鄆鄆之說而云然也。是鄆鄆二國。雖與衛並列于經。而其所自封實無從可考而知矣。至於今所傳鄆鄆之詩。皆為衛事。然猶

樂故國之名者。或以為不與衛滅國之意。或以為寓興滅繼絕之心。似謂鄆鄆二國。僅有其名而無其詩。至程子則曰。一國之詩而三其名。得于衛地者為衛。得於鄆鄆者為鄆鄆。以致朱子遂從其說。融會推廣而曰。存其舊說者。豈其聲之異耶。衛有

卷之三

國風

七

鄆鄆

詩有鄆音係之鄆。而又總以歸之不可成。是鄆鄆二詩。雖與衛並傳其名。而其所自作。亦無從可考

而知矣。今得子貢之傳。乃知鄆初為管未之封國。而其詩即為管未居鄆之詩。鄆初為霍未之封國。而詩即為霍未居鄆之詩。管霍誅滅。鄆鄆國除。成

王嘉康未之心乎。王室有夾文之功。遂以鄆鄆之地入衛。而鄆鄆之詩。亦非可混為衛國之詩。此鄆鄆二國。鄆鄆二詩之源流起落。如數一二筌者。實

未嘗於武庚滅後。復以封他國也。亦未嘗為衛所滅也。其入於衛也。成王入之也。亦無庸後之復考

者

各以其臆紛紛理論為也。嗚呼數千載以來悠悠諸誤之說。不啻夜奔。今一披展。殆如暗徑之得火炬。傳之為功。可勝論哉。

傳三未葍周公鄙人風之賦牆有茨。測葍。結構也。中

葍。宮中相葍也。四月曰我口構。謂青蠅曰。我二人。未必便是汗汗之事。故曰三未葍周公。况既繫於廊。便難繫以為公子頑之事。公子頑乃後來衛

事也。

序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于君母。兩人疾

之而不可道也。鄭箋。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添

於惠公之母。生子五人。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

牆有茨不可埽也。毛傳。與也。牆所以防非常。茨。蒺藜也。欲埽去之。反傷牆也。鄭箋。國君以禮防制一國。今

其宮內有淫昏之行者。猶牆之生蒺藜。中葍之言。不可道也。毛傳。中葍。內葍也。鄭箋。內葍之言。謂宮中所

葍成。頑與夫人淫昏之語。所可道也。言之醜也。毛傳。於君醜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毛傳。襄。除也。中葍之言。不可詳也。毛傳。詳。審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毛傳。長。惡長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毛傳。束而去之。中葍之言。不可讀也。毛傳。讀。抽也。鄭箋。抽。猶出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毛傳。辱。辱君也。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傳未處不義鄙人刺之賦相鼠。測。篇中人者。指霍未而言之也。既處不義。則無儀無禮。從可知也。齊廢

封聘魯。叔孫豹與之食。不敬。為歌相鼠。

序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

傳詩相鼠。卷之三。國風。相鼠。位。猶為闇昧之行。鄭箋。儀。威儀也。視鼠有皮。雖居高

顯之居。偷食苟得。不知廉恥。亦與人無威儀者同。人而無儀。不死何為。鄭箋。人。以有威儀為貴。今反無之。傷化敗俗。不如其死。無所害也。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毛傳。止。所止息也。鄭箋。止。容止。孝經曰。容止可觀。無止。則雖若尊。無禮節也。人而無

止。不死何俟。毛傳。俟。待也。

相鼠有體。毛傳。體。支體也。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

遄死。毛傳。遄。速也。**相鼠三章章四句**。

傳三未以殷畔。遂伐衛。鄭人從軍。其妻怨之。賦

積說三未之叛。獨康未心乎王室。武庚怒其不附

已而伐之。那柏舟所謂達彼之怒是已。初只以

此詩為衛詩。故於之東之說。不得其解。不得已。因

有為王前驅之句。又強自猜度。以東或為東都。由

傳言之。乃知之東者。由鄭之宿也。衛在鄭東也。所

謂伯也。執父為王前驅者。不是。今方執父為王前

驅。乃言夫之平日如此武勇。亦思念之至也。周禮

選國之勇士能用。五兵者以衛王宮。出則夾王車。

意必其夫名執此役。今因思念而及之爾。

序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為王前驅。過時而不返

焉。鄭箋。衛宣公之聘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伯

也為王前驅久。故家人思之。

伯兮。毛傳。伯。州伯也。揚武貌。祭。特立

也。鄭箋。伯。君子字也。祭。英祭。言賢也。伯也。執父為王

前驅。毛傳。受長丈二而無刃。鄭箋。兵車六等。軫也。戈

也。人也。受也。車戰也。箭牙也。皆以四尺為差。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毛傳。婦人夫不在。無容飾。豈無

膏沐。誰適為容。毛傳。適。主也。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毛傳。杲杲。然日復出矣。鄭箋。人

言其雨其雨。而杲杲然日復出。猶我言伯且來。伯且

來。則復不來。願言思伯。甘心首疾。毛傳。甘心。厭也。鄭箋

願念也。我念思伯。心不能已。如人心嗜歡所貪口味

不能絕也。我憂思以生首疾。

焉得諛草。言樹之背。毛傳。諛草。令人志憂。背。非堂也。

鄭箋。憂以生疾。恐將危身。欲忘之。願言思伯。使我心

海。毛傳。瘳。病也。

伯兮四章。章四句。愚按。鄭在衛之西南。今箋云。從

王代鄭。而乃言之。諫。可說未安。孔穎達強解之。以

兵至京師。乃東行伐鄭。則婦人何乃舍其出門所

傳詩猶家。卷之三。國風。三。伯兮

而。而。反。舉在京言之。耶。不如傳說為無可疑也。

傳鄭人美其君子不仕亂邦。賦。攻。祭。子曰。見避世而

無悶矣。積說。孔叢子記孔子曰。于攻祭見避世之

士。而無悶于世。測。未為背叛。誠亂邦矣。即獨寐寤

而。若然。尚有悶于世耶。

序。考。祭。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

處。鄭箋。窮。猶。終。也。

考。祭。在。澗。碩。人。之。寃。毛傳。考。成。祭。樂。也。山。夾。水。曰。澗

鄭箋。碩。大。也。有。窮。處。成。樂。在。于。此。澗。者。形。貌。大。人。而

寃。然。有。虛。乏。之。色。獨。寐。寤。言。永。矢。弗。諼。鄭箋。寤。覺。永

長。欠。誓。該。志。也。在。洞。獨。寐。覺。而。復。言。長。自。誓。以。不。君。之。惡。志。在。窮。處。故。云。然。

考。樂。在。阿。碩。人。之。適。毛。傳。曲。陵。曰。阿。適。寬。大。貌。鄭。箋。道。悅。意。獨。寐。痛。歌。永。矢。弗。過。鄭。箋。弗。過。者。不。復。入。君。之。朝。也。

考。樂。在。陸。碩。人。之。軸。毛。傳。軸。進。也。鄭。箋。軸。病。也。獨。寐。寤。不。永。矢。弗。告。毛。傳。無。所。告。語。也。鄭。箋。不。復。告。君。以。善。道。

考。樂。三。章。章。四。句。憲。按。鄭。解。弗。告。弗。過。弗。告。似。有。憲。君。之。意。恐。非。賢。者。意。也。不。如。朱。解。且。正。合。傳。旨。

傳。詩。第。家。卷。之。三。國。風。章。考。樂。

傳。朋。友。相。贈。賦。木。瓜。子。曰。見。苞。直。之。禮。行。焉。以。草。葉。物。為。苞。以。草。務。者。貯。物。為。其。

序。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瑤。毛。傳。木。瓜。林。木。也。可。食。之。木。瓊。玉。之。美。者。班。佩。玉。名。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毛。傳。匪。非。也。我。非。敢。以。瓊。瑤。為。報。木。桃。之。惠。欲。令。齊。長。以。為。玩。好。結。已。國。之。恩。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毛。傳。瓊。瑤。美。玉。匪。報。也。求。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毛。傳。瓊。瑤。美。玉。匪。報。也。求。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毛。傳。瓊。瑤。美。玉。匪。報。也。求。

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毛。傳。瓊。玖。玉。名。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毛。傳。孔。子。曰。吾。于。木。瓜。見。苞。直。之。禮。行。鄭。箋。以。果。實。相。遺。者。必。苞。直。尚。書。曰。厥。包。楛。柚。

木。瓜。三。章。章。四。句。憲。按。毛。引。孔。叢。語。以。為。傳。與。子。貢。傳。正。合。但。毛。是。衛。詩。則。究。序。說。為。長。耳。若。玩。夫。子。語。未。有。以。見。其。為。衛。思。報。齊。也。

傳。曰。子。不。孫。鄰。人。刺。之。賦。尤。蘭。物。童。即。位。自。謂。有。才。能。而。喻。慢。于。大。臣。但。習。成。儀。傳。詩。第。家。卷。之。三。國。風。章。考。樂。

序。尤。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鄭。箋。惠。公。以。物。童。即。位。自。謂。有。才。能。而。喻。慢。于。大。臣。但。習。成。儀。

傳。詩。第。家。卷。之。三。國。風。章。考。樂。

尤。蘭。之。支。毛。傳。與。也。尤。蘭。草。也。君。子。之。德。當。柔。潤。溫。良。鄭。箋。尤。蘭。柔。弱。恒。蔓。延。于。地。有。所。依。緣。則。起。與。者。喻。切。稱。之。君。任。用。大。臣。乃。能。成。其。政。童。子。佩。蘭。毛。傳。蘭。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人。君。治。成。人。之。事。雖。童。子。猶。佩。蘭。早。成。其。德。雖。則。佩。蘭。能。不。我。知。毛。傳。不。自。謂。無。知。以。驕。慢。人。也。鄭。箋。此。切。稱。之。君。雖。佩。蘭。與。其。才。能。實。不。如。我。衆。臣。之。所。知。為。也。惠。公。自。謂。有。才。能。而。驕。慢。所。以。見。刺。容。兮。遂。兮。垂。帶。悻。兮。鄭。箋。容。儀。可。觀。佩。玉。遂。遂。然。垂。其。神。帶。悻。悻。然。有。節。度。鄭。箋。容。容。容。容。

尤。蘭。之。支。毛。傳。與。也。尤。蘭。草。也。君。子。之。德。當。柔。潤。溫。良。鄭。箋。尤。蘭。柔。弱。恒。蔓。延。于。地。有。所。依。緣。則。起。與。者。喻。切。稱。之。君。任。用。大。臣。乃。能。成。其。政。童。子。佩。蘭。毛。傳。蘭。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人。君。治。成。人。之。事。雖。童。子。猶。佩。蘭。早。成。其。德。雖。則。佩。蘭。能。不。我。知。毛。傳。不。自。謂。無。知。以。驕。慢。人。也。鄭。箋。此。切。稱。之。君。雖。佩。蘭。與。其。才。能。實。不。如。我。衆。臣。之。所。知。為。也。惠。公。自。謂。有。才。能。而。驕。慢。所。以。見。刺。容。兮。遂。兮。垂。帶。悻。兮。鄭。箋。容。儀。可。觀。佩。玉。遂。遂。然。垂。其。神。帶。悻。悻。然。有。節。度。鄭。箋。容。容。容。容。

尤。蘭。之。支。毛。傳。與。也。尤。蘭。草。也。君。子。之。德。當。柔。潤。溫。良。鄭。箋。尤。蘭。柔。弱。恒。蔓。延。于。地。有。所。依。緣。則。起。與。者。喻。切。稱。之。君。任。用。大。臣。乃。能。成。其。政。童。子。佩。蘭。毛。傳。蘭。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人。君。治。成。人。之。事。雖。童。子。猶。佩。蘭。早。成。其。德。雖。則。佩。蘭。能。不。我。知。毛。傳。不。自。謂。無。知。以。驕。慢。人。也。鄭。箋。此。切。稱。之。君。雖。佩。蘭。與。其。才。能。實。不。如。我。衆。臣。之。所。知。為。也。惠。公。自。謂。有。才。能。而。驕。慢。所。以。見。刺。容。兮。遂。兮。垂。帶。悻。兮。鄭。箋。容。儀。可。觀。佩。玉。遂。遂。然。垂。其。神。帶。悻。悻。然。有。節。度。鄭。箋。容。容。容。容。

尤。蘭。之。支。毛。傳。與。也。尤。蘭。草。也。君。子。之。德。當。柔。潤。溫。良。鄭。箋。尤。蘭。柔。弱。恒。蔓。延。于。地。有。所。依。緣。則。起。與。者。喻。切。稱。之。君。任。用。大。臣。乃。能。成。其。政。童。子。佩。蘭。毛。傳。蘭。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人。君。治。成。人。之。事。雖。童。子。猶。佩。蘭。早。成。其。德。雖。則。佩。蘭。能。不。我。知。毛。傳。不。自。謂。無。知。以。驕。慢。人。也。鄭。箋。此。切。稱。之。君。雖。佩。蘭。與。其。才。能。實。不。如。我。衆。臣。之。所。知。為。也。惠。公。自。謂。有。才。能。而。驕。慢。所。以。見。刺。容。兮。遂。兮。垂。帶。悻。兮。鄭。箋。容。儀。可。觀。佩。玉。遂。遂。然。垂。其。神。帶。悻。悻。然。有。節。度。鄭。箋。容。容。容。容。

尤。蘭。之。支。毛。傳。與。也。尤。蘭。草。也。君。子。之。德。當。柔。潤。溫。良。鄭。箋。尤。蘭。柔。弱。恒。蔓。延。于。地。有。所。依。緣。則。起。與。者。喻。切。稱。之。君。任。用。大。臣。乃。能。成。其。政。童。子。佩。蘭。毛。傳。蘭。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人。君。治。成。人。之。事。雖。童。子。猶。佩。蘭。早。成。其。德。雖。則。佩。蘭。能。不。我。知。毛。傳。不。自。謂。無。知。以。驕。慢。人。也。鄭。箋。此。切。稱。之。君。雖。佩。蘭。與。其。才。能。實。不。如。我。衆。臣。之。所。知。為。也。惠。公。自。謂。有。才。能。而。驕。慢。所。以。見。刺。容。兮。遂。兮。垂。帶。悻。兮。鄭。箋。容。儀。可。觀。佩。玉。遂。遂。然。垂。其。神。帶。悻。悻。然。有。節。度。鄭。箋。容。容。容。容。

也。遂瑞也。言惠公佩容刀與瑞及垂紳帶三尺則悻悻然行止有節度然其德不稱服。

芄蘭之葉。鄭箋。葉猶支也。童子佩鞶。毛傳。鞶。決也。能射則佩鞶。鄭箋。鞶之言脊。所以驅脊手指。雖則佩鞶。能不我甲。毛傳。甲。仰也。鄭箋。此君雖佩鞶與其才能實不如我象臣之所仰習。容兮遂兮。垂帶悻兮。

芄蘭二章章六句。

傳。國亂民貧。君子傷之。賦有狐。子曰。見側隱之仁焉。序有狐。刺時也。備之男女失時。喪其妃。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

詩經

卷之三

五

有狐。有人民也。鄭箋。育。生長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毛傳。與也。綏綏。匹行貌。石絕水曰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毛傳。之子。無室家者。在下

曰裳。所以配衣也。鄭箋。之子。是子也。如婦人喪其妃。耦寡而憂。是子無裳。無為作裳者。欲與為室家。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毛傳。厲。深可厲之旁。心之憂矣。之子無帶。毛傳。帶。所以中束衣。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毛傳。言無室家。若人無衣服。

有狐三章章四句。

傳。女歸。非禮。衰而見棄。鄙人刺之。賦。氓。序。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因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佚也。

芄蘭二章章六句。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毛傳。氓。民也。蚩。蚩者。敦厚之貌。布。幣也。鄭箋。幣者。所以貿買物也。季春始蠶。孟夏賣

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鄭箋。匪。非。即。就也。此民非來貿絲。但來就我。欲與我謀為室家也。送子涉淇。至于

頓丘。毛傳。丘。一成為頓丘。鄭箋。子者。男子之通稱。言民說已。已乃送之。涉淇水。至此頓丘。定室家之謀。且

為會期。匪我愆期。子無良媒。毛傳。愆。過也。鄭箋。媒。善也。非我以欲過子之期。子無善媒。來告期時。將子無

怒。秋以為期。毛傳。將。願也。鄭箋。將。請也。民欲為是期。故語之曰。請子無怒。秋以與子為期。

乘彼坳垣。以望復關。毛傳。坳。毀也。復關。君子所近也。鄭箋。前既與民以秋為期。期至。故登毀垣。鄭其所近

而望之。猶有廉耻之心。故因復關以託說。民云。此時始秋也。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毛傳。言具有一心。平若

子。故能自諷。鄭箋。用心專者。怨必深。既見復關。載笑載言。鄭箋。則笑則言。喜之甚。爾卜爾筮。無咎言。垂

有狐三章章四句。

有狐三章章四句。

有狐三章章四句。

有狐三章章四句。

有狐三章章四句。

有狐三章章四句。

有狐三章章四句。

有狐三章章四句。

有狐三章章四句。

有狐三章章四句。

有狐三章章四句。

有狐三章章四句。

有狐三章章四句。

傳龜曰卜。著曰筮。禮。此卦之體。鄭箋。福。女也。復關既

見此婦人。告之曰。我卜女筮。女宜為室家矣。兆卦之

辭。無凶咎之辭。言其皆吉。又誘定之。以爾車來。以我

賄遷。毛傳。賄。財。遷。徙也。鄭箋。女。女復關也。信其卜筮

皆吉。故答之曰。德以女車來迎我。我以所有財遷徙

就女也。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

無與士耽。毛傳。女功之所起。沃若。猶沃沃然。鳩。鴉

鳩也。食桑葚過。則醉而傷其性。耽。樂也。女與士耽。則

傷禮義。鄭箋。桑之未落。謂其時仲秋也。於是時。關之

傳。桑之未落。謂其時仲秋也。於是時。關之

賢者。判此婦人。見誘。故于嗟而戒之。鳩。以非時食葚

猶女子嫁不以禮。就非禮之樂。士之耽兮。猶可說也。

女之耽兮。不可說也。鄭箋。說。解也。士有百行。可以功

過扣除。至於婦人。無外事。維以貞信為範。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

漸車帷裳。毛傳。隕。墜也。湯。湯水盛貌。惟裳。婦人之車

也。鄭箋。桑之落矣。謂其時季秋也。復關。以此時車來

迎。己徂往也。我自是往之。女家。女家乏穀。食已。三歲

貧矣。言此者。引己之悔。不以女今貧故也。惟裳。重容

也。我乃渡深水。至漸車。重容。猶引此。難而往。又明已

專心於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毛傳。爽。差也。鄭箋。我

心於女。故無差忒。而復關之行。有二意。士也。罔極。一

三其德。毛傳。極。中也。

三歲為婦。靡室勞矣。鄭箋。靡。無也。無居室之勞。言不

以婦事。見困苦。有舅姑曰。婦。夙興夜寐。靡有朝矣。鄭

箋。無有朝者。常早起夜臥。非一朝然。言已亦不解惰

言既遂矣。至于暴矣。鄭箋。言我也。遂。猶久也。我既久

矣。謂三歲之後。見遇浸薄。乃至見酷暴。兄弟不知。我之

其笑矣。毛傳。啜。啜然笑。鄭箋。兄弟在家。不知我之見

辱。若其知之。則啜啜然笑。我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毛傳。悼。傷也。鄭箋。麗。安。躬身也。我女思君子之過已

無終。則身自哀傷。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鄭箋。及。與也。我欲與女俱。至十

老。若平。汝反薄我。使我怨也。淇則有岸。隰則有泮。毛

傳。泮。坡也。鄭箋。泮。讀為畔。畔。涯也。言淇與隰。皆有涯

岸。以自拱持。今君子放恣。心意曾無所拘制。總角之

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毛傳。總角。結髮也。晏晏。和柔

也。信誓。旦旦。然。鄭箋。我為童女。未笄。結髮。晏然之味

女。與我言笑晏晏。然而和柔。我其以信誓。且且耳。言

其懇側。款誠。不思其反。鄭箋。反。復也。今老而使。我怨

曾不念復其前言反是不思亦已焉哉鄭箋已焉哉謂不可奈何死生自決之辭。

氓六章章十句愚按以上八篇毛詩本止墻茨相鼠是邶風餘六篇皆衛風及邶風又多係衛詩錯雜無序不如傳之為明當矣。

衛考補衛國名姬姓侯爵武王以封康叔邠按邠邠衛三國也邠侯管叔也邠侯霍叔也邠邠入衛在誅管霍之後未誅管霍以前管叔名邠其陳於大師者則為邠詩霍叔名邠其陳於大師者則為邠詩有其君有其地乃有其詩也管霍已誅邠亦

詩家 卷之三 國風 邠

旋除便已無邠邠之詩矣豈可以衛詩為邠邠之詩既不可以衛詩為邠邠之詩亦未可因邠邠之地入為衛地遂以邠邠之詩併為衛詩也何也邠邠未入衛之先其地非衛地其所有之詩不可混也今據毛本所探雖有邠邠衛三國之名考其詩又止以為衛詩未見其為邠邠者如繫蔡邠者若莊姜與擊鼓苑丘諸詩皆衛詩也無所考定其孰為邠詩也如繫於邠者若共姜與泉木竹竿諸詩皆衛詩也無所考定其孰為邠詩也以三國之詩不得其各出之實僅係以一借名分而散見若

然則其初止宜標一衛焉可矣安用併標三國之名為耶此其故之大可求者且莊姜之時已久無邠君久無邠地矣何以日月諸篇又為邠詩共姜之時已久無邠君久無邠地矣何以柏舟之篇又為邠詩是皆說之不可解者蓋疑於中已有年所今由傳文一讀讀之犁犁非非殆猶雲霧睹青天不自覺其心之曠神之怡也。

傳衛世子餘未立而卒其姜誓以守志賦柏舟續說世子餘者衛釐侯之長子武公兄也謚其伯其姜其妻齊女也婦人從夫謚故曰其姜考補按此云

詩家 卷之三 國風 邠

世子未立而卒則其伯固卒於釐侯之前是共伯未嘗見殺而武公無篡弑之惡也。

序柏舟其姜自誓也衛世子其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鄭箋共伯信侯之世子。汎彼柏舟在彼中河毛傳典也中河河中鄭箋亦在河中猶婦人之在夫家是其常處髮彼兩髦實維我儀毛傳髮兩髦之貌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節儀也鄭箋兩髦之人謂共伯也實是我之匹故我不嫁也禮世子味爽而朝亦節繼笄總拂髦履屨之死

矢靡它。毛傳矢誓靡無之至也。至已之死信無它心。毋也。天只不諒人只。毛傳諒信也。母也。天也。尚不信我。天謂父也。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髡彼兩髦。實維我特。毛傳特匹也。之。矢靡慝。毛傳慝邪也。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柏舟二章章七句。愚按此詩明是衛詩。而世次又空右篇首。傳為最確。若君廊風之首。殊莫能。

傳衛武公好學明德。國人美之。賦汎與。積說武公名。

和。登侯之子。測傳以為好學明德。曾子大學引此詩而言。盛德至善。恐其源流。必有所自也。

傳詩勸象。卷之三。風。三。洪興。

厚淇與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毛傳猗與也。奧隈。綠玉笋也。竹。竹也。猗猗。美盛貌。武公質美德盛。有康叔之餘烈。有。

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毛傳匪文章貌。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道其學而成也。聽其規諫。

以自修。如玉石之見琢磨也。瑟兮僖兮。赫兮咺兮。毛傳瑟矜莊貌。僖寬大也。赫有明德赫赫然。咺威儀容。

止宜者也。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毛傳諼忘也。瞻彼淇奧。綠竹青青。毛傳青青茂盛貌。有匪君子。克。

耳瑋瑋會弁如星。毛傳克耳謂之瑋。瑋瑋美石也。天子玉瑋。諸侯以石。弁皮弁。所以會髮。鄭箋會謂弁之。

縫中。飾之以玉。矇矇而處。狀似星也。天子之朝服皮弁。以日視朝。瑟兮僖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瞻彼淇奧。綠竹如簣。毛傳簣積也。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毛傳金錫練而。圭辭性有。鄭箋圭。

辭亦琢磨。四者亦道其學而成也。寬兮綽兮。猗重較兮。毛傳寬能容眾。綽緩也。重較。卿士之車。鄭箋。綽兮。

馳。位於施舍。善戲謔兮。不為虐兮。毛傳寬緩弘大。難。則戲謔。不為虐矣。鄭箋。君子之德。有張有弛。故不常。

矜莊而時戲謔。淇與三章章九句。傳武公好賢樂善。國人美之。賦于旄。

序于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鄭箋。賢者。時處士也。

子子于旄。在浚之郊。毛傳子子。于旄之貌。注旄於干首。大夫之旃也。浚。衛邑。古者有大功。世其官邑。郊外。

曰野。鄭箋。周禮。孤卿建旃。大夫建物。首皆注旄焉。時有建此旄。來至浚之郊。卿大夫好善也。素絲紕之。長。

有建此旄。來至浚之郊。卿大夫好善也。素絲紕之。長。

有建此旄。來至浚之郊。卿大夫好善也。素絲紕之。長。

馬四之。毛傳：紕，所以織組也。總紕於此，成文於彼，顯以素絲紕組之法，御四馬也。鄭箋：素絲者，以為縷以縫紕，旌旗之旒，或以維侍之。浚，郊之賢者。既識，卿大夫未建旄而來，又識其乘善馬，四之者，見之數也。彼妹者子，何以畀之。毛傳：妹，順貌。畀，予也。鄭箋：時賢者既說此卿大夫有忠順之德，又欲以善道與之，心誠愛厚之至。

子于干旌在浚之都。毛傳：鳥隼曰旌，下邑曰都。鄭箋：周禮州里建旗，謂州長之屬素絲組之良馬五之。毛傳：德以素絲而成組也。駟馬五，鄭箋：以素絲縷縫組於旌旗以為之飾。五之者，亦謂五見之也。彼妹者子，何以予之。

子于干旌在浚之城。毛傳：析羽為旌，城，都城也。素絲視之良馬六之。毛傳：視，織也。四馬六，鄭箋：視當作屬，屬著也。六之者，亦謂六見之也。彼妹者子，何以告之。

千旄三章章六句

傳：衛莊公娶于齊國人美之，賦碩人。測：莊姜初娶而美之，蓋美碩人也。因莊公後有嬖人之事，不答莊姜，并以此亦為閔之之詩，果是未疑。

序：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于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左傳：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

碩人其頰，衣錦褰衣。毛傳：頰，長貌。錦，文衣也。夫人德盛而尊，嫁則錦衣加褰，鄭箋：碩，大也。言莊姜儀表

長麗，俊好，頰頰然，褰，禪也。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在途之所服也。尚之以禪衣，為其文之太著，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那侯之姨，譚公維私。

毛傳：東宮，齊太子也。女子後生曰妹。妻之姊妹曰姨。婦人謂之那。鄭箋：陳此者，言莊姜容貌既美，兄弟皆正大。

手如柔荑，毛傳：如荑之新生，膚如凝脂。毛傳：如脂之凝，領如蝤蛴。毛傳：蝤蛴，頸也。蝤蛴，蝓蟲也。齒如瓠犀。毛傳：瓠犀，瓠子，蠶首，蛾眉。毛傳：蠶首，類廣而左。鄭箋：蠶，謂蠶也。巧笑倩兮，毛傳：倩，好口輔。美目盼兮，毛傳：盼，白黑分。鄭箋：此章說莊姜容貌之美，所宜親幸。

碩人教教，說于農郊。毛傳：教，教長貌。鄭箋：教，教猶頤頤也。說，當作禮。禮，春秋之稱，讀皆互同。衣服曰袿，今俗語然。此言莊姜始來，更正衣服于衛近郊，四牡有

頤也。說，當作禮。禮，春秋之稱，讀皆互同。衣服曰袿，今俗語然。此言莊姜始來，更正衣服于衛近郊，四牡有

頤也。說，當作禮。禮，春秋之稱，讀皆互同。衣服曰袿，今俗語然。此言莊姜始來，更正衣服于衛近郊，四牡有

頤也。說，當作禮。禮，春秋之稱，讀皆互同。衣服曰袿，今俗語然。此言莊姜始來，更正衣服于衛近郊，四牡有

頤也。說，當作禮。禮，春秋之稱，讀皆互同。衣服曰袿，今俗語然。此言莊姜始來，更正衣服于衛近郊，四牡有

駭朱憤鑣鑣翟菲以朝。毛傳駢壯貌憤飾也。人君以朱纒鑣扇汗。且以爲飾。鑣鑣盛貌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非蔽也。鄭箋此又言莊姜自近郊。既正衣服。乘是車馬以入君之朝。皆用嫡夫人之正禮。今而不答。大夫風退。無使君勞。毛傳大夫未退。君聽朝於路寢。夫人聽內事於正寢。大夫退。然後罷。鄭箋莊姜始來時。衛諸大夫朝夕者。皆早退。無使君之勞倦者。以君夫人新爲妃耦。至親視之故也。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罔滅滅。鮪發發。葭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揭。毛傳洋洋盛大也。活活流也。鮪魚鱗也。揭揭長也。孽孽盛飾。庶士齊大夫送女者。揭武壯貌。鄭箋庶姜謂姪婦。此章言齊地廣饒。士女使好。禮儀之備。而君何爲不答夫人。

碩人四章。章七句。愚按詳詩篇中止有一味贊美耳。與傳說殊合。然左傳已有無子之語。則所謂閱之者。意在詩外。更自可思。不似止于稱美者其味淺也。

傅衛莊公之嬖。人生州吁。好兵。莊姜憂之。賦萊衣。續說春秋傳曰。莊姜無子。其婦戴媽生桓公。莊姜以

爲已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此詩乃姜所自作也。言憂之。則知莊姜心存社稷。而非疾妬之私矣。

序綠衣。傅莊姜傷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鄭箋綠當爲祿。故作祿轉作綠字之誤也。莊姜莊公夫人。齊女。姓姜氏。妾上僭者。謂公子州吁之母。母嬖而州吁驕。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毛傳與也。綠間色。黃正色。鄭箋綠兮衣兮者。言祿衣自有禮制也。諸侯夫人祭服之下。翻衣爲上。展衣次之。祿衣次之。次之者。衆妾亦以貴賤之等。服之。鞠衣黃。展衣白。祿衣黑。皆以素紗爲裏。今祿衣反以黃爲裏。非其禮制也。故以喻妾上僭。

心之憂矣。徇維其已。毛傳憂雖欲自止。何時能止也。綠兮衣兮。綠衣黃裳。毛傳上曰衣。下曰裳。鄭箋婦人之服。不殊衣裳。上下同色。今衣黑而裳黃。喻亂嫡妾之禮。心之憂矣。易維其亡。鄭箋亡之言忘也。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毛傳綠末也。絲本也。鄭箋女。女妾上僭者。先染絲。後製衣。皆女之所治爲也。而女反亂之。亦喻亂嫡妾之禮。貴以本末之行。禮。大夫以上衣緇。故本於絲也。我思古人。俾無訛兮。毛傳俾。使。訛

說。春秋傳曰。莊姜無子。其婦戴媽生桓公。莊姜以

過也。鄭箋古人謂制禮者。我思此人定尊卑。使人無過差之行。心善之也。

絲兮綌兮。淒其以風。毛傳淒寒風也。鄭箋絲綌所以當暑。今以待寒。喻其失所也。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毛

傳古之君子實得我心也。鄭箋古之聖人制禮者。使夫婦有道。妻妾貴賤各有次序。

綠衣四章章四句。愚按左傳公問于眾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今詩傳云莊姜憂州吁之好兵。而

詩中恰有治絲之句。正暗相合。

傳詩勸案 卷之三 國風 綠衣

傳莊姜見怒於公賦終風

序終風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不能正也。鄭箋正猶止也。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毛傳興也。終日風為終風。暴疾也。笑侮之也。鄭箋既竟日風矣。而又暴疾。興者。喻州

吁之為不善。如終風之無休止。而其間又有甚惡。其在莊姜之旁。視莊姜則反笑之。是無敬心之甚。諛浪

笑傲。毛傳言戲諛不敬。中心是懼。鄭箋悼者。傷其如是然而已。不能得而止之。

終風且暴。毛傳露而上也。惠然肯來。毛傳言時有順

心也。鄭箋肯可也。有順心。然後可以來。至哉。苟不欲見其戲諛。莫往莫來。悠悠我思。毛傳人無子道以來事已。已亦不得以母道往加之。鄭箋我思其如是。心悠悠然。

終風且噎。不日有暵。毛傳陰而風曰噎。鄭箋有。又也。既竟日風。且復噎。不見日矣。而又暵者。喻州吁闇亂

甚也。寤言則寐。願言則嚏。毛傳嚏。踏也。鄭箋言我願思也。嚏當為不敢嚏咳之嚏。我其憂悼而不能寐。女

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今然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辭也。

傳詩勸案 卷之三 國風 終風

傳暵其陰。毛傳如常陰暵。暵然。虺虺其雷。毛傳暴若

震雷之聲。虺虺然。寤言不寐。願言則嚏。毛傳懷傷也。鄭箋懷安也。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安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愚按毛鄭見序。有州吁之暴語。遂以笑諛往來之句。皆指州吁此等。以言夫婦之

之際。則合若母子。則不倫矣。且序云。莊姜傷已也。意本甚明。下所云。遭州吁之暴。正指莊公寵驕州

吁。以侮慢已。何乃直云。州吁侮慢乎。傳云。見怒于公。自了然無疑。而未解為得矣。

傳衛州吁弑其君桓公。莊姜歸于齊。賦日月。續說

步出子下
似脫叔姬
二字

公名完。莊公子既立而緡州吁。州吁奔宋。桓之十
六年。周桓王元年。魯隱公四年也。州吁自宋入于
衛。弑桓公而自立。故并其母逐之。猶齊公子商人
弑其君舍。而出于於魯。魯宣弑赤及視。而夫人姜
氏歸于齊也。凡此所謂歸。皆大歸也。

序日月。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答于
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

日居月諸。照臨下上。毛傳。日乎月乎。照臨之也。鄭箋

日月。喻國君與夫人也。當同德齊意。以治國。若常道

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毛傳。逝。去也。鄭箋。之

傳。詩。歸。家。卷之三。國風。無

人是人也。謂莊公也。其所以接及我者。不以故處。其

說其初時。胡能有定。寧不能願。毛傳。胡。何定。止也。鄭

箋。寧。猶曾也。君之行如是。何能有所定乎。曾不願念

我之言。見其所以不能定完也。

日居月諸。下上是日。毛傳。日。覆也。鄭箋。覆。猶照臨也

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毛傳。不及我以相好。鄭箋。其

所以接及我者。不以相好之恩情。其于已薄也。胡能

有定。寧不能報。毛傳。盡婦道而不得報。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毛傳。日始出。盛皆出。東。左。鄭箋

自。從也。言夫人當盛之時。與君同位。乃如之人兮。德

音無良。毛傳。音。聲。良。善也。無善恩意之聲。語于我也。
胡能有定。俾也可忘。鄭箋。君于行如此。何能有所定。
便是無良可忘也。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鄭箋。畜。養

卒。終也。父兮母兮。言已尊之如父。又親之如母。乃

反養遇我不終也。胡能有定。報我不逮。毛傳。逮。循也。

鄭箋。不逮。不循禮也。

日月四章。章六句。愚按。序云。遭州吁之難。且稱先

君。明是言。弑完之。事與傳相合。但乃如之人。于傳

則似指州吁。于序則似指先君耳。詩中呼及父母

傳。詩。歸。家。卷之三。國風。無

尤與歸齊之說為近。不卒者。正謂于弑身逐也。

傳。戴媽歸于陳。莊姜贈之于椁。賦。燕燕。續。戴媽。歸。媽

陳國之女。桓公之生母也。州吁既弑桓公。并其二

母逐之。故莊姜歸齊。戴媽歸陳。

序。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鄭箋。莊姜無子。陳女戴媽

生子。各完。莊姜以為己子。莊公薨。完立。而州吁殺

之。戴媽於是大歸。莊姜遠送之于野。作詩見己志。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毛傳。燕。燕。兒也。燕之于飛。必差

池。其羽。鄭箋。差池。其羽。謂張舒其尾翼。戴媽將歸。

願視其衣服。之子于歸。遠送于野。毛傳。之子。去者也。

歸歸宗也。遠送過禮。于於也。郊外曰野。鄭箋婦人之

禮送迎不出門。今我送是子。乃至子野者。舒已情盡

已情。瞻望弗及。泣涕如雨。毛傳瞻。視也。

燕燕于飛。頡之頡之。毛傳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頡。

鄭箋頡頡。與戴媽將歸出入前却之子于歸。遠于將

之。毛傳將。行也。鄭箋將。亦送也。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毛傳佇立。久立也。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毛傳飛而上曰上音。飛而下曰

下音。鄭箋下上其音。與戴媽將歸。言語感激。聲有大

小。之子于歸。遠送于南。毛傳陳在衛南。瞻望弗及。實

傳詩嫡家。卷之三。國風。望。燕燕。

夢我心。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毛傳仲。戴媽字也。任。大寒。塞。淵

深也。鄭箋任者。以恩相親信也。周禮六行。孝友睦姻

任恤。終溫且惠。淑慎其身。毛傳惠。順也。鄭箋溫。謂顏

色和也。淑。善也。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毛傳勗。勉也。鄭

箋戴媽。思先君莊公之故。故將歸。猶勸勉寡人以禮

義。寡人。莊姜自謂也。

燕燕四章。章六句。愚按以上莊姜之詩。皆列之碩

人以後。蓋自初嫁以至失寵遭亂。究以見逐太歸。并送其婦終之倫。次井井如此。與毛本鈔出者迥

別矣。

傳州吁求寵于諸侯。使公孫文帥師。及宋公陳侯

魯人蔡人伐鄭。衛人怨之。賦擊鼓。續說。公孫文帥

衛大夫。春秋傳曰。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

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于鄭。

而求寵于諸侯。以和其民。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鄭

以除君怨。君為王。故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

願也。宋人許之。于是陳蔡方睦于衛。故宋公陳侯

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秋。鞏帥師會

諸侯復伐鄭。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此詩蓋衛人

傳詩嫡家。卷之三。國風。望。擊鼓。

之從軍者。與其家人訣別之詞。

序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帥將

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鄭箋將者。將

兵以伐鄭也。平。成也。將伐鄭。先告陳與宋。以成其

伐事。春秋傳曰。宋殤公云云。至衛人伐鄭是也。伐

鄭在魯隱四年。

擊鼓其鏜。踴躍用兵。毛傳鏜。擊鼓聲也。使衆皆踴

躍用兵也。鄭箋此用兵。謂治兵時。土圍城漕。我獨南

行。毛傳漕。衛邑也。鄭箋此言衆人皆勞苦也。或役土

功於國。或修理漕城。而我獨見使從軍南行伐鄭。是

尤勞苦之甚。

從孫子仲。平陳與采。毛傳孫子仲謂公孫文仲也。平

陳於宋。鄭箋仲字也。平陳于宋。謂使告宋曰。君為主

敵。邑以賦與陳。蔡從不我以歸。愛心有怵。毛傳愛心

怵。仲然鄭箋以猶與也。與我南行。不與我歸。期兵凶

素懼不得歸。豫愛之。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毛傳有不還者。有亡其馬者。鄭

爰爰於也。不還謂死也。傷也。病也。今于何居乎。于何

處乎。於何喪其馬乎。于以求之。于林之下。毛傳山木

曰林。鄭箋于於也。求不還者。及亡其馬者。當于山林

傳詩鄭家。卷之三。國風。望。擊鼓。

之下。軍行必依山林。求其故處近得之。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毛傳契闊。勤苦也。說。數也。鄭箋

從軍之士。與其伍約。死也。生也。相與處勤苦之中。我

與子成相說愛之恩。志在相存救也。執子之手。與子

偕老。毛傳偕。俱也。鄭箋。洗其手。與之約誓。示信也。

俱老者。庶幾俱免於難。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毛傳不與我生活也。鄭箋州吁

阻兵安忍。阻兵無眾。安忍無親。眾叛親離。軍士棄其

約。離散相遠。故吁嗟嘆之。闊兮。女不與我相救。活。傷

之。于嗟洵兮。不我信兮。毛傳河遠。信。極也。鄭箋。嘆其

棄約不與我相親信。亦傷之。

擊鼓五章。章四句。愚按。續說為與家人訣別之詞。

最為得之。求之林下等語。乃囑以後事也。末二章

正是追昔傷今。不能為別之態。

傳衛宣公納伋之妻。國人惡之。賦親臺。續說宣公名

也。莊公庶子。衛人殺州吁而立之。生子伋。長為伋

于齊。聞其美。迺系親臺于河上而要之。至則以為

夫人。是為宣姜。

序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

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鄭箋伋。宣公之世子。

傳詩鄭家。卷之三。國風。望。擊鼓。

新臺有泚。河水瀟瀟。毛傳泚。鮮明貌。瀟瀟。盛貌。水所

以潔。汙穢。及于河上。而為淫昏之行。燕婉之求。蘧條

不鮮。毛傳燕。安。婉。順也。蘧條。不能俯者。鄭箋。鮮。善也。

伋之妻。齊女來嫁於衛。其心本求燕婉之人。謂伋也。

及得蘧條不善。謂宣公也。蘧條。口柔。常觀人顏色。而

為之辭。故不能俯者也。

新臺有酒。河水洌洌。毛傳酒。高峻也。洌洌。平地也。燕

婉之求。蘧條不殄。毛傳殄。絕也。鄭箋。殄。當作臙。臙。善

也。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毛傳言所得非所求也。鄭箋。設

魚網者宜得魚鴻乃鳥也及離焉猶齊女以禮來求世子而得宣公燕婉之求得此成施毛傳成施不能仰者鄭箋成施而手下人以色故不能仰也

新臺三章章四句

傳宣公殺其世子伋及母弟壽衛人傷之賦二子乘舟

序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左傳衛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于左公子夷姜

傳詩嫡家 卷之三 四風 聖 新臺

將殺之壽于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毛傳二子伋壽也宣公為伋取女而美公奪之生壽及朔朔與其母烈伋于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其涉

苦聖言也

危遂往如乘舟而無所薄汎汎然迅疾而不礙也願言思子中心養養毛傳願每也養養然憂不知所定鄭箋願念也念我思此二子心為之憂養養然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毛傳逝往也願言思子不瑕有害毛傳言二子之不遠宮鄭箋暇猶過也我思念此二子之事於行無過差有何不可而不去也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傳宣姜不閉於禮國人風之賦君子偕老

序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以與君子偕老也鄭箋

傳詩嫡家 卷之三 四風 聖 二子

夫人宣公夫人惠公之母也人君小君也或者小

字誤作人耳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毛傳能與君子俱老乃互居尊位服盛服也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為之笄衛笄也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鄭箋珈之言加也副既笄而加飾如今步趨上飾古之制所有未聞委佗佗如山如河毛傳委委者行可委曲縱迹也佗佗者德平易也山無不容河無不潤象服是冕毛傳象服尊者所以為飾鄭箋象服者謂褕翟闕翟也人君之象服則舜所云子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之

屬子之不淑云如之何。毛傳有子若是何謂不善也。鄭箋子乃服飾如是而為不善之行於禮當如之何。深疾之。

此兮此兮其之翟也。毛傳此鮮盛貌。禴翟。闕翟羽飾衣也。鄭箋侯伯夫人之服。自禴翟而下如王后焉。翟

髮如雲。不屑鬢也。毛傳髮黑髮也。如雲言美長也。屑

之掃也。毛傳瑱塞耳也。掃所以摘髮也。揚且之曾也。

毛傳揚。肩上廣。曾。白曾。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毛

傳尊之如天。審諸如帝。鄭箋胡。何也。帝。五帝也。何由

傳詩嬌家。卷之三。國風。聖。借毛。

然女見尊敬如天帝乎。非由衣服之盛。顏色之莊與。反為淫昏之行。

嗟兮嗟兮其之展也。蒙彼絢繡。是細裨也。毛傳禮有

展衣者。以丹穀為衣。蒙覆也。繡之靡者為縠。是當暑

裨延之服也。鄭箋后妃六服之次。展衣至白。縠稀。縠

之盛麗者。展衣夏。縠衣秋。縠。此以禮見於君。及賓

客之盛服也。其衣字誤。禮記作禮衣子之清揚。揚且

之顏也。毛傳清現清明也。揚廣揚而顏角豐滿。展如

之人兮。邦之媛也。毛傳展誠也。美女為媛。鄭箋媛者

邦人所依倚以為補助也。疾宣姜有此盛服。而以淫

昏亂國。故云然。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傳。昭伯無禮於宣姜。國人惡之。賦離之。責責。謂說

昭伯。衛宣公。婁子。公子頑也。謚曰昭伯。無禮。謂上

淫。

序。之。情。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為宣姜。鴉鵲之不

若也。鄭箋。刺宣姜者。刺其與公子頑為淫亂。行不

如禽獸焉。

左傳。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

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

傳。詩。嬌家。卷之三。國風。聖。鴉鵲。

鴉之奔奔。鴉之疆疆。毛傳。鴉則奔奔。鴉則疆疆。然。鄭

箋。奔奔。疆疆。言其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刺宣姜

與頑。非匹。偶人之無良。我以為凡。毛傳。良善也。凡。謂

君之兄。鄭箋。人之行無一善者。我君反以為兄。君。謂

惠公。

鶉之疆疆。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毛傳。君。國

小君。鄭箋。小君。謂宣姜。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傳。公室無禮。衛人刺之。賦采芣。則此序以桑中各篇

者也。說者多以此為桑中。濮上之音。然亦以為桑中

有桑中字面爾。今傳不以桑中名篇。蓋足以證詩之非桑間也。公室無禮云。豈亦昭伯之事而云然乎。

序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鄭

箋。衛之公室淫亂。謂宣惠之世。男女相奔。不待媒氏以禮會之也。世族在位。取姜氏弋氏庸氏者也。竊。盜也。幽遠。謂桑中之野。

爰采唐矣。沫之鄉矣。毛傳。爰。於也。唐。蒙采名。沫。衛邑。

鄭箋。於何采唐。必沫之鄉。猶言欲為淫亂者。必之衛。傳詩嫡家。卷之三。國風。兗。桑中。

之。都惡衛為淫亂之上。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毛傳。姜

姓也。言世族在位。有是惡行。鄭箋。淫亂之人。誰思乎。乃思美孟姜。孟姜。列國之長女。而思與淫亂。疾世族

在位。有是惡行也。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

淇之上矣。毛傳。桑中。上宮。所期之地。淇。水名也。鄭箋

此思孟姜之愛厚已也。與我期於桑中。而要見我於上宮。其送我則於淇水之上。

爰采麥矣。沫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毛傳。弋。姓

也。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葑矣。沫之東矣。鄭箋。葑。蔓菁。云誰之思。美孟庸

矣。毛傳庸。姓也。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桑中三章。章七句。愚按此等詩。出于刺者之口。便足懲戒。若云其人自為之。則聖人何乃留此。佚詞。艷語於篇章。垂之為經。乎。詩之代為人言。以為風刺者多矣。朱子于鶉奔。亦曰為惠公之言。以刺。獨于淫詩。必曰自作。何哉。

傳狄入衛。衛戴公次于漕。許穆姬聞之。賦載馳。續說

戴公名申。許穆姬。許男新臣之夫人。戴公女弟也。

是時狄殺懿公。國人分散。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

傳詩嫡家。卷之三。國風。邶。載馳。

邑。華陽范氏曰。先王制禮。父母沒。則不得歸寧者。義也。雖國滅。君死。不得違。赴焉。義重於亡故也。

序載馳。許穆夫人作也。聞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為狄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

人。聞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父兄。

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鄭箋。滅者。懿公死也。君死

於位。曰滅。露於漕邑者。謂戴公也。懿公死。國人分

散。宋桓公迎衛之遺民。渡河。處之於漕邑。而立戴

公焉。戴公與許穆夫人。俱公子頑。烝於宣姜所生

也。男子。先生曰。兄。

左傳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河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決與甯莊子矢使守以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與夫人繡衣白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為右黃夷前驅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旌是以其敗狄人因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口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蒸于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

傳詩補義 卷之三 國風 聖 載馳

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為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許穆夫人賦載馳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毛傳載辭也乎失國曰唁鄭箋載之言則也衛侯戴公也驅馬悠悠言至于漕毛傳悠悠遠貌漕衛來邑鄭箋夫人願御者驅馬悠悠乎我欲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毛傳草行曰跋水行曰涉鄭箋跋涉孔附大夫來告難于許時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毛傳不能旋反我思也鄭箋既

盡嘉善也言許人盡不善我欲歸唁見視爾不滅我思不遠毛傳不能遠衛也鄭箋爾女女許人也滅善也視女不施善道救衛

既不我嘉不能旋濟毛傳濟止也視爾不滅我思不閱毛傳閱閉也

陟彼阿丘言采其蕝毛傳阿高曰阿丘蕝貝母也升至偏高之丘采其蕝者將以療疾鄭箋升丘采貝珠猶婦人之適異國欲得為助安宗國也女子善懷亦各有行毛傳行道也鄭箋善猶多也懷思也女子之多思者有道猶升丘采其蕝也許人尤之衆稱且狂

傳詩補義 卷之三 國風 聖 載馳

毛傳尤過也是乃衆勿釋且狂進取一槩之義鄭箋許人許大夫也過之者過夫人之欲歸唁其兄

我行其野芄芃其麥毛傳願行衛之野麥芃芃然方盛長鄭箋麥芃芃者言未收刈民將困也控于大邦誰因誰極毛傳控引極至也鄭箋今衛侯之欲求援引之力助於大國之諸侯亦誰因乎由誰至乎閱之故欲歸問之大夫君子無我有尤鄭箋君子國之賢者無我有尤無過我也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毛傳不如我所思之篤厚也鄭箋爾女女衆大夫君子也

載馳五章一章六句二章四句一章六句一章八

句。

傳宋桓姬閔衛之破也。賦泉水。續說桓姬。宋公御說之夫人。亦宣姜女也。

序。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鄭箋以自見者。見已志也。

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衛女之思歸。雖非禮。思之至也。

淇。水名也。鄭箋言泉水流而入淇。猶婦人出嫁於異國。有懷于衛。靡日不思。鄭箋。侯至。靡無也。以言我有

傳詩類案

卷之三

國風

聖

泉水

此解諸如與下問諸姑伯姊俱與宋傳大異

所至念于衛。我無日不思也。所至念者。謂諸姬諸姑伯姊。變彼諸姬。聊與之謀。毛傳。變。好貌。諸姬。同姓之女。聊。願也。鄭箋。聊。且。器之辭。諸姬者。未嫁之女。我且

欲略與之謀。婦人之禮。觀其志意。親親之恩也。出宿于泲。飲餞于禰。毛傳。泲。地名。和而舍。餞。飲酒於

其側。日。能。重。始。有。事。于。道。也。禰。地名。鄭箋。泲。禰者。所嫁國適衛之道。所經。故思宿餞。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鄭箋。行。道也。婦人有出嫁之道。遠於親親。故禮緣

人情。使得歸寧。問我諸姑。遂及伯姊。毛傳。父之姊妹。稱姑。先生曰。姊。鄭箋。寧。則又問姑及姊。親其類也。先

如後。殊。尊。姑。也。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毛傳。干。言。所過國郊也。鄭箋。干。言。猶泲禰。未聞遠近。同異。載脂載芻。還車言適。毛傳

脂。車具車。以還我行也。鄭箋。言還車者。嫁時乘來。今思乘以歸。適。臻于衛。不瑕有言。毛傳。適。疾。臻。至。瑕。遠也。鄭箋。瑕。猶過也。言何也。我還車疾。至于衛而返。於

行無過差。有何不可而止我。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毛傳。所出同所歸異。為肥泉。鄭

箋。茲。此也。自衛而來。所渡水。故思此而長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毛傳。須。漕。衛邑也。鄭箋。自衛而來。所經

傳詩類案

卷之三

國風

聖

泉水

按此解出。此不云衛。地與行字。日相與似。不有情。

邑。故又思之。駕言出遊。以寫我憂。毛傳。駕。除也。鄭箋。既不得歸寧。且欲乘車出遊。以除我憂。泉水四章。章六句。愚按此詩傳與序互相發。闕亡

故思歸。觀載馳傳。亦只言問之自見。獨序不明言何人何國耳。義故不殊也。

傳宋桓姬之廢。和其小君之賦。賦竹竿。續說。廢。謂姪姊。即泉水所謂與謀之諸姬是也。測。泉水。乃桓姬

閔衛之破。而賦。而桓姬之廢。為之賦。竹竿。以和之。小君。指桓姬也。此二詩文意大相類。乃一唱一和也。

序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

筐籠竹竿。以釣于淇。毛傳與也。筐籠。長而殺也。釣。以得魚。如婦人待禮。以成爲室家。豈不爾思。遠莫致之。鄭箋。我豈不思與君子爲室家乎。君子疏遠已。已無由致此道。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毛傳。泉源。小水之源。淇水。大水也。鄭箋。小水有流入大水之道。猶婦人有嫁於君子之禮。今水相與爲左右而已。亦以喻已不見答。女子

有行遠。父母兄弟。鄭箋。行道也。女子有適當嫁耳。不傳詩。嫡家。卷之三。國風。五。竹竿。

按此二句。與出遊二句。與泉水。同辭。其辭。亦克互有。交離。

以不荅而遠婦禮。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毛傳。瑳。巧笑貌。儺。行有節度。鄭箋。已不見荅。猶不惡君子。美其容貌與禮儀也。

淇水。漣漣。檜楫。松舟。毛傳。漣漣。流貌。檜。柏葉松身。楫。所以擢舟也。舟楫相配。得水而行。男女相配。得禮而備。鄭箋。此傷已。今不得夫婦之禮。駕言出遊。以寫我

憂。毛傳。出遊。思鄉。衛之道。鄭箋。適異國而不見答。其

除此憂。惟有歸耳。

竹竿四章。章四句。思按據此傳。腰和泉水。則泉水

諸姬諸姑之解。朱義爲長矣。序說思歸。與傳本無

不合。多此不見荅一語。毛鄭遂曲爲之說。夫據序

意。不見荅。亦不過原思歸之因耳。自是題外之情

何乃泥之。而必謂出語盡取喻于此耶。亦不如朱

注之直截明快也。朱子取序說而刪其不見荅一

語。本出臆斷。却與傳暗合。故知使朱子得見傳本

所著自不止爾爾。

傳宋桓姬歸於衛。思襄公賦河廣。統說襄公名。茲父

桓公之子。

序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鄭

傳詩。嫡家。卷之三。國風。五。河廣。

箋。宋桓公夫人。衛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襄公即

位。夫人思宋。義不可往。故作詩以自止。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毛傳。杭。渡也。鄭箋。誰謂河水廣

與。一葦加之。則可以渡之。喻狹也。今我之不渡。直自

不往耳。非爲其廣。誰謂宋遠。跋予望之。鄭箋。予。我也。

誰謂宋國遠與。我跋足則可以望見之。亦喻近也。今

我之不往。直以義不往耳。非謂其遠。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鄭箋。不容刀。亦喻狹也。小船曰

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鄭箋。崇。終也。行不終朝。亦喻

近也。

河廣二章章四句。愚按自載馳而後諸篇皆為辟女之詩。以次而列。可謂有倫有序者矣。

傳狄侵黎。黎侯出奔衛。衛穆公不禮焉。黎人惡之。賦

旄丘。續說狄非夫也。黎國名。杜氏曰。在上黨。並關

縣。任姓。侯爵。衛穆公名遫。文公孫成公子也。春秋

晉景公時。士會帥師滅赤狄潞氏。伯宗數其奪黎氏地。乃衛穆公六年也。

序旄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

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鄭箋

衛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日伯者。時為州伯也。周之

制。使伯佐牧。春秋傳曰。五侯九伯。侯為牧也。

旄丘之篇。今何說之節。今毛傳與也。前高後下曰旄

丘。諸侯以國相連屬。憂患相及。如葛之蔓延。相連及

也。延闕也。鄭箋。上氣接則葛生。闕節。與者。喻此時衛

伯不恤其職。故其臣於君事亦疏廢也。叔兮伯兮。何

多日也。毛傳。日月以逝而不我憂。鄭箋。叔伯。字也。呼

衛之諸臣。叔與伯。與女期迎我君而復之。可來而不

來。日數何其多也。先叔後伯。臣之命不以齒。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毛傳。言與仁義也。鄭箋。我君何

以處於此乎。必以衛有仁義之道。故也。責衛今不行

仁義。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毛傳。必有以有功德。鄭箋。我君何以久留于此乎。必以衛有功德故也。又責衛今不務功德也。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毛傳。大夫狐裘。蒙戎。以言亂也。不東。言不來東也。鄭箋。刺衛諸臣形貌蒙戎。然但為昏亂之行。女非有戎車乎。何不東來迎我君而復之。黎國在衛西。今所寓在衛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毛傳。無救患恤同也。鄭箋。衛之諸臣行如是。不與諸伯之臣同。言其非之持其。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毛傳。瑣尾。少好之貌。流離。鳥也。

少好長醜。始而愉樂。終以微強。鄭箋。衛之諸臣。初有小善。終無成功。似流離也。叔兮伯兮。衰如克耳。毛傳。

衰。盛服也。克耳。盛飾也。大夫衰然。有尊盛之服。而不能稱也。鄭箋。克耳。塞耳也。言衛之諸臣。顏色衰然。如

見塞耳。無間知也。人之耳。聾恒多笑而已。

旄丘四章章四句。

傳黎大夫勸其君以歸國。賦式微。

序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鄭箋。寓。寄也。黎

侯為狄人所逐。奔其國而寄于衛。衛處之以二邑。

固安之。可以歸而不歸。故其臣勸之。

式微式微胡不歸毛傳式用也鄭箋式微式微者微
乎微者也君何不歸乎禁君留止於此之辭式發聲
也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毛傳微無也中露衛邑名
鄭箋我若無君何爲處此乎臣又極諫之辭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毛傳泥中
衛邑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愚案此詩在旄丘後者望救不
得而始勸歸也位置得情

傳衛靈公召子都于宋國人讓之賦蝮蝮續說衛靈

公名元襄公惡之子穆公之曾孫也子都宋公子

傳詩納象

卷之三

國風

卷

蝮蝮

朝有美色靈公之夫人南于通焉考補春秋之世
有兩子都皆男子此子都乃宋公子論語宋朝之
美孟子子都之姦者皆此人也其一則鄭大夫公
孫閱山有扶胥所謂不見子都者是也加以其爲
夫人之行所以示莫之敢指

序蝮蝮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耻國
人不齒也鄭箋不齒者不與相長雅

蝮蝮在東莫之敢指毛傳蝮蝮虹也夫婦過禮則虹
氣盛君子見成而懼諱之莫之敢指鄭箋虹天氣之
威尚無敢指者况淫奔之女誰敢視之女子有行遠

按蝮蝮在
西則主大
雨朱子之
解於物理
本於微雨
能成雨
有虹而
從東者也

父母兄弟鄭箋行道也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何憂
於不嫁而爲淫奔之過乎惡之甚

朝隲于西崇朝其雨毛傳隲升崇終也從旦至食時

爲終朝鄭箋朝有升氣於西方終其朝則雨氣應自
然以言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亦性自然女子有行

遠兄弟父母

乃如之人也懷婚姻也毛傳乃如是淫奔之人也鄭

箋懷思也乃如是之人思婚姻之事乎言其淫奔之
過惡之大無信也不知命也毛傳不待命也鄭箋

淫奔之女大無貞潔之信又不知婚姻當待父母之

命惡之也

卷之三

國風

卷

蝮蝮

蝮蝮三章章四句愚按子貢傳衛詩篇次從其世
次歷歷不紊而以靈公終焉靈公與夫子同時此
後無詩矣傳之可據如此豈若那那衛混出而錯
見不可以時代求之耶

聖門傳詩嫡家卷之四

吳興凌濛初輯

國風

王城譜

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其封城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為西都。周公攝政五年。成王在豐。欲定洛邑。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為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還歸處。西都至于夷厲。政教尤衰。十傳詩嫡家 卷之四 國風 一 王城譜

一世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大子宜咎奔申。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於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宣咎于申而立之。是為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

王。謂王之所以有風者。舊多以為徒居王城。王室遂卑。故其詩降為國風。余以為不然。蓋詩之所以定為風雅頌者。以其體之異也。非有所升降于其間也。疑者又謂王城自平王遷後。無天子巡狩之事。即無太師陳詩之事。詩何由而傳乎。噫。詩雖不

陳而太師之職不廢。其篇第之列於太師者。如故也。觀孔子七世祖宋大夫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又從周太師校其舛繆。以那為首。歸祀先王。乃東遷後。七王時事。可知周太師之藏。東遷後未嘗廢也。王安得無詩之傳哉。

傳王世子宜曰。弑其君幽王。自立于維。尹伯封過西都而傷之。賦黍離。續說幽王各宮淫宣王子。正后申侯之女。生太子宜曰。既而幽王寵褒姒。生伯服。乃廢申后而立褒姒為后。廢宜曰而立伯服為太子。宜曰出奔申。幽王召之。申侯不與。王伐申。申侯

以宜曰拒戰。弑王於戲。戲。申地也。在鄭楚之間。宜曰遂立于申。申侯又遣兵會郇人犬戎攻鎬京。殺伯服于驪山。衛武公。唐文侯。鄭世子。掘突。迎宜曰。都維。是為平王。趙盾與桃園之謀。則趙穿不為首。惡。子于竊楚靈之位。則觀從不名弑君。子貢明于春秋之義。是以書法如此。維。朱子以為河南及懷孟等州是也。尹伯封。尹吉甫後妻之子。伯奇之弟。仕于平王。為大夫。西都鎬京也。初初每讀是詩。見其憂傷慘切。若身當其變然者。特不知其所從。乃今知為尹伯封所作。無亦天倫骨肉之間。有所以

傳詩嫡家

卷之四

國風

二

黍離

大傷其心者而然乎。母雖聖善，兄以顛死，封狐，何心能無痛裂，居恒不，敢口露，而但心傷，一觸於類，忽不覺其悲，哀婉切。有言人之所不能言者，固其所也。

序 黍離 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

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

是詩也。鄭箋：宗周，鎬京也。謂之西周，周王城也。謂

之東周，幽王之亂而宗周滅，平王東遷，岐遂微弱。

下列于諸侯，其詩不能復雅，而由于因風焉。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毛傳：彼彼宗廟宮室，鄭箋：宗廟

傳詩，蕭家。卷之四 同風 三 黍苗

宮室毀壞，而其地盡為禾黍。我以黍離時至，稷則尚

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毛傳：邁，行也。靡靡，猶遲遲也。

搖搖，憂無所憩。鄭箋：行道也。道行，猶行道也。知我者

謂我心憂，鄭箋：知我者，知我之情，不知我者，謂我何

求。鄭箋：謂我何求，怪我久留不去。悠悠蒼天，此何人

哉。毛傳：悠悠，遠意。蒼天，以體言之，尊而君之，則稱皇

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降

鑒，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鄭箋：遠乎

蒼天，仰想欲其察已言也。此亡國之君，何等人哉。疾

之甚。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毛傳：穗，秀也。詩人自黍離離，見稷之穗，故歷道其所更見，行邁靡靡，中心如醉。毛傳：醉于憂也。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毛傳：自黍離離，見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毛傳：噎，憂不能息也。知我者，謂我心

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黍離三章，章十句。

傳：荆伐申，平王以周師戍申，周人怨之，賦錫之水，測

按：錫字从丘，从易，通文韻書，从山者有之。从石者

傳：錫，水也。卷之四 同風 四 錫之水

有之，獨不得此字，大約可類看，蓋易之義，開明也。

丘之開明處而有水焉，乃不流之水，非若江河之

流行者，故不流，束薪，以與彼其之子，乃居內之人

非若男子之從軍者，故不與我戍申，則於義甚協

矣。錫之水，凡三見。一見于此，一見于唐，一見于鄭

傳，以為，俱以此義會之，其說似俱可通。

序：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

人怨思焉。鄭箋：怨，平王恩澤不行於民，而久屯戍

不得歸，思其鄉里之處者，言周人者，時諸侯亦有

使人成焉，平王母家中國，在陳鄭之南，迫近疆界。

按：揚水，水名。鄭箋：揚水，水名。鄭箋：揚水，水名。

王室微弱而數見侵伐王是以戍之

揚之水不流束楚毛傳典也揚激揚也鄭箋激揚之水至流迅而不能流移束楚也鄭箋激揚之水至流迅而不能流移束楚也

而思澤之念不行于下民彼其之子不與我戍也毛傳戍守也申姜姓之國平王之舅鄭箋之子是子也

彼其是子獨處鄉里不與我來守中是思之言也其

或作記或作已讀聲相似懷哉懷哉易月予還歸哉

鄭箋懷安也思鄉里處者故曰今亦安不哉安不哉

何月我得歸還見之哉

揚之水不流束楚毛傳楚木也彼其之子不與我戍

傳詩新象不怨之四 國風 五 揚之水

匪毛傳甫諸姜也懷哉懷哉易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束蒲毛傳蒲草也鄭箋蒲蒲柳彼其之

子不與我戍許毛傳許諸姜也懷哉懷哉易月予還

歸哉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傳成者不歸室家思怨賦君子于役

序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

危難以風焉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鄭箋曷何也君子于往

或不如具反期何時當來至哉思之甚鷄棲于

此說亦在
山子其
行似少隔

日之夕矣羊牛下來毛傳馨馨而棲曰城鄭箋

之將棲日則夕矣羊牛從下牧地而來言畜產出入

尚使有期節至于行役者乃反不也君子于役如之

何勿思鄭箋行役多危難我誠思之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任毛傳任會也鄭箋行

役反無日月何時而有來會期鷄棲于桀日之夕矣

羊牛下括毛傳鷄棲于桀為桀括至也君子于役苟

無飢渴鄭箋苟且也且得無飢渴憂其飢渴也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思按此與前詩一為戍者

思室家一為室家思戍者因以類相次焉序意無

傳詩新象卷之四 國風 六 君子于役

大異但多言大夫一轉耳至詩之義則盡合也

傳平王之族流散而賦葛藟測闕文當是怨字各

章末一句謂平王也言我至于謂他人父謂他人

母謂他人昆而王亦莫我顧莫我有莫我聞也此

則怨也

序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鄭箋

九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及玄孫之親

縣縣葛藟在河之漘毛傳典也縣縣長不絕之貌水

崖口漘鄭箋葛也藟也生于河之崖得其潤澤以長

大而不絕典者喻王之同姓得王之恩施以生長其

子孫終遠兄弟謂他人父毛傳兄弟之道已相遠矣鄭箋兄弟猶言族親也王寡於恩施今已遠棄族親是我謂他人為己父族人尚親親之詞謂他人父亦莫我顧鄭箋謂他人為己父無恩於我亦無顧養我之意。

絲絲葛藟在河之涘毛傳涘水厓也終遠兄弟謂他人母毛傳王又無母恩謂他人母亦莫我有鄭箋有識有也。

人昆毛傳昆兒也謂他人昆亦莫我聞鄭箋不與我

相聞命也。傳詩補家 卷之四 四風 七 葛藟

葛藟三章章六句愚按沈守正曰即人之流離失

所而民間之不能睦族可知即民間之不能睦族而上之所風可知故小序云刺平王也諸說以為血刺則淺矣。

傳東遷學廢君子傷之賦子衿續說此篇諸本誤在

鄭風而說者因意為浮奔之詞非也程子曰世治則庠序之教行有法以率之不率教者至于移屏不尚又禮義廉耻之風所漸陶父兄師友之義所勸資故人莫不強於進學及夫亂世上不能生其

教則無以率之風俗禴亂倫泯父兄所教者趨利朋友所習者從時故人莫不肆情廢情自棄雖有賢者欲強之于學亦豈能哉故終悲傷之而已。

序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刺學校不修焉鄭箋鄭國謂學為校言可以校正道藝。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毛傳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

鄭箋學子而俱在學校之中已留彼去故隨而思之耳禮父母在衣純以青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毛傳嗣習也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絃之舞之鄭箋嗣續也女曾不傳聲問我以思責其志已。

傳詩補家 卷之四 四風 八 子衿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毛傳佩佩玉也士佩瑤珉而青

組紱縱我不往子寧不來毛傳不來者言不一來也挑兮達兮在城闕兮毛傳挑達往來相見貌乘城而

覘關鄭箋國亂人廢學業但好登高見於城闕以候望為樂一日不見如三月兮毛傳言禮樂不可一月而廢鄭箋君子之學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思之甚。

子衿三章章四句愚按朱子淫奔之坐此詩最為寃甚今傳片毛鄭之說皆同益徵其為學校之詩矣孔頴達曰留者責去者之辭按之詩文有何可

平王孫
測關文
或作好
兵十三
字

疑而必微。曠之哉。無以都詩。故武新耳。傳為王風。而謂東遷學廢。灼然事義。一洗其誣。

傳桓王。曰卒苦之。賦何艸不黃。續說桓王各林。

平王孫測關文或作好兵十三字。

序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

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鄭箋。用兵不息。軍旅自歲始。草

生而出。至歲晚矣。何草而不黃乎。言草皆黃也。于是

之間。將率何日不行乎。言常行勞苦之甚。何人不將。

經營四方。毛傳。言萬民無不從役。

傳詩嫡冢。卷之四。周風。九。何草不黃。

何草不玄。何人不裕。鄭箋。玄。赤黑色。始春之時。草牙

孽者將生。必玄。於此時也。兵猶復行。無妻曰裕。從役

者皆過時不得歸。故謂之裕。哀我征夫。獨為匪民。鄭

箋。征夫。從役者也。古者師出不踰時。所以厚民之性

也。今則草玄。至於黃。黃。至。于。玄。此。豈。非。民。乎。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毛傳。兕。虎。野。獸。也。曠。空。也。鄭箋。

兕。虎。比。戰。士。也。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有芘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毛傳。芘。小

獸。貌。棧。車。役。車。也。狐。芘。狐。草。行。草。止。故。以。比。棧。車。也。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傳周人從征賦漸漸之石。

序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

命將率東征。役久病在外。故作是詩也。毛傳。荆。謂

楚也。舒。舒鳩。舒鄆。舒庸。之屬。役。謂士卒也。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毛傳。漸漸

山石高峻。鄭箋。山石漸漸然。高峻不可登而上。喻戎

狄衆彊而無禮義。不可得而伐也。山川者。荆舒之國

所處也。其道里長遠。非城又勞。勞。謂言不可卒服。

武人東征。不皇朝矣。鄭箋。武人。謂將率也。皇。王也。將

傳詩嫡冢。卷之四。周風。十。漸漸之石。

率受王命。東行而征。伐役人罷。病必不能正。荆舒使

之朝於王。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其沒矣。毛傳。卒。竟

沒。盡也。鄭箋。卒。者。崔嵬也。謂山巔之末也。焉。何也。廣

關之處。何時其可盡服。武人東征。不皇出矣。鄭箋。不

能正之。令出使聘問於王。

有豕白蹄。烝涉波矣。毛傳。豕。豬也。蹄。蹄也。將久雨。則

豕。涉。水。波。鄭箋。豕。象。也。豕。之。性。能。水。又。唐。突。難。禁

制。四蹄皆白。曰駘。則白蹄。其九。躁疾者。今離其繒。牧

之處。與衆豕。涉入水之波。連矣。喻荆舒之人。勇悍捷

其君猶白蹄之豕也。乃率民去禮義之安，而居亂亡之危，賤之。故北方於豕，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毛傳：畢，躡也。月離陰星則雨。鄭箋：將有大雨，微氣先見於天。以言荆舒之叛，萌漸亦由王出也。豕既涉波，今又雨使之滂沱，疾土甚也。武人東征，不皇他矣。鄭箋：不能正之，令其守職不下命。

漸漸之不三章章六句。愚按序云：役久病于外，則此各末句俱從未解為長。鄭說牽強。至于川石豕，月皆喻戎狄，荆舒尤為穿鑿。孔穎達疏：毛傳云：不但久勞，又逢大雨為其苦之辭。宋注所引張子語。

傳詩類家 卷之四 四風 士 采條

傳周人從軍，室家怨之，賦采芣。

序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鄭箋：思曠者，君子行役過時之所由也。而刺之者，識其不但憂思而已，欲從君子於外，非禮也。

終朝采綠不盈一剝。毛傳：與也。自旦及食時為終朝。兩子曰：銀鄭箋：終，玉芻也。易得之菜也。終朝采之而不滿手，怨曠之深，憂思不專於事。予髮曲局，薄言歸沐。毛傳：局，卷也。婦人夫不在，則不容飾。鄭箋：言我也。婦人在夫家，并象笄，今曲卷其髮，憂思之甚也。有

云：君子將歸者，我則沐以待之。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毛傳：衣蔽前謂之襜。鄭箋：藍，菜草也。五日為期，六日不詹。毛傳：詹，至也。婦人五日一御。鄭箋：婦人過於時乃怨曠。五日六日者，五月之日六月之日也。期至五月而歸，今六月猶不至，是以憂思。

之子于狩，言張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鄭箋：之子，是子也。謂其君子也。于，往也。綸，釣微也。君子往狩與我當從之為之張弓，其往釣與我當從之為之繩繳。今怨曠，行恨初行時不然。

傳詩類家 卷之四 四風 士 采條

其釣維何，維魴及鱖。維魴及鱖，薄言觀者。鄭箋：觀，多也。此美其君子之有技藝也。釣必得魴鱖，魴鱖是云其多者耳。其象雜魚乃衆多矣。

采芣四章章四句。愚按以上三篇皆出今小雅，而傳乃係之風。細玩其體，實為風體，可謂得其所矣。下無將大車，黃鳥我行其庭，若華四篇亦然。

傳周人行役而訊其室家。賦大車。測訊其室家，自是與詩文相協。未有淫奔而明言同室同穴者。篇中爾思爾字指室家言。

序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迎男女淫奔，故陳古以

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大車。檣檣。毳衣如蒺。毛傳。大車。大夫之車。檣檣。車行

聲也。毳衣。大夫之服。蒺。離。蓋之初生者也。天子大夫

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乘其大車。檣檣然。服

毳冕以決訟。鄭箋。蒺。亂也。古者天子大夫。服毳冕以

巡行。邦國而決男女之訟。則是子男入為大夫者。毳

衣之屬。木績而裳。績皆有五色焉。其青者如鷩。豈不

爾思。畏子不敢。毛傳。畏子。大夫之政。故不敢。鄭箋。此

二句者。古之欲淫奔者之詞。我豈不思與女以為無

禮與。畏子。大夫來聽訟。將罪我。故不敢也。子者。稱所

傳詩勸家。卷之四。國風。三。大車。

尊敬之辭。大車。嗚嗚。毳衣如鷩。毛傳。嗚嗚。重遲之貌。鷩。鷩也。豈

不爾思。畏子不奔。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毛傳。穀。生

皦。白也。生在於室。則外內異。死則神合同。為一也。皦

皦。謂塚壙中也。此章言古之大夫聽訟之政。非但

不敢淫奔。乃使夫婦之禮有別。今之大夫不能然。反

謂我言不信。我言之信如白日也。刺其闕於古禮。

大車三章。章四句。思按此以前俱為征役之詩。故

以類相次。以傳意求之。則大車二句。及畏子之子。

指所從之將帥也。末章便是為生百歲之後歸于其居。語意。數日之矢。正見情專心切。是訊其室家之語。

傳齊襄公。王。周人耻之。賦何彼穠矣。續說齊

襄公名諸兒。僖公之子。荒淫無道。周畏其強。而與

之結婚。故可耻也。測。闕文。當為上。娶于三字。按莊

王四年。齊襄公妻王姬。春秋於莊公元年。書王姬

歸于齊。則平王之孫為莊王。齊侯為僖侯。齊侯之

子為襄公也。

序何彼穠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

傳詩勸家。卷之四。國風。三。何彼穠矣。

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

德也。鄭箋。下王后一等。謂車乘。服。鞞。勒。面。績。總。服

則。檢。翟。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毛傳。與也。穠。猶。戎。戎。也。唐。棣。棣

也。鄭箋。何乎。彼戎戎者。乃棣之華。與者。喻王姬顏色

之美。盛。曷不肅雝。王姬之車。毛傳。肅。敬。雝。和。鄭箋。曷

何之。往也。何不敬和乎。王姬往乘車也。言其嫁時始

乘車。則已敬和。

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毛傳。平。正

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鄭箋。華如桃李者。與

王姬與齊侯之子。顏色俱盛。正王者。德能正天下之

其釣維何。維絲伊緹。齊侯之子。平王之孫。毛傳。伊緹。緹。給也。鄭箋。釣者。以此有求於彼。何以爲之乎。以絲

之爲給。則是善釣也。以言王姬與齊侯之子。以善道相求。

何彼禮矣。三章章四句。愚按此篇。朱子所謂不可曉。而關所疑者。正以其在召南耳。若知詩傳之列

於王風。有何疑哉。且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春秋實有明文。年月可考。止因其錯于召南。而訓平爲正。

傳詩類家 卷之四 國風 五 何彼禮矣 以指文王。豈不牽強之甚。

傳 王棄賢大夫風之賦 唐棣 訓 傳 既以爲弃賢之詩。則所謂爾者。指賢人而言之。

唐棣章 迺愚按此。即論語唐棣之華。翻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蓋

門人因不取其義。而毛本遂不傳。今子貢尚留其傳。則固當自詩惜無從考入耳。朱子注論語。亦不

引子貢傳文。則知朱子實未及見也。

傳 留子賢而退隱 周人嘉之 賦 丘中 考 補 蘇頌 窟 曰 子嗟隱居丘陵之間。而植麻麥果實以爲生。民思

其賢而處其肯徐來以從政。望之之詞也。測留姓

子嗟子國。其名字也。故末章直曰。彼留之子。玩嘉

之一字。此乃周人因留子之賢而退隱。而成其高

也。來施施者。來丘中而施施於麻也。來食者。來丘

中而食麥也。似不如蘇子之說。若曰。望其來從晚

又何施施之云。序以爲莊王不明賢人放逐。恐有

志之士。皆以丘壑爲高。故周人嘉之。據序以此爲

莊王。前篇疑亦爲莊王。

序 丘中有麻 思賢也 莊王不明賢人放逐 國人思之 而作是詩也 鄭箋 思之者 思其來已得見之

傳詩類家 卷之四 國風 五 丘中 丘中有麻 彼留子嗟 毛傳 留大夫氏 子嗟字也 丘中

境壤之處 盡有麻麥艸木 乃彼子嗟之所治 鄭箋 子嗟放逐於朝 去治甲賤之職 而有功 所在則治理 所

以爲賢 彼留子嗟 將其來施施 毛傳 施施 難進之意 鄭箋 施施 言自伺間 獨來見已之貌

丘中有麥 彼留子國 毛傳 子國 子嗟父 鄭箋 言子國使丘中有麥 若其世賢 彼留子國 將其來食 毛傳 子國復來 我乃得食 鄭箋 言其將來食 庶其親已 已得厚待之 丘中有李 彼留之子 鄭箋 丘中而有李 又留氏之子

所治彼留之子貽我佩玖毛傳玖石次王者言能遺我美寶鄭箋留氏之子於思者則朋友之子庶其敬已而遺已也。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思按序言思賢不言賢之姓名而毛鄭遂指留子嗟為姓字恰與傳暗合其

說必有本矣朱子必欲坐以淫詩何居沈守正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一為務玩黍離以下大抵追感憂傷之詞夫人淫心生于侈靡節于憂動東周之俗似非鄭備比也。

傳王好讒大夫憂之賦采芣芣以采芣采蕭采艾

傳詩蒨蒙卷之甲國風七采芣

而行者恐其遭讒故一日不見如三月如三秋如三歲也其憂之也如此。

序采芣懼讒也鄭箋桓王之時政事不明臣無太小使出者則為讒人所毀故懼之。

彼采芣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毛傳興也芣所以為緝縠也事雖小一日不見於君憂懼於讒矣鄭箋興者以采芣喻臣以小事使出。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毛傳蕭所以共祭祀鄭箋彼采蕭者喻大臣以大事使出。

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毛傳艾所以蒸灰鄭

箋彼采艾者喻臣以急事使出。

采芣三章章三句

傳大夫口口周人諫之賦無將大車測此與甫田文意大相類每讀之私心竊以為絕是風體何以列于雅今讀傳云然大如五月水也。

序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鄭箋周大夫悔將小

人幽王之時小人眾多賢者與之從事反見譖害自悔與小人並。

無將大車祗自塵兮毛傳大車小人之所將也鄭箋

將猶扶進也祗適也鄙事者賤者之所為也君子為

傳詩蒨蒙卷之四國風八無將大車

之不堪其勞以喻大夫而進舉小人適自作憂累故悔之無思百憂祗自疚兮毛傳疚病也鄭箋百憂者眾小事之憂也進舉小人使得居位不任其職愆負及已故以眾小事為憂適自病也。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鄭箋冥冥者蔽人目明余無所

見也猶進舉小人蔽傷已之功德也無思百憂不出于頰毛傳頰光也鄭箋思眾小事以為憂使人蔽闇不得出于光明之道。

無將大車維塵雍兮鄭箋雍猶蔽也無思百憂祗自重兮鄭箋重猶累也。

重兮鄭箋重猶累也。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傳曰正好音大夫風之賦君子陽陽則君子謂王也
我者大夫自我也樂只即樂只召子之云也其詞
若甚美之其意則其不足故曰風其樂只且四字
若體會得其語意則凡詩人之意無不可得矣

亮君子陽陽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處
害而已鄭箋祿仕者苟得祿而已不求道行

君子陽陽左執黃右招我由房毛傳陽陽無所用其
心也黃筭也山用也罔君有房中之樂也筭山從也

君子祿仕在樂官左手持筭右手招我欲使我從之
傳詩新象 卷之四 四風 九 君子陽陽

于房中俱在樂官也我者君子之友自謂也時在位
有官職也其樂只且鄭箋君子遭亂道不行其自樂
此而已

君子陶陶左執翫右招我由友毛傳陶陶和樂貌翫
舞也翫也鄭箋陶陶猶陽陽也翫舞者所持謂羽舞

也君子左手持羽右手招我欲使我從之于燕舞之
位亦俱在樂官也其樂只且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愚按傳序之說不同義皆
有傷朱子疑是前篇婦人所作特不知其篇次在
此耳

傳民適異國賦黃鳥

序黃鳥刺宣王也鄭箋刺其以陰禮數親而不至
兄弟之不罔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毛傳與也黃鳥空集
木啄粟者除天下室家不以其道而相去是失其性

此邦之人不我肯穀毛傳穀善也鄭箋不肯叙善道
與我言旋言歸復我邦族毛傳宣王之末天下室家
離散如匹相去有不以禮者鄭箋言我復反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此邦之人不可與明
毛傳不可與明夫婦之道鄭箋明當為盟盟信也言

傳詩新象 卷之四 四風 十 黃鳥

旋言歸復我諸兄毛傳婦人有歸宗之義鄭箋宗謂
宗子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樹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
毛傳處居也言旋言歸復我諸父毛傳諸父猶諸兄
也

黃鳥三章章七句愚按朱注民適異國四字恰與
傳合而朱子不云舊說則固非見傳而引之者疑
其別有所本源派適合耳

傳士執親戚而莫之恤賦我行其楚

序我行其野刺宣王也鄭箋刺其不正嫁娶之數而

有荒政多淫昏之俗。

我行其野。蔽芾其樛。昏姻之故。言就爾居。毛傳樛。惡

木也。鄭箋樛之蔽芾始生。謂仲春之時。嫁娶之月。婦

之父。婿之父。相謂昏姻。言我也。我乃以此二父之命

故我就女居。我豈其無禮來乎。責之也。爾不我責復

我邦家。毛傳畜養也。鄭箋言王之末。男女失道。以求

外昏棄其舊姻而相怨。

我行其野。言采其蓬。昏姻之故。言就爾宿。毛傳蓬。惡

菜也。鄭箋蓬。牛蒡也。亦仲春時生。可采也。爾不我言

言歸斯復。毛傳復及也。

傳詩猶家

卷之四

王

我行其野

我行其野。言采其菑。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毛傳菑。惡

菜也。新特。外昏也。鄭箋菑。蓄也。亦仲春時生。可采也。

婿之父曰姻。我采菑之時。以禮來嫁女。不思女老父

之命而棄我。而求女新外昏特來之女。責之也。不以

禮嫁。必無官媵之成。不以富亦祗以異。毛傳祗。適也。

鄭箋女不以禮為室家。成事不足以得富也。亦適以

此言其於人道言可惡也。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愚按未說亦與傳合。

傳王室亂。人不口生賦。祗之變。續說春秋。昭公二十

二年。美景王。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子猛居于皇

人于王城。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此詩殆

作于是時乎。

虢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

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

已逢之。故作是詩也。鄭箋師旅並起者。諸侯或出

師。或出旅。以助距。戎與夷也。大夫將師。出見戎夷

之侵周而閔之。今當其難。自傷近危亡。

若之華。芸其黃矣。毛傳典也。若。陵若也。將落則黃。鄭

箋陵若之華。紫赤而繁。典者。陵若之餘。喻如京師也。

其華猶諸夏也。故或謂諸夏為諸華。華衰則黃。猶諸

傳詩猶家

卷之四

王

若之華

夏之師。族罷病將敗。則京師孤弱。心之憂矣。維其傷

矣。鄭箋傷者。謂國日見侵削。

若之華。其葉青青。毛傳華。落葉青青然。鄭箋京師以

諸夏為障蔽。今陵若之華衰而葉見。青青然。喻諸侯

微弱。而王之臣當出見也。知我如此。不如無生。鄭箋

我。我王也。知王之為政如此。則已之生。不如不生也。

自傷逢今世之難。憂悶之甚。

狝羊墳首。三星在罍。毛傳狝羊。牝羊也。墳。大也。罍。曲

梁也。寡婦之笱也。狝羊墳首。言無是道也。三星在罍。

言不可久也。鄭箋無是道者。喻周已衰。求其復興。不

可得也。不可久者。喻周將亡。如心星之光耀。見於魚
鬚之中。其去須臾也。人可以食鮮。可以飽。毛傳。於日
少而亂日多。鄭箋。今者上卒。人人於晏早。皆可以食。
時飢饉。軍典之少。無可以飽之者。

茗之華三章。章四句。

傳京師饑民流而怨賦中谷。

序中谷有雅。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皇家
相棄爾。

中谷有雅。曠其乾矣。毛傳。典也。雅。雅也。曠。菸貌。陸草
生于谷中。傷于水。鄭箋。典者。喻人君平安之世。猶離

聯說文
云水滿而
乾也。正與
毛傳傷水

傳詩嬭家

卷之四

中

中

之統合

之生於陸。自然也。遇衰亂凶年。猶離之生谷中。得水
將效。有女化離。曠其歎矣。毛傳。化。別也。鄭箋。有女。遇

凶年。而見棄。與其君子別離。慨然而嘆。傷已見棄。其
恩薄。曠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毛傳。艱。亦難也。鄭箋

所以慨然而歎者。自傷遇君子之窮厄。

中谷有雅。曠其修矣。毛傳。脩。且乾也。有女化離。條其

歎矣。毛傳。條。條然歎也。條其歎矣。遇人之不淑矣。鄭

箋。淑。善也。君子於己不善也。

中谷有雅。曠其濕矣。毛傳。離。遇水則濕。鄭箋。離。之。魚

于水。始則濕中而脩。久而乾。有似君子於己之恩。徒

用凶年深淺為厚薄。有女化離。曠其泣矣。毛傳。曠。泣
貌。曠其泣矣。何嗟及矣。鄭箋。及。與也。泣者。傷其君子
棄已。嗟乎。將復何與。為室家乎。此其有餘厚於君子
也。

中谷有雅三章。章六句。

傳長弘忠於王。晉趙鞅殺之。賦有兔。續說。長弘。周大

夫趙鞅。晉大夫。春秋敬王二十三年秋。趙鞅殺耶

耶午。荀寅士吉射以晉定公伐鞅。鞅入於晉陽。以

叛。韓魏為之請。鞅歸于晉。長弘事劉文公。劉與吉

射世為昏媾。鞅以弘為黨也。伐劉而殺之。兔。喻

傳詩嬭家

卷之四

中

兔

趙鞅。雉喻長弘。百髮百中。云者。周敬王不振

諸侯。背叛。構怨連禍。而晉定公之時。趙鞅荀寅士

吉射等。又各據其邑。以叛。至于衰亂。而王室之忠

臣。不免於禍。其為凶。惟為何如者。故周人傷之。若

此。

序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

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鄭箋。不樂其生。寐不欲覺

之謂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毛傳。典也。爰爰。緩意。烏網為羅。

言為政有緩有急。用心之不均。鄭箋。有緩者。有所聽

縱也。有急者有所踈蹙也。我生之初尚無爲。毛傳尚

無成人爲也。鄭箋尚庶幾也。言我初稚之時庶幾於

無所爲。謂軍役之事也。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

吡。毛傳。卽憂吡動也。鄭箋我長大之後乃遇此軍役

之多憂。今但庶幾于寐不欲見動無所樂生之甚。

有兔爰爰雉離于學。毛傳。覆車也。我生之初尚無

造。毛傳。造。偽也。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

有兔爰爰雉離于壘。毛傳。壘。覆也。我生之初尚無

毛傳。庸。用也。鄭箋庸。勞也。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

無聰。毛傳。聰。聞也。鄭箋百凶者王構怨連禍之凶。

傳詩嫡家 卷之四 國風 五 有兔爰

兔爰三章。章七句。愚按詩傳王風篇次始于東遷

中歷數王衰亂而終以晉人殺長弘則天下無王

矣。

聖門傳詩嫡家卷之五

國風

齊譜

齊者。古少皞之世。爽鳩氏之墟。周武王伐紂。封太

師。呂望於齊。是謂齊太公。地方百里。都營丘。周公

致大平。敷定九畿。復夏禹之舊制。成王用周公之

濞制。廣大邦國之境。而齊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

里。其封域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

無棣。其子丁公嗣位于王官。後五世。哀公政衰。荒

淫怠慢。紀侯譖之於周。懿王使烹焉。齊人變風始

傳詩嫡家 卷之五 國風 十 齊譜

齊

傳齊大夫相戒以勤于公。賦東方未明。

序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與居無節。號令不時。挈

壺氏不能掌其職焉。鄭箋。號令。猶招呼也。挈。壺氏。

掌漏刻者。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毛傳。上曰衣。下曰裳。鄭箋。挈。壺

氏。失漏刻之常。東方未明而以爲明。故羣臣促遽。顛

倒衣裳。羣臣之朝。別色始人。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鄭

箋。自。從也。羣臣顛倒衣裳而朝。人又從君所來而召

矣。

之漏刻失節。君又早興。

東方未暾。顛倒裳衣。毛傳。暾。明之始升。倒之。顛之。自

公令之。毛傳。令。召也。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毛傳。柳。柔脆之木。樊。藩也。圃。菜

園也。折柳以爲藩圍。無益於禁矣。瞿。瞿。無守之貌。古

者有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以告時於朝。鄭箋。柳木

之不可以爲藩。猶是狂夫不任挈壺之事。不能辰夜。

不夙則莫。毛傳。辰。時。夙。早。莫。晚也。鄭箋。此言不任其

事者。恒失節數也。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傳詩嫡家

卷之五 國風

二

東方未明

傳襄公好田。大夫風之賦。盧。續說。襄公厲公六世孫。

田。或獵也。

序。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單弋而不脩民事。百姓

苦之。故陳古以風焉。鄭箋。單。獨也。弋。繳射也。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毛傳。盧。田。令。令。纓環聲。言人

君祗有美德。盡其仁愛。百姓欣而奉之。愛而樂之。順

時。濟田。與百姓共其樂。同其獲。故百姓聞而說之。其

聲令令然。

盧重環。毛傳。重環。子母環也。其人美且鬯。毛傳。鬯。好

貌。鄭箋。鬯。當爲權。權。勇壯也。

盧重鑿。毛傳。鑿。一環貫二也。其人美且偲。毛傳。偲。才

也。鄭箋。才。多才也。

盧令三章章二句。

傳齊俗習於田。賦。登。測。此疑卽序以還名者也。

序。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

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開於馳逐。謂之好焉。

鄭箋。荒。謂政事廢亂。

于之還兮。遭我乎狝之間兮。毛傳。還。便捷之貌。狝。山

名。鄭箋。于也。我也。皆士大夫也。俱出田獵而相遭也。

傳詩嫡家

卷之五 國風

三

盧令

曰。肩。偲。利也。鄭箋。並。併也。于也。我也。併驅而逐禽獸。

子則揖耦。我謂我偲。譽之也。譽之者。以報前言還也。

于之茂兮。遭我乎狝之道兮。毛傳。茂。美也。並驅從兩

牡兮。揖我謂我好兮。鄭箋。譽之言好者。以報前言茂

也。

于之昌兮。遭我乎狝之陽兮。毛傳。昌。盛也。鄭箋。昌。佼

好貌。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毛傳。狼。獸名。臧。

善也。

還三章章四句。

傳公子小白適莒。齊人暴之。賦。韋。續說。小白。齊僖公

第三子。襄公庶弟也。春秋傳。襄公立無常。鮑叔牙

口。亂將作矣。奉小白以如莒。小白好賢。國人多歸

之。測序出鄭風。又以為婦人淫悔之作。每讀亦嘗

疑之。以其咨歎之中。語言之外。殊無淫昵之氣。且

錦衣寒而聚。必待駕而行。豈可輕以語於市井隘

蝶之間。又且既曰子。則其情已有所屬。而又曰叔

伯。將何所歸。此皆說之不可通者。今讀傳文。大為

灑然。至於慕之一字。尤可以曲盡此詩之情景矣。

為此詩者。必公子之舊識。而亦深知公子者也。方

公子適莒。臨行之時。曾相俟而別。而未之送。是以

傳詩納冢 卷之五 四 手

悔之。欲與其衆駕言行歸耳。衣錦褰衣。裳錦褰裳。

乃齊人想像公子在莒之服飾如此。使人之愛慕

若是。則公子之為人從可知矣。

序。幸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

不隨。鄭箋。昏姻之道。謂嫁娶之禮。

子之半兮。俟我乎巷兮。毛傳。豐滿也。巷。門外也。鄭

箋。子。謂親迎者。我。我將嫁者。有親迎我者。而貌丰。幸

然豐滿。善人也。出門而待我於巷中。悔予不送也。毛

傳。時有違而不至者。鄭箋。悔乎我不送是子而去也。

時不送。則為異人之色。後不得耦而思之。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毛傳。昌。盛壯貌。鄭箋。堂。當為

振。振。門相上木近邊者。悔予不將兮。毛傳。將。行也。鄭

箋。將。亦送也。

衣錦褰衣。裳錦褰裳。毛傳。衣錦。褰裳。嫁者之服。鄭箋

褰。褰也。蓋以禪殺為之中衣。裳用錦。而上加禪殺焉。

為其文之大著也。庶人之妻嫁服也。士妻紉衣。繡禪

叔兮伯兮。駕予與行。毛傳。叔。伯。迎已者。鄭箋。言此者

以前之悔。今則叔也。伯也。來迎已者。從之。志又易也。

裳錦褰裳。衣錦褰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手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傳。魯桓公會襄公于濼。遂與夫人姜氏如齊。齊人刺

之。賦。敝笱。續說。桓公名軌。惠公之次子也。弑其兄

隱公而自立。求援於齊。娶襄公之妹文姜為夫人

其十八年。會齊侯於濼。遂與姜氏如齊。襄公舊通

文姜。至是復通焉。桓公知而譴之。襄公怒。殺桓公

此敝笱。南山二詩所為刺也。

序。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閒文

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

敝笱在梁。其魚魴魴。毛傳。魴。魚子

也。魴也。魴也。魚之易制者。然而敝敗之笱。不能制。魚

也。魴也。魴也。魚之易制者。然而敝敗之笱。不能制。魚

此詩則
於上章
未說為
齊

者。喻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終其初之婉順。齊子歸止，其從如雲。毛傳如雲，言盛也。鄭箋其從，姪婦之屬。言文姜初嫁于魯桓之時，其從者之心意如雲然。雲之行順風耳。後知魯桓微弱，文姜遂淫恣。從者亦隨之為惡。

敵筭在梁，其魚魴魴。毛傳魴魴，大魚。鄭箋魴魴，似魴而弱。齊子歸止，其從如雨。毛傳如雨，言多也。鄭箋如雨，言無常。天下之則，下天不下則止。以言姪婦之善，亦文姜所使止。

敵筭在梁，其魚唯唯。毛傳唯唯，唯唯出入不訊。鄭箋唯唯，唯唯。行相隨順之貌。齊子歸止，其從如水。毛傳水，喻衆也。鄭箋水之性，可停可行，亦言姪婦之善。惡在文姜也。

敵筭三章，章四句。愚按歸止，無論為歸齊魯，如雲如雨，如水，却只是喻其衆多為長。若鄭解，則并刺從者矣。從者之淫，不見史傳，且序中亦無此意。不知鄭何以作是說也。

傳襄公留姜氏于齊，魯桓公不能制，齊人賦南山刺之。禮說按左氏，桓公十八年春正月，公將有行，遂由姜氏如齊。申繆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續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不聽。夏四月，齊侯享公，使公子

彭生乘公，公薨於車。此南山之詩，所以兼刺二君而不偏也。

序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鄭箋，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也。

襄公素與淫通，及嫁，公諷之。公與夫人如齊，夫人愬之。襄公使公子彭生乘公而搯殺之。天久留於齊，莊公即位後乃來。簡復會齊侯於譙，于祝丘。又如齊師，齊大人見襄公行惡如是，作詩以刺之。又非魯桓公不能禁制夫人而去之。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毛傳南山，齊南山也。崔崔，高大也。國君尊嚴如南山，崔崔然。雄狐相隨，綏綏然。無別失陰陽之匹。鄭箋，雄狐行求匹，耦於南山之上，形貌綏綏然。與者，象襄公居人君之尊，而為淫泆之行。其威儀可耻，惡如狐。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毛傳蕩，平易也。齊子，文姜也。鄭箋，婦人謂嫁曰歸。言文姜既以禮從此道嫁於魯侯也。既曰歸止，易又懷止。毛傳懷，思也。鄭箋，懷，求也。言文姜既曰嫁於魯侯矣，何復來為乎。非其來也。

葛屨五兩，冠綏雙止。毛傳葛屨，服之賤者。冠綏，服之尊也。鄭箋，葛屨五兩，文姜與姪婦傅姆同處，冠綏

駭襄公也。五人為奇，而襄公往從而變之。冠屨不宜同處，猶襄公文姜不宜為夫婦之道。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毛傳：庸，用也。既曰庸止，曷又從止？鄭箋：此言文姜既用此道，嫁於魯侯，襄公何復送而從之？為淫泆之行。

藐麻如之何，衡從其取。毛傳：藐，樹也。衡，觀之。從，獵之。然後得麻。鄭箋：樹麻者必先耕治其田，然後樹之。以言人君取妻必先議于父母，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毛傳：必告父母，麻，鄭箋：取妻之禮，議於生者，卜於死者。此之謂告。既曰告止，曷又鞠止？毛傳：鞠，窮也。鄭箋：鞠，盈也。魯侯女既告父母而取，何復盈從？令至於齊乎？又非魯桓。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毛傳：克，能也。鄭箋：此言析薪必得斧乃能也。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鄭箋：此言取妻必待媒乃得也。既曰得止，曷又極止？毛傳：極，止也。鄭箋：女既以媒得之矣，何不禁制而恣極其邪意，令至齊乎？又非魯桓。

南山四章章六句。傳襄公伐衛，姜氏會之于師，齊人刺之，賦載賦。續說春秋莊公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蓋因襄公伐衛。

納朔而假僑師之行以會之。胡文定曰：日會，日享，猶為之名也。至是如齊師，羞惡之心云矣。序載：駭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鄭箋：故猶端也。

載驅薄薄，簞朱鞞。毛傳：薄薄，疾驅聲也。簞，方文蒨也。車之蔽曰鞞。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鄭箋：此車，襄公乃乘焉而來與文姜會。魯道有蕩，齊子發夕。毛傳：發夕，自夕發至旦。鄭箋：襄公既無禮義，乃疾驅其乘車以入魯境，魯之道路平易，文姜發夕由之往會焉，曾無懸耻之色。

四驥濟濟，垂轡滿漚。毛傳：四驥，言物色盛也。濟濟，美貌。垂轡，轡之垂者。漚漚，衆也。鄭箋：此又刺襄公乘是四驥而來，徒為淫亂之行。魯道有蕩，齊子豈弟。毛傳：言齊子於是樂易然。鄭箋：此豈弟，猶言發夕也。豈讀當為圓弟。古文尚書以弟為團，團，明也。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毛傳：湯湯，大貌。彭彭，多貌。鄭箋：汶水之上，蓋有都焉。襄公與文姜時所會，魯道有蕩，齊子翱翔。毛傳：翱翔，猶彷徨也。

汶水滔滔，行人儻儻。毛傳：滔滔，流貌。儻儻，衆貌。鄭箋：汶水滔滔，行人儻儻，猶言發夕也。豈讀當為圓弟。古文尚書以弟為團，團，明也。

齊子翱翔。毛傳：翱翔，猶彷徨也。

汶水滔滔，行人儻儻。毛傳：滔滔，流貌。儻儻，衆貌。鄭箋：汶水滔滔，行人儻儻，猶言發夕也。豈讀當為圓弟。古文尚書以弟為團，團，明也。

有齊子遊敖

載驅四章章四句

傳魯莊公會齊大夫狩于禚齊人譏之賦猗嗟測此

詩纒有着落惟其因會狩而作故每章多言其射技之善

序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

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焉

猗嗟昌兮頤而長兮毛傳猗嗟歎辭昌盛也頤長貌

鄭箋昌俊好貌抑若揚兮毛傳抑美色揚廣揚美目

傳齊嬀家卷之五國風十猗嗟

揚兮毛傳好目揚眉巧趨盼兮射則臧兮毛傳瞻巧

趨貌鄭箋臧善也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毛傳目上為名儀既成兮終日

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毛傳二尺曰正外孫曰甥

鄭箋成猶備也正所以射于侯中者天子五正諸侯

三正大大二正外皆居其侯中參分之一焉展誠也

姊妹之子曰甥容貌技藝如此誠我齊之甥言誠者

拒時人言齊侯之子

猗嗟變兮毛傳變壯好貌清揚婉兮毛傳婉好眉目

也舞則選兮射則貫兮毛傳選齊貫中也鄭箋選者

謂於倫等最上貫習也四矢反令以禦亂兮毛傳四

矢乘矢鄭箋反復也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

故處此之謂復射必四矢者象其能禦四方之亂也

猗嗟三章章六句

傳齊桓公相筦仲以匡天下齊人美之賦風雨測每

於鄭詩中見朱子以此為淫奔之詩且云風雨鷄

鳴正淫奔之時甚為未然管竊歎曰詩何不幸而

見於鄭即此詩亦為淫奔也及見序以為思君子

始為快然然尚不知為齊詩尤不知為齊人喜相

筦仲之詩今乃知所謂既見君子者為既見筦仲

傳齊嬀家卷之五國風十猗嗟

也快哉快哉風雨鷄鳴云者乃昏晦難亂未明將

明之際以喻春秋之天下昏亂已極將有待於匡

正之人當此之時得筦仲而相之則尊攘大有望

矣云何不夷云何不瘳云何不喜

序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風雨凄凄鷄鳴喈喈毛傳與也風且雨凄凄然鷄猶

守時而鳴喈喈然鄭箋與者喻君子雖居亂世不變

改其節度既見君子云胡不夷毛傳胡何夷說也鄭

箋思而見之云何而心不說

風雨瀟瀟鷄鳴膠膠毛傳瀟瀟暴疾也膠膠猶喈喈

也。既見君子。云胡不瘳。毛傳瘳愈也。

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毛傳晦昏也。鄭箋已止也。鷄不

為如晦而止不鳴。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風雨三章。章四句。

傳桓公好內。衛姬諳之。賦鷄鳴。續說衛姬。桓公大人。

列女傳云。桓公好吹。衛姬為之不食禽獸之肉。好

音。姬為之不聽樂。以此觀之。其賢益可知也。劉諸

胡介切。音解。即解之義。不曰諫諍。箴警。而曰諳者。

既不悅從。又惡於激直。忠告善道以諳之。使其好

內之意。自為解散。此衛姬之苦心。所以為賢也。

傳詩補家

卷之五 國風

士

風雨

序鷄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風

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鷄既鳴矣。朝既盈矣。毛傳鷄鳴而夫人作。朝盈而君

作。鄭箋雞鳴。朝盈。夫人也。君也。可以起之常禮。匪鷄

則鳴。蒼蠅之聲。毛傳蒼蠅之聲。有似遠鷄之鳴。鄭箋

夫人以蠅聲為鷄鳴。則起早於常禮。敬也。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毛傳東方明。則夫人纓笄而朝

朝。已昌盈也。君聽朝。鄭箋東方明。朝既昌。亦夫人也。

君也。可以朝之常禮。君日出而視朝。匪東方則明。月

出之光。毛傳見月出之光。以為東方明。鄭箋夫人以

月光為東方明。則朝亦敬也。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毛傳古之夫人。配其君子。亦

不忘其敬。鄭箋蟲飛薨薨。東方早明之時。我猶樂與

子卧而同夢。言親愛之無已。會且歸矣。無庶子子情。

毛傳會。會於朝也。卿大夫朝會於君。朝聘。夕歸。治

其家事。無庶子子情。無見惡于夫人。鄭箋庶。衆也。蟲

飛薨薨。所以當起者。卿大夫朝者。且罷歸故也。無使

衆臣以我故憎惡于子。戒之也。

鷄鳴三章。章四句。

傳莊公無禮。齊人刺之。賦東方之日。續說莊公。名光。

傳詩補家

卷之五 國風

士

鷄鳴

莖公環之世子。桓公之女孫也。淫於崔杼之妻棠

姜。為杼所弑。

序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

化也。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毛傳與也。日出東

方。人君明盛。無不照察也。姝者。初昏之貌。鄭箋言東

方之日。想之乎耳。有姝然美好之子。來在我室。欲與

我為室家。我無如之何也。日在東方。其明未融。陰君

不明。在我室。今履我即。今。毛傳履禮也。鄭箋即。就也。

在我室者。以禮來。我則就之。與之去也。言今者。之子

無庶子子情。毛傳會。會於朝也。卿大夫朝會於君。朝聘。夕歸。治其家事。無庶子子情。無見惡于夫人。鄭箋庶。衆也。蟲飛薨薨。所以當起者。卿大夫朝者。且罷歸故也。無使衆臣以我故憎惡于子。戒之也。

不以禮來也。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閨兮。毛傳月盛於東方。

君明於上。若日也。臣察於下。若月也。閨門內也。鄭箋

月以與臣。月在東方。亦言不明在我閨兮。彼我發兮。

毛傳發。行也。鄭箋以禮求則我行而與之去。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愚按詩故云。蓋大夫之妻

入朝而君以無禮加之。沈無謂齊不問有此事。

豈可以意証之。今觀傳云。莊公無禮而結說引棠

姜女則詩故之說。亦未可謂其妄也。

傳景公欲求諸侯。大夫風之賦。市田。續說景公名杵

傳詩勸家。卷之五。國風

古 東方

曰。靈公庶子。莊公兄也。測通篇是寓言。故曰風。求

之云者。非能安分自強之謂。乃喜功生事之謂也。

纔有此意。誰其與我。况又春秋之時乎。此有識者

所為長慮而却顧也。故風之所謂大夫者。或晏嬰

之流與。

序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德而

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無田甫田。維秀騶騶。毛傳與也。甫。大也。大田過度而

無人功。終不能獲。鄭箋與者。喻人君欲立功。致治。必

勤身脩德。積小以成。高天。無思遠人。勞心忉忉。毛傳

切切。憂勞也。言無德而求諸侯。徒勞其心。切切耳。

無田甫田。維秀騶騶。毛傳。祭祭。猶騶騶也。無思遠人。

勞心怛怛。毛傳。怛怛。猶切切也。

婉兮變兮。總角卅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毛傳。婉。變

少好貌。總角。聚兩髦也。卅。幼穉也。弁。冠也。鄭箋。人君

內善其身。外脩其德。居無幾何。可以立功。猶是婉變

之童子。少自脩飾。非然而雅。見之無幾何。突耳加冠

為成人也。

甫田三章。章四句。

傳齊俗昏禮不親。君子譏之。賦著。測詩文曰。我傳曰

傳詩勸家。卷之五。國風

古 甫田

君子譏之者。豈托為婦之言耶。譏之之意。盡在一

侯字。侯對迎言。侯則非迎矣。

序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鄭箋。時不親迎。故陳親迎

之禮以刺之。

侯我於著乎。而克耳。以素乎。而毛傳。侯。待也。門屏之

間曰著。素。象瑱。鄭箋。我。嫁者自謂也。侯。我於著。謂從

君子而出。至於著。君子揖之時也。我視君子。則以素

為克耳。謂所以懸瑱者。或各為純織之人。君五色。臣

則三色而已。此言素者。目所先見而云。尚之以瓊華

乎。而毛傳。瓊華。美石。士之服也。鄭箋。尚。猶飾也。飾之

以瓊華者。謂懸統之末。所謂瑱也。人君以玉爲瓊。瓊華。石色似瓊也。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毛傳青。青玉。鄭箋侍

我於庭。謂揖我於庭時。青統之青。尚之以瓊瑩乎而。

毛傳瓊瑩。石似玉。卿大夫之服也。鄭箋石色似瓊似

瑩也。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毛傳黃。黃玉。鄭箋黃

統之黃。尚之以瓊瑩乎而。毛傳瓊瑩。美石似玉者。人

君之服也。鄭箋瓊瑩。猶瓊瑩也。

著三章章三句。愚按依鄭說。爲陳親迎之禮。著庭

堂。皆嫁者之家。則據禮次。應先堂而庭。而著安得

倒言。自著先見婿耶。還宜從東萊呂氏。指婿家者

爲是。惟在婿家。故于著于庭于堂。始得見婿之次

序如此。而不親迎。已見矣。毛無明文。止依序作刺

其意亦當爾也。但三章分作士卿大夫夫人君三項

未知何據。

未知何據。

聖門傳詩嫡家卷之六

吳興凌濛初輯

國風

魏譜

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

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其封城南枕河曲。北涉

汾水。晉舜耕于歷山。陶於河濱。禹其飲食而致孝

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甲官室而盡力于

溝洫。此一帝一王。儉約之化。於時猶存。及今魏君

齊且福急。不務廣修德於民。教以義方。其與秦晉

鄰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

傳詩嫡家

卷之六

魏譜

風始作。至春秋魯閔公元年。晉獻公克滅之。以其

地賜大夫畢萬。自爾而後。晉有魏氏。

魏考補。魏國名。姬姓。侯爵。周成王以封文王子畢

公高之後。後爲晉獻公所滅而取其地。

傳魏之君子。口口口口美之。賦伐檀。

序。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

仕爾。

坎坎伐檀兮。其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毛傳坎

坎。伐檀聲。寘。置也。干。崖也。風行水成文曰漣。伐檀以

俟世用。若俟河水清且漣。鄭箋是謂君子之人不得

此說不
如何據
同以封
也而附
台耶

進仕也。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
爾庭有縣貍兮。毛傳：種之曰稼。畝之曰穡。一夫之居曰廛。貍，獸名。鄭箋：是謂在位貪鄙，無功受祿也。冬獵曰狩。背田曰獵。胡，何也。貉子曰貍。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毛傳：素，空也。鄭箋：彼君子者，斥伐檀之人。任有歟。乃肯受祿。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漈兮。河水清且淪漪。毛傳：輻，檀輻也。漈，猶厓也。直，直波也。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毛傳：萬萬曰億。獸三歲曰特。鄭箋：十萬曰億。三百億，禾秉之數。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漈兮。河水清且淪漪。毛傳：輻可以為輪。漈，厓也。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困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毛傳：困者為困。鶉，鳥也。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毛傳：鶉食曰餐。鄭箋：餐，讀如魚餐之餐。

伐檀三章章九句。
傳魏之君子。□□賦十畝之間。
序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毛傳：閑閑然。男女無別姓。

來之貌。鄭箋：古者一夫百畝。今十畝之間。往來者闕。閑然。削小之甚。行與子還兮。毛傳：或行來者。或來還者。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毛傳：泄泄，多人之貌。行與子逝兮。鄭箋：逝，速也。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傳魏之君子。訓民孝弟。賦林杜。
序林杜。刺時也。君子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無兄弟。將為沃所拜爾。
有林之杜。其葉湑湑。毛傳：與也。杜，有貌。杜，赤棠也。湑，湑，枝葉不相比也。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

傳詩補家 卷之六 賦 三 十畝之間
毛傳：踽踽，無所視也。鄭箋：他人，謂異姓也。言昭公遠其宗族。獨行於國中踽踽然。此豈無異姓之國乎。顧思不如同姓親視也。嗟行之人。胡不比焉。鄭箋：君所與行之人。謂異姓卿大夫也。比，輔也。此人女何不輔君為政令。人無兄弟。胡不攸焉。毛傳：攸，助也。鄭箋：異姓卿大夫。女見君無兄弟之親視者。何不相推攸而助之。
有杜之杜。其葉菁菁。毛傳：菁菁，葉盛也。鄭箋：菁菁，稀少之貌。獨行晷晷。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毛傳：晷晷，

無所依也。同姓同祖也。嗟行之人。胡不北焉。人無兄弟。胡不伙焉。

杖杜二章。章九句。

傳魏人口口口口口口口賦。陟帖。

序陟帖。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

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鄭箋。役乎大國

者。為大國所徵發。

陟彼帖兮。瞻望父兮。毛傳。山無草木曰帖。鄭箋。孝子

行役。思其父之戒。乃登彼帖山。以遙瞻望其父所在

之處。父曰。嗟。子子行役。夙夜無已。鄭箋。子。我。夙。早。夜。

傳詩。鄭箋。卷之六。國風。杖杜。

莫也。無已。無解倦。上慎旃哉。猶來無止。毛傳。旃。之。猶

可也。父尚義。鄭箋。上者。謂在軍事。作部列時。

陟彼肥兮。瞻望母兮。毛傳。山有草木曰肥。鄭箋。此又

思母之戒。而登肥山而望之也。母曰。嗟。子季行役。夙

夜無寐。毛傳。季。少子也。無寐。無者寐。上慎旃哉。猶來

無棄。毛傳。母尚恩也。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子弟行役。夙夜必借。毛

傳。借。俱也。上慎旃哉。猶來無死。毛傳。兄尚親也。

陟帖三章。章六句。

入憂其國。賦園有桃。園闌文。當是小

而無政四字。

序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禮

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園有桃。其實之穠。毛傳。與也。園有桃。其實之穠。國有

民。得其力。鄭箋。魏君薄公稅。省國川。不取於民。食園

桃而已。不施德教。民無以戰。其侵削之由。由是也。心

之憂矣。我歌且謔。毛傳。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謔。鄭箋

我心憂君之行如此。故歌謔以罵我憂夫。不知我者

謂我士也。駟。鄭箋。士。事也。不知我所為。歌謔之意者。

反謂我於君事駟。逸故彼人是哉。子曰何其。毛傳。夫

傳詩。鄭箋。卷之六。國風。園有桃。

人謂我欲何為乎。鄭箋。彼人謂君也。曰於也。不知我

所為憂者。既非責我。又曰君儉而尚。所行是其道哉。

子於此憂之何乎。心之憂矣。其誰知之。鄭箋。如是。則

象臣無知我憂所為也。其誰知之。蓋亦勿思。鄭箋。無

知我憂所為者。則宜無復思念之。以自止也。衆不信

我。或時謂我謗君。使我得罪也。

園有棘。其實之食。毛傳。棘。棗也。心之憂矣。聊以行歌。

鄭箋。聊。且略之辭也。聊出行於園中。觀民事。以自憂

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毛傳。極。中也。鄭箋。見我聊

出行於園中。謂我於君事無中正。彼人是哉。子曰何

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傳魏人困於□□□□其門賦碩鼠淵閣文當是介

殘缺去四字

序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雖食於民不脩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毛傳貫事也鄭箋碩人大也大鼠大鼠者斥其君也女無復食我

黍我其斂斂之多也我事女三歲矣曾無教令恩德未顧養我及疾其不脩政也古者三年大比民或於

傳詩補案 卷之六 碩鼠

是徒逝將去女適彼樂土鄭箋逝往也往矣將去女與之訣別之辭樂土有德之國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鄭箋爰曰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鄭箋不肯

施德於我逝將去女適彼樂園樂園樂園爰得我直

毛傳直得其直道鄭箋直止直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毛傳苗嘉穀也三歲貫女莫我

肯勞鄭箋不肯勞來我逝將去女適彼樂郊鄭箋郭

外曰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毛傳號呼也鄭箋之往

也永歌也樂郊之地誰獨當往而歌號者言皆喜說

無憂苦

碩鼠三章章八句

傳魏人苦於征□□□□賦鴉羽淵閣文當是役

不得終養五字

序鴉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鄭箋大亂五世者昭

公孝侯罪侯多侯小子侯

肅肅鴉羽集于苞樹毛傳與也肅肅鴉羽聲也其止

苞樹樹杆也鴉之性不樹止鄭箋與者喻君子常居

安平之處今下從征役其危苦如鴉之樹止然鴉

傳詩補案 卷之六 鴉羽

者根相迫迫相致也王事靡盬不能執耜父母何

怙毛傳蓋不攻緻也怙恃也鄭箋我迫王事

無不攻致故盡力焉既則罷倦不能播種五穀今我

父母將何怙乎悠悠蒼天曷其有所鄭箋曷何也何

時我得其所哉

肅肅鴉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執耜父母何

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鄭箋極已也

肅肅鴉行集于苞桑毛傳行翮也王事靡盬不能執

耜梁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鴉羽三章章七句

傳魏之內子。□□□□怨之賦葛屨。測此卿大

夫妻新歸者之怨詞也。縫裳非不美之事。亦非女之所難為者。獨以貴家大族之女。正歡然燕譽歌舞之時。而憂憂然遽以要褊相強。無論禮之所不出。亦大非人情矣。故得而怨之。怨者。怨其褊心也。即刺之謂也。

序葛屨刺褊也。魏地陜隘。其民機巧趨利。其若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鄭箋儉嗇而無德。是其所以

見侵削。

納糾葛屨。可以履霜。毛傳糾糾猶線縲也。夏葛屨冬

傳許猶家

卷之六

國風

人

葛屨

皮屨葛屨非所以履霜。鄭箋葛屨賤。皮屨貴。魏俗至

久。猶謂葛屨可以履霜。利其賤也。摻摻女手。可以縫

裳。毛傳摻摻猶織織也。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

鄭箋言女手者。未三月。未成爲婦。裳。男子之下服。賤

又未可使縫。魏俗使未三月。婦終裳者。利其事也。要

之褊之。好人服之。毛傳要褊也。褊領也。好人。好女手

之人。鄭箋服整也。褊也。領也。在上。好人尚可使整治

之謂屬著之。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揅。毛傳提提安諦也。宛

宛貌。婦至門。夫揖而入。不敢當尊。宛然而左辟。象揅。

所以爲飾。鄭箋婦新至。慎於威儀如是。使之非禮。維是褊心。是以爲刺。鄭箋魏俗所以然者。是君心褊惡。無德教使之耳。我是以刺之。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思按朱子云。此詩疑卽終裳之女所作。與測說合。則好人之解。亦似朱說爲長。但左辟爲婦避夫之禮。象揅見君子借老。亦是婦人之飾。則毛刺之說。非無據也。及考申公詩說。爲內子儉不中禮。賤者怨之。則豁然矣。

唐譜

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日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

傳許猶家

卷之六

國風

九

唐譜

後乃遷河東平陽。成王封月弟叔虞於堯之故墟。

曰唐。唐南有晉水。至於變。改爲晉。其封域在禹

貢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至魯孫成

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昔堯之末。洪水九年。下

民其咨。萬國不粒。於時殺禮。以救艱厄。其流乃被

於今。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魯孫僖侯。甚喜

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其流稅

侯。又徙於絳。

唐考補。唐國名。姬姓。侯爵。

唐譜。唐國名。姬姓。侯爵。

序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山禮故作是詩以閔之

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餘風焉鄭箋憂

深思遠謂究其死矣百歲之後之類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毛傳蟋蟀

祭也九月在堂也遂除去也鄭箋我我僖公也恭在

堂歲時之候是時農功畢君可以自樂矣今不自樂

日月且過去不復暇為之謂十二月當復命農計耦

耕事無已太康職思其居毛傳已其康樂職主也鄭

箋君雖當自樂亦無甚大樂欲其川禮為節也又當

傳詩猶家卷之六國風蟋蟀

主思於所居之事謂國中政令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毛傳荒大也瞿瞿然顧禮義也鄭箋荒廢亂也良善

也君之好樂不當至於廢亂政事當如善士瞿瞿然

顧禮義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毛傳邁行

也無已太康職思其外毛傳外禮樂之外鄭箋外謂

園外至四境好樂無荒良士蹶蹶毛傳蹶蹶動而敏

於事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鄭箋成人乘役車也休農功畢

無事也今我不樂日月其慆毛傳慆過也無已太康

職思其憂毛傳憂可憂也鄭箋憂者謂降國侵我之

憂好樂無荒良士什休毛傳什休樂道之心

蟋蟀三章章八句

序唐僖公刺晉僖公也無谿道以正其國有材不

能用有鉦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灑掃政荒

民散將以危亡四隣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

詩以刺之也

山有樞隰有楡毛傳樞也樞華也國君有財貨而不

能用如山隰不能自用其財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

傳詩猶家卷之六國風山有樞

有車馬弗馳弗驅毛傳妻亦曳也死其死矣他人是

愉毛傳死死貌愉樂也鄭箋愉讀曰偷偷取也

山有栲隰有杻毛傳栲山栲杻杻也子有廷內弗灑

弗掃子有鐘鼓弗鼓弗考毛傳灑灑也考擊也宛其

死矣他人是保毛傳保安也鄭箋保居也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毛傳君子無

故琴瑟不謂於例且以喜樂且以求日毛傳承引也

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傳滿沃盛疆賦椒聊續說曲沃

唐邑名。昭侯以封其叔父成師。是為桓叔。其

序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竊能脩其政。知

其藩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毛傳。與也。椒聊。椒也。鄭箋。椒之

性芬香而少實。今一棟之實。蕃衍滿升。非其常也。典

者。喻桓叔。晉君之支別耳。今其子孫衆多。將日以盛

也。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毛傳。朋。比也。卿箋。之子。是子

也。謂桓叔也。碩。謂壯貌。佼。好也。大。謂德美。廣博也。無

朋。平均不朋。意。椒聊且遠條且。毛傳。條。長也。卿箋。椒

傳詩勸象。卷之六。國風。主。椒聊

之氣日益遠長。似桓叔之德彌廣博。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毛傳。兩手曰掬。彼其之子。實大

且篤。毛傳。篤。厚也。椒聊且遠條且。毛傳。言聲之遠聞

也。

椒聊二章章六句。

傳曲沃盛疆。口口口賦。陽之水。

序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疆。昭

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鄭箋。封沃者。封叔父

桓叔於沃也。沃。曲沃之邑也。

揚之水白石鑿鑿。毛傳。與也。鑿鑿。鮮明貌。鄭箋。激揚

之水。激流滯疾。流去垢濁。白石鑿鑿。然與者。喻桓叔

盛強。除民所惡。民得以有禮義也。素衣朱纁。從子子

法。毛傳。裸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沃。曲沃也。鄭箋

。當為繡。繡黼。丹朱中衣。中衣。以繡黼為領。丹朱為

純也。國人欲進此服。去從桓叔。既見君子。云何不

。鄭箋。君子。謂桓叔。

揚之水白石皓皓。毛傳。皓皓。潔白也。素衣朱纁。從子

于鶴。毛傳。鶴。鷩也。鶴。曲沃邑也。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毛傳。言無憂也。

揚之水白石粼粼。毛傳。粼粼。清澈也。我聞有命。不敢

傳詩勸象。卷之六。國風。主。揚之水

以告人。毛傳。聞曲沃有善政。命。不敢以告人。鄭箋。不

敢以告人而去者。畏昭公謂已動民心。

揚之水三章二章六句一章四句

傳曲沃僻弑其三君。僖王命為晉侯。唐人刺之。賦無

衣。鄭箋。僖王命。武公桓叔之孫也。三君。謂哀侯。小

子侯。侯。謂昭公。唐人刺之。便不是武公。速。請命之

意。若知請命之衣。為安且吉。是武公猶知有周天

子矣。武公不知有周天子。未必請命。即請命。亦必

不自述其意。還從唐人刺之。為是子者。唐人之指

武公也。云安且吉者。正以言其不安且吉。此刺之

之意也。序又以爲晉人笑之似未必然。至謂其

夫爲之請命。大夫亦未嘗請命於天子。乃請命於

天子之使。總是周室之衰弱而然也。

序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分晉國。其大夫爲之請

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鄭箋。武子之使。是時

使來者。

豈曰無衣。七兮。毛傳。侯伯之禮。七命。冕服七章。鄭箋。

我豈無是七章之衣乎。晉舊有之。非新命之服。不如

子之衣安。且古今。毛傳。諸侯不命於天子。則不成爲

君。鄭箋。武公初分晉國。心未自安。故以得命服爲安。

傳詩類纂。卷之六。國風。無衣。

豈曰無衣。六兮。毛傳。天子之卿。猶愈乎不。不如子之衣安。且

爲節。鄭箋。變七言。六者。謙也。不蔽必當。侯伯得受六

命之服。列於天子之卿。猶愈乎不。不如子之衣安。且

與兮。毛傳。煖也。

無衣二章。章三句。愚按。沈守正曰。武公滅晉。自立

三十七年。而始以寶器請命于僖王。其日中豈嘗

有王哉。詩人惡之。痛之。代爲請命之詞。故爲假寒

者。蓋誅其意。非必武公有是言也。舊說以爲天理

未盡。滅小序以爲美武公。皆非也。此訓正。與傳云

刺之者。合若美武公。而天子存之。豈作春秋之意。

乎。故當以傳爲正。

傳。晉人父於從。賦。葛生

序。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鄭箋。喪

凍亡也。夫從征。役棄亡不反。則其妻居家而怨思。

葛生蒙楚。藪蔓于野。毛傳。興也。葛生延而蒙楚。藪生

蔓於野。喻婦人外成於他家。予美亡此。誰與獨處。鄭

箋。予我亡無也。言我所美之人無於此。謂其君子也。

吾誰與居乎。獨處家耳。從軍未還。未知死生。其今無

於此。

葛生蒙棘。藪蔓于域。毛傳。域。營域也。予美亡此。誰與

傳詩類纂。卷之六。國風。五。葛生。

獨息。毛傳。息。止也。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毛傳。齊則角枕。錦衾禮。夫不在。

欽枕。篋衾。席。而藏之。鄭箋。夫雖不在。不失其祭也。

攝主。主婦猶自齊而行事。予美亡此。誰與獨旦。鄭箋。

且。明也。我君子無於此。吾誰與齊乎。獨自潔明。

夏之日。冬之夜。毛傳。言長也。鄭箋。思者於晝夜之長。

時。尤甚。故極言之。以盡情。百歲之後。歸于其居。鄭箋。

言積聚也。言此者。婦人專一。義之至。情之盡。

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毛傳。室猶姑也。

室猶塚壙。

葛生五章章四句。

傳晉獻公好讒。賦采芣。續說朱子

曰觀魏姬譏殺太子及逐羣公子等事可見

序采芣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

采芣采芣首陽之顛。毛傳。典也。芣。大苦也。首陽。山名

也。采芣。細事也。首陽。幽僻也。細事。偷小行也。幽僻。偷

無微也。鄭箋。采芣采芣者。言采芣之人。衆多非一也。

皆云采此芣於首陽山之上。首陽山之上。信有芣矣。

然而今之采者。未必於此山。然而人必信之。典者。喻

事有似而非人之為言。荷亦無信。舍旃。舍旃。荷亦無

傳詩補家。卷之六。國風。七。有林之杜

然。毛傳。荷。誠也。鄭箋。荷。且也。為言。諫為人為善言以

稱薦之。欲使見進用也。旃之言焉也。舍之焉。舍之焉。

謂諷誦人。欲使見貶退也。此二者。且無信受之。且無

答然。人之為言。何得焉。鄭箋。人以此言來不信受之。

不答然之。從後察之。或時見罪。何所得。

采芣采芣首陽之下。毛傳。苦。苦。菜也。人之為言。荷亦

無與。舍旃。舍旃。荷亦無然。毛傳。無與。勿用也。人之為

言。胡得焉。

采芣采芣首陽之東。毛傳。芣。菜名也。人之為言。荷亦

無從。舍旃。舍旃。荷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采芣三章章八句。愚按集注混言刺聽讒不言行

公疑小序。獻公之說。為無據也。今觀傳之篇次。在

武公之後。文公之前。則世次了然。且獻公之聽讒

又明著春秋經傳。復何疑乎。

傳晉文公好賢。賦林杜。續說晉文

公。名重耳。獻公子。測此詩。朱子以為好賢。恐不足

致。予其然之。傳以為晉文公之詩。似又說不得。恐

不足致也。豈好賢之至。把損之極。初不自知其為

強國乎。抑初霸尚未強大而云然乎。

序有林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

傳詩補家。卷之六。國風。七。有林之杜

求賢以自輔焉。

有林之杜。生于道左。毛傳。與也。道左之陽。人所宜休

息也。鄭箋。道左。道東也。日之熱。恒在日中之後。道東

之杜。人所宜休息也。今人不休息者。以其特生陰寡

也。與者。喻武公初兼其宗族。不求賢者。與之在位。君

子不歸。似乎特生之杜。然彼君子。寧肯適我。毛傳

味。速也。鄭箋。肯。可適之也。彼君子之人。至於此。罔肯

可求之。我君所。君子之人。義之與此。其不來者。君不

求之。中心好之。曷飲食之。鄭箋。曷。何也。言中心誠好

之。何但飲食之。當盡禮極歡以待之。

有秋之杜生于道周。毛傳：周，曲也。彼君子兮，嗟肯來遊。左傳：遊，視也。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有秋之杜二章。章六句。句悉按此詩從好賢之說為長。但朱子不無知其為文公耳。

傳曰：季遇卻缺于蕞，薦于文公。人美之賦。楚有蕞。鄭續說：曰季，晉大夫卻缺。曰季，缺。國語曰：曰季，使令于蕞野。蕞，缺。其妻，韓之敬，相待如賓。從而問之。蕞，芮之子也。與之歸。既，彼命而進之。曰：臣得賢人，敢以告。文公曰：其父有卑，可乎。對曰：罔之良也。滅其首惡，是故。罔之則也。殛，其舉也。與。禹。今

君之所聞也。齊桓寬舉，宛敬乎。其賦也。公曰：子何以知其賢也。對曰：臣見其不忘敬也。夫敬，德之格也。格于德，以臨事。其何不濟。文公見之，使為下軍大夫。

大夫。測此詩。朱子以男女為說，得無亦鄭聲流之說入其心乎。昔子產與叔向相遇，歌野有蔓草，以可為此詩之證。而今乃知為自季蕞缺之詩，殊足快也。

序：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鄭箋：不期而會，謂不相與期而自俱也。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毛傳：漙漙，盛貌。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七傳：臧，善也。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句悉按傳與序說不同。然當以傳說為正。詩故云：六卿，韓子。子產賦此詩，蕞

傳：晉大夫賢，曰：美之賦。羔裘。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鄭箋：恤，憂也。

羔裘豹袂，自我人居居。毛傳：袂，袂也。木末不同，有位與民異心自用也。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鄭箋：羔裘豹袂，卿大夫之服也。其役使我之民人，其意居居然有悖惡之心。不恤我之罔若，豈無他人，維子之故。鄭箋：此民，卿大夫采邑之民也。故云豈無他人，可歸者乎。我不去者，乃念子故舊之人。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毛傳：與也。野，四郊之外。蔓，延也。漙漙，盛多也。鄭箋：零，落也。蔓草而有露，謂仲春之時。草始生，霜為露也。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毛傳：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也。邂逅，不期而會。適，其時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毛傳：漙漙，盛貌。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七傳：臧，善也。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句悉按傳與序說不同。然當以傳說為正。詩故云：六卿，韓子。子產賦此詩，蕞

傳：晉大夫賢，曰：美之賦。羔裘。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鄭箋：恤，憂也。

羔裘豹袂，自我人居居。毛傳：袂，袂也。木末不同，有位與民異心自用也。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鄭箋：羔裘豹袂，卿大夫之服也。其役使我之民人，其意居居然有悖惡之心。不恤我之罔若，豈無他人，維子之故。鄭箋：此民，卿大夫采邑之民也。故云豈無他人，可歸者乎。我不去者，乃念子故舊之人。

序：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鄭箋：不期而會，謂不相與期而自俱也。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毛傳：漙漙，盛貌。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七傳：臧，善也。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句悉按傳與序說不同。然當以傳說為正。詩故云：六卿，韓子。子產賦此詩，蕞

傳：晉大夫賢，曰：美之賦。羔裘。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鄭箋：恤，憂也。

羔裘豹袂，自我人居居。毛傳：袂，袂也。木末不同，有位與民異心自用也。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鄭箋：羔裘豹袂，卿大夫之服也。其役使我之民人，其意居居然有悖惡之心。不恤我之罔若，豈無他人，維子之故。鄭箋：此民，卿大夫采邑之民也。故云豈無他人，可歸者乎。我不去者，乃念子故舊之人。

序：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鄭箋：不期而會，謂不相與期而自俱也。

我來薪於野，乃見其在天。則三月之末，四月之中，見

於東方矣。故云不得其時。今夕何夕，見此良人。毛傳

良人，美室也。鄭箋。今夕何夕者，言此夕何月之夕乎。

而女以見良人，言非其時。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毛

傳。子兮者，望茲也。鄭箋。子兮者，斥嫁取者，子取

後陰陽交會之月，當如此良人何。

綢繆束朝，三星在隅。毛傳。隅，東南隅也。鄭箋。心星在

隅，謂四月之末，五月之中。今夕何夕，見此邂逅。毛傳

邂逅，解說之貌。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綢繆束朝，三星在戶。毛傳。參星，正月中直戶也。鄭箋

心星在戶，謂之五月之末，六月之中。今夕何夕，見此

繫者。毛傳。三女為繫。大夫一妻二妾，子兮子兮，如此

繫者何。

綢繆三章章六句

聖門傳詩嫡家卷之七

吳興凌濛初輯

國風

曹譜

曹者，尚貢兗州陶丘之北地名。周武王既定天下，

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日濟陰定陶是也。其封域在

雷夏薊澤之野。昔堯常游成陽，死而葬焉。舜漁於

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末

令。以致畜積，夾于魯衛之間。又寡于患難。末時富

而無教，乃更驕侈。曹之後世，雖為宋所滅，宋亦不

數伐曹。故得寡于患難。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象

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

曹考補：曹，國名，姬姓。伯魯，周武王以封其弟振鐸

太妃第十子也。

傳曹未振鐸□□□□□□之賦尸鳩續說曹未

即振鐸也

序：鷹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鷹鳩在桑，其子七兮。毛傳。與也。鷹鳩，粘鞠也。鷹鳩之

養其子，朝從上下，夕從下上，平均如一。鄭箋。與者，喻

人君之德，當均一於下也。以刺今在位之人，不如鷹

鳩。淑人君子，其儀一兮。鄭箋。淑，善儀，義也。善人君子，

其執義當如一也。其儀一分。心如結兮。毛傳首執義

一則用心周。

鷓鴣在桑。其子在梅。毛傳飛在梅也。淑人君子。其帶

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毛傳騏文也。弁皮弁也。

鄭箋其帶伊絲。謂大帶也。大帶用素絲。有雜色飾焉。

騏當作騏。以上為之。言此帶弁者。刺不稱其服。

鷓鴣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毛傳忒疑

也。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毛傳正長也。鄭箋執義不疑

則可為四國之長。言任為侯伯。

鷓鴣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

傳詩猶家。宋志七國風。三。下泉。

胡不萬年。鄭箋正長也。能長人。則人欲其壽考。

鷓鴣四章。章六句。思按詩詞純美無譏。詳傳意亦

是美振鐸耳。

傳曹之君。賦下泉。

序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

而思明王賢伯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毛傳與也。冽寒也。下泉。泉下流

也。苞。木也。稂。童梁。非溉草。得水而病也。鄭箋與者。喻

共公之虐。政教從困。病其民。稂當作涼。涼。州。蕭著之

屬。愾我寤嘆。念彼周京。鄭箋愾嘆息之意。寤。覺也。念

周京者。思其先王之明者。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毛傳蕭蒿也。愾我寤嘆。念彼京

周。

冽彼下泉。浸彼苞葍。毛傳葍草也。愾我寤嘆。念彼京

師。

芄芄黍苗。陰雨膏之。毛傳芄芄美貌。四國有王。鄧伯

勞之。毛傳鄧伯。鄧侯也。諸侯有事。二伯通職。鄭箋有

王。謂朝聘于天子也。鄧侯文王之子。為州伯。有治諸

侯之功。

下泉四章。章四句。

傳詩猶家。宋志七國風。三。下泉。

傳曹之君。賦下泉。

序下泉。思治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

任小人。將無所依焉。

蟋蟀之羽。衣裳楚楚。毛傳與也。蟋蟀。渠略也。朝生夕

死。猶有羽翼。以自修飾。楚楚。鮮明貌。鄭箋與者。除昭

公之朝。其羣臣皆小人也。徒整飭其衣裳。不知國之

將迫。君臣死亡無日。如渠略然。心之憂矣。於我歸

處。鄭箋歸。依歸。君當於何依歸乎。言有危亡之難。將

無所就。往。

蟋蟀之翼。采采衣服。毛傳采采。衆多也。心之憂矣。於

我歸息毛傳息止也。

蟬蛻掘閱麻衣如雪毛傳掘閱容閱也如雪言鮮潔

鄭箋掘閱掘地解開謂其始生時也以解開喻君臣

朝夕變易衣服也麻衣深衣諸侯之朝朝服朝夕則

深衣也心之歸矣於我歸說鄭箋說猶舍息也

蟬蛻三章章四句

傳曹□□□□賦候人

序候人刺近小人也其公遠君子而近小人焉

彼候人兮何戈與祿毛傳候人道路迎送賓客者何

揭祿受也言賢者之官不遇候人鄭箋是謂遠君子

傳詩補家卷之七國風四序候人

也彼其之子三百赤薺毛傳彼彼曹朝也薺薺也

命繼帶熟珩再命赤帶熟珩三命赤帶葱珩大夫以

上赤帶乘軒鄭箋之子是子也佩赤帶者三百人

維鵝在梁不濡其翼毛傳鵝洿澤鳥也梁水中之梁

鵝在梁可謂不濡其翼乎鄭箋鵝在梁當濡其翼而

不濡者非其常也以喻小人在朝亦非其常彼其之

子不稱其服鄭箋不稱者言德薄而服尊

維鵝在梁不濡其味毛傳味喙也彼其之子不濡其

味毛傳鵝厚也鄭箋遂猶久也不久其厚言其將薄

於君也

蒼兮蔚兮南山朝隴毛傳蒼蔚雲與貌南山曹南山

也隴升雲也鄭箋蒼蔚之小雲朝升于南山不能為

大而以喻小人雖見任於君終不能成其德教婉兮

變兮季女斯飢毛傳婉少貌變好貌季人之少子也

女民之弱者鄭箋天無大雨則歲不熟而幼弱者飢

猶國之無政令則下民困病矣

候人四章章四句

檜譜

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檜國在禹貢豫州

外方之北檜波之南居漆浦之間祝融氏名黎其

後八姓唯妘姓檜者處其地焉周夷王厲王之時

檜公不務政事而好絮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

變風始作其國北隣於虢

鄭考補鄭國名在鄭地其君妘姓祝融之後後為

鄭桓公所滅而遷其國

傳鄒君□□□□□□□□之賦羔裘

序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

絮其衣服逍遙游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

詩也鄭箋以道去君者三諫不從待放於郊得夫

大夫

羔裘逍遊。狐裘以朝。毛傳羔裘以遊燕。狐裘以遊朝。鄭箋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大暗而息民。則有黃裘。狐裘。今以朝服燕。祭服朝是其好絮衣服也。先言燕。後言朝。見君之志不能自強于政治。豈不爾思。勞心切切。毛傳國無政令。使我心勞。鄭箋爾。女也。三諫不從。待放而去。思君如是。心切切然。

羔裘翱翔。狐裘在堂。毛傳堂公室也。鄭箋翱翔猶逍遊也。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毛傳日出照曜。然後見其如膏。豈不爾思中心是悼。毛傳悼動也。鄭箋悼猶哀傷也。

傳詩類家

卷之七 國風

木

羔裘

羔裘三章。章四句。

傳節之君子。□□□賦匪風。

序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毛傳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顧瞻周道中心怛兮。毛傳怛。傷也。下國之亂。周道滅也。鄭箋周道。周之政令也。回首

曰顧。

匪風飄兮。匪車噉兮。毛傳噉風為飄。噉。無節度也。

顧瞻周道。中心甲兮。毛傳甲。傷也。

誰能享魚。漑之。蓋。漑。漑也。蓋。蓋。魚。魚。煩。煩。則

誰能享魚。漑之。蓋。漑。漑也。蓋。蓋。魚。魚。煩。煩。則

治民煩則散。知亨魚則知治民矣。鄭箋誰能者。言人偶能割亨者。誰將西歸。懷之好音。毛傳周道在乎西。懷歸也。鄭箋誰將者。亦言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也。槍在周之東。故言西歸。有能西仕於周者。我則懷之以好音。謂周之舊政令。

匪風三章。章四句。

傳節人。因於□□賦莠楚。

序。隰有萋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

然者也。鄭箋恣。謂彼狄淫戲。不以禮也。

隰有萋楚。猗猗其枝。毛傳猗。與也。萋。楚。猗。猗。柔

傳詩類家

卷之七 國風

七

匪風

順也。鄭箋。猗。猗。之性。始生正直。及其長大。則其枝猗

儻而柔順。不妄尋蔓草木。與者。喻人少而端慈。則

大無情。天之沃沃。樂子之無知。毛傳。天。少也。沃沃

壯俊也。鄭箋。知。匹也。疾君之恣。故於人年少沃沃之

時。樂其無妃匹之意。

隰有萋楚。猗猗其華。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家。鄭箋。無

家。謂無夫婦室家之道。

隰有萋楚。猗猗其實。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義當與朱註相合。序說。覺其牽強。

傳喪紀不終。賦素冠。續說喪紀不終。謂不能三年喪也。

序素冠刺不能三年也。鄭箋。喪禮。子為父父卒為母皆三年。時人思薄禮廢。不能行也。

庶見素冠兮。棘人綰纆兮。毛傳。庶。幸也。素冠。練冠也。棘。急也。纆。纆。瘡貌。鄭箋。喪禮。既祥祭而編冠素紕。時

人皆解纆。無三年之思於其父母而廢其喪禮。故說

幸一見素冠。急於哀感之人。形貌瘡然。腹瘡也。勞

心博博兮。毛傳。博博。憂勞也。鄭箋。勞心者。憂不得見

庶見素衣兮。毛傳。素衣。故素衣也。鄭箋。除成喪者。其

傳詩婚家 卷之七 國風

第也。胡淵。編冠。朝服。素裳。然則此言素衣者。謂

素裳也。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毛傳。願見有禮

之人。與之同歸。鄭箋。聊。猶且也。且與子同歸。欲之其

家。觀其若處。

庶見素裳兮。鄭箋。朝服。素裳。者。釋從裳色。我心

禮結兮。聊與子如一兮。毛傳。子。夏三年之喪。見於

夫子。獲舉而終。符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

及。夫子曰。君子也。聞子。壽三年之喪。見于夫子。獲

琴而絃。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

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

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聞子。壽家未盡。能自

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

者之所勉。鄭箋。聊與子如一。且欲與之居處。觀其行

也。

素冠三章。章三句。

傳節人兄弟相棄。曰。賦。揚之水。

序。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

死亡而作是詩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毛傳。揚。激揚也。激揚之水。可謂不

能流。漂束楚乎。鄭箋。激揚之水。喻忽政教亂。促。不流

傳詩婚家 卷之七 國風 九 揚之水

束楚。言其政不行于臣下。終鮮兄弟。維予與女。鄭箋

鮮。寡也。忽兄弟爭國。親戚相疑。後竟寡於兄弟之恩。

獨我與女有耳。作此詩者。同姓臣也。無信人之言。人

實廷女。毛傳。廷。誰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毛傳。二人同

心也。鄭箋。二人者。我身與女。忽無信人之言。人實不

信。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傳節人夫婦相棄。曰。賦。大路。淵。揚之水。大。野

二。詩。毛。水。皆出。鄭。蓋。因。節。本。鄭。地。而。鄭。又。滅。節。豈

未及考正。遂以其詩混入之耶。

序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棄之。國人思望焉。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袂兮。毛傳。遵。循路也。摻。擊也。袂。袖也。鄭箋。思望君子於道中見之。則欲擊持其袂而留之。無我惡兮。不疑故也。毛傳。建。進也。鄭箋。子無惡我。

學持子之袂。我乃以莊公不速於先君之道。使我然。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鄭箋。言執手者。思望之甚。無我惡兮。不疑好也。毛傳。建。進也。鄭箋。建。亦惡也。好。

猶善也。子無惡我。我乃以莊公不速於善道。使我然。傳詩。鄭家。卷之七。國風。十。遵大路。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鄭譜。

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為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又云為幽王大司徒。甚得周衆。與東主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奈懼及焉。其何所以遷死。史伯曰。其濟洛河。頽之。問乎。是其子男之國。號師。為大。號叔。特勢。師仲特。險。皆有驕倭怠慢之心。加之。以貪。且。若。若。以。周。難。之。故。寄。幣。與。斯。不。敢。不。許。是。驕。而。貪。必。將。背。君。以。成。周。之。衆。奉。辭。罰。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鄭。蔽。補。

丹依

丹依。疇。歷。葉。君。之。土。也。脩。典。刑。以。守。之。惟。是。可。以。少。固。桓。公。從。之。言。然。之。後。三。年。幽。王。為。犬。戎。所。殺。

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沔。食。漆。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又。作。卿。士。國。人。左。之。鄭。之。變。風。又。作。

鄭考。鄭。鄭。國。名。姬。姓。伯。嚳。周。宣。王。母。弟。桓。公。友。所。封。采。地。其。子。武。公。獨。突。定。平。王。於。東。都。又。滅。蕞。鄭。乃。徙。其。封。居。之。

傳。鄭。武。公。養。賢。而。賦。緇。衣。子。曰。琴。緇。衣。見。好。賢。之。至。傳。詩。緇。家。卷。之。七。國。風。十。士。鄭。譜。

也。此詩舊以為桓公武公相繼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周人愛之。故作是詩。每讀而疑之。以其文似。欠通順。適之云。授之云云。似非下之所宜。加於。上者。今讀傳。知為武公養賢而賦緇衣。不惟詩文。語意一一通順。尼說詩之詞。如所謂好賢如緇衣。如所謂于緇衣見好賢之至。靡不叶矣。

左。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鄭。箋。父。謂。武。公。父。桓。公。也。司。徒。之。職。掌。十。二。教。善。善。者。治。之。有。功。也。鄭。國。之。人。皆。謂。桓。公。武。公。居。司。徒。之。官。正。

有。功。也。鄭。國。之。人。皆。謂。桓。公。武。公。居。司。徒。之。官。正。

得其宜。

緇衣之宜也。敝予又改為兮。毛傳緇黑色。卿士聽朝

之正服也。改更也。有德君子宜世居卿士之位焉。鄭

箋緇衣者居私朝之服也。天子之朝服皮弁服也。適

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毛傳適之館舍。粢餐也。

諸侯人為天子卿士受手祿。鄭箋卿士所之之館在

天子之宮。如今之諸廬也。自館還在采地之都。我明

設餐以授之。愛之欲飲食之。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毛傳好猶宜也。鄭箋造

為也。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

傳詩補家 卷之七 國風 三 緇衣

緇衣之蕭兮。敝予又改作兮。毛傳蕭大也。適子之館

今還予授子之粢兮。

緇衣三章章四句

傳鄭莊公封弟段于京。祭足諫之不聽。大夫風之賦

將仲子。補說莊公名寤生。武公子。段其同母弟也。

祭足。鄭大夫。仲子其字也。春秋傳曰。初武公娶於

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

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其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

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號

未死焉。他邑。惟命。請京。使若之。謂之京城。大未。祭

仲諫曰。大都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

過參國之邑。中五之邑。小九之邑。今京不度。非制

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避害。對曰。姜氏何

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艸

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

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

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未。臣請事之。若

不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未

又收貳以為己邑。至於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

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未完聚。繕甲兵。具卒

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聞其期。曰。可矣。遂命公

子呂出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未段。段入於駟

公代諸鄆。大未出奔共。此詩蓋當祭仲初諫之時。

大夫因莊公有平姑待之之言。知其處心積慮。在

於養成段惡。欲以叛逆為名而誅之。故其編次在

未于田太未之前。則仲子者。祭仲之字也。樹杞樹

桑。樹檀。若謂未段也。折之云者。若謂諫而傷之也。

父母。若謂姜氏也。諸兄。若謂莊公也。豈敢愛之。畏

我父母。諸兄云云者。若謂未段不足愛。而父母諸

兄人之多言。實可畏也。仲可懷者。仲謂祭仲也。可

懷若謂其深憂至計。豈見預待者。可深長思者也。父母兄弟人之多言。亦可畏者。若謂天倫骨肉之間。有非謀國之人。所得徑情直遂者也。仲而曰。可懷。父母兄弟人之多言。而曰可畏者。則其咎似專在於父母兄弟者矣。故序亦以為刺莊公也。大夫因莊公不聽祭仲之諫。以公不勝其母害其弟。小不忍。亂大謀。恐國家之禍。將有不可收拾者。故為此以風之。風之云者。不明言正說。直婉詞隱喻。使之感動。如風之動物然者。此風人之致然也。每見傳文之中。用一風字。深有不盡之情。而作者之志。亦緣是而可求矣。

傳詩鄭家

卷之七 國風

古

將仲子

序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鄭箋。莊公之母謂武姜。生莊公及弟叔段。段好勇而無禮。公不早為之所。而使驕慢。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毛傳。將。請也。仲子。

祭仲也。踰。越里居也。二十五家為里。杞。木名也。折。言傷害也。鄭箋。祭仲驟諫。莊公不能用其言。故言請國。距之。無踰我里。喻言無于我親戚也。無折我樹杞。喻言無傷害我兄弟也。仲。初諫曰。君將與之。臣請專之。

君若不與。臣請除之。豈敢愛之。畏我父母。鄭箋。段將為害。我豈敢愛之。而不誅與。以父母之故。故不為也。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鄭箋。懷。私曰懷。言仲子言。可私懷也。我迫於父母。有言不得從也。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毛傳。牆。垣也。桑。木之衆也。豈敢愛之。畏我諸兄。毛傳。諸兄。公族。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毛傳。園。所以樹木也。檀。強韌之木。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傳詩鄭家

卷之七 國風

古

將仲子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傳大未段多才而好勇。鄭人愛之。賦。未。于田。

序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

國人說而歸之。鄭箋。絲之言善也。甲。鏡也。

叔于田。巷無居人。毛傳。叔。大叔段也。巷。里塗也。鄭箋。叔往。國人注心于叔。似如無人處。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鄭箋。洵。信也。言叔信美好而又仁。

叔于狩。巷無飲酒。毛傳。冬獵曰狩。鄭箋。飲酒。謂燕飲也。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也。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卷之七
國風

叔適野。巷無服馬。鄭箋通之也。郊外曰野。服馬猶乘

馬也。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鄭箋武。有武節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愚按傳為愛而序為刺。詩中

似有愛無刺。孔穎達疏云。國人注心于叔。悅之若

此。而公不知禁。故刺之。則二說原相通矣。

傳段不義而得衆。鄭人歸之賦大未。

序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

也。大叔于田。乘乘馬。毛傳叔之從公田也。執轡如組。兩

駟如舞。毛傳駟之與服。和譜中節。鄭箋如組者。如組

織之為也。在旁曰駟。故在敷。火烈具舉。毛傳敷。澤。會

之府也。烈。列。具。俱也。鄭箋列人持火具舉。言衆同心。

禮。禮。暴。虎。獻于公所。毛傳禮。禮。肉。袒也。暴。虎。空。手。以

搏之。鄭箋獻于公所。進於君也。將叔無狂。戒其傷女。

毛傳加。習也。鄭箋狂。復也。請叔無復者。愛也。

叔于田。乘乘黃。毛傳四馬皆黃。兩服上襄。兩駟。鷹。行

鄭箋兩服。中央夾轅者。襄。駕也。上。駕者。言為衆馬之

最良也。鷹。行者。言與中服相次序。叔在敷。火烈。具。揚

揚。揚。光也。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毛傳。忌。辭也。鄭箋。良

亦善也。忌。請如彼已之子之已。抑。落。控。忌。抑。縱。送。忌。

毛傳駟馬曰轡。止馬曰控。發矢曰縱。從會曰送。

叔于田。乘乘馬。毛傳駟白雜毛曰馬。兩服齊首。毛傳

馬首齊也。兩駟如手。毛傳進止如御者之手。鄭箋如

左右手之相助也。叔在敷。火烈具舉。毛傳舉。盛也。

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毛傳慢。遲。罕。希也。鄭箋田事且

罕。則其馬行遲。發。發。矢。希。抑。釋。抑。斃。方。忌。毛傳抑

所以覆矢。斃。方。發。弓。鄭箋射者蓋矢。發。言田事畢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傳鄭世子忽辭昏于齊。祭仲諫之。賦有女同車。續說

忽。莊公長子。昭公也。按春秋傳。齊侯欲以文姜妻

鄭太子忽。忽辭。祭仲諫而不聽。及即位。遂為衆所

逐。金仁山云。文姜有秀慧之資。晨化之才。雄狐之

事。計必已久。鄭忽之辭。亦可謂明於禮義矣。祭仲

不能將順其美。引之當道。俾以禮義自強。固乃勸

之娶。淫女以求強。援是知有勢不知有義。况因其

無長。黨突而逐之。則仲亂賊之黨耳。故春秋書宋

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世子忽出奔衛。所以舉

仲而明忽之正也。至於編詩而錄此篇者。正以舉

祭仲耳。測祭仲因鄭忽辭文姜之昏。故為此以諫

之。欲其成昏。亦審時度勢之意。

序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於齊。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于見逐。故國人刺之。鄭箋：忽，鄭莊公世子。祭仲逐之而立突。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毛傳：親迎同車也。舜，木槿也。鄭箋：鄭人刺忽不娶齊女。親迎與之同車。故稱同車之禮。齊女之美。將翺將翔。佩玉瓊瑋。毛傳：佩有瓊瑋。所以納間。彼美孟姜。洵美且都。毛傳：孟姜，齊之長女。都，閭也。鄭箋：洵，信也。言孟姜洵美好。且閭，習婦禮。

有女同行。顏如舜華。毛傳：行，行道也。英，猶華也。鄭箋：傳詩猶家。卷之七。國風。文。有女同車。女始乘車。婿御輪三周。御者代婿。將翺將翔。佩玉將將。毛傳：將，將鳴玉而後行。彼美孟姜。德音不忘。鄭箋：忘者，後世傳其道德。

有女同車三章章六句。傳公子五爭。齊楚交代鄰國大亂。其臣謀欲諫而救之。賦：籜兮。續說：鄭莊公之子忽。儀，疊突。莊公卒。忽立。祭仲逐之而立突。突患仲專謀殺之不克。仲逐突而納忽。高禦彌弒忽立。齊襄公代鄭殺疊立。儀突入于櫟。使傳取執儀而入鄭。後告于楚。楚人伐之。

序舊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鄭箋：不倡而和。君臣各失其禮。不相倡和。

舊兮。風其吹女。毛傳：興也。舊，稿也。人臣待君倡而後和。鄭箋：稿，謂木葉也。木葉稿待風乃蒸。興者，風喻號令也。魯君有政教。臣乃行之。言此者，刺今不然。叔兮伯兮。倡予和女。毛傳：叔伯，言羣臣長幼也。君倡臣和也。鄭箋：叔伯，羣臣相謂也。羣臣無其君而行。自以強弱相服。女倡矣。我則將和之。言此者，刺其自專也。叔伯，兄弟之稱。

舊兮。風其漂女。毛傳：漂，猶吹也。叔兮伯兮。倡予和女。毛傳：要成也。傳詩猶家。卷之七。國風。文。九。舊兮。要女。毛傳：要成也。傳今二章章四句。

傳鄭文公使高克禦狄于境。不召師潰。大夫憂之。賦：清人。續說：文公名捷。厲公突之子。莊公之孫也。高克，鄭大夫。序：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翔翔河上。久而不召。眾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鄭箋：好利不顧其君。注心于

利也。禦狄于竟。時狄侵衛。

左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散。

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

清人在彭。駟介旁。毛傳：清，邑也。彭，衛之河上。鄭之

郊也。介，甲也。鄭箋：清者，高克所帥衆之邑也。駟，四馬

也。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毛傳：重英，矛有英飾也。鄭

箋：二矛，酋矛夷矛也。各有畫飾。

清人在消。駟介應。毛傳：消，河上地也。應，應武貌。二

矛重喬，河上乎逍遙。毛傳：重喬，累荷也。鄭箋：喬，牙矜

近上及室題，所以縣毛羽。

傳：詩：鄭家。

卷之七 國風

五

清人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毛傳：軸，河上地也。陶陶，驅馳之

貌。左旋右抽，中軍作好。毛傳：左旋，講兵右抽，抽矢，以

射居軍中爲容好。鄭箋：左，左人，謂御者。右，車右也。中

軍爲將也。高克之爲將，久不得歸，日使其御者習旋

車。車右抽刃，自居中央爲軍之容好而已。兵車之法，

將居鼓下，故御者在左。

清人三章章四句。

傳：鄭靈公棄其世臣而任狂狡，子良憂之，賦扶筇，續

說：靈公，名夷，字子靈，文公之孫也。世臣，仰子加子

充之屬。狂，氏，狡名。靈公之嬖臣也。三人，名氏見左

卷之七

傳：測首章斥其姓，次章斥其名。

序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鄭箋：言忽所美之

人，實非美人。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毛傳：與也。扶蘇，扶胥，皆小木也。

荷華，扶渠也。其華苗苗，言高下大小各得其宜也。鄭

箋：與者，扶胥之木生於山，喻忽置不正之人於上位

也。荷華生於隰，喻忽置有美德者于下位。此言其用

臣顛倒，失其所也。不見子都，乃見狂且。毛傳：子都，世

之美好者也。狂，狂人也。且，辭也。鄭箋：人之好美色，不

往觀子都，乃反往觀狂且之人，以與忽好善，不任用

傳：詩：鄭家。

卷之七 國風

五

山有扶蘇

賢者反任用小人，其意同。

山有喬松，隰有游龍。毛傳：松，木也。龍，紅草也。鄭箋：游

龍，猶放縱也。喬松在山上，游龍無思澤於大臣也。紅

草放縱枝葉於隰中，喻忽聽恣小臣，此又言養臣顛

倒，失其所也。不見子充，乃見狡童。毛傳：子充，泉人也。

狡童，昭公也。鄭箋：人之好忠良之人，不往觀子充，乃

反往觀狡童，有貌而無實。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愚按：傳以狂且狡童爲指

狂狡，故左傳宣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代

宋，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子子戰于大棘，宋師敗

續因華元。獲樂呂。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倒載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此鄭穆公時事。豈狂狡從此遂為鄭臣，而靈公嬖之耶。

傳子良諫用狂狡，靈公不聽，將去其國。賦麥秀，刺麥序。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鄭箋：權臣擅命，祭仲專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毛傳：昭公有狂狡之志。鄭箋：不與我言者，賢者欲與忽同國之政事，而忽不能受之。故云然。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毛傳：憂懼不遑祭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毛傳：不與賢人共食祿。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毛傳：憂不能息也。

狡童二章，章四句。愚按：箕子麥秀之詩云：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此詩彼狡童兮，二句與彼正同，而傳亦名為麥秀，必有所因矣。

傳子良去國，不忘諫君。賦塞裳，刺鄭王不能並立。子良之所以去者，狂狡之故，故去國而痛恨之。詩文

所謂子，蓋謂靈公也。

序塞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鄭箋：狂童恣行，謂突與忽爭國，更出更入，而無大國正之。

子惠思我，塞裳涉洧。毛傳：惠愛也。洧，水名也。鄭箋：子者，斥大國之正卿。子若愛而思我，我國有突篡國之事，而可征而正之，我則掛衣渡洧水，往告難也。子不我思，豈無他人。鄭箋：言他人者，先鄭齊晉宋衛後之荆楚。狂童之狂也。且毛傳：狂行童昏所化也。鄭箋：狂童之人，且為狂行，故使我言此也。

傳詩嬖家。卷之七。國風。五。狡童。子惠思我，塞裳涉洧。毛傳：洧，水名也。子不我思，豈無他人。毛傳：士，事也。鄭箋：他士，猶他人也。大國之卿，當天子之上也。狂童之狂也。且。

塞裳二章，章五句。愚按：左傳：子良，公子去疾也。宣四年，夏，鄭公子歸生弑靈公。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是靈公之時，子良無去國之事，不知傳何以云然。豈子良有其意，賦詩而未果行，而靈公已見弑耶。

傳鄭靈公好倡，國人化。口口子譏之，以漆洧。按：關文是之，君二字。

序 漆與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鄭箋：救猶止也。亂者，士與女合會，漆與洧之上。

漆與洧，方渙渙兮。毛傳：漆，洧水名。渙，渙盛也。鄭箋：仲春之時，冰以釋水，則渙渙然。士與女，方秉蘭兮。

毛傳：蘭，蘭也。鄭箋：男女相棄，各無匹偶，感春氣並出，托采芬香之艸，而為淫佚之行。女曰觀乎。士曰既且。

鄭箋：女曰觀乎，欲與士觀於寬間之處。既，已也。士曰已觀矣，未從之也。且，往觀乎洧之外。洧，許且樂。毛傳：許，大也。鄭箋：洧，信也。女情急，故勸男使往觀於洧之外。

傳詩嫡家 卷之七 周風 漆與洧 五言 漆與洧

外，言其土地信寬大，又樂也。於是男則往也。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毛傳：勺藥，香草。鄭箋：伊，因也。士與女往觀，因與相戲，謔行夫婦之事。其別則送女以勺藥，結恩情也。

漆與洧，澗其清矣。毛傳：澗，深貌。士與女，殷其盈矣。毛傳：殷，衆也。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洧，許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鄭箋：蔣，大也。

漆與洧，澗其清矣。毛傳：澗，深貌。士與女，殷其盈矣。毛傳：殷，衆也。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洧，許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鄭箋：蔣，大也。

漆與洧，澗其清矣。毛傳：澗，深貌。士與女，殷其盈矣。毛傳：殷，衆也。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洧，許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鄭箋：蔣，大也。

漆與洧，澗其清矣。毛傳：澗，深貌。士與女，殷其盈矣。毛傳：殷，衆也。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洧，許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鄭箋：蔣，大也。

傳 子皮為政，忠直文武，子產美之。賦羔裘，刺也。直，文也。

武四字，括盡全詩之指矣。大約子皮之在當時，乃一鯁直之士。子產美之之意，多在此一邊。首章舍命不渝，舍音赦。命為天理之正，謂其安處於天理之正。此說固妙。恐子皮未必遽足以當此。還當以舍音捨。乃舍已從人之舍。命乃大命，近止之命。舍命云者，猶奮不顧身之謂。舍命不渝云者，猶至死不變之謂也。細釋全詩，大是此意。

序 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鄭箋：言，猶道也。鄭自莊公而賢者陵遲，朝無忠正之臣，故刺之。

傳詩嫡家 卷之七 周風 羔裘 五言 羔裘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毛傳：如濡，潤澤也。洵，均也。侯，君也。鄭箋：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也。言古朝廷之臣，皆忠直且君也。君者，言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彼其之子，舍命不渝。毛傳：渝，變也。鄭箋：舍，猶處也。之子，是子也。是子處命不變，謂守死善道。見危授命之等。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毛傳：如濡，潤澤也。洵，均也。侯，君也。鄭箋：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也。言古朝廷之臣，皆忠直且君也。君者，言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彼其之子，舍命不渝。毛傳：渝，變也。鄭箋：舍，猶處也。之子，是子也。是子處命不變，謂守死善道。見危授命之等。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毛傳：如濡，潤澤也。洵，均也。侯，君也。鄭箋：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也。言古朝廷之臣，皆忠直且君也。君者，言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彼其之子，舍命不渝。毛傳：渝，變也。鄭箋：舍，猶處也。之子，是子也。是子處命不變，謂守死善道。見危授命之等。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毛傳：如濡，潤澤也。洵，均也。侯，君也。鄭箋：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也。言古朝廷之臣，皆忠直且君也。君者，言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彼其之子，舍命不渝。毛傳：渝，變也。鄭箋：舍，猶處也。之子，是子也。是子處命不變，謂守死善道。見危授命之等。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毛傳：如濡，潤澤也。洵，均也。侯，君也。鄭箋：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也。言古朝廷之臣，皆忠直且君也。君者，言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彼其之子，舍命不渝。毛傳：渝，變也。鄭箋：舍，猶處也。之子，是子也。是子處命不變，謂守死善道。見危授命之等。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毛傳：如濡，潤澤也。洵，均也。侯，君也。鄭箋：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也。言古朝廷之臣，皆忠直且君也。君者，言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彼其之子，舍命不渝。毛傳：渝，變也。鄭箋：舍，猶處也。之子，是子也。是子處命不變，謂守死善道。見危授命之等。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毛傳：如濡，潤澤也。洵，均也。侯，君也。鄭箋：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也。言古朝廷之臣，皆忠直且君也。君者，言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彼其之子，舍命不渝。毛傳：渝，變也。鄭箋：舍，猶處也。之子，是子也。是子處命不變，謂守死善道。見危授命之等。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毛傳：如濡，潤澤也。洵，均也。侯，君也。鄭箋：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也。言古朝廷之臣，皆忠直且君也。君者，言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彼其之子，舍命不渝。毛傳：渝，變也。鄭箋：舍，猶處也。之子，是子也。是子處命不變，謂守死善道。見危授命之等。

全毛傳彥士之美稱。

羔裘三章章四句思按朱子云序以變風不應

美故以為陳古刺今之詩但當時鄭之大夫知子

產子皮之徒豈無足以當此釋特不可考耳今觀

傳云美子皮者使朱子得見之必伏膺矣。

傳夫婦相戒以勸生樂善口口美之賦女曰鷄鳴

關文多此君子二字

序女曰鷄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

好色也鄭箋世謂士大人賓客有德也

女曰鷄鳴士曰昧且鄭箋此夫婦相警覺以風也言

傳詩嬌家卷之七國風

不蓄色也子典視夜明星有爛毛傳言小星已不見

也鄭箋明星尚爛爛然早於別色時將期將期弋是

與雁毛傳聞於政事則期期射鄭箋弋繳射也言

無事則往弋鳥雁以待賓客為瑞具。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毛傳宜看也鄭箋言我也子謂

賓客也所弋之鳥雁我以為為加豆之實與君子共看

也空言飲酒與子偕老鄭箋空乎我燕樂賓客而飲

酒與之俱至老謂愛之言也琴瑟在御莫不靜好毛

傳君子無故不徹琴瑟賓主和樂無不安好。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毛傳雜佩者珩璜琕瑀衝

牙之類鄭箋贈送也我若知子之必來我則豫儲

佩去則以送子也與異國賓客燕時雖無此物猶言

之以致其厚意其若有之固將行之士大夫以君命

出使主國之臣必以燕禮樂之助君之歡知子之贈

之雜佩以問之毛傳問道也鄭箋順謂與已和順知

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鄭箋好謂與已和好。

女曰鷄鳴三章章六句思按如傳說當川未注

傳鄭有貞士宜其口口口口俗賦出其東門

文當其妻不溺於流五字

序出其東門閨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

傳詩嬌家卷之七國風

民人思保其室家焉鄭箋公子五爭者謂突再也

忽子壘子儀各一也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毛傳如雲象多也鄭箋有女謂

諸見棄者也如雲者如其從風東西南非心無有定

雖則如雲匪我思存毛傳思不存乎相救急鄭箋匪

非也此如雲者皆匪我思所存也縞衣綦巾聊樂我

貞毛傳縞衣白色男服也綦巾蒼艾色女服也願室

家得相樂也鄭箋縞衣綦巾所為作者之妻服也時

亦棄之迫兵革之難不能相畜心不忍絕故言貞

樂我言此思保其室家窮困不得有其妻而以表巾

言之。思不忍斥之。慕。慕文也。

出其闔閭有女如茶。毛傳闔曲城也。闔城基也。茶。英

茶也。言皆喪服也。鄭箋闔。讀當如彼都人士之都謂

國外曲城之中市里也。茶。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

雖則如茶。非我思且。鄭箋。匪我思且。猶非我思存也。

縮衣茹菹。聊可與娛。毛傳茹菹。茅蒐之染。女服也。娛

樂也。鄭箋。茅蒐。樂中也。聊可與娛。且可酌與我為樂。

心欲留之言也。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愚按傳雖闕文。詳上下文

意與朱子之說正合。序云。思保室家。於經各末二

傳詩嫡家 卷之七 國風 天 出其東門

句。義原自可通。鄭乃云。時亦棄之。心不忍絕。則於

聊樂聊娛之義。使不倫矣。

測據毛本。鄭詩三十一篇。朱子不以為詩者。纔

七篇耳。據傳。鄭詩十四篇。而僅添洵一篇。似淫非

淫。可知朱子。祇因錯認孔子。鄭聲淫一句。遂寬屈

許多。鄭詩也。孔子原只說鄭聲淫。不曾說鄭詩淫

聲之與詩。豈可無辨。而遂令若是。李斯亦曾有云

鄭衛淫間詔虞舞象者。異國之樂也。樂者。亦聲之

謂。而可以詩為聲。樂乎。是不可不辨。

其東門之墜。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朱子別
所依毛本
鄭之鄭箋

東門之墜。茹菹在阪。毛傳東門。城東門也。墜。除地。叮

叮者。茹菹。茅蒐也。男女之際近而易。則如東門之墜

遠而難。則茹菹在阪。鄭箋城東門有墜。墜邊有阪。茅

蒐。生焉。茅蒐之為難。淺矣。易越而出。此女欲奔男之

難。其室則適。其人甚遠。毛傳適。近也。得禮則近。不得

禮則遠。鄭箋其室則近。謂所欲奔男之家。望其來迎

已而不來。則為遠。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毛傳栗。行上栗也。踐。淺也。鄭箋

栗而在淺。家室之內。言易竊取。栗。人所嚼食。而其者

故女以自喻也。豈不爾思。子不我即。毛傳即。就也。鄭

傳詩嫡家 卷之七 國風 天 東門之墜

箋我豈不思。女乎。女不我即。我而俱去耳。

東門之墜二章。章四句。愚按唐棣篇。豈不爾思。室

是遠而。與此篇句語相近。乃傳有唐棣。而無此篇

豈其間互有誤耶。不可考矣。

聖門傳詩嫡家卷之七 終

聖門傳詩嫡家卷之八

吳興凌漢初輯

國風

陳譜

陳者太皞處戲氏之墟帝舜之胤存虞朋友者為

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其神明之後封

其子錫滿於東都於宛丘之側是曰陳胡公以備

三恪妻以元女太姬其封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

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外方東不及明猶太姬無

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為之五

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大夫淫荒所為無度因

傳詩嫡家

卷之八

國風

陳譜

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

陳

傳陳口口口口賦宛丘

序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毛傳子大夫也蕩蕩也四方

高中央下曰宛丘鄭箋于者斥幽公也游蕩無所不

為洵有情兮而無望兮毛傳洵信也鄭箋此君信有

淫荒之情其威儀無可觀望而則像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毛傳坎擊鼓聲無冬無夏值

其鷩羽毛傳值持也鷩鳥之羽可以為翳鄭箋鷩舞

者所持以指塵

坎其擊鼓宛丘之道毛傳蓋謂之命無冬無夏值其

鷩羽毛傳謂鷩也

宛丘三章章四句愚按此詩中子字毛以為大夫

鄭以為君朱子遂不敢明指而混曰此人然詳序

語則自安從鄭

傳陳之口口口口賦衛門

序衛門誘信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

君也鄭箋誘進也掖扶持也

衛門之下可以棲遲毛傳衛門橫木為門言淺陋也

傳詩嫡家

卷之八

國風

二

衛門

棲遲遊息也鄭箋賢者不以衛門之淺陋則不遊息

于下以喻人君不可以國小則不與治致政化泌之

洋洋可以樂飢毛傳泌泉水也洋洋廣大也樂飢可

以樂道志飢鄭箋飢者不足於食也泌水之流洋洋

然飢者見之可飲以樂飢以喻人君慈惠任川賢臣

則政政成亦猶是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美鄭箋此言

何必河之魴然後可食取其口美而已何必大國之

女然後可妻亦取貞順而已以喻君任臣何必至人

亦取忠孝而已齊姜姓

樂韻下竹
疾乃各反
也即養字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鄭箋宋子姓。

衡門三章。章四句。思按序之說。及毛鄭之解。皆妙

有言外之情。朱子就其文義而自為之說。惜傳之闕文。無從攷之。然存有陳之二字。或即是陳之君子。未可知也。

傳陳靈公如夏氏。曰口口之賦。林林。續說春秋傳陳

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宣十年。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微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微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傳詩嬀象。卷之八。國風。主。林林。

序林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

焉。鄭箋夏姬陳大夫妻。夏微舒之母。鄭考也。微舒字子南。夫字御叔。

胡為乎林林。從夏南。毛傳林林夏氏邑也。夏南夏微舒也。鄭箋陳人責靈公君何為之林林。從夏氏子南

之。母為淫佚之行。匪適林林。從夏南。鄭箋匪非也。言我非之林林。從夏氏子南之母為淫佚之行。自之也。

耳。賦拒之辭。

駕我乘馬。說于林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林。毛傳大人乘駒。鄭箋我國人我君也。君親乘君乘馬。乘君乘駒。

變易車以以至林林。或說舍焉。或朝食焉。又責之也。王肅以爲大夫乘駒。謂此儀從。馬六尺以下曰駒。

林林二章。章四句。

傳孔寧儀行父從君。口口泄治刺之。賦墓門。續說孔寧儀行父洩治。昔陳大夫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同淫。夏姬皆衷其衣服。以獻于朝。洩治諫曰。公卿當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

序墓門。刺陳也。陳陀無良師。傳以至于不義。惡加於萬民焉。鄭箋不義者謂弑君而自立。

傳詩嬀象。卷之八。國風。四。墓門。

也。西門希行。用生此棘。新維斧可以開析之。鄭箋與

者。除陳陀由不親賢。師傳之訓。至陷於誅絕之罪。夫也不良。國人知之。毛傳夫何相也。鄭箋良善也。陳陀

之師傳不善。羣臣皆知之。言其罪惡著也。知而不已。誰昔然矣。毛傳昔久也。鄭箋已猶去也。誰昔昔也。國

人皆知其有罪惡。而不誅退。終致禍難。自古昔之昔。常然。

墓門有梅。有鴉萃止。毛傳梅。樹也。鴉。惡聲之鳥也。萃

集也。鄭箋梅之樹。善惡自有。徒以鴉集其上。而鳴。人

則惡之。性因惡矣。以喻陳陀之性。未未必惡。師傳惡

而陳佗從之而惡夫也。不良歌以詠之。毛傳詠音也。
鄭箋歌謂歌此詩也。既作又使工歌之。是之謂告詠。
子不顧顛倒思子。鄭箋子我也。歌以告之。汝不顧念
我言。至于破滅顛倒之急。乃思我之言。言其晚也。

墓門二章章六句

傳靈公聽讒因泄治。內于憂之。賦防有鵲巢。測凡柳
大夫之妻謂之內子。內于憂之者。泄治之妻為之
憂也。併者。有難蔽也。讒之謂也。子美者。內子謂泄
治也。為生亦曰子美。此大意言防有鵲巢。尚得
所安。即有言者。尚樂其生。乃子美而誰侮之。曾鵲
傳詩鵲家。卷之八。四風。五。鵲巢。
巢音若之。不若矣。心焉切切。明知為孔寧儀行父
也。文誰之云者。其厚如此。

序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

防有鵲巢。即有言者。毛傳與也。防。邑也。即。丘也。若。草

也。鄭箋防之有鵲巢。即之有美若。處勢自然。與者。象

宣公信多言之人。故致此讒人。誰侮子美。心焉切切。

毛傳侮。張誰也。鄭箋誰。誰讒人也。女象讒人。誰侮張

欺我。所美之人乎。使我心切切然。所美謂宣公也。

中唐有甓。即有言者。毛傳中。中庭也。唐。堂。塗也。甓。瓦

也。甓。瓦也。誰侮子美。心焉惕惕。毛傳惕惕猶切

切也。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愚按楚詞多稱君為美人。
然詩中未有以所讒刺之君為美人者。鄭以子美
為宣公。恐未然。當是謂所讒之君子。序不明指其
人。而傳以為泄治。子美可信。

傳陳救其大夫泄治。口口傷之。賦澤陂。蒹葭。洵洽諫

靈公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洵洽。孔

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洵洽之謂乎。則

篇中有美入。昔謂洵洽也。

序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

傳詩鵲家。卷之八。四風。六。澤陂。
思感傷焉。鄭箋君臣淫於國。謂孔寧儀行父也。感

傷。謂涕泗滂沱。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毛傳陂。澤障也。荷。芙蕖也。鄭箋

蒲。柔滑之物。芙蕖之莖。曰荷。生而佼大。與者。蒲以喻

所說男之性。荷以喻所說女之容體也。正以陂中三

物與者。喻淫風由同姓生。有美一人。傷如之何。毛傳

傷。無禮也。鄭箋傷。思也。我思此美人。當如何而得見

之。寤寐無為。涕泗滂沱。毛傳自。鼻曰涕。自。鼻曰泗。鄭

箋。滂。也。

序澤陂有蒲與荷。毛傳。荷。也。鄭箋。謂當作蓮。

美菲實也。蓮以喻女之言信。有美一人碩大且卷。毛傳卷好貌寤寐無爲。中心悵悵。毛傳悵悵猶悵悵也。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毛傳菡萏荷華也。鄭箋華以喻女之顏色。有美一人碩大且儼。毛傳儼矜莊貌寤寐無爲。輾轉伏枕。

澤陂三章章六句。愚按咏美人而曰碩大且卷。碩大且儼。必非男女相說之詞。當從傳說爲正。且已上諸篇。相次陳雲公事。皆有序。又與春秋傳皆合。絕非傳會牽合者。自是信而可據。

傳際口口口口口賦東門之粉。
傳詩薊象 卷之八 賦 東門之粉

序東門之粉。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乘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

東門之粉。宛丘之樹。毛傳粉白榆也。樹。梓也。國之文會。男女之所聚。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毛傳子仲。陳大夫氏。婆娑。舞也。鄭箋之子。男子也。

穀曰于差南方之原。毛傳穀。善也。原。大夫氏也。鄭箋且。明于曰。差。擇也。朝日善明。日相擇矣。以南方原氏之女。可以爲上處。不續其麻。市也。鄭箋。續麻者。婦人之事也。疾。共。今不爲。

穀曰于遊。越以驪。毛傳遊。往。驪。數。遊。行也。鄭箋。越。

於驪。揆也。朝且善明。日往矣。謂之所會處也。于是以擗行。欲男女合行。視爾如菽。賂我檉椒。毛傳菽。菽菜也。椒。芬香也。鄭箋。男子交會而相說曰。我視女之顏色。美如菽菜之華然。女乃賂我一握之椒。交情好也。此本淫亂之所由。

東門之粉三章章四句。愚按傳之詩次。皆從其因之世次。則此下諸傳。雖闕文。要知皆是靈公時詩。傳際口口口口口口口賦東門之池。

序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鄭箋。孔安國云。停水曰池。

傳詩薊象 卷之八 賦 東門之池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毛傳。漚。與也。池。城池也。漚。柔也。鄭箋。於池中柔麻。使可緝績作衣服。與者。喻賢女。低柔順君子。成其德教。彼美淑姬。可與晤歌。毛傳。晤。遇也。鄭箋。晤。猶對也。言淑姬賢女。君子宜與對歌。相切化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傳朋友口口口口口口口賦東門之楊

序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

有不至者也。

東門之楊。其葉泮泮。毛傳典也。泮泮然盛貌。言男女失時。不逮秋冬。鄭箋楊葉泮泮。三月中也。典者喻時晚也。失仲春之月。昏以為期。明星煌煌。毛傳期而不至也。鄭箋親迎之禮。以昏時女留他色。不肯時行。乃至大星煌煌然。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毛傳肺肺猶泮泮也。昏以為期。明星昏昏。毛傳昏昏猶煌煌也。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傳朋友口口口口賦月出。測東門之楊與月出。傳詩嬌柔。卷之八。賦。九。東門之楊。

二詩。予初不敢以為男女期悅之詩。今傳文雖多。闕而各存朋友二字。則知為朋友之詩也。予以東門之楊為約會過期而不至之作。月出為好德之詩。亦庶乎其近之矣。

月出皎兮。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

月出皎兮。毛傳典也。皎。月光也。鄭箋典者喻婦人有美色之白。倭。佼人。僚。舒窈窕兮。毛傳僚好貌。舒。遲也。窈窕舒之姿也。勞心悄悄兮。毛傳悄悄憂也。鄭箋思而不見則憂。

月出皓兮。佼人勳兮。舒憂受兮。勞心慙兮。

月出照兮。佼人僚兮。舒天照兮。勞心慙兮。

月出三章。章四句。

秦譜

秦者隴西谷名。於禹貢近雍州。鳥鼠之山。堯時有伯翳者。實臯陶之子。佐禹治水。水土既平。舜命作虞官。掌上下草木禽獸。賜姓曰嬴。歷夏商興衰。亦世有人焉。周孝王使其末孫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間。孝王為伯翳能知禽獸之言。子孫不絕。故封非子為附庸。邑之於秦谷。至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美之。翳之變。傳詩嬌柔。卷之八。賦。十。秦譜。

風始作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與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王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為諸侯。遂橫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其封域。東至池山。在荆岐終南。悼物之野。至玄孫德公。又徙於雍云。

秦考補。秦國名。伯益之後。嬴姓。在虞夏商為諸侯。周孝王封非子為附庸。至秦仲而國始大。平王東遷。仲孫襄公以兵送之。遂大戎。復封為諸侯。春秋時止稱秦伯。

秦襄公以王命征戎。周人赴之。賦無衣。測此。周人

之詩也。夫秦何以爲周人之詩。秦襄公克戎定周之後。平王始賜周地八百里。方未克戎定周之時。岐周之地。自爲周人。故王命襄公征戎。而周人赴王命以從征。其詩如此。故曰王于典師。故此尚爲周人之詩。至其後秦得周地。乃爲秦也。

序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毛傳。與也。袍。補也。王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鄭箋。此責康公之言也。君豈嘗曰。女無衣。我與女共袍乎。言不與民同欲。王于典師。

傳詩補家。卷之八。因風。十一。無衣。修我戈矛。與子同仇。毛傳。戈長六尺六寸。矛長二丈。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仇。匹也。鄭箋。于。於也。怨耦曰仇。君不與我同欲。而於王典師。則云修我戈矛。與子同仇。往伐之。刺其好攻戰。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毛傳。澤。潤澤也。鄭箋。釋。褻衣。近也。坊。垢。王于典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毛傳。作。起也。鄭箋。中。戰常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典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毛傳。行。往也。

無衣三章。章五句。愚按。傳以此首秦襄公初。勤王而所自以開國之本也。朱子蘇氏之解。皆可通。勝序義多矣。

勤王而所自以開國之本也。朱子蘇氏之解。皆可通。勝序義多矣。

傳。襄公遣大夫征戎而勞之。賦小戎。測。此詩說者止以爲婦人思念之詩。傳云。遣大夫而勞之。則出于襄公矣。

序。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疆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因其君子焉。鄭箋。矜。夸大也。國人夸其車甲之盛。有樂之意也。婦人閱其君子恩義之至也。作者叙內外之志。所以美君政教之功。

傳詩補家。卷之八。因風。十一。小戎。小戎。俊。收。五。蔡。梁。輶。毛傳。小戎。兵車也。俊。淺。收。蔘也。五。五束也。蔡。歷。錄也。梁。輶。輶。上句衡也。一。輶。五束。束。有。歷。錄。鄭箋。此羣臣之兵車。故曰小戎。游。環。背。驅。陰。鞞。續。毛傳。游。環。鞞。環也。游。在背上。所以禦出也。費。驅。慎。駕。其所以止入也。陰。揜。鞞也。鞞。所以引也。塗。白。金也。續。續。鞞也。鄭箋。游。環。在背上。無常處。貫。蔘。之外。鞞。以禁其出。脅。驅。者。若。服。馬。之外。脅。以止。蔘。之入。揜。在。鞞。前。垂。鞞。上。塗。續。自。金。飾。續。鞞。之。環。又。鞞。鞞。鞞。爲。我。賦。鞞。毛傳。文。函。虎。皮。也。暢。殺。長。鞞。也。鞞。鞞。文。也。左。足。白。曰。鞞。鄭箋。此。上。六。句。者。國。人。所。矜。言。念。君。子。

左足白曰鞞。鄭箋。此。上。六。句。者。國。人。所。矜。言。念。君。子。

爲我賦鞞。毛傳。文。函。虎。皮。也。暢。殺。長。鞞。也。鞞。鞞。文。也。

左足白曰鞞。鄭箋。此。上。六。句。者。國。人。所。矜。言。念。君。子。

爲我賦鞞。毛傳。文。函。虎。皮。也。暢。殺。長。鞞。也。鞞。鞞。文。也。

溫其如玉。鄭箋言我也。念君子之性。溫然如玉。玉有五德。在其板屋。亂我心曲。毛傳西戎板屋。鄭箋心曲。心之委曲也。憂則心亂也。此上四句者。婦人所用閨其君子。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驎是中。騶驪是驂。毛傳黃馬黑馬曰騏。鄭箋赤身黑鼠曰驎。中。中服也。騶。兩騂也。龍盾之合。泰以釐軸。毛傳龍盾。畫龍其盾也。合。合而載之。駟驂內轡也。鄭箋泰以釐軸。制之般。以白金為飾也。納繫於軾。前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毛傳在敵邑也。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鄭箋方今以何時為還期乎。何以然了不來。言望之也。

傳詩嬭家 卷之八 小戎 主 小戎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毛傳鄰鄰。衆車聲也。白顛。的頸也。未見君子。寺人之令。毛傳寺人。內小臣也。鄭箋欲見國君者。必先令寺人使傳告之。時泰仲又始有此臣。阪有漆。隰有栗。毛傳。阪。下溼曰阪。鄭箋。與者。喻秦仲之君臣。所有各得其宜。既見君子。並坐鼓瑟。毛傳。又見其禮樂焉。鄭箋。既見。既見秦仲也。並坐鼓瑟。君臣以閒暇。燕飲相安樂也。今若不樂。遊者其盡。毛傳。秦。老也。八十曰秦。鄭箋。今者不於此君之朝。自樂。謂仕焉。而去仕他國。其徒使自老。言將後寵

小戎二章。章十句。

傳襄公伐戎。初命為秦伯國人祭之。賦車鄰。精說平

王以襄公有克戎定周之功。封為諸侯。始命者。秦自非子至於莊公。襄公。世為附庸。今初得命也。測序以為美秦仲。今詳秦仲雖國始大。尚止為附庸。當無車馬寺人之盛。傳以為國人祭襄公者。誠定論也。祭之云者。昔止為附庸。一旦命為秦伯。儼然諸侯。車馬寺人。皆昔無而今有。抑何榮耶。

序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馬。

傳詩嬭家 卷之八 小戎 主 小戎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毛傳鄰鄰。衆車聲也。白顛。的頸也。未見君子。寺人之令。毛傳寺人。內小臣也。鄭箋欲見國君者。必先令寺人使傳告之。時泰仲又始有此臣。

阪有漆。隰有栗。毛傳。阪。下溼曰阪。鄭箋。與者。喻秦仲之君臣。所有各得其宜。既見君子。並坐鼓瑟。毛傳。又見其禮樂焉。鄭箋。既見。既見秦仲也。並坐鼓瑟。君臣以閒暇。燕飲相安樂也。今若不樂。遊者其盡。毛傳。秦。老也。八十曰秦。鄭箋。今者不於此君之朝。自樂。謂仕焉。而去仕他國。其徒使自老。言將後寵

祿也。

既有祭服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毛傳笙也。今有不樂逝者其亡毛傳亡喪棄也。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恩按說者以秦

仲為宣王大夫不應傳內官疑為襄公時詩朱子

直以為秦君此皆臆之也今見傳文無可疑矣止

仲未得為諸侯其詩亦不應採入國風。

傳襄公克戎始取周地秦人矜之賦終南續說終南

山名在岐地襄公克戎救周平王賜周西都岐豐

之地八百里測終南山在周地內昔未得岐周之

傳詩猶家卷之八國風十五車鄰

地不知終南之所有今一得岐周之地則知終南

之有餘梅有紀堂也君子至此至此終南而止至

止於終南而未則若此則則若此其若也哉非復

附庸之比矣詩考不忘者言已得此他無足願惟

詩考不忘而已此則矜之至也一矜字最妙取周

地為諸侯受顯服乃矜有之事在秦人誠足矜也

序戒勸之意同妙終是遞過一步說話。

序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

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

終南何有有條其梅毛傳與也終南周之名山中南

也條梅梅樹也宜以戒不宜也鄭箋問何有者意以

為名山高大宜有茂木也與者蜀人君有盛德乃宜

有顯服猶山之木有大小也此之謂戒勸之君子至

止錦衣狐裘毛傳錦衣采色也狐裘朝廷之服鄭箋

至止者受命服于天子而來也諸侯狐裘錦衣以賜

之顏如渥丹其君也哉鄭箋渥厚漬也顏色如厚漬

之丹言赤而澤也其君也哉儀禮尊屬也。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毛傳紀基也堂卑道平如堂也

鄭箋卑也堂也亦高大之山所宜有也卑終南山之

道名如堂之牆然君子至此黻衣黻裳毛傳黑與

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黻佩玉將將詩考不忘

終南二章章六句恩按朱子注此篇云亦車鄰勸

賦之意儘合傳言無如經本錯互何耳今得見傳

本以次而列一覽爽然。

傳襄公始有田園之事秦人喜之賦駟鐵續說襄公

始受王命為諸侯故得有田符之事園圃之樂焉

測一喜字其妙山園之事乃昔所無今始受王命

而有誠可喜也故喜之然亦秦人之見如此以上

五詩皆襄公詩無衣小戎乃奉命征戎未為諸侯

時事車鄰終南駟鐵皆克戎定周既為諸侯時事

序 駟鐵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

駟鐵孔阜六轡在手毛傳鐵駟阜大也鄭箋四馬六轡六轡在手言馬之良也公之媚于從公于狩毛傳能以道媚于上下者冬獵曰狩鄭箋媚于上下謂使君臣和合也此人從公往狩言襄公親賢也

奉時辰北辰北孔碩毛傳時是辰時也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黍稷獻鄭箋奉是辰壯者謂虞人也時壯其肥大言禽獸得其所公曰左之舍拔則獲毛傳

拔矢末也鄭箋左之者從禽之左射之也拔括也舍傳詩始家 卷之八 周風 七 駟鐵

遊于北園駟馬既閑毛傳閑習也鄭箋公所以田則充獲者乃遊于北園之時時則已習其四種之馬也

駟車轡鐵載獵獸駟毛傳轡輕也獵獸駟田犬也長喙曰獵短喙曰獸駟鄭箋輕車驅逆之車也置為於

鐵異於乘車也載始也始田犬者謂達其搏噬始成之也此皆游於北園時所為也

駟鐵三章章四句恐按詩次先自美公率周人赴命繼以自遣大夫征之始得列為諸侯奄有周地而後其田園之樂焉序法歷歷可據如此

此章亦當以爲序

此章亦當以爲序

此章亦當以爲序

此章亦當以爲序

此章亦當以爲序

此章亦當以爲序

此章亦當以爲序

此章亦當以爲序

此章亦當以爲序

此章亦當以爲序

此章亦當以爲序

此章亦當以爲序

此章亦當以爲序

此章亦當以爲序

此章亦當以爲序

此章亦當以爲序

此章亦當以爲序

此章亦當以爲序

此章亦當以爲序

傳晉重耳入于晉秦穆公送之賦渭陽續說晉驪姬

既說殺太子申生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于是重耳奔蒲僖五年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枝乃徇曰枝者吾仇也遂出奔狄復奔衛及齊及曹及宋及楚楚送之秦二十四年秦伯納之

于晉是爲文公測此詩本康公所作傳以爲重公送之者測之者穆公則康公之送亦穆公之送也

麗姬之辨者及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

大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

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

傳詩始家 卷之八 周風 大 渭陽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毛傳母之昆弟曰舅鄭箋渭水

名也秦是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舅氏于咸陽

之地何以贈之駟車乘黃毛傳贈送也乘黃四馬也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王佩毛傳瓊瑰

石而次玉

渭陽二章章四句

傳康公葬穆公以子車氏三子殉秦人哀之賦黃鳥

續說康公葬公子子車氏秦大夫考補魯人以葬

琬琰其左右曰殉穆公葬于東殉死者百七十人

此章亦當以爲序

此章亦當以爲序

此章亦當以爲序

此章亦當以爲序

此章亦當以爲序

此章亦當以爲序

此章亦當以爲序

此章亦當以爲序

此章亦當以爲序

此章亦當以爲序

此章亦當以爲序

獨哀三子者，傷善良也。

序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

也。鄭箋：三良，三善人也。謂奄息、仲行、鍼虎也。從死，自殺以從死。

左傳：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

交黃鳥，止于棘。毛傳：與也。交，文小貌。黃鳥，以時往來得所，人以壽命終，亦得其所。鄭箋：黃鳥止于棘，以求安已也。若不安則移，與者喻臣之事君亦然。今穆公使臣從死，利其不得黃鳥止于棘之本意，誰從穆公？

衛詩：黃鳥。卷之八。國風。充。黃鳥。公。子車奄息。毛傳：子車氏，奄息名。鄭箋：言誰從穆公者，傷之。維此奄息，百夫之特。毛傳：乃特百夫之德。鄭箋：百夫之中，最雄俊也。臨其穴，惴惴其慄。毛傳：深慄懼也。鄭箋：穴，謂塚壙中也。秦人哀傷此奄息之死，臨視其壙，皆為之悼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毛傳：殲，盡也。良，善也。鄭箋：言彼蒼者天，怨之，如可贖芳，人百其身。

鄭箋：如此奄息之死，可以他人贖之者，人皆百其身。謂一身百死，猶為之惜善人之甚。

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鄭箋：仲行，字也。維此仲行，百夫之防。毛傳：防，比也。鄭箋：防，猶當也。

此臨穴也。禮記：黃鳥。充。黃鳥。

言此一人當百夫，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芳，人百其身。

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毛傳：禦，當也。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芳，人百其身。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傳：君子隱于川上。曰：暮之賦，兼葭，測。按今閩中延安府有葭州，州治在巖石之上，而臨黃河，昔亦有小河，統之兩岸皆蘆葦，遂名葭葭河。此云兼葭水，一方水中夾迥迥，迥道阻且長，云云，似即指葭州而言也。正川上也。

傳：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鄭箋：秦處周之舊土，其人被周之德教日久矣。今襄公新為諸侯，未習周之禮法，故國人未服焉。

兼葭蒼蒼，白露為霜。毛傳：與也。兼，葭，葭，蘆也。蒼，蒼，盛也。白露凝於葭，為霜。則成而黃。與者，喻衆民之不從襄公政令者。得周禮以教之，則服。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毛傳：伊，維也。一也。難至矣。鄭箋：伊，當作緊，緊，猶是也。所謂是知周禮。

傳：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鄭箋：秦處周之舊土，其人被周之德教日久矣。今襄公新為諸侯，未習周之禮法，故國人未服焉。

兼葭蒼蒼，白露為霜。毛傳：與也。兼，葭，葭，蘆也。蒼，蒼，盛也。白露凝於葭，為霜。則成而黃。與者，喻衆民之不從襄公政令者。得周禮以教之，則服。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毛傳：伊，維也。一也。難至矣。鄭箋：伊，當作緊，緊，猶是也。所謂是知周禮。

兼葭蒼蒼，白露為霜。毛傳：與也。兼，葭，葭，蘆也。蒼，蒼，盛也。白露凝於葭，為霜。則成而黃。與者，喻衆民之不從襄公政令者。得周禮以教之，則服。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毛傳：伊，維也。一也。難至矣。鄭箋：伊，當作緊，緊，猶是也。所謂是知周禮。

兼葭蒼蒼，白露為霜。毛傳：與也。兼，葭，葭，蘆也。蒼，蒼，盛也。白露凝於葭，為霜。則成而黃。與者，喻衆民之不從襄公政令者。得周禮以教之，則服。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毛傳：伊，維也。一也。難至矣。鄭箋：伊，當作緊，緊，猶是也。所謂是知周禮。

兼葭蒼蒼，白露為霜。毛傳：與也。兼，葭，葭，蘆也。蒼，蒼，盛也。白露凝於葭，為霜。則成而黃。與者，喻衆民之不從襄公政令者。得周禮以教之，則服。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毛傳：伊，維也。一也。難至矣。鄭箋：伊，當作緊，緊，猶是也。所謂是知周禮。

兼葭蒼蒼，白露為霜。毛傳：與也。兼，葭，葭，蘆也。蒼，蒼，盛也。白露凝於葭，為霜。則成而黃。與者，喻衆民之不從襄公政令者。得周禮以教之，則服。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毛傳：伊，維也。一也。難至矣。鄭箋：伊，當作緊，緊，猶是也。所謂是知周禮。

兼葭蒼蒼，白露為霜。毛傳：與也。兼，葭，葭，蘆也。蒼，蒼，盛也。白露凝於葭，為霜。則成而黃。與者，喻衆民之不從襄公政令者。得周禮以教之，則服。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毛傳：伊，維也。一也。難至矣。鄭箋：伊，當作緊，緊，猶是也。所謂是知周禮。

之賢人乃在大水之一邊。假喻以言遠。遡洄從之道阻且長。毛傳：逆流而上曰遡洄。逆禮則莫能以至也。

鄭箋：此言不以敬順往求之，則不能得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毛傳：順流而涉曰遡游。順禮求濟道來

迎之。鄭箋：死坐見貌。以敬順末之則近耳。易得見也。兼葭萋萋，白露未晞。毛傳：萋萋，猶蒼蒼也。晞，乾也。鄭

箋：木晞，未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之涘。毛傳：涘，水際也。遡洄從之道阻且躋。毛傳：躋，升也。鄭箋：言其難至如

升阪。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毛傳：坻，小渚也。兼葭采采，白露未已。毛傳：采采，猶萋萋也。未已，猶未

傳：謂蒹葭。未之人，謂伊人。王。兼葭。止也。所謂伊人，在水之涘。毛傳：涘，厓也。遡洄從之道阻且右。毛傳：右，出其右也。鄭箋：右者，言其迂迴也。遡

游從之，宛在水中坻。毛傳：小渚曰坻。兼葭三章章八句。惡按序說周禮，大似無涉。毛鄭

曲解。終屬牽強。朱子駁之良是。而却又云不知何所指。亦以秦風不敢懸擬。以室通人遠之類。為男

女相思耳。若在鄭猶斷不免矣。豈知傳文明了若此。

傳。賦晨風。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蒹葭其賢臣焉。

傳。賦晨風。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蒹葭其賢臣焉。

駉彼晨風。鬱彼北林。毛傳：駉，疾飛貌。晨風，鷓鴣也。鬱，積也。北林，林名也。先君招賢人，賢人往之。駉疾如晨風

之飛入北林。鄭箋：先君謂穆公。未見君子，憂心欽欽。毛傳：思望之。心中欽欽然。鄭箋：言穆公始未見賢者

之時，思望而憂之。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毛傳：今則忘之矣。鄭箋：此以穆公之意責康公。如何如何乎，女忘

氏之事實多。山有苞櫟，隰有六駉。毛傳：櫟，木也。駉，如馬。偁牙，食虎

豹。鄭箋：山之櫟，隰之駉，皆其所宜有也。以言賢者亦國家所宜有之。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

實多。傳：謂蒹葭。卷之八。晨風。山有苞櫟，隰有六駉。毛傳：櫟，木也。櫟，赤羅也。未見

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晨風三章章六句。惡按傳雖闕文，然篇次在兼葭

權輿之間，似亦為賢人而作。且世次亦應屬康公。宜與序不大異。

傳。賦權輿。序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

終也。終我乎。夏屋渠渠。毛傳：夏，大也。鄭箋：渠，其也。渠渠，猶

終我乎。夏屋渠渠。毛傳：夏，大也。鄭箋：渠，其也。渠渠，猶

張子亦以
為大雅
云則則大
具今則無
除其不
云則其不
能皆視你
負之亦不
得言其完
也

勤動也。言君始於我厚。故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
勤然。今也每食無餘。鄭箋此言君今遇我薄。其食我

繞足耳。于嗟乎。不承權輿。毛傳承。繞也。推輿始也。

於我乎。每食四簋。毛傳四簋黍稷稻粱。今也每食不

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權輿二章。章五句。愚按此詩終秦便有坑儒之漸。

又按子貢詩傳以秦詩為國風之終。明知諸國必
折而入于秦也。猶尚書殿秦誓之意。先儒謂其楚

無詩而秦詩不制。次于齊詩以為天子早見其地
豈知詩傳之次更若此乎。經周之為秦則書詩者

早已了。然于胸襟節樂論及于書而未及詩耳。

聖門傳詩類纂卷之九

雅

小大雅譜

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始祖后

稷。由神氣而生。有播種之功於民。公劉至于大王

王季。歷及千載。越異代而別。世載其功業。為天下

所歸。文王受命。武王遂定天下。盛德之際。大雅之

初。起自文王。至于文王有聲。據盛隆而推原天命。

上述祖考之美。小雅自鹿鳴至于魚麗。先其文。所

以治內。後其武。所以治外。此二雅逆順之次。要以

極賢聖之情。著天道之助。如此而已矣。又大雅生

民及卷阿。小雅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

王之時詩也。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內之。

謂其道同終始相成。此而合之。故大雅十八篇。小

雅十六篇。為正經。其用於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

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何者。天子饗元

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于鄰

國之君。與天子于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

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此其著略大枝。見在書

籍禮樂崩壞。不可得詳。大雅民勞。小雅六月之後。

皆謂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亦顯善懲過。正之次也。問者曰。常棣閔管蔡之失道。何故列于文王之詩。曰。閔之者。閔其失兄弟相承順之道。至於被誅。若在成王周公之詩。則是彰其罪。非閔之故。為隱推而上之。因文王有親兄弟之義。又問曰。小雅之臣。何也。獨無刺厲王。曰。有焉。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雅之詩是也。漢典之初。師孫其弟耳。亂其焉。既移文改其日。義順上下。刺幽王亦過矣。

傳詩始家 卷之九 小雅 二 小雅 禮記

傳周公制禮作樂用之燕喜。有小正焉。

傳霍鳴。口口所以修身也。則序以為誨宜王。朱子謂為陳善納諫之詞。似亦相承之說。傳以為周公制作。且冠於小正之首。其義深矣。余嘗以為未嘗不是。陳善納諫。而陳善納諫不足以盡之。乃帝王之全學。聖賢之能事。亦有見於其義之難窮耳。今由修身之說而窮之。誠于霍鳴而有得焉。則真心實理。澄地彌天。實踐貞修。足此通彼。修身之能事畢矣。然未有不如是而可謂之修身者。而修身猶未易言也。中庸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

易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大學一書。于好惡惡美之際。尤詳諄焉。嗚呼。霍鳴所以修身。其互發之旨乎。

序。鶴鳴。誨宜王也。鄭箋。誨。教也。教宜王求賢人之未仕者。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毛傳。與也。臯。澤也。言身隱而名著。鄭箋。臯。澤中水溢出所為坎。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鶴在中鳴焉。而野聞其鳴聲。此者。喻賢者雖隱居。人咸知之。魚潛于淵。或在于渚。毛傳。良魚在淵。小魚在渚。鄭箋。此言魚之性。寒則避於淵。溫則見於渚。

傳詩始家 卷之九 小雅 三 鶴鳴

喻賢者世亂則隱。治乎則出。在時君也。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棊。毛傳。何樂于彼園之觀乎。蕞落也。尚有樹檀而下其棊。鄭箋之。往。爰。口也。言所以之彼園而觀者。人曰。有樹檀。檀下有棊。此猶朝廷之尚賢者而下小人。是以往也。他山之石。可以為錯。毛傳。錯。石也。可以琢玉。舉賢用濇。則可以治國。鄭箋。他山。喻異國。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鄭箋。天高遠也。魚在于渚。或潛。在淵。鄭箋。時寒則魚去渚。逃於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棊。毛傳。棊。惡木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毛傳攻錯也。

鶴鳴二章章九句

傳鹿鳴伐木青我罔柔白駒皆所以燕賢也。

序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

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鄭箋飲之

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幣幣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毛傳曲也苹蒿也鹿得蒿呦呦

然鳴而相呼也賦發乎中以曲嘉樂賓客當有無誠

相招呼以成禮也鄭箋苹藜蒿也我有嘉賓鼓瑟吹

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毛傳簧笙也吹笙而鼓簧矣

傳詩嘉賓

筐篚屬所以行幣帛也鄭箋承猶奉也書曰篚厥玄

黃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毛傳周王行道也鄭箋示當

作實實置也周行周之列位也好猶善也人有以德

善我者我則置之於周之列位言已維賢是用。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毛傳蒿薇也我有嘉賓德音孔

昭視民不忒君子是則是傲毛傳忒偷也是則是傲。

言可法傲也鄭箋德音先王道德之教也孔其昭明

也視古示字也飲酒之禮於旅也語嘉賓之語况王

德教甚明可以示天下之民使之不偷於禮義是乃

君子所法傲言其賢也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毛

傳教遊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毛傳萃草也我有嘉賓鼓瑟鼓

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毛傳湛樂之久我有旨酒以

燕樂嘉賓之心毛傳燕安也夫不能致其樂則不能

得其志不能得其志則嘉賓不能竭其力。

鹿鳴三章章八句

序伐木燕朋友故舊也白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

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

歸厚矣。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毛傳興也丁丁伐木聲也嚶嚶

驚懼也鄭箋丁丁擊磬相切直也言昔日未居位在

農之時與友生於山巖伐木為勤苦之事猶以道德

相切正也嚶嚶兩鳥聲也其鳴之志似於有友道故

連言之出自幽谷遷于喬木毛傳幽深高也鄭箋

遷徙也謂那時之鳥出從深谷今移處高木嚶其鳴

矣求其友聲毛傳君子雖遷於高位不可以忘其朋

友鄭箋變其鳴矣遷處高木者求其友聲求其尚在

深谷者其相得則復鳴嚶嚶然相彼鳥矣猶求友聲

矧伊人矣不求友生毛傳矧况也鄭箋相視也鳥尚

知居高水呼其友况是人乎可不求之神之聽之終

和且乎。鄭箋以可不相增減曰和。平。齊等也。此言心誠求之。神若聽之。使得如志。則友終相與和而齊功也。

伐木許許。醜酒有英。毛傳許許。怖貌。以醜曰醜。以數曰醜。真美貌。鄭箋此言許者。伐木許許之人。今則有酒而醜之。木其故也。既有肥羜。以速諸父。毛傳羜。未

成羊也。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曰父。異姓則稱舅。國君友其賢臣。大夫士友其宗族之仁者。鄭箋。速。召也。有酒有羜。今以召族之飲酒。羜。適不來。微我弗顧。毛傳微。無也。鄭箋。呼召之適。自不來。無使

傳詩炳家。卷之九。小雅。伐木。疏。鳴。言求不顧念也。於祭酒。壘陳饋八簋。毛傳。祭。鮮明貌。圓曰簋。天子八簋。鄭箋。祭然已。灑。擲矣。陳其黍稷矣。謂為食禮。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毛傳。祭。過也。

伐木于阪。醜酒有衍。毛傳。行。美貌。鄭箋。此言伐木于阪。亦木之也。選豆有踐。兄弟無遠。鄭箋。踐。陳列貌。兄弟父之黨。母之黨。民之失德。乾餼以愆。毛傳。餼。食也。鄭箋。失德。謂見諂誦也。民尚以乾餼之食。獲愆。過於人。况天子之。厥及可以限。兄弟乎。故不當遠之。有酒

湑我無酒。酤我。毛傳。清。善之也。酤。一宿酒也。鄭箋。酤。買也。此族人陳王之思也。王有酒。則泔。苗之。王無酒。則買之。要欲厚于族人。坎坎鼓我。蹲蹲舞我。毛傳。蹲。舞貌。鄭箋。為我擊鼓。坎坎然。為我與舞。蹲蹲然。謂以樂樂已。迨我服矣。飲此湑矣。鄭箋。迨。及也。此又述王意也。王曰。及我今之閒暇。其飲此湑酒。欲其無不醉之意。

買也。此族人陳王之思也。王有酒。則泔。苗之。王無酒。則買之。要欲厚于族人。坎坎鼓我。蹲蹲舞我。毛傳。蹲。舞貌。鄭箋。為我擊鼓。坎坎然。為我與舞。蹲蹲然。謂以樂樂已。迨我服矣。飲此湑矣。鄭箋。迨。及也。此又述王意也。王曰。及我今之閒暇。其飲此湑酒。欲其無不醉之意。

伐木六章。章六句。愚按。鄭解伐木。謂昔日未居位為農。親有是事。而所飲酒者。即是其伐木之人。亦大興矣。疏以鄭為。追末文。王幼少之時。夫文王是諸侯之子。即使在大室時。亦是世子之子。與舜起

傳詩炳家。卷之九。小雅。伐木。疏。鳴。匹。大不同。安有身。親伐木。而自居大位。復飲其。俎者哉。漢儒之附會。鑿而附如此。不知只作泛興為長。毛無明文。然既以為興。便非鄭說矣。

序。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鄭箋。樂育材者。歌樂人君教學國人。秀士。選士。俊士。造士。進士。養之以漸。至於官之。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毛傳。興也。菁菁。盛貌。莪。蘿蒿也。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君子能長育人材。如阿之長我菁菁然。鄭箋。長育之者。既教學之。又不征役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鄭箋。既見君子者。官爵之而得見

見君子。樂且有儀。鄭箋。既見君子者。官爵之而得見

也。見則心既喜樂。又以禮儀見接。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毛傳中沚。沚中也。既見君子。我心則喜。毛傳喜樂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毛傳中陵。陵中也。既見君子。錫

我百朋。鄭箋古者貨貝五貝為朋。錫我百朋。得祿多。

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毛傳楊木為舟。載沉亦沉。載浮亦浮。鄭箋舟者沉物亦載浮物亦載。喻人君用人。文

亦用。武亦用於人之才無所廢。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鄭箋休者休休然。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愚按序與毛鍾皆以君子

傳詩類家。卷之九。小雅。人。菁菁者莪。為人君而既見者。乃賢才之得見君也。傳為燕賢。

則君子正與嘉賓同。朱注億而中矣。

序。烝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愚見君子。盡

心以事之。

烝桑有阿。其葉有難。毛傳難也。阿然美貌。難然盛貌。

有以利人。鄭箋烝中之桑。枝條阿阿然長美。其葉又

茂盛。可以庇廕人。與者。喻時賢人君子。不用而野處

有覆養之德也。正以烝桑與者。反求此義。則原上之

桑。枝葉不離。然以刺時小人在位。無德於民。既見君

子。其樂如何。鄭箋思在野之君子。而得見其在位。喜

樂無度。

烝桑有阿。其葉有沃。毛傳沃。柔也。既見君子。云何不

樂。孔膠。毛傳膠。固也。鄭箋君子在位。民附仰之。其教令

之行。甚堅固也。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鄭箋遐。遠

謂。勗。藏。善也。我心愛此君子。君子雖遠在野。豈能不

勤思之乎。宜思之也。我心善此君子。又誠不能忘也。

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傳詩類家。卷之九。小雅。九。烝桑。烝桑四章。章四句。愚按此詩語氣。正與菁莪相似。

有笑無譏。止因篇次在後。遂以為刺幽王。而曲為

之說。朱子以為喜見君子之詩。雖已得之。而不能

知其篇次在此。今從傳類列。可謂得其所矣。

序。白駒。大夫刺宣王也。鄭箋刺其不能留賢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毛傳宣王

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繫維繫也。

鄭箋永。久也。願此去者乘其白駒而來。使食我場中

之苗。我則糾之繫之。以永今朝。愛之欲留之。所謂伊

人於焉道。適。鄭箋伊。當作繫。繫猶是也。所謂是乘白

駒而去之賈人。今於何遊息乎思之甚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繫之維之以永今夕。毛傳藿猶

苗也。夕猶朝也。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毛傳賁飾也。鄭箋願其來而得

見之。易卦曰山下有火賁賁黃白色也。爾公爾侯逸

豫無期。毛傳爾公爾侯耶何為逸樂無期以及也。慎

爾優游勉爾遊思。毛傳慎誠也。鄭箋誠女優游使待

時也。勉女遊思度已終不得見自訣之詞。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毛傳空大也。生芻一束其人如

玉。鄭箋此戒之也。女行所令主人之儻雖薄要就賢

傳詩勸家

卷之九小雅

十

白駒

人其德如玉然。母金玉爾音而有遐心。鄭箋母愛女

聲音而有遠表之心以思賁之也。

白駒四章章六句。愚按此詩向在祈父黃鳥之間。

故以為宜王時詩而借賢如此之懇又非所望于

宜王也。不得不通其說于刺。若設為王言者然。以

見王不能如此所以刺也。朱子直作借賢以為出

自王者之口則賢者何為不可借乎。義不可通。今

傳與鹿鳴諸篇齊列。同作燕賢。則白駒空谷自然

招隱之章矣。向之所疑皆可水釋。

傳常棣燕兄弟也。

序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鄭箋

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為作

此詩而歌之以親之。

左傳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召

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

曰常棣之華。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毛傳與也。常棣棣也。鄂猶鄂鄂

然言外發也。韡韡光明也。鄭箋承華者口鄂不當作

拊拊鄂足也。鄂足得華之光明則韡韡然盛。與者魯

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韡韡然。古聲

傳詩勸家

卷之九小雅

十一

常棣

不拊同。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毛傳聞常棣之言為今

也。鄭箋問常棣之言始問常棣華鄂之說也。如此則

人之恩親無如兄弟之最厚。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毛傳威長懷思也。鄭箋死喪可

怖畏之事。維兄弟之親甚相思念。原隰裒矣。兄弟求

矣。毛傳裒集也。求矣言求兄弟也。鄭箋原也。隰也。以

相與聚居之故故能定高下之名。猶兄弟相求故能

立榮顯之名。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毛傳脊令離渠也。飛則鳴行則

旅。不祇自舍耳。急難言兄弟之相救於急。鄭箋離渠

漢注
公傳云
公傳云
公傳云

以良朋答
其門是
實特非

水鳥而今在原。失其常處。則飛則鳴。求其類。天性也。
猶兄弟之於急難。每有良朋。况也。永歎。毛傳况。茲。永。
長也。鄭箋每有。雖也。良。善也。當急難之時。雖有善同
門來。茲對之。長嘆而已。

禮樂明
善云填
也

兄弟闕于墻。外禦其務。毛傳闕。狃也。鄭箋禦。禁。務。侮
也。兄弟雖內闕。而外禦侮也。每有良朋。烝也。無戎。毛
傳烝。填。戎。相也。鄭箋當急難之時。雖有善同門來。久
也。猶無相助已者。古聲填。實。虛。同。

兄弟不如
友者言人
情之變耳
若正字則
無味以下
之所皆不
知來十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毛傳兄弟
尚思。怡怡然。朋友尚。切切然。鄭箋平。猶正也。安寧

情之變耳
若正字則
無味以下
之所皆不
知來十

傳詩燭家 卷之九 小雅 上 常棣

情之變耳
若正字則
無味以下
之所皆不
知來十

之時。以禮義相琢磨。則發生急。
傾爾蓬豆。飲酒之既。毛傳傾。陳。飲。私也。不脫。履。升。堂
謂之既。鄭箋私者。固非常之事。若議大疑於堂。則有
飲禮焉。鄭箋朝為公。兄弟既具。和樂且孺。毛傳九族會
曰和。孺。屬也。王與親戚。則。毛傳鄭箋九族。從已上
至高祖下。至玄孫之親也。屬者。以昭穆相次序。

情之變耳
若正字則
無味以下
之所皆不
知來十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鄭箋好合。至意合也。合者。如鼓
瑟琴之聲。相應和也。王與族人。則宗婦內宗之屬。

情之變耳
若正字則
無味以下
之所皆不
知來十

亦從后於房中。兄弟既翕。和樂且湛。毛傳翕如也

情之變耳
若正字則
無味以下
之所皆不
知來十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毛傳帑。子也。鄭箋族人。和則得

情之變耳
若正字則
無味以下
之所皆不
知來十

保樂其家中之夫。小是寃是。圖。賈其然乎。毛傳寃。深
圖。謀。寃。信也。鄭箋女深謀之。信其如是。

常棣八章。章四句。愚按此詩之云召穆公。猶關雎
之為刺康王。乃是重歌之。非始作之也。於常棣益
信關雎。

信關雎。

序。頌升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
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鄭箋戾。虐也。暴虐

有類者。亦實維伊何。毛傳與也。頌升。升。皮弁也。鄭
箋實。猶是也。言幽王服是皮弁之冠。是維何為乎。言
其宜以燕而弗為也。禮。天子諸侯朝服。以宴。天子之
朝皮弁。以日視朝。爾酒既旨。備役既嘉。鄭箋旨。嘉。皆
美也。黃。已。美矣。女。敬已。美矣。何以不用與族人宴
也。言其知其禮而弗為也。豈伊異人。兄弟匪他。鄭
箋此言王當所與宴者。豈有異人。疏遠者乎。皆兄弟
與王無他。言至親。又刺其弗為也。鳥與女。羅。施于松
柏。毛傳。鳥。寄生也。女。羅。菟絲。松。蘿也。施。諸公非自有
也。王。之。前。鄭箋。托王之尊者。王明則榮。王衰則微
也。王。之。前。鄭箋。托王之尊者。王明則榮。王衰則微

傳詩燭家 卷之九 小雅 上 常棣

謂其政教如雨。雪也。

有類者。亦實維伊何。毛傳與也。頌升。升。皮弁也。鄭
箋實。猶是也。言幽王服是皮弁之冠。是維何為乎。言
其宜以燕而弗為也。禮。天子諸侯朝服。以宴。天子之
朝皮弁。以日視朝。爾酒既旨。備役既嘉。鄭箋旨。嘉。皆
美也。黃。已。美矣。女。敬已。美矣。何以不用與族人宴
也。言其知其禮而弗為也。豈伊異人。兄弟匪他。鄭
箋此言王當所與宴者。豈有異人。疏遠者乎。皆兄弟
與王無他。言至親。又刺其弗為也。鳥與女。羅。施于松
柏。毛傳。鳥。寄生也。女。羅。菟絲。松。蘿也。施。諸公非自有
也。王。之。前。鄭箋。托王之尊者。王明則榮。王衰則微

傳詩燭家 卷之九 小雅 上 常棣

其宜以燕而弗為也。禮。天子諸侯朝服。以宴。天子之
朝皮弁。以日視朝。爾酒既旨。備役既嘉。鄭箋旨。嘉。皆
美也。黃。已。美矣。女。敬已。美矣。何以不用與族人宴
也。言其知其禮而弗為也。豈伊異人。兄弟匪他。鄭
箋此言王當所與宴者。豈有異人。疏遠者乎。皆兄弟
與王無他。言至親。又刺其弗為也。鳥與女。羅。施于松
柏。毛傳。鳥。寄生也。女。羅。菟絲。松。蘿也。施。諸公非自有
也。王。之。前。鄭箋。托王之尊者。王明則榮。王衰則微

朝皮弁。以日視朝。爾酒既旨。備役既嘉。鄭箋旨。嘉。皆
美也。黃。已。美矣。女。敬已。美矣。何以不用與族人宴
也。言其知其禮而弗為也。豈伊異人。兄弟匪他。鄭
箋此言王當所與宴者。豈有異人。疏遠者乎。皆兄弟
與王無他。言至親。又刺其弗為也。鳥與女。羅。施于松
柏。毛傳。鳥。寄生也。女。羅。菟絲。松。蘿也。施。諸公非自有
也。王。之。前。鄭箋。托王之尊者。王明則榮。王衰則微

美也。黃。已。美矣。女。敬已。美矣。何以不用與族人宴
也。言其知其禮而弗為也。豈伊異人。兄弟匪他。鄭
箋此言王當所與宴者。豈有異人。疏遠者乎。皆兄弟
與王無他。言至親。又刺其弗為也。鳥與女。羅。施于松
柏。毛傳。鳥。寄生也。女。羅。菟絲。松。蘿也。施。諸公非自有
也。王。之。前。鄭箋。托王之尊者。王明則榮。王衰則微

也。言其知其禮而弗為也。豈伊異人。兄弟匪他。鄭
箋此言王當所與宴者。豈有異人。疏遠者乎。皆兄弟
與王無他。言至親。又刺其弗為也。鳥與女。羅。施于松
柏。毛傳。鳥。寄生也。女。羅。菟絲。松。蘿也。施。諸公非自有
也。王。之。前。鄭箋。托王之尊者。王明則榮。王衰則微

箋此言王當所與宴者。豈有異人。疏遠者乎。皆兄弟
與王無他。言至親。又刺其弗為也。鳥與女。羅。施于松
柏。毛傳。鳥。寄生也。女。羅。菟絲。松。蘿也。施。諸公非自有
也。王。之。前。鄭箋。托王之尊者。王明則榮。王衰則微

與王無他。言至親。又刺其弗為也。鳥與女。羅。施于松
柏。毛傳。鳥。寄生也。女。羅。菟絲。松。蘿也。施。諸公非自有
也。王。之。前。鄭箋。托王之尊者。王明則榮。王衰則微

柏。毛傳。鳥。寄生也。女。羅。菟絲。松。蘿也。施。諸公非自有
也。王。之。前。鄭箋。托王之尊者。王明則榮。王衰則微

也。王。之。前。鄭箋。托王之尊者。王明則榮。王衰則微

也。王。之。前。鄭箋。托王之尊者。王明則榮。王衰則微

也。王。之。前。鄭箋。托王之尊者。王明則榮。王衰則微

也。王。之。前。鄭箋。托王之尊者。王明則榮。王衰則微

也。王。之。前。鄭箋。托王之尊者。王明則榮。王衰則微

也。王。之。前。鄭箋。托王之尊者。王明則榮。王衰則微

也。王。之。前。鄭箋。托王之尊者。王明則榮。王衰則微

也。王。之。前。鄭箋。托王之尊者。王明則榮。王衰則微

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說懌毛傳奕奕然無所薄也鄭箋君子斥幽王也幽王久不與諸公宴諸公未得見幽王之時懼其將危亡已無所依怙故憂而心奕奕然故言我若得見幽王諫正之則庶幾其發政意解懌也

有頍者弁實維何則鄭箋何則備伊何也期辭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毛傳時善也豈伊異人兄弟具來鄭箋具猶來也為與女難施于杖上未見君子憂心恹恹既見君子庶幾有馘毛傳恹恹憂盛也馘言

傳詩始家

卷之九 小雅

南

頍弁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鄭箋阜猶多也謂吾舅者吾謂之甥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毛傳霰暴雪也鄭箋將大雨雪始必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搏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喻幽王之不親九族亦有漸自微至甚如先霰後大雪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寔鄭箋王政既衰我無所依怙死無有日數所復幾何與王相見也且今夕喜樂此酒此乃王之宴禮也刺幽王將喪亡哀之也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思按說者謂朱子不併小序

則此詩幾于伐木行葦之篇今觀傳說及篇次如此則朱子之見固不謬也經木次第自異耳恭遜石經此詩亦列于常棣之次

傳魚麗嘉魚瓠葉皆所以勸大臣也

序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笑萬物盛多可以告于神明矣鄭箋內謂諸夏也外謂邊

賦也俟於神明者于祭祀而歌之
魚麗于罭鰭鱸毛傳麗麗也罭曲梁也寡婦之笱也鰭揚也鰭鮒也太平而後微物衆多取之有時用之

傳詩始家

卷之九 小雅

南

魚麗

有道則物莫不多矣古者不風不暴不行火草木不折不變斧斤不入山林豺祭獸然後殺獺祭魚然後魚麗雉擊然後射羅設足以天子不合聞諸侯不掩其大夫不麇不卵士不隱寒庶人不數言皆於四士然後入澤梁故山不童澤不涸鳥獸魚鼈皆得其所然君子有酒旨且多鄭箋酒美而此魚又多也
魚麗于罭鰭鱸毛傳鰭鱸也君子有酒多且旨鄭箋酒多而此魚又美也
魚麗于罭鰭鱸毛傳鰭鱸也君子有酒旨且有鄭箋酒美而此魚又有

物其多矣。雜其嘉矣。鄭箋魚既多又善。

物其旨矣。雜其借矣。鄭箋魚既美又齊等。

物其有矣。雜其時矣。鄭箋魚既有又得其時。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序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太平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鄭箋樂得賢者與共立於朝。相燕樂也。

南有嘉魚。蒸然罩罩。毛傳江漢之間魚所產也。罩罩

音也。鄭箋蒸然。然猶言又如也。言南方水中有

善魚。人將久如而俱罩之。進之也。喻天下有賢者在

位之人。將久如而並求致之於朝亦進之也。進之者

傳詩嫡家。卷之九。小雅。魚麗。去。

至誠也。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鄭箋君子斥時

在位者也。式。用也。用酒與賢者燕飲而樂也。

南有嘉魚。蒸然汕汕。毛傳汕汕。操也。鄭箋操者。今之

操也。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衍。毛傳衍。樂也。

南有樛木。其蔭敷之。毛傳與也。果。蔓也。鄭箋君子下

其臣。故賢者歸往也。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綴之。鄭箋

綴。安也。與嘉賓燕飲而安之。鄉飲酒曰賓。以我安。

翩翩者雛。烝然來思。毛傳雛。壹宿之鳥。鄭箋壹宿者

壹意於其所宿之木也。喻賢者有專壹之意於我。我

將又加而來遇之也。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鄭箋

又復也。以其意欲復與燕加厚之。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序。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牛

饗。儻不肖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鄭

箋牛羊豕豕為牲。繫養者曰生。熟曰饗。腥曰餼。生曰

率。不肖用者。自養厚而薄於賓客。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毛傳幡幡

瓠葉貌。庶人之菜也。鄭箋亨。熟也。熟瓠葉者。以為飲

酒之菹也。此君子謂庶人之有賢行者也。其農功。唯

乃為酒樂。以合朋友。習禮請道。藝也。酒既成。先與父

傳詩嫡家。卷之九。小雅。去。南有嘉魚。

兄室人亨瓠葉而飲之。所以急和親親也。飲食而曰

嘗者。以其為之主於賓客。賓客則加之。以羞。易兌象

曰君子以朋友講習。

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毛傳毛曰

炮。加火曰燔。獻。奏也。鄭箋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

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有兔白首者。兔之小者也。炮

之燔之者。將以為飲酒之羞也。飲酒之禮。既奏酒於

賓。乃薦羞。每酌言言者。禮不下庶人。庶人依士禮。立

實主為酌名。

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醉之。毛傳炙。火

曰矣。誰報也。鄭箋報者賓既卒爵洗而酌主人也。凡治危之宜。鮮者毛炮之。柔者炙之。乾者燔之。

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醕之。毛傳醕。道飲也。鄭箋主人既卒爵爵。又酌自飲卒爵。復酌進賓。

猶今俗之勸酒。

瓠葉四章。章四句。愚按此詩語意無刺。篇次在後。不得已。而云刺耳。今傳在魚麗。嘉魚之列。則朱子所云燕飲之詩。誠得之矣。

傳南山有臺。天保大臣所以報王也。

序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

傳詩。鄭箋。

卷之九 小雅

大

狐

基矣。鄭箋人君得賢則其德廣大堅固。如南山之有基趾。

南山有臺。非山有萊。毛傳興也。臺。大須也。萊。艸也。鄭

箋興者。山之有草木。以自覆蓋。成其高大。喻人君有賢臣。以自尊顯。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

無期。毛傳基本也。鄭箋只之言是也。人君既得賢者。置之于位。又尊敬以禮樂樂之。則能為國家之本。得

壽考之福。

南山有桑。非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

萬壽無疆。鄭箋光明也。政教明。有榮曜。

南山有杞。非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鄭箋已止也。不止者言長見稱頌也。

南山有栲。非山有杻。毛傳栲。山栲。杻。槓也。樂只君子。遐不作。詩樂只君子。德音是茂。毛傳眉壽。秀眉也。鄭

箋遐。遠也。遠不眉壽者。言其近眉壽也。茂。盛也。

南山有枸。非山有楸。毛傳枸。楸。杻。杻。樂只君子。遐不作。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毛傳黃。黃髮也。耇。老

艾。養。保。安也。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序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

傳詩。鄭箋。

卷之九 小雅

九

南山有臺

報其上焉。鄭箋下下。謂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臣也。臣亦空歸美於王。以崇君之尊。而福祿之。以

答其歌。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毛傳固。堅也。鄭箋保。安。爾。女也。

女。王也。天之安定女。亦甚堅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毛傳俾。使。單。信也。或曰單。厚也。除。開也。鄭箋單。盡也。

天使女盡厚天下之民。何福而不開。皆開出以予之。俾爾多祿。亦莫不庶。毛傳庶。衆也。鄭箋莫。無也。使女

每物益後。以是故無不衆也。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毛傳戩。福。

穀祿登盡也。鄭箋：天使女所福祿之人，謂羣臣也。其舉事盡得其宜，受天之多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鄭箋：遐，遠也。天又下子女以廣遠之福，使天下溥蒙之。汲汲然如日且不足也。

天保定爾，以莫不助。鄭箋：興盛也。無不盛者，使萬物皆盛。草木暢茂，禽獸碩大，如山如阜，如岡如陵。毛傳：言廣厚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鄭箋：此言其福祿委積高大也。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鄭箋：川之方至，謂其水繼長之時也。萬物之收，皆增多也。

吉蠲為饗，是川孝享。毛傳：吉，善。蠲，潔也。饗，酒食也。享，傳詩嫡家。卷之九 小雅 手 天保

獻也。鄭箋：謂將祭祀也。禴，利烝也。于公先王。毛傳：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公，事也。鄭箋：公，先公，謂后稷至諸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毛傳：君，先君也。尸，所以象神。卜，于也。鄭箋：君曰卜爾者，尸似主人，傳神辭也。

神之乎矣，詒爾多福。毛傳：乎，至。詒，遺也。鄭箋：神至者，宗廟致敬，鬼神著矣。此之謂也。民之質矣，日用飲食。毛傳：質，成也。鄭箋：成，平也。民事平，以禮飲食，相燕樂而已。羣黎百姓，徧為爾德。

變黎黎也。羣黎百姓，徧為女之德，言則而象之。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毛傳：恒，絃，升出也。言俱進也。鄭箋：月上絃而就盈，日始出而就明。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毛傳：騫，虧也。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鄭箋：或之言有也。如松柏之枝葉，常茂盛青青，相承無衰落也。

天保六章章六句。傳：煌煌，遣使臣也。序：煌煌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鄭箋：言臣出使能揚君之美，延其與於四方。則為不辱命也。

傳：詩嫡家。卷之九 小雅 手 天保

煌煌者，言于彼厚恩。毛傳：煌煌也。高平曰：原，下。原，山。恩，忠臣奉使能光君命，無遠無近。如華，不以高下易其色。鄭箋：無遠無近，維所之則然。駉，駉征夫。

每懷靡及。毛傳：駉，衆多之貌。征夫，行人也。每，雖懷和也。鄭箋：春秋外傳曰：懷私為每懷也。和當為私。衆行，大既受君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相稽留，則於事將無所及。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鄭箋：如濡，言鮮澤也。載馳載驅，周爰咨諏。毛傳：忠信為周，訪問於善為咨。咨，事為訊。鄭箋：憂於也。大夫出使，馳驅而行，見忠信之賢人，則

不問於善。鄭箋：如濡，言鮮澤也。載馳載驅，周爰咨諏。毛傳：忠信為周，訪問於善為咨。咨，事為訊。鄭箋：憂於也。大夫出使，馳驅而行，見忠信之賢人，則

卷之九 小雅

於是訪問求善道也

我馬維駒六轡如絲毛傳言調忍也載馳載驅周爰

咨謀毛傳咨事之難易為謀

我馬維駟六轡沃若載馳驅周爰咨度毛傳咨禮

美所宜為度

我馬維駒六轡既均毛傳陰白雜毛曰駒均調也載

馳載驅周爰咨詢毛傳親戚之謀為詢兼此五者雖

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也鄭箋中和謂忠

信也五者咨也誣也謀也度也詢也雖得此於忠信

之賢人猶當云已將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言慎其

傳詩嬭家

卷之九 小雅

至

皇皇者華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傳四牡勞使臣之勤也

序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鄭箋文

王為西伯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使臣

以王事往來於其職於其末也陳其功苦以歌樂

之

四牡駉駉周道倭遲毛傳駉駉行不止之貌周道岐

周之道也倭遲歷遠之貌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

聘乎紂故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為後世法豈不

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毛傳盬不堅固也思歸在

私思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鄭箋無私思

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

家事附王事

四牡駉駉嘽嘽駉馬毛傳嘽嘽喘息之貌馬勞則喘

息白馬黑鬣曰駉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毛

傳漣漣於跪處居也臣受命會帶于櫛乃行

翩翩者雛載飛載下集于苞栩毛傳雛夫不也鄭箋

夫不鳥之怒謹者人皆愛之可以不勞猶則飛則下

止于栩木喻人雖無事其可獲安乎感厲之王事靡

傳詩嬭家

卷之九 小雅

至

四牡

不遑將父毛傳將養也

翩翩者雛載飛載止集于苞杞毛傳杞枸櫞也王事

靡盬不遑將母

駕彼四騂載驟駉駉毛傳駉駉駉貌豈不懷歸是用

作歌將母來諭毛傳諭念也父兼尊親之道母至親

而尊不至鄭箋諭告也君勞使臣述叙其情女曰我

豈不思歸乎誠思歸也故作此詩之歌以養父母之

志來告於君也人之思恒思親者所言將母亦其情

也

四牡五章章五句思按左傳襄四年穆叔如晉謂

疾響之歌鹿鳴之三。謂鹿鳴四社皇華也。正合毛本。今傳次則在此。然遣而後勞。又似傳之次為得當者。豈當晉歌時猶在夫子未正雅頌之先。而子貢作傳。乃在夫子自衛反魯之後。故與先時之篇次異乎。

傳林杜勞戍也。

序林杜勞還役也。鄭箋。役戍役也。

有林之杜。有皖其實。毛傳。典也。皖。實貌。林杜猶得其

時蕃滋。役夫役夫勞苦不得盡其天性。王事靡盬。繼

嗣後日。鄭箋。嗣續也。王事無不堅固。我行役績。嗣其

傳詩。鄭箋。卷之九。小雅。毛。林杜。

比。言苦若無休息。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鄭

箋。十月為陽。遑。暇也。婦人思望其君子。陽月之時。已

愛傷矣。征夫如今已間暇且歸也。而尚不得歸。故序

其男女之情以說之。陽月而思望之者。以初時云歲

亦莫止。

有林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鄭箋。傷悲

者。念其君子於今勞苦。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

止。毛傳。室家踰時則悲。

陟彼非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鄭箋。杞非

也。而升非山采之。託有事以望君子。檀車鞶鞶。

四牡瘠瘠。征夫不遠。毛傳。檀車。役車也。鞶鞶。瘠瘠

瘠。罷貌。鄭箋。不遠者。言其來。踰路近。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鄭箋。匪。非。疚。病也。君子至期不

裝。載意不為來。我念之憂心甚病。期。逝不至。而多為

恤。毛傳。逝。往。恤。憂也。遠行不必如。初。室家之情。以期

望之。卜筮借止。會言近止。征夫遑止。毛傳。卜之筮之

會人占之。遑。近也。鄭箋。借。俱會合也。或卜之。或筮之。

俱占之。合言於。繇為近。征夫如今近耳。

林杜四章章七句

傳邠風陳農政也。續說。成王初立。周公慮其年幼。未

傳詩。鄭箋。卷之九。小雅。毛。林杜。

知稼穡之艱難。故作此詩。令矇瞽日夜誦歌於。庭

側。以訓之。其後因用為農桑之業。所謂邠正。此篇

是也。齊韓毛鄭錯于變風。謂此即七月之詩。序。以

七月名篇。傳以邠風名篇。摠之。民事之艱難。王業

之根本也。嘗疑邠何以為國風。謂之國風者。天子

巡狩。至於其國。太師陳詩。以考其風俗。如是之謂

國風。邠之先。豈屬於周天子。而有邠詩。陳於周天

子。為邠原耶。且觀其章句。煩復體裁。莊重。與列國

之詩。絕不相類。每求之。不得其解。又且并周公東

征諸詩。亦皆以為邠詩。是用仲仲於中。無以自釋。

今傳以邠風為小正一篇之名。捧而讀之。殆如發覆。夫所謂邠風者。周公以成王年幼。不知稼穡之艱難。故舉先世發跡於邠。憂勤農事。漸磨成俗者。著為詩篇。付之歌誦。使成王聞之。曉然而悟。王業之所由成者如此。故謂之邠風。故曰邠。蓋陳農政也。後因用為農桑之樂。遂謂之邠雅。是邠風云者。非若衛風齊風唐風云云也。後之人不察其流傳之誤。徑以小雅邠風一篇之名。目為邠國之風。與十五國風同類而並列之。亦外謬甚矣。朱子於孟子民事不可緩引詩處訓為幽風七月之篇。亦以傳詩摘家。卷之九。七月。

流傳之誤未之察爾。

序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鄭箋。周公遭變者。管蔡流言。辟居東都。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毛傳。火。大火也。流。下也。九月霜始降。婦功成。可以授冬衣矣。鄭箋。大火者。寒暑之候也。火星中而寒暑退。故將言寒。先著火所在。二之日。齊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毛傳。一之日。十之餘也。一之日。周正月也。齊發。風寒也。二之日。殷正月也。栗烈。寒氣也。鄭箋。褐。毛布也。卒。終也。此二正

之月。人惠貴者無衣。賤者無褐。將何以終歲乎。是故八月則當績也。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父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毛傳。三之日。夏正月也。幽土晚寒。于耜。始脩耒耜也。四之日。周四月也。民無不舉足而耕矣。饁。饋也。田峻。田大夫也。鄭箋。同。猶俱也。喜。讀為饋。饋。酒食也。耕者之婦子。俱以饁來。至於南畝之中。其見田大夫。又為設酒食焉。言勤其事。又受其吏也。此章。陳人以衣食為急。餘章廣而成之。

傳詩摘家。卷之九。七月。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鄭箋。將言女功之始。故又木作此也。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毛傳。倉庚。離黃也。懿。筐。深筐也。微行。墻下徑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鄭箋。載之言則也。陽。溫也。溫而倉庚又鳴。可蠶之候也。柔桑。穉桑也。蠶始生。宜採桑。春日遲遲。采桑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毛傳。遲遲。舒緩也。繫。白蒿也。所以生蠶。祈祈。衆多也。傷悲。感事苦也。春女悲。秋女悲。感其物化也。殆。始。及。與也。幽公子躬率其民。同時出。同時歸也。鄭箋。春女感陽氣而思男。秋女感陰氣而思女。是其物化。所以悲也。悲則始有與公子同歸之志。欲嫁焉。女感事苦而生此志。是謂幽風。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毛傳亂為萑葦。葦蓄萑葦。可以為曲也。鄭箋將言女功。自始至成。故亦又本於此。籙月條桑。取彼斧戕。以伐遠揚。猗彼女桑。毛傳戕。方釜也。遠。枝遠也。揚。條。揚也。角而束之曰猗。女桑。蕙桑也。鄭箋條桑。落采其葉也。女桑。少枝也。長條不枝。落者束而采之。七月鳴鴈。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毛傳鴈。白勞也。載。績。絲事。畢而麻事起矣。玄。黑而有赤也。朱。深絳也。陽。明也。祭服。玄衣纁裳。鄭箋伯勞。鳴將寒之候也。五月則鳴。幽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凡染者。春暴練。夏練玄。秋染夏。為

傳詩納象

卷之九 小雅

毛

七月

公子裳。厚於其所貴者說也。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穫。毛傳不帶而實曰秀。葽。蔓艸也。蜩。蟬也。穫。禾可穫也。隕。墜。落也。鄭箋夏小正。四月王黃秀。葽。其是乎。秀。蔓也。鳴。蜩也。獲。禾也。隕。墜也。四者皆物成而將寒之候。物成也。獲。禾也。隕。墜也。四者皆物成而將寒之候。物成也。自秀。葽始。一之曰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毛傳于貉。謂取狐狸皮也。狐狸之厚以居。孟冬。天子始裘。鄭箋。于貉。往搏貉。以自為裘也。狐狸。以共尊者。言此者。時寒。宜助女功。二之曰其同。載績武功。言私其穡。獻新公。毛傳。績。繼功。事也。豕一歲曰豨。三歲曰豮。犬獸

公之小獸私之

公之小獸私之。鄭箋其同者。君臣及民。因習兵。俱出田也。不用仲冬。亦幽地晚寒也。豕生三曰豨。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鷄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毛傳斯螽。蟋蟀也。莎鷄。羽成而振訊之。鄭箋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言此三物之如此。若將寒。有漸。非卒來也。穹窒熏鼠。塞向墜戶。毛傳穹。窒。塞也。向。北山。窟也。墜。墜也。處人卑戶。鄭箋為此四者。以備寒。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鄭箋曰為改歲者。歲終而一之日。厥發。二之日。栗烈。當避寒氣。而人所穹窒墜戶之室。而居之至此。而女功止。

傳詩納象

卷之九 小雅

毛

十月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烹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毛傳鬱。棣屬。薁。薁。葵也。剝。擊也。春酒。凍醪也。眉壽。豪眉也。鄭箋介。助也。既以鬱薁及菽助男功。又穫稻而釀酒。以助其養老之具。是謂幽雅。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毛傳。壺。瓠也。叔。拾也。苴。麻子也。樗。惡木也。鄭箋瓜瓠之畜。麻實之糝。乾茶之菜。惡木之薪。亦所以助男養農夫之具。
九月築場圃。毛傳春夏為圃。秋冬為場。鄭箋場圃同。

地。自物生之時。耕治之以種萊茹。至物盡成熟。築墜以爲場。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毛傳後熟曰重。先熟曰穋。鄭箋納內也。治於場而內之困倉也。

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毛傳入爲上。出爲下。鄭箋既同。言已聚也。可以上入都邑之宅。治宮中之事矣。於是時。男之野功畢。晝爾于茅。宵爾索綯。毛傳宵。夜。綯。絞也。鄭箋爾。女也。女當晝日往取茅。歸夜作絞索以待時用。承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毛傳乘。升也。鄭箋亟。亟。乘。治也。七月定星將中。急當治野盛之屋。其始播百穀。謂祈來年百穀于公社。

傳詩歸家 卷之九 小雅 七月

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毛傳水盛水腹。則命取水于山林。冲冲。鑿水之意。凌陰。冰室也。鄭箋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觀而出之。祭司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月令仲春。天子乃

獻羔開冰。先薦寢廟。周禮凌人之職。夏頒冰掌事。秋刷。上章備寒。故此章備暑。后稷先公禮教備也。九月

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毛傳肅。縮也。霜降而收縮萬物。滌場。功畢入也。兩樽曰朋。饗者。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鄭箋十月民事男女俱畢。無飢

寒之憂。國君開於政事而饗羣臣。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毛傳公堂。學校也。觥。所以誓衆也。疆。竟也。鄭箋於饗而正齒。故因時而誓焉。飲酒既樂。欲大壽無竟。是謂曲頌。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愚按傳以此詩篇各邠風。而入正小雅。於義名當矣。鄭不悟其因風字而錯于風。而徒問有邠雅之說。遂舉一詩而分風雅頌三體。月乃人夫之察理。

傳南山楚茨甫田皆所以勸農也。

序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彼南山維禹甸之。咄咄原隰。魯孫田之。毛傳甸。治也。咄咄。擊辟貌。魯孫。成王也。鄭箋信乎彼南山之野。禹治而丘甸之。今原隰擊辟。則又成王之所佃。言成王乃遠修禹之功。今王反不修其業乎。六十四井爲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八里。出兵車一乘。以爲賦。去我疆我理。毛傳疆。經界也。理。分地理也。南東其畝。毛傳或南或東。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毛傳雰。雲貌。豐年之冬。必有積雪。益之以霰。霰。既優既渥。毛傳小雨曰霰。霰。鄭箋

積雪。益之以霰。霰。既優既渥。毛傳小雨曰霰。霰。鄭箋

積雪。益之以霰。霰。既優既渥。毛傳小雨曰霰。霰。鄭箋

成王之時。陰陽和。風雨時。冬有積雪。春而益之。以小
雨潤澤。則饒洽。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疆場翼翼。黍稷彧彧。毛傳。場。畔也。翼翼。讓畔也。或或

茂盛貌。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畀我尸賓。詩考。萬年。鄭

箋。歛稅曰稱異。予也。成王以黍稷之稅為酒食。至祭

祀齊戒。則以賜尸與賓。尊尸與賓。所以敬神也。敬神

則得壽考萬年。

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剝是蕒。毛傳。剝。瓜為蕒也。鄭

箋。中田。田中也。農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於畔上種

瓜。瓜成。又入其稅。天子剝削澆漬。以為蕒。貴四時之

傳。詩。納冢。卷之九。小雅。董。信南山。

異物。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鄭箋。皇。君。祜。福

也。獻。瓜。蒞於先祖者。順孝子之心也。孝子則獲福。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毛傳。周尚赤也。鄭箋

清。謂玄酒也。酒鬱也。五齊三酒也。祭之禮。先以鬱鬯

降神。然後迎牲。享于祖考。納亨時。執其鸞刀。以啓其

毛。取其血。管。毛傳。鸞。刀。乃有鸞者。言割中節也。鄭箋

毛。以告純也。管。脂膏也。血。以告殺。管。以升臭。合之黍

稷。實之於蕭。合馨香也。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毛傳。烝。進也。鄭箋。既

有牲物。而進獻之。苾苾芬芬。然香。祀禮於是則甚明。

也。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鄭箋。皇之言。唯也。

先祖之靈。歸唯是。孝孫而報之以福。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序。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

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鄭箋。田萊多荒。

茨。棘不除也。饑饉。倉廩不盈也。降喪。神不與福助

也。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藝黍稷。毛傳。楚楚

茨。棘貌。抽。除也。鄭箋。茨。蒺藜也。伐除蒺藜與棘。自古

之人。何乃勤苦。為此事乎。我將得黍稷焉。言古者先

傳。詩。納冢。卷之九。小雅。董。信南山。

王之政。以為本。茨。言楚楚。棘言抽。互辭也。我黍與

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毛傳。露積曰庾。萬

萬曰億。鄭箋。黍與與。稷翼翼。蕃庶貌。陰陽和。風雨時。

則萬物成。萬物成。則倉廩充滿矣。倉言盈。庾言億。亦

互辭。喻多也。十萬曰億。以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

侑。以介景福。毛傳。妥。安坐也。侑。勸也。鄭箋。享。獻。介。助。

景。大也。以黍稷為酒食。獻之以祀先祖。既又迎尸。使

處神坐而食之。為其嫌不飽。祝以主人之辭。勸之。所

以助孝子受人福也。

濟濟跄跄。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

禮記卷之九 祭義第九 小雅 西

毛信濟濟踴躍言有容也享之也肆陳特齊也或陳于牙或齊于肉鄭箋有容言威儀敬慎也冬祭曰

烝秋祭曰嘗祭禮之禮各有其事有解剝其皮者有者熟之者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或奉持而進之者祝

祭于祊祀事孔明毛傳祊門內也鄭箋孔甚也明備也祭也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禱求之平生

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祀禮於是乎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毛傳皇大保安也鄭箋皇唯也先祖以孝子

祀禮具明之故精氣歸神之其鬼神又安而享其祭祀孝孫有虔報以介福萬壽無疆鄭箋慶賜也謂

執爨踏踏為俎孔碩或燔或炙毛傳爨爨原爨也踏踏言爨爨有容也燔取肝管炙炙肉也鄭箋燔燔

肉也炙肝炙也皆從獻之俎也其為之於爨必取肉也肝也肥碩美者君婦莫莫為豆孔庶為賓為客毛

傳莫莫言清靜而敬至也豆謂內羞庶羞也釋而賓尸及賓客鄭箋君婦謂后也凡適妻稱君婦事舅姑

之稱也庶羞也祭祀之禮后夫人主共邊豆必取肉物肥腴美者也獻燔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毛傳

東西為交邪行為錯度法度也獲得時也鄭箋始主

人酌賓為獻賓既酌主人主人又自飲酌賓曰酌至旅而爵交錯以編卒盡也古者於旅也語神保是格

報以介福萬壽攸酢毛傳格來酢報也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祖賚孝孫毛傳熯敬

也等其事曰工賚丁也鄭箋我我孝孫也式法莫無愆過徂也孝孫甚敬矣於禮法無過者祝以此故

收神意也主人使受椒既而以椒之物往予主人茲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毛傳幾期式

法也鄭箋卜丁也必茲芬芬有馨香矣女之以孝敬存祀也神乃飲嗜女之飲介今予女之百福其來如

有期矣爨少如有法矣此皆服辭之意既齊既稷既匡既勅永錫爾極時萬時億毛傳稷疾物回也鄭箋

齊戒取也稷之言即也永長極中也假之禮祝徧取黍稷羊肉擗于醢以授尸孝孫前就尸受之天子使宰夫受之以信祝則釋服詞以勅之又曰長賜女以

中和之福是萬是億言多無數禮儀既備鐘鼓既戒戒諸在廟中者以祭禮畢告利成也鄭箋鐘鼓既戒戒諸在廟中者以祭禮畢

孝孫往位堂下西面位也祝於是致孝孫之意告尸以利成神具醉止皇尸載起載歸送尸神保享歸毛

傳保享歸毛

傳皇大也。鄭箋具皆也。皇君也。載之言則也。尸節神者也。神醉而尸讓。送尸而神歸。尸出入奏肆夏。尸稱君尊之也。神安歸者歸於天也。諸宰君婦廢微不遲。鄭箋廢去也。尸出而可微。諸宰微去諸僕。君婦邊豆而已。不遲以疾為敬也。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毛傳燕而盡其私恩。鄭箋祭祀甲。歸賓客俎豆。同姓則留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微既將。其怨具慶。毛傳綏安也。安然後受福祿也。將行也。鄭箋燕而祭時之樂。復

并入奏。以安後日之福祿。骨肉歡而君之福祿安。女

傳詩補家。卷之九 小雅 三美 楚茨

之備羞已行。同姓之臣。燕已醉飽。皆再拜稽首曰。神也。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鄭箋小

大。猶長幼也。同姓之臣。燕已醉飽。皆再拜稽首曰。神乃欲嗜君之飲食。使君壽且考。此其慶辭。孔惠孔時。維其盡之。于子孫孫。勿替引之。毛傳替廢引長也。鄭

箋惠順也。其順于禮。甚得其時。維君德能盡之。願子孫勿廢而長行之。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序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鄭箋刺者。刺

其倉廩空虛。政煩賦重。農人失職。

俾彼甫田。歲取十千。毛傳俾明我甫田。謂天下田也。十千言多也。鄭箋甫之言丈夫也。明乎彼太古之時。

以丈夫稅田也。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九夫為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為通。通稅十

夫。其田千畝。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欲見其數從井通起。故言十千。土地穀祇一鏡。我

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毛傳尊者食新。農夫食陳。鄭箋倉原有餘。民得賒貴取食之。所以紓官之蓄

滯。亦使民愛存新穀。自古者農年之法如此。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毛傳耘除草也。耔。雖本也。鄭

箋今者。今成王之法也。使農人之南畝治其禾稼。功

主力盡則藁藪然而茂盛。於古言稅法。今言治田。互

彼介攸止。烝我髦士。毛傳烝進髦俊也。治田得穀。士以進。鄭箋介舍也。禮使民鋤作耘。耕間暇則於

廬舍。及所止息之處。以道義相講肄。以進其為俊士

之行。以我齊明。以我犧羊。以社以方。毛傳器寔曰齊。在器

曰盛。社。后土也。方。迎四方氣于郊也。鄭箋以潔齊盛

盛。與我純色之羊。秋祭社與四方。為五穀成熟報其功也。我田既臧。農夫之慶。鄭箋臧善也。我田事已善。

則慶賜農夫。謂大蜡之時。勞農以休息之也。年不順成。則八蜡不通。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毛傳。田祖。先帝也。穀。善也。鄭箋。御。迎也。介。助也。穀。養也。設樂以迎祭先帝。謂郊後始耕也。以求非雨。佑助我禾稼。我當以養士女也。周禮曰。凡國祈年于田祖。吹竽。擊鼓。以樂田畷。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甯其肯否。鄭箋。曾孫。謂成王也。攘。讀當為饁。饁。餽也。田畯。可也。今之耆夫也。喜讀為餽。餽。酒食也。成王來止。謂出觀農事也。親與后世子行。使知稼穡之艱。

傳詩新義 卷之九 小雅 天 甫田

難也。為農人之在南畝者。設饋以勸之。可耆至。則又加之。以酒食。攘其左右。從行者。成王親為甞其饋之。美否。示親之也。禾易長。終善且有。毛傳。易。治也。長。美也。示親之也。曾孫不怒。農夫克敏。毛傳。敏。疾也。鄭箋。禾

治而竟畝。成王則無所志怒。謂此農夫能且敏也。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毛傳。茨。積也。梁。車梁也。京。高丘也。鄭箋。稼。禾也。謂有葉者也。茨。屋蓋也。上古之稅法。近者納總。遠者納粟米。庾。露積也。坻。水中之高地也。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鄭

箋。成王見禾穀之稅。委積之多。於是求千倉以處之。

萬車以載之。是言年豐。收拾踰前也。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鄭箋。慶。賜也。年豐。則勞賜農夫益厚。既有黍稷。加以稻粱。報者為之求福。助於八蜡之神。萬壽無疆。竟也。

甫田四章章十句。

傳大田。農夫所以報上也。序大田。刺幽王也。言於寡不能自存焉。鄭箋。幽王之時。政煩賦重。而不務農事。蟲災害穀。風雨不時。萬民饑饉。於寡無所活。故時臣思古以刺之。

傳詩新義 卷之九 小雅 天 甫田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鄭箋。大田。謂地肥美。可種。就多為稼。可以授民者也。將稼者。必先相地之宜。而擇其種。季冬命民出五種。計耦耕車。修耒耜。具田器。此之謂戒。是既備矣。至孟春土長。冒楨陳根。可

拔而事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毛傳。覃。利也。鄭箋。俶。讀為熾。載。讀為苗粟之前。時至。民以其利耜。熾苗發所受之地。趨農急也。田一歲曰苗。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毛傳。庭。直也。鄭箋。碩。大也。若。順也。民既熾

苗。則播其衆穀。衆穀生。盡修直茂大。成王於是則止。力。後以順民事。不奪其時。既方既皂。既堅既好。不稂不莠。毛傳。實未堅者曰皂。

根。董梁也。莠似苗也。鄭箋方房也。謂乎甲始生而未
合時也。盡生房矣。盡成實矣。盡堅熟矣。盡齊好矣。而
無根莠擇種之善。民力之專。時氣之和。所致之。去其
螟螣。及其蟲賊。無害我田。毛傳食心曰螟。食葉曰
螣。食根曰蟲。食節曰賊。鄭箋此四蟲者。傷害我田中
之稌禾。故明君以正已而去之。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毛傳炎火。盛陽也。鄭箋螟螣之屬。盛陽氣。則生之。
今明君為政。田祖之神。不受此害。持之付與炎火。使
自消亡。

有濟萋萋。與而祈祈。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毛傳濟。雲
傳。萋。猶家。卷之九。小雅。大田。

典。親。萋。雲。行。貌。祈。祈。徐。也。鄭。箋。古。者。陰。陽。和。風。雨
時。其。來。祈。祈。然。而。不。暴。疾。其。民。之。心。先。公。後。私。今。天
主。雨。於。公。田。因。及。私。田。爾。此。言。民。怙。君。德。蒙。其。餘。惠。
彼。有。不。獲。穉。此。有。不。歛。穉。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
婦。之。利。毛。傳。秉。把。也。鄭。箋。成。王。之。時。百。穀。既。多。種。同
濟。熟。收。刈。促。遽。力。皆。不。足。而。有。不。歛。不。獲。遺。秉。滯。穗。
故。聽。於。寡。取。之。以。為。利。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儲。彼。南。畝。田。畷。至。喜。鄭。箋。喜。讀
為。饋。饋。酒。食。也。成。王。出。觀。農。事。饋。食。耕。者。以。勸。之。也。
司。尚。王。則。又。加。之。以。酒。食。勞。倦。之。爾。來。方。禋。祀。以。其

駢。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毛。傳。駢。牛。也。黑
手。豕。也。鄭。箋。成。王。之。來。則。又。禋。祀。四。方。之。神。祈。報。焉。
陽。祀。用。耕。牲。陰。祀。用。騂。牲。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愚按以上四
篇。俱。為。農。事。語。意。相。類。無。一。字。涉。刺。者。小。序。止。以
在。變。小。雅。中。不。得。不。以。為。陳。古。而。刺。耳。朱。子。不。用
序。說。良。是。然。不。能。考。正。其。篇。次。則。以。盛。世。豐。穰。之
詩。而。置。之。亂。極。之。後。殊。為。無。解。今。從。傳。本。次。列。郊
風。之。後。盡。為。勸。農。而。農。大。以。大。田。相。答。一。覽。之。餘
羣。疑。盡。豁。矣。蘇。氏。曰。此。詩。為。農。大。之。詞。以。頌。美。其
傳。詩。綱。義。卷。之。九。小。雅。大。田。

序。斯。于。宣。王。考。室。也。鄭。箋。考。成。也。德。行。罔。富。人。民。殷
衆。而。皆。佼。好。骨。肉。和。親。宣。王。於。是。築。官。廟。羣。聚。既
成。而。舉。之。歌。斯。于。以。落。之。此。之。謂。成。室。宗。廟。成。則
又。祭。祀。先。祖。
秩。秩。斯。于。幽。幽。南。山。毛。傳。與。也。秩。秩。流。行。也。于。潤。也。
幽。幽。深。遠。也。鄭。箋。與。者。喻。宣。王。之。德。如。澗。水。之。源。秩
秩。流。出。無。極。已。也。潤。以。饒。富。民。取。足。焉。如。於。深。山。如
竹。苞。矣。如。松。茂。矣。毛。傳。苞。木。也。鄭。箋。言。時。民。殷。衆。如

竹之木生矣。其伎好。又如松柏之暢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毛傳猶道也。鄭箋猶當作病。病也。言時人骨肉用是相愛好。無相病也。

似續妣祖。毛傳似嗣也。鄭箋似讀如已午之已。已續妣祖者。謂已成其官廟也。妣先妣姜嫄也。祖先祖也。築室百堵。西南其戶。毛傳西鄉戶。南鄉戶也。鄭箋此築室者。謂築燕寢也。百堵百堵一時起也。天子之寢。有左右房。西其戶者。異於一房者之室戶也。又云。南其

戶者。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是室一南戶。爾爰居爰處。爰笑爰語。鄭箋爰於也。於是居。於是處。傳詩歸象。卷之九。小雅。斯于。

於是笑。於是語。言諸寢之中。皆可安樂。約之閣閣。椽之囊囊。毛傳約束也。閣閣猶歷歷也。橐橐用力也。鄭箋約謂縮板也。椽謂椽上也。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毛傳芋大也。鄭箋芋當作樵。樵覆也。寢廟既成。其牆屋弘殺。則風雨之所除也。其堅

致。則鳥鼠之所去也。其堂室相稱。則君子之所覆蓋。如跂斯翼。毛傳如人之跂竦翼爾。如矢斯棘。如鳥斯

翼。毛傳棘稜廉也。韋翼也。鄭箋棘戟也。如人挾弓矢。戟其用。如鳥昂希韋。張其翼時。如翬斯飛。君子攸躋。毛傳躋升也。鄭箋伊洛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

章。此章四如者。皆謂廉隅之正。形貌之顯也。鞞者鳥之奇異者也。故以成之焉。此章主於宗廟。君子所升。祭祀之時。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毛傳殖殖言平正也。有覺言高大也。鄭箋覺直也。噲噲其正。噦噦其冥。毛傳正長也。冥幼也。鄭箋噲噲猶快快也。正。書也。噦噦猶炯炯也。冥。夜也。言居之書日。則快快然。夜則炯炯然者。皆究明之貌。君子攸寧。鄭箋此章上於寢。君子所安。燕息之時。

下筦上箏。乃安斯寤。鄭箋筦小蒲之席也。竹箏曰箏。傳詩歸象。卷之九。小雅。斯于。

乃占我夢。毛傳言善之應人也。鄭箋與夙興也。有善夢則占之。吉夢維何。維罷維噩。維虺維蛇。鄭箋罷罷之獸。虺蛇之蟲。此四者夢之吉祥也。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鄭箋大人占之。謂以聖人占夢之法占之也。熊羆在山。陽之祥也。故為生男。虺蛇穴處。陰之祥也。故為生

女。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毛傳半珪曰璋。裳下之飾也。璋。臣之職也。鄭箋男子生而卧於

璋。裳下之飾也。璋。臣之職也。鄭箋男子生而卧於

林尊之也。裳畫日夜也。衣以裳者明當主於外事也。玩以璋者欲其比德焉。正以璋者明成之有漸。其泣嗚嗚。朱芾斯皇。室家君王。鄭箋皇猶煌煌也。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室家一家之內。宣王將生之子。或止為諸侯。或且為天子。皆將佩朱芾煌煌然。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載弄之。瓦。毛傳。襦也。瓦。紡磚也。鄭箋。川於地。甲之也。襦。夜衣也。明當主於內事。紡磚。百其一有所事也。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惟。毛傳。婦人質無威儀也。惟。愛也。鄭箋。儀。善也。婦人無所專於家。非。非婦人也。有善。亦。

傳詩類家 卷之九 小雅 斯千

非婦人也。婦人之事。惟議酒食爾。無遺父母之憂。斯千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愚按此篇朱子以為未有以見其必為宣王之詩。故但言築室既成而落之。詩故亦曰雅自祈父以下。宣德日表未久而雨。未久而東矣。安得考室之詩乎。蓋成王作洛周公賦詩。首以兄弟相好致祝。懲管蔡之禍也。成王時蓋新婚。故并祝其生育之蕃。且成其生女以無非無儀。又懲妲己亡殷之事也。前後間斷無所附麗。故錄于此。此皆未見詩傳而以意度之也。今傳列之正小雅而為落新宮。則信乎非宣王。

之詩。而於于與詩。故之。詭皆得矣。又儀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春秋傳。宋元公賦新宮。朱子謂恐即此詩。然未有明證。今語之於傳文。其為此詩無疑。既與鹿鳴同歌。則為周公所定。而非宣王益明矣。傳。鴻雁懷流人也。訓。與序。明世迥絕。然亦未有他考。定其是非。

序。鴻雁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征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鄭箋。宣王承厲王衰亂之敝而起。興復先王之遺道。以安集眾民。為始也。書曰。天將有立父母。尺之有取。有居。宣王。

傳詩類家 卷之九 小雅 聖

之為是務。鴻鴈于飛。蕭蕭其羽。毛傳。典也。大曰鴻。小曰鴈。蕭蕭。羽聲也。鄭箋。鴻鴈知辟陰陽寒暑。與者。喻民知去無道。就有道。之子于征。劬勞于野。毛傳。之子。侯伯卿士也。劬勞。病苦也。鄭箋。侯伯卿士。謂諸侯之伯。與天子卿士也。是時民既離散。邦國有壞滅者。侯伯久不述職。王使廢於有省諸侯。於是始復之。故美焉。爰及矜人。哀此鰥寡。毛傳。矜。憐也。老無妻曰鰥。偏喪曰寡。鄭箋。爰。曰也。王之意不徒使此為諸侯之事。與安集萬民而已。王曰。當及此可憐之人。謂貧窮者。欲令明餼。

之。鴈寡則哀之。其孤獨者收斂之。使有所依附。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毛傳中澤澤中也。鄭箋鴻鴈之

性安居澤中。今飛又集于澤中。猶民去其居而離散

今見還定安集之子于垣百堵皆作。毛傳一夫為板

五板為堵。鄭箋侯伯卿士又於壞滅之國。後民起屋

築牆壁百堵同時而起。言趨事也。春秋傳曰。五板為

堵。五堵為雉。如長三丈則為六尺。雖則劬勞其充安

宅。毛傳充有也。鄭箋此勸萬民之辭。女今雖病勞終

有安居。

鴻鴈于飛哀鳴。毛傳未得所安集則若然。鄭

箋此之子所未至者。維此哲人謂我劬勞。鄭箋此哲

人謂知王之意及之子之事者。我之自我也。維彼

愚人謂我宜驕。毛傳宜示也。鄭箋謂我役作眾民為

驕奢。

鴻鴈三章章六句。愚按此篇朱子亦謂未有以見

其為宣王之詩。今觀傳語果然。從傳則之子宜從

毛鄭指侯伯卿士之勞來者。為是。歐陽氏亦云之

子指使臣也。

傳。蓼蕭常常者。漙露形弓。桑扈采芣。皆天子之燕

諸侯也。

序。蓼蕭澤及四海也。鄭箋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

四海。國在九州之外。雖有大者。爵不過子。虞書曰。

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毛傳興也。蓼長大貌。蕭蒿也。漙

漙然。蕭上露貌。鄭箋興者。蕭香物之微者。喻四海之

諸侯。亦國君之賤者。露者天所以潤萬物。喻上者恩

澤。不為遠國則不及也。既見君子我心為兮。毛傳喻

為其心也。鄭箋既見君子者。遠國之君。朝見於天子

也。我心為者。喻其情意無稍恨也。燕笑語兮。是以有

譽處兮。鄭箋天子與之燕而笑語。則遠國之君各得

其所。是以稱揚盛美。使聲譽常處天子。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毛傳瀼瀼。露瀼貌。既見君子。為

龍為光。毛傳龍。龍也。鄭箋為龍為光。言天子恩澤。光

耀被及已也。其德不爽。壽考不忘。毛傳爽。差也。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毛傳泥泥。沾濡也。既見君子。孔

燕豈弟。毛傳豈。樂弟易也。鄭箋孔。甚。燕安也。宜兄宜

弟。令德壽豈。毛傳為兄亦宜。為弟亦宜。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毛傳漙漙。厚貌。既見君子。俾華

沖沖。和鸞維雛。萬福攸同。毛傳維。繫也。華。華首也。沖

沖。垂飾貌。在賦曰和。在鑿曰鸞。鄭箋此說天子之車

飾者諸侯燕見天子。天子必乘車迎于門。是以云然。故所也。

蓼蕭四章。章四句。愚按鄭氏以既見君子為朝見。

天子則是諸侯領天子。非天子燕諸侯矣。從傳說。

左。用朱解為長裳裳者華之子。故此。

序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

譏諷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鄭箋古者。

古昔明王時也。小人斥今幽王也。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毛傳與也。裳裳猶堂堂也。湑盛

貌。鄭箋與者。華堂於上。喻君也。葉湑然於下。喻臣

傳詩補家。卷之九。小雅。哭。裳裳者華。

也。我觀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鄭

箋。觀見也。之子。是子也。謂古之明王也。言我得見古

之明王。則我心所憂寫而去矣。我心所憂既寫。是則

君臣相與聲譽常處也。憂者憂譏諷並進。

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毛傳芸黃盛也。鄭箋華芸然而

黃。明王德之盛也。不言葉微見無賢臣也。我觀之子。

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鄭箋章。禮文

也。言我得見古之明王。雖無賢臣。猶能使其政有禮

文法度。或有禮文法度。則我有慶賜之榮也。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鄭箋華或有黃者。或有白者。與

師王之德。時有駁而不總。我觀之子乘其四駟。乘其

四駟。六轡沃若。毛傳言世祿也。鄭箋我得見明王德

之駁者。雖無慶譽。猶能免於譏諷之害。守我先人之

祿位。乘其四駟之馬。六轡沃若然。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毛傳左陽

道。朝祀之事。右陰道。喪戎之事。鄭箋君子斥其先人

也。多才多藝。有禮於朝。有功於國。維其有之。是以似

之。毛傳似。副也。鄭箋維我先人有是二德。故先王使

之。世祿子孫嗣之。今遇譏諷並進而見絕也。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愚按此及桑扈采芣亦以

傳詩補家。卷之九。小雅。哭。裳裳者華。

篇次在後。小序盡為刺詩。今與蓼蕭湛湛並列。無

可疑矣。

湛湛露斯。天子燕諸侯也。鄭箋燕謂與之燕。飲酒也。諸

侯朝覲會同。天子與之燕。所以示慈惠。

也。晞乾也。露雖湛湛然。見陽則乾。鄭箋與者。露之在

物。湛湛然。使物柯葉低垂。喻諸侯受燕爵。其義有似

醉之貌。諸侯旅賁之則猶然。惟天子賜爵。則貌變肅

敬。承命有似露。見日而晞也。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毛

傳厭厭。夜也。夜飲私燕也。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

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滌宗也。鄭箋：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為說。爾族人猶舉臣也。其醉不出，不醉出猶諸侯之儀也。飲酒至夜，猶云不醉無歸。此天子於諸侯之儀，燕飲之禮，宵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焉。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毛傳：豐茂也。夜飲必於宗室。鄭箋：豐草喻同姓諸侯也。載之言則也。考成也。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於異姓。其讓之則止。昔者陳敬仲飲桓公酒而樂，桓公命以火繼之。敬仲曰：世卜其晝，木卜其夜。是乃止。傳詩：漸家。卷之九。小雅。辛。湛露。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鄭箋：杞棘也。異類喻庶姓諸侯也。令善也。無不善其德。言飲酒不至於醉。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顯允君子莫不令儀。毛傳：離離垂也。鄭箋：桐也。椅也。同類而異名。喻二王之後也。其實離離喻其薦且禮物多於諸侯也。飲酒不至於醉。徒善其威儀而已。謂修節也。

淇水四章章四句。序形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鄭箋：諸侯敵王所愾而

獻其功王饗禮之於是賜形弓一。形矢百。茲弓矢千。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

形弓昭兮受言載之。毛傳：形弓朱弓也。以講德習射。昭弛貌。言我也。鄭箋：言者謂王策命也。王賜朱弓必策其功以命之。受出載之乃及入也。我有嘉賓中心。賦之。毛傳：賦賜也。鄭箋：賦者欲加恩惠也。王意慇懃于賓故歌序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鄭箋：大飲賓曰饗。一朝猶早朝。

形弓昭兮受言載之。毛傳：載以歸也。外箋：出載之車也。我有嘉賓中心喜之。毛傳：喜樂也。鐘鼓既設一朝。傳詩：漸家。卷之九。小雅。辛。形弓。

右之。毛傳：右勸也。鄭箋：右之者主人獻之賓受爵莫於薦右既祭且乃席未半卒爵之謂也。

形弓昭兮受言載之。毛傳：樂輸也。我有嘉賓中心好之。毛傳：好說也。鐘鼓既設一朝。毛傳：醴報也。鄭箋：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飲而酌賓謂之醴。醴猶厚也。勸也。

形弓三章章六句。序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鄭箋：動無禮文。舉事而不川先王禮法威儀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毛傳：與也。鶯然有文章。鄭箋：交

交猶佼佼飛往來貌。桑扈，鷦鷯也。與者，鷦鷯飛而往來。有文章，人觀視而愛之。喻君臣以禮法威儀，升降于朝廷。則天下亦觀視而仰樂之。君子樂胥，受天之祜。毛傳：胥，皆也。鄭箋：胥，有才智之名也。祜，福也。王者樂臣下有才智文章，則賢人在位，庶官不曠，政和而民安，天子之以福祿。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毛傳：領，頸也。君子樂胥，萬邦之屏。毛傳：屏，蔽也。鄭箋：王者之德，樂賢如在位，則能為天下蔽捍，四表患難矣。蔽捍之者，謂蠻夷率服不侵。

傳詩摘家 卷之九 小雅 桑扈 章

之屏之翰，百辟為憲。毛傳：翰，憲法也。鄭箋：辟，君也。王者之德，外能捍蔽四表之患難，內能立功立事，為之相幹，則百辟卿士莫不修德而法象之。不戢不難，受福不那。毛傳：戢，聚也。不戢，戢也。不難，難也。那，多也。不多，多也。鄭箋：王者位至尊，天所子也。然而不自敏，以先王之法，不自難以亡國之戒，則其受福祿亦不多也。

兕觥其觶，旨酒思柔。鄭箋：兕觥，罰爵也。占之王者，與羣臣燕飲，上下無失禮者，其罰爵徒觶然陳設而已。其飲美酒得柔順中和，與其共其樂，言不無教而自恣。

也彼交匪敖，萬福來求。鄭箋：彼，彼賢者也。賢者居處恭，執事敬，與人交必以禮，以萬福之祿就而求之，謂登用爵命，加以慶賜。

桑扈四章章四句

序采芣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鄭箋：幽王徵會諸侯為合義兵，征討有罪，既往而無之，是於義事不信也。君子見其如此，知其後必見攻伐，新無救也。

采芣采芣，芣之筐之。毛傳：與也。芣所以芣太牢而待。轉詩摘家 卷之九 小雅 采芣 章

君子也。羊則若，豕則豨，鄭箋：豨，大豆也。采之者，采其葉以為葷。三牲牛羊豕，豕以簪，王饗賓客，有生俎，乃用銅羹，故使采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毛傳：君子謂諸侯也。鄭箋：賜諸侯以車馬，言雖無予之，尚以為傳。又何予之，玄衮及黼。毛傳：玄衮，卷龍也。白與黑謂之黼。鄭箋：及，與也。玄衮玄衣而畫以卷龍也。黼，黼黻緇衣也。諸侯之服，自衮冕而下，侯伯自鷩冕而下，子男自毳冕而下，上之賜，惟用有文章者。感沸檻泉，言采其芹。毛傳：感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

鄭箋言我也。芹菜也。可以為菹。亦所用待君子也。我

使采其水中芹者。尚潔清也。周禮芹菹鴈醢。君子來

朝言觀其旂。其旂泂泂。鸞聲。嘒嘒。載駟駟。君子所

眉。毛傳泂泂。動也。嘒嘒。中節也。鄭箋。伯。極也。諸侯來

朝。王使人迎之。因視其衣服車乘之威儀。所以為敬

且省禍福也。諸侯將朝于王。則駟乘乘四馬而往。此

之服飾。君子法制之極也。言其尊而王今不尊也。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紆。天子所予。毛傳諸侯

赤芾。邪幅。幅。偏也。所以自偏束也。紆。緩也。鄭箋。芾。大

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鞞。以革為

傳詩鄭家 卷之九 小雅 書 采菽

之。其制。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

帶。傳二寸。脛。本白股。邪幅。如今行膝也。偏束其脛。自

足至膝。故曰在下。彼與人交接。自偏束如此。則非有

解怠紆緩之心。天子以是故賜予之。樂只君子。天子

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毛傳申。重也。鄭箋。只之言

是也。古者天子賜諸侯也。以禮樂樂之。乃後命予之

也。天子賜之神。則以福祿申重之。所謂人謀鬼謀也。

刺今王不然。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毛傳蓬蓬。盛貌。鄭箋。此與也。柞

之幹。猶先祖也。枝。猶子孫也。其葉蓬蓬。喻賢才也。正

以柞為與者。柞之葉新將生。故乃落于地。以喻繼世

以德相承者。明也。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

萬福攸同。毛傳殿。鎮也。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毛傳平

平。辯治也。鄭箋率。循也。諸侯之有賢才之德。能辯治

其連屬之國。使得其所。則連屬之國。亦循順之。

汎汎揚舟。緝纜維之。毛傳緝。緝也。維。維也。明王能維

持諸侯也。鄭箋。揚。舟之舟。浮於水。汎汎。然東西無

所定。舟人以緝繫其綬。以制行之。謂諸侯之治民。亦

之以禮法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膺之。

毛傳葵。葵也。膺。厚也。優哉游哉。亦是戾矣。毛傳戾。至

傳詩鄭家 卷之九 小雅 書 采菽

也。鄭箋。戾。止也。諸侯有盛德者。亦優游自安。止於是

言思不出其位。

采菽五章。章八句。

傳瞻彼洛矣。鸞鵞魚藻。皆諸侯所以報天子也。續說

以上凡三十三篇。皆成康以前之詩。多周公所定。

故子貢作傳。所以序之者如此。

序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

罰惡焉。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毛傳興也。洛。宗周。漑。浸水也。泱

泱。深廣貌。鄭箋。瞻。視也。我視彼洛水。漑漑。以時其澤

浸潤以成嘉穀，興者，魯古明王恩澤加於天下，爵命賞賜以成賢者，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鄭箋：君子至止者，謂來受爵命者也。爵命為福，賞賜為祿，茨，屋蓋也。如屋蓋，喻多也。韎，韠有夷以作六師。毛傳：韎，韠者，茅蒐染草也。一曰，韎，韠，所以代韠也。天子六軍，鄭箋：此諸侯世子也。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未遇爵命之時，時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為軍將，使代卿士將六軍而出，韎，韠者，茅蒐染也。茅蒐，韎，韠聲也。韎，韠，祭服之韠，合韠為之。其服，爵弁服，紂衣，繡裳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韎韠有珌。毛傳：韠，韠也。珌，上韠，珌，下韠。玼，玼，下韠者。天子玉璫而玼玼，諸侯璆璆而玼玼，大夫璆璆而玼玼，士璆璆而玼玼。鄭箋：此人世子之賢者也。既受爵命賞賜，而加賜容刀有飾，顯其能制斷。君子萬年保其家室。鄭箋：德如是，則能長安其家室，親家室親去之尤難，安則無憂，憂之禍。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鄭箋：此人世子之能繼世位者也。其爵命賞賜，盡與其先君受命者同而已，無所加也。君子萬年保其家邦。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愚按說者謂此詩朱子不

從小序作思古，非成康之盛，不足以當此，何以不列之淇，露形弓之間，此皆未嘗見傳本而云然也。今從傳則朱解為長矣。且君子若指來受爵命者，則萬年之祝，恐非臣子所敢當，鄭氏於蓼蕭裳華，桑扈則以君子之子皆為天子，而於此篇君子又為諸侯，互相顛倒，揔以韎韠為士服，故變其說耳。若從周官凡有兵事，韠弁服，則傳義與朱說皆協矣。

序：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鄭箋：交於萬物有道，謂順其性，取之以時。傳：詩：鴛鴦，不暴天也。卷之九：小雅。鴛鴦。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毛傳：與也。鴛鴦，匹鳥，太平之時，交於萬物有道，取之以時於其飛，乃非掩而羅之。鄭箋：匹鳥言其止，則相耦，飛則為雙，性耦耦也。此文萬物之實也。而言與者，廣其義也。願，祭魚而後漁，豺祭獸而後田，此亦皆其將縱散時也。君子萬年福祿宜之。鄭箋：君子謂明王也。交於萬物，其德如是，則宜壽考福祿也。鴛鴦在梁，戢其左翼。毛傳：言休息也。鄭箋：梁，石絕水之梁。戢，飲也。鴛鴦休息於梁，明王之時，人不驚駭，飲

其在真以右翼掩之。自若無恐懼。君子萬年空其遐。

和鄭箋。遐。遠也。遠猶久也。

乘馬在殿。推之。林之。毛傳。推。推也。林。栗也。鄭箋。推。今

莖字也。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於殿。無事則委之以

莖。有事乃予之。穀言愛國用也。以與於其身亦猶然。

齊而後三舉。設盛饌。恒日則。為焉。此之謂有節也。君

子萬年。福祿艾之。毛傳。艾。養也。明王愛國用。自奉養

之。仰如此。故安久為福祿所養也。

乘馬在殿。林之。推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鄭箋。綏。安

也。

傳詩。鄭箋。四章章四句。毛按此篇箋解與義皆有意味

若朱注。泥過而無所取義。殊覺詩人每章異語。為

無謂矣。

序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

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鄭箋。萬物失其性

者。王政教衰。陰陽不和。羣生不得其所也。將不能

以自樂。言必自是有危亡之禍。

魚在在藻。有頌其首。毛傳。頌。大首貌。魚以依蒲藻為

得其性。鄭箋。藻。水草也。魚之依水草。猶人之依明王

也。明王之時。魚何所處乎。處于藻。既得其性。則肥充

其首頌然。此時人物皆得其所。止言魚者。以潛迷之

類。信其著見。王在在鎬。豈樂飲酒。鄭箋。豈。亦樂也。天

下平安。萬物得其性。武王何所處乎。處於鎬京。樂八

音之樂。與羣臣飲酒而已。今幽王惑於褒姒。萬物失

其性。方有危亡之禍。而亦豈樂飲酒於鎬京。而無悛

心。故以此刺焉。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毛傳。莘。長也。王在在鎬。飲酒樂

豈。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左。鄭箋。那。安

也。天下平安。王無四方之虞。故其居處。那然安也。

傳詩。鄭箋。三章章四句。毛按以上凡無諸侯及報天子

諸詩。朱子之旨。皆暗與傳合。惜篇次從毛本。錯凡

不能如傳之類列。故起紛紛之疑。譏其不從小序

耳。若知傳次了然如此。朱子亦未必遂為廢序。愛

過也。

傳子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修身則道立。積說。在

鳴以之。尊賢則不惑。續說。鹿鳴。伐木。青莪。騶虞。白

駒。可見。測此五詩。如白駒。序以為刺宣王。國彙。序

以為刺幽王。其餘三詩。未有所考。為何王之詩。今

傳皆以為周公制作。用之尊賢。却自爽然。窺窺。則

此下傳之
傳序亦小
正也。以三
十三篇說
合九經。而
序次。則之
引。則。則。則
得。得。得。得
此。此。此。此
大。大。大。大

諸父昆弟不怨續說常棣類亦可見測常棣朱子亦以為燕兄弟之樂序則以為周公所作然亦直以為周管蔡失道非燕享也至類卉未見以為出於周公之手者今以此二詩細釋其語意果甚相類而皆以為親親燕喜之用誠不為謬敬大臣則不暇續說嘉魚以下四詩所以禮敬大臣者至矣天保一篇所以頌祝之者無非引君當道而使之不暇也禮羣臣則士之報禮重續說禮車四牡可見于庶民則百姓納續說杜杜以恤其兵亦足見於南山市中以勸其農皆所以于庶民也大田一篇詩續家卷之九小作李魚藻

高別庶民勸矣來音工則財用足續說斯于為宮室而作亦為百工之一事也篇中雖無百工財用之詞使非其財用之足與百工之來而驟與此百堵之役則非盛世之事而其民亦且相怨之矣亦遠人則四方歸之續說鴻鴈以之蓋成王之時彼奄耶邠庸用其民周在平之而流民歸之是亦其一端也懷諸侯則天下畏之續說蓼蕭至魚藻九篇則所以懷所以畏者皆可考矣斯周道之所由正乎續說子貢言此三十三篇所以為正小正者以周王能盡九經之道爾

序南陔孝子相敬以養也
毛本並註 六篇有本 序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序白華孝子之潔白也
此三篇者 鄉飲酒燕禮用焉白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是也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篇第當在於此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為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其篇端云又闕其亡者以見在為數故推改什首遂通耳而丁非孔子之詩序山衷萬物得由其道也
 序南陔
此三篇者 鄉飲酒禮亦用焉白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亦上亂而仁之燕禮又有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亦詩篇名也辭義皆亡無以知其篇第之處
 序白華
 序華黍
 聖門傳詩嫡家卷之九終

聖門傳詩嫡家卷之十 吳興凌濛初輯

雅

小正續考補續小正十一篇。

傳宣王中興而小正續焉。續說宣王各靖厲王子。

傳六月非伐也。

序六月宣王非伐也。鄭箋從此至無羊十四篇。是宣

王之變小雅。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

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

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人保廢則征伐缺矣。出車

乃缺矣。采芣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

傳詩嫡家 卷之十 小雅 一 小正續

用陳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耻缺矣。

華黍廢則蓄積缺矣。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

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

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為國之基隊矣。由

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琴瑟廢則恩澤乖矣。湛

露廢則萬國離矣。序序廢則諸夏哀矣。青菁者莪

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鄭箋六月言周室微而復興。美宣王之非伐也。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毛傳。棲棲

簡間貌也。飭正也。日月為常服。戎服也。鄭箋。記六月

者。盛夏出兵。明其急也。戎車。草路之等也。其等有五

戎車之常服。韋弁服也。獵狐孔熾。沃是用急。毛傳。然

盛也。鄭箋。此序吉甫之意也。非狄來侵甚熾。故王以

是急遣我王于出征。以匡王國。鄭箋。于。曰。匡。正也。王

曰。今女出征。獵狐。以正王國之封畿。

此物四驪。閑之維則。毛傳。物也。則。法也。言先敬

戰。然後用師。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

里。毛傳。師行三十里。鄭箋。王既成我戎服。將遣之。戒

之曰。日行三十里。可以舍息。王于出征。以佐天子。毛

傳。出征以備其為入于也。鄭箋。王曰。令女出征。伐以

傳詩嫡家 卷之十 小雅 二 小正續

八子之事。禦非狄也。

四牡修廣。其大有隊。毛傳。修。長。廣。大也。順。大貌。薄。伐

獵。以奏膚公。毛傳。奏。為。膚。大。公。功。也。有。最。有。翼。共

武之服。毛傳。威。威。嚴。也。翼。敬也。鄭箋。服。事也。言今師

之羣帥。有威嚴者。有恭敬者。而共典是兵事。言文武

之人。備。共武之服。以定王國。鄭箋。

獵。狐。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於涇陽。毛傳。焦。穫

周地。接於獵。獵者。鄭箋。匪。非。茹。度也。鎬也。方也。皆北

方地名。言獵。獵之來侵。非其所當度為也。乃自整齊

而處周之焦。穫。來侵。至涇水之北。言其大恣也。織文

鳥章白旆央央毛傳鳥章錯華鳥為章也白旆綵旆者也央央鮮明貌鄭箋織縠也鳥章鳥隼之文章將帥以下皆若焉元戎十乘以先啟行毛傳元太也夏后氏曰鈞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鄭箋鈞盤行曲直有正也寅進也二者及元戎皆可以先前啟突敵陳之前行其制之同異未聞戎車既安如輕如軒四牡既佶佶且閑毛傳輕禁佶正也鄭箋戎車之安從後視之如禁從前視之如軒然後適調也佶壯健之貌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毛傳言進出之而已文武吉甫萬邦為憲毛傳吉甫尹傳詩始家卷之十小雅三六月

吉甫也有文有武憲法也鄭箋吉甫此時大將也吉甫燕既多受福毛傳祉福也鄭箋吉甫既伐玁狁而歸天子以燕禮樂之則歡喜矣又多受賞賜也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毛傳御進也鄭箋御侍也王以吉甫遠從鎬地來又日月長久今飲之酒使其諸友恩舊者侍之又加其珍美之饌所以極勸也侯誰在矣張仲孝友毛傳侯維也張仲賢臣也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使文武之臣征伐與老友之臣處內鄭箋張仲吉甫之友其性孝友

六月六章章八句

解三章

出車勞將帥也
 出車勞還車也鄭箋遣將率及戎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禮記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此其義也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毛傳出車就馬於牧也鄭箋上我我殷王也下我將率自謂也西伯以天子之命出我戎車於所牧之地將使我出征伐自天子所謂我來矣鄭箋自從也有人從王所來謂我來矣謂以王命召已將使為將率也先出戎車乃召將率將率尊也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毛傳僕夫御夫也鄭箋棘急也王命召已已即召御夫使裝載物而從王之事多難其召我必急欲疾趨之此序其忠敬也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旆矣建彼旄矣毛傳龜蛇白旄旄于旄鄭箋設旄者屬之於于旄而建之戎車將帥既受命行乃乘馬牧地在遠郊彼旄旆斯胡不旆旆毛傳息隼曰旆旆旆旆垂貌憂心悄悄僕夫况瘁鄭箋况茲也將率既受命行而憂臨事而懼也御夫則茲益惟懼憂其馬之不正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旆旌火火毛傳王殷

也。南仲文王之屬。朔方近獫狁之國也。彭彭，
馬貌。交龍爲旒。央央，鮮明也。鄭箋：王使南仲爲將率，
往葉城于朔方。爲軍以禦非狄之難。天子命我，城
彼朔方。赫赫南仲，獫狁于襄。毛傳：朔方，北方也。赫赫，
盛貌。襄，除也。鄭箋：此我戎戎役也。戎役築壘而美其
將率，自此出征也。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
不遑啓居。毛傳：塗，凍釋也。鄭箋：黍稷方華，朔方之地。

五月時也。以此詩始出壘征伐獫狁，因伐西戎，至秦
蒙始釋而來，及北簡非有休息，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傳詩炳冢 卷之十 小雅 出車

毛傳：簡書，戎命也。鄭國有急，以簡書相告，則奔命救
之。

嘒嘒草蟲，趯趯阜螽。鄭箋：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天
性也。喻近西戎之諸侯，聞南仲既征獫狁，將伐西戎

之命，則跳躍而仰望之。如阜螽之間草蟲鳴焉。草蟲
鳴，晚秋之時也。此以其時所見而興之。未見君子，憂

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鄭箋：君子，斥南仲也。降，
下也。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芣祁祁。執訊獲醜，
薄言還歸。毛傳：九草也。訊，辭也。鄭箋：訊言，醜衆也。代

西戎以凍釋時反。朔方之壘，息戎役至此時而歸京
師，稱美時物以及其事。喜而詳之也。執其可言，問所
獲之衆以歸者，常獻之也。赫赫南仲，獫狁于襄。毛傳：
夷，平也。鄭箋：平者，平之于王也。此時亦伐西戎，獨言
平獫狁者，獫狁大故以爲始，以爲終。

山車六章章八句。愚按：文王之時，無伐獫狁之事。

昔傳云：三年伐犬夷，史記：文王虞芮質成之明年
伐犬夷。注皆云：是夷也。帝王世紀云：文王受命四
年，則正丙子，泚夷伐周，一日三至，周之東門。文王

聞則修德而不與戰。疏云：昆夷進來不與戰，明其
傳詩炳冢 卷之十 小雅 出車

退卽伐之也。皆與獫狁無涉。况文王是時尚爲西
伯，而經竟云天子，毛鄭不得其說，遂以爲成天子

無論革命之亡，主周公不應以入昭代之樂章，而
猶尊稱其命乃爾。卽攻大司馬職云：諸侯載旂軍

吏載旗。文王以諸侯承厥命而不自行，命其屬爲
將率，則南仲止此軍吏，不過載熊虎之旗，不得載

交龍之旂也。詩文直云：自天子所，謂我來矣。王命

南仲，往城于方。天子命我，城彼朔方。中間無處再
加一西伯，斷斷乎天子之宜爲周王，而非殷王。非

非文王，明矣。且文武之臣，四友十亂，並無南仲之

宣王之詩。常武乃有南仲。鄭氏定以此篇為南

初之詩。故解南仲大祖云。謂南仲為大祖。即是太

師皇甫。為南仲之孫。朱子從之。終覺牽強。若如毛

公解云。命卿士南仲于大祖之廟。為大將。而大師

是皇甫。南仲與皇甫。自為兩人。則彼南仲正。即此

南仲也。六月為宣王伐獫狁之詩。而采芑亦云。征

伐獫狁。今出車采薇勞還之詩。又皆有獫狁。分明

即此一舉。小序自錯其篇次。而以為文王時詩。強

為之說。故於義難通耳。今傳次如此。確乎可據矣。

傳采薇勞師也

卷之十

小雅

七

采薇

傳詩猶家

卷之十

小雅

七

采薇

此為造率役同歌之詩。亦未嘗不可。而傳獨以為

勞。且以為勞師。必有所據也。且序以為采薇出車

秋杜三詩並用。今以出車采薇之詩。一為勞將帥

一為勞師。而秋杜一詩。徑列于正小正子庶民焉。

則其迥異。殆不可究詰矣。

序采薇造戌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非有獫

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戌役。以守衛中國。

故欲采薇以遺之。出車以勞還秋杜。以勤歸也。鄭

箋。文王為西伯服事殷之時也。其夫西戎也。天子

殷王也。成守也。西伯以殷王之命。命其屬為將軍。

將戌役。禦西戎及非狄之難。歌采薇以遺之。秋杜

勤歸者。以其勤勞之故。於其歸。歌秋杜以休息之。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毛傳。薇菜始生也。鄭箋。西伯將

造戌役。先與之期。以采薇之時。今薇生矣。先草可以

行也。重言采薇者。丁寧歸期也。曰歸曰歸。歲亦莫止

鄭箋。莫晚也。曰女何時歸。毛亦歲晚之時。乃得歸也。

又丁寧歸期。定其心也。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

啟。玁狁之故。毛傳。玁狁。非狄也。鄭箋。非狄。今匈奴也。

靡無。遑暇。啓。晚也。古者師出不踰時。今薇菜生而行。

歲晚乃得歸。使女無室家夫婦之道。不暇晚居者。有

傳詩猶家

卷之十

小雅

八

采薇

玁狁之難。故晚之也。

采薇薇亦柔止。毛傳。柔。始生也。鄭箋。柔。謂屬晚

之時。曰歸曰歸。心亦憂止。鄭箋。憂止者。憂其歸期將

晚。憂心烈烈。載飢載渴。鄭箋。烈烈。憂貌。則飢則渴。言

其苦也。我戍未定。靡使歸聘。毛傳。聘。問也。鄭箋。定。止

也。我方守於非狄。未得止息。無所使歸問。言所以憂

采薇薇亦剛止。毛傳。少而剛也。鄭箋。剛。謂少堅

忍時。曰歸曰歸。歲亦陽止。毛傳。陽。陽月也。鄭箋。十

月為陽。時坤川事。嫌於無陽。故以名此。月為陽。王事

靡盬。不遑啓處。鄭箋。盬。不堅固也。處。猶居也。憂心花

疲我行不來毛傳疾病來至也鄭箋我成役自我也
來猶反也據家曰來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毛傳爾華盛貌常常棣也鄭箋
此言彼爾者乃常棣之華以興將率車馬服飾之盛

彼路斯何君子之車鄭箋斯此也君子謂將率戎車
既駕四牡業業毛傳業業然壯也豈敢定居一月三

捷毛傳捷勝也鄭箋定止也將率之志往至所往之
地不敢止而居處自安也往則處乎一月之中三有

勝功謂我伐也戰也
駕彼四牡四牡駉駉君子所依小人所踈毛傳駉駉

傳詩摘象 卷之十 小雅 在 子微
酒也駉駉也鄭箋駉當作此此言我車者將率之所

依乘成役之所託倚四牡翼翼象河魚厓毛傳翼翼
閑也象河魚厓也所以解紆也魚服魚皮也鄭箋

弭弓反末弩者以象骨為之以助御者解紆宜骨
也服矢服也豈不日戒獫狁孔棘鄭箋戒警勅軍事

也孔甚棘急也言君子小人豈不自相警戒乎誠日
相警戒也獫狁之難其急豫述其苦以告之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毛傳楊柳
蒲柳也霏霏甚也鄭箋我來成止而謂始反時也上

二章言成役汝二章言將率之行故此章重序其性

反之時極言其苦以說之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毛傳
遲遲長遠也鄭箋行反在於道路猶飢渴言至苦也
我心傷悲莫知我哀毛傳君子所盡人之情故人忘
其死

采薇六章章八句
傳采芑南征也

序采芑南征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舊畝毛傳興也芑菜也田

一歲曰苗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畝宣王能新美天子
之士然後用之鄭箋興者新美之喻和治其家養育

傳詩摘象 卷之十 小雅 在 子微
其身也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于之試毛傳方叔卿

士也受命而為將也涖臨師衆于打試用也鄭箋方
叔臨視此戎車三千乘其士卒皆有佐師打敵之用

爾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宣王
承亂美卒盡起方叔率止乘其四駉四騏翼翼鄭箋

率者率此戎車士卒而行也翼翼壯健貌路車有夷
簞蒺魚服鈎膺脩革毛傳夷赤貌鈎膺樊纆也

蒺之言蒺也車之蔽飾象席文也魚服矢服也脩革
繕首垂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毛傳鄉所也鄭箋中

美地方叔涖止其車二千。旂旒夾夾鄭箋交龍

為旂龍蛇為旒此言軍中將帥之事皆備方叔率止

約軼錯衡八鸞玲瓏毛傳軼長轂之軼也朱而約之

錯衡文衡也玲瓏聲也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玲瓏

珩毛傳朱芾黃朱芾也皇猶煌煌也玲瓏聲也意若

也三命惠珩言周室之強車服之美也言其強美斯

劣矣鄭箋命服者命為將受王命之服也天子之服

韋弁服朱衣裳也

駛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毛傳戾至也鄭箋隼

急疾之鳥也飛力至天喻士卒勁勇能深攻入敵也

傳詩緝象卷之十一小雅十一 泰前

爰於也亦集於其所止喻士卒須命乃行也方叔涖

止其車三千師于之試鄭箋三稱此者重師也方叔

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毛傳伐擊也鉦以靜之鼓

以動之鞠告也鄭箋鉦也鼓也各有人焉言鉦人伐

鼓互言爾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此言將戰

之且陳列其師旅誓告之也陳師告旅亦互言之顯

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毛傳淵淵聲也入曰

振旅復長幼也鄭箋伐鼓淵淵謂戰時進上聲也至

戰止將歸又振旅伐鼓闐闐然振稍止也旅衆也春

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

蔡其蠻荆大邦為讐毛傳蔡動也蠻荆荆州之蠻也

鄭箋大邦列國之大也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毛傳元

大也五官之長出於諸侯曰天子之老壯大猶道也

鄭箋猶謀也謀兵謀也方叔率止執詔獲醜鄭箋方

叔率其士衆執其可言問所獲敵人之衆以還歸也

戎車啾啾啾啾焯焯如霆毛傳啾啾衆也焯焯

盛也鄭箋言戎車以衆盛其威又如雷霆言雖久在

外無罷勞也顯允方叔征伐蠻貊蠻荆來威鄭箋方

叔如言甫征伐蠻貊今往征伐蠻荆皆使來服於

宣王之威美其功之多也

傳詩緝象卷之十一小雅十一 泰前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傳黍苗城申也

序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

之職焉鄭箋陳宣王之德召伯之功以刺幽王及

其羣臣廢此思深事業也

芑芑黍苗陰雨膏之毛傳與也芑芑長大貌鄭箋與

者喻天下之民如黍苗然宣王能以恩澤膏養之亦

如天之有陰雨之潤悠悠南行召伯勞之毛傳悠悠

行貌鄭箋宣王之時使召伯營謝邑以定申伯之國

將徒役南行衆多悠悠然召伯則能勞來勸說以先

之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羣云歸哉。毛傳任者

輦者車者牛者。鄭箋集猶成也。羣猶皆也。營謝轉輦

之役。有負任者。有輓輦者。有將車者。有牽防牛者。其

所為而行之事既成。召伯則皆告之云。可歸哉。刺今

王使其行役。曾無休止時。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羣云歸處。毛傳徒行

者。御車者。師者。旅者。鄭箋步行曰徒。召伯營謝邑。以

兵象行。其士有步行者。有御兵車者。五百人為旅。

五旅為師。春秋傳曰。諸侯之制。君行師從。卿行旅從。

傳詩嫡冢。卷之十。小雅。幸。漆。苗。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毛傳謝邑

也。鄭箋肅肅嚴正之貌。營治也。烈烈威武貌。征行也。

美召伯治謝邑。則使之嚴正。將師旅行。則有威武也。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載寧。毛傳土治

曰平。水治曰清。鄭箋召伯營謝邑。相共原隰之宜。通

其水泉之利。此功既成。當王之心則安也。又刺今王

臣無功。而亦心安。

黍苗五章。章四句。惠按朱子云。此與大雅終高相

表裏。正合傳言。覺刺時王之說。為多事矣。
傳車工吉日。閱武也。測車工田獵於東都。吉日田獵

於西都。皆所以閱武也。閱武乃中興之事。非驅騁

田獵者矣。

虎車攻宣王復占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

文武之竟上。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

田獵而選車徒馬。鄭箋東都王城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毛傳攻堅同。齊也。宗廟齊。象前

純也。戎車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四牡。麗麗

駕言徂東。毛傳麗麗。充實也。東。洛邑也。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山草。駕言行狩。毛傳甫。大

也。由者大艾草。以為防。或舍其中。得經。施以為門。襄

傳詩嫡冢。卷之十。小雅。古。陣。改。

繼質以為機。閭容提。驅而入。擊則不得入。左者之左

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

發。然後大夫士發。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

會於其下。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

也。鄭箋甫。草者。甫田之草也。鄭有圃田。

之子于苗。選徒。蕭蕭。毛傳之子。有司也。夏獵曰苗。蕭

蕭也。維繫車徒者。為有聲也。鄭箋于。曰也。建。桃。設

鹿搏獸于敖。毛傳敖。地名。鄭箋設。田獵搏獸也。敖。鄭

地。今近榮陽。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毛傳言諸侯來會也。赤芾金冑。

會同有釋。毛傳諸侯赤帶金馬，鳥蓮屨也。時見四會。殿見曰同。釋陳也。鄭箋金馬黃朱色也。

決拾既飲，引矢既調。毛傳決，鈎弦也。拾，送也。飲，利也。

鄭箋飲，謂手指相次比也。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

得射夫既同，助我舉柴。毛傳柴，積也。鄭箋既同，已射

同復將射之位也。雖不中，必助中者舉積禽也。

四黃既駕，兩駟不倚。毛傳言御者之良也。不失其馳，

舍矢如破。毛傳言習於射御法也。鄭箋御者之良，得

舒疾之中。射者之工，矢發則中，如摧破物也。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毛傳言不謹謹也。徒御不驚，大

傳詩蕭家。卷之十。五。車攻。

庖不盈。毛傳徒，輦也。御，御馬也。不驚，驚也。不盈，盈也。

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克君之庖，故自左膘而射

之。詳于右，鴈為上殺。射右耳木次之。射左，解達下。

備為下殺。而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

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田雖

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得取禽。

古者以辭讓取，不得以勇力取。鄭箋不驚，驚也。不盈

盈也。及其言美之也。射右耳木。射當為達三十者，每

禽三十也。之子于征，有聞無聲。毛傳有善聞而無誼諱之聲。鄭

箋晉人代鄭。陳成子救之。舍于柳舒之上去，數七里。殺人不

知。可謂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鄭箋

允，信。展，誠也。大成，謂致太平也。

車攻八章。章四句。

上焉。

吉日維戊，既伯既禴。毛傳維，維也。順類乘牲也。伯，馬祖

也。重物慎微，將用馬力，必先為之禴。其祖，禘禘禘也。

鄭箋戊，剛日也。故乘牲為順類也。田車既好，四牡孔

阜，升彼大阜，從其萃醜。鄭箋醜，衆也。田而升大阜，當

傳詩蕭家。卷之十。六。車攻。

禽獸之羣衆也。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毛傳外事以剛日。差，擇也。獸之

所同，鹿麋麋麋。毛傳鹿，鹿也。麋，麋也。衆多也。鄭箋同

聚也。麋，牡曰麋。麋復麋，言多也。漑沮之從，天子之所

毛傳漑，沮之水。鹿麋所生也。從，漑沮。驅禽而致天子

之所。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毛傳祁，大也。鄭箋祁當作麋。麋

麋也。中原之野，其有之。麋，麋也。或羣或友。毛傳

趨則儻儻，行則俟俟。駟三曰羣。二曰友。悉率左右，以

悉驅禽，願其左右之宜，以安待王之射也。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豨，殪此大兕。毛傳：殪，查

發而死，言能中微而制大也。鄭箋：豨，此曰豨。以御賓

客，且以酌醴。毛傳：饗醴，天子之飲酒也。鄭箋：御賓客

者，給賓客之御也。賓客，謂諸侯也。酌醴，酌而醴羣臣

以為祖賁也。

吉日四章，章六句。

傳庭燎，勤政也。

序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鄭箋：諸侯將朝，宣王以

夜未央之時，問夜早晚，美其能自勤以政事。

傳詩猶家

卷之十 小雅

七

吉日

因以箴者，王有鷄人之官，凡因事為期，則告之以

時，王不正其官而問夜早晚。

夜如何其，鄭箋：此宣王以諸侯將朝，夜起曰：夜如何

其，問早晚之辭。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

將。毛傳：央，且也。庭燎，大燭。君子，謂諸侯也。將將，鸞鑾

聲。鄭箋：夜未央，猶言夜未渠央也。而於庭設大燭，使

諸侯早來朝，聞鸞聲將將然。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正。君子至止，鸞聲噦噦。毛

傳：艾，久也。噦噦，明也。噦噦，徐行有節也。鄭箋：艾，木曰

艾，以言夜先鸞鳴也。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輝。君子至此，言觀其旂也。

傳：輝，光也。鄭箋：晨，明也。上二章聞鸞聲，今夜鄉明

我見其旂，是朝之時也。朝禮別色始入。

庭燎三章，章五句。

傳：汙水，念亂也。

序汙水，規宣王也。鄭箋：規者，正圓之器也。規，王仁思

也。以思親正君曰規。春秋傳曰：近臣盡規。

汙彼流水，朝宗于海。毛傳：與者，水流而入海，小就大也。喻諸侯朝

天子，亦猶是也。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駢彼

飛隼，載飛載止。鄭箋：載之言則也。言隼欲飛則飛，欲

止則止，喻諸侯之自驕恣，欲朝不朝，自由無所懼心

也。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毛傳：那

人，諸友，謂諸侯也。兄弟，同姓臣也。京師者，諸侯之父

母也。鄭箋：我，我王也。莫無也，我同姓異姓之諸侯。女

自恣聽不朝，無肯念此於禮法為亂者，女誰無父母

乎。言皆生於父母也。臣之道，資於事父以事君。

汙彼流水，其流湯湯。毛傳：言及縱無所入也。鄭箋：湯

湯，波流盛貌。喻諸侯奢僭，既不朝天子，復不事侯伯。

駢彼飛隼，載飛載揚。毛傳：言無所定止也。鄭箋：則飛

則揚。論諸侯出兵，安相使，伐念彼不蹟，載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毛傳：不蹟，不道也。弭，止也。鄭箋：彼彼諸侯也。諸侯不循法度，安與師出兵，我念之，憂不能忘也。

孰彼飛隼，率彼中陵。鄭箋：率，循也。隼，性待鳥雀而食。飛隼，陵阜者，是其常也。尚諸侯之守職，順法者，亦是其常也。民之訛言，鄭箋：毛傳：懲，止也。鄭箋：訛，偽也。言特不令小人好詐，偽為交易之言，使見怨咎，安然無禁也。我友敬矣，讒言其興。毛傳：疾王不能察，讓也。鄭箋：我，我天子也。友，謂諸侯也。言諸侯有敬其

傳詩嫡家 卷之十 小雅 九 河水 河水三章，二章八句，一章六句。傳無羊考牧也。職順法度者，譏人猶興其言，以毀惡之。王與侯伯不當察之。

序無羊，宣王考牧也。鄭箋：厲王之時，牧人之職廢，宣王始興而復之。至此而成，謂復先王牛羊之數。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牯。毛傳：黃牛黑肩曰牯，鄭箋：爾，女也。女，宣王也。宣王復古之政法，汲汲於其數，故歌此詩以解之也。誰謂女無羊，今乃三百頭，為一羣，誰謂女無牛，今乃羣者九十頭。

言其多矣，足如古也。爾羊來思，其角濈濈。毛傳：聚其角而息，濈濈然。鄭箋：言此者，美畜產得其所。爾牛來思，其耳濕濕。毛傳：呵而動其耳，濕濕然。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毛傳：訛，動也。鄭箋：言此者，美其無所驚畏也。爾牧來思，何筴何笠，或負其篋。毛傳：何，揭也。篋，所以備雨，笠，所以禦暑。鄭箋：言此者，美牧人寒暑飲食，各有備。三十維物，爾牲則具。毛傳：與毛色者三十也。鄭箋：牛羊之色異者三十，則女之祭祀，索則有之。

爾牧來思，以祈以蒸，以雩以雊。鄭箋：此言牧人有條力，則取薪蒸，搏禽獸，以米歸也。雩，曰薪，細曰蒸。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毛傳：矜，矜兢兢，以言堅強也。騫，虧也。崩，墜也。麾之以肱，畢來既升。毛傳：肱，臂也。升，升入羊也。鄭箋：此言馴擾從人意也。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維維旃矣。鄭箋：牧人乃夢，見太衆相與捕魚，又夢見旃與旃，占夢之官，得而獻之於宣王，將以占國事也。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毛傳：陰陽和則魚衆多矣。鄭箋：魚者，庶人之所以養也。今人衆相與捕魚，則是歲熟，相俱養之祥也。易中孚卦曰：豚魚吉，旃維旃矣。室家溱溱。毛傳：溱溱，衆也。

傳所以聚衆也。鄭箋：漆漆，子孫衆多也。

無羊四章章八句。

傳車奉祭視昏也。續說以上十一篇皆周宣中興以後之詩，故續於正小正之後。

序車奉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妖媚無道，並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

問關車之牽兮，思變季女逝兮。毛傳：與也。問關，設事也。變，美貌。季女，謂有齊季女也。鄭箋：逝，往也。大夫嫁

褒姒之爲惡，故嚴申設其牽，思得變然美好之少女。

傳詩嫡家

卷之十 小雅 王 無羊

有齊莊之德者，往迎之配幽王代褒姒也。既切而美

又齊莊庶其當王意，匪飢匪渴，德音來括。毛傳：括，會也。鄭箋：時，讒巧敗國，下民離散，故大夫汲汲欲迎季

女行道，雖飢不餓，雖渴不渴，說得之而來，使我王更

修德教，合會離散之人，雖無好友，式燕且喜。鄭箋：式，用也。我得德音而來，雖無同好之賢友，我猶用是燕

飲相慶且喜。

依彼平林，有集維鵲，辰彼碩女，令德來教。毛傳：依，茂

木貌。平林，林木之在平地者也。鵲，雉也。辰，時也。鄭箋

平林之木茂，則耿介之鳥集焉。喻王者有茂美之德，

則其時賢女來配之，與相訓告，改修德教。式燕且登，

好爾無射。鄭箋：爾，女。女王也。射，厭也。我於碩女來教，

則用是燕飲酒，且稱王之聲譽，我愛好王，無有厭也。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

女，式歌且舞。鄭箋：諸大夫親得賢女以配王，於是酒

雖不美，猶用之。此燕飲殺雖不美，猶會之，必皆庶幾

於王之變改，得輔佐之，雖無其德，用是歌舞相樂，喜

之至也。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鄭箋：陟，登也。登高岡者，必析其木以爲薪。析其木以爲薪者，爲

傳詩嫡家 卷之十 小雅 王 車桑

其葉茂盛，蔽岡之高也。此喻賢女得在王后之位，則

必辟除嫉妬之女，亦爲其蔽君之明。鮮我覯爾我心

寫兮。鄭箋：鮮，善觀見也。善乎我得見女如是，則我心

中之憂除去也。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騤騤，六轡如琴。毛傳：景，大

也。鄭箋：景，明也。諸大夫以爲賢女既進，則王亦度幾

古人有高德者，則慕仰之，有明行者，則而行之，其御

羣，使之有禮如御四馬，騤騤，持其教令使之調

均，亦如六轡，緩急有和也。覯爾新昏，以慰我心。毛傳

之憂也。新昏。季女也。

車拳五章。章六句。

卷之十一 小雅

聖門傳詩嫡家卷之十一

雅

吳興 初輯

小正傳考補 小正傳二十五篇 毛氏謂

則按小正大正有正有續有傳正者正也續者謂

其可續於正也傳則稍軼於正矣凡云傳者連承

其事而廣記之之謂雖亦正言其事其實不無深

文誦指於其間故謂之傳然而有小大之分焉小

大云者非王政大小之說而又云變小正變大正

似蓋與傳殊矣是不可不諦審諸

傳昭王南口口口口大夫變之賦鼓鐘續說 昭王

傳詩嫡家 卷之十一 小雅 鼓正傳

名殿成王孫康王劍之于南游於荆荆人膠舟以

進渡漢膠液舟解王溺而崩測此詩序以為刺幽

王蘇氏王氏皆仍其說歐陽公以為旁考詩書史

記皆無幽王東至徐淮之事誠未可以為幽王作

樂于淮上也而傳以為昭王南游之事殊全謬然

第荆漢去淮遠甚而淮水云云又如何

序鼓鐘刺幽王也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毛傳幽王用樂不與

德比會諸侯於淮上鼓其淫樂以示諸侯賢者為之

憂傷鄭箋為之憂傷者嘉樂不野合儀象不出門今

於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尤甚。淑人君子。懷
况不忘。鄭箋淑善懷至也。古者善人君子。其用禮樂
各得其宜。至信不可忘。

鼓鐘喑喑。淮水潛潛。憂心且悲。毛傳喑喑猶將將。潛
潛猶湯湯。悲猶傷也。淑人君子。其德不回。毛傳回邪
也。

鼓鐘代躡。淮有三洲。憂心且如。毛傳躡太鼓也。三洲
淮上地。如助也。鄭箋如之言悼也。淑人君子。其德不
猶。毛傳猶若也。鄭箋猶當作猶。猶也。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毛傳欽欽言使人樂
進也。笙磬東方之樂也。同音四縣皆同也。鄭箋同音
者謂堂上堂下。八音克諧。以雅以南。以箒不僂。毛傳
為雅為南也。舞四夷之樂。大德廣所及也。東夷之樂
曰昧。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柝。非夷之樂曰
禁。以為箒舞若是。為和而不僂矣。鄭箋雅萬舞也。萬
也。南也。箒也。三舞不僂。言進退之雅也。周樂尚武。故
謂萬舞為雅。雅正也。箒舞。文樂也。

鼓鐘四章。章五句。思按幽工無東巡之事。先儒疑
之。傳以為昭王。而鄭於中候握河亦注云。昭王時
鼓鐘之詩所為作者。孔疏云。鄭時未見。毛詩依三

家為說也。然則齊魯韓皆同傳說。而鄭亦因之。獨
毛氏異耳。左傳云。昭王南征。而不復。安知其非自
徐淮而後。至于荆漢者耶。

傳圻招。招。此詩序以祈父名篇。亦以為刺宣王。呂東萊
曰。未見必為宣王之事。余甚然之。傳以為祭公云
云。殊令謬然。今考圻招者。即祈父也。酒誥曰。祈父
薄圻。祭九峰曰。祈父追逐違命者也。追逐違命。則
不道矣。今玩闕文。似云圻招違命不道。雅王之征
祭公之諫。有以哉。况述民怨之說。於詩古便已了
然。

序祈父。刺宣王也。鄭箋刺其用祈父不得其人也。言
非其人。則職廢。祈父之職。掌六軍之事。有九伐之
法。祈圻畿同。

祈父。毛傳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鄭箋此司
馬也。時人以其職號之。故曰祈父。書曰。若疇祈父。謂
司馬也。司馬掌祿士。故司士屬焉。又有司右主勇力
之士。子王之爪牙。胡轉子于恤靡所止居。毛傳恤憂
也。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羗戎為患。鄭箋予我轉移也。
此勇力之士。責司馬之辭也。我乃王之爪牙。爪牙之

傳圻招。招。此詩序以祈父名篇。亦以為刺宣王。呂東萊
曰。未見必為宣王之事。余甚然之。傳以為祭公云
云。殊令謬然。今考圻招者。即祈父也。酒誥曰。祈父
薄圻。祭九峰曰。祈父追逐違命者也。追逐違命。則
不道矣。今玩闕文。似云圻招違命不道。雅王之征
祭公之諫。有以哉。况述民怨之說。於詩古便已了
然。

士當爲土開守之衛。女何移我于憂。使我無所止居。平。謂見使從軍。與羗戎戰於千畝而敗之時也。六軍之士。出自六卿。法不取于王之爪牙之士。

祈父予王之爪士。毛傳。士。事也。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毛傳。底。至也。

祈父豈不聰。毛傳。豈。誠也。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瘠。毛傳。尸。陳也。熟。今日。黃。鄭箋。已從軍而母爲父陳。陳。飲食之具。自傷不得供養也。

祈父三章。章四句。愚按春秋昭十二年左傳。楚右。子辛。曰。伊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父之詩以止王心。其說。與此傳正合。然所誦之詩則異於此。不知何解。豈。所指卽此詩而于革因事托諷。或以意易其語耶。

傳懿王之時大夫勞於王事賦北山。續說。懿王。名。繁。扈。共王子。

序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鄭箋。言。我也。登山而采杞。非可。食之物。喻已行役不得其車。借借士子。朝夕從事。毛。傳。借借。強壯貌。士子。有王事者也。鄭箋。朝夕從事。言。

傳詩勸家。卷十一。小雅。四。祈父。

傳詩勸家。卷十一。小雅。五。北山。

傳詩勸家。卷十一。小雅。五。北山。

傳詩勸家。卷十一。小雅。五。北山。

傳詩勸家。卷十一。小雅。五。北山。

傳詩勸家。卷十一。小雅。五。北山。

傳詩勸家。卷十一。小雅。五。北山。

傳詩勸家。卷十一。小雅。五。北山。

傳詩勸家。卷十一。小雅。五。北山。

傳詩勸家。卷十一。小雅。五。北山。

不得休止。王事靡盬。憂我父母。鄭箋。靡。無也。盬。不堅。固也。王事無不堅固。故我當盡力勤勞於役。久不得。歸。父母思已而憂。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毛傳。溥。大。率。循。濱。涯也。鄭箋。此言王之土地廣矣。王之臣又衆。

矣。何求而不得。何使而不行。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毛傳。賢。勞也。王不均。大夫之使。而專以我有賢才之。故獨使我從事於彼。有苦之辭。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毛傳。彭。彭然不得息。傍。傍然不。得已。嘉我未老。解我方將。毛傳。壯也。鄭箋。嘉。解。皆。

善也。王善我年未老乎。善我方壯乎。何獨久使我也。旅力方剛。經營四方。毛傳。旅。衆也。鄭箋。王謂此事衆。之氣力方盛乎。何乃勞苦。使之經營四方。

或燕燕居息。毛傳。燕。安息貌。或盡瘁事國。毛傳。盡。力勞病以從國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鄭箋。不。已。猶不止也。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毛傳。叫。號。呼召也。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毛傳。鞅。掌。失容也。鄭箋。鞅。猶何也。

或湛湛飲酒。或慘慘畏咎。鄭箋。咎。猶罪過也。或出入。

傳詩勸家。卷十一。小雅。五。北山。

傳詩勸家。卷十一。小雅。五。北山。

傳詩勸家。卷十一。小雅。五。北山。

傳詩勸家。卷十一。小雅。五。北山。

傳詩勸家。卷十一。小雅。五。北山。

傳詩勸家。卷十一。小雅。五。北山。

傳詩勸家。卷十一。小雅。五。北山。

傳詩勸家。卷十一。小雅。五。北山。

傳詩勸家。卷十一。小雅。五。北山。

風議或靡事不為鄭箋風猶放也。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傳曰王之時大夫避口口口口賦綿蠻西按大

夫避之云者與思有所托之意未嘗不相通。

序綿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志微賤不肯

飲公教誡之故作是詩也鄭箋微臣謂士也古者

卿大夫出行工為木介工之祿燕或因於資財則

當賜贍之幽工之時國亂禮廢恩薄大不念小尊

不恤賤故本具亂而刺之。

綿蠻黃鳥止于丘阿毛傳與也綿蠻小鳥貌丘阿曲

傳詩摘家 卷十一 小雅 六 綿蠻

阿也鳥止於阿人止於仁鄭箋止謂飛行所止托也

與者小鳥知止于丘之曲阿靜安之處而託息焉喻

小臣擇卿大夫有仁厚之德者而依屬焉道之云遠

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鄭箋在罔依屬於卿大夫之仁者至於為末介從而

行道路遠矣我罷勞則卿大夫之恩空如何乎渴則

予之飲命則予之食事未至則豫教之臨事則誨之

車敗則命後車載之後車俸車也。

綿蠻黃鳥止于丘阿鄭箋丘阿丘角也豈敢憚行畏

不能趨鄭箋憚難也我罷勞車又敗豈敢難徒行乎

畏不能及特疾至也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

謂之載之。

綿蠻黃鳥止于丘阿鄭箋丘阿丘角也豈敢憚行畏

不能趨鄭箋憚難也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

謂之載之。

綿蠻三章章八句。

傳鴨工信讒大夫憂之賦青蠅納說厲王引夷王子

音使衛巫監諫是其信讒

序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營營青蠅止于棘毛傳與也營營往來貌棘藩也鄭

箋與者蠅之為蟲汗白使黑汗黑使白喻佞人變亂

善惡也言止于藩欲外之令遠物也豈第君子無信

讒言鄭箋豈第樂易也。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鄭箋極猶已

也。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搆我二人鄭箋搆合也

合猶交亂也。

青蠅三章章四句。

傳厲王之時諸侯勞口口口賦小東測按此詩篇名

亦以為大東傳以為小東總是東方之國大者小

者皆不能堪。而為此詩也。

序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

詩以告病焉。鄭箋譚國在東。故其大夫尤苦征役

之事也。魯詩公十年齊師滅譚。

有饜盭殮。有棘棘七。毛傳典也。饜。精。盭。貌。殮。熟食。謂

黍稷也。棘。長貌。七。所以載鼎食。棘。赤心也。鄭箋殮者

客始至。主人所設之禮也。凡殮。喪。俛。以其爵等為之。

牢禮之數。陳與者。謂古者天子。施子之恩。於天下。厚。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毛傳如砥。貢賦平均也。如矢。賞

罰不偏也。君子所慎。小人所視。鄭箋此言古者天子

傳詩嫡家 **卷十一** 小雅 **八** 大東

之恩厚也。君子皆法效而履行之。其如砥。矢之平。小

人又皆視之。共之無怨。瞻言顧之。潛焉出涕。毛傳瞻

反顧也。涕。涕下貌。鄭箋言我也。此二事者。在乎前世

過而去矣。我從今顧視之。為之出涕。傷今不如古。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毛傳空。盡也。鄭箋小也。大也。謂

賦歛之多少也。小亦於東。大亦於東。言其政偏。失砥

矢之道也。譚無他貨。維絲麻耳。今盡杼柚不作也。糾

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毛傳佻佻。獨

行貌。公子。譚公子也。鄭箋葛屨。夏屨也。周行。周之列

位也。言時財貨盡。雖公子衣屨不能適時。乃夏之草

屨。今以履霜。送轉餽。因見使行周之列位者。而發幣

焉。言雖困乏。猶不得止。既往。既來。使我心疚。鄭箋既

盡。疚。病也。言譚人自虛竭。餽送而往。周人則空盡受

之。曾無反幣。饋禮之患。是使我心傷病也。

有冽沈泉。無浸穫新。契契寤歎。哀我憚人。毛傳列。寒

意也。側出曰沈泉。穫。艾也。契。契。憂苦也。憚。勞也。鄭箋

穫。落木名也。既伐而折之。以為薪。不欲使沈泉浸之。

浸之。則將溼腐。不中用也。今譚大夫契契憂苦。而寤

歎。哀其民人之勞苦者。亦不欲使周之賦歛。小東大

東。極盡之。極盡之。則將困病。亦猶是也。薪是穫。新。尚

傳詩嫡家 **卷十一** 小雅 **九** 大東

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毛傳載。載乎意也。鄭箋

薪是穫。薪者。析是穫。薪也。尚。庶幾也。庶幾。析是穫。薪

可載而歸。蓄之以為家用。哀我勞人。亦可休息。養之

以待國事。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毛傳東人。

譚人也。來。勤也。西人。京師人也。粲粲。鮮盛貌。鄭箋職。

主也。東人勞苦。而不見謂勤。京師人衣服鮮潔。而逸

豫。言王政偏甚也。自此章以下。言周道衰。其不言政

偏。則言象官廢職。如是而已。舟人之子。熊羆是裘。毛

傳舟人。舟析之人。熊羆。是裘。言富也。鄭箋舟當作周。

案當作求聲相近故也。周人之子謂周世臣之子孫。退在賤官使侍熊羆在冥氏元氏之職私人之子百。儻是試毛傳私人私家人也是試用於百官也。鄭箋此言周衰羣小得志。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毛傳或醉於酒或不得漿。韜韜佩遂不以其長。毛傳韜韜王貌。璫璫也。鄭箋佩璫者以璫玉為佩。佩之韜韜然居其官職非其才之所長也。徒美其佩而無其德。刺其素珍。維天有漢監亦有光。毛傳河天河也有光而無所明。鄭箋監視也。喻王閭置官司而無督察之實。鼓彼織女終日七襄。毛傳

傳詩婦家。卷十一 小雅 十 大東 鼓陽貌。襄及也。鄭箋襄。繫也。駕謂更其肆也。從旦莫。七辰一移。因謂之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毛傳不能反報成章也。鄭箋織女有織名。爾駕則有西無東。不如人織。相反報成文章。皖彼牽牛不以服箱。毛傳皖明星貌。何鼓謂之牽牛。服箱也。箱大車之箱也。鄭箋以用也。牽牛不可用於北服之箱。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毛傳日且出謂明星為啓明。日既入謂明星為長庚。庚續也。鄭箋啓明長庚皆有動日之名。而無實光也。有捄天畢載施之行。毛傳捄畢貌。畢所以掩兔也。何嘗見其可用乎。

鄭箋祭器有畢者。所以耶載。禹書。今天畢則施於行列而已。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毛傳。捄也。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捄。毛傳翕。合也。鄭箋翕。猶引也。引舌者。謂上星相近。大東七章章八句。傳屬王不禮於諸侯。口口相戒以避之。賦苑柳。續說。厲王暴虐。觀其執齊哀公而烹之。空諸侯之恩。避之矣。則序說亦同。第相戒以避於詩文更覺親切。序苑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傳詩婦家。卷十一 小雅 十 大東 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有苑者柳不尚息焉。毛傳與也。苑。茂木也。鄭箋尚。庶幾也。有苑然枝葉茂盛之柳。行路之人。豈有不厭幾欲就之止息乎。與者喻王有盛德。則天下皆庶幾願往朝焉。憂今不然。上帝甚蹈。無自暱焉。毛傳暱。動。暱迎也。鄭箋暱。讀曰悅。上帝乎者。慰之也。今幽王暴虐不可以朝事。甚使我心中悼病。是以不從而近之。釋已所以不朝之意。俾予靖之。後予極焉。毛傳靖。治極至也。鄭箋靖。謀。俾。使。極。誅也。假使我朝王。王留我使我謀政事。王信讒不察功考績。後反誅放我。定言王

刑罰不中。不可朝事也。

有苑者柳。不尚渴焉。毛傳。渴。息也。上帝甚誦。無自瘳。

焉。毛傳。瘳。病也。鄭箋。瘳。接也。俾予靖之。後予邁焉。鄭

箋。邁。行也。行。亦放也。春秋傳曰。予將行之。

有鳥高飛。亦俾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鄭箋。傳。臻。

皆至也。彼人。斥幽王也。鳥之高飛。極至于天耳。幽王

之心。於何所至乎。言其轉側無常。人不知其所屆。屆

手靖之。居以凶稔。毛傳。易。害。稔。危也。鄭箋。王何為使

我謀之。隨而罪我。居我凶危之地。謂四裔也。

苑柳三章。章六句。愚按詩故亦以苑柳為厲王之

傳詩。鄭家

卷十一 小雅

三

苑柳

詩。

傳。厲王出居于彘。賦。小明。積說。出。謂自內

而之外。居者。天子有天下。溥天率土。皆其所至。居

春秋書天王出居于鄭。書法本此。測。按此詩序以

為大夫悔仕於亂世。而呂東萊從之。蓋止因篇中

自貽伊戚之句耳。其實以為久役懷歸。因勞思逸

而寄語僚友之處者。似於文義為盡。傳以為厲王

出居于彘。其闕文當是大夫從之四字。蓋從王者

若而勞。在都者樂而逸。故篇本安處安息之說。為

諄諄也。最近河。乃秦地。以諸國之地。里言之。秦晉

在西。其餘多在東南。由他國至秦晉。多西行。故曰

我征徂西。秦地產芄。故曰芄野。共人云者。不是泛

泛之稱。如恭人哲人等類。此詩前三章。皆曰共人。

後二章。又皆曰靖共。通篇不脫共之一字。不為無

意。考厲王流彘之時。十四年之內。周召二公為政

號曰共和。故從王於彘。指在都共和者。為共人

而念之也。夫在都共和。則為安處為安息。故又戒

之曰無恒安處。無恒安息。安處安息者。即共人也。

正所謂嗟爾君子者也。然共豈易易哉。必非喜功

生事不安於位者之所能。故又必勉之以靖共也。

傳詩。鄭家

卷十一 小雅

三

小明

靖共而後可為共和。

序。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鄭箋。名篇曰小明者。言

幽王日小其明。厲其政事。以至於亂。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鄭箋。明明上天。喻王者當光明

如日之中也。照臨下土。喻王者當察理天下之事也。

揀時幽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我征徂西。至于芄野。

二月初吉。載離寒暑。毛傳。芄野。遠荒之地。初吉。朔日

也。鄭箋。征。行。徂。往也。我行徂之西方。至於遠荒之地。

乃以二月初朔日始行。今則更夏暑冬寒矣。尚未得歸。

詩人。故伯之大夫使述其方之事。遭亂世勞苦而悔

仕。心之憂矣其毒大甚。鄭箋：憂之甚。心中如有藥毒也。念彼共人。涕零如雨。鄭箋：共人，皆共爾位以待賢者之君，豈不懷歸，畏此罪罟。毛傳：罟，網也。鄭箋：懷，思也。我誠思歸，畏此刑罪羅網，我故不敢歸爾。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毛傳：除，除陳生新也。鄭箋：四月為除。昔我往至於允野，以四月自謂其時，若仰視，何言其還。乃至歲晚，尚不得歸。念我獨今，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惓惓不暇。毛傳：惓，勞也。鄭箋：孔，其。庶，衆也。我事獨其衆，勞我不暇。皆言王政不均，臣事不同也。念彼共人，惓惓懷爾。鄭箋：惓，有

往仕之志也。豈不懷歸，畏此謫怒。昔我往矣，日月方臬。毛傳：臬，爰也。曷云其還，政事愈感。歲聿云莫，采蕭穫菽。毛傳：感，促也。鄭箋：愈，猶益也。何云其還，乃至於政事更益促急。歲晚，乃至采蕭穫菽，尚不得歸。心之憂矣，自詒伊戚。毛傳：戚，憂也。鄭箋：詒，遺也。我冒亂世而仕，自遺此憂，悔仕之辭。念彼共人，與言出宿。鄭箋：興，起也。夜卧起宿於外，憂不能宿於內也。豈不懷歸，畏此反覆。鄭箋：反覆，謂不以正罪見罪。

嗟爾君子，無恆安處。鄭箋：恒，常也。嗟女君子，謂其友

其非未仕
亦不仕

未仕者也。人之居無常安之處，謂當安安而能遷。孔子曰：鳥則擇木，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與女。毛傳：靖，謀也。正直為正。能正人之曲曰直。鄭箋：共，具式。用，效。善也。有明君謀具汝之爵位，其志在於與正直之人為治，神明若祐而聽之，其用善人，則必用女。是使聽乎天命，不汲汲求仕之辭。言女位者，位無常主，賢人則是。

嗟爾君子，無恆安息。毛傳：息，猶處也。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毛傳：介，助也。景，大也。鄭箋：好，猶與也。介，助也。神助聽之，則將助女以大福。謂遭是

明君，道施行也。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傳：尹伯奇。□□後母，鄰大夫閔之。賦：小弁。積說于黃劉，向趙岐皆以此為尹伯奇事，是也。小序：邇曰：刺幽王也。太子之傳作焉。夫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太子臣且子，其傳何人。願可刺王，且宥曰：弑逆之賊，又安得有親親之仁。而孟子稱之。孔子作春秋，以誅亂賊，託始平王。其旨深矣。豈肯錄其怨父之詞，以示後世而不之削乎。惟鄰大夫比肩事王，則於言前有友道焉。

朋友責善。固其責也。訓余嘗讀此詩至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亦嘗竊疑之。謂仁人孝子。雖怨其親。不害至此。然直以為作者之過。初不知有尹伯奇之說。今山傳而釋。則所謂君子云云者。似皆鄰大夫以之。加於古而者。則中渙然如水釋矣。且據此以釋三章之詞。當言人之生也。靡瞻匪父。靡依匪母。我獨不屬於毛。不離于裏。分明謂出于後母。非求育我者也。

序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

弁彼揚斯。歸飛提提。毛傳也。弁。樂也。樂。早居。早居。

傳詩歸家 卷十一 小雅 六 小弁

雁鳥也。提提。羣貌。鄭箋。樂乎彼雁鳥。出食在野。甚飽。

羣飛而歸。提提然。與者。皆凡人之父子兄弟。出入宮庭。相與飲食。亦提提然樂。傷今太子獨不。民莫不敬。

我獨于罹。毛傳。幽王取由女。生太子宜咎。又說褒姒。

生子伯服。立以為后。而放宜咎。將殺之。鄭箋。穀。養。于。

曰。罹。憂也。天下之人。無不父子相養者。我太子獨不。

然。曰。以憂也。何辜于天。我罪伊何。毛傳。舜之怨慕。日。

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踽踽周道。鞠為茂草。毛傳。踽踽。平易也。周道。周室之。

通道。鞠。窮也。鄭箋。此喻幽王信褒姒之譏。亂其德政。

使不通於四方。我心憂傷。惄焉如疇。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疇如疾首。毛傳。惄。思也。疇。心疾也。鄭箋。不脫冠衣而寐。曰假寐。疾。猶病也。

維桑與梓。必恭必敬。止。毛傳。父之所樹。已尚不敢不恭。

敬。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於毛。不離于裏。毛傳。毛。

在外陽。以言父。裏在內陰。以言母。鄭箋。此言人無不。

瞻仰其父。取法則者。無不依恃其母。以長大者。今我。

獨不得父皮膚之氣乎。獨不處母之胞胎乎。何曾無。

恩於我天。之生我。我辰安在。毛傳。辰。時也。鄭箋。此言。

我生所值之辰。安所在乎。謂六物之吉凶。

傳詩歸家 卷十一 小雅 七 小弁

蒹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漙者澗。萋萋渭沔。毛傳。蜩。蟬。

也。嘒。聲也。漙。深貌。澗。澗也。鄭箋。柳木茂盛。則多。

蟬。淵深而旁生。萋。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譬彼舟。

流。不知所屆。鄭箋。屆。至也。言今太子不為王及后所。

容。而見放逐。狀如舟之流行。無制之者。不知終所至。

也。心之憂矣。不遑假寐。鄭箋。遑。暇也。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維之朝雉。尚求其雌。毛傳。伎伎。

舒貌。謂鹿之奔走。其足伎伎然舒也。鄭箋。雌。雉鳴也。

尚猶也。鹿之奔走。其勢宜疾。而足伎伎然舒。留其羣。

也。雉之鳴。猶知求其雌。今太子之放棄。其妃匹不得。

與之去。又鳥獸之不如。譬彼壞木。疾用無枝。毛傳：壞，塊也。謂傷病也。鄭箋：太子放逐而不得生子。猶內傷病之木。內有疾故無枝也。心之憂矣。寧莫之知。鄭箋：寧，猶曾也。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墜之。毛傳：墜，路家也。鄭箋：相，視。投，掩行道也。視，被人將掩兔。尚有先擊之者。道中有死人。尚有覆墜之。成其墜者。言此所不知。其心不忍。君子秉心。維其忍之。鄭箋：君子，斥幽王也。其，誰也。言王之執心。不如此。二人，心之憂矣。涕，既墜之。毛傳：墜，隊也。

傳詩勸家 卷十一 小雅 未 弁

君子信讒。如或醜之。鄭箋：醜，醜也。如，醜之者。謂受而行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鄭箋：惠，愛。究，謀也。王不受太子。故聞讒言。則放之。不舒謀也。伐木，擗矣。析薪，批矣。毛傳：伐木者，擗其巔。析薪者，隨其理。鄭箋：擗其巔者，不欲妄踏之。批，謂觀其理也。必隨其理者，不欲妄擗折之。以言今王之遇太子。不如伐木析薪也。舍，設有罪。亡之，佗矣。毛傳：佗，加也。鄭箋：舍，褒。奴，讒言之罪。而妄加我太子。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毛傳：浚，深也。鄭箋：山高矣。人登其巔。泉深矣。人入其淵。以言人無所不至。雖逃避之。

猶有默存者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鄭箋：由，通也。王無輕用讒人之言。人將有屬耳于壁而聽之者。知玉有所受之。知玉心不正也。無逝我梁。無發我筮。鄭箋：逝，之也。之人梁，發人筮。此必有盜魚之罪。以言

寢恤我後。毛傳：念父孝也。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然。孟子曰：固哉。人高叟之為詩也。有越人於此。關弓而射之。我則談笑而道之。無他。疎之也。兄弟鬩弓而射我。我則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然則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

傳詩勸家 卷十一 小雅 未 小弁

高叟之為詩。曰：凱風。何以不怨。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疎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疎。不孝也。不可磯。亦不者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鄭箋：念父孝也。太子念王。將受讒言不止。我死之後。懼復有被讒者。亦無如之何。故自決云。我身尚不能容。何暇乃憂我死之後也。

小弁八章。章八句。
傳幽王曰。曰。曰。賦巷伯。
虐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鄭箋：長

伯奄官。寺人內小臣也。奄官上士四人。掌王后之命。於宮中為近。故謂之巷伯。與寺人之官相近。使人謂寺人。寺人又傷其將及巷伯。故以名篇。

妻今非今。成是貝錦。毛傳。非也。妻非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也。鄭箋。錦文者。文如餘泉。餘帛之貝文也。典者。翰譏人。其作已過。以成於罪。猶女工之集采色。以成錦文。彼諧人者。亦已人其罪。其人其言。謂使已得重罪也。

嗟兮嗟兮。成是南箕。毛傳。嗟。大貌。南箕。箕星也。後之言。是必有因也。斯人自謂。辭之不吝也。昔者。顏叔子。獨處于室。鄰之釐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至。顏叔子納之。而使執婦。故乎且而蒸。盡。縮屋而繼之。自以為辟嫌之不審矣。若其審者。宜若魯人然。魯人有男子獨處于室。鄰之釐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而至。室壞。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而不納。婦人自牖與之言曰。子何為不納我乎。男子曰。吾聞之也。男子不六十不問居。今子勿吾亦勿。不可以納子。婦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姬不遠門之女。國人不知其亂。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曰。欲學柳下惠。

傳詩新象 卷十一 小雅 巷伯

者。未有似於是也。鄭箋。箕星。嗟然。雖狄而舌虺。今譏人之因寺人之近嫌。而成言其罪。猶因箕星之嗟而後大之。彼諧人者。誰適與謀。鄭箋。適。往也。誰往就女謀乎。怪其言多且巧。

緝緝翩翩。謀欲譁人。毛傳。緝緝。口舌聲。翩翩。徂來貌。慎爾言也。謂爾不信。鄭箋。慎。誠也。女誠心而後言。王將謂女不信。而不受。欲其誠者。惡其不誠也。

捷捷幡幡。謀欲譁言。毛傳。捷捷。猶緝緝也。幡幡。猶翩翩也。豈不爾受。既其女遷。毛傳。遷。去也。鄭箋。遷之言。訕也。至余卒。將不受女言乎。已則亦將復訕譁女。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毛傳。好好。喜也。草草。勞心也。鄭箋。好好者。喜譁言之人也。草草。憂將妄得罪也。蒼天蒼天。視彼驕人。於此勞人。

彼譁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譁人。投畀豺虎。毛傳。投。棄也。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毛傳。北方寒涼而不毛。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毛傳。昊。昊天也。鄭箋。付與昊天。制其罪也。

楊園之道。猗于畝丘。毛傳。楊園。園各。猗。加也。畝丘。丘名。鄭箋。欲之。楊園之道。當先歷畝丘。以言此譁人。欲譁大臣。故從近小者始。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百君。

傳詩新象 卷十一 小雅 巷伯

子敬而聽之。毛傳：寺人而曰孟子者，罪已定矣，而將

踐刑，作此詩也。鄭箋：寺人，王之正內五人，作也。五

子起而為此詩，欲使衆在位者慎而知之。既言寺人

復自言孟子者，自傷將去此官也。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疏

六句。

傳：大夫傷於讒，賦巧言。

庭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懣懣。毛傳：懣，大

也。鄭箋：懣懣，思也。懣，救也。我憂思乎昊天，愆王也。始

傳：詩精家。卷十一 小雅 五 巷伯

者言其且為民之父母，今乃刑殺無罪無辜之人，為

亂如此，其及慢無法度也。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

大懼，予慎無辜。毛傳：威，畏懼也。懣懣，已泰，皆言甚

也。昊天乎，王甚可畏，王甚放慢，我誠無罪而罪我。

亂之初生，僻始既訕。毛傳：僻，放也。訕，容也。鄭箋：僻，不信

也。既訕，訕，訕也。王之初生，亂萌，羣臣之言，不信與信

盡同之，不別也。亂之又生，君子信讒，鄭箋：君子，斥在

位者。在位者信讒人之言，是復亂之所生。君子如怒，

亂庶遄沮。毛傳：遄，疾也。沮，止也。鄭箋：君子見讒人如怒

自之，則此亂庶幾可疾止也。君子如怒，亂庶遄已。毛

傳：君子見讒人如怒，亂庶遄已。毛

傳：社，福也。鄭箋：福者，福賢者，謂爵祿之也。如此，則亂

亦庶幾可疾止也。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毛傳：凡國有疑會同，則用盟而

相要也。鄭箋：屢，數也。盟之所以數者，由世衰亂，多相

背違，時見口會，殷見曰同，非此時而盟，謂之數。君子

信盜，亂是用暴。毛傳：盜，逃也。鄭箋：盜，謂小人也。春秋

傳曰：賊者，窮諸盜盜言孔耳。亂是用餒。毛傳：餒，進也。

匪其止共，維王之功。鄭箋：功，病也。小人好為讒佞，既

不共其職事，又為工作病。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

傳：詩精家。卷十一 小雅 五 巧言

子忖度之，躍躍龜兔，遇犬獲之。毛傳：奕奕，大貌。秩秩，

進知也。莫，謀也。龜兔，獲免也。鄭箋：此四事者，言各有

所能也。四已能，則度，亂人之心，故列道之耳。猷，道也。

大道，治國之禮法。遇犬，犬之馴者，謂田犬也。

往涿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毛傳：往，集

柔意也。柔木，桐梓梓漆也。鄭箋：此言君子樹善木，如

人心思數善言而出之，善言者往亦可行來亦可行。

於彼亦可於己亦可，是之謂行也。蛇蛇碩言，出自口

矣。毛傳：蛇蛇，淺意也。鄭箋：碩，大也。大言者不顧其行，

從口出，非由心也。巧言如黃顏之厚矣。鄭箋：顏之

厚矣。鄭箋：顏之厚矣。鄭箋：顏之厚矣。

厚者。出言虛偽。而不知慙於人。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毛傳水草交謂之麋。鄭箋何人

者。斥諛人也。賤而惡之。故曰何人。無拳無勇。職為亂

階。毛傳奉力也。鄭箋言勇力者謂易誅除也。此人主

為亂作階。言亂由之來也。既微且廋。爾勇伊何。毛傳

疥癬為微。腫足為廋。鄭箋此人居下濕之地。故生微

腫之疾。入憎惡之。故言女勇伊何。何所能也。為猶將

多爾。居徒幾何。鄭箋猶謀將人也。女作諛後之謀大

多。女所與居之衆幾何人。素能然乎。

巧言六章。章八句。詩經 卷十一 小雅 巧言

序。小旻。大夫刺幽王也。鄭箋所刺列於十月之交。用

無正為小。故曰小旻。亦當為刺厲王。

旻天疾威。敷於下土。毛傳敷布也。鄭箋旻天之德。疾

王者以刑罰威恐萬民。其政教乃布於下土。言天子

偏如。謀猶回遘。何日斯沮。毛傳回邪。遘。撞也。鄭

箋猶道。沮。止也。今王謀為政之道回辟。不循旻天之

德。已甚矣。心稍不悛。何日此惡將止。謀滅不從。不滅

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邇。毛傳邇。病也。鄭箋滅善也。

謀之善者不從。其不善者反用之。我視王謀為政之

道。亦甚病天下。

滄滄。誠訛。亦孔之哀。毛傳滄滄。患其上。訛。訛然。思不

稱其上。鄭箋臣不事君。亂之階也。甚可哀也。謀之其

滅。則具是違。謀之不滅。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

底。鄭箋于。往。底。至也。謀之善者。俱背違之。其不善者

依就之。我視今君臣之謀道。往行之將何所至乎。言

必至於亂。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毛傳猶。道也。鄭箋猶。圖也。卜筮

數而瀆龜。龜靈厭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言雖得

非古。繇不中。謀夫孔多。是用不集。毛傳集。就也。鄭箋

得。事者衆。而用賢者。非其田奪。莫適可從。故所為不

辰。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毛傳謀人之國。國危則死

之。古之道也。鄭箋謀事者衆。訥訥滿庭。而無敢決。當

是非事者不成。誰云已當其咎責者。言小人爭知而

讓過。如匪行邁謀。是川不得于道。鄭箋匪。非也。君臣

之謀事如此。與不行而坐圖遠近。是於道路。無進於

道。步。以異乎。

家哉。為猶。匪先民是程。非大猶是經。維爾言是聽。維

爾言是爭。毛傳古曰在昔。昔曰先民。程。法。經。常。猶。道

也。爭。為近言。鄭箋家哉。今之君臣。謀事不用古

人之法。不循大道之常而徒聽順近言之同者爭言之異者言見動輒則泥陷不至於遠也。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毛傳潰遂也。鄭箋如當路築室得人而與之謀所為路人之意不同故不得遂成也。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靡或哲或謀或肅或艾。毛傳靡止言小也。人有通聖者有不能者亦有明哲者有聰謀者艾治也。有恭肅者有治理者。鄭箋靡無止禮。應法也。言天下諸侯今雖無禮其心性猶有通明者有賢者民雖無法其心性猶有知者有謀者有肅者有艾者。王河不得焉置之於位而任之為治乎。

詩經卷十一 小雅 毛傳 小其

欲王敬用五事以明天道故云然。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鄭箋淪率也。王之為政者如原泉之流行則清無相牽率為惡以自濁敗。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毛傳馮陵也。徒涉曰馮河徒搏曰暴虎。一非也。他。不敬小人之危殆也。鄭箋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之害而無知當畏慎小人能危下也。蹇蹇兢兢。毛傳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如臨深淵。毛傳恐墜也。如履薄冰。毛傳恐陷也。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傳。不同。大約兄弟遭亂相戒免禍其指不能為異同焉。

皇小苑大夫刺幽王也。鄭箋亦當為刺厲王。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毛傳曲也。苑小貌。鳴鳩。鶻鶻。翰高戾望也。行小人之道責高明之功終不可得。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毛傳先人文武也。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毛傳明發發夕王明。

維翰維家。卷十一 小雅 毛傳 小其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毛傳溫正也。勝也。鄭箋中正道。知之人飲酒雖醉猶能溫藉。自持以勝彼昏不知守醉日富。毛傳醉而日富矣。鄭箋昏昏無知之人。彼酒一醉自謂日益富夸者自恣以財賂人。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毛傳又復也。鄭箋今女君臣各敬慎威儀天命所去不復來也。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毛傳中原原中也。菽。豆也。力采者則得之。鄭箋菽生原中非有土也。以喻下位無菽家也。勤於德者則得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毛傳螟蛉。桑蟲也。蜾蠃。蒲盧也。負。持也。鄭箋蒲盧取桑蟲之

子負持而去。煦姬養之以成其子。喻有萬民不能治。則能治者將得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鄭箋。式用穀善也。今有教誨女之萬民。用善道者。亦似滿虛。言將得而子也。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毛傳。題。視也。脊令。不能自舍。君子有取節爾。鄭箋。題之為言。視聯也。載之言則也。則飛則鳴。翼也。口也。不有止息。我日斯邁。而月斯征。鄭箋。我王也。邁。征。皆行也。王日此行。謂日視朝也。而月此行。謂月視朝也。先王制此禮。使君與羣臣議政。事日有所決。月有所行。亦無時止息。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毛傳。忝。辱也。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毛傳。交交。小貌。桑扈。鷦鷯也。言上為亂政而求下之治。終不可得也。鄭箋。鷦鷯。肉食。今無肉而率場啄粟。失其天性。不能以自活。哀我填寡。空岸空獄。椹粟出卜。自何能穀。毛傳。填。盡。岸。訟也。鄭箋。仍得曰空。自從穀。生也。可哀哉。我窮盡寡財之人。仍有訟獄之事。無可以自救。但持粟行下。求其勝。負。從何能得生。

溫溫恭人。毛傳。溫溫。和柔貌。如集于木。毛傳。恐。隊也。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毛傳。恐。顛也。戰戰兢兢。如履薄

冰。鄭箋。表亂之世。賢人君子。雖無罪猶恐懼。小宛六章。章六句。愚按此詩詩故云。非刺王也。凡弟相戒之詞。與朱注合。今傳文雖闕。而相戒二字。宛然。則兩家之說。無可疑矣。然遺亂而相戒如此。便是刺王。况五章之言。刺意已顯然。與序古原不相悖。必欲扭到王身。便覺穿鑿破碎。所以取譏於宋子也。

傳中后口賦白華。測關文當為依然二字。序以為為中后賦也。而傳以為中后自賦。其說似長。

章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中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為之作是詩也。鄭箋。申。姜姓之國也。褒姒。褒人所入之女。姒其字也。是為幽后。孽。支庶也。宗。適子也。王不能治。已不正故也。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毛傳。興也。白華。野菅也。已。漚為菅。鄭箋。白華於野。已漚。名之為菅。菅柔忍。中川矣。而更取白茅束之。茅比於白華為脆。與者。喻王取於申。申后禮儀備。任妃后之事。而更納褒姒。褒姒為孽。將至滅國之子之遠。俾我獨兮。鄭箋。之子。斥幽王也。俾。使也。王之遠外。其不復召。我意欲使我獨也。老

傳論始家。卷十一小雅。五。小宛。

經 66-436

而無子曰獨。後棄奴諧申后之子空谷。空谷齊中。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毛傳英英白雲貌。露亦有言。

天地之氣無微不著。無不覆養。鄭箋白雲下露養彼。

可以為菅之茅。使與白華之菅相亂。易。隨天下妖氣。

生棄奴。使申后見黜。天步艱難。之子不稱。毛傳步行。

猶可也。鄭箋猶爾也。天行此艱難之妖久矣。王不圖。

其變之所由爾。昔夏之衰。有二龍之妖。卜藏其聚。周。

厲王發而觀之。化為玄菟。童女遇之。當宣王時而生。

女懼而棄之。後棄人有獻而入之幽王。幽王嬖之。是。

謂棄奴。

傳詩猶家 卷十一 小雅 阜 白華

池池北流浸彼稻田。毛傳池流貌。鄭箋池水之滲。浸。

潤稻田。使之生植。晉王無思。意於申后。池池之不如。

也。豐鎬之間。水北流。嘯歌傷懷。念彼碩人。鄭箋碩。犬。

也。妖大之人。謂棄奴也。申后見黜。棄奴之所為。故憂。

念而傷之。

樵彼桑薪。印烘于熒。毛傳印。我熒。熒。熒。熒。熒也。桑薪。

宜以養人者也。鄭箋人之樵取彼桑薪。宜以炊。齊。陪。

之。爨以養食人。桑薪薪之善者也。我反以炊。於。注。竈。

用。昭。事。物。而已。喻王始以禮取申后。禮儀備。今反。踣。

之。使。為。卑。賤。之。事。亦。猶。是。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毛傳有諸宮中。必形見於外。鄭

箋王失禮於內。而下國聞知而化之。王非能治。如鳴。

鼓鐘於宮中。而欲外人。不聞。亦不可止。念子懔懔。視。

我邁邁。毛傳邁邁。不說也。鄭箋此言申后之忠於王。

也。念之懔懔。然欲諫正之。王反不說於其所言。

有鶴在梁。有鶴在林。毛傳鶴。雉也。鶴也。皆以。

魚為美。食者也。鶴之性貪惡。而今在梁。鶴潔白。而反。

在林。與王養棄奴。而餒申后。近惡而遠善。維彼碩人。

實勞我心。

傳詩猶家 卷十一 小雅 阜 白華

鷺鷥在梁。戢其左翼。鄭箋戢。飲也。飲左翼者。謂右掩。

左也。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

陰陽相下之義也。夫婦之道。亦以禮義相下。以成家。

道。之子無良。二三其德。鄭箋良。善也。王無答。耦已之。

善。意而發。務其心志。令我怨曷。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毛傳扁。扁。乘石貌。王乘車。履石。

鄭箋王后出入之禮。與王同。其行登車。亦履石。申后。

始時亦然。今也黜而卑賤。之子之遠。俾我疢兮。毛傳

疢。病也。鄭箋王之遠外。我欲使我困病。

白華八章。章四句。

傳兄弟口口口口之賦角弓。

序角弓。父九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

駢駢角弓。駢其反矣。毛傳與也。駢駢。調和也。不善繼

繁而用則翩然而反。鄭箋。與者。喻王與九族不以恩

禮御待之。則使之多怨也。兄弟皆姻無胥遠矣。鄭箋

胥。相也。骨肉之親。當相親信。無相疏遠。相疏遠。則以

親親之望。易以成怨。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傲矣。鄭箋。爾。女

女幽王也。胥。皆也。言王女不親骨肉。則天下之人皆

知之。見王之教令。無善無惡。所尚者天下之人皆學

傳詩嫡家。卷十一 小雅 三十一 角弓

之。言上之化下。不可不慎。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瘡。毛傳綽綽

寬也。裕。饒。瘡。病也。鄭箋。令。善也。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鄭箋。良。善也。民之意不度。胥友

貴之於身。思彼所以然者而怨之。無善心之人。則從

姑一處怨。悲之。受侮不讓。至于已斯亡。毛傳爵祿不

以相讓。故怨禍及之。比。周而黨愈少。鄰。爭而名愈厚。

求名而身愈危。鄭箋。斯。此也。

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毛傳已。老矣。而孩童慢之。鄭

箋。此。喻幽王見老人反侮慢之。遇之如幼稚。不自顧

念後至年老。人之遇已亦將然。如食空飢。如酌孔取

毛傳餽。飽也。鄭箋。王如食老者。則宜令之飽。如飲老

者。則當孔取。孔取。謂度其所勝多少。凡器之孔。其量

大小不同。老者氣力弱。故取義焉。王有於會。族燕之

禮。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毛傳猱。猴屬。塗。泥。附。著也。鄭

箋。毋。禁。猱。猴之性。善登木。若教使其為之。必也。附。木

件也。塗之性。善著。若以塗附。其著亦必也。以喻人之

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毛傳

徽。美也。鄭箋。猷。道也。君子有美道。以得聲譽。則小人

傳詩嫡家。卷十一 小雅 三十一 角弓

亦樂與之。而自連屬焉。今無良之人相怨。王不教之。

雨雪漉漉。見晁曰消。毛傳晁。日氣也。鄭箋。雨雪之盛

漉漉然。至日將出。其氣始見。人則皆稱曰雪。今消釋

矣。喻小人雖多。王若欲興善政。則天下聞之。莫不口

小人。今誅滅矣。其所以然者。人心皆樂善。王不啓教

之。莫肯下遺式。居婁駢。鄭箋。莫。無也。遺。讀曰隨。式。用

也。婁。斂也。今王不以善政。啓小人之。心。則無肯謙虛

以禮相卑下。先人而後已。用此自居處。斂其驕慢之

過者。

雨雪浮浮。見晁曰流。毛傳浮。浮。猶漉漉也。流。流而去

也。如蠻如髦。我是用愛。毛傳蠻南蠻也。髦夷髦也。鄭

箋今小人之行如夷狄。而王不能變化之。我刑是為

大憂也。髦西夷別名。武王伐紂。其等有八國從焉。

角弓八章章四句。

傳皇父專政。口口口。賦十月之交。

序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鄭箋當為刺厲王。作詒

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節彼刺師。尹不弔亂

靡有定。此篇譏皇市專恣。日月告凶。正月惡。喪妣

滅周。此篇疾豔妻煽方處。又幽王時司徒乃鄭桓

公友。非此篇之所云番也。是以如然。

傳詩嬀家。卷十一。小雅。角弓。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毛傳之交

日月之交。會醜。惡也。鄭箋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八

月朔日。日月交會而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日辰

之義。日為君。辰為臣。辛金也。卯木也。又以卯侵辛。故

甚惡也。彼月而微。此日而微。毛傳月臣道。日君道。鄭

箋微謂不明也。彼月則有微。今此日反微。非其常。為

異尤大也。今此下民亦孔之哀。鄭箋君臣失道。災害

將起。故下民亦甚可哀。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鄭箋告凶

告天下以凶亡之徵也。行道度也。不用之者。謂相干

也。

此日而

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滅。鄭箋滅善也。

燂燂震電。不寧不令。毛傳燂燂震電。震電。震雷也。鄭箋

雷電過常。天下不安。政教不善之徵。百川沸騰。山冢

崒崩。毛傳沸出騰。乘也。山頂曰冢。鄭箋崒者崔嵬。百

川湧出。相乘陵者。由貴小人也。山頂崔嵬者。崩。君道

峻也。高岸為谷。深谷為陵。毛傳言易位也。鄭箋易位

者。君子居下。小人處上之謂也。哀今之人。胡惜莫懲

鄭箋惜。曾懲。止也。變異如此。禍亂方至。哀哉。今在位

之人。何皇無以道德止之。

傳詩嬀家。卷十一。小雅。十月之交。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棗子內史。

蹶維趣馬。楛維師氏。豔妻煽方處。毛傳豔妻。喪妣。美

色曰豔。煽。煽也。鄭箋皇父。家伯。仲允。皆字。番。棗。蹶。楛。

皆氏。厲王淫於色。七子皆用。后廢寵方熾之時。並處

位。言妻黨盛。女有行也。次夫曰妻。司徒之職。掌

天下七地之圖。人民之數。冢宰掌建邦之六典。皆卿

也。膳夫。上士也。掌王之飲食膳羞。內史。中大夫也。掌

爵祿廢置。殺生。牛畜之法。趣馬。中士也。掌王馬之政

師氏。亦中大夫也。掌司朝。得夫之事。六人之中。雖官

有尊卑。權寵相連。則當於朝。是以疾焉。皇父。則為之

也。

端首兼擅奉職故但目以卿士云。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徹我墻屋

田卒汗萊毛傳時是也下則汗高則萊鄭箋抑之言

噫噫是皇父疾而呼之女豈曰我所為不是乎言其

不自知惡也女何為役作我不先就我謀使我得遷

徙乃反徹毀我墻屋令我不符趨農田卒為汗萊乎

此皇父所築邑人之怨辭曰予不戕禮則然矣鄭箋

戕殘也言皇父既不自知不是反云我不殘敗女田

業禮下供上役其道當然言文過也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賈侯多藏毛傳皇父

傳詩嫡冢卷十一 小雅 十月之交

甚自謂聖向邑也擇三有事有司國之三卿信維貪

淫多藏之人也鄭箋專權足已自比聖人作都立三

卿皆取聚斂之臣言不知厭也禮畿內諸侯二卿不

愁遺一老俾守我王鄭箋愁者心不欲自驅之詞也

言蓋將舊在位之人與之皆去無留備王但有車馬

以居徂向鄭箋又擇民之富有車馬者以往居于向

也

通勉從事不敢告勞鄭箋詩人賢者見時如是自勉

以從王事雖勞不敢自謂勞畏刑罰也無罪無辜讒

口鄭箋鄭箋鄭箋鄭箋鄭箋鄭箋鄭箋鄭箋鄭箋鄭箋

見採諧置翼然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疏

山人毛傳噂猶噂噂沓猶沓沓職主也鄭箋孽妖孽

謂相為災害也下民有此言非從天墮也噂沓沓

相對談語背則相憎逐為此者由主人也

悠悠我里亦孔之瘵毛傳悠悠憂也里居也瘵病也

鄭箋里居也悠悠乎我居今之世亦甚因病四方有

美我獨居憂毛傳美餘也鄭箋四方之人盡有饒餘

我獨居此而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鄭箋逸逸豫

也天命不徹我不敢傲我友自逸毛傳徹道也親屬

之臣心不能已鄭箋不道者言王不循天之政教

傳詩嫡冢卷十一 小雅 十月之交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傳□□□□□□思□□□□□母賦蓼莪訓傳

父雖多闕然即其所存者曰思曰母釋而沐之其

為孝子以行役喪親哀思而作無能異焉

序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鄭箋

不得終養者二說病亡之時時在役所不得見也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毛傳與也蓼蓼長大貌鄭箋莪

已蓼蓼長大我視之以為非莪故謂之蒿興者險要

思雖在役中心不精識其非哀哀父母生我劬勞鄭

箋哀哀者恨不得終養父母報其生長已之苦

蓼蓼者莪，匪莪伊藟。毛傳：蔚，壯也。哀哀父母，生我勞瘁。鄭箋：瘁，病也。

餅之罄矣，維嚙之耻。毛傳：餅，小而疊大，疊，盡也。鄭箋：餅，小而盡，疊大而盈。言為疊耻者，刺王不使富分貧。

衆恤寡，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毛傳：鮮，寡也。鄭箋：此言供養日寡矣，而我尚不得終養，恨之言也。無父無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鄭箋：恤，憂也。無也。孝子之心，怙恃父母，伏依然以為不可斯須無也。

出門則思之，而憂旋入門，又不可見，如人無所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育我，長我育我，傾我覆我，與我出入。毛傳：鞠，養也。厚也。鄭箋：父兮生我者，本其氣也。育，起也。育，覆育也。傾，旋視也。復，反覆也。腹，懷抱也。欲報之德，昊天罔極。鄭箋：之，猶是也。我欲報父母是德，昊天乎我心無極。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毛傳：烈，烈然。至難也。發發，疾貌。鄭箋：民人自苦見役，視南山則烈烈然，飄風發發然，寒且疾也。民莫不穀，我獨何害。毛傳：穀，養也。言民皆得養其父母，我獨何故視此寒苦之害。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毛傳：律，猶烈也。弗，猶發也。發也。民莫不穀，我獨不卒。鄭箋：卒，終也。我獨不得終

養父母，重自哀傷也。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傳：衛武公賦賓之初筵。測序以為衛武公刺時也。韓氏乃以為衛武公飲酒悔過而作，嘗竊意其必有所本，今由傳文玩之，其闕文當為飲酒悔過四字。

序：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嬖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沉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鄭箋：淫液者，飲酒時情態也。武公入者，人為王卿士。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毛傳：秩，肅敬也。鄭箋：筵，席也。左右，謂折旋揖讓也。秩秩，知也。先王將祭，必射以擇士。大射之禮，賓初入門，登堂即席，其趨翔威儀，甚審知。言不失禮也。射禮有三，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籩豆有楚，撤核維旅。毛傳：楚，列貌。撤，豆實也。核，加籩也。旅，陳也。鄭箋：豆實，汎醢也。運實，有桃梅之屬。凡非穀而食之，曰撤。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鄭箋：和旨，酒調美也。孔，甚也。王之酒已調美，衆賓之飲酒又感儀齊也。言聖人極其事而衆賓肅慎，鐘鼓既設，舉醴逸逸。毛傳：逸逸，往來次序也。鄭箋：鐘鼓於是言既設者，將射

傳：逸逸，往來次序也。鄭箋：鐘鼓於是言既設者，將射

傳：逸逸，往來次序也。鄭箋：鐘鼓於是言既設者，將射

改縣也。大侯既抗，弓矢斯張。毛傳：大侯，君侯也。抗，舉也。有燕射之禮。鄭箋：舉者，舉鶴而棲之於侯也。周禮：梓人張皮侯而棲鶴，天子諸侯之射皆張三侯。故君侯謂之大侯，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言丞衍烈祖，其非祭與射夫既同，獻爾發功。鄭箋：射夫，衆射者也。獻猶奏也。既比衆耦，乃誘射。射者乃登射，各奏其發矢中的之功。發彼有的，以祈爾醉。毛傳：的，質也。祈，求也。鄭箋：發，發矢也。射者與其耦拾發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女爵射。射也。射之禮，勝者飲不勝，所以養病也。故論語曰：下

射禮 卷十一 小雅 車 侯之制也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丞衍烈祖，以洽百禮。毛傳：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鄭箋：籥，管也。殷人先求諸陽，故祭祀先奏樂，滌蕩其聲也。丞，進行樂，美洽，合也。奏樂和，必進樂其先。於是在又合見天下諸侯所獻之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毛傳：壬，大。林，君也。鄭箋：壬，任也。謂卿大夫也。諸侯所獻之禮，既陳於庭，有卿大夫不有國君言天下徧至，得萬國之歡心，錫爾純嘏，子孫其湛。毛傳：湛，大也。鄭箋：純，大也。嘏，謂尸與主人以福也。湛，樂也。王受神之福於尸，則王之子孫皆喜樂也。

毛以此
謂以上
謂以上
謂以上
謂以上
謂以上

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毛傳：手，取也。室人，主人也。主人請射於賓，賓許諾，自取其匹而射。主人亦入于次，又射以耦賓也。鄭箋：子孫各奏爾能者，謂既湛之後，各酌獻尸，尸酢而卒爵也。上之祭禮，上嗣舉奠，因而酌尸，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女王世子曰：其登後，獻受爵則以上嗣是也。仇讀曰：射室人，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又復也。賓手也，謂室人復酌為加爵，酌彼康爵以奏爾時。毛傳：酒所以安體也。時，中者也。鄭箋：康，康也。唯謂心所尊者也。加爵之間，賓與兄弟交錯相酌，卒爵者酌之以其所尊，亦

射禮 卷十一 小雅 車 賓之初筵

賓之初筵，温温其恭。鄭箋：此復言初筵者，既祭，王與族人燕之筵也。王與族人燕，以異姓為賓，温温，柔和也。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屣無德。毛傳：反反，言重慎也。幡幡，失威儀也。遷，徙屣，數也。遷，遷然舞貌。鄭箋：此言賓仰初筵之時，能自戒戒以禮至於祭，而小人之態，出言王既不得君子以為賓，又不得有恒之人，所以敗亂天下。率如此也。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怵怵。是曰既醉，不知其秩。毛傳：抑抑，慎密也。怵怵，媿媿也。秩，常

也。

賓既醉止載號載嘯亂我邊豆屢舞僂僂是日既醉

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屣舞僂僂毛傳號嘯號呼謹嘯

也。僂僂舞不能自正也。僂僂不止也。郵側過側傾

也。俄傾貌。此更言賓既醉而異章者著為無算爵以

後也。既醉而出茲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

孔嘉維其令儀鄭箋出猶去也。孔甚令善也。賓醉則

出與主人俱有美譽醉至若此是誅伐其德也。飲酒

而誠得嘉賓則於禮有善厥儀武公見王之失禮故

以此言箴之。

傳詩納家 卷十一 小雅 聖 賓之初筵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

不醉反耻毛傳立酒之監佐酒之史鄭箋凡此者凡

此皆天下之人也。飲酒於有咎者有不醉者則立監

使視之。又助以史使督酒欲令皆醉也。彼醉則已不

善人所非惡又復取未醉者罪罰之言此者疾之也

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鄭箋式讀

曰聽勿猶無也。俾使由從也。武公見時人多說醉者

之狀或以取惡致讎故為設禁醉者有過惡女無就

而謂之也。當防護之無使顛仆至於怠慢也。其所陳

說非所當說無為人說之也。亦無從而行之也。亦無

其失禮此

以語人也。皆為其間之將恚怒也由醉之言俾出童

殺毛傳殺羊。不童也。鄭箋女從行醉者之言使女出

無角之殺羊。脅以必無之物使戒深也。及羊之性北

壯有角三爵不識矧敢多又鄭箋矧况又復也。昔言

喪於此醉者飲三爵之不知况能知其多復飲乎。三

爵者獻也。酬也。酢也。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愚按朱子從韓庄謂是

武公自悔然篇中極狀酒過卒章依鄭解深戒他

人勿言則其合制不淺當是借自悔以判王。小序

之說不特也。不然。正是武公自悔之言。則列國之

詩其何以得入于雅耶。抑戒做此。

傳衛武公口口口賦懿戒測玩其文意。荆王之意

亦不能無。

丘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鄭箋自警者如彼

泉流無倫晉以七。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毛傳抑抑

審也。隅廉也。靡哲不愚國有道則知國無道則愚。鄭

箋人審審於威儀抑抑然是其德必嚴正也。古之賢

者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如宮室之制。內有繩而

則外有廉隅。今王政暴虐賢者皆佯愚不為容貌如

不肖然，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臯。毛傳：職，主也。疾，罪也。鄭箋：庶，衆也。衆人性無知，以愚爲主。言是其常也。賢者而爲愚，畏懼於罪也。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毛傳：無競，競也。訓，教也。覺，直也。鄭箋：競，強也。人君爲政，無強於得賢人，得賢人則天下教化於其俗，有大德行則天下順從其政。言在上所以倡道，訂謨定命，遠猶辰告。

毛傳：訂，人謀，謂猶也。辰，時也。鄭箋：猶，固也。大謨定命，謂正月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也。爲天下之圖，庶事而以後事告施之，敬慎威儀，維民之則。鄭箋：則，法也。

傳詩補家 卷十一 小雅 樂 節 其在予今，典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鄭箋：于，今謂今厲王也。典，猶尊尚也。王尊尚小人，迷亂於政。

事者以傾敗其功德，荒廢其政事，又湛樂於酒，言憂小人之甚。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其明刑。毛傳：紹，繼也。共，共也。刑，法也。鄭箋：罔，無也。女君臣雖好樂嗜酒，而相從，不念繼女之後人，將做女所爲。

無廣索先王之道，與無執法之人乎。切責之也。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毛傳：淪，率也。肆，放也。故今也。晉，晉也。王爲政如是，故今皇天不高尚之，所爲仍下災異也。王自絕於天，如彼泉水之流，積

就虛竭，無自率引爲惡。清引之以亡，戒羣臣不中行。若將并誅之。夙興夜寐，洒掃庭內，維民之章。毛傳：洒，灑也。鄭箋：章，文章法度也。厲王之時，不泄政事，故戒羣臣寧事者如此也。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邊蠻。方，毛傳：邊，遠也。鄭箋：邊，當作朔。朔，治也。蠻，方蠻之類也。此將中國微弱，故復戒將帥之臣，以治軍實。女常用此備兵事之起，用此治九州之外，不服者。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毛傳：質，成也。不虞，非虞也。鄭箋：侯，君也。此時萬民失職，亦不肖趨公事，故戒戒鄉邑之大夫及邦國之君子。女萬民之事，慎女爲君之法度，用備不億度而至之事，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毛傳：話，善言也。鄭箋：言，謂教令也。柔，安嘉善也。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毛傳：玷，缺也。鄭箋：斯，此也。上之缺，尚可磨鑿，而平，人君政教一失，誰能及覆之。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毛傳：莫，無捫持也。鄭箋：由於，於也。逝，往也。女無輕易於教令，無曰苟且如是，今人無持我舌者，而自耽恣也。教令一往，行於下，其過誤可得而已之乎。無言不讎，無德不報。

傳詩補家 卷十一 小雅 樂 節 經 66—444

惠于朋友庶民小子。毛傳：維川也。鄭箋：惠，顧也。教令之出如青物，物善則其售賈貴，物惡則其售賈賤。德加於民，民則以義服之。王又當施順道於諸侯，下及庶民之子弟，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鄭箋：繩，繩也。戒也。王之子孫敬戒，行王之教令，天下之民不承順之，言承順也。

視爾友君子，惟爾爾顏，不遐有徵。毛傳：惟，和也。鄭箋：安，安也。遠也。今視女諸侯及卿大夫皆賜有諷笑以和安女顏色，是於正道不遠有罪過乎。言其近也。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日不顯，莫于云。隰，毛傳：西傳詩嫡家。卷十一 小雅 聖

北隅謂之屋漏，觀見也。鄭箋：相助顯明也。諸侯卿大夫助祭，在女宗廟之室，尚無肅敬之心，不慙愧於屋漏，有神見人之為也。女無謂是幽昧不明，無見我者，神見女交屋，小帳也，漏，隱也。禮祭於奧，既畢，設饌於西北隅而所隱之處，此祭之末也。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毛傳：格，至也。鄭箋：矧，况也。射，服也。神之來至去也，不可度知，况可於祭末而有服倦乎。辟爾為德，俾臧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毛傳：女為善則民為善矣。止，至也。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

慈，與國人交止於信，信，差也。鄭箋：辟法也。其旁止也。當審法度女之施德使之為臣民所善所美，又當審慎女之容止，不可過差於威儀，女所行不僭不殘，誠者少矣，其不為人所法，投我以桃，報之以李。鄭箋：此言善性則善來，人無行而不得其報也。投，猶鄰也。彼童而角，實壯小子。毛傳：童，羊之無角者也。而角，百用也。虹，蜺也。鄭箋：童，羊也。皇后也。而角者，喻與政事有所害也。此人實潰亂小子之政禮，天子未除喪，稱小子。

往涿采木，言絳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毛傳：絳，被也。溫，溫寬柔也。鄭箋：柔，忍之木。在涿，然人則使之強也。溫，溫寬柔也。鄭箋：柔，忍之木。在涿，然人則使之強也。以為弓，寬柔之人，溫溫然則為德之基。止言內行其性，乃可以為有德也。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毛傳：話，古之善言也。鄭箋：覆，猶反也。僭，不信也。話，賢智之人以善言則順行之，愚人反謂我不信。民各有心，二者竟不同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鄭箋：臧，善也。於手，傷王不知善否，我非但以手攜擊之，親示以其事之是非，我非但對面與之說提撕其耳，此言以教道之熟，不可啓覺，借曰未知。

亦既抱子毛傳借假也鄭箋假令人云王尚幼少未

有所知亦已抱子長大矣不幼小也民之靡盬誰夙

知而莫成毛傳莫曉也鄭箋萬民之意皆持不滿於

王誰早有所知而及晚成與言王之無成本無知故

也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毛傳夢夢

亂也慘慘憂不樂也鄭箋孔甚昭明也昊天乎乃其

明察我生無可樂也視王之意夢夢然我心之憂悶

慘慘然想其自恣不用忠臣諄諄諄諄聽我藐藐匪

用為教覆用為虐毛傳覆覆然不入也鄭箋我教告

傳詩歸家卷十一小雅 覽 惟

王口語詩詩然王聽聆之藐藐然忽略不用我所言

為政令反謂之有妨等於事不受忠言借曰未知亦

非既耄耄毛傳耄耄也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鄭箋舊久

也此辭也庶幸悔慢也天方艱難曰喪厥國鄭箋天

以王為惡如是故出艱難之事謂下災異生兵寇將

以滅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過其德俾民大棘鄭

箋今我為王取譬喻不及遠也維近耳王當知吳天

之德有常不差忒也王及為無常維邪其行為貪暴

使民之財匱盡而大困急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愚按朱子引

國語及侯包之言謂是武公自警而以正序諫刺

王之誤及考之侯包云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

行年九十有五猶使臣目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

則兼取國語小序之說未嘗相戾也朱子駁序正

以小子爾女之稱為疑愚謂此正假自警以刺王

故晦其詞以自托惟認小子爾女為稱王斯昧其

意耳若因此而真謂止是白警則九十五之老人

復何所求而尚賴夫提命之諄諄且餘光有幾而

慮及淪胥以子曰喪厥國罔足居聖聖虛衷毋乃不

倫不情乎然序謂是厲王則亦非也武公即位

宣王三十六年則厲王之時武公尚為諸侯之庶

子不應與知王國笑惡輒託刺譏若章昭注國語

謂九十五時作此而仍引刺厲王之說則厲王之

亡已久百歲老臣何尚不能忘情於未受命時之

故主而長言追刺若猶冀其聽用者何哉詩傳篇

次在此業在白華之後則其所刺之為時王而非

厲王也審矣侯包正言王室亦未嘗言厲王也

傳曰口口口賦四月

序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身殘下國禍怨亂並

傳詩歸家卷十一小雅 覽 惟

興焉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毛傳徂往也。六月火星中。暑盛而往矣。鄭箋徂猶始也。四月立夏矣。至六月乃始盛。暑與人為惡亦有漸非一朝一夕。先祖匪人胡寧忍。子鄭箋匪非也。寧猶曾也。我先祖非人乎。人則當知患難何為使我當此亂世乎。

秋日淩淩百卉具腓。毛傳淩淩涼風也。卉草也。腓病也。其猶皆也。涼風用事而衆草皆病。與貪殘之政行而萬民困病。亂離熾矣。爰其適歸。毛傳適歸。瘼病適之也。鄭箋爰日也。今政亂因將有憂病者矣。日此禍

其所之歸。言憂病之禍必自之歸為亂。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鄭箋烈烈猶果烈也。發發疾貌。吉玉為醜。虐虐慘毒之政。加冬日之烈烈矣。其亟急行

於天下如飄風之疾也。民莫不殺我獨何害。鄭箋殺

殺也。民莫不得養其父母我獨何故。觀此寒苦之害。山有嘉卉。侯栗侯梅。鄭箋嘉善。侯維也。山有美善之

草生於梅栗之下。人取其實。踰踐而害之。今不得養。民喻上多賦歛。富人財盡。而窮民與受困窮。廢為殘

賊。莫知其尤。毛傳廢。伏也。鄭箋尤。過也。言在位者貪。民之害無自知其行之過者。言大於惡。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鄭箋相視也。我視被泉水之流

一則清。一則濁。刺諸侯並為惡。曾無一善。我日構禍。曷云能毅。毛傳構。成也。曷。逮也。鄭箋構。猶合集也。曷之

言何也。毅。善也。言諸侯日作禍亂之行。何者可謂能

涓涓江漢。南國之紀。毛傳涓涓。大水貌。其神足以綱

紀一方。鄭箋江。北漢也。南國之入水。紀。理衆用。使不

壅滯。翰吳楚之君。能長理旁側。小國。使得其所。盡瘁

以仕。寧莫我有。鄭箋瘁。病也。今工盡病。此畿封

之內。以兵役之事。使羣臣有土地。曾無自保有者。皆

懼於危亡也。吳楚舊名。食殘。今周之政。乃反不如

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魴。潛逃於淵。毛傳鶉。鵲

也。鶉。鳥食殘之鳥也。大魚能逃處淵。鄭箋翰。高。戾。至

傳西周喪退。口口口口大夫傷之。賦正月。

序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毛傳正月夏之四月。繁多也。鄭

箋夏之四月建巳之月純陽用事而霜多急恒寒若

之異傷害萬物。故心為之憂傷。民之詛言亦孔之將。

毛傳將大也。鄭箋詛僞也。人以僞言相陷入。使王行

酷暴之刑。故此災異。故言亦其大也。念我獨兮憂心

京京哀我小心。胤憂以痒。毛傳京京憂不去也。胤非

皆病也。鄭箋念我獨令者言我獨憂此政。

父母生我胡俾我濫不自我先不自我後。毛傳父母

謂文也。我我天下。養病也。鄭箋自從也。天使父母

生我何故不長遂我。而使後遭此暴虐之政而病。此

何。我之萌。我之後。窮苦之情。荷欲免身好言

自口秀言自口。毛傳秀醜也。鄭箋自從也。此疾詛言

之人。善言從女口出。惡言亦從女口出。女口一爾。言

也。惡也。同出其中。謂其可賊。憂心愈急。是以有侮。毛

傳愈愈憂懼也。鄭箋我心憂政如是。是與詛言殊塗。

故州是見侵侮也。

憂心惛惛念我無孫。毛傳惛惛憂意也。鄭箋無孫希

言不付大孫。自傷。今生也。民之無辜。并其臣僕。毛

傳古者有罪不入於刑。刑役之園土以為臣僕。鄭箋

辜罪也。人之尊卑有十等。僕第九。臺第十。言王既刑

殺無罪。并及其家之賦者。不止於所罪而已。書曰。越

茲麗刑并制。哀我人斯。于何從祿。鄭箋斯。此。于。於也。

哀乎。今我民人見遇如此。當於何得天祿。免於是難。

瞻烏爰止于誰之屋。毛傳富人之屋。烏所集也。鄭箋

視烏集於富人之屋。以言今民亦當求明君而歸之。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毛傳中林。林中也。薪蒸。言似而

非。鄭箋侯維也。林中木之處。而維有薪蒸耳。喻朝

廷立有賢者。而但聚小人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毛傳

王者為亂夢夢然。鄭箋方且也。民今且危亡。視王者

所為。又夢夢然而亂。無統理安人之意。既克有定。靡

人弗勝。毛傳勝乘也。鄭箋王既能有所定。尚復事之

小者。爾無人而不勝。言凡人所定皆勝正也。有皇上

帝伊誰云憎。毛傳伊誰也。鄭箋伊誰當為擊擊。猶是

也。有君上帝者。以情告天也。使王暴虐如是。是憎惡

誰乎。欲天指其具所憎而已。

謂山蓋甲為岡為陵。毛傳在位非君子乃小人也。鄭

箋此喻為君子。賤者之小人。尚謂之甲。以為九鼎小

人之行。民之詛言。寧莫之懲。鄭箋小人在位。無欲

止衆民之偽言，相陷害也。召彼故老，訊之占筮。毛傳：故老，召之。訊，問也。鄭箋：君臣在朝，備慢元老，召之不問政事，但問占筮，不尚道德而信徵祥之甚。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毛傳：君臣俱自謂聖也。鄭箋：時君臣賢惡適同，如烏雌雄相似，誰能別異之乎？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踣。維號斯言，有倫有脊。毛傳：局，曲也。踣，累足也。倫，道也。脊，理也。鄭箋：局踣者，天高而有雷震地，厚而有陷淪也。此民疾苦

于政，上下皆可畏怖之言也。維號，呼而發此言也。有道理，所以至然者，非徒苟妄為誣辭。哀今之人，胡

傳詩嫡家 卷十一 小雅 正月

為虺蜴。毛傳：虺，蝮也。蜴，蛇也。虺蜴之性，見人則走，哀哉今之人，何為如是傷政也。

瞻彼阪田，有苑其特。毛傳：言朝廷曾無像臣，鄭箋：阪田，崎嶇坑塹之處，而有苑然茂特之苗，賢者在則辟隱居之時，天之抗我，如不我克。毛傳：抗，動也。鄭箋：

我，我特前也。人以風雨動推我，如將不勝我，謂其退疾也。彼求我則如不我得，鄭箋：彼，彼王也。王之始微

求我，如恐求不得我，言其禮命之繁多，抗我仇仇，亦不我仇。毛傳：仇，仇也。爾，爾也。鄭箋：王既得我，執酒我，其

禮待，警警然，亦不問我在位之功力，言其有貪賢之

名，無用賢之實。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毛傳：厲，惡也。鄭箋：茲，此。正，長也。心憂如有所結之者，憂今此之君臣，何一然為惡如是，燎之方揚，寧或滅之。毛傳：滅之，

以水也。鄭箋：火田為燎，燎之方盛之時，災熾燎怒，寧有能滅息之者。言無有也。以無有，有之者為非也。

赫赫宗周，褒姒威之。毛傳：宗周，鎬京也。褒國也。姒，姒也。威，滅也。有褒國之女，幽王惑焉，而以為后，詩人知其必滅周也。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毛傳：窘，困也。鄭箋：窮，仍也。終，工之所行，其長可憂傷矣。又將仍憂於陰雨。陰雨，陰君

有泥陷之難，其車既載，乃棄爾輔。毛傳：大車重載，又棄其輔。鄭箋：以車之載物，喻王之任國事也。棄輔，棄

遠賢也。載輪爾載，將伯助予。毛傳：將，請。伯，長也。鄭箋：輪，墮也。棄女車輔，則墮女之載，乃請長者見助，以言

國危而未賢者已晚矣。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毛傳：員，益也。屢，屢爾僕不輪爾

載。鄭箋：屢，數也。僕，將車者也。傾，猶視也。念也。終，踰紀

險，曾是不意。鄭箋：女不棄車之輔，數顧女僕，終是用除度陷絕之險。女曾不以為意，以商事洽治國

也。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毛傳沼池

也鄭箋池魚之所樂而非能樂其潛伏於淵又不足

以逃甚炤炤易見以喻時賢者在朝廷道不行無所

樂退而窮處又無所止也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毛

傳慘慘猶戚戚也。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毛傳言禮物備也鄭箋彼彼尹

氏大師也洽比其鄰昏姻孔云毛傳洽洽鄰近云旋

也是言王者不能親親以及遠鄭箋云猶友也言尹

氏富與兄弟相親友為朋黨也念我獨兮憂心慙慙

傳詩嬌家 卷十一 小雅 美 正月

毛傳慙慙然痛也鄭箋此賢者承特自傷也

此仇彼有屋款款方有穀毛傳仇仇不也款款陋也

鄭箋穀祿也此言小人富而寡陋將貴也民今之無

祿天天是極毛傳君天之在位極之鄭箋民於今而

無祿者天以薦瘥天殺之是王者之政又復極破之

言遇害甚也苟矣富人哀此惇獨毛傳苟可獨單也

鄭箋此言王政如是富人猶可惇獨將困也。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愚按朱子

引或人語謂此東遷後詩宗周之戒焉道已然之

事而未能必其然否今觀詩傳云西周喪退而玩

經文并其臣僕瞻烏誰屋等語氣明是傷東遷之

事或人之言為不謬矣。

傳王室播遷犬口口口臣閔之賦雨無其極測此

詩序以雨無正名篇實不得其解及考韓詩有雨

無極篇又為之序曰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而

詩文篇首又有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常竊信

之為其文義相協且意其必有所據及讀傳文大

今豁然矣。

序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

而非所以政也鄭箋亦當為刺厲王王之所下教

傳詩嬌家 卷十一 小雅 美

今甚多而無正也。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飢饉漸伐四國毛傳駿長

也駿不熟曰饑疏不熟曰饑鄭箋此言王不能繼長

昊天不駿至使昊天天下此死喪饑饉之災而天下諸

侯於是更相侵伐昊天疾威弗慮弗圖鄭箋慮圖皆

謀也王既不駿昊天之德今昊天又疾其政以刑罰

威恐天下而不慮不圖咎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

罪淪胥以鋪毛傳舍除淪率也鄭箋胥相鋪徧也言

王使此無罪者見牽率相引而徧得罪也。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毛傳戾定也鄭箋周宗鎬京也

是時諸侯不朝王。民不堪命。王流于莒。無所安定也。
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勛。毛傳勛勞也。鄭箋正長也。長
官之大夫於王流於莒而皆散處。無復知我民之見
罷勞也。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鄭
箋王流在外。三公及諸侯隨王而行者皆無君臣之
禮。不肯晨夜朝暮省王也。庶曰式滅覆出爲惡。毛傳
覆反也。鄭箋人見王之失所。庶幾其自改悔。而用善
人。反出教令。使爲惡也。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毛傳釋法
也。鄭箋如何乎昊天。痛而怨之也。爲陳法度之言。不
傳之也。我之言不見信。如行而無所至也。凡百君子
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鄭箋凡百君子。謂衆
在位者。各敬慎女之身。正君臣之禮。何爲上下不相
畏乎。上下不相畏。是不畏于天。

戎成不遄。飢成不遂。曾我替御。憊憊日瘁。毛傳遂安
也。替御侍御也。瘁病也。鄭箋兵成而不退。謂王見流
于莒。無御止之者。飢成而不安。謂王在莒。乏於飲食
之羞。無輸粟歸餼者。此二者曾但侍御左右小臣憊
憊受之。大臣無念之者。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
咎。謔言則退。毛傳以言進退人也。鄭箋訊告也。衆在

傳詩鄭家 卷十一 小雅 兼 兩無正

位者無肯用此相告。評言不憂王之事也。答猶距也。
有可聽用之言。則共以辭距而違之。有錯毀之言。則
共爲排退之。羣臣並爲不忠。惡直醜正。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毛傳哀賢人不得
言。不得出是舌也。鄭箋瘁病也。不能言。言之拙也。言
非可出於舌。其身旋見困病。苟矣能言。巧言如流。俾
躬處休。毛傳可矣。可矣。世所謂能言也。巧言從俗。
如水轉流。鄭箋巧。猶善也。謂以事類風切剴微之言。
如水之流。忽然而過。故不悖逆使身舌安休。休然。亂
世之言。順說爲上。

傳詩鄭家 卷十一 小雅 兼 兩無正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
使。怨及朋友。毛傳于往也。鄭箋棘急也。不可使者。不
正不從也。可使者。雖不正從也。君今喪亂之世。云往
往。其甚急。且危。且危。以此二者也。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毛傳賢者不肯遷于
王都也。鄭箋王流于莒。正大夫離居。同姓之臣從王。
思其友。呼之謂曰。女今可遷居王都。謂就也。其友辭
之云。我未有室家。於王都可居也。鼠思泣血。無言不
疾。毛傳無聲曰泣。血無所言而不見疾也。鄭箋鼠憂
也。既辭之以無室家爲其意恨。又患不能距止之。故

云我憂思泣血欲遷王都見女今我無一言而不道
疾者言已方困於病故未征也昔爾出居誰從作爾
室毛傳遭亂世義不得去思其女而不肯反者也鄭
箋往始離居之頃誰隨為女作室女猶自作之爾今
反以無室家距我恨之辭

兩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三章章八句三章章六

句愚按詩文云周宗既滅則必非未然之詞謂爾
遷于王都分明謂遷于東師也若止以其去而召

之來則曰還曰歸皆何為以遷為辭乎鄭以為

厲王流彘之詩而即以爲王都則彘乃流故之

傳詩猶家 卷十一 小雅 而無正

地從來不問爾何如東都王城之爲明白可據

也詩傳云王室播遷云云合之詩文靡所止戾未

有室家殊自較然朱注或曰叔亦東遷後詩必有

所本矣

傳桓王伐鄭 曰曰家父諫之賦節 西朱子云春

秋桓十五年有家父來求車於周爲桓王之世上

距幽王之終已七十五年序之時世爲不足信今

以此合之則傳文了然矣

序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鄭箋家父字周大夫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毛傳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

注國師
上謂也
以爲詩
從代與
我則同
爲字矣

貌鄭箋與者喻三公之位人所尊嚴赫赫師尹民具
爾瞻憂心如惓不敢戲談毛傳赫赫顯盛貌師太師
周之三公也尹尹氏爲太師具俱瞻視候播也鄭箋
此言尹氏女居三公之位天下之民俱視女之所爲
皆憂心如火灼爛之矣又畏女之威不敢相戲而言
語疾其貪暴脅下以刑辟也國既卒斬何用不監毛
傳卒盡斬斷監視也鄭箋天下之諸侯日相侵伐其
困已盡絕滅女何川爲職不監察之

節彼南山有實其發毛傳實滿發長也鄭箋倚也

言南山既無高峻又以草木乎滿其步倚之吹谷使

之齊均也赫赫師尹不平謂何鄭箋責三公之不均

平不如山之爲也謂何猶云何也天方薦瘥喪亂弘

多毛傳薦重瘥病弘大也鄭箋天氣方今又重以瘥

病長初相亂而死喪甚大也民言無嘉憯莫德嗟

毛傳憯曾也鄭箋懲正也天下之民皆以災害相弔

嗟無一嘉慶之言皆無以恩德止之者嗟乎奈何

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

俾民不迷毛傳氏本均平毗厚也鄭箋氏當爲狂錦

之狂毗輔也言尹氏作大師之官爲周之狂錦持國

政之平維制四方上輔天子下教化天下使民無迷

感之憂言任至重不弔昊天不宥空我師毛傳弔至空窮也鄭箋至猶善也不善乎昊天愬之也不宥使此人居尊官困窮我之衆民也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毛傳庶民之言不可信勿罔上而行也鄭箋仕察也勿當作未此言王之政不躬而親之則恩澤不信於衆民矣不問而察之則下民未罔其上矣式夷式已無小人殆

毛傳式用夷乎也用平則已無以小人之言至於危殆也鄭箋殆近也為政當用乎正之人用能紀理其事也無小人近瑣瑣則無騰仕毛傳瑣瑣小貌

傳詩嫡家 卷十一 小雅 牽 節南山 溥齊相謂曰亞應厚也鄭箋塔之父曰姻瑣瑣昏如妻黨之小人無厚任用之置之高位重其祿也

昊天不備降此鞠訥昊天不惠降此大戾毛傳備埴鞠盈訥訟也鄭箋盈猶多也戾乖也昊天乎師氏為政不均乃下此多訟之俗又為不和順之行乃下此乖爭之化疾時民傲為之愬之于天君子如屈俾民

心闕君子如夷惡怒是違毛傳屈極闕息夷易違去也鄭箋屈至也君子斥在位者如行至誠之道則民鞠訥之心息如行平易之政則民乖爭之情去言民

之失由於上可反復也

鄭箋 善也 定止式用也 不善乎昊天天下之亂無有止之者用月此生言月月益甚也 使民不得安我今憂之如病酒之醲矣 觀此君臣誰能持國之乎乎言無有也 不自為政卒勞百姓 鄭箋卒終也 昊天不弔出政教則終窮苦百姓 欲使昊天出圖書有所授命民乃得安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醲誰秉國成毛傳病酒曰醲成平也鄭箋弔至也至猶善也定止式用也不善乎昊天天下之亂無有止之者用月此生言月月益甚也使民不得安我今憂之如病酒之醲矣觀此君臣誰能持國之乎乎言無有也

不自為政卒勞百姓鄭箋卒終也昊天不弔出政教則終窮苦百姓欲使昊天出圖書有所授命民乃得安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毛傳項大也鄭箋四牡者人君所乘駕今但養大其領不肯為用偷大臣自恣于不

傳詩嫡家 卷十一 小雅 牽 節南山 祗使也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毛傳騁極也蹙蹙縮小之貌我視四方土地日見侵削於夷狄蹙蹙然難欲馳騁無所之也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毛傳茂勉也鄭箋相視也方爭訟自勉於惡之時則視女矛矣言欲戰鬪相殺傷矣

既夷既憚如相醯矣毛傳醯醢也鄭箋夷說也言大臣之爭爭本無大憚其已相和順而說憚則如賓主飲酒相醯醢也

昊天不弔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毛傳正長也鄭箋昊天乎師尹為政不弔使我王不得安寧女

不懲止女之邪心。而反怨憎其正也。

家父作誦以究王誦。毛傳家父大夫也。鄭箋究窮也。

大夫家父作此詩。而為王誦之以窮極王之政。所以

致多訟之本。意式訛爾心。以畜萬邦。鄭箋訛化。畜養

也。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愚按春秋

桓王伐鄭在桓五年。左傳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

秋。王以諸侯伐鄭。仰編葛之職。中肩之事也。今詩

傳云。家父以此詩諫。家父仰桓王使來求車者。于

將皆合。但詩文前後刺亂政處。未見有伐鄭之意。

傳詩新案 卷十一 小雅 節南山 奎 節南山

豈駕四牡相爾矛。二語為是發。而空我師。勞百姓。

為與師動衆乎。

傳朋友□□□□之賦谷風。

序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毛傳興也。風雨相感。朋友相須。

鄭箋習習和調之貌。東風謂之谷風。興者。風而有雨。

則潤澤行。喻朋友同志。則恩愛成。將恐將懼。維予與

女。鄭箋將且也。恐懼。喻遭厄難。勤苦之事也。當此之

時。獨我與女爾。謂同其憂。務將安將樂。女轉棄予。毛

傳言朋友趨利窮達相棄。鄭箋朋友無大故。則不相

遺棄。今女以志違而安樂。棄恩忘舊。薄之甚。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毛傳頽風之焚輪者也。風薄相

扶而上。喻朋友相須而成。將恐將懼。實予于懷。鄭箋

實置也。置我于懷。言至親已也。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鄭箋如遺者。如人行道遺忘物。忽然不省存也。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茂。無木不萎。毛傳崔嵬

山巔也。雖盛夏萬物茂壯。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

鄭箋此言東風生長之風也。山巔之上。草木猶及之。

然而盛夏養萬物之時。草木枝葉。猶有萎槁者。以喻

朋友難以恩相養。亦安能不時有小訟乎。忘我大德

傳詩新案 卷十一 小雅 谷風 奎 谷風

思我小怨。鄭箋大德切。磋以道相成之謂也。

谷風三章章六句

傳君子懷□□□□賦都人士。

序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

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

人也。鄭箋服謂冠弁衣裳也。古者。明王時也。長民

謂凡在民上。倡率者也。變易無常。謂之貳。從容有

休。燕也。休。猶有常。則朝夕明矣。壹者。專也。同也。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毛傳彼彼

明王也。鄭箋城郭之邑曰都。古明王時。都人之有士

行者冬則衣狐裘黃黃然取溫裕而已其動作容貌
既有常吐口言語又有法度文章疾今奢淫不自貴
以過差行歸于周萬民所望毛傳周忠信也鄭箋于
於也抑人之士所行要歸于忠信其餘萬民寡識者
咸瞻望而做法之又疾今不然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毛傳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
也緇撮緇布冠也鄭箋臺夫須也抑人之士以臺皮
為笠緇皮為冠古明王之時儉且節也彼君子女綢

直如髮毛傳密直如髮也鄭箋彼君子女者謂都人
之家女也其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髮之本末無隆
傳詩嬈家 卷十一 小雅 奕 都人士

殺也我不見兮我心不說鄭箋疾時皆奢淫我不復
見今士女之然者心思之而憂也

彼都人士克耳琇實毛傳琇美石也鄭箋言以美石
為瑱瑱塞耳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毛傳尹正也鄭箋
吉讀為姑尹氏姑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人見抑人
之家女咸謂之尹氏姑氏之女言有禮法我不見兮

我心苑結鄭箋苑猶屈也積也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蠶毛傳厲帶
之垂者鄭箋而亦如也而厲如蠶厲也蠶必垂厲以
為飾厲字當作裂蠶蠶也尾末健然似婦人髮末

曲上卷然我不見兮言從之適鄭箋言亦我也適行
也我今不見士女此飾心思之欲從之行言已憂悶
欲自殺求從古人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旒毛傳旒揚
也鄭箋伊辭也此言士非故非此帶也帶於禮自當
有餘也女非故卷此髮也髮於禮自當有旒也旒枝
旒揚起也我不見兮云何旣矣鄭箋旣病也思之甚
云何乎我今已病也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黑汝小正傳篇次自昭王迄
桓王而以思古明王時終焉中間世次秩然使鄭
傳詩嬈家 卷十一 小雅 奕 都人士

氏知此何致疑厲王之無詩謂詁訓者核其篇第
而爭改紛紛耶獨何人斯一篇傳所不載今附其
後

序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焉
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鄭箋暴也蘇也皆畿內國
名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鄭箋孔其
艱難逝之也梁魚梁也在蘇國之門外彼何人乎謂
與暴公俱元於王者也其持心甚難知言其性堅固
不妄也暴公譖已之時女與之乎今過我國何從近

之我梁而不入見我乎疑其與之而未察斥其姓名
為大以故言何人伊誰云從維暴之云毛傳云言也
鄭箋謂我者是言誰曾生乎乃暴公之所言也由已
情而本之以解何人

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鄭箋二人
者謂暴公與其侶也女相隨而行見王誰作我是禍
乎時蘇公以得譴讓也女即不為何故近之我梁而
不入乎唁我乎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鄭箋女始者
於我甚厚不如今日也今日云我所行有何不可者
乎河更於已薄也

傳詩爾家

卷十一 小雅

奕

何人斯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毛傳陳堂
塗也鄭箋堂塗者公館之堂塗也女即不為何故近
之我館庭使我得聞女之音聲不得觀女之身乎不
愧于人我不畏于天鄭箋女今不入唁我何所愧畏乎
皆疑之未察之辭

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
祗攪我心毛傳飄風暴起之風攪亂也鄭箋祗適也
何人乎女行來而去疾如飄風不欲人見我何不乃
從我國之南不則乃從我國之北何近之我梁適亂
我之心使我疑女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首之來
云何其眊鄭箋迨暇也疾眊病也女可安行乎則何
不暇舍息乎女當亟行乎則又何暇脂女車乎極其
情求其意終不待一者之來見我於女亦何病乎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
俾我祗也毛傳易說祗病也鄭箋還行反也否不通
也既安也女行反入見我我則解說也反又不入見
我則我與女情不通女由 諸我與否復難知也一
者之來見我我則知之豈使我心安也

伯氏吹埙仲氏吹篪毛傳土曰埙竹曰篪鄭箋伯氏
伯氏兄弟也我與女思如兄弟其相應和如埙篪以言
俱為王臣空相親愛及爾如賈諒不我知出此三物
以詛爾斯毛傳三物大豕鷄也民不相信則盟詛之
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鷄鄭箋及與諒信也我與女俱
為王臣其相此大知物之在繩索之賈也今女心誠
信而不我知且其出此三物以詛女之此也為其情
之難知已又不諒長怨故設之以此言

傳詩爾家

卷十一 小雅

奕

何人斯

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視而目視人罔極毛傳蜮短
爪也視妬也鄭箋使女為鬼為蜮也則女誠不可得
見也姑然有面目女乃人也人相視無有極時終必

與女相見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毛傳反側不正直也
鄭箋姪猶善也反側輾轉也作八章之歌求女之情
女之情反側極於是也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愚按朱子謂此詩與巧言文
意相似疑出一手毛本兩篇相次而詩傳獨無此
篇之名且彼何人斯句適與巧言卒章首句相承
疑與巧言通為一詩故不別為傳及考中公詩說
果云然則朱子之語蓋本之彼也然小序自為
白為說而玩詩語意俱為刺譖人亦似不可混
而為一故別附之于末

傳詩補家

卷十一 小雅

手

聖門傳詩補家卷之十二

吳應龍撰 初輯

雅

大正

傳周公制□□□□會朝受□□□有大正焉

測上闕五字當為作禮樂用之五字下闕四字當

為釐陳戒而四字

傳文王生民公劉緜大明棫樸早麓思齊皇矣靈臺

大武文王有聲行葦既醉鳧鷖嘉樂皆周□□□

德以訓成王也測闕文三字當為公述先三字以

上共十六篇內云大武必序之下武也

傳詩補家

卷十二 大雅

文王

序文王入王受命作周也鄭箋受命受天命而王天

下制立周邦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毛傳在上在民上也於歎辭昭

見也鄭箋文王初為西伯有功於民其德著見於天

故天命之以為王使君天下也前謚曰文周雖舊邦

其命維新毛傳乃新在文王也鄭箋大王聿來胥宇

而國于周王迹起矣而未有一天命至文王而受命言

新者美之也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毛傳有周周也不

顯顯也顯光也不時時是也鄭箋周之德不尤

明乎光明矣天命之不是乎又是矣文王陟降在帝

舊傳文
王兩名相
呼之謂也

五傳傳記
蓋月能

左右毛傳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也鄭箋在祭也文

王能觀知天意順其所為從而行之

齊齊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

子本支百世毛傳齊也勉也哉哉侯維也本本宗也

支支子也鄭箋令善哉始侯君也勉勉乎不倦文王

之勤用明德也其善聲聞口見御歌無已時也乃孫

能敷恩惠之施以受命造始周國故天下君之其子

孫適為天子庶為諸侯皆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毛傳不世顯德乎仕者世祿也鄭箋凡周之士謂其

臣有光明之德者亦世世在位重其功也

傳詩納家卷十二大雅文王

世之不顯歎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

維周之積毛傳翼翼恭敬也皇天積幹也鄭箋

猶謀思願也周之臣既世世光明其為君之謀事忠

敬翼翼然又願天多生賢人於此邦此邦能生之則

是我周家幹事之臣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毛傳濟濟

多威儀也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毛傳穆

穆美也緝熙光明也假周也鄭箋穆穆乎文王有

子之容於美乎又能敬其光明之德堅固哉天為此

命之使臣有殷之子孫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

文王所付

六洲而已
於之句
未之有
之去見子
好于此
存成王之
其後後見
其歸用本
而美之耳
其言事也

命侯于周服毛傳麗數也盛德不可為衆也鄭箋干

於也商之子孫其數不徒億多言之也至天已命文

王之後乃為君於周之九服之中言衆之不如德也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毛傳則見天命之無常也鄭箋

無常者善則就之惡則去之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

作裸將常服輔毛傳殷士侯也膚美敏疾也裸

灌飽也周人尚臭將行宗大也黼白與黑也嗥殷冠

也夏后氏曰救周曰鄭箋殷之臣壯美而能來助

周祭其助祭自服殷之儀引文王以德不以疆王之

蓋臣無念爾祖毛傳蓋進也無念念也鄭箋今王之

傳詩納家卷十二大雅文王

進用臣當念女祖為之法王斤成王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毛傳聿述

承長言我也我長配天命而行爾祖國亦當自求多

福鄭箋長猶常也王既述修祖德常言當配天命而

行則福祿自來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毛傳帝乙已

上也鄭箋師衆也殷自紂父之前未喪天下之時皆

能配天而行故不亡也安鑒于殷駿命不易毛傳駿

大也鄭箋安以殷王賢愚為鏡天之大命不可改易

命之不易無過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毛傳過

止義善虞度也鄭箋宣徧有文也天之天命已不可

公傳周之
其也其計
曰儀而文
王萬邦作
子言訓書

改易矣。當使子孫長行之，無終女身則止。禘明以禮。

義問老成人，又度般所以順天之事而施行之。上天

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毛傳：載，事刑。法

孚，信也。鄭箋：天之道難知也，耳不聞聲，鼻不聞香

臭，儀法文王之事，則天下咸信而順之。

文王七章章八句

序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

故推以配天焉。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毛傳：生民，本后稷也。姜，姓也。后

稷之母。配，高辛氏帝焉。鄭箋：厥，其初。始時是也。言周

傳詩嫡家

卷十

大雅

四

文王

之始祖其生之者是姜嫄也。姜，姓者，炎帝之後，有女

名嫄，當克之時，為高辛氏之世妃。本后稷之初生，故

謂之生民。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毛傳：禋，敬

亦去也。去，無子。未有子也。古者必立郊禘焉。玄鳥至

之日，以大牢祠于郊禘。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

禘天子所御，帶以弓，鞬以矢，千郊禘之前。鄭箋

克，能也。弗之言，後也。姜嫄之生后稷如何乎。乃禋祀

上帝於郊禘，以祓除其無子之疾而得其福也。能者，

言齊肅當神明意也。二王之後，得用天子之禮，履帝

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毛

按米子行
此說

循履踐也。帝，高辛氏之帝也。武，迹敏疾也。從于帝而

見于天，將事齊敏也。欲饗介，大敏止，福祿所止也。震

動，夙，早育長也。后稷播百穀以利民。鄭箋：帝，上帝也。

敏，抑也。介，左右也。夙之言，肅也。祀郊禘之時，時則有

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拊指之處，心體

欲歆然，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已者也。於是遂

有身而肅戒，不復御後，則生子而養長，名之曰棄，舜

臣堯而舉之，是為后稷。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毛傳：誕，大彌終達，生也。姜嫄之

子，先止者也。鄭箋：達，羊子也。大矣，后稷之在其母，終

傳詩嫡家

卷十

大雅

五

生民

人逾十月而生，生如達之生，言易也。不圻不副，無害

無害。毛傳：言易也。凡人往母母則病，生則圻，副，害

其母，橫逆人道，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

生子。毛傳：赫，顯也。不寧，寧也。不康，康也。鄭箋：康，寧。皆

安也。姜嫄以赫然顯著之徵，其有神靈審矣。此乃天

帝之氣也。心猶不安之，又不安徒以禋祀而無人道

於然，然自生子，懼時人，不信也。

誕，算之隘，卷牛羊腓字之。毛傳：誕，大實，置腓，辟字，愛

也。天生后稷，異之於人，欲以顯其靈也。帝不順天，是

不明也。故承天意而異之於天下。鄭箋：人異之，故姜

按毛不信
人謂之說
此又言
天生后稷
異之於人
故承天意

正安之以
示其以養
也

雞置后稷于牛羊之徑亦所以異之誕實之平林會
伐平林毛傳牛羊而神人者理也實之平林又為人
所收取之誕實之寒水鳥覆翼之毛傳大鳥來一翼
覆之一翼藉之人而收取之又其理也故置之於寒
水鳥乃去矣后稷呱矣毛傳於是知其有天異往取
之矣后稷呱呱然而泣

上二句
下三句

實單實訂厥聲載路誕實匍匐克岐克疑以就口食
毛傳單長計大略犬也岐知意也疑識也鄭箋實之
言適也單謂始能坐也訂謂張口嗚呼也是時聲音
則已大矣能匍匐則岐岐然意有所知也其貌疑疑

傳詩嫡家 卷十二 大雅 六 生民
然有所讓別也以此至於能就衆人口自食謂六七
歲時藝之在菽在苽在苽在苽不役稷稷麻麥幪幪瓜瓞

啖嗟毛傳在菽戎也苽苽然長也役列也穰穰苗好
美也幪幪然盛茂也嗟嗟然多實也鄭箋藝樹也戎
菽大豆也就口食之時則有種福之志言天性也

誕后稷之穠有相之道毛傳相助也鄭箋大矣后稷
之穠穠有見助之道謂若神助之力也弗厥豐草
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實發實秀實堅實好
實穎實粟即有邵家室毛傳弟治也黃嘉穀也茂美
也方極畝也苞本也種雜種也發長也發盡發也不

而實曰秀穎垂穎也粟其實粟栗然則妻嫺之國
也堯見天因節而生后稷故國后稷於節使事天以
顯神順天命耳鄭箋豐也亦茂也方齊等也種生不
雜也稷枝葉長也發發管時也粟成就也后稷教民
除治茂草使種黍稷黍稷生則茂好熟則大成以此
成功堯改封於節就其成國之家室無變更也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毛傳天降嘉種秬黑
黍也秠一稗二米也糜赤苗也芑白苗也鄭箋天應
堯之顯后稷故為之下嘉種恒之秬秠是穫是畝恒

之糜芑是任是負以歸摩祀毛傳恒編摩始也始歸
傳詩嫡家 卷十三 大雅 七 生民
郊祀也鄭箋任猶抱也摩郊之神位也后稷以天爲
已下此四穀之故則編種之成熟則穫而畝計之抱

負以歸於郊祀天得祀天者二王之後也
誕我祀如何或春或揄或斂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
浮毛傳揄扞白也或籛籛者或蹂烝者釋漸米也叟
叟聲也浮浮氣也鄭箋蹂之言潤也大矣我后稷之

祀天如何乎美而將說其事也春而扞出之籛之又
潤濕之將復春之趨於籛也釋之烝之以爲酒及籛
籛之實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泚以載載燔載烈毛
傳嘗之日泚卜來歲之艾籛之日泚卜來歲之戒社

之且。涖卜來歲之稼，所以興來而繼往也。穀熟而謀陳祭而卜矣。取蕭合黍稷，臭達墻屋。先奠而後蕝蕭，合馨香也。蕝，羊牡羊也。報，道祭也。傳火曰燔，賁之加于火曰烈。鄭箋：惟，思也。烈之言爛也。后稷即為郊祀之酒及其米，則詠謀其且，思念其禮，至其時取蕭草與祭牲之肱，蕝之於行神之位，馨香既聞，取蕝羊之體以祭神，又燔烈其肉為尸羞焉。自此而往郊，以興嗣歲。毛傳：興，來歲繼往歲也。鄭箋：嗣歲，今新歲也。以先歲之物齊敬祀報而祀天者，將求新歲之豐年也。孟春之月，令曰：乃擇元日，祈穀于上帝。

傳詩類家 卷十三 大雅 八 生民

印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毛傳：印，我也。木曰豆，瓦曰登。豆，薦菹醢也。登，大羹也。鄭箋：胡之言何也。亶，誠也。我后稷盛俎醢之屬，當于豆者，于登者，其馨香始上行。上帝則安而欲饗之，何芳臭之誠得其時乎。美之也。礼天用瓦豆陶器，質也。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毛傳：迄，至也。鄭箋：庶，衆也。后稷肇祀上帝於郊，而天下衆民咸得其所，無有罪過也。子孫蒙其福以至於今，故推以配天焉。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悉按毛大不用距跡之說，且以姜嫄為帝嘗之妃，故以擬帝武。

印為從帝以行，而鄭氏以帝為上帝，嫄為高辛氏世妃，非帝妃也。先儒辨之，互有異同。然似鄭說為長。故朱子從之。學者宜詳參焉。

序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鄭箋：公劉者，后稷之曾孫也。夏之始衰，見迫逐，遷於幽而有居民之道。

成王始幼，少周公攝政，及歸之成王，將涖政，召公與周公相成，主為左右。召公懼成王尚幼，稚不留意於治民之事故，作詩美公劉以深戒之也。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餼糧，于干囊。思輯用光。毛傳：篤，厚也。公劉居於邠，而遭夏人亂，迫逐公劉，公劉乃辟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也於幽焉。迺場迺疆，言脩其疆場也。迺積迺倉，言民事時和，國有積倉也。小曰囊，大曰囊。思輯用光，言民相與和睦，以顯於時也。鄭箋：厚乎公劉之為君也，不以所居為居，不以所安為安，邠國乃有疆場也。乃有積委及倉也。安安而能遷，積而能散，為夏人迫逐已之故，不忍關其民，乃裹糧食於囊，囊之中，棄其餘而去，思在和其民，人用光大其道，為今子孫之基。詩天所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毛傳：戚，斧也。揚，鉞也。張，

傳詩類家 卷十三 大雅 九 公劉

印為從帝以行，而鄭氏以帝為上帝，嫄為高辛氏世妃，非帝妃也。先儒辨之，互有異同。然似鄭說為長。故朱子從之。學者宜詳參焉。序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鄭箋：公劉者，后稷之曾孫也。夏之始衰，見迫逐，遷於幽而有居民之道。成王始幼，少周公攝政，及歸之成王，將涖政，召公與周公相成，主為左右。召公懼成王尚幼，稚不留意於治民之事故，作詩美公劉以深戒之也。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餼糧，于干囊。思輯用光。毛傳：篤，厚也。公劉居於邠，而遭夏人亂，迫逐公劉，公劉乃辟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也於幽焉。迺場迺疆，言脩其疆場也。迺積迺倉，言民事時和，國有積倉也。小曰囊，大曰囊。思輯用光，言民相與和睦，以顯於時也。鄭箋：厚乎公劉之為君也，不以所居為居，不以所安為安，邠國乃有疆場也。乃有積委及倉也。安安而能遷，積而能散，為夏人迫逐已之故，不忍關其民，乃裹糧食於囊，囊之中，棄其餘而去，思在和其民，人用光大其道，為今子孫之基。詩天所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毛傳：戚，斧也。揚，鉞也。張，

其弓矢。乘其于戈威揚。以方開道路去之。幽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焉。鄭箋：于，盾也。戈，句矛，戟也。爰，曰也。公劉之去邠，整其師旅，設其兵器，告其士卒，曰：為女方開道而行。明已之遷，非為迫逐之故，乃欲全民也。篤公劉于晉斯原。既庶既繁，既順乃宣，而無永嘆。毛傳：晉，相宜。衛也。民無長嘆。猶文王之無悔也。鄭箋：于，於也。廣平曰原。厚乎公劉之於相此原地以居民。民既衆久，既多矣。既順其事矣，又乃使之時耕，民皆安今之居，而無長嘆。思其舊時也。陟則在嶺，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容刀。毛傳：嶺，小山別於大山也。舟，帶也。瑤，言有美德也。下曰鞞，上曰瑤。言德有度數也。容刀，言有武事也。鄭箋：陟，降下也。公劉之相此原地也。山原而升，嶺復下在原。言反復之重。居民也。民亦愛公劉之如是，故進玉瑤容刀之飾。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覲于京。毛傳：溥，大。覲，見也。鄭箋：逝，往。瞻，視。溥，廣也。山脊曰岡。絕高為之京。厚乎公劉之相此原地也。往之彼百泉之間，視其廣原可居之處，乃升其南山之脊，乃見其可居者于京。謂可營立都邑之處。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毛傳：是京乃大衆所

傳詩類家

卷十二

大雅

十

公劉

空居之也。鄭箋：衛也。直言曰言，論難曰語。鄭箋：于，於時是也。京地乃衆民所空居之野也。於是處其所當處者。廬舍其賓旅，言其所當言，語其所當語。謂安民館客施教令也。

傳詩類家

卷十二

大雅

十一

公劉

篤公劉于京斯依，踳踳濟濟，俾筵俎几。鄭箋：踳踳，濟濟，濟士大夫之威儀也。俾，使也。厚乎公劉之居於此京，依而祭官室，其既成也。與羣臣士大夫飲酒以樂之。羣臣則相使為公劉設几筵，使之升坐。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毛傳：賓已登席坐矣。乃依几矣。曹，羣也。執豕于牢，新國則殺禮也。酌之用匏，儉以質也。鄭箋：公劉既登堂，負象而立，羣臣適其牧羣，樽豕于牢中，以為飲酒之敬。酌酒以匏為爵。言忠敬也。食之飲之，君之宗之。毛傳：為之君，為之大宗也。鄭箋：宗，尊也。公劉雖去邠國來遷，羣臣從而君之尊之，猶在邠也。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毛傳：既景，乃岡。考於日景，參之高岡。鄭箋：厚乎公劉之居幽也。既廣其地之東西，又長其南北。既以日景定其經界于山之脊，觀相其陰陽寒暖所空，流泉浸潤所及，皆為利民富國。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微田為糧。

抄錄天三
鄭如傳
三行昔
鄭如傳
鄭如傳
鄭如傳
鄭如傳
鄭如傳
鄭如傳
鄭如傳

國語文王
大田神

毛傳三軍相襲也。徹治也。鄭箋郟后稷上公之封大

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為羨今公劉遷于幽民始從

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度其隰與原

田之多少。徹之使出稅以為國用。什一而稅謂之徹。

魯哀公曰。吾猶不足。加之何其徹也。度其夕陽。幽

居允荒。毛傳山西曰夕陽荒。大也。鄭箋允信也。夕陽

者幽之所處也。度其廣輪幽之所處信寬大也。

篤公劉于幽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鍛。毛傳館舍也。

正絕流曰亂。鍛石也。鄭箋鍛石所以為鍛質也。厚乎

公劉於幽地作此宮室乃使人渡渭水為舟絕流而

傳詩鄭家卷十二大雅主公劉

而取鍛厲斧斤之石可以利器用。伐取材木給築事

也。止基廼理。爰眾爰有。夾其皇澗。邇其過澗。毛傳皇

澗名也。邇。邇也。過。澗名也。鄭箋爰曰也。止基。作宮室

之功也。而後疆理其田野。校其夫家。人數日益多矣。

器物有足矣。皆布居澗水之旁。止旅乃密。芮鞠之即

毛傳密安也。芮水厓也。鞠究也。鄭箋芮之言內也。水

之內曰隰。水之外曰鞠。公劉居幽。既安軍旅之役。止

士辛乃安。亦就澗外之內外而居。脩田事也。

公劉六章章十句。
序篇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今德以合
今德以合
今德以合
今德以合
今德以合

絲絲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毛傳與也。絲。不絕

瓞。瓜。紹也。瓞。瓞也。民。周民也。自用土。居也。沮。水。漆。水

也。鄭箋瓜之本實。繼先族之瓜必小。狀如瓞。故謂之

與。絲絲然。若將無長大時。與者。鎔。后稷乃帝嚳之曾

封於郟。其後公劉失職。遷于幽。居沮漆之地。歷世亦

絲絲然。至大王而德益盛。得其民心而生王業。故本

周之興。云於沮漆也。古公亶父。闡復陶穴。未有室

毛傳古公。幽公也。古言久也。亶父字。或殷以名。言實

也。古公處幽。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

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

傳詩鄭家卷十二大雅主公劉

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吾土地。吾聞之。君子不以

其所養人而害人。二三子何患無君。去之。踰梁山。邑

乎岐山之下。幽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

屯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室內曰家。未有寢

廟亦未敢有家室。鄭箋古公。據文王本其祖也。諸侯

之臣。稱君曰公。復者。復於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

木其在幽時也。傳自古公處幽而下。為一。章。條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

率來齊宇。毛傳齊。循也。滸。水厓也。姜女。大姜也。齊。相

室居也。鄭箋來朝走馬。言其辟惡早且疾也。循。西水

斥漆沮水側也。爰於及與幸自也。於是與其如大姜。自來相可居者。著大美之賢知也。

周原膺膺。董茶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毛傳周原

沮漆之間也。膺膺美也。董菜也。茶苦菜也。契開也。鄭

箋廣平曰原。周之原地在岐山之陽。膺膺然肥美其

所生菜。雖有杜若者。甘如飴也。此地將可居。故於是

始與兩人之從已者謀。謀從。又於是契灼其龜。而卜

之。則又從矣。曰止曰時。築室于茲。鄭箋時是。茲此也。

卜從則曰。可止於是。可作室家于此。定。民心也。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宜迺畝。自西徂東。

傳詩新象 卷十二 大雅 七 五

周爰執事。毛傳慰安。爰於也。鄭箋時耕曰宜。徂往也。

民心定。乃安隱其居。乃左右而處之。乃疆理其經界。

乃時耕其田畝。於是從西方而往東之人。皆於周執

事。競出力也。幽與周原。不能為西東。據至時。從水。辭

音也。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鄭箋俾使也。司空司

徒。卿官也。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故召之。

俾立室家之位處。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毛

傳言不失繩直也。東謂之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

先。既庫為次。居室為後。鄭箋繩者。營其廣輪方制之

正也。既正。則以索縮其築版。上下相承而起。廟成。則

嚴顯翼翼然。乘聲之誤。當為繩也。

梓之陔。陔度之慕。慕築之登。登削屨馮馮。毛傳梓

也。陔陔衆也。度居也。言百姓之勤勉也。登登用力也。

削削鍛屨之聲。馮馮然。鄭箋梓。梓也。度。猶投也。築牆

者。梓乘壞土。盛之以慕而投諸版中。百堵皆興。馨鼓

弗勝。毛傳弗。猶也。馨。鼓也。長一丈二尺。或馨或鼓

言勸事樂功也。鄭箋方。改為堵。與。起也。百堵同時也。

馨鼓不亦止之使休息也。凡大鼓之則有小鼓。謂之

應。應。樂。周禮曰。以馨鼓。役事。

傳詩新象 卷十二 大雅 五 五

迺立皋門。皋門有仇。迺立應門。應門將將。毛傳王之

郭門曰皋門。仇。高大王之正門曰應門。將將。嚴正也。

美大王作郭門。以致皋門。作正門。以致應門焉。鄭箋

諸侯之官。外門曰皋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

之官。加以庫雉。迺立冢土。戎醜攸行。毛傳冢。大戎。大

醜。衆也。冢土。大社也。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

而後出。謂之空。美大王之社。遂為大社也。鄭箋大社

者。出大衆將所告而行。春秋傳曰。置空。社之內。

肆不殄厥愾。亦不隕厥闕。梓械拔矣。行道免矣。毛傳

肆。故令也。殄。志。隕。墜也。免。成。蹶也。鄭箋小聘曰。闕。梓

梓也。被。白接也。文王見大王立冢上。有用大衆之義。故不絕去其志惡惡人之心。亦不廢其聘問鄰國之禮。今以梓接生柯葉之時。使大夫將師旅出聘問。其行道士衆。兌然不有征伐之意。混夷駝矣。維其喙矣。
毛傳駝突喙。困也。鄭箋混夷。夷狄國也。見文王之使者。將士衆。過已國。則懼怖驚走。奔突入此梓。被之中而逃。其困制也。是之謂一年伐混夷。大王辟狄。文王伐混夷成。道與國。其志一也。

虞芮質厥成。文王踴厥生。毛傳質成也。成。平也。踴。動也。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侵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閒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鄭箋虞芮之質。平而文王動其絲絲民初生之道。謂廣其德而王衆大。

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禦侮。毛傳予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崇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鄭箋予我也。詩人自我也。文王之德。所以至然者。我念之曰。此亦由有疏附先

後奔走禦侮之臣力也。疏附。使疏者親也。奔奏。使人歸趨之。

歸趨之。

序。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鄭箋二聖相承。其明德日以廣大。故曰大明。

承其明德日以廣大。故曰大明。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毛傳明明察也。文王之德。明明於下。故赫赫然著見於天。鄭箋明明者。文王武王施明德于天下。其徵應昭著見於天。謂三辰效驗。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毛傳忱信也。紂居大位而殷之正適也。挾。達也。鄭箋天之意難信矣。不可改易者。天子也。今紂居天位。而又殷之正適。以其爲惡。乃棄絕之。使教令不行於四方。四方共叛之。是天命無常。維德是予耳。言此者。厚美周也。

維德之行。毛傳華國任姓之中女也。嬪。婦。京。大也。王季。大王之子。文王之父也。鄭箋京。周國之地。小別名也。及。與也。華。國中女曰大任。從殷商之畿內。嫁爲婦於周之京。配王季而與之。共行仁義之德。同志意也。大任有身。生此文王。毛傳大任。仲任也。身。重也。鄭箋重。謂懷孕也。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率懷多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率懷多

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毛傳回達也鄭箋小心翼翼
恭慎貌昭明幸也。思也。方國四方來附者。此言文
王之有德亦由父母也。

毛氏其分
亦以意
止三句
四句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
在渭之涘毛傳集就載謀合配也洽水也渭水也涘
也鄭箋天監視善惡於下其命將有所依就則豫
福助之於文王生猶有所識則為之生配於氣勢之
處使必有賢才謂生大奴。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毛傳嘉美也鄭箋文王開大奴
之賢則美之曰大邦有子女可以為妃乃求昏大邦

似神詩作
九句也

有子倪天之妹毛傳倪馨也鄭箋既使問名還則卜
之。又知大奴之賢尊之如天之有女弟。文定厥祥。毛

傳言大奴之有文德也。祥善也。鄭箋問名之後卜而
得吉則文王以禮定其吉祥謂納幣也。親迎于渭。毛

傳言賢聖之配也。鄭箋賢女配聖人得其空故備禮
也。造舟為梁不顯其光。毛傳言受命之空。王基乃始

於是也。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時舟造舟
然後可以顯其光輝。鄭箋近大奴而更為梁者欲其
昭著示後世敬昏禮也。不明乎其禮之有光顯美之
也。天子造舟周制也。設時未有等制。

傳詩勸象 卷十二 大雅 十九 九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毛傳續繼也莘大奴國也長子長女也維行大任之
德焉鄭箋天為將命文王君天下於周京之地故亦
為作合使繼大任之女事於莘國莘國之長女大奴

則配文王維德之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
毛傳篤厚右助燮和也。鄭箋天降氣于大奴厚生聖

子武王安而助之又遂命之爾使協和伐殷之事協
和伐殷之事謂合位三五也。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毛傳旅衆
也。如林言衆而不為用也。矢陳興起也。言天下之望

傳詩勸象 卷十二 大雅 十九 九
周也。鄭箋殷盛合其兵衆陳于商郊之牧野而天乃
予諸侯有德者當起為天子言天去紂周師勝也。上

帝臨女無貳爾心毛傳言無敢懷貳心也鄭箋臨視
也。女武王也。天護爾女伐紂必克無有疑心。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騶彭彭毛傳洋洋廣也煌煌
明也。駟馬白腹曰騶言上周下殷也。鄭箋言其戰地

寬廣明不用權詐也。兵車鮮明馬又強則服且整維
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毛傳師大帥也尚父可
尚可父鷹揚如鷹之並揚也。涼佐也。鄭箋尚父呂望
也。尊稱焉。鷹鷲鳥也。佐武王者為之上將肆伐大商。

會朝清明。毛傳肆，疾也。會，甲也。不崇朝而天下清明。鄭箋肆，故今也。會，合也。以天期已至，兵甲之強，師率之武，故今伐殷，合兵以清明。書牧誓曰：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前郊，乃誓。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愚按傳列生

民已下諸詩，蓋以后稷公劉大王文武為次者。

序棧樸。文王能官人也。

芄芄棧樸，薪之類也。毛傳與也。芄芄，木盛貌。棧，白桮也。樸，抱木也。然積也。山木茂盛，萬民得而薪之，賢人

衆多，國家得用蕃興。鄭箋白桮相樸，屬而生者，枝條

傳詩燭蒙。卷十三。大雅。棧樸。干。

芄芄然，陳斫以為薪，至祭皇天上帝及三辰，則舉積

以燎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毛傳趣，趨也。鄭箋辟，君

也。君王謂文王也。文王臨祭祀，其容濟濟然敬，左右

之諸臣皆促疾於事，謂相助積薪。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毛傳半圭曰璋。鄭箋璋，贊也。祭

祀之禮，王裸以圭，贊諸臣助之。亞裸以璋，贊奉璋。義

棧，髦士攸宜。毛傳義，義盛壯也。髦，俊也。鄭箋士，卿士

也。奉璋之儀，義義然，故今俊士之所宜。

溁彼溁舟，烝徒楫之。毛傳溁，舟行貌。楫，櫂也。鄭箋烝，

衆也。溁溁然，溁水中之舟，順流而行者，乃衆徒舩人

以揖擢之故也。典羣臣之賢者行君政令。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毛傳天子六軍。鄭箋于，往。邁，行。及，與也。周王往行，謂出兵征伐也。二千五百人為師。今王與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五師為軍，軍萬二千五百人。

倬彼雲漢，為章于天。毛傳倬，大也。雲漢，天河也。鄭箋

雲漢之在天，其為文章，譬猶天子為法度于天下。周

王壽考，遐不作人。毛傳遐，遠也。遠不作人也。鄭箋周

王，文王也。文王是時九十餘矣，故云壽考。遠不作人

者，其政變化紂之惡俗，近如新作人也。

傳詩燭蒙。卷十三。大雅。倬。主。棧樸。

迨豳其章，金玉其相。毛傳迨，彫也。金，曰彫。玉，曰琢。相，

質也。鄭箋周禮迨師，掌道衡筭，則迨亦治玉也。相，視

也。猶觀視也。迨，琢玉使成文章，喻文王為政，先以心

研精合於禮義，然後施之萬民，視而觀之，其好而樂

之，如觀金玉然，言其政可樂也。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鄭箋我王，謂文王也。以綱罟喻為政，張之為綱，理之

為紀。

棧樸五章。章四句。

序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大王

王季，中以百福千祿焉。

虞山名也。麓山足也。濟濟衆多也。鄭箋：早山之足，林木茂盛者，得山雲雨之潤澤也。險周邦之民，獨豐樂者，被其君德教。豈第君子，于祿豈第。毛傳：于，求也。言陰陽和，山藪殖，故君子得于祿樂易。鄭箋：君子，謂大王王季，以其有樂易之德，施於民，故其末祿亦得樂易。

瑟彼玉瓚，流在中。毛傳：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流也。九命，然後錫以拒也。圭瓚，鄭箋：瑟，潔鮮貌。黃流，拒也。圭瓚之狀，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青金為外。朱中央矣。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為西伯，以功德受此。

傳詩彙家 卷十三 大雅 圭 早麓
賜豈第君子，福祿攸降。鄭箋：攸，所降，下也。高飛戾天，魚躍于淵。毛傳：言上下察也。鄭箋：魚，鳴之類。鳥之貪惡者也。飛而至天，喻惡人遠去，不為民害也。魚跳躍于淵中，喻民喜得所。豈第君子，遐不作人。鄭箋：遐，遠也。言大王王季之德，近於變化，使如新作人。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毛傳：言年豐畜碩也。鄭箋：既載，謂已在尊中也。祭祀之事，先為清酒，其次擇牲。故率三者以享以祀，以介景福。毛傳：言祀所以得福也。鄭箋：介，助。景，大也。

瑟彼柞枿，民所燎矣。毛傳：瑟，象貌。鄭箋：柞枿，所以茂盛者，乃人煨燒，除其芳草，養治之，使無害也。豈第君子，神所勞矣。毛傳：勞，猶言佑助。莫莫葛藟，施于條枚。毛傳：莫莫，施貌。鄭箋：葛藟，藟也。延蔓於木之枝，木而茂盛，繁子孫依緣先人之功而起。豈第君子，求福不回。鄭箋：不回者，不違先祖之道。

序思齊，文王所以聖也。鄭箋：言非但天性，德有所由成。思齊大任，又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毛傳：齊，莊。媚，愛也。周姜，大姜也。京室，王室也。鄭箋：京，周地名也。常思莊敬者，大任也。乃為文王之母，又常思愛大姜之配，大王之禮，故能為京室之婦。言其德行純備，故生聖子也。大姜，言周大任，言京，見其謙恭自卑小也。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毛傳：大姒，文王之妃也。大姒，十子，衆妾則空百子也。鄭箋：徽，美也。嗣，大任之美音，謂續行其善教令。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憫。毛傳：宗公，宗神也。憫，痛也。鄭箋：惠，順也。宗公，大臣也。文王為政，咨於大臣，順而行之，故能當於神明。神無是怨，惠其所行者，無

虞山名也。麓山足也。濟濟衆多也。鄭箋：早山之足，林木茂盛者，得山雲雨之潤澤也。險周邦之民，獨豐樂者，被其君德教。豈第君子，于祿豈第。毛傳：于，求也。言陰陽和，山藪殖，故君子得于祿樂易。鄭箋：君子，謂大王王季，以其有樂易之德，施於民，故其末祿亦得樂易。

了二覽其
是痛傷其將無有猶禍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
家邦毛傳刑法也。寡妻道妻也。御迎也。鄭箋寡妻寡
有之妻。言賢也。御治也。文王以禮法接待其妻至于
宗族。以此又能為政治于家邦也。書曰。乃寡兄弟。又
曰。越乃御事。

離離在宮肅肅在廟毛傳離離和也。肅肅敬也。鄭箋
宮謂辟離宮也。羣臣助文王養老明尚和。助祭於廟
則尚敬。言得禮之宜。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毛傳以顯
臨之保安無厭也。鄭箋臨視也。保猶居也。文王之在
辟離也。有賢才之質而不明者亦得觀於禮於六藝

傳詩翦家 卷十一 大雅 思齊
無射才者亦得居於位。言養善使之積小致高大。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毛傳肆故今也。戎大也。故今
大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也。烈業假大也。鄭箋厲
假皆病也。瑕已也。文王於辟離德如此。故大疾害人
者不絕之而自絕。為厲假之行者不己之而自已。言
化之源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毛傳言性與天合也。
鄭箋式用也。文王之祀於宗廟有仁義之行而不聞
達者亦用之助祭。有孝悌之行而不能諫諍者亦得
人言其使人器之不求備也。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毛傳造為也。鄭箋成人謂大

夫子也。小子其弟子也。文王在於宗廟德如此。故大
士皆有所德。子弟皆有所造成。古之人無不敬。譽髦斯
士。毛傳古之人無不敬於有名譽之俊士。鄭箋古之人
謂聖王明君也。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以身化其臣下。
故今此士皆有名譽於天下。成其俊又之美也。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鄭四章章六
句。
序皇矣。美河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脩德莫若
文王。鄭箋監視也。天視四方可以代殷。王天下者
維有周爾。世世脩行道德。維有文王盛爾。

傳詩翦家 卷十二 大雅 思齊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毛傳皇大
莫定也。鄭箋臨視也。大矣天之視天下。赫然甚明。殷
紂之暴亂。乃監察天下之衆國。求民之定。謂所歸就
也。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毛傳二
國夏殷也。彼彼有道也。四國四方也。究謀度。居也。鄭
箋二國謂今殷紂及宗族也。正長獲。得九。四國謂家
也。阮也。祖也。共也。度亦謀也。殷崇之君。其行暴亂。不
得於天心。密阮祖共之君。於是又助之謀。言同於惡
也。上帝者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毛傳者
惡也。憎其用大位。行大政。顧顧西也。宅居也。鄭箋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毛傳造為也。鄭箋成人謂大

者老也。天須假此二國。養之。王老猶不變。改增其所用。為惡浸大也。乃眷然運視。兩顧。見文王之德。而與之居。言天意常在文王所。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乎之。其灌其樹。故之辟之。其種其楛。攘之剔之。其屨其拓。毛傳木立。瓜曰苗。有

覺為翳。灌。叢生也。柯。柄也。擗。河柳也。据。指也。屨。山桑也。鄭箋。天既顧文王。四方之民。則大歸往之。岐山之

地。險隘多樹木。乃競刊除。而自居處。言樂就有德之

甚。帝遷明德。串夷載路。毛傳徒。就文王之德也。串。習

夷。常路。大也。鄭箋串夷。即泥夷。西戎。國名也。路。應也。

傳詩類家 卷十二 大雅 天 皇矣

天意去放之惡。就周之德。文王則侵伐泥夷。以應之。

天立厥配。受命既固。毛傳配。媿也。鄭箋。天既顧文王。

又為之生賢妃。謂大妣也。其受命之道。已堅固也。

帝省其山。柞械斯拔。柞。柏斯兌。毛傳兌。易直也。鄭箋

省。善也。天既顧文王。乃和其國之風雨。使其山樹茂

盛。言非徒養其民人而已。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

毛傳對。配也。從大伯之見王季也。鄭箋。作為也。天為

邦。謂典周國也。作配。謂為生明君也。是乃自大伯王

季。則則然矣。大伯讓於王季。而文王起。維此王季。因

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毛傳。四親也。

善兄弟曰友。慶。善光。大也。鄭箋。篤。厚。載。始也。王季之

心。親親而又善於宗族。又尤善於兄大伯。乃厚明其

功矣。始使之顯者也。大伯以讓為功美。王季乃能厚

明之。使傳世稱之。亦其德也。受祿無喪。奄有四方。毛

傳。喪。亡。奄。大也。鄭箋。王季以有同心則友之德。故世

世受福祿。至於覆有天下。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猶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

克長克君。毛傳。心能制義曰度。猶。靜也。鄭箋。德正應

和口。猶。照臨四方曰明。類。善也。勤施無私曰類。敬海

不倦曰天。賞慶刑威曰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毛傳

傳詩類家 卷十二 大雅 天 皇矣

德和。稱服曰順。擇善而從曰比。鄭箋。王君也。王季稱

王。追王也。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毛傳。經緯天地曰文

鄭箋。靡。無也。王季之德。比于文王。無有所悔也。必比

于文王。盛德以聖人為匹。既受帝祉。施于孫子。鄭箋

帝。天也。祉。福也。施。猶易也。延也。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岵。毛傳。無

是畔道。無是援取。無是貪羨。岵。高位也。鄭箋。畔。援。猶

跋扈也。誕。大。登。成。岵。說也。天語文王曰。女無如是跋

扈者。妾出兵也。無如是貪羨者。侵人土地也。欲廣大

德美者。當先平獄訟。正曲直也。密人不恭。敢距大邦。

毛傳五
也。祖也。共也。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密須之人。乃敢
距其義兵。違正道。是不直也。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
按徂旅。以篤于周祜。以對于天下。毛傳。旅。師。按。止也。
旅。地名也。對。遂也。鄭箋。赫。怒。意。斯。盡也。五百人為旅。
對。答也。文王赫然與其羣臣盡怒。曰。整其軍旅而出。
以却止。徂。因之。兵。衆以厚。周當王之福。以答天下鄉
周之望。

侵阮徂共。毛傳。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共。鄭箋。阮
也。徂也。共也。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密須之人。乃敢
距其義兵。違正道。是不直也。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
按徂旅。以篤于周祜。以對于天下。毛傳。旅。師。按。止也。
旅。地名也。對。遂也。鄭箋。赫。怒。意。斯。盡也。五百人為旅。
對。答也。文王赫然與其羣臣盡怒。曰。整其軍旅而出。
以却止。徂。因之。兵。衆以厚。周當王之福。以答天下鄉
周之望。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
無飲我泉。我泉我池。毛傳。京。大阜也。矢。陳也。鄭箋。京。
傳。詩。類。聚。卷。十。二。大。雅。天。皇。矣。

周地名。陟。登也。矢。猶當也。大陵曰阿。文王但發其依
居京地之衆。以往侵阮國之疆。登其山脊而望阮之
兵。兵無敢當其陵及阿者。又無敢飲食於其泉及池
水者。小出兵而令驚怖如此。此以德攻。不以衆也。陵
衆重言者。美之也。每言我者。據後得而有之而言。度
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毛
傳。小山別大山曰鮮。將。側也。方。則也。鄭箋。度。謀。鮮。善
也。方。猶鄉也。文王見侵阮而兵不見敵。知已德盛而
威行。可以遷居定天下之心。乃始謀居善原廣平之
地。亦在岐山之南。居渭水之側。為萬國之所嚮。作下

民之君。後竟徙都於豐。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

不知順帝之則。毛傳。懷。歸也。不大聲見於色。革。更也。

不以長大有所更。鄭箋。夏。諸夏也。天之言云。我謂人

君有光明之德。而不虛廣言語以外作容貌。不長諸

夏以變更王法者。其為人。不識古。不知今。順天之法。

而行之者。此言天之道尚誠實。貴性自然。帝謂文王。

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鈞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毛傳。仇。匹也。鈞。鈞梯也。所以鈞引上城者。臨。臨車也。

衝。衝車也。墉。城也。鄭箋。詢。謀也。怨。耦曰仇。仇。友。謂

傳。詩。類。聚。卷。十。二。大。雅。天。皇。矣。

國諸侯為暴亂大惡者。女當謀征討之。以和協女兄

弟之國。率與之往。親親則萬志齊心一也。當此之時。

崇侯虎倡紂為無道。罪尤大也。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

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毛傳。閑。閑。動。擇也。言言。高大

也。連連。徐也。攸。所也。馘。獲也。不服者殺而馘其左耳

曰馘。於內曰類。於野曰禡。致。致。其。社。稷。羣。神。附。附。其

先祖。為之立後。尊其尊而親其親。鄭箋。言言。猶。孽。孽。

將壞貌。訊。言也。執。所生得者而言。問之。及獻所馘皆

徐徐。以禮為之。不尚促進也。類也。禡也。師祭也。無侮

此詩清
其說詳
於前卷

者文王伐崇而無復敢侮周者臨衝蒺藜崇墉
仇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撓毛傳蒺藜
爾雅蒺藜也。仇仇猶言言也。肆厥也。忽滅也。鄭箋伐謂擊刺之
肆。犯突也。春秋傳曰。伐虜而無剛者肆之。撓猶仇也。
言無復僂戾文王者。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序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
鳥獸昆蟲焉鄭箋民者冥也其見仁道遲故於是
乃附也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殺象察氣之妖祥
也文王受命而作邑于豐立靈臺春秋傳曰公既

傳詩補家 卷十二 大雅 皇矣

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為備故也。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毛傳神之
精明者稱靈四方而高曰臺經度之也攻作也。不日

成也鄭箋文王應天命度始靈臺之基址營表其位
衆民則築作不設期日而成之言說文王之德勸其
事志已勞也觀臺而曰靈者文王化行似神之精明

故以名焉。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鄭箋亟急也度始靈臺之基址
非有急成之意衆民各以子成父事而來攻之王在

靈囿鹿鹿攸伏毛傳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

此詩清
其說詳
於前卷

此詩清
其說詳
於前卷

諸侯四十里靈囿言靈道行於囿也鹿也鄭箋攸
所也文王親至靈囿視化鹿所遊伏之處言愛物也
鹿鹿濯濯白鳥翯翯毛傳濯濯濯濯也翯翯肥澤也
鄭箋鳥獸肥盛喜樂言得其所王在靈沼於魚鼈躍
毛傳沼池也靈沼言靈道行於沼也魚鼈也鄭箋靈
沼之水魚鼈謂其中皆跳躍亦言得其所。

虞業維樞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廡毛傳植者
曰虞樞者曰樞業大版也樞崇牙也賁大鼓也鏞大
鐘也論思也水旋丘如壁曰辟廡以節觀者鄭箋論
之言倫也虞也拘也所以懸鐘鼓也設大版於上刻

傳詩補家 卷十二 小雅 靈臺

靈以為備文王立靈臺而知民之歸附作靈囿靈沼
而知鳥獸之得其所以為音聲之道與政通故合樂
以詳之於得其倫理乎鼓與鐘也於喜樂乎諸在辟

廡中者言感於中神之至。

於論鼓鐘於樂辟廡鼙鼓逢逢毛傳鼙鼙
為逢逢和也。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矇公事

也鄭箋凡聲使替矇為之。

靈臺五章章四句

序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
功焉鄭箋繼文者繼文王之王業而成之昭明也

功焉鄭箋繼文者繼文王之王業而成之昭明也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毛傳武繼也鄭箋下猶後也

知也後人能繼先祖者維有周家最大世世益有明

知之王謂大王王季文王精就盛也三后在天王配

于座毛傳三后大王王季文王也王武王也鄭箋此

三后既沒登假精氣在天矣武王又能配行其道于

京謂鎬京也

王配於京世德作求鄭箋作爲求終也武王配行三

后之道於鎬京者以其世世精德庶爲終成其大功

永言配命成王之鄭箋永長言我也命猶教令也

孚信也此爲武王言也今長我之配行三后之教令

者欲成我周家王道之信也王德之道成於信論語

曰民無信不立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毛傳式法也鄭箋王道尚信則

天下以爲法勤行之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毛傳則其

先人也鄭箋長我孝心之所思所思者其維則三后

之所行子孫以順祖考爲考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毛傳一人天子也應當侯維也

鄭箋媚愛茲此也可愛乎武王能當此順德謂能成

其祖考之功也易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永言

孝思昭哉嗣服鄭箋服事也引哉武王之嗣行祖考

之壽壽伐紂有天下

昭茲來誅繩其祖武毛傳誅進繩戒武迹也鄭箋茲

此來動也武王能明此勤行進于善道戒慎其祖考

所履踐之迹美其終成之於萬斯年受天之祜鄭箋

祜福也天下樂仰武王之德欲其壽考之言也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毛傳遠夷

末佐也鄭箋武王受此萬年之壽不遠有佐言其輔

佐之臣亦宜蒙其餘福也書曰公其以予萬億年亦

君臣同祿也

下武六章章四句愚按下字之義難解諸家強爲

之說終屬未安今于貢傳作大武則於義爲勝矣

序文王有聲鄭箋繼伐者文王伐崇而武王伐紂

文王有聲鄭箋通求風寧通觀厥成鄭箋通述

駿大求終觀多也文王有令聞之聲者乃述行有令

聞之聲之道所致也所述者謂大王王季也又述行

終其安民之道又述行多其成民之德言周德之世

益盛文王烝哉毛傳烝君也鄭箋君哉者言其誠得

人君之道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鄭箋武功

謂伐四國及崇之功也。作邑者。徒都于豐以應天命。文王烝哉。

築城伊瀆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適迨來考。毛傳。成。

清也。四。配也。鄭箋。方十里曰成。成其清也。廣深各八

尺。棘。急來。勸也。文王受命而猶不自足。築豐邑之城。

大小適與城偶。大於諸侯。小於天子之制。此非以急

成從已之欲。欲廣都邑。乃追追王季勸孝之行。進其

業也。王后烝哉。毛傳。后。君也。鄭箋。變謚言王后者。非

其盛事。不以義謚。

王公伊瀆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毛傳。瀆。大。

傳詩。簡家。卷十一。大雅。文王有聲。

翰。幹也。鄭箋。公事也。文王進行大王王季之王業。其

事益大。作邑於豐。城之既成。又垣之立。官室。乃為天

下所同心而歸之。王后為之幹者。正其政教。定其法

度。王后烝哉。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毛傳。績。業

皇。大也。鄭箋。績。功。辟。君也。昔堯時洪水。而豐水亦汎

溢為害。禹治之。使入渭東注于河。禹之功也。文王武

王。今猶作邑於其旁地。為天下所同心而歸。大王為

之君。乃由禹之功。故引美之。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

在豐水之東。皇王烝哉。鄭箋。變王后言大王者。武王

之事又益大。

鎬京辟靡。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毛傳。武王

作邑於鎬京。鄭箋。自由也。武王於鎬京行辟靡之禮。

自西方來親者。皆感化其德心。無不歸服者。皇王烝

哉。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鄭箋。考。猶

稽也。宅。居也。稽疑之法。必爇灼龜而卜之。武王卜居

是鎬京之地。龜則正之。謂得吉兆。武王遂居之。脩三

后之德。以伐紂定天下。成龜兆之占。功莫大於此。武

王烝哉。

傳詩。簡家。卷十二。大雅。文王有聲。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毛傳。芑。

草也。仕。事。燕。及。翼。敬也。鄭箋。詒。猶傳也。孫。順也。豐水

猶以其潤澤生艸。武王豈不以其功業為事乎。以之

為事。故傳其所以順天下之謀。以安其敬事之子孫。

謂使行之也。書曰。厥考翼。其肯曰。我有後弗棄。武

王烝哉。鄭箋。上言皇王。而變言武王者。皇。大也。始大

其業。至武王伐紂成之。故言武王也。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序行葦。思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自睦。九族

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鄭箋。九族。

自已上至高祖下至玄孫之親也。黃黃髮也。耆凍梨也。乞言從求善言可以為政者。教史受之。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毛傳敦聚也。行道也。葉初生泥泥。鄭箋苞茂也。體成形也。敦敦然道旁之葦。牧牛羊者毋使躐履折傷之。草物方

茂盛以其將終為人用故周之先王為此愛之。况於人乎。

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毛傳戚戚內相親也。肆陳也。或陳之筵者。或授几者。鄭箋莫無也。其猶俱也。爾謂進之也。王與族人燕。兄弟之親無

遠無近。俱揖而進之年。雅者為設筵而已。老者加之几。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毛傳設席重席也。緝御取階之容也。鄭箋緝猶積也。御侍也。兄弟之老者既為設

重席授几。又有相續代而侍者。謂教史也。或獻或酢。洗爵奠斝。毛傳斝爵也。夏曰醴。殷曰斝。周曰爵。鄭箋

進酒於客曰獻。客答之曰酢。主人又洗爵醑客。客受而奠之不舉也。用殷爵者尊兄弟也。

醑醑以薦。或燔或炙。嘉穀脾臄。或歌或嘏。毛傳以肉曰醑。醑臄也。歌者此於琴瑟也。徒擊鼓曰嘏。鄭箋

無此行也。下在此也。

屬之禮。非。則盥醑也。燔用肉。炙用肝。以脾函為如。故謂之嘉。

敦弓既堅。四鍤既鈞。舍矢既均。毛傳敦弓。蓋弓也。天子敦弓。鍤。矢參亭已均中。燕。鄭箋舍之言釋也。義質也。周之先王將養老。先與羣臣行射禮。以擇其可與

者以為賓。序賓以賢。毛傳言賓客次第皆賢。孔子射於豐相之圃。觀者如堵。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

矢出。延射曰。奔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人。其餘皆入。益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來序。點

揚解而語曰。勿壯孝弟者。羞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

修。成者不在此位。益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解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堯勸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僅有存焉。鄭箋序賓以賢。謂以射中多少為

次第。

敦弓既句。既挾四鍤。毛傳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鄭箋射禮。挾三挾一个。言已挾四鍤。則已編釋之。四鍤

如樹。毛傳言皆中也。序賓以不侮。毛傳言其皆有賢才也。鄭箋不侮者敬也。其人敬於禮。則射多中。

曾孫維主。酒醴維醑。酌以大斗。以祈黃耇。毛傳曾孫。成王也。醑。厚也。大斗。長三尺也。祈。報也。鄭箋祈。告也。

今我成王承先王之法度為主人亦既序賓矣有醴厚之酒醴以大斗酌而嘗之而美故以告黃耆之人徵而養之也飲酒之禮曰告於先生君子可也黃耆台背以引以翼毛傳台背大老也引長翼敬也鄭箋台之言始也大老則背有始文既告老人及其來也以禮引之以禮翼之在前曰引在旁曰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毛傳祺吉也鄭箋介助也養老人而得吉所以助大福也

行葦八章章四句毛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愚按傳以諸詩皆周公述先德以訓成王者則

傳詩類聚

卷十二

大雅

美

既醉

此詩會孫非如毛鄭之指成王也當是指先王之主祭者耳後凡言指成王者做此

序既醉大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鄭箋

成王祭宗廟族醴下徧羣臣至於無算爵故云醉焉乃見十倫之美在意云滿是之謂飽德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毛傳既者盡其禮終其事鄭箋禮謂族醴之屬非謂施惠先後及歸俎之類君子萬

年介爾景福鄭箋君子斥成王也介助景大也成王女有萬年之壽天又助女以大德謂五福也

既醉以酒爾般既將毛傳將行也鄭箋爾女也般謂

牲體也成王之為羣臣俎實以尊卑差次行之君子萬年介爾昭明鄭箋昭光也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毛傳融長朗明也始於饗燕終於享祀鄭箋有又令善也天既與女以光明之道又使之長有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是其長也令終有

假公尸嘉告毛傳假始也公尸天子以卿言諸侯也鄭箋假猶厚也既始有善令終又厚之公尸以善言

告之謂假辭也諸侯有功德者入為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公君也

其告維何筮豆靜嘉毛傳恒豆之類水草之和也其

傳詩類聚

卷十二

大雅

美

既醉

臨降產之物也嘉豆陸產也其醴水物也籩豆之屬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藝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者言道之徧至也鄭箋公尸所以善言告之是何

故乎乃用籩豆之物潔清而美政平氣和所致故也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毛傳言相攝佐者以威儀也鄭

箋朋友謂羣臣同志好者也言成王之臣皆有仁孝士君子之行其所以相攝佐威儀之事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鄭箋孔甚也言成王之臣威儀甚得其宜皆君子之人有孝子之行孝子不置承

錫爾類毛傳置類類善也鄭箋承長也孝子之行非

不如此注
謂類也
者不亦
皆之謂也
意也
於人民之
也者今
也者今
也者今
也者今
也者今
也者今

有竭極之時。長以與女之族類。謂廣以教道天下也。

春秋傳曰。類考叔。純孝也。施及莊公。

其類維何。室家之壺。毛傳。壺。廣也。鄭箋。壺之言。相也。

其與女之族類云何乎。室家先以相相繼。已乃及于

天下。君子萬年。永錫祚胤。毛傳。胤。習也。鄭箋。永。長也。

成王女有萬年之壽。天又長予女福祚。至于子孫。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毛傳。祿。福也。鄭箋。天子女福祚

至于子孫云何乎。天覆被女以祿位。使祿福天下。君

子萬年。景命有僕。毛傳。僕。附也。鄭箋。成王女既有萬

年之壽。天之大命又附著於女。謂使為政教也。

傳詩類聚 卷十二 大雅 既醉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毛傳。釐。予也。鄭箋。天之大命附

著於女云何乎。予女以女節有士行者。謂生淑媛使

為之妃。釐爾女士。從以孫子。鄭箋。從。隨也。天既予女

以女而有士行者。又使生賢知之子孫以隨之。謂傳

世也。

既醉八章。章四句。

序。鳧鷖。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

安樂之也。鄭箋。君子。斥成王也。言君子者。太平之

特別皆然。非獨文王也。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毛傳。鳧。水鳥也。鷖。鳧屬。太

平則萬物衆多。鄭箋。涇。水名也。水鳥而居水中。猶人

為公尸之在宗廟也。故以鷖焉。祭祀既畢。明日又設

禮而與尸燕。成王之時。尸來燕也。其心矣。不以已實

臣之故自嫌。言此者。美成王事尸之禮備。爾酒既清。

爾敬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毛傳。馨。香之遠聞也。

鄭箋。爾者。女成王者。女酒殺清美。以與公尸燕樂。飲

酒之故。祖考以福祿來成女。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毛傳。沙。水旁也。鄭箋。水鳥

以居水中為常。今出在水旁。喻祭四方萬物之尸也。

其來燕也。心自以為安。亦不以已實臣自嫌也。爾酒

傳詩類聚 卷十二 大雅 既醉

既多。爾殽既嘉。毛傳。言酒品齊多而殽備美。公尸燕

飲。福祿來為。毛傳。厚為孝子也。鄭箋。為。猶助也。助成

王也。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毛傳。渚。水邊也。處。止也。鄭箋

水中之有渚。猶平地之有丘也。祭祭天地之尸也。以

配至尊之故。其來燕似若止得其處。爾酒既清。爾殽

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鄭箋。清。酒之清者也。天地

之尸尊。事尊不以羹味。沙酒脯而已。

鳧鷖在澗。公尸來燕來宗。毛傳。澗。水會也。宗。尊也。鄭

箋。澗。水外之高者也。有瘞埋之象。祭祭往復山川之

祭。

祭。

祭。

祭。

祭。

祭。

祭。

祭。

祭。

祭。

祭。

祭。

尸。其來燕也。有尊主人之意。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毛傳崇重也。鄭箋既盡也。宗。社宗也。羣臣下及民。盡有祭社之禮。而燕飲焉。為福祿所下也。今王祭社。又以尸燕。福祿之來。乃重厚也。天子以下。其社神同。故云然。

鳧鷖在甕。公尸來止。熏熏。毛傳。甕。山絕水也。熏熏。和說也。鄭箋。甕之言門也。燕。七祀之尸於門外之外。故以喻其來也。不敢當王之燕。故變言來止。熏熏。坐不安之意。昔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毛傳。欣欣。樂也。芬芬。香也。無有後艱。言不敢多祈。傳詩。蒨冢。卷十二。大雅。星。鳧鷖。

也。鄭箋。艱。難也。小神之尸。用美酒有燔炙。可用麋味也。又不能致福祿。但令遠自安。無有後艱而已。
鳧鷖五章。章六句。愚按。鄭因序有神祇祖考之語。遂以每章各為一祭。而詩之取喻。皆以為象。其說雖似鑿然。若解毛者。盡以為宗廟之祭。則其意相。同。何必煩復至五章耶。鄭謂變文皆有義。亦自可思。

序假樂嘉成王也。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毛傳。假。嘉也。宜民宜人。安民宜官人也。鄭箋。顯。光也。天嘉樂。

成王有光光之善德。安民官人。皆得其宜。以受福祿於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毛傳。申。重也。鄭箋。成王之官人也。羣臣保右而舉之。乃後命用之。又用天意申勅之。如舜之勅伯禹伯夷之屬。

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王。毛傳。宜。君王天下也。鄭箋。千。求也。十萬曰億。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成王行顯顯之令德。求祿得百福。其子孫亦勤行而求之。得祿千億。故或為諸侯或為天子。言皆相坊以道。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鄭箋。愆。過。率。循也。成王之令德。不過誤。不遺失。循用舊典之文章。謂周公之禮。傳詩。蒨冢。卷十二。大雅。星。假樂。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毛傳。抑。抑也。美也。秩。秩。有常也。鄭箋。抑。抑。密也。秩。秩。清也。成王立朝之威儀。致密無所失。教令又清明。天下皆樂仰之。無有怨惡。循用羣臣之賢者。其行能匹羣已之心。受福無疆。四方之綱。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毛傳。朋友。羣臣也。鄭箋。成王能為天下之綱紀。謂立法度以理治之也。其燕飲常與羣臣。非徒樂族人而已。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暨。毛傳。暨。息也。鄭箋。百辟。畿內諸侯也。卿。

士，知之事也。婚，愛也。成王以恩惠及羣臣，羣臣故皆愛之，不解於其職位，民之所以休息由此也。

假樂四章章六句

傳洞酌口口口口口王也

序洞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漑漑。毛傳：洞，遠也。行潦，

流潦也。漑，漑也。漑，酒食也。鄭箋：流潦，水之溲者也。遠

酌取之，投大器之中，又挹之注之於此小器，而可以

沃酒，今之脩者以有忠信之德，齊潔之誠，以薦之於

也。春秋傳曰：人不易物，唯德駿物。豈第君子，民之父

傳詩補家

卷十三 大雅

假樂

假樂

母之親。樂以強教之，易以說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漑漑。毛傳：漑，漑也。壘，祭

器。豈第君子，民之攸歸。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漑漑。毛傳：漑，清也。豈第

君子，民之攸暨。鄭箋：暨，息也。

洞酌三章章五句

序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鄭箋：吉

猶善也。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毛傳：興也。卷，曲也。飄風，迴風也。

恐人被德化而消。猶飄風之入曲阿也。鄭箋：大陵曰

阿。有大陵卷然而曲。迴風從長養之方來人之。與卷

卷王當屈體以行賢者。賢者則猥來就之。如飄風之

入曲阿然。其來也為長養民。豈第君子來游來歌以

矢其音。毛傳：矢，陳也。鄭箋：王能待賢者如是，則樂易

之君子來就王游而歌。以陳出其德音。言其將以樂

王也。成王之宮心也。

伴與爾游矣。優游爾休矣。毛傳：伴，與也。廣大有文章也。

鄭箋：伴，與也。自縱弛之意也。賢者既來，王以才官秩之。

各任其職，女則得伴與而優自休息也。孔子曰：無為

傳詩補家 卷十三 小雅 假樂 洞酌

而治者，其舜也。與，恭也。正南面而已。言任賢放逸也。

豈第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曾矣。毛傳：彌，終也。似

嗣也。曾，終也。鄭箋：俾，使也。樂易之君子來在位，乃使

女終女之性命，無困病之憂。嗣先君之功而終成之。

爾土宇，亦孔之厚矣。毛傳：土，宇也。鄭箋：土宇，謂

居宅。民大得其法，則王恩惠亦甚厚矣。豈第君子，俾

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鄭箋：使女為百神主，謂奉神

受樂而佐之。

爾受命長矣。弗祿爾康矣。毛傳：弗，小也。鄭箋：弗，福康

安也。又得賢者與之承順天地。則受久長之命。福祿
又安之。豈第君子。俾爾爾爾性純。故爾常矣。毛傳。服
大也。鄭箋。純。大也。子福曰。服。使女大受神之福。以為
常。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毛傳。有馮有翼。道可

馮。依以為輔翼也。引。長。翼。敬也。鄭箋。馮。馮兒也。翼。助

也。有孝。斥成王也。有德。謂羣臣也。上之祭祀。擇賢者

以為尸尊之。像撰几。擇佐食。廟中有孝子。有羣臣。尸

之人也。使祝贊道之。扶翼之。尸至設几。佐食入助之。

尸者神象。故事之如祖考。豈第君子。四方為則。鄭箋

傳詩。猶家。卷十二。大雅。祭。刑酌。

則法也。王之臣有是樂易之君子。則天下莫不效

以為法。

頤頤印印。如圭如璋。令聞令望。毛傳。頤頤。溫貌。印印。

盛貌。鄭箋。令。善也。王有賢臣。與之以禮義。相切磋。體

貌。則頤頤然敬。頤志氣。則印印然高朗。如玉之圭璋

也。人間之。則有善聲譽。人望之。則有善威儀。德行相

副。豈第君子。四方為綱。鄭箋。綱者能張。凡。

鳳凰于飛。翾翾其羽。亦集爰止。毛傳。鳳凰。鳥仁瑞

也。雄曰鳳。雌曰凰。翾翾。衆多也。鄭箋。翾翾。羽聲也。亦

與衆鳥也。爰。于也。鳳凰往飛。翾翾然。亦與衆鳥集於

所止。衆鳥慕鳳凰而來。於賢者所在。羣士皆慕而往
仕也。因時鳳凰至。因以喻焉。諄諄王多吉士。維君子
使媚于天子。毛傳。諄諄。猶濟濟也。鄭箋。媚。愛也。王之
朝多善士。諄諄然。君子在上位者。率化之。使之親愛
天子。奉職盡力。

鳳凰于飛。翾翾其羽。亦傳于天。鄭箋。傳。猶矣也。諄諄

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鄭箋。命。猶使也。善士

親愛庶人。謂無擾之。令不失職。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毛傳。梧。楓

柔木也。山東曰朝陽。梧桐不生。山岡太平而後生。朝

陽。鄭箋。鳳凰鳴于山脊之上者。居高視下。觀可集止。

於朝陽者。被溫仁之氣。亦君德也。鳳凰之性。非梧

桐不棲。非竹實不食。萋萋翼翼。離離喈喈。毛傳。梧。桐

盛也。鳳凰鳴也。臣竭其力。則地極其化。天下和洽。則

鳳凰樂德。鄭箋。萋萋翼翼。君德盛也。離離喈喈。喻

民臣和協。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毛傳。上能

錫以車馬。行中節。馳中法也。鄭箋。庶。衆。閑。習也。今賢

者在位。王錫其車衆多矣。其馬又閑習於威儀。能馳

矣大夫有乘馬有貳車。矢詩不多。維以遂歌。毛傳不多。多也。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志。遂為工師之歌。考鄭箋。矢陳也。我陳作此詩不復多也。欲令遂為樂歌。王日聽之。則不損今之成功也。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愚按傳本不見此章名。必與河酌合傳。而在所闕文中也。蓋以上諸詩。止生民公劉之述祖德者。移之在前。餘皆如今詩次。則此篇以意逆之。自當在河酌之後矣。况同為召公之詩乎。故列之于此。

傳詩嫡家 卷十二 小雅 卷阿

傳詩嫡家卷之十二 終

聖門傳詩嫡家卷之十三 吳興凌濛初輯

大正續考補石本磨滅僅可辨者十四字

傳宣王中興而大正續焉。

傳雲漢□□□高□□□伯□□□□

□□□伯也韓奕□□□□□□□漢平□□□

□□□□□也。測共闕三十九字。

序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

之志。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

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鄭箋仍叔。周大夫

傳詩嫡家 卷十三 大雅 一 雲漢

也。春秋魯桓公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烈餘

也。雲漢。天河也。自此至常武六篇。宣王之變大雅

俾彼雲漢。昭回于天。毛傳。回轉也。鄭箋。雲漢。謂天河

也。昭。光也。俾。然。天河水氣也。精光轉運於天。時旱渴

雨。故宣王夜仰視天河。望其候焉。王曰。於乎。何辜今

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毛傳。薦。重。臻。至也。鄭箋。嘉

罪也。王憂旱而嗟嘆云。何罪與。今時天下之人。天仍

下旱災。亡亂之道。饑饉之害。良重至也。靡神不舉。靡

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鄭箋。靡。莫。皆無也。言工

為阜之故。求於羣神。無不祭也。無所受於三牲。禮神

之主壁。又已盡矣。曾無聽聆我之精神而與雲雨。早既大甚。蘊隆蟲蟲。毛傳蘊蘊而暑。隆隆而雷。蟲蟲而熱。鄭箋隆隆而雷。非雨雷也。雷聲尚殷。殷然不殄。禮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毛傳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宗尊也。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鄭箋官宗廟也。為早故潔祀不絕。從郊而至宗廟。莫壅天地之神。無不齊肅而尊敬之。言徧至也。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毛傳下當也。鄭箋克當作刻。刻識也。斁敗也。莫瘞羣神而不得。耳是我先。剛后稷不識。知我之所困。與天不視我之精。

傳詩鄭家

卷十三 大雅

二

雲漢

神與。所以早耗。敗天下為害。曾使當我之身。有此乎。先后稷。後上帝。亦從官之。郊。早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毛傳推去也。兢兢恐也。業業危也。孑然遺失也。鄭箋黎黎衆也。早既不可移去。天下困於饑饉。皆心動意懼。兢兢然業業然。狀有如雷霆近發於上。周之衆民。多有成仁者矣。幸其餘無孑遺者。言又饑病也。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推。毛傳推至也。鄭箋推當作催。催嗟也。天將遂早。俄使我與先祖。何不助我。恐懼使天雨也。先祖之神于嗟乎。告

鄭箋推字
又同聲先
在在上皆
字孑子如

以之辭。

吳既大甚。則不可謂。詩赫炎炎。云我無所。天命近止。嗚呼。靡顏乎。傳止也。鄭箋旱氣之炎。炎也。大命近止。民近成仁也。鄭箋旱既不可。即止。旱氣大盛。人皆不堪。言我無所庇陰。衆民之命。近將死亡矣。曾無所視。無所顧於此。國中而東。則之。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則寧怨乎。毛傳先正。百辟卿士也。先祖文武。民父母也。鄭箋百辟卿士。等祀所及者。今曾無肯助我。憂旱。先成人。又何為施怨於我。不使天雨。

傳詩鄭家

卷十三 大雅

二

雲漢

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為虐。如倏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煎。毛傳滌滌旱氣也。山無水。川無水。魃旱神也。倏燎之也。憚暑煎灼也。鄭箋餽猶畏也。早既害於山川矣。其氣生。而害益甚。草木焦枯。如見焚燎然。上心又畏難。此熱氣。如均爛於火。言熱氣至極。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遊。鄭箋不我聞者。忽然不聽我之所言也。天曾將使我心遊。遊懸愧於天下。以無德也。早既大甚。龜勉畏去。胡寧瘖我。以早。懵不知其故。鄭箋瘖病也。龜勉急譴請也。欲使所尤畏者去。所尤畏

者魁也。天何魯病。我以旱。魯不知為政所失而致此。害。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毛傳：悔，恨也。鄭箋：虞，度也。我所豐年。其早。祭四方與社。又不晚。天曾不度。知我心。肅事明神。如是。明神宜不恨怒於我。我何由常遭此旱也。

早既大甚。散舞友紀。鞠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毛。應。歲凶年穀不登。則廋馬不秣。師氏弛其兵。馳道不除。祭事不縣。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降。大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鄭箋：人君以羣臣為友。散無其紀者。凶年。祥。不足。人無賞賜也。鞠窮也。庶正。

傳詩猶家 卷十三 大雅 四 雲漢

衆官之長也。或病也。窮哉病哉者。念此諸臣勤于事。而困於食。以言勞倦也。靡人不周。無不能止。毛傳。周。故也。無不能止。言無止不能也。鄭箋：周。當作。周。王以諸臣困於食。人人賜給之。權救其急。後日乏無。不能。能。止。瞻。印。昊天。云如何。里。鄭箋：里。憂也。王愁悶於。

天。見。象。星。天。而。行。嘒。嘒。然。意。感。故。謂。其。卿。大。夫。曰。天。之。光。澤。行。不。休。無。自。贏。較。之。時。今。衆。民。之。命。近。

將。次。亡。勉。之。助。我。無。棄。女。之。成。功。者。若。其。在。職。復。無。幾。何。以。勸。之。也。何。求。為。我。以。吳。庶。正。毛。傳：吳。定。也。鄭。箋。使。女。無。棄。成。功。者。何。但。求。為。我。身。乎。乃。欲。以。安。定。衆。官。之。長。愛。其。職。事。瞻。印。昊。天。曷。惠。其。寧。鄭。箋。曷。何。也。王。仰。天。曰。當。何。時。順。我。之。求。令。我。心。安。乎。渴。雨。之。時。也。得。雨。則。心。安。

序。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衰。賞。申。伯。焉。鄭。箋：尹。吉。甫。申。伯。皆。周。之。卿。士。也。尹。官。氏。申。國。名。

傳詩猶家 卷十三 大雅 五 崧高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毛。傳：崧。嵩。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恒。堯。之。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駿。犬。極。至。也。嶽。降。神。室。和。氣。以。生。申。甫。之。大。功。鄭。箋：降。下。也。四。嶽。卿。士。之。官。掌。四。時。者。也。因。主。方。嶽。巡。守。之。事。在。堯。時。姜。姓。爲。之。德。當。嶽。神。之。意。而。福。興。其。子。孫。歷。虞。夏。商。世。有。國。

上。周。之。甫。也。申。也。齊。也。許。也。皆。其。苗。裔。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毛。傳：翰。幹。也。鄭。箋：申。申。伯。也。甫。甫。姜。也。皆。以。賢。知。入。爲。周。之。積。幹。之。臣。四。國。

有難則往扞禦之為之蕃屏四方恩澤不至則往宣

暢之甫侯相穆王訓夏贖刑美此俱出四嶽故連言之

登臺申伯工績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毛傳謝

周之南國也鄭箋登臺勉也積德于性于於式法也

登臺然勉於德不倦之臣有申伯以賢入為周之卿

士佐王有攻王又欲使繼其故諸侯之事往作邑於

謝南方之國皆統理施其法度時改大其邑使為侯

伯故云然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

功毛傳召伯召公也登成也功事也鄭箋之往也申

伯忠臣不欲離王室故王使召公定其宅令往居謝

傳詩綏象 **卷十三** 大雅 **六** 崧高

成法度於南邦世世持其政事傳子孫也

王命中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毛傳庸城

也鄭箋庸功也召公既定申伯之居王乃親命之使

為法度於南邦今因是故謝邑之人而為國以起女

之功勞言尤章顯也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毛傳徹

治也鄭箋治者正其井牧定其賦稅王命傳御遷其

私人毛傳御治事之宅也私人家臣也鄭箋傳御者

貳王治事謂冢宰也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毛傳俶作

也鄭箋申伯居謝之事召公營其位而作城郭及寢

廟定其人神所處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騶駒鈎

膺濯濯毛傳藐藐美貌騶駒壯貌鈎膺樊纓也濯濯

光明也鄭箋召公營位築之已成以形貌告於王王

乃賜申伯為將遣之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毛傳乘馬

四馬也鄭箋王以正禮遣申伯之國故復有車馬之

賜因告之曰我謀女之所居無如南土之最善錫爾

介圭以作爾寶毛傳寶瑞也鄭箋圭長尺二寸謂之

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為寶諸侯之瑞圭自九寸而下

往近王舅南土是保毛傳近巴也申伯宣王之舅也

傳詩綏象 **卷十三** 大雅 **七** 崧高

鄭箋近辭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保守也安也

申伯信邁王餞于郿毛傳郿地名鄭箋邁行也申伯

之意不欲離王室王告語之復重於是意解而信行

餞送行飲酒也時王蓋省岐周故于郿云申伯還南

謝于誠歸鄭箋還南者北就王命于岐周而還反也

謝于誠歸誠歸于謝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時其

楨式遺其行鄭箋楨楨式用遺速也王使召公治申

伯土界之所至時其楨者令虛中有止宿之委積用

是述申伯之行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毛傳番番芳武貌諸

風也
工也如字
子以之

疾有大功則賜虎賁徒御嘽嘽徒行節車者嘽嘽喜

樂也鄭箋申伯之貌有威武番番然其入謝國車徒

之行嘽嘽安舒言得禮也禮入國不馳周邦咸喜戎

有良翰鄭箋周備也戎猶女也翰幹也申伯入謝備

邦內皆喜曰女乎有善君也相慶之言不顯申伯王

之元舅文武是憲毛傳不顯申伯顯矣申伯也文武

是憲言有文有武也鄭箋憲表也言為文武之表式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操此萬邦聞于四國鄭箋操順

也四國猶言四方也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

以贈申伯毛傳吉甫尹吉甫也作是工師之誦也肆

傳讀猶家 卷十三 大雅 八 崧高

長也贈增也鄭箋碩大也吉甫為此誦也言其詩之

意甚美大風切申伯又使之長行善道以此贈申伯

者送之人以為樂

崧高八章章八句愚按傳高字下闕文有伯字此

詩有申伯明文常與序說不異

序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毛傳烝衆

物事則法彜常懿美也鄭箋秉執也天之生衆民其

性有物象評王行仁義禮智信也其情有所法謂真

怒哀樂好惡也然而民所執持有常道莫不好有美

德之人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

傳仲山甫樊侯也鄭箋監視假至也天視周王之政

教其光明乃至於下謂及衆民也天安愛此天子宜

王故生樊侯仲山甫使佐之言天亦好是懿德也書

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鄭箋嘉

美令善也善威儀善顏色容貌翼翼然恭敬古訓是

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毛傳古故訓道若

順賦布也鄭箋故訓先王之遺典也式法也力猶勤

也勤威儀者恪居官次不解于位也是順從行其所

傳詩猶家 卷十三 大雅 九 烝民

為也顯明王之政教使羣臣施布之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續我祖考王躬是保毛傳戎

大也鄭箋戎猶女也躬身也王曰女施行法度於是

百君繼女先祖先父始見命者之功德王身是安使

盡心力於王室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

爰發毛傳喉舌冢宰也鄭箋出王命者王口所言

承而施之也納王命者時之所宜復於王也其行之

也皆奉順其意如王口喉舌親所言也以布政於畿

外天下諸侯於是莫不發應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毛傳

將行也。鄭箋：肅肅，敬也。言王之政教甚嚴，故也。仲山甫則能奉行之。若順也，順否，猶誠否，謂善惡也。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鄭箋：夙，早也。夜，莫匪非也。一人，斥天子。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鄭箋：柔，猶濡，柔也。剛，堅彊也。剛柔之在口，或茹之，或吐之，喻人之於敵強弱。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毛傳：儀，安也。鄭箋：輶，輕儀也。人之言云，德甚輕，然而衆人寡能獨舉之，以行者，言政事易耳，而人不能行者，無其志也。我與倫匹，圖之而未能为也。我，吉甫自我也。

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毛傳：愛，隱也。鄭箋：愛，惜也。仲山甫能獨舉此德而行之，惜乎莫能助之者，多仲山甫之德，歸功言耳。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毛傳：衮職者，君之上服也。仲山甫補之，善補過也。鄭箋：衮職者，不敢斥王言之也。王之職有闕，輒能補之者，仲山甫也。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毛傳：言述職也。業業，言高大也。捷捷，言樂事也。鄭箋：祖者，將

行犯轍之祭也。懷私為每懷，仲山甫犯轍而將行，車馬業業然動，衆征夫捷捷然至。仲山甫則戒之曰：既受君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而稽留，將無所及於事。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毛傳：東，方齊也。古者諸侯之居，過隨，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淄也。鄭箋：彭，彭彭行貌。鏘，鏘鳴聲。以此車馬命仲山甫使行，言其盛也。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適其歸。毛傳：騤，騤彭彭也。喈，喈猶鏘鏘也。適，疾也。言周之望仲山甫也。鄭箋：望之，故欲其用是疾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毛傳：清微之風，化養萬物者也。鄭箋：穆，和也。吉甫作此工歌之誦，其調和人之性，如清風長養萬物然。仲山甫述職，多所思而勞，故述其美以慰安其心。

烝民八章，章八句。愚按：傳本此詩名高在崧高，伯字下闕文中。下卽是韓奕，可想其然。獨闕文中亦有伯字，豈稱仲山甫為樊伯耶？考周語稱樊仲山甫諫宣王，不言為侯為伯。韋昭云：會采於樊，是樊國之君也。左傳晉文公納定襄王，王賜之樊邑，則樊在東都之畿內。杜預云：經傳不見畿內之國，稱

烝民八章，章八句。愚按：傳本此詩名高在崧高，伯字下闕文中。下卽是韓奕，可想其然。獨闕文中亦有伯字，豈稱仲山甫為樊伯耶？考周語稱樊仲山甫諫宣王，不言為侯為伯。韋昭云：會采於樊，是樊國之君也。左傳晉文公納定襄王，王賜之樊邑，則樊在東都之畿內。杜預云：經傳不見畿內之國，稱

烝民八章，章八句。愚按：傳本此詩名高在崧高，伯字下闕文中。下卽是韓奕，可想其然。獨闕文中亦有伯字，豈稱仲山甫為樊伯耶？考周語稱樊仲山甫諫宣王，不言為侯為伯。韋昭云：會采於樊，是樊國之君也。左傳晉文公納定襄王，王賜之樊邑，則樊在東都之畿內。杜預云：經傳不見畿內之國，稱

疾男者。天子不以此賜畿內也。然則畿內本無疾。爵。毛傳以仲山甫爲樊疾。不知何據。傳之伯字。似當爲樊伯。無疑。惜文已闕。無從正之耳。

序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請侯。鄭箋梁山於韓國之山最高大。爲國之鎮。所望祀焉。故美大其貌。奕奕然。謂之韓奕也。梁山。今在馮翊夏陽西北。

韓姬姓之國也。後爲晉所滅。故大夫韓氏以爲邑名。幽王九年。王室始騷。鄭桓公問於史伯曰。周衰其孰興乎。對曰。武實昭文之功。文之祚壽。武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晉乎。

傳詩鄭家 卷十三 大雅 韓奕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毛傳奕奕大也。甸治也。禹治梁山除水災。宣王平大亂。命諸侯有倬其道。有倬然之道者也。受命。受命爲侯伯也。鄭箋梁山之野。堯時俱遭洪水。禹甸之者。決除其災而使成乎田。定貢賦於天子。周有厲王之亂。天下失職。今有倬然著明。復禹之功者。韓侯受王命爲諸侯王親命之。續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毛傳戎大度罔共。就也。鄭箋戎猶女也。朕代也。古之恭字或作共。朕命不易。幹不庭方。以佐戎辟。毛傳戎。並也。鄭箋我之所命者。勿改易不行。當爲不直違失法也。

度之方作楨幹。而正之以佐助女君。女君王自謂也。四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毛傳修長。張大。覲見也。鄭箋諸侯秋見天子曰覲。韓侯乘長大之四牡奕奕。然以時覲於宣王。覲於宣王而奉享禮。貢國所出之寶。善其尊宣王以常職來也。書曰。黑水西河。其貢璆琳琅玕。此覲乃受命。先言受命者。顯其美也。王錫韓侯。淑旂綬章。篚芾錯衡。玄衮赤舄。鉤膺鏤錫。鞞鞞淺幘。倬革金厄。毛傳淑善也。交龍爲旂。綬大綬也。錯衡文衡也。鏤錫有金鏤其錫也。鞞革也。鞞鞞中。淺虎皮淺毛也。倬覆式也。厄烏蠲。

也。鄭箋王爲韓侯以常職來朝享之故。故多錫以厚之。善旂旂之善色者也。綬所引以登車。有采章也。篚漆筆以爲車蔽。今之藩也。鉤膺樊纓也。眉上曰錫。刻金飾之。今當盧也。倬革謂鞞也。以金爲小環。徃徃纏搭之。

韓侯出租。出租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毛傳屠地名也。顯父有顯德者也。鄭箋祖將去而祀餞也。既覲而及國。必祖者。尊其所徃。夫則如始行焉。祖于國外。畢及出宿。示行不留於是也。顯父周之公卿也。餞送之。故有酒。其微維何。包鼈鮮魚。其藪維何。維筍及蒲。

傳詩鄭家 卷十三 大雅 韓奕

傳詩鄭家 卷十三 大雅 韓奕

其貽維何乘馬路車毛傳莪菜穀也荀竹也蒲蒲蒻也鄭箋魚鼈以火熱之也鮮魚中輸者也荀竹萌也浦深蒲也贈送也王既使顯父餞之又使送以車馬所以贈厚意也人君之車曰路車所駕之馬曰乘馬邊豆有且侯氏燕胥鄭箋且多貌胥皆也諸侯在京師未去者於顯父餞之時皆來相與燕其邊豆且然榮其多也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蹇父之子毛傳汾大也蹇父卿士也鄭箋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因以號之猶言苦郊公黎比公也姊妹之子

傳詩類家 卷十主 大雅 古 韓奕

為甥玉之甥卿士之子言尊貴也韓侯迎止于蹇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毛傳里邑也鄭箋于蹇之里蹇父之里百兩百乘不顯顯也光猶榮也氣有榮光也諸娣從之毛傳和如雲韓侯傾之爛其盈門毛傳和和徐靚也如雲言衆多也諸侯一取九女二國媵之諸娣衆妾也顧之曲顧道義也鄭箋勝者必娣從之獨言娣者舉其貴者爛爛燦然鮮明且衆多之貌

蹇父孔武靡國不到為韓姑相攸莫如韓樂毛傳姑蹇父姓也鄭箋相攸攸所也蹇父甚武健為王使於

天下國國皆至為其女韓侯夫人姑氏視其所居韓國最樂孔樂韓土川澤訐訐毛傳訐訐大也甫甫然大也嘖嘖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毛傳訐訐大也甫甫然大也嘖嘖然衆也貓似虎淺毛者也鄭箋甚樂矣韓之國土也川澤寬大衆魚羣獸備有言訐訐也慶既令居韓姑燕譽鄭箋慶善也蹇父既善韓之國土使韓姑嫁焉而居之韓姑則安之盡其婦道有顯譽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毛傳師衆也鄭箋溥大燕安也大矣彼韓國之城乃古平安時衆民之所築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豹亦受北國因

傳詩類家 卷十主 大雅 五 韓奕

以其伯毛傳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也因時百蠻長是蠻服之百國也追貊戎狄國也奄撫也鄭箋韓侯先祖有功德者受先王之命封為韓侯居韓城為侯領其州界外接蠻服因見使時節百蠻貢獻之往來後君微弱用失其業今王以韓侯先祖之事如是而韓後賢故於入覲使復其先祖之舊職賜之蠻服追循之戎狄今撫柔其所受王畿北面之國因以其先祖侯伯之事盡予之皆美其為人子孫能興復先祖之功其後追也循也為繼孔所通稍稱東遷實歸實察實賦實箝毛傳實歸實察言高其城深其察也鄭

箕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實寔同聲寔是也籍稅也粒
侯之先祖微弱所受之國多滅絕今復舊職與滅國
繼絕世故築治是城濬修是壑并收是田厥收畝是
賦稅使如故常獻其貔皮赤豹黃熊毛傳貔猛獸也
追貊之國來貢而侯伯摠領之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序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
夷鄭箋召公召穆公也名虎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毛傳浮浮

衆強貌滔滔廣大貌淮夷東國在淮浦而夷行也鄭

傳詩嫡家

卷十三

大雅

夫

江漢

箋匪非也江漢之水合而東流浮浮然宣王於是水

上命將率遣士衆使循流而下滔滔然其順王命而

行非敢斯須自安也非敢斯須遂止也主爲來求淮

夷厥處據至其境故言來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

匪舒淮夷來鋪毛傳鋪病也鄭箋車戎車也鳥車曰

旟兵至竟而期戰地其日出戎車建旟又不自安不

行行者主爲來伐討淮夷也據至戰地故又言來

江漢湯湯武夫沈沈經營四方告成于王毛傳沈沈

武貌鄭箋召公既受命伐淮夷服之復經營四方之

叛國從而伐之克勝則使傳事告功於王四方既平

之說見
去以本
傳以爲
白

王國庶定時靡有爭主心載寧鄭箋庶幸時是也載
之言則也召公忠臣順於王命此述其志也

江漢之詩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

王國來極毛傳召虎召穆公也鄭箋詩水涯也式去

疾病棘急極中也王於江漢之水上命召公使以王

法征伐開辟四方治我疆界於天下非可以兵病害

之也非可以兵急驟切之也使來於王國受政教之

中正而已齊桓公經陳鄭之間及代北戎則違此言

者于疆于理至于南海鄭箋于往也于於也召公於

有叛矣之國則往正其境界修其分理周行四方至

傳詩嫡家

卷十三

大雅

七

江漢

於南海而功大成事終也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毛傳旬備

也召公召康公也鄭箋來勤也旬當作營宣備也召

康公名奭召虎之始祖也王命召廟女勤勞於經營

四方勤勞於徧疆理衆國管文王武王受命召康公

爲之輔幹之臣以正天下爲虎之勤勞故述其祖之

功以勸之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

祉毛傳似嗣摩謀敏疾戎大凡事也鄭箋戎猶女也

女無自滅損曰我小子耳女之所爲乃嗣女先祖召

康公之功今謀女之事乃有敏德我用是故將賜女

福慶也。王為虎之志大謙，故進之云爾。

登爾主瓊。拒也。一曰告于文人。毛傳：登，賜也。拒，黑黍也。

也。也。香草也。築糞合而糝之曰瓊。也。器也。九命錫圭。

瓊，拒也。文人，文德之人也。鄭箋：拒，黑黍酒也。謂之

也。者，芬香條也。王賜召虎以瓊酒一瓊，使以祭其

宗廟，告其先祖，諸有美德，見記者，錫山土田，于周受

命，自召祖命。毛傳：諸侯有大功德，賜之名山土田，附

庸。鄭箋：周岐，周也。自用也。宣王欲尊顯召虎，故如岐

周，使虎受山川土田之賜，命用其祖召康公受封之

禮，岐周周之所起，為其先祖之靈，故就之。虎拜稽首。

傳詩嫡家 卷十三 大雅 十九 江漢

天子萬年。鄭箋：拜稽首者，受王命策書也。臣受恩無

可以報謝者，稱言使君壽考而已。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

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毛傳：對，遂考。成，矢。施

也。鄭箋：對答，休，美作，為也。虎既拜而答王策命之時

稱揚王之德美。君臣之言互相成也。王命召虎，用召

祖命，故虎對王，亦為召康受王命之時，對成王命之

詞，謂如其所言也。如其所言者，天子萬壽以下是也。

江漢六章章八句。

序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

戒然。鄭箋：戒者，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釋駭。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

以修我戎。毛傳：赫赫然盛也。明明然察也。王命南仲

於大祖，皇甫為大師，鄭箋：南仲，文王時武臣也。顯著

乎昭察乎宣王之命，卿士為大將也。乃用其以南仲

為大祖者，今大師皇甫是也。使之整齊六軍之衆，治

其兵甲之事，命將必於其祖者，因有世功於是尤顯。

大師者，公兼官也。既敬既戒，惠此南國。鄭箋：敬之言

警也。警，戒六軍之衆，以惠淮浦之旁，國謂勅以無暴

掠為之害也。每軍各有將，中軍之將尊也。

傳詩嫡家 卷十三 大雅 十九 常武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

浦，省此徐土。毛傳：尹氏，掌命卿士。程伯休父，始命為

大司馬。浦，淮也。鄭箋：尹氏，天子世大夫也。率，循也。王

使大夫尹氏，策命程伯休父於軍，將行治兵之時，使

其士衆左右陳列而勸戒之，使循彼淮浦之旁，省視

徐國之土地，叛逆軍禮，司馬掌其誓戒，不留不處。三

事就緒。毛傳：誅其君弔其民，為之立三有事之臣。鄭

箋：緒，業也。王又使軍將豫告淮浦徐上之民云，不久

處於是也。女三農之事，皆就其業，為其驚怖，先以言

安之。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釋駮

毛傳赫赫然盛也業業然動也嚴然而威舒徐也保

安也匪紹匪遊不敢繼以教遊也釋陳駮動也鄭箋

作行也紹緩也釋當作驛王之軍行其貌赫赫業業

然有尊嚴於天子之威謂聞見者莫不憚之王舒安

謂軍行三十里亦非解緩也亦非教遊也徐國傳遠

之驛見之知王兵必克馳走以相恐動震驚徐方如

雷如霆徐方震驚鄭箋震動也驛馳走相恐思以震

動徐國如雷霆之恐怖人然徐國則驚動而將服罪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闕如虒虎鋪敦淮漬

傳詩猶家

仍執醜虜毛傳虎之自怒虒然漬涯仍就虜服也鄭

箋進前也敦當作屯王奮揚其威武而震雷其聲而

勃怒其色前其虎臣之將闕然如虎之怒陳屯其兵

於淮水大防之上以臨敵就執其衆之降服者也截

彼淮浦王師之所毛傳截治也鄭箋治淮之旁國有

罪者就王師而斷之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

毛傳嘽嘽然盛也疾如飛擘如翰苞木也鄭箋嘽嘽

開暇有餘力之貌其行疾自發舉如鳥之飛也翰其

中豪俊也江漢以喻盛大也山木以喻不可驚動也

川流以喻不可禦也絲絲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毛傳絲絲觀也翼翼敬也濯大也鄭箋王兵安觀且

皆敬其勢不可測度不可攻勝既服淮浦矣今又以

大征徐國言必勝也

王猶允寒徐方既來毛傳猶謀也鄭箋猶尚允信也

王重兵兵雖臨之尚守信自實滿兵未陳而徐國已

來告服所謂善戰者不陳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

既來徐方來庭毛傳來王庭也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鄭箋回猶違也還歸振旅也

常武六章章八句愚按傳本此篇詩名當在漢平

傳詩猶家

二字後闕文中但未必名常武耳又按續大正傳

文雖多闕以所存字合之序說意擬之當云雲漢

憂旱也崧高尹吉甫送申伯也烝民尹吉甫送樊

伯也韓奕尹吉甫送韓侯也江漢平淮夷也常武

平徐方也大約相去亦不遠特未敢妄增耳

聖門傳詩嫡冢卷之十四

吳興張氏輯

雅

大正傳考補六篇毛氏謂之變大雅

傳召穆公諫口賦蕩測所闕當為厲王二字

序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

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毛傳上帝以託君王也辟君也

鄭箋蕩蕩法度廢壞之貌厲王乃以此居人上為天

下之君言其無可刑象之甚疾威上帝其命多辟毛

傳疾病人矣威罪人矣鄭箋疾病人者重賦欲也威

傳詩嫡冢

卷十四

大雅

罪人者峻刑法也其政教又多邪僻不由舊章天生

烝民其命匪謀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毛傳謀誠也鄭

箋烝衆鮮寡克能也天之生此衆民其教道之非當

以誠信使之忠厚乎今則不然民始皆庶幾於善道

後更化於惡俗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御曾是掎克曾是在位

曾是在服毛傳咨嗟也彊禦彊梁禦善也掎克自代

而好勝人也服服政事也鄭箋厲王弭諒穆公朝廷

之臣不敢斥言王之惡故上陳文王咨嗟殷紂以切

刺之女曾任用是惡人使之處位執職事也天降愆

吳興張氏

德女興是力毛傳天君愆慢也鄭箋厲王施倨慢之

化女羣臣又相與而力為之言競於惡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愆流言以對

寇攘式內毛傳對遂也鄭箋義之言宜也類善式用

也女執事之臣爰用善人及任彊禦衆對為惡者皆

流言謗毀賢者王若問之則又以對寇盜攘竊為奸

宄者而王信之使用事于內侯作侯祝靡局靡究毛

傳作祝詛也局極究窮也鄭箋侯維也王與羣臣垂

爭而相疑且祝詛求其凶咎無極已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隸休于中國欽怨以為德毛

傳詩嫡冢

卷十四

大雅

傳隸休猶彭亨也鄭箋魚休自矜氣健之貌欽衆羣

不逞作怨之人謂之有德而任用之不明爾德時無

背無側毛傳背無臣側無人也鄭箋無臣無人謂賢

者不用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毛傳無陪貳也無卿

士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汏爾以滔不義從式毛傳

義宜也鄭箋式法也天不同女顏色以酒有沉湎於

酒者是乃過也不宜從而法行之既愆爾止靡明靡

悔式號式呼俾晝作夜毛傳使晝為夜也鄭箋愆過

也女既過沈湎矣又不為明悔無有止息也爾則號

也。災餘曰燼。言時民無有不齊被兵寇之害者。俱遇此禍以為燼者。言害所及廣。於乎有哀國步斯頻。毛傳。行。頻。急也。鄭箋。頻。猶北也。哀哉。國家之政。行此禍害。比比然。

國步茂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毛傳。疑。定也。鄭箋。茂。猶輕也。將。猶養也。徂。行也。國家為政。行此輕茂。民之資用。是天不養我也。我從兵役。無有止息時。今復云行。當何之往也。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毛傳。厲。階。階。也。梗。病也。鄭箋。君子。謂諸侯及卿大夫也。其執心不強於善。而好以力爭。誰

始生此禍者。乃至今日相梗不止。
傳詩彙象 卷十四 大雅 五 黍稷

憂心慙慙。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俾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毛傳。字。居。俾。厚也。鄭箋。辰。時也。此士卒從軍。勞苦自傷之言。多我親瘵。孔棘我圍。毛傳。圍。垂也。鄭箋。瘵。病也。圍。當作禦。多矣。我之遇困。病甚急矣。我

之禦寇之事。
為謀為忠。亂况斯削。毛傳。忠。慎也。鄭箋。女為軍旅之事。為重慎其事也。而亂滋甚。於此日。元侵削。言其所任非賢。告爾優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毛

傳。濯。所以救熱也。禮亦所以救亂也。鄭箋。恤。亦愛也。

左傳。解之於攻加。然之有。以救熱。何患之有。按。字。注。云。如。今。之。政。其。何。能。善。但。若。比。相。與。而。已。與。鄭。其。

此。兩。傳。皆。謂。其。作。是。所。王。也。當。好。知。其。心。當。任。用。之。及。御。退。之。使。不。及。門。但。為。任。用。是。居。

難。不。功。力。下。民。代。無。巧。食。食。天。亦。與。鄭。其。

如。身。體。之。事。唯。國。寶。也。使。能。者。代。不。能。者。食。樣。則。政。變。好。

逝。猶。去。也。我語女以憂天下之憂。教女以次序。賢能之爵。其為之當如手持熱物之用。濯。謂治國之道。當用賢者。其何能淑。載胥及溺。鄭箋。淑。善。胥。相。及。與。也。女若云。此於政事。何能善乎。則女君臣皆相與陷及于禍難。

如彼遘風。亦孔之僂。民有肅心。莽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毛傳。遘。鄉。僂。嗚。堯。使。地。力。民。代。食。代。無。功者。食。大。祿。也。鄭箋。肅。進。逮。及。也。今。王。之。為。政。見。之。使

人。吧。然。如。鄉。疾。風。不。能。息。也。王。為。政。民。有。進。于。善。道之心。當任用之。及御退之。使不及門。但為任用是居。
傳詩彙象 卷十四 大雅 六 黍稷

家。各。善。於。聚。飲。作。力。之。人。令。代。賢。者。處。位。食。祿。明。王之法。能治人者。食於人。不能治人者。食人。禮記曰。與其有聚飲之臣。寧有盜臣。聚飲之臣。害民。盜臣。害財。稼穡維寶。代食維好。鄭箋。此言王不尚賢。但貴各善之人。與愛代食者而已。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蠹賊。稼穡卒瘁。鄭箋。滅。盡也。蠹。食。苗。根。曰。蠹。食。節。曰。賊。耕。種。曰。稼。收。斂。曰。穡。卒。盡。瘁。病。也。天下喪亂。國家之災。以窮盡我王所恃而立者。謂蠹孽為害。哀憫中國。其替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毛傳。穹。屬。虛。也。穹。蒼。蒼。天。鄭箋。惻。痛。也。哀

念穹蒼。毛傳。穹。屬。虛。也。穹。蒼。蒼。天。鄭箋。惻。痛。也。哀

痛乎中國之人。皆兄繫屬於兵役。家家空虛。朝廷普無有同力諫諍。念天所為。下此災。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毛傳相質

也。鄭箋惠。順。宣。徧。猶。謀。慎。成。相助也。維至德順民之

君。為百姓所瞻仰者。乃執正心舉事。徧謀於眾。又考

誠其輔相之行。然後用之。言擇賢之審。維彼不順。自

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鄭箋臧。善也。彼不施順

道之君。自多足。獨謂賢言其所任之臣皆善人也。不

復考慎。自有肺腸。行其心中之所欲。乃使民盡迷惑

如狂。是又不宜猶。

傳詩編家 卷十四 大雅 七 柔柔

瞻彼中林。牲牲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毛傳牲牲

衆多也。鄭箋譖。不信也。胥。相也。以。猶與也。穀。善也。視

彼林中。其鹿相羣。耦行。牲牲然衆多。令朝廷羣臣皆

相欺。皆不相與以善道。言其鹿之不如。人亦有言。進

退維谷。毛傳谷。窮也。鄭箋前無明君。卻迫罪役。故窮

也。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毛傳瞻言

百。遠慮也。鄭箋聖人所視而言者。百里。言見事遠

而土不用。有愚闇之人。為王言其事。淺且近耳。王反

迷惑信用之。而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鄭箋胡之言

何也。賢者見此事之是非。非不能分別。皂白。言之於

上也。然不言之何也。此畏懼犯顏得罪。罰。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毛傳迪。進

也。鄭箋良善也。國有善人。王不求索。不進用之。有忍

為惡之心者。王反顧念而重復之。言其忽賢者而愛

小人。民之貪亂。寔為荼毒。鄭箋貪猶欲也。天下之民

苦王之政。欲其亂亡。故安為苦毒之行。相侵暴。慍恚

使之然。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毛傳隧。道也。鄭箋西風謂之大

風。大風之行有所從而來。必從大空谷之中。喻賢愚

傳詩編家 卷十四 大雅 八 柔柔

之所行。各由其性。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順。征

以中垢。毛傳中垢。言闇冥也。鄭箋作。起式。用征。行也。

賢者在朝。則用其善道。不順之人。則行闇冥。受性於

天。不可變也。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毛傳類。善

鄭箋類。等表也。對。答也。貪惡之人。見道聽之言。則

應答之。見誦詩書之言。則冥臥如醉。居上位而行此

人或效之。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毛傳覆。反也。鄭箋居

上位而不斥善。反使我為悖逆之行。是形其敗類之

驗。

主語云我
陰知女行
與乃反來
變我欲
有以退止
我言者也

余已青良
鄭言定
于出云主
為澤俗善

傳詩補家
卷十四大雅
九
柔柔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鄭箋

嗟爾朋友者，親而切磋之也。而猶女也。我豈不知女

所行者惡與，直知之，女所行如是，猶鳥飛行自恣，東

西南北，時亦為弋射者所得，言放縱又無所拘制，則

將遇伺女之間者，得誅女也。既之陰，女友予來，赫毛

赫，炙也。鄭箋之，往也。口拒人謂之赫。我恐女見弋

獲，既往陰覆女，謂啓告之以患難也。女反赫我，出言

悖怒，不受忠告。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毛傳涼，薄也。鄭箋職，主諒信也。

民之行失，其中者，主由為政者信用小人，工相欺違。

傳詩補家 卷十四大雅 九 柔柔

為民不利，如云不克。鄭箋克，勝也。為政者害民如恐

不得其勝，言至酷也。民之回通，職競用力。鄭箋競，逐

也。言民之行維邪者，主由為政者遂用疆力相尚故

也。言民愁困，用生多端。

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毛傳戾，定也。鄭箋為政者，主作

盜賊為寇害，今民心動搖，不安定也。涼曰不可，覆背

善言。鄭箋善，猶大也。我諫止之以信，言女所行者不

可，反背我而大言，言拒已諫之甚。雖曰匪予，既作爾

歌。鄭箋予，我也。女雖離距已，言此政非我所為，我已

作女所行之歌，女當受之而改悔。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傳曰：口口戒口口賦民勞。

序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鄭箋厲王，成王七世孫

也。時賦歛重數，絲役煩多，人民勞苦，輕為奸宄，疆

凌弱，眾暴寡，作寇害，故穆公以刺之。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毛傳汔，危

也。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鄭箋汔，幾也。康，綏皆安

也。惠，愛也。今周民罷勞矣，王幾可以小安之乎。愛京

師之人，以安天下。京師者，諸夏之根本。無縱詭隨，以

謹無良。式遏寇虐，憚不畏明。毛傳詭隨，詭人之善。隨

傳詩補家 卷十四大雅 十 柔柔

人之惡者，以謹無良，慎小以懲大也。憚，曾也。鄭箋謹

猶慎也。良，善。式，用遏止也。王為政無聽於詭人之善，

不肯行而隨人之惡者，以此勸慎無善之人，又用此

止為寇虐，曾不敬畏明白之刑罪者，疾時有之。桑遠

能邇，以定我王。毛傳柔安也。鄭箋能猶能也。邇，近也。

安遠方之國，順伽其近者，當以此定我國家，為王之

功。言我者，同姓親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速。毛傳休，定

也。速，合也。鄭箋休，止息也。合，聚也。無縱詭隨，以謹憚

奴式遏寇虐，無俾民憂。毛傳俾，使也。大亂也。鄭箋

謹譁也。謂好爭者也。俾使也。無棄爾勞。以為王休。毛傳休美也。鄭箋無棄女始時勤政事之功。以為女王之美。道其始時者。誇掖之也。

民亦勞止。汙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毛傳息止也。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毛傳慝惡也。鄭箋罔無極中也。無中所行不得中正。敬慎威儀。以近有德。毛傳求近德也。

民亦勞止。汙可小惕。惠此中國。俾民憂泄。毛傳惕息泄去也。鄭箋泄猶出也。發也。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毛傳醜衆厲危也。鄭箋厲惡也。春傳詩猶家。

秋傳曰。其父為厲。敗壞也。無使先王之正道壞。戎雖小子。而式弘大。毛傳戎犬也。鄭箋戎猶女也。式用也。弘猶廣也。今王女雖小子自遇。而女用事于天下。甚廣大也。易曰。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是以此戒之。

民亦勞止。汙可小安。惠此中國。無有殘。毛傳賊義曰殘。鄭箋王愛此京師之人。則天下非國之君。不為殘酷。無縱詭隨。以謹繆繆。式遏寇虐。無俾正反。毛傳繆繆反覆也。王欲玉女。是用大德。鄭箋玉者君子比

德。王乎。我欲今女如玉。然故作是詩。用大諫正女。此穆公至忠之言。

民勞五章。章十句。愚按此詩。朱子以為同列相戒之詞。亦因其語意似當然耳。然托詞相戒。實即刺王。未為不可。鄭必欲作對王語。則似牽強。傳闕文。而有戒字。尚存。合之中公詩。詭正與朱子之解不異矣。

序板。凡伯刺厲王也。鄭箋凡伯周同姓。周公之胤也。入為王卿士。傳詩猶家。卷十四大雅。上。板。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出話不然。為猶不遠。毛傳板板反也。上帝以稱王者也。瘁病也。話善言也。猶道也。鄭箋猶謀也。王為政。反先王與天之道。天下之民盡瘁。其出善言而不行之也。然為謀不能遠。圖不知禍之將至。靡聖管管。不實于亶。毛傳管管無所依繫。亶誠也。鄭箋王無聖人之法度。管管然以心自恣。不能用信於誠實之言。言行相違也。猶之未遠。是用大諫。毛傳猶圖也。鄭箋王之謀不能圖遠。是故我大諫王也。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毛傳憲憲猶欣欣也。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鄭箋天斥王也。王

傳詩猶家。卷十四大雅。上。板。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出話不然。為猶不遠。毛傳板板反也。上帝以稱王者也。瘁病也。話善言也。猶道也。鄭箋猶謀也。王為政。反先王與天之道。天下之民盡瘁。其出善言而不行之也。然為謀不能遠。圖不知禍之將至。靡聖管管。不實于亶。毛傳管管無所依繫。亶誠也。鄭箋王無聖人之法度。管管然以心自恣。不能用信於誠實之言。言行相違也。猶之未遠。是用大諫。毛傳猶圖也。鄭箋王之謀不能圖遠。是故我大諫王也。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毛傳憲憲猶欣欣也。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鄭箋天斥王也。王

方欲艱難天下之民。又方變更先王之道。臣乎。女無
憲意然。無沓沓然。為之制法度。達其意。以成其惡。辭
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擇矣。民之莫矣。毛傳。輯。和洽
合。悻。說。莫。定也。鄭箋。辭。辭氣。謂政務也。王者政教和
說。順於民。則民心合。定此戒語時之大臣。

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我即爾謀。聽我驚囂。毛傳。寮。官
也。驚。驚。猶警警也。鄭箋。及。與。即。就也。我雖與爾職事
異者。乃與女同官。俱為卿士。我就女而謀。及忠告以
善道。女反聽我言。然不肯受我言。維服。勿以為
笑。先民有言。謂于芻蕘。毛傳。芻蕘。薪采者。鄭箋。服。事

傳詩類家 卷十四 大雅 主 板

也。我所言乃今之急事。女無笑之。古之賢者有言。有
疑事。當與薪采者謀之。匹夫匹婦。或知及之。况於我
乎。

天之方虐。無然譴譴。老夫灌灌。小子騫騫。毛傳。譴。譴
然。喜樂。灌灌。猶款款也。騫騫。騫。鄭箋。今王方為酷
虐之政。女無譴譴。然以譴。應助之。老夫諫女。款款然
自謂也。女反騫騫。然如小子。不聽我言。匪我言耄。爾
用憂譴。多將矯矯。不可救藥。毛傳。八十曰耄。矯。矯然
熾盛也。鄭箋。將。行也。今我言非老耄。有失誤。乃告女
用可憂之事。而女反如戲。譴。多行矯矯。慘毒之惡。誰

能止其禍。

天之方儻。無為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毛傳。儻。怒
也。夸。毗。體柔人也。鄭箋。王方行酷虐之威。怒女無夸
毗。以形體順從之。君臣之威儀盡迷。亂賢人君子。則
如尸矣。不復言語。時厲王虐而彈謗。民之方殿屎。則
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毛傳。殿屎。呻吟也。
蔑。無。資。財也。鄭箋。葵。揆也。民方愁苦而呻吟。則忽然
有揆度。知其然者。其遭喪禍。又素以賦歛空虛。無財
貨。以共其事。窮困如此。又曾不肯惠施。以調贍眾民
言無恩也。

傳詩類家 卷十四 大雅 主 板

天之踰民。如壘如墉。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毛傳。踰。道
也。如壘。如墉。言相和也。如璋。如圭。言相合也。如取。如
攜。言必從也。鄭箋。王之道。民以禮義。則民和合。而從
之如此。攜。無曰益。踰。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毛
傳。辟。法也。鄭箋。易。易也。女攜挈民。東與西與。民皆從
女。所為。無曰。是何益為。道民在己。甚易也。民之行。多
為邪僻者。乃汝君臣之過。無自謂所建為法。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毛傳。价。善
也。藩。屏也。垣。牆也。王者天下之大宗。翰。幹也。鄭箋。价
甲也。被甲之人。謂卿士掌軍事者。大師。三公也。大邦

字子之解
代鄭為長
右注作同
姓詩意何
以獨重而
中言之耶
疏引周語
謂之亂
召公以其
子代宣王
為相及宗
子之証尤
確

成國之諸侯也。大宗王之同姓之適子也。王嘗用公卿諸侯及宗室之貴者為藩屏。巨幹為輔弼。無疏遠之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毛傳懷和也。鄭箋斯離也。和女德無行酷虐之政以安女國。以是為宗子之城。使免於難。遂行酷虐。則禍及宗子。是謂城壞。城壞則乖離而女獨居而畏矣。宗子謂王之適子。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涂。無敢馳驅。毛傳戲豫逸豫也。馳驅自恣也。鄭箋渝變也。昊天曰明及爾出。

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毛傳王往且明。游衍益也。

傳詩類家 卷十四 大雅 五 板

鄭箋及與也。昊天在上。人仰之皆謂之明。常與汝出入往來。游溢相從。視女所行善惡。可不慎乎。

板八章。章八句。愚按此詩明有同寮之句。序不妨為刺王。可以例民勞矣。

傳 賦 瞻卬

序 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鄭箋凡伯天子之夫也。

春秋魯隱公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毛傳昊天斥王也。填。久厲。惡也。鄭箋惠愛也。仰視幽王為政。則不愛我下民。甚久矣。天下不安。王乃下此大惡。以欺

亂之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蠹賊蠹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毛傳瘵。病。夷。常也。罪罟。設罪以為罟。瘳。愈也。鄭箋屆。極也。天下騷擾。邦國無有安定者。士卒與民皆勞病。其為殘酷。痛病於民。如蠹賊之害禾稼。然為之無常。亦無止息時。刑罪以羅網天下。而不救。為之亦無常。無止息時。此目王所下大惡。

人有士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鄭箋此言王削黜諸侯及卿大夫無罪者。覆猶反也。此空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毛傳收。拘收也。說赦也。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毛傳哲。知也。鄭箋哲。謂多謀慮也。城。猶國也。丈夫陽也。陽動。故多謀慮。則成國。婦人陰也。陰靜。故多謀慮。乃亂國。

懿厥哲婦。為梟為鴟。鄭箋懿。有所痛傷之聲也。厥。其也。其幽王也。梟。鴟。惡聲之鳥。喻褒姒之言無善。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毛傳寺。近也。鄭箋長舌。喻多言語。是王降大厲之階。階。所由上下也。今王之有此亂政。非從天而下。但從婦人出耳。又非有教王為亂。語王為惡者。是惟近愛婦人。用其言故也。

鞠人忮忒。讟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為慝。毛傳忮。害。

傳詩類家 卷十四 大雅 六 瞻卬

鄭箋。城。猶國也。丈夫陽也。陽動。故多謀慮。則成國。婦人陰也。陰靜。故多謀慮。乃亂國。

懿厥哲婦。為梟為鴟。鄭箋懿。有所痛傷之聲也。厥。其也。其幽王也。梟。鴟。惡聲之鳥。喻褒姒之言無善。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毛傳寺。近也。鄭箋長舌。喻多言語。是王降大厲之階。階。所由上下也。今王之有此亂政。非從天而下。但從婦人出耳。又非有教王為亂。語王為惡者。是惟近愛婦人。用其言故也。

鞠人忮忒。讟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為慝。毛傳忮。害。

惟近愛婦人。用其言故也。

鞠人忮忒。讟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為慝。毛傳忮。害。

鞠人忮忒。讟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為慝。毛傳忮。害。

成。變也。鄭箋。窮也。謙不信也。竟猶終也。胡。何。屢。惡也。婦人之長舌者。多謀處。好窮屈人之語。伐害轉化。其言無常。始於不信。終於背違。人豈謂其是不得也乎。及云。維我言何用。為惡不信也。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毛傳。休息也。婦人無與外政。雖王后。猶以蠶織為事。古者天子為藉于畝。冕而朱紕。躬秉耒。諸侯為藉百畝。冕而青紕。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敬之至也。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祭宮。仞有三尺。棘墻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傳詩。婦家。卷十四。大雅。七。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毛傳。刺責富。福。狄。遠。忌。怨也。鄭箋。介。甲也。王之為政。既無過惡。天何以責王。見變異乎。神何以不福王。而有災害也。王不念此。而改修德。乃舍女。被甲。夷狄來侵犯。中國者。反與我相怨。謂其疾怨。羣臣叛違也。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毛傳。類。善。殄。盡。瘁。病也。鄭箋。弔。至也。王之為政。德不至于天矣。不能致微祥於神矣。威儀又不善於朝廷矣。賢人皆言奔亡。則天下邦國將盡困窮。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毛傳。優。渥也。鄭箋。優。寬也。天下羅網。以取有罪。亦甚寬。謂但以災異譴告之。不指加罰於其身。疾王為惡之甚。賢者奔亡。則人心無不憂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毛傳。幾。危也。鄭箋。幾。近也。言災異譴告。離人身近。愚者不能覺。

傳詩。婦家。卷十四。大雅。八。

不自我後。鄭箋。檻泉。正出涌出也。厥沸。涌泉之源。所出者深。喻已憂所從來久也。惡政不先已。不後已。惟何故。正當之。藐藐。昊天無不克鞏。毛傳。藐藐。大貌。鞏。固也。鄭箋。藐藐。美也。王者有美德。藐藐然。無不

能自堅固於其位者。微箴之也。無忝皇祖式教爾後。
鄭箋式用也。後謂子孫也。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傳口口口口賦召旻

序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

公之臣也。鄭箋閔病也。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瘕我饑饉。民卒流亡。鄭箋天斥

王也。疾猶急也。瘕病也。病乎幽王之為政也。急行暴

虐之法。厚下喪亂之教。謂重賦稅也。病國中以饑饉

令民盡流移。我居圉卒荒。毛傳圍垂也。鄭箋國中至

傳詩類象

卷十四

九

邊境。以此故盡空虛。

天降罪罟。蟲賊內訌。毛傳訌潰也。鄭箋訌爭訟相陷

人之言也。王施刑罪以網羅天下。象為殘酷之人。難

外以害人。又自內爭相讒惡。昏椽靡共。潰潰回通。實

靖夷我邦。毛傳椽天椽也。潰潰亂也。靖謀夷平也。鄭

箋昏椽皆奄人也。昏其官名也。椽椽毀陰者也。王違

賢者而近任刑奄之人。無肯共其職事者。皆潰潰然

維邪是行者。皆謀夷滅王之國。

臯臯訛訛。曾不知其玷。毛傳臯臯頑不知道也。訛訛

祿不供事也。鄭箋玷缺也。王政已大壞。小人在位。曾

不知大道之缺。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賤。毛傳
賤隊也。鄭箋兢兢戒也。業業危也。天下之人。戒懼危
怖。甚久矣。其不安也。我王之位。又甚隊矣。言見侵侮
政教不行。後犬戎伐之。而周與諸侯無異。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直。毛傳潰遂也。直水中

浮草也。鄭箋潰茂之潰當作彙。彙茂貌。王無恩惠於

天下。天下之人。如旱歲之草。皆枯槁無潤澤。如樹上

之棲直。我相此邪。無不潰止。鄭箋潰亂也。無不亂者

言昔亂也。春秋傳曰。亂曰潰。邑亂曰叛。

維昔之富。不如時。毛傳時者富仁賢。今也富。纓佐鄭

傳詩類象

卷十四

十

箋當備也。時。時也。維今之夜。不如茲。毛傳今則病

賢也。鄭箋茲此也。此者此古昔明王。彼疏斯裨。胡不

自替。職兄斯引。毛傳彼宜食疏。今反食精糗。替廢。況

茲也。引長也。鄭箋疏糗也。謂糗米也。職主也。彼賢者

祿薄。食麤。而此替椽之黨。反食精糗。女小人耳。何不

自廢。退使賢者得進。乃茲復主長。此為亂之事乎。責

之也。米之率。糗十。稗九。糶八。侍御七。

池之竭矣。不云自煩。毛傳煩。厭也。鄭箋煩當作漬。厭

猶外也。自由也。池水之溢。由外灌焉。今池竭。人不言

由外。無益者。與言由之也。徐王猶池也。政之亂。由外

孫云傳云
如昔之民
又如昔見
非枯槁之
極

無賢臣益之。泉之渴矣。不云自中。毛傳：泉水從中以益者也。鄭箋：泉者，中水生則益深，水不生則竭。泉猶泉也。政之亂，又由內無賢妃益之。溥斯害矣。職見斯弘，不裁我躬。鄭箋：溥，猶徧也。今特徧有此內外之害矣。乃茲復主大此為亂之事，是不裁王之身乎。責于也。裁，謂見誅伐。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

毛傳：辟，闢。蹙，促也。鄭箋：先王受命，謂文王武王時也。召公，召康公也。言有如昔時賢臣多，非獨召公也。

今。今幽王臣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鄭箋：哀哉，哀其不高尚賢者。尊任有舊德之臣，將以喪亡其國。

傳詩嫡家 卷十四 大雅 主 召晏

召晏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愚按以上三篇，序皆以為凡伯刺王之詩，而獨列板于前，什今

傳則以板與瞻、甲、召晏同列，且俱闕五字，疑其俱為凡伯刺某王耳。

聖門傳詩嫡家卷之十四 終

聖門傳詩嫡家卷之十五 吳興凌漢初

頌

周頌譜

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無不覆壽，無不持載，此之謂容。於是和樂興焉。頌聲乃作。禮運曰：政也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于天，徵以降命，命降乎社之謂祫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于山川之謂典作。降于五祀之謂制度。又曰：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祖廟所以本仁，山川所以饋鬼神。五祀所以本事，又曰：禮行于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于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于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于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修，禮之藏也。功大如此，可不美報乎。故人君必潔其牛羊，馨其黍稷，齊明而薦之，歌之舞之，所以顯神明昭至德也。

周頌考補 石本磨滅尤甚，僅可辨者四十六字。

傳 周公 思文 天之命 清

下同
雖多有存
其可檢全
舊字及
討說訂定

文□□□廟□□□□將□□□□

烈□□□□□□□□□□

子□□□□□□□□□□

齊□□□□□□□□□□

頌武□□□□□□□□□□

載見□□□□□□□□□□

寢廟□□□□□□□□□□

朝□□□□□□□□□□

之也□□□□□□□□□□

也□□□□□□□□□□

祀成王□□□□□□□□□□

堂□□□□□□□□□□

臣工□□□□□□□□□□

執競□□□□□□□□□□

成康□□□□□□□□□□

也□□□□□□□□□□

也□□□□□□□□□□

也□□□□□□□□□□

傳詩類家 卷十五 周頌

二百三十六字

序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

王焉鄭箋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謂祭

文王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詩也

廟之言貌也。从者精神不可得而見。但以生時之

若立宮室象貌為之耳。成洛邑居攝五年時。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毛傳於歎辭也。穆美肅敬。雝和

相助也。鄭箋顯光也。於乎美哉。周公之祭清廟也。其

禮儀敬且和。又諸侯有光明著見之德者來助祭。濟

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任天。毛傳沈文德之人也。鄭

箋對配越於也。濟濟之衆士。皆執行文王之德。文王

精神已在天矣。猶配順其素如在生。存駿奔走在廟

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毛傳駿長也。顯於天矣。見承

於人矣。不見厭於人矣。鄭箋駿大也。諸侯與衆士子

周公祭文王。俱奔走而來。在廟中助祭。是不光明文

王之德。與言其光明之也。是不承順文王志意與。言

其承順之也。此文王之德。人無厭之。

清廟一章八句。

序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鄭箋告太平者。居攝五

年之末也。文王受命不卒而崩。今天下太平。故承

其意而告之。明六年制禮作樂。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毛傳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

極而美。周之禮也。鄭箋命。猶道也。天之道於乎美哉。

動而不止。行而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

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毛傳純。大。假。嘉。溢。德。收

聚也。鄭箋純。亦不已也。溢。盈。溢之言也。於乎不光明

與。文王之施德教之無倦已。美其與天同功也。以嘉

傳詩類家 卷十五 周頌

美之德。饒紆與我。我其聚斂之。以制法度。以大順也。
文王之意。謂為周禮六官之職也。書曰。考朕昭子刑。
乃單文祖德。曾孫篤之。毛傳。成王能厚行之也。鄭箋。
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是言曾
孫。欲使後王皆厚行之。非維今也。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序維清。奏象舞也。鄭箋。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
王制焉。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毛傳。典。法也。鄭箋。緝熙。光明也。
天下之所以無敗亂之政。而清明者。乃文王有征伐
傳詩。鄭箋。卷十五 頌 四 雅天

之法故也。文王受命。七年五伐也。肇禋。毛傳。肇。始。禋
祀也。鄭箋。文王受命。始祭天而禘。伐也。周禮。以禋祀
祀天。上帝。迄。用有成。維周之禎。毛傳。迄。至。禎。祥也。
鄭箋。文王造此征伐之法。至今用之。而有成功。謂伐
約克勝也。征伐之法。乃周家得天下吉祥。

維清一章五句

序天作。祀先王先公也。鄭箋。先王。謂大王已下先公。
諸能至不窮。

大作高山。大王荒之。毛傳。作。生。荒。大也。天生萬物于
山。大王行道。能安天之所作也。鄭箋。高山。謂岐山。

也。書曰。道岍及岐。至于荆山。天生此高山。使與雲雨

以利萬物。大王自幽遷焉。則能尊天之。廣其德澤。居

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彼作矣。文王

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毛傳。夷。易也。鄭箋。彼。彼萬

民也。徂。往。行。道也。彼萬民居岐。邦者。皆築作宮室。以

為常居。文王則能安之後之往者。又以岐邦之君。有

使易之道。故也。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

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

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以此

訂。大王文王之道。卓爾與天地合其德。子孫保之。

傳詩。鄭箋。卷十五 頌 五 天作

天作一章七句。思。按傳文。清下闕二字。當是此篇

序。思文。后稷配天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毛傳。極。中

也。鄭箋。克。能也。立。當作粒。烝。衆也。周公思先祖。有文

德者。后稷之功能。配天。管堯。遭洪水。黎民阻饑。后稷

播種百穀。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天下之人。無不干女

時。得其中者。言友其性。昭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軋

爾。界陳常于時。夏。毛傳。率。率用也。鄭箋。軋。道。率。循

言。養也。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于舟。出洪以燎。後五

日。大流為魚。五。以。殺。供。養。此。謂。道。我。率。率。天。命。以

本亦謂許
故實此謂
求為小孝
右隨矣

是循存后稷養天下之功而廣其子孫之國無此封竟于女今之疆界乃大有天下也用是故陳其大常之功于是夏而歌之夏之屬君九書說鳥以穀俱來云穀紀后稷之德

思文一章八句

序離禘大祖也鄭箋禘大祭也大于四時而小于禘

大祖謂文王

有來離離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于薦廣狝

王肅云來
助至者離
謂若諸公
天子從之
也

相予肆祀毛傳相助廣大也鄭箋離離和也肅肅敬

也有是來時離離然既至止而肅肅然者乃助王帝

傳詩類聚

卷十五

六

祭百辟與諸侯也天乎是時則穆穆然於進大牲之

牲百辟與諸侯又助我陳祭祀之儀言得天下之歡

心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毛傳假

嘉也鄭箋宣福也嘉哉皇考片文王也文王之德乃

安我孝子謂受命定其基業也又徧使天下之人有

才知以文德武功為之君故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

我眉壽介以繁祉毛傳燕安也鄭箋繁多也文王之

德安及皇天謂降瑞應無變異也又能昌大其子孫

安助之以考壽多與福祿既右烈考亦右文母毛傳

烈考武王也文母大妣也烈光也子孫所以得

考壽與多福者乃以見右助于光明之考與文德之

母歸美焉

離一章十六句愚按毛鄭以為禘文王而朱子以

為武王祭文王當泥于皇考二字凡祭法云父曰

考祖父曰王考曾祖曰皇考鄭云此與問于小子

非曾祖亦曰皇考者以其攷文取尊君之義故父

祖皆得稱之然則皇考原不止于稱其父也何必

是武王之祭乎但小序云禘大祖則應是后稷后

稷不為天者不得言維后故以為文王而却稱為

大祖者疏云謂祖之大者于義亦通然文王于禘

法不合當從詩說為成王祭文武之詩

序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毛傳將犬享獻也

鄭箋將猶奉也我奉養我享祭之牛羊皆充盛肥膻

有天儀之力助言神饗其德而右助之儀式刑文王

之典日靖四方伊假文王既右享之毛傳假善刑法

典寬謂謀也鄭箋靖治也受福曰假我儀則式象法

行文重之常道以日施政于天下維受福于文王文

王既右而饗之言受而福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

時保之鄭箋于於時是也早夜敬天於是得安文王

之道。

我將一章十句。

序烈文成王即位諸侯助祭也。鄭箋：新王即位必以

朝享之禮祭于祖考，告嗣位也。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毛傳：烈，光

也。文王錫之。鄭箋：惠，愛也。光文百辟，卿士及天下諸

侯者。天錫之，以此祉福也。又長愛之，無有期竟。子孫

得傳世。安而居之。謂文王武王以純德受命，定天位

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

毛傳：封，大也。靡，累也。崇，立也。戎，犬。皇，美也。鄭箋：崇，厚

傳：勳業。

卷十五

八

也。皇，君也。無大累于汝國，諸侯治國無罪惡也。王其

厚之，增其爵土也。念此大功，勤事不廢。謂卿大夫能

守其職，得繼世在位，以其次序。其君之者，謂有大功

王則出而封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

王也。鄭箋：無疆，手維得賢人也。得賢人，則國家繼業

故天下諸侯順其所為也。不動明其德乎。勤明之也。

故卿大夫法其所為也。於手先王，文王武王，其于此

道，人稱頌之不忘。

烈文一章十三句。

序振鷺，一王之後來助祭也。鄭箋：一王，夏殷也。其後

祀也。宋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毛傳：興也。

振，振鷺飛貌。鷺，白鳥也。雝，澤也。客，二王之後。鄭箋：自

鳥集于西雝之澤，言所集得其處也。興者，喻祀宋之

若，有澤自之德，來助祭于周之廟，得禮之宜也。其至

止，亦在此容。言威儀之善如鷺然，在彼無惡。在此無

敗，庶幾夙夜以永終譽。鄭箋：在彼謂居其國，無怨惡

之者。在此謂其來朝，人皆愛敬之。無厭之者，承長也。

興，聲美也。

傳：勳業。

卷十五

九

振鷺一章八句。

序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鄭箋：成王既黜殷命，殺武

庚命，微子代殷後，既受命來朝而見也。

有客有容，亦白其馬。有斐有斐，琢其旅。毛傳：殷尚

白也。亦，亦周也。斐，且微慎貌。鄭箋：有客有容，重言之

者，興之也。亦，亦武庚也。武庚為二王後，乘殷之馬，乃

振而誅，不肯之甚也。今微子代之，亦乘殷之馬，獨賢

而見尊，且故言亦，駁而美之。其來成儀，斐斐且且，盡

心力于其事，又選擇眾臣卿大夫之賢者與之朝。玉

言敬塚者，以賢美之。故玉言之。有客宿宿，有客信信。

此章言授之繫以繫其馬毛傳一宿曰宿再宿曰信

言授之繫以繫其馬毛傳一宿曰宿再宿曰信。彼繫其馬而留之。鄭箋繫絆也。周之君臣皆愛敬子。其所館宿。可以去矣。而言納其馬。意各殷勤。薄言追之。左右綴之。鄭箋追送也。於微子去。王始言餽送之。左右之臣。又從而安樂之。厚之無已。既有淫威。降福孔夷。毛傳淫。大威。則夷。易也。鄭箋既有大則。謂用殷正刑。行其禮樂如天子也。神與之福。又甚易也。言動作而有度。

有客一章十二句。思按傳文有子字。在勢字關文。後明是微子字。係當屬此篇。而與振錫相次。疏亦云。與上振錫。或亦一時事也。

傳詩嫡家 卷十五 有客 序武。奏大武也。鄭箋天武周公作樂所為舞也。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毛傳烈業也。鄭箋皇君也。於乎君哉。武王也。無疆乎其克商之功。業言其疆也。信有文德哉。文王也。能開其子孫之基緒。嗣武受之。勝殷過剋。者定爾功。毛傳武。述剋殺。致也。鄭箋過。止者。老也。嗣子武王。受文王之業。舉其伐殷而勝之。以止天下之暴虐。而殺人者。年老乃定。女之此功。言不泯泯于誅紂。須服五年。

武一章七句。思按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首章。則

此章言授之繫以繫其馬毛傳一宿曰宿再宿曰信

不止一章矣。又曰武王克商作武。其章章曰者。定爾功。其三曰。輔神。鄭箋我祖維求。其六曰。發萬。那。屢豐年。杜預曰。三六之數。與今詩頌篇次不同。蓋楚樂歌之次第。此不得其說。而應之也。據左傳。語。明言作武。而其三其六。豈關楚乎。故賈穀句桓。而闕文之後。即次頌武二字。想當諸篇。從大武以次而列。而頌武王之功。者與左傳必合。惜乎其闕。累耳。然杜氏亦似舉見子貢本及中公說者也。

序時適。廼守告祭。樂望也。鄭箋廼守告祭。天子廼行。邦國至于方岳之下。而封禪也。書曰。歲二月。東廼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福于羣神。遵行也。時適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懼。慎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毛傳遵行。震勅。舉懼。慎柔。安。喬。高也。高岳。岱宗也。鄭箋薄。翰甫也。甫。始也。允。信也。武王既定天下。時出行其邦。國。謂廼守也。天其子愛之。右助大序其事。謂多生賢知。使為之臣也。其兵所征伐。而動之以威。則莫不動懼。而服。言其成武。又見畏也。王行廼守。其至方岳之下。貴安羣神。望于山川。皆以尊卑祭之。信哉。武王之宏為。

武一章七句。思按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首章。則

君美之也。明昭有周，式序在位。毛傳：明矣，知未然也。昭然不疑也。鄭箋：昭，見也。王巡守而明見天之于有周家也。以其有俊乂，川次第處位，言此者，著天其于受之。右序之效也。載踐于戈，載濞弓矢。毛傳：戢，聚也。鄭箋：載之言則也。王巡守而天下咸服，兵不復用。此又著震疊之效也。我求懿德，肆于時夏。毛傳：夏，大也。鄭箋：懿，美也。肆，陳也。我武王求有美德之士而任川之，故陳其功于是夏而歌之。樂歌大者稱夏。允王保之。毛傳：允，信也。信哉武王之德，能長保此時夏之矣。

詩譜家 卷十五 時邁一章十五句。愚按：中、公詩說以費為大武之二成，而此篇為三成。今傳所有字，則時邁在費之前，正與左傳以文王既勤止為其三者相合。此篇為大武之二章，無疑矣。

序奏大封於廟也。齊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鄭箋：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毛傳：勤，勞也。當，釋也。鄭箋：敷，猶偏也。文王既勞心于謀事，以有天下之業，我當而受之，敷是文王之勞心能陳擇而行之。今我往以此求定，謂安天下也。時周之

命於繹思。鄭箋：勞心者，是周之所以受命而王之所由也。于女諸臣受封者，陳繹而思行之，以文王之功業勅勅之。

齊一章六句。

序，嚴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鄭箋：嚴，樂也。於皇時周，陟其高山，臨山喬嶽，允猶翕河。毛傳：高山，四嶽也。臨山，山之隨隨小者也。翕，合也。鄭箋：皇，君也。喬，高猶圖也。於乎美哉，君是周邦而巡守其所至，則登其高山而祭之，望秩于山川，小山及高嶽皆備祭山川之圖而次序祭之。河言合者，河自大陸之北，厥為九。祭者合為一，敷天之下，泉時之對，時周之命。毛傳：其聚也。鄭箋：皇，集對也。備夫之下，舉山川之神，皆如是配而祭之，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也。

般一章七句。

虛酌成，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毛傳：酌，用公。成，成也。六年制禮作樂，歸政成王，乃復祭于廟而奏之，其始成告之而已。

於鑠玉，師遵養時，麻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毛傳：鑠，美也。遵，率也。養，取味也。麻，箋：純，大也。與介助也。於美乎，夫王之庸師，率嚴之，振罔以事，行養是罔味之君，以老

則以除
也

其惡是周道大興而天下歸往矣故有致死之士助
之我龍受之躡躡王之造載用有嗣毛傳龍和也躡
躡武貌造為也鄭箋龍龍也來助我者我龍而受川
之躡躡之士皆爭來造王王則用之有嗣傳相致實
維爾公允師毛傳公事也鄭箋允信也王之事所以
舉兵克勝者實維女之事信得用師之道

酌一章九句愚按此詩遵養時暉毛意以為武王
取糾訓養為取述毛者皆然鄭以為文王事紂養
其味左傳者昧乃隨武子之言為不欲戰之意則
者安音期亦似老其惡之解晉王丞相保全羣賊

傳詩嫡家 卷十五 酌

曰遵養時暉向士行請之以遵養時暉則俱似鄭
解為長矣朱子從毛以王師為武王而遵養為武
王未用師之時蓋兩用其說覺于末句更直截獨
作遵養自曉訓義少異于鄭耳

序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毛傳類也禡也皆師祭
也

綏萬邦屢豐年鄭箋綏安也屢亟也誅無道安天下
則亟有豐熟之年陰陽和也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
有厥土予以四方克定厥家毛傳上事也鄭箋天命
為善不僻倦者以為天子我桓桓有成武之武王則

則以除
也

能安者天下之事此言其當天意也于是用武事于
四方能定其家先王之業遂有天下於昭于天皇以
聞之毛傳聞代也鄭箋上曰也皇君也於明乎曰天
也紂為天下之君但由為惡天以武王代之

桓一章九句

序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條華有鶴
休有烈光毛傳載始也龍旂陽陽言有文章也和在
帛前裝在旂上條華有鶴言有法度也鄭箋諸侯始
見在王謂見成王也求其章也求車服禮儀之文

傳詩嫡家 卷十五 序

章制度也交龍為旂條華有鶴金飾貌休者條
然威壯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
皇多祜毛傳昭考武王也享獻也鄭箋言我皇君也
諸侯既以朝禮見于成王至祭時伯又率之見乎武
王廟使助祭也以敬孝子之事以獻祭祀之禮以助
壽考之福長我安行此道思成王之多福烈文辟公

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鄭箋俾使純大也然有十
倫之義成王乃光文百辟與諸侯安之以多福便光
明于大服之意天子受福曰大服服辭有福祥之言
載見一章十四句

此作發各
字也或
自合字太

序有誓始作樂而合乎祖也鄭箋王者治定制禮功
成作樂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

有誓有誓在周之庭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應田縣鼓
執磬祝圍毛傳誓樂也業大板也所以飾向為縣

也徒業如錫商或曰畫之植者為虞衡者為樹崇牙
上飾卷然可以縣也樹羽置羽也應小鞀也田大鼓

也縣鼓周鼓也鞀小鼓也祝木柱也圍楫也鄭箋誓
膝也以為樂官者日無所見於音聲審也周禮上誓

四十人中誓百人下誓百六十人有祝瞭者相之又
設縣鼓以當作鞀鞀小鼓在大鼓旁應鞀之屬也鞀

傳禮樂家卷十五頌 有誓
轉字誤變而作田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嗶嗶厥聲肅

離和鳴先祖是聽鄭箋既備者懸也鞀也皆非已也
乃奏謂樂作也簫編小竹管如今賣傷者所吹也管

如筵併而吹之我客戾止永觀厥成鄭箋我客二王
之後也長多其成功謂深感其和樂遂入善道終無

愆過
有誓一章十三句愚按傳文有誓合二字當是合

乎祖也與序同意
序潛季父薦魚春薦鮓也鄭箋季魚之性足春鮓新

來薦獻之者謂於宗廟也

疏云終前
難作木邊
也蓋木

荷與添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鱈鰕鯉鯉毛傳添沮
岐周之二水也燕糝也鄭箋荷與歎美之言也鯉大

鯉也鮪鰕也鱈白鱈也鯉鮓也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鄭箋介助景大也

潛一章六句愚按傳文有衰廟二字當屬此節
序絲衣釋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鄭箋釋又祭

也天子諸侯也釋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
祭同日周曰經商謂彤

絲衣其絰蔽弁俛俛自堂徂基自羊徂牛藉牀及燕
毛傳絲衣祭服也絰紵緗也俛俛恭順貌基門塾之

傳禮樂家卷十五頌 絲衣
基自羊徂牛言先小後大也大鼎謂之羹小鼎謂之

羹鄭箋羹猶羹也弁爵弁也爵弁而祭于王士服也
釋禮經使士升門堂視壺灌盥豆之屬降在于基告

濯具又視牲從羊之牛反告克已乃舉鼎舉吉聖禮
之次也鼎鬲弁上謂之羹兜觥其觶百酒思柔不吳

不教胡考之休毛傳吳譯也考成也鄭箋柔安也經
之旅士用兜觥變于祭也飲美酒者皆思自安不讓

諱不教慢也此得壽考之休微
絲衣一章九句
序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鄭箋嗣王者謂成王也

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于廟也。

魯論云傳
卷之不具
考辭不便
均說不長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孺孺在疚。毛傳：閔，病造，為疾，病也。鄭箋：閔，懼。之言也。造，猶成也。可悼傷我小子耳。

陸降庭止
朱序為長

遭武王崩，家道未成，孺孺然孤特在憂病之中。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毛傳：庭，直也。鄭

箋：茲，此也。陟降，上下也。於乎，我君考武王，長世能孝。謂能以孝行為子孫法度，使長見行也。念此君祖文

王，上以直道事天下，以直道治民，信無私枉。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毛傳：序，緒也。鄭

箋：夙，早。敬，慎也。我小子早夜慎行，祖宗之道，言不敢懈。倦也。於乎，君王，敷文，文武王也。我繼其緒，思其所

行，不忘也。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愚按傳闕文中，有成字，朝字，朝于字，當是成上朝廟以下諸詩以次而列，大

旨與序及朱說不異。

序訪落，嗣王謀于廟也。鄭箋：謀者，謀政事也。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毛傳：訪，謀。落，始。率，循時。是，猶道。判，分。渙，散也。鄭箋：昭，明。艾，數。猶，圖也。成王始即政，自以承

聖父之業，懼不能遵其道，德故于廟中謀我，始即政

之義，羣臣曰：當備是明德之考所施行，故答之以箋。

曰：於乎遠哉，我于是有數言，遠不可及也。女扶將

我就其曲法而行之，繼續其業，圖我所失，分散者收

飲之。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鄭箋：多，衆也。我小子耳，未任統理國家，衆難成之，事必有任賢待年長大之

志，難成之，事謂諸政有業未平者。紹庭上下，陟降厥

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鄭箋：紹，繼也。厥家，謂羣臣也。繼文王陟降庭止之道。上下羣臣之職，以次序者

美矣。我君考武王，能以此道安其身，謂定天下居天子之位。

傳詩嫡家 卷十五 頌 五 叨落

序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

厥士，日監在茲。毛傳：顯，見。士，事也。鄭箋：顯，光。監，視也。羣臣見王謀即政之事，故因時戒之曰：敬之哉。敬之

歲，天乃光明，去惡與善，其命吉凶不變易也。無謂天高又高在上，遠人而不畏也。天上下其事，謂轉運日月，施其所行。日月瞻視，近在此也。維予小子，不聰敬

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毛傳：小子，嗣王也。將，行也。光，廣也。保，大也。仔肩，克

也。肅然為風，光明也。僂輔也。時是也。仔，肯在也。成王以敬之敬之，故承之以謙云。我小子耳，不聽達于敬之之意。日就月行，言當習之以積滿也。且欲學于有光明之光明者，謂賢中之賢也。輔，佛是任。示道，我以顯明之德行，是時自知未能成文武之功，周公始有居攝之志。

敬之一章十二句，愚按傳朝于字下，闕文中，即有之字，當是敬之之篇名，與上二篇亦似相次矣。

序小慈嗣王求助也。鄭箋：慈，慎也。天下之事，當慎其小。小時而不慎，後為禍大。故成王求助，忠臣早輔助。

傳詩始末 卷十五 頌 小慈

已以救惠難。

予其懲而後後，惠莫予芽。蜂自求辛，螫毛傳：螫，慎也。

芽，蜂摩曳也。鄭箋：懲，艾也。鄭者管叔及其羣弟流言于國，成王信之，而疑周公。至後三監叛，而作亂。周公

以王命舉兵誅之，歷年乃已。故今周公歸政，成王受之，而求賢臣以自輔助也。曰我其剝艾，手往時矣。畏慎後復有禍難，羣臣小人無敢我摩曳，謂為詐作詐

欺不可信也。女如是，徒自求辛，苦毒螫之害耳。謂善

有刑誅，肇允彼挑蟲，拚飛維身。毛傳：挑，蟲也。鷓也。鳥之

小終大者，鄭箋：肇，始也。信也。始者信以彼管蔡之

屬雖有流言之異，如鷓鳥之小，不登誅之後，反叛而作亂，猶鷓之拚飛為大鳥也。鷓之所為鳥，題存也。或曰鷓皆惡聲之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鷓。毛傳：集，任予我也。我又集于鷓，言辛苦也。鄭箋：集，會也。未集，統理我國家，眾難成之事，謂使周公居攝時也。我又會于辛苦，遇三監及淮夷之難也。

小慈一章八句。

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毛傳：二后，文武也。基，始命。信有寬宥寧也。鄭箋：昊天

傳詩始末 卷十五 頌 昊天

天大號也。有成命，言周自后稷之生而已有王命也。

文王武王受其業，施行道德，成此王功，不敢自安逸。

早夜始順天命，不敢解倦，行寬仁安靜之政，以定天下。寬仁所以止苛刻也。安靜所以息暴亂也。於緝熙

單厥心，肆其靖之。毛傳：緝，明照。廣單，厚。肆，固。靖，和也。

鄭箋：廣當為先，固當為故。字之誤也。於美乎此，成王之德也。既光明矣，又能厚其心矣。為之不解倦，故云

其功終能和安之，謂夙夜自勤，至于天下太平。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愚按國語叔向引此詩而

曰：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

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行受之。讓于
 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
 德也。有寬也。密寧也。緝明也。熙光也。賈厚也。樂因
 也。新餘也。其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中也。德
 餘信寬師歸于寧。其終也。廣厚其心以固餘之德。
 平德讓。中于信寬。終于固餘。故曰成。玩其文勢。則
 成王似為周成王矣。故朱子引以證此詩為祀成
 王之詩。及考國語韋昭之注。則云。謂文武修己。自
 勤成其王功。非謂周成王身也。鄭賈唐說皆然。毛
 氏創此詩。全用國語文。而鄭箋成王亦如韋昭以
 傳詩始家。卷十章。吳天。
 合之小序郊祀之說。則成王之非謂周成王。其相
 襲以來舊矣。朱子正不得援國語以為確證也。第
 予實詩傳雖闕。而尚存者。有祀成王。口口室數字。
 當是祀成王于明堂。周頌諸詩。無單頌成王者。正
 此詩有成王字。而大率當列之此。申公詩說亦然。
 正與朱子合矣。
 序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鄭箋。祈。猶禱也。求也。庚
 令孟春祈穀于上帝。飛廉則龍見而雩是與。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毛傳。噫。歡
 也。嘻。祈也。成王成是王事也。鄭箋。噫嘻有所多大之

聲也。假。至也。播。猶種也。噫嘻乎能成周公之功。其德
 已著至矣。謂先被四表。格于上下也。又能率是屯田
 之吏農夫。使民耕田而種百穀也。駿發爾私。終三十
 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毛傳。私。民田也。言上欲富其
 民而讓于下。欲民之大發其私田耳。終三十里。言各
 極其望也。鄭箋。駿。疾也。發。伐也。亦。大。服事也。使民疾
 耕。發其私田。萬耦同時耕也。周禮曰。凡治野田。夫闢
 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道。道上有
 途。千夫有洫。洫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計此
 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也。邦廣五寸。二耦為
 一。一川之間萬夫。故言萬耦。耕言三十里者。舉其成
 數。
 傳詩始家。卷十章。噫嘻。
 噫嘻一章八句。愚按此章成王。毛鄭亦不以為周
 成王。摠由認作成王周公時詩。王未當有遂。故強
 為之說耳。愚意如此等。俱從申說為長。朱子得之
 序臣工諸侯助祭。遺於廟也。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毛傳。嗟嗟
 勅之也。工。官也。公。君也。鄭箋。臣。謂諸侯也。釐。理。咨。謹
 苑度也。諸侯來朝天子。有不純臣之義。子其將歸。故
 于廟中正君臣之禮。勅。其諸官卿大夫云。敬女在君

之嘉王乃平理女之成功女有事當來謀之來度之
 于王之朝無自專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
 何新金毛傳田二歲曰新三歲曰金鄭箋保介車右
 也司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播之於參保介之御聞
 莫晚也周之季春於夏為孟春諸侯朝周之春故晚
 春遣之勅其車右以時事時歸當何求于民將如新
 田會田何急其教農趨時也介甲也車右勇力之士
 被甲執兵也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
 年毛傳康樂也鄭箋將大迄至也於美乎赤鳥以牟
 麥俱來故我周大受其光明謂為珍瑞天下所休慶
 也此瑞乃明見乎天至今用之有樂歲五穀豐熟命
 我衆人序乃錢鎛奄觀銓艾毛傳序具錢鎛錢鏹銓
 獲也鄭箋奄久觀多也教我庶民具女田器終久必
 多銓艾勸之也
 臣工一章十五句愚按此與噫嘻俱言農事序說
 恐不可通然謂戒農官而作頌非體也當從申說
 序執競祀武王也鄭箋執競其敬反執持也律詩云
 執競也烈業也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之也顯光也皇

美也鄭箋競疆也能持疆道者惟有武王耳不疆乎
 其克商之功業言其疆也不顯乎其成安祖考之道
 言其又顯也天以是故美之予其爵祿自彼成康奄
 有四方斤斤其明毛傳自彼成康用彼成安之道也
 奄同也斤斤明察也鄭箋四方謂天下也武王用成
 安祖考之道故受命伐紂定天下為周明察之君斤
 斤如也鐘鼓嗶嗶聲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
 儀及及既醉既飽福祿來反毛傳嗶嗶和也將將集
 也穰穰衆也簡簡大也反反難也反復也鄭箋反反
 順習之貌武王既定天下祭祖考之廟奏樂而八音
 備詩翰末
 克講神與之福又衆大謂如般辭也若臣醉飽禮無
 違者以重得福祿也
 執競一章十四句愚按傳有執競二字其闕文下
 即有成康二字且篇次在後當是祀成王康王之
 詩與朱說正合毛鄭曲解成康為成而安之以從
 序祀武王之義終覺不安上言武王而即繼以成
 康猶吳天有成命上言二后而即繼以成王于文
 勢殊順何取強說為也漢世諸儒在往節徑從康
 當亦粗于師說不得不然耳
 下豐年秋冬報也鄭箋報者謂嘗也然也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穡毛傳豐大稌而也原所以歲查盛之德也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穡鄭箋豐年大有年也亦大也萬億及穡以言數數多爲酒爲醴丞昇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毛傳皆偏也鄭箋丞進昇予也

豐年一章七句愚按傳文有報字疑屬此篇與序同意而報字下闕文甚多疑載及良報諸篇皆以次在其中

序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鄭箋籍田甸師氏所掌

主載耒耜所耕之田天子千畝諸侯百畝籍之言

爾詩爾家卷十五頌 主末 載芟

借也借民力治之謂之籍田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祖隰祖畛侯主虞伯

侯亞侯旅侯疆侯以毛傳除草曰芟除木曰柞畛場

也王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叔也旅子弟也疆強力

也以用也鄭箋載始也隰謂新發田也畛謂舊田有

徑路者強有餘力者周禮曰以強予任民以謂閭民

今時備貸也春秋之美能左右之曰以成王之時也

民樂治田業將耕先始芟柞其草木土氣丞丞遂而和

耕之則澤澤然解散于是耘除其根株作者手耦言

趨時也或往之隰或往之畛父子餘夫俱行強有餘

力者相助又取備貸務疾畢已當種也有言其儲思

媚其婦有依其士毛傳吟聚貌士子弟也鄭箋儲備

也依之言愛也婦子來饋饌其農人丁田野乃逆

而媚愛之言勸其事勞不自苦有略其耜俶載南畝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毛傳略利也鄭箋俶載當作穡

苗穡猶種也實種子也函含也活生也農夫既耘除

草木根株乃更以利耜熾苗之而後種其種皆成好

含生氣騁驥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綿綿其廩毛

傳達射也有厭其傑言傑苗厭然特美也庶耘也鄭

箋達出地也傑先長者厭厭其苗衆齊等也載穫濟

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毛傳濟濟難也鄭箋難者德

衆難進也有實實成也其積之乃善億及秭言得多

也爲酒爲醴丞昇祖妣以洽百禮鄭箋丞進昇予洽

洽也進于祖妣謂祭先祖妣也以洽醴謂饗燕之

屬有饌其香邦家之光毛傳饌芬香也鄭箋芬香之

酒醴饗燕賓客則多得其歡心于國家有榮譽有椒

其馨胡考之寧毛傳椒猶饌也胡考也考成也鄭箋

寧安也以芬香之酒醴祭于祖妣則多得其福右匪

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毛傳且此也振自也鄭

箋匪非也振亦古也饗燕祭祀心非云且而有且謂

將有嘉慶禎祥先來見也。心非云今而有此。今謂嘉慶之事不聞而至也。言修德行禮莫不獲報。乃古古而如此。所由來者久非適今時。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序良耜秋報社稷也。

畎畎良耜。倣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毛傳。畎畎猶測測也。鄭箋。良善也。農人測測以利善之。耜。農器。是南畝也。種此百穀。其種皆成。好含生氣。言得其時。

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饒伊黍。其笠伊糾。其錡斯趙。以蔣荼蓼。毛傳。笠所以禦暑雨也。趙刺也。蓼水草也。

傳詩菊家 卷十五 頌 良耜

鄭箋。瞻視也。有來視女。謂婦子來饋者也。筐筥所以盛黍也。豐年之時。雖賤者猶食黍。饋者見載。糾然之笠。以田器刺地。蔣去荼蓼之事。言閱其勤苦。荼蓼朽

止黍稷茂。止穫之。桎桎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毛傳。桎桎穫聲也。栗栗衆多也。墉城也。

鄭箋。百室一族也。草穢既除而禾稼茂。禾稼茂而穀成。孰穀成熟而積聚多。如墉也。如櫛也。以言積之高。且相比迫也。其已治之。則百家開戶納之。千耦其耘。當作尚衆也。一族同時納穀。觀也。百室者。出必共。漁閭而耕。入必共。族中而居。又有祭酬合饗之慶。

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犗牲。有秣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毛傳。黃牛黑唇曰犗。社稷之牛角尺。以似以續。嗣前歲續往事也。鄭箋。秣。角。秣。五穀。單人。婦子則安。無行。饋之事。于是殺牲報祭。社稷。嗣前歲者。後求有豐年也。續往事者。後以養人也。續古之人。未有良可稽也。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傳詩菊家 卷十五 頌 良耜

鄭箋。瞻視也。有來視女。謂婦子來饋者也。筐筥所以盛黍也。豐年之時。雖賤者猶食黍。饋者見載。糾然之笠。以田器刺地。蔣去荼蓼之事。言閱其勤苦。荼蓼朽

止黍稷茂。止穫之。桎桎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毛傳。桎桎穫聲也。栗栗衆多也。墉城也。

鄭箋。百室一族也。草穢既除而禾稼茂。禾稼茂而穀成。孰穀成熟而積聚多。如墉也。如櫛也。以言積之高。且相比迫也。其已治之。則百家開戶納之。千耦其耘。當作尚衆也。一族同時納穀。觀也。百室者。出必共。漁閭而耕。入必共。族中而居。又有祭酬合饗之慶。

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犗牲。有秣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毛傳。黃牛黑唇曰犗。社稷之牛角尺。以似以續。嗣前歲續往事也。鄭箋。秣。角。秣。五穀。單人。婦子則安。無行。饋之事。于是殺牲報祭。社稷。嗣前歲者。後求有豐年也。續往事者。後以養人也。續古之人。未有良可稽也。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傳詩菊家 卷十五 頌 良耜

鄭箋。瞻視也。有來視女。謂婦子來饋者也。筐筥所以盛黍也。豐年之時。雖賤者猶食黍。饋者見載。糾然之笠。以田器刺地。蔣去荼蓼之事。言閱其勤苦。荼蓼朽

七以禮祖
湯孫謂湯
之爲人子
王應之於
孫能委其
大樂以安
我思之所
也
朱安天下
和平說皆
與鄭無異
于節鄭

日植靴鼓者爲楹貫而樹之。美成湯受命伐桀定天下而作護樂。故歎之。冬其收夏之制。乃始植我殷家之樂。靴與鼓也。靴雖不植貫而播之。亦植之類。奏鼓簡簡。衍我烈祖。湯孫。秦假我思成。毛傳。衍樂也。烈祖。湯有功烈之祖也。假。大也。鄭箋。秦鼓。堂下之樂也。烈祖。湯也。湯孫。太甲也。假。升。較。安也。以金奏堂下諸縣。其聲和大。簡簡。然以樂我功烈之祖成湯。湯孫太甲。又奏升堂之樂。絃歌之。乃安我心所思而成之。謂神明來格也。禮記曰。齊之日。思其君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入。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此之謂思成。靴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毛傳。嘒嘒然。和也。平。正平也。依。倚也。磬聲之清者也。以象萬物之成。周尚臭。殷尚聲。鄭箋。磬。玉磬也。堂下諸縣與諸管聲。皆和平不相奪倫。又與玉磬之聲相依。亦謂和平也。玉磬尊。故異言之。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數。萬舞有奕。毛傳。於赫。湯孫。盛矣。湯爲人子孫也。大鐘曰庸。敬敬然盛也。奕奕然闢也。鄭箋。穆。穆。美也。於赫。矣。湯孫。呼太甲也。此樂之美其

三王之言
善舉顧我
不覺而來
乃湯爲人
子孫顯大
之所致也

聲。鐘鼓則數。數然有次序。其于舞又閑習。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筮。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毛傳。夷。說也。先王稱之曰在古。古曰在筮。筮曰先民有作。有所作也。恪。敬也。鄭箋。嘉客。謂二王後及諸侯來助祭者。我客之來助祭者。亦不說懌乎。言說懌也。乃大古而有此助祭之禮。非專于今也。其禮儀溫溫然恭敬。執事薦饌則又敬也。顧予烝嘗。湯孫之將。嘉賓顧猶念也。將。猶扶助也。嘉賓念殷家有功祭之事而來者。乃太甲之扶助也。序助者之來意也。
那一章二十二句。
序烈祖。祀中宗也。鄭箋。中宗。殷王太戊。湯之玄孫也。有桑穀之異。懼而修德。殷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爲中宗。
嗟嗟烈祖。有秩斯祐。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齊我思成。毛傳。秩。常也。重醕。酒齊賜也。鄭箋。福。福也。齊讀如往來之來。嗟嗟乎我功烈之祖成湯。既有此王天下之常福。天又重賜之。以無竟界之期。其福乃及女之此所。女。女中宗也。言承湯之業。能興之也。既載清酤于尊。酌以裸獻。而神靈來至。我致齊之所思。則用成重言。嗟嗟美歎之聲。亦有和美。既戒既平。慶

假無言。時靡有能。綏我眉壽。黃耇無疆。毛傳：戒。至。嚴。總假大也。總大無言無爭也。鄭箋：和羹者，五味調，惟。熟得節食之，于人惟安和。喻諸侯有和順之德也。我。既裸獻，神靈來至，亦復由有和順之諸侯來助祭也。其在廟中，既恭肅敬戒矣。既齊立乎列矣。至于設薦。進俎，又總升堂而齊，一皆服其職，勤其事，寂然無言。語者無爭訟者，此由其心平性和，神靈用之，故安我。以壽考之福歸美焉。約。韙錯衛八鸞，鶴鶴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毛傳：八鸞，鶴鶴言。文德之有聲也。假，大也。鄭箋：約，韙，較節也。鸞在鸞，四。馬則八鸞，假升也。享，獻也。將，猶助也。諸侯來助祭者，乘象轂，金飾錯衛之車，駕四馬，其鸞鶴鶴然和言，車。服之，得其正也。以此來朝，升堂獻其國之所有，于。我。受政教，至祭祀，又溥助我，言得萬國之歡心也。天子。是下平安之福，使年豐來假來享，降福無疆。鄭箋：享。謂獻酒使神享之也。諸侯助祭者，來升堂，來獻酒，神。靈又下與我久長之福也。顧子丞嘗湯孫之將。鄭箋。此祭中宗諸侯來助之，所言湯孫之將者，中宗之享。此祭由湯之功，故本言之。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愚按此章烈祖湯孫俱與主。

篇同，不應各祀而所指各異，傳同為祀成湯，朱子亦與之暗合，似為得之。

傳長祭大禘也。測疑者謂大禘不宜及羣廟之主，宜為合祀宗廟而以阿衡配食之樂歌，乃禘祭也。詳之。

序長祭大禘也。鄭箋：大禘，郊祭天也。禮記：王者祭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謂也。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輳既長。毛傳：濬，深。洪，大也。諸夏為外。幅，廣也。輳，均也。鄭箋：長，猶久也。輳，當作圓。圓，謂周也。深知于。

維商家之德也。父。發見其頑，禘矣。乃用。濬水禹敷下土，正四方，定諸夏，廣大其竟界之禘，始有王天下之萌。歷虞夏之世，故為久也。有城方將，帝立子生商。毛傳：有城，契母也。將，太也。契，生商也。鄭箋：帝，黑帝也。禹敷下土之時，有城氏之國亦始廣大。有女簡狄，吞

龍卵而生契，堯封之于商，後湯王因以為天下號。云帝立子生商。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毛傳：玄王，契也。桓，大撥。治。履，禮也。鄭箋：不黑帝而立子，故謂契為玄王。遂，猶徧也。發，行也。玄王，廣大

而立子，故謂契為玄王。遂，猶徧也。發，行也。玄王，廣大

其政治始堯封之商為小國舜之末年乃益其土地為大國皆能達其教令使其民循禮不得踰方徧有視之教令則盡行也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毛傳相土契孫也烈烈威也鄭箋截整齊也相土居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入為王官之伯出表諸侯其威武之盛烈烈然四海之外率服截爾整齊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毛傳至湯與天心齊鄭箋帝命不違者天之所以命契之事世世行之其德沒矣

於湯而當天心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毛傳式于九圍毛傳不遲言疾也躋升也九圍

九州也鄭箋陛下假服祗敬式用也湯之下士尊賢甚疾其聖敬之德日進然而以其德寬假天下之天

遲遲言急于已而緩于人天命是故愛敬之也天子是又命之使用事于天下言王之也

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何天之休毛傳球王綴衣旒章也鄭箋綴猶結也旒旌旗之垂者也休美也

既為天所命則受小玉謂尺二寸也受大玉謂瑛也長三尺執圭指瑛以與諸侯會同結定其心如旌

旗之旒終者焉擔負天之美譽為衆所歸猶不競不練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道毛傳練急也優優

和也道聚也鄭箋競逐也不逐不與人爭先後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龐何天之龍毛傳共法駿大

龐厚龍和也鄭箋共執也小共大共猶所執指小球大球也駿之言俊也龍當作寵寵榮名之謂敷奏其

勇不震不動不懸不鍊百祿百總毛傳懸恐鍊懼也鄭箋不震不動不可驚懼也

武王載旒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毛傳武于湯也旒旗也虔固曷害也鄭箋有之言又也上既

美其剛柔得中勇敢不懼于是有武功有玉德及慈旒與師出伐又固持其鉞志在誅有罪也其威勢如

傳對植家卷十七 長發 猛火之炎熾誰敢禦害我也有三葉莫遂莫遠九有

有截毛傳苞本葉餘也鄭箋苞豐也天豐大先正

之後世謂居以大同行天子之禮樂然而無有能以

德自遂達于天者故天下歸鄉湯九州齊一截然韋

顧既伐昆吾夏桀毛傳有韋國者有顧國者有昆吾國者鄭箋韋承韋彭姓也顧昆吾皆已姓也三國黨

于桀惡湯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誅也皆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士毛傳業世

命而予之。下予之卿士。謂生賢佐也。春秋傳曰。畏天之震。師徒旆敗。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毛傳阿衡。伊尹也。左右。助也。鄭箋。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為官名。商王。湯也。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六句。

傳玄鳥。□□□□。

序玄鳥。祀高宗也。鄭箋。祀。當為裕。裕。合也。高宗。殷王

武丁。中宗玄孫之孫也。有雉雉之異。又懼而修德。

殷道復興。故亦表顯之。號為高宗云。崩而始合祭

傳詩第

卷十六

頌

九

玄鳥

于契之廟。歌是詩焉。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于其

廟而後裕祭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此之後

五年而載殷祭。一禘一裕。春秋謂之大事。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毛傳。玄鳥。鳥也。春

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娣氏女簡狄。配高辛氏之童

帝。率與之祈于郊禘而生契。故本其為天所命。以玄

鳥至而生焉。芒芒。天貌。鄭箋。降下也。天使鳥下而生

商者。謂鳥遺卵。娣氏之女簡狄吞之而生契。為堯司

徒。有功封商。堯知其後將興。又以其姓為馬。自契至湯

八遷。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國。以廣大。芒芒。然。湯

之受命由契之功。故本其天意。古帝命武湯正域。彼

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毛傳。正。長。域。有也。九有。九

州也。鄭箋。古帝。天也。天帝命有成武之德者。成湯使

之長有邦。域。為政于天下。方命其君。謂徧告諸侯也。

湯有是德。故覆有九州為之王也。商之先后受命不

殆。在武丁孫子。毛傳。武丁。高宗也。鄭箋。后。君也。商之

先君。受天命而行之不解殆者。在高宗之孫子。言高

宗與湯之功法。度明也。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

十乘。大糴是承。毛傳。勝。任也。鄭箋。交龍為旂。糴。黍稷

也。高宗之孫子。有武功。有王德于天下者。無所不勝

傳詩第 卷十六 頌 十 玄鳥

服。乃有諸侯。建龍旂者。十乘。奉承黍稷而進之者。亦

言得諸侯之歡心。十乘者。二王後。八州之大國。邦畿

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毛傳。肇。疆也。鄭箋。止。俗

居也。肇。當作光。王畿千里之內。其民居安。乃後為域

正。天下之經界。言其為政。自內及外。四海來假。來假

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毛傳。景。大。員。具

均。何。任也。鄭箋。假。至也。祁。祁。衆多也。員。古文作云。河

之言何也。天下既蒙王之政令。皆得其所。而來朝覲

貢獻。其至也。祁祁。然。衆多。其所貢于殷大至。漸。漸。維

何。何。言殷王之受命。皆其宜也。百祿。是何。謂當權

貞天之多福。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按傳次此章于長發後者。

亦從其世次也。

傳殷武祀高宗也。

序殷武祀高宗也。

捷彼殷武奮伐荆楚。果入其阻。哀荆之旅。毛傳捷疾

意也。殷武殷王武丁也。荆楚。荆州之楚國也。果。深。哀。

聚也。鄭箋有鐘鼓曰伐。采冒也。殷道衰而楚人叛。高

宗捷然奮揚威武出兵伐之。冒入其險阻。謂踰方城

之隘。充其軍率而俘虜其土衆。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傳詩商象 卷十六 頌 十一 殷武

鄭箋。緒業也。所猶處也。高宗所伐之處。國邑皆服其

罪。更自勅整。截然齊壹。是乃湯孫太甲之等功業。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管有成湯。自彼氏羌。莫敢不來

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毛傳。鄉所也。鄭箋。氏羌。夷

狄。國在西方者也。享。獻也。世見曰王。維女。楚國。近在

荆州之域。皆中國之南方。而背叛乎成湯之時。乃氏

羌遠夷之國。來獻來見。曰商王是吾常君也。此所用

責楚之義。女乃遠夷之不如。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

匪解。毛傳。辟。君。適。過也。鄭箋。多。衆也。來。辟。猶來王也。

天命乃令天下衆君諸侯。立都于禹所治之功。以歲

時來朝覲于我殷王者。勿罪過與之禍。適。徒。勅。以。勸

民稼穡。非可懈倦。時。楚。不。修。諸。侯。之。職。此。所。用。告。曉

楚之義也。禹平水土。弼成五服。而諸侯之國定。是以

云然。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

封建厥福。毛傳。嚴。敬也。不僭不濫。賞不僭。刑不濫也。

對。大也。鄭箋。降。下。遑。暇也。天命乃視下民有嚴明之

君。能明德慎罰。不敢怠惰。自暇于政事者。則命之于

小國。以為天子。大立其福。謂命使湯由七十里王天

傳詩商象 卷十六 頌 十一 十一

下也。時楚僭號王位。此又所用告曉楚之義。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

以保我後生。毛傳。商邑。京師也。鄭箋。極。中也。商邑之

禮俗翼翼。然可則效。乃四方之中正也。赫赫乎其出

政教也。濯濯乎其見尊敬也。王乃壽考且樂。以此全

守我子孫。此又用商德重告曉楚之義。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栝有杙。

旅楹有閑。寢成孔安。毛傳。丸丸。易直也。遷。徙。虔。敬也。

挺。長貌。旅。陳也。寢。路寢也。鄭箋。楹。謂之度。升景山。楹

材木。取松栝易直者斷而遷。正斷于楹上。以為楹真

泉榭路寢既成。王君之甚安。謂施政教得其所也。高宗之前王。有廢政教不修寢廟者。高宗復成湯之道。故新路寢焉。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愚

按此章為祀高宗。非頌伐楚也。伐楚特其功業之

一耳。鄭以三四五章皆為曉告楚。已似失主賓矣。

末章頌及廟貌。正是祀時本色。而乃云言其修治

寢廟。則高宗生存所行。止伐楚修廟二事。可美乎。

皆不如從朱說為長。其意蓋本之申公云。

聖門傳詩嫡家十六卷附錄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凌濛初撰濛初字稚成烏程人是書輯詩序及

毛傳鄭箋又以豐坊詩傳冠各篇之首而互考其

異同以詩序舊稱出子夏詩傳亦稱子夏故以聖

門傳詩嫡家為名其末附錄一卷則豐坊所作申

培詩說也

孔門兩弟子言詩翼七卷

〔明〕凌濛初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言詩翼六

卷》提要

序跋三篇

合刻二賢詩傳小序序

予讀三百篇詩其信而無疑者十一疑而未知所謂者十九間取小序讀之易簡明亮契於性情疑者猶二三焉顧鄭夾漈專詆于始謂决非子夏作朱文公從而和之小序遂廢予亦俛俛焉未之所適及讀馬貴與齊駁幾萬言然後知詩不可無序序大有功于詩也至其中有牽合附會未盡得作者旨每掩卷廻腸嘆曰惡得起詩人九原與之劇論乎最後得黃文序序跋

祿秘閣子貢詩傳石本卒業之疑于小序者又晰二三焉孔門速肖七十子至許以言詩止商賜二賢故詩之商賜猶周易之孔子春秋之左丘明孝經之曾子也舍二子傳序而師心自用猶之注易者疑十翼解春秋者攬左氏刊孝經誤者并曾子之戰戰兢兢憂之也其失埒矣小序即廢其文尚存詩傳原未有刻與成邵守詹收父分較并小序刻之黃文裕謂魯詩摹于虞喜廢于天監貞觀發于宣和紹興而重于趙明誠黃伯思董道洪适胡元質范成大遂去傳即

魯詩予考歐陽永叔有言齊魯韓三家皆以關雎爲
康王政衰之詩杜欽傳曰珮玉晏鳴關雎嘆之正魯
詩也魯詩關雎說淑女以刺時此傳以爲太姬自作
則非魯詩可見已豈鄭樵謂魯詩亡於西晉其說然
與予故仍其篆文曰詩傳不敢確以爲魯詩也嗟乎
小序廢得馬貴與而章詩傳祕得黃文裕而發豈天
之未欲喪斯文耶二家釋詩不無牴牾學者以意逆
之如商之禮後賜之知來不必其同可也

廬陵郭子章謨

二賢言詩序

孔子雅言詩三論載其教子與門人小子者不一而
足而獨許子貢子夏言詩詩之難言也尚矣子夏詩
序或疑非真然相傳久至今不廢子貢詩傳不大行
損嘗于沈肩吾所見豐人翁寫本人翁好作贗書且
附以已意稱傳之外固衆更疑弗信而郭司馬相奎
授梓蜀中蜀道阻遠不能多布四方亦未知與所見
豐本合否子貢傳鍾鼎篆書不知何人筆古法森然
兩家于三百篇次第事象亦不盡相合要以孔子二

賢相問答語則孟子所謂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
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固不妨異同耳楨謹繕錄板行
名曰二賢言詩述孔子語也相奎采馬貴與明詩序
不當廢之論附其後然不自馬始前人固有議者卽
朱子序呂氏讀詩記自謂少年淺陋之說久而知其
未安不免更定矣如必以馬廢朱則子貢子夏異同
又何從辨哉今故不錄郭本先子夏後子貢按孔子
家語弟子解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子夏少孔子四
十四歲因以子貢居前云

京山後學李維楨撰

合刻二賢詩傳小序跋

孔子曰小子何其學夫詩而至與言詩者獨歸之商
與賜夫非以繪素切磨之旨能達于詩之表而耳提
面命有足以贊助而詔後來者存歟乃後之言詩者
抑何其膠膠也彼其舍聖門授受之微言而直斷以
千載懸摻之臆說至其說之難通如青衿城闕諸章
則又亟解而互存焉夫詩蓋嘗刪之約其義蔽於無
邪止耳若夫鄭衛之音正其所謂淫所謂亡國而惡

且放焉者也。證今一切竝錄之至為曲模其淫態俛情而了無愧畏然則當時所刪者何詩而所云無邪者又何指乎此馬貴與力辨其非而謂序為必不可廢非苟而已也。序出于商毛公傳之迄于今共習故得不廢而賜之詩世未有習者歲已丑謙幸以職事侍文憲郭公縱言及于詩因出所藏秘閣子貢詩傳石本示謙謙受而卒業然後又知賜之為詩而益信馬氏之辨為有據業謝專門而師心自任也昔人固知其難哉傳中每多殘闕然所不闕者要與小序相

情序跋

四

三衢詹思謙撰

黃文裕未詳
郭中丞年
于章
漢司馬名
李宗伯名
羅補

孔門兩弟子言詩翼凡例

一序與傳詩之原題也出自孔門自非後世逆揣者比故竝列之于本詩前先序後傳者篇次從序也一子貢傳係秘閣石本為黃文裕所得郭相奎中丞刻之蜀中乃篆書有附音張元平司馬重梓于貴竹直用其附音不存篆筆李本寧宗伯復刻篆書并附音于白下而中有遺佚今蜀本不可得所據貴竹與曰下二本耳因篇次與序不同乃分析以從序恐學者無從知也故既刻傳於序後復錄全本于未簡使灼然可考且從篆文以便博古者一諸家俱有成書流傳今所摘取者皆其為詩而陽秋者也若為舉業發者則他說書充棟即不佞亦別有詩逆之輯故一切詮釋俱不錄止及數公者以數公近代名家可採者獨多耳先于首見處書名餘止從姓不敢瑣贅至不佞所自綴者則無以賤名冠之中有無名氏乃在長安所得抄本不知出何人筆止有國風失去雅頌不忍埋沒亦採錄之

一經文圈點俱從鍾伯敬本諸評語圈點則不從竊有取焉

一篇什之次及分卷分章俱遵朱子從時所習也

吳興後學凌濛初初成父識

採取諸家姓氏

徐光啓 字子先 所著有六帖

陸化熙 字羽明 所著有詩通

魏浣初 字仲雪 所著有詩牋

沈守正 字無回 所著有說通

鍾惺 字伯敬 所著有批點詩經

唐汝諤 字士雅 所著有微言

校閱諸家姓氏

沈汝法 字身之 手授張司馬貴竹本

言詩屬姓氏

潘 湛 字朗士 手授李宗伯白下本

凌瀛初 字彥仙

凌義榮 字駿甫

凌 琛 字獻之

凌 璪 字戴之

六經

經詩

孔氏傳

巖樹極端木木

周考南

文王之歷如氏思得

己以共內齋隨與

樂雖食穴而不

止正其心則爽無念

思心止正天而

子真言詩

齊家齊天而

下飛平齒故岸用

國其籟奏變樂也

義二六一曰曰

比二四曰曰

巽關繼首兼人

之也首是王王

木太船如將

曰樂而然

天而繼

嵐周入美后

天而後

止之德

嵐周入人

嵐周入人

嵐周入人

嵐周入人

嵐周入人

嵐周入人

嵐周入人

嵐周入人

嵐周入人

嵐周入人

嵐周入人

嵐周入人

嵐周入人

孝南 國之 大 夫 聘 于 高 榮 師 肅 時	隨 賦 殷 殷 其 回 雷	召 公 宣 布 王 命 諸 侯 以 服 車 馬	隨 賦 休 采 鐘 鐘	向 內 祭 于 魯 祭 祀 國 史 美 也 之	豈 國 史 美 也 之 隨 賦 籟 羊 羊	大 夫 降 而 繼 無 倫 此 忠 乎 公 公 室	隨 賦 亦 江 有 記 夫 人 終 容 其 狀 也	諸 侯 之 夫 人 終 容 其 狀 也	子 真 言 詩 三	入 美 也 之 隨 賦 休 采 鐘 鐘	昔 侯 之 夫 人 德 于 享 親 也 國	隨 賦 延 鵲 巢	公 侯 于 出 諸 侯 國 人 觀 也 馬	召 南 南	隨 賦 歌 嗙 隨 賦 業 己 官	文 王 之 時 萬 民 和 樂 童 兒	詩 人 美 也 之 隨 賦 廢 廢	文 王 化 行 南 國 男 女 知 禮
---	---------------------------------	--	----------------------------	--	---	---	---	--	-----------------------	--	---	-----------------------	---	-------------	---	--	---	--

隨 賦 周 公 陳 師 於 征 殷 殷 三 三 卒 克 也 之	隨 賦 周 公 陳 師 於 征 殷 殷 三 三 卒 克 也 之	隨 賦 周 公 陳 師 於 征 殷 殷 三 三 卒 克 也 之	隨 賦 周 公 陳 師 於 征 殷 殷 三 三 卒 克 也 之	隨 賦 周 公 陳 師 於 征 殷 殷 三 三 卒 克 也 之	隨 賦 周 公 陳 師 於 征 殷 殷 三 三 卒 克 也 之	隨 賦 周 公 陳 師 於 征 殷 殷 三 三 卒 克 也 之	隨 賦 周 公 陳 師 於 征 殷 殷 三 三 卒 克 也 之	隨 賦 周 公 陳 師 於 征 殷 殷 三 三 卒 克 也 之	隨 賦 周 公 陳 師 於 征 殷 殷 三 三 卒 克 也 之	隨 賦 周 公 陳 師 於 征 殷 殷 三 三 卒 克 也 之	隨 賦 周 公 陳 師 於 征 殷 殷 三 三 卒 克 也 之	隨 賦 周 公 陳 師 於 征 殷 殷 三 三 卒 克 也 之	隨 賦 周 公 陳 師 於 征 殷 殷 三 三 卒 克 也 之	隨 賦 周 公 陳 師 於 征 殷 殷 三 三 卒 克 也 之	隨 賦 周 公 陳 師 於 征 殷 殷 三 三 卒 克 也 之	隨 賦 周 公 陳 師 於 征 殷 殷 三 三 卒 克 也 之	隨 賦 周 公 陳 師 於 征 殷 殷 三 三 卒 克 也 之	隨 賦 周 公 陳 師 於 征 殷 殷 三 三 卒 克 也 之	隨 賦 周 公 陳 師 於 征 殷 殷 三 三 卒 克 也 之
--	--	--	--	--	--	--	--	--	--	--	--	--	--	--	--	--	--	--	--

時不尚德○婦陳古古以風
之隄賦解靜度女

畜脚
二三 豨赤胃背胤周公畜脚八人胤風也之隄賦

豨赤又有豨
豨赤胤不第豨畜脚八人未刺也之隄賦也相

二三 豨赤以殷殷叛呼德遂我伐德衛畜脚八人

豨赤其變命念也之隄賦白伯兮

豨赤其變命念也之隄賦白伯兮

豨赤其變命念也之隄賦白伯兮

豨赤其變命念也之隄賦白伯兮

豨赤其變命念也之隄賦白伯兮

尾女胤非非胤禮而胤見胤樂○脚○人

豨赤其變命念也之隄賦白伯兮

豨赤其變命念也之隄賦白伯兮

豨赤其變命念也之隄賦白伯兮

豨赤其變命念也之隄賦白伯兮

豨赤其變命念也之隄賦白伯兮

豨赤其變命念也之隄賦白伯兮

豨赤其變命念也之隄賦白伯兮

豨赤其變命念也之隄賦白伯兮

<p>飛平王王止之陰族流檄散天而○怨隨賦尊子</p>	<p>東 趙 遠 學 慶 廢 成 名 爲 子 爲 傷 止 之 隨 賦 子</p>	<p>禮 和 王 王 ○ 好 關 ○ 兵 關 ○ 士 交 平 苦 止 之 隨 賦 何</p>	<p>州 不 不 黃</p>	<p>周 八 人 從 從 與 征 隨 賦 勤 勤 止 之 后 石</p>	<p>周 八 人 從 從 突 軍 ○ 疑 空 命 念 止 之 隨 賦 休 米</p>	<p>李 真 吉 詩</p>	<p>周 八 人 行 行 作 役 天 而 隨 訊 台 其 空 家 隨 賦</p>	<p>齊 齊 襄 公 公 ○ 關 ○ 上 ○ 娶 ○ 關 ○ 於 王 王 周 八 人 繼 恥</p>	<p>止 之 隨 賦 珂 何 彼 彼 蘇 矣 矣</p>	<p>王 王 齊 葉 的 背 大 夫 夫 周 風 止 之 隨 賦 葉 唐</p>	<p>棣 棣</p>	<p>留 子 賢 天 而 循 逃 隱 周 八 人 肅 慕 止 之</p>	<p>隨 賦 丘 中</p>
----------------------------	--	--	----------------	--------------------------------------	--	----------------	--	--	------------------------------	--	------------	--------------------------------------	----------------

<p>王 王 好 嚙 護 大 夫 夫 爲 止 之 隨 賦 休 米</p>	<p>大 大 夫 夫 ○ ○ 周 八 人 鍊 諫 止 之 隨 賦 無</p>	<p>王 王 好 音 大 大 夫 夫 周 風 止 之 隨 賦 尙 君</p>	<p>民 德 暴 異 國 今 氏 戶 隨 賦 黃</p>	<p>士 德 就 厚 窳 縫 關 牙 關 弁 關 止 之 關 益 關 關 隨 賦 我</p>	<p>李 真 吉 詩</p>	<p>王 王 周 室 變 乳 八 人 不 不 ○ 樂 劫 生 隨 賦 若 止 之</p>	<p>齊 齊 師 師 餓 ○ 關 關 流 天 而 命 怨 隨 賦 中 沖 兌 谷</p>	<p>齊 齊 弘 弘 忠 羅 於 王 王 晉 從 劫 牽 執 於 止 之</p>	<p>周 八 人 鳩 傷 止 之 隨 賦 又有 兔 兎</p>	<p>齊 齊 大 大 夫 夫 飲 相 莢 戒 乙 以 憲 勤 于 公 公 隨 賦</p>	<p>東 東 方 杉 未 明</p>
--------------------------------------	--	--	------------------------------	--	----------------	--	--	--	---------------------------------	--	--------------------

齊公公此好由田大大夫周風也之隨賦屬慮
齊公公此好由田大大夫周風也之隨賦屬慮
齊公公此好由田大大夫周風也之隨賦屬慮
齊公公此好由田大大夫周風也之隨賦屬慮
齊公公此好由田大大夫周風也之隨賦屬慮
齊公公此好由田大大夫周風也之隨賦屬慮
齊公公此好由田大大夫周風也之隨賦屬慮
齊公公此好由田大大夫周風也之隨賦屬慮
齊公公此好由田大大夫周風也之隨賦屬慮
齊公公此好由田大大夫周風也之隨賦屬慮

方也之日
齊公公欲未苦諸侯大夫夫風也之
齊公公欲未苦諸侯大夫夫風也之
齊公公欲未苦諸侯大夫夫風也之
齊公公欲未苦諸侯大夫夫風也之
齊公公欲未苦諸侯大夫夫風也之
齊公公欲未苦諸侯大夫夫風也之
齊公公欲未苦諸侯大夫夫風也之
齊公公欲未苦諸侯大夫夫風也之
齊公公欲未苦諸侯大夫夫風也之
齊公公欲未苦諸侯大夫夫風也之

國文或疑
先世治制

靈	台	真	賦	陳	門	陳	丘	陳	陳	陳	鄭	夫	美	子	說	真	
公	刺	寧	林	靈	靈	之	之	○	○	○	俗	婦	之	皮	之	靈	
聽	之	儀	林	公	公	○	○	○	○	○	有	相	賦	為	賦	好	
謹	賦	行	如	如	○	○	○	○	○	○	負	戒	羔	政	秦	倡	
囚	墓	父	夏	夏	○	○	○	○	○	○	士	以	求	忠	洧	國	
世	門	從	氏	氏	○	○	○	○	○	○	宜	勤	直	文	人	化	
治	○	君	○	○	○	○	○	○	○	○	其	生	武	子	○	○	
內	○	○	○	○	○	○	○	○	○	○	○	樂	子	○	○	○	
子	○	○	○	○	○	○	○	○	○	○	○	善	○	○	○	○	
憂	○	○	○	○	○	○	○	○	○	○	○	○	○	○	○	○	○

國文或疑
國人

人	襄	賦	襄	赴	秦	秦	出	朋	賦	朋	陳	門	陳	之	陳	之
榮	公	小	公	之	襄	襄	襄	友	東	友	○	之	○	○	○	○
之	伐	戎	遣	賦	公	公	公	○	門	○	○	○	○	○	○	○
賦	戎	大	夫	無	以	以	以	○	之	○	○	○	○	○	○	○
車	初	夫	征	衣	王	王	王	○	東	○	○	○	○	○	○	○
隣	命	戎	而	○	命	命	命	○	門	○	○	○	○	○	○	○
	為	而	勞	○	征	征	征	○	之	○	○	○	○	○	○	○
	秦	之	之	○	戎	戎	戎	○	池	○	○	○	○	○	○	○
	伯	○	○	○	周	周	周	○	○	○	○	○	○	○	○	○
	國	○	○	○	人	人	人	○	○	○	○	○	○	○	○	○

哀怨思云
當為求

淑貞有本
作叔

正疑古雅
字案文原
與正字不
同黃竹木

作正誤

子憂在進賢不滯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
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子貢傳文王之妃妣氏思得淑女以共內職賦關

雎子曰關雎哀而不傷樂而不滯能正其心則無

怨嫉邪僻之思心正而身修身修而家齊家齊而

國治國治而天下平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其泰

樂也必歌關雎以亂之所以風天下也詩之義六

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正六曰頌關

雎兼比興以賦而為風之首是王化之本也

詩興風圖

二

鍾惺曰哀樂情也不傷不滯情而不失其正也

思無邪亦是此意詩理性情故以此為詩始然

皆根新流淑女來故文章言之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鍾曰關關二字叠得妙妙在生而有意叠字之

法然不得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

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

共婦民分
五章

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鍾曰友字即朋友友字夫婦中自有朋友也

無名氏曰詩之妙全在翻空見奇此詩只窈窕

淑女君子好逑便盡了却翻出未得時一段寫

個半睡半覺的光景又翻出已得時一段寫個

歡忻鼓舞的光景無非描寫君子好逑一句耳

昔認就寔境便是夢中說夢又曰扇陣妙絕

分明指點後人作賦法

葛覃

詩興風圖

三

子夏序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

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志尊敬師傅則可以

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

子貢傳太姬將歸寧而賦葛覃子曰貴而能勤富

而能儉疏而能孝可以觀化矣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

其鳴喈喈

鍾云末三句波瀾無容勝主之病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是刈是穫為絺為綌

服之無斃

鍾曰服之無斃自有深意惜勞惜福都下一層開國母后語也 濛初曰服之無斃后妃淑性自爾經生動言自作自惜未免酸氣 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汚我私薄滌我衣害漣害否 歸寧父母。

徐光啟曰薄發語詞猶楚詞之言蹇與羌也非是畧施其功 魏浣初曰初葛時即有歸寧之意矣乃必待成綸綌而官歸所謂人歸落雁後

思發在花前也。

評 徐曰此詩本為治葛而作首二章已竟其事若無末章則意義輕淺氣象寂寥矣他如從治葛上說到歸寧歸寧內仍帶說衣服令而後離遠而復近立意冠冕氣脉悠長後人作體物詩賦大都題外生意蓋本于此詩中如此等處不獨人倫之準則蓋亦辭家之鼻祖 無名氏口詩題故伏中章為綸綌為給服之無斃二句是也却用退一步法描寫中谷始生時景物點綴如畫

三章忽設歸寧一以空中構相無中生有奇奇惟惟極意描寫從來認歸寧為定境不但詩趣索然更於事理可笑蓋國君夫人無歸寧禮設有之亦何至滌洗頭櫛若里媪邨婦為耶故曰說詩者不以辭害意

卷耳

子夏序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陂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于憂勤也

詩經國風

五

子貢傳文王遣使求賢而閔行役之難也勞之以

卷耳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真彼周行。

鍾曰看此四句情思起止不可語人亦不能自

隊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唐汝諤曰俱從懷念中模寫出來如所云我所思今在太山欲往從之梁父艱是也 徐曰登高以望君子如古樂府遠望可以當歸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鍾曰此章促節其調漸悲

沈曰采卷耳以下都非寔事所謂思之變境也

一室之中無端而采物忽焉而登高忽焉而飲

酒忽焉而馬病忽焉而僕痛俱意中安成之旋

妄滅之緣繞紛紜息之彌以繁奪之彌以生光

景卒之念息而嘆曰云何吁矣可見懷人之思

自真而境之所設皆假也 鍾曰虎象實境章

詩經國風

六

法甚妙

樛木

子夏序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

子貢傳南國諸侯慕文王之德而歸心于周賦樛

木

陸化熙曰逮下之德脉脉在衆妾意中而不出

諸口中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漾初曰德即在興意中下只稱頌而自見詩人

令而不露每如此若後人必描出數語不姑矣

鍾曰樂只二字便是君道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螽斯

子夏序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

孫衆多也

子貢傳周人慶文王之多男而賦螽斯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詩經國風

七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鍾曰詵詵薨薨揖揖非也也能為詵詵薨薨揖

揖則和矣蓋指和之象以示人也 又曰詵詵

等皆是群字義非和字正解物羣則爭群而和

乃真和也 無名氏曰只細玩詵詵薨薨揖揖

字面自是螽斯寫生手古人下字之妙如此

桃夭

子夏序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婚姻

以時國無鰥民也

子貢傳周人美后妃之德終始婦道賦桃夭子曰

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見君子之修其身矣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蕢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鍾曰三宜字妙只是停當相安意女子無非無

儀一停當相安便是求加焉遂失之矣

兔置

詩經國風

子夏序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

人衆多也

子貢傳文王得良臣于楚周人美之賦兔置

肅肅兔置椽之丁丁赴赴武夫公侯于城

陸曰兔置卽是莘野之耕渭濱之釣豈是賤業

古人出爲名世處卽守其常大率類此

肅肅兔置施于中遠赴赴武夫公侯好仇

徐曰嘉耦曰妃怨耦曰仇而關雎及此言好仇

者二是詞家舞弄處今里巷歌曲尚有此稱謂

鍾曰好仇二字入君臣尤奇

肅肅兔置施于中林赴赴武夫公侯腹心

鍾曰武夫爲周之干城好仇腹心固是周之多

才何患不知知之何患不用用之何患不盡

濛初曰品具以漸而細詩人便是盛世銓衡手

采芣

子夏序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子貢傳文王之時萬民和樂兒童歌謠賦采芣

詩經國風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擷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負之

沈曰人情變故艱難則男女之累惟恐其不輕

和樂安寧則生育之事惟恐其不保卽婦人之

但采芣苢以備產難而當時之景象可知已不

然信知生男強不如生女好方憂離析之不暇

而暇采芣苢乎鍾曰此詩作者不添一事讀

者亦不添一言斯得之矣濛初曰口不道樂

樂意滿前，後人擬極富貴語，不取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而取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亦得此意。

漢廣

子夏序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子貢傳，文王化行南國，男女知禮，詩人美之，賦漢廣。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

不可求思，江之末矣，不可方思。

鍾曰：不禁其游，但今不可求而止，大聖人作用，孔子獵較，亦是此意。又曰：諫歎得妙，妙在一

澁字，映帶得來，作比看，便隔一層矣。濛初曰：望女而知不可求，猶望江漢而自然不可方沫。

非待試而後知，要識得立言之意。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沫思，江之末矣，不可方思。

鍾曰：末四句，覆說一過，一字不更，妙在于此，更

却一字，即是後來作詩丈手脚。

翹翹錯薪，言刈其蕪，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沫思，江之末矣，不可方思。

汝墳

子夏序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子貢傳，受辛無道，商人慕文王而歸之，賦汝墳，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饑。

遵彼汝墳，伐其條肆，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鍾曰：詩以物紀時，所謂以草木為春秋也，如條

枚條肆，標梅之寔，七寔三，暨之杖杜之有皖，其寔其葉，萋萋莫莫，不過就一物之中，更易數字。

而時序相去了，然移不動，讀者若不覺想其筆端之妙，又曰：不我遐棄，四字情深，後人間怨

詩不能出此。

魴魚頰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陸曰：曲盡久役初歸，欸欸慰籍情況。鍾曰：魴

魚頰尾四字，簡甚，與其工甚。唐曰：潘岳西征

以虐嬖，即所謂如燬者也。魏曰：父母孔邇，惟有依依膝下意。濛初曰：直稱父母，便似相忘。正不云文王德如父母，方是王民庶皞。

麟趾

子夏序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子貢傳周人美其公子之多仁也。賦麟趾。

麟之趾振振公子，吁嗟麟兮。

麟之定，振振公姓，吁嗟麟兮。

麟之角，振振公族，吁嗟麟兮。

鍾曰：各章末句，接得極簡極直矣。却用吁嗟二字，多少迴翔，此古人筆力之高，筆意之妙。

召南

鵲巢

子夏序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鵲巢，乃可以配焉。子貢傳公子歸于諸侯，國人觀焉，賦鵲巢。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鍾曰：首二句，天道物理，悟此省多少心力，落多少受用。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鍾曰：方之，即橫據意，并懸擬遜避之意，亦無之矣。所謂惡知非有，居之不疑也。亦見他性拙處。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采芣

子夏序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子貢傳諸侯之夫人，勤于窺蠶，國人美之，賦采芣。

于以采芣，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于以采芣，于澗之東。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唐曰：借被以形容其人，而意態精神，自可想見。鍾曰：只說被，更不必補一語。

陸曰：事在宮中，先事後宮者，先戒其事而後入宮，入宮而後薦薦而後徹禮之序也，亦以為立

言之序。無名氏曰連用四于以字分明寫出
疾趨不寧之意。僮僅在公何等疎敬。祁祁還歸
何等閒飭。真傳神手也。

草蟲

子夏序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子貢傳南國之大夫聘于京師。賄召公而歸心焉。

賦草蟲

嘒嘒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忉忉。亦既見止。

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言詩異國風

古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見止。

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憂傷。亦既見止。

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魏陸曰。盛世獨居之憂。其詞氣與衰世迥別。

曰。未見之憂。一節緊一節。既見之喜。亦一節深

一節。雖叙離別之苦。而又不失和平之氣。真是

盛世之詩。又曰。采薇蕨而傷悲。正所謂忽見

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者。是也。然當時

未必登山。亦未必采物。只是形容時之久。而物
類皆變。昆蟲草木已改其初。以志傷悲之念。

采蘋

子夏序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

先祖奉祭祀矣。

子貢傳內子勤于祭祀。國人美之。賦采蘋。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言詩異國風

古

陸曰。以有齊一句。倒攝上三章。鍾曰。季女二

字書法。

魏無名氏曰。前面連用五于以字。奔放迅快。莫可

遏禦。而未忽接以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如萬壑

飛流。突然一注。大奇大奇。又曰。前半是虛衍

是鋪叙法。末二句是實點。是開鎖法。又曰。詩

本美季女。若俗筆定從季女說起。却先叙事

後點季女。是倒法。且叙事處。滔滔絮絮。極其詳

悉。至點季女。只用二語。便了。尤是奇絕。

甘棠

子夏序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于南國

子貢傳召康公勤于勞民燕人懷之賦甘棠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說

魏曰思德而愛及其樹非觀物而興思也後世

峴山碑雷陽竹無非此類陸曰字義愈淺憂

思愈深無名氏曰只說召伯所茇德澤已在

詩詩興風

去

言表此外更設一語着糞佛頭矣又曰其神

淡其意遠後人多許去思碑記便覺無味凌

初曰不露感德乃見深感自是詩家第一法不

特王民熙碑

行露

子夏序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疆

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子貢傳墊人強昏不得而訟女氏終拒之賦行露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按得此篇在坐有死

傳以此篇召南之終篇

無名氏曰先鳴其守為下張本氣象從容不爽

不急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

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無名氏曰正意只雖速我獄二語便了却先反

振誰謂雀無角四語遂覺精神聳動筆力遒整

乃知文章惟反則不板惟反則不死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

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詩詩興風

去

徐曰各誰謂四句情詞懇至無名氏曰首章

如游魚噴鈞而出淵二三章如翰鳥披雲而下

陸

羔羊

子夏序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

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

子貢傳大夫貞而能儉忠乎公室國史美之賦羔

羊

羔羊之皮素絲五純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沈曰人不自然賢者特甚荷着一節偷于胸中縱不露于大庭必不能渾忘于私室所謂貴而益謙與傲同醉而益恭與亂同也故羔裘不難退食委蛇難稍有便便是公孫弘之布被無名氏口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分明畫出朝廷無事光景猶唐詩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希意也宋人從羔羊素絲見他節儉遂執定節儉正直對看不知羔羊二句但指其人耳其皮相可笑

羔羊之革素絲五緇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言詩翼國風

六

羔羊之縫素絲五緇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總無名氏曰合觀芣苢想見二南朝野氣象鍾

曰亦只直叙不必添一層不必添一語

殷其雷

子夏序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閑其勤勞勸以義也

子貢傳召公宣布王命諸侯服焉賦殷其雷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何斯遠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雷在南山之側何斯遠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雷在南山之下何斯遠斯莫敢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沈曰此詩有思而無怨先公而後私有期望而無億逆思之正而平者也斯盛世之風也徐

曰古者戍役仲春而歸此時雷乃發聲蟄虫始振故殷雷草虫俱即時即景而言閨中思婦于此時獨切見婦人性情之正處

言詩翼國風

充

標有梅女及時也召南之

子夏序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

子貢傳召南之人安于治○○時擇○賦標有梅治下闕三字擇下闕一字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標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標有梅頃筐暨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按開字樣是男女及三字擇下或甚吉字

予嘗謂女子全節不專在貞一而在機警。又曰三求我字急世中有分寸處。濛初曰禮云男先于女有所求也應與此求字相照方見古人丁字不苟。

小星

子夏序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于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子貢傳小臣奉使而勤勞于公。賦小星。

詩彼小星三五在東。蕭蕭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繼。

鍾曰蕭蕭二字便有安命意。陸曰宵征二句。

似是勞苦語而承恩正在此際。又曰安命正是其感恩深處。魏曰只就夙夜在公而感激

之情已自無限。味寔字見他貼然尊奉毫無勉强意思。鍾曰寔命不同是大讚語。

嗟彼小星。維參與棘。蕭蕭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

鍾曰三五在東。維參與棘。殘夜之景在月。無

名氏曰情景逼真讀之如在昭陽長信間。又

曰唐詩紫禁香如霧。青天月似霜。雲韶何處奏。

只是在昭陽又監宮引出暫開門。隨例趨朝不。是思。鑾鈴却收金鎖。合月明花落。又黃昏。景。不殊。思。怨。自。別。

江有汜

子夏序美勝也勤而無怨。嫡能自悔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勝備。數勝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

子貢傳諸侯之夫人終容其勝也。賦江有汜。

江有汜。子之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無名氏曰三句引起語耳。跌一句妙。鍾曰悔

者善惡之關。而教化之始也。在婦人尤難。在婦人之始者尤難之難。

江有渚。子之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江有沚。子之歸。不我遇。不我遇。其曠也。歌。

鍾曰一歌字便有琴瑟鐘鼓之意。徐曰嘯即

梅時歌即處時。并作一句。終增二虛字。遂爾玄

妙徽至。

評無名氏曰。曼音急節。拍皮可想。又曰無望之

按傳此篇
在行露前

思無望之慶故自倍至。漢初曰看他三章下

未字叙次之法。沈曰小星江汜詞無怨怒意

寔悲涼何如穆木蠡斯之渾而忘也蓋起化者

與被化者安勉不同故應之者不得不異耳

野有死麇

子夏序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強暴相陵遂成淫風

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子貢傳楚人求昏而不能其禮女氏拒之賦楚有

死麇

詩經國風

野有死麇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鍾曰懷春二字甚微其私看

林有樛櫟野有死麇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鍾曰如玉作女德堅貞者承上起下有情又

口更不言誘之妙妙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麗也

鍾曰妙妙甚于厲詞

唐曰曰林曰野曰麗光然一林落中光景以小
民之家而有此女子非變化何以能然

何彼穠矣

子夏序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于諸侯車服

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

也

子貢傳齊襄公○○王周人恥之賦何彼穠矣

公下關三字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徐曰南子以車聲而知遂伯玉夫以伯玉之車

宜有樛櫟之轍則王姬之車宜有肅雝之度矣

詩經國風

反覆申補充然塞路聚觀企踵盱眙相顧嘆賞

之語。鍾曰肅雝即在車上看出微甚

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其鈞維何維絲與緝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騶虞

子夏序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

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植蒐田以時

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子貢傳虞人克舉其職國史美之賦騶虞

按傳此篇
或王本
關文三三
卷是上卷
三三

彼苗者莠壹發五豨于嗟乎騶虞

徐曰壹發五豨此語善于形容可謂子虛上林

之前詩也鍾曰校獵最奇警語

彼苗者蓬壹發五豨于嗟乎騶虞

按傳此後係魯風豨六箱菜官一豨謂以下四篇

孔子兩弟子言詩翼

吳興凌濛初編

國風二

邶

柏舟

子夏屋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

子貢傳管未封于邱與蔡未霍叔康未監股四國

害周公康未諫不聽二未遂以殷畔康叔憂王室

賦柏舟子曰仁矣吾於柏舟見匹夫之不可敘志

言詩翼國風也效古奪字

三

徐曰此詩序以為仁人不遇而未傳以為婦人

之詩以序說無的據也其曰婦人之詩不知何

所據乎愚以為仁人婦人既兩無證據便當以

舊說為準若以詞氣卑弱斷為婦人之詩則溫

厚和平詩之常體安得稍屬哀婉便為婦人耶

且楚詞之目其君或言美人或言夫君古詩亦

有不得于君而托于棄婦者詩中假托寓意無

所不至彼明言夫婦而意在君臣讀者尚當求

楚辭今作

與破券同

被給此云

蓋聞夫子

稱仁之說

而不知仁

人為誰故

小序云云

其謬已甚

朱子辨之

當夫然又

同列女傳

其本為

自來是

特而屬之

之文字之外况此未嘗一字及夫婦而徒緣影
響之談望影揣聲據改專門師承之說可謂濟
師偏邪稱兵大國謬之甚也宋人箋詩多緣臆
斷大戾本肯緣他不肯服膺古義專務排擊又
未曾妙達詩理強作解事故耳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
以遨以遊

唐曰味一亦字覺含愁無限趣味躍然徐曰不
曰隱憂而曰如有隱憂極善形容憂恨之意句

言詩異國風

天

法妙品 鍾曰如有隱憂者沉憂之人不知所
憂何事但覺胸中有物耳故曰耿耿非實歷不
知 又曰微我二句較金罍兒觥之意更婉更
苦不婉不苦也 唐曰只說微我無酒而不言
非酒能解語意了而不了含蓄意味更長 濛

初曰味隱憂二字覺憂王室之傳史長

我心匪鑿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
逢彼之怒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

不可選也

鍾曰上四句皆添一層妙極不是尋常自反之
言 又曰不可選三字深妙

憂心悄悄愠于羣小觀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
寤辟有標

鍾曰此與上亦有兄弟四句皆失意人實歷之
言難堪在此 又曰靜思句尚有自反意 陸

曰靜思對人前隱忍言有取克苦根因 齊撮
到心頭之意 濛初曰通篇憂怨極矣而所以

言詩異國風

二七

以憂怨之故止微露于愠字群小一語可以得
詩家妙法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
不能奮飛

鍾曰如匪澣衣形容工妙後人累言說不出用
四字寫之古人文字簡奧如此 濛初曰不能
奮飛恨極之詞即如憂亂而云匪鶉匪鳶也謂
是義不可去者未夢見詩人在

想無名氏曰布局極寬結構極緊 又以通篇反

覆思量不解其故一段隱憂下載猶恨

綠衣

子夏序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

詩也

子貢傳衛莊公之○人生州吁好兵莊姜憂之賦

兼衣之下闕一字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易雜其已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易雜其已

綠兮綵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說兮

言詩異國風

綉兮綉兮凄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徐曰綉兮綉兮凄其以風班婕妤怨歌行常恐

秋節至涼颺奪炎熱也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文

賦雖杆袖于予懷休他人之我先鮑昭白頭吟

古來共如此非君獨撫膺也又曰有欣然會

心之狀昔人讀莊子曰了不異人意非所謂我

思古人實獲我心者耶鍾曰俾無說兮猶有

畏心寔獲我心若以為固然而安之矣又曰

詩可以怨非一于怨亦非一于不怨蓋自有處

結之道我思古人處怨之道也沈曰心以漸

平詞以漸厚詩可以怨此之謂也

子夏序衛莊姜送歸妾也

子貢傳戴嬀歸于陳莊姜贈之于野賦燕燕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

泣涕如雨

燕燕于飛頡之頡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

佇立以泣

言詩異國風

陸曰佇立有去者已去送者未回躊躇路岐者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

實勞我心

鍾曰音字從飛字看出故曰下上妙手又曰

實勞我心一語尤深徐曰深乎傷哉日隨行

塵無淚可揮矣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

以勗寡人

按傳此篇
在衛風

徐曰凡人朝夕聚首雖深恩厚誼都可相忘一經別離便想像他平日許多好處詩之曲盡人情如此又曰玩先君之思二句便見得當時子弑國危朝夕不保箴發嫗相依相恤之意情狀悲惋景色淒涼宛然在目濛初日雨泣之後以先君二語終之尤增淒絕

批鍾曰莊姜送陳女是何等事何等時原不是尋常離別之情日泣涕如雨日佇立以泣日實勞我心兩人胸中各有一段說不出來之苦吞吐

言詩異國風

辛

言外仲氏一章似只泛言其作人之好而不及其他尤為苦心先君一語其意微露然其隱痛益深矣沈曰字字有意詩中有畫勿得草草讀過無名氏曰一二三處叙四絕實點亦是倒法與采蘋章頗同又曰子弑國危之情通不露出

日月

子夏序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答於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

子貢傳衛州吁弑其君桓公莊姜歸于齊賦日月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顧

鍾曰莊姜自處則曰我思古人望人則曰古處便是一肚皮不令時宜諷浪笑傲莫往莫來未必不由此致之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倅也可忘

三

鍾曰德音無良所謂詩有不必解也朱註痴甚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徐曰畜我不卒非欲父母養之終身也只如今人說養我不了快我一生真婦人語也

終風

子夏序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

子貢傳莊姜見怒于公賦終風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是悼

唐曰顧我則笑中無美意觀一則字分明話不投機一團冷笑光景

終風且靈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鍾曰顧我則笑謔浪笑敖惠然肯來莫往莫來中間用不得一轉

終風且暄不日有暄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暄暄其陰虺虺其雷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言詩賦國風

三

鍾曰後二章各首二句寫出千古黑暗世界不疼不癢光景尤妙

沈曰讀柏舟以下五章有憂而無怨有望而無絕慷慨之末必反和平傷悼之餘終開禮義不

幸值人倫之變而性情詞旨猶有先王之遺焉夫子以之續二南而首變風意或在斯乎

擊鼓

子夏序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不登風

子貢傳州吁求寵于諸侯使公孫文仲帥師及宋

公陳侯魯人蔡人伐鄭衛人怨之賦擊鼓

徐曰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即所謂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者焉無名氏曰只此二句忿恨可想

從孫子仲平成與宋不我以疑憂心有怵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予以求之于林之下

無名氏曰心慵意懶之象描寫如畫陸曰三爰字皆有聊且之意

言詩賦國風

三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沈曰詞愈急心愈悲若不知兵之未必敗而身之未必亡者真亂國之風也

無名氏曰格法極鬆却極緊是一片文字又曰老杜垂老別便可不讀濛初曰悲憤懈散

憂生怖死一團必敗之形見于目前乃口中不露一恐敗語是最高手

凱風

子夏序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

子貢傳：邶之寡母欲去而子自訟焉，賦凱風。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鍾曰：棘心棘薪，易一字而意各入。妙古人用筆如此。又曰：母氏聖善不必解，無名氏國母。

氏聖善，我無令人。天王聖明，臣罪當誅，千載同。

言詩翼國風

語

心亦復同調。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鍾曰：有子七人四字嚴甚。沈曰：不獨引為比。

非亦實為母地，真孝子之言。

覲瞻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總評：鍾曰：小弁親之過大者也，然說得出，凱風親之過小者，然說不出，所以立言益苦。

雄雉

雄雉

子夏序：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

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

子貢傳：管未將畔，大夫諫之，賦雄雉。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鍾曰：無謂而深，所謂憂無方也。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忒不求，何用不臧。

鍾曰：學問身世之言，深思至愛，無閨閣氣。蒙

初曰：涉世妙應，婦女說出真學問來，此途歌巷。

信詩翼國風

語

學所以成經也。

匏有苦葉

子夏序：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為淫亂。

子貢傳：管未以殷畔，邶人風之，賦匏有苦葉。

匏有苦葉，濟有深澗。深則厲，淺則揭。

有瀟濟盈，有鷺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無名氏曰：麗藻繽紛，雲蒸霞蔚。

雝雝鳴雁，旭日始旦。士如歸妻，待冰未泮。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須我友。

沈日通詩通引曲喻而未嘗直指其人陳說古

義而未嘗一及今事譏刺之意隱然見言外風

人之吉也 鍾曰四章止濟盈二句帶刺餘皆

說正理而其失自見此立言深至處也 又曰

妙在四章開說若不相蒙 無名氏曰一但虛

提當度禮義為全章立案兩則字何等精神二

反呼三四正應但三之應雉鳴句四之應濟盈

句格法微妙 濛初曰一毫不露乃嚴于斧鉞

谷風

言詩異國風 三

子夏序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于新昏而

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

其甘如飴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鍾曰薄字可憐傷心在此

淫以涓濁混其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母逝我梁

母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鍾曰淫以涓濁此意他人用四字說不出徐

曰母逝四句致絕意之詞乃其不能絕意之甚

者 沈曰身所經理觸念難忘旋又自嘆自絕

情事低回不堪多哉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沫之游之何有何無

言詩異國風

老

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鍾曰治家說到凡民上豈是尋常婦人家務法

不我能慙反以我為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恐

育鞠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于毒

鍾曰昔育恐育鞠果句自是一口語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泚有泚

既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暨

陸曰念之則不須論到德音豈可謂無如兄如

弟情慈婉絕悲絕 沈曰以初嫁取憐之事終

之不獨情景凄絕亦有危動新昏意 鍾曰末語激之非怨之也 漢初曰末二語即所謂棄

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來意俸取眼前人也今詞曲亦有想舊人昔日曾新語以此作收不特情凄然亦復語涼然而韻鏗然

式微

子夏序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

子貢傳黎大夫勸其君以歸國賦式微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中露

言詩翼國風

三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

唐曰黎之國已亡矣歸將焉往玩其語意實有抑鬱無聊與其寄寓他邦而不見救不如歸去

之為愈也怨衛之意冷然言外無名氏曰慷慨激昂有中夜起舞之意 又曰英雄之氣忠

蓋之諷

旄丘

子夏序黃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于衛也

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于衛也

子夏此言在衛風又

子貢傳狄侵黎黎侯出奔衛衛穆公不禮焉黎人怨之賦旄丘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鍾曰叔兮伯兮不必補衛君猶王之蓋臣不必補王古人之法皆然今人讀書費解半是不知古人之法 又曰多日二字立言最妙不作絕

望之語添于責人者也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鍾曰四語替他解說寬一步人益難堪

言詩翼國風

三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魏曰以久客之苦兼以告援之意兩路攔來今渠更無可解 徐曰言葛又言裘時歷冬夏以見其久

瓊兮尼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寢如充耳

徐曰瓊尼兩語凄凉蕭索為怨難勝

簡兮

子夏序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于魯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

承事王者也

其者也

子貢傳：郎之伶東，心乎王室，賦東兮。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沈曰：重言簡兮，而即曰方將，陸沉金馬之意，見

于詞矣。

碩人：俱俱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

深初曰：只疊叙目前事，言外之旨，傲憤已滿，懷

矣，不必再添一語。

山有榛，濕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

之人兮。

單

深初曰：一場假熱，隔一棹，即入冷境。又曰：西

方不實，以何地？美人不實，以何人？詩人下語，含

蘊婉切，正不得以文武豐鎬整之。鍾曰：西方

美人，美人西方，只倒轉兩字，而意已遠，詞已悲

矣。

總評：沈曰：前三章，該笑發舒，旁若無人，末忽動美人

之思，綿邈低回，情不能已已，中間自譽處，即是

自嘲處，亦是玩世處，思西方美人，正是月中無

東方處，但詩人口中贊美而無譏刺，其言外之
音，則甚于譏刺矣。鍾曰：前三章，自是一種素
位之樂，末章自是一段用世之思，然末章意即
在前三章中，一時俱有，無兩層意。

泉水

子夏序：衛女思歸也，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

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子貢傳：宋桓姬閔衛之破也，賦泉水。

甚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爰彼諸姬。

言詩異國風

單

聊與之謀。

徐曰：亦字聊字靡字，俱有深味。曰聊與之謀，便

是無可奈何之詞。鍾曰：亦字怨甚。又曰：知

不可奈何，而猶與人謀之，愁人實境，聊字可憐。

出宿于泂，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聞我諸

姑，遂及伯姊。

鍾曰：問我二句，無聊之景。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韋，還車言邁，邁臻于衛。

不取有害。

鍾曰：要知不取有寄意，非到此終看出來。聊與之謀，聊字內已了然矣。無名氏曰：備聊與之謀，生出二章意思。波瀾層生，燈檠叠出，可謂千古奇觀。

我思肥泉茲之未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沈曰：此衛女遠望當歸之詞。鍾曰：末章不說人，只說地，意更深。無名氏曰：幻境之中，復生一幻境。

信詩變國風

聖

總評：無名氏曰：有懷于衛二句，詩題也。以下俱藉之以描寫有懷之極思耳。蜃樓海氣，出有入無，詩人作怪如此。若認作實與諸姬謀之，謀之不可而出游，以寫其憂，則詩為拙手。作詩者為痴漢矣。故知宋人發乎情，止乎禮義之說，大可軒渠。

北門

子夏序：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

子貢傳：管仲以殷畔，仕者苦之，賦北門。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寔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

實為之謂之何哉。

鍾曰：終字無計可免之詞。已焉哉，即終字之意。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謫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徐曰：適字一埤益字，謫字，敦字，一埤遺字，摧字，各有意義，一一認取，內外俱用意，辭何如後人。感士不遇，極力摹擬，能過此寥寥數言，否俱字。

言詩變國風

聖

法妙品。鍾曰：我入自外二句，實境難堪，非真英雄，往往為之喪其所守。

北風

子夏序：刺虐也。衛國並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

子貢傳：邯鄲危亂，民去之，賦北風。亂下闕一字。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

既亟只且。

北風其嘒，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

國字表竹
本作士

既亟只且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

既亟只且

濠初曰。莫赤匪狐。莫黑匪烏。便是黑風吹入羅網。鬼國光景。滿眼異形。描寫慘極。

徐曰。北風與魏國十畝之間相似。然十畝之間。意舒詞緩。猶之可也。此則危迫已甚。明夷之飛。將垂其翼矣。

將垂其翼矣。

將垂其翼矣。

將垂其翼矣。

靜女

詩經國風

子夏序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失德。

子貢傳時不尚德。○陳古以風之。賦靜女。德下

關二字

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靜女其姝。贈我彤管。彤管有輝。說憚女美。

鍾曰。說憚女美。四字。篇末。二語之義。

自牧歸黃。洵美且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

濠初曰。女字。即上女字。同作。汝。此翻上語。更添一層耳。朱註女字。解兩異。殊可怪。

新臺

子夏序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

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子貢傳衛宣公納伋之妻。國人惡之。賦親臺

新臺有泚。河水瀉瀉。燕婉之求。蘧條不鮮。

新臺有泗。河水洏洏。燕婉之求。蘧條不殄。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沈曰。或疑詩詞溫厚。新臺罵詈太甚。愚謂詩至宣公。人道滅。天理絕矣。上蒸夷姜。下奪齊女。新

詩經國風

四五

臺之作。三代之遺直也。且宣公既絕父子之倫

矣。而欲民守君臣之分能乎。然止言齊女之失

醜。而不言宣公之賈倫。則亦不失為溫厚也。

二子乘舟

子夏序思伋及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國人

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子貢傳宣公殺其世子伋及母弟壽。衛人傷之。賦

二子乘舟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鍾曰只汎汎其景四字便讀不得古人善言如此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鍾曰二子見害何必到此始疑蓋不忍訟言之

也詩語故未易解徐曰詩若直說遇害即一

言已竟豈不索然無味今但想其去時光景兩

設為憂疑之言則其中含情無限寥寥數語慘

有千萬言不能盡者此所以稱風人之致也

言詩翼國風

哭

相舟

子夏序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

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勿許故作是詩以絕之

子貢傳衛世子餘未立而卒共姜誓以守志賦棺

舟

汎彼相舟在彼中河髡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

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沈曰母也二句言其素有深恩而獨不諒此評

共姜此言
在新風首

汎彼相舟在彼河側髡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

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徐曰靡慝深于靡他矣

子夏序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

之而不可道也

子貢傳三未善周公鄆人風之賦牆有茨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

之醜也

言詩翼國風

哭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

之長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

之辱也

君子偕老

子夏序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

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

子貢傳宣姜不閑于禮衛人風之賦君子偕老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佻佻如山如河象服是宜

我傳此言
在衛風

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沈曰首一句便是案。陸曰開口下借老二字。是詩人史筆。鍾曰後二章只反覆咏嘆其美。更不補出不淑字義。因是古人含蓄映帶之妙。而一種傷心不忍言之事。作者自不欲說明。看云如之何四字多少感慨在內。猗嗟昌兮一篇。立言之法亦如此。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鬢髮如雲不屑髻也。玉之瑱也。象之栴也。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詩詩異國風

四八

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櫛絲是繼祥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頰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徐曰咏婦人而但言服飾容貌之美。則其人可知。唐曰極美其衣服中亦含冶容諷滿之意。

沈曰三章詞氣愈刺愈緩。然以君夫人而曰胡

天胡帝曰邦之媛。輕忽。衰慢。甚。濛初曰只

子之不淑一語。露正意。以後句句贊美。然已近

調諧。合刺愈深。

桑中

按此詩在齊魯

子夏序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之在位。相竊妻妾。期于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子貢傳公室無禮。衛人刺之。賦采芣。

采芣唐矣。沫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官。送我乎淇之上矣。

采芣麥矣。沫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官。送我乎淇之上矣。

采芣葑矣。沫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官。送我乎淇之上矣。

詩詩異國風

四九

中。要我乎上官。送我乎淇之上矣。

無名氏曰。須識期我乎桑中三句。皆思中想像。

其如此耳。描寫欲從無已之意。層湧疊疊。濛

初曰一期一耍一送。其間縫縫。潘囊處盡在不

言中。故三章皆用之。不更一字。如琴之泛音。曲

之和聲。

鴉之奔奔

子夏序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宣姜鴉鵲之不若也。

子貢傳

子貢傳衛昭伯無禮于宣姜國人惡之賦難之貴

鶉之奔奔鶉之疆疆人之無良我以爲兄鶉之疆疆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濛初曰按左氏云齊人使公子頑通宣姜頑不可強而諱之生齊子戴公文公文桓許穆夫人是悉出齊人意非頑本心而獨詩則劇刺頑何也且所生于爲諸侯女俱爲夫人則當時本國與國俱恬不爲異矣

言詩異國賦

手

定之方中

子夏序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清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

按傳此篇在齊風名楚宮在朝

子貢傳僖公城楚丘以備戎史克頌之賦楚宮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

倚桐梓漆爰伐琴瑟

徐曰首四句一時事上虛下實敷衍成章亦見文字紆徐處草昧之初爲百年之計一經營樹

植而立國之規模氣象有可觀矣鍾曰樹之榛栗三句經濟人想頭無名氏曰只說琴瑟若然筆定入邊豆矣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詩卜云其吉終焉允臧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騶牝三千詩

鍾曰靈雨而有靈即杜詩所謂好雨知時節也徐曰須僖公牧馬之感而先以思無邪言文

言詩異國賦

五

公騶牝之富而本之秉心塞淵若乃內多欲而勞師大究之求德多慚而招來骨利之驥何足

語此無名氏曰末掉一語忽入馬政大奇詩無名氏曰綜理之周計畫之遠中興氣象煥乎

政觀又曰章法句法字法錯綜伸縮各極妙境細玩之詩文另長一格

蠖蟧

子夏序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潘奔之說國人不齒也

子貢傳衛靈公召子都于宋國人譏之賦蝦蟆

蝦蟆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朝躋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無名氏曰說個遠父母兄弟便有信與命在

又曰如欲覺晨鍾令人深省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無名氏曰詩本和平此却唾罵惡惡之詞故應

爾爾濛初曰忽變文用四也字大奇開後來

門戶也字上仍用韻亦古法

言詩異國風

五

無名氏曰一二為三章立亦也何等步驟乃如

四句語意森凜沈日衛榮堵茨鴉奔之說期

桑要官恬不知怪久矣文公光復羞惡顯明是

可以風矣相鼠亦然

相鼠

子夏序刺無禮也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

先君之化無禮儀也

子貢傳未處不義鄙人刺之賦相鼠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唐曰開于謂聖人師拱鼠制禮爾雅翼云鼠

見人則交前足而拱謂之禮鼠詩義或取諸此

鍾曰春秋時朝會聘享執玉俯仰諸般議論

決人生死吉凶皆從此看出

于旄

子夏序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

以善道也

言詩異國風

五

子貢傳武公好賢樂善國人美之賦于旄

子子于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妹者子

何以界之

無名氏曰何以界之非望賢者正美大夫也

子子于旄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妹者子

何以與之

子子于旄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妹者子

何以告之

徐曰駕車用四馬固是常制然漢制太守駟馬

其加秩中二千石，乃益右駿，故太守稱五馬。書曰：若朽索之馭六馬，則五之六之，想古有此制。雖六馬是天子儀衛，疑此時或上下通行也。若無此制，徒言以誇其盛，恐詩人不應孟浪，乃爾鍾曰：五之六之妙，不必求其敦實之。

載馳

子夏序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于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

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

子貢傳：狄入衛，衛戴公次于漕，許穆姬閔之，賦載馳。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於漕。大夫跋涉，

我心則憂。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闕。

陟彼阿丘，言采其芣。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

按得此篇在衛風泉

水竹竿河

廣前

鍾曰：反尤許人妙勢。

我行其野，芄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魏曰：行野涉麥，本摹寫歸途光景，而睹物悲傷，不勝黍離麥秀之感。即宗國丘墟委諸草莽，一段景象，凄然在目。徐曰：衆穉且狂，是恨詞無我有尤，則來詞氣以漸而平也。無名氏曰：描寫必不容已之意，較泉水收句，此更道勝。

徐曰：此詩與卷耳采芣一例，皆想識所為，正所謂詩興國風。

謂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志之所之，便形為咏歌。

嗟嘆都非實語實事也。大抵風人之致，難以言求。只要認取詩言志一語，自楚騷以後，寓意愈益變幻，大都原本風人。若都將寔事來者，盡說

不通，如高唐神女、洛神等賦，皆效此體。且讀此詩，想見其欲歸不得，欲救不能，煩懣難堪，

追迫無聊之意，所謂女子善懷，斯言匪謬。無名氏曰：摠是托以寫其悲思，迫切之情，非實事也。開口即說載馳載驅，無中生有，已奇無端，更

也。開口即說載馳載驅，無中生有，已奇無端，更

說大夫跋涉又青陟丘行野抑又青大畧與泉水章情緒既同章法又似但泉水以微婉勝此以英邁勝各自擅場

衛

淇奥

于夏序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

于貢傳。衛武公好學明德。國人美之。賦淇奥。

瞻彼淇奥。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言詩賦國風

五

瑟兮僖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瞻彼淇奥。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

瑟兮僖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徐曰。充耳二句。是詩人瞻望丰儀。就他誇獎如

召南費王姬之車。東人稱袞衣繡裳。素人美狐

裘錦衣之例。要識他快觀贊美之意。

瞻彼淇奥。綠竹如箒。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

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深初曰。箒竹所為也。卽以既比之竹。形容在林

按得此篇
在國風

之竹。巧于取喻。鍾曰。寬綽二句。寫有道氣象。

此從心不踰矩之妙也。

鍾曰。此篇講學。何曾着一講學語。

考槃

于夏序。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

于貢傳。鄙人美其君子不仕亂邦。賦考槃。子曰。見

逝世而無悶矣。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言詩異國風

毛

考槃在阿。碩人之邁。獨寐寤歌。永矢弗逝。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無名氏曰。弗告。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

徐曰。嘗味此詩。蓋深有所得者。非獨烟霞泉石

之癖也。後世隱者身處江湖。心懷魏闕。至使比

山獻嘲。終南詒請。改志易操。洞愧林慚。視考槃

君子何如哉。陸曰。考槃。不可看作寂寞境界。

無名氏曰。每章精神。多在第二句。下二句却

從個裏拈出。細讀一過。居然覺山月窺人。磻芳

襲袂那得不作人外想 又曰須識得樂不在

考繫

碩人

子夏序閔莊姜也莊公惑于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子貢傳衛莊公取于齊國人美之賦碩人

碩人其碩衣錦褰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

那侯之姨譚公維私

唐曰太史公疑于房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

言詩異國風

五

如婦人好女蓋惟之也今莊姜顧然而長自是

福祿之器豈是紅顏薄命者耶而竟資志以沒

想見詩人扼腕之意 魏曰莊姜以彼世族有

此美姿而深自韜晦不欲炫飾衣錦褰衣其賢

固在此其見棄亦未必不在此 唐曰首二句

分明畫出莊姜小像乃詩人善言德行處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蛸齒如瓠犀螭首蛾眉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鍾曰畫美人不在形體要得其性情此詩前五

句猶狀其形體之妙後二句且并其性情生動處寫出矣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幘鑣鑣翟芾以朝

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畎濇濇鯁鮪發發葭茨揭揭

庶姜孽孽庶士有暵

無名氏曰叙得寬大鋪張體固不厭如是

總徐曰刺宣美刺魯桓但言服飾容貌威儀仗藝

之美而不言其闕若曰惜乎其獨少此耳閔莊

言詩異國風

五

美亦但言族類容貌有可貴重而不言其德若

曰此尚足取况其他乎皆所謂詩在言外者也

陸曰詩人俱就人情易見者言若謂人雖昏

惑何至并此亦不曉得言外有疑怪咨嘆之意

鍾曰莊姜自作詩則曰我思古人曰古處此

其所以益不令也詩人代爲之言另換一番說

話一字不及正理此出脫之妙學詩能言可以

悟出 又曰三復此詩皆以常情望其君深得

告庸主之法語愈鄙而愈妙然反常則亦怪矣

庸到極處亦能反常。無名氏曰更不及莊公一語乃諷刺自在言外。

氓

于夏序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潘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諷焉。美反正。刺潘佚也。

子貢傳。女歸非禮。衰而見棄。鄙人刺之。賦氓。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

言詩異國風

六

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為期。

鍾曰。奔豈有媒乎。子無良媒。謔之也。并將子無怒。秋以為期。亦是謔之之詞。蓋貿絲。春時事也。

此時已身許之矣。故又以此戲之。古今男女狎昵。情詞不甚相遠。但口齒蘊藉。後人不解。遂認

真耳。無名氏曰。文勢來得極遠。濛初曰。故

自鄭重。自是潘奔老手。

乘彼坳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

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唐曰。恐其負約。則泣。喜其得遂。則笑。情態宛然。

魏曰。易云。見金夫。不有躬。此女不有其躬。并

不有其賄矣。鍾曰。畫出私奔圖。草草。畫目。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

無與士耽。士之耽矣。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鍾曰。潘婦人到狼狽時。偏看出許多正理。說出

許多正論。與列女貞婦。只爭事。前事後之別耳。

無名氏曰。着此一段。覺境更活。筆更舒。若依

筆便。徑接于五章矣。

言詩異國風

六

桑之落矣。其黃而隴。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

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沈曰。淇水二句。叙到悲深。見與以車遷時。光

景大別。鍾曰。漸車帷裳。寫出狼狽。此時偏有

此景。濛初曰。自謂不爽。猶前謂非我愆期。而

責以良媒。故態也。

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

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鍾曰。此婦始若非奔。亦復何減。谷風勸勞也。

又曰谷風見素以色此曰三歲色未衰也直輕其人耳無名氏曰寥落悲前事支離笑此身連用數矣俱妙徐曰末四句何等模寫情狀宛然反覆再四真值一笑鍾曰笑得好正相知得真

及爾借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陽則有洋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沈曰末復曰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固已頽然自放于大欲之波而無復一毫廉耻之悔倘更有

言詩異國風

六二

一質絲者不將寒寒就之乎潦初曰老使我怨者不借老則他日老之境皆怨之境也若云女已老則與三歲為婦矣又曰亦已焉哉猶今人無可奈何輒自曰只得罷了正是無窮之恨

總評徐曰看他前半截以色端人以計籠人何等騷倜佻巧乃看他後半截乞哀不獲追悔不及何等蕭索淒涼可謂曲盡矣世之勢交利交翻雲覆雨不悟掉臂之態徒勞勒門之錢可少戒矣

陸曰此詩立言有序揔是悔之無及最可捉腕荀文若之失身曹瞞柳州之濡足叔文其是類也夫沈曰詩雖作于悔恨然悔所托之非人不悔始奔之不正此所謂潘人之悔也

鍾曰婦人合不以正未有不見輕于夫者千古失足之人枉作小人為後人鑒悲哉然使後人能鑒無許多小人矣無名氏曰詩文之妙多是以客代主此始有托而鳴者耳勿作棄婦辭看

言詩異國風

六三

竹竿

于夏序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

于貢傳宋桓姬之媵和其小君之賦賦竹竿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鍾曰只說遠不添說妙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

淇水悠悠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安得此篇

在泉水後

以為和泉

水也

海濱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鍾曰抑鬱之情以風調之語寫之。

芄蘭

子夏序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子貢傳○子不孫鄙人刺之賦芄蘭關首一字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

垂帶悸兮

徐曰形容真切直恁戲劇無賴 鍾曰愈蘊藉

愈形容

芄蘭之葉童子佩鞶雖則佩鞶能不我甲容兮遂兮

信詩異國風

垂帶悸兮

河廣

子夏序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子貢傳宋桓嬖歸于衛思襄公賦河廣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跋予望之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徐曰寥寥數語占盡風人之致唐人之詩尚有

得此意者 沈曰含隱不語凄婉悲涼千古如

見 陸曰誰謂二字最可玩一齊下四誰謂微

意雖然矣 鍾曰摠是一人義不可往一日遠

莫致之一日誰謂宋遠讀者思之增一義字便

淺

伯兮

子夏序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為王前驅過時而不

返焉

子貢傳三未以殷睦遂伐衛鄙人從軍其妻念之

賦伯兮

伯兮揚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為王前驅

言詩異國

徐曰伯兮猶知有王周德未衰也匪風鶴羽亦

然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

鍾曰適字甚正有之死矢靡他意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徐曰甘心首疾模寫情事可念古詩枯桑知天

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為言佛經

云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焉得諛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痲

陸曰：先下焉得二字，轉到不願得，更有深情。

有狐

子夏序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

子貢傳：亂民貧，君子傷之，賦有狐。子曰：見憫隱之仁焉。闕首一字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唐曰：之子無裳，何預伊事，與子縫裳，隱然言外。

詩：國風

卷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有狐綏綏，在彼河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鍾曰：各末二句，不相干，碍妙。

木瓜

子夏序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子貢傳：朋友相贈賦木瓜。子曰：見苞苴之禮行焉，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未以為好也。

持得此篇
在鄭原

卷傳此篇
在鄭風
文當是國
字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未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未以為好也。

魏曰：看來人情泛然，贈答亦只如是，絕不見有潘奔意。朱傳如靜女之類，似過解。鍾曰：千古交情盡此數語，覺報施兩字淺俗，不能出口矣。

匪報一語，宜三復之。濛初曰：齊桓存亡衛而衛忘亡，故作此感恩之詩。夫子錄之于衛風之終，王風之前，正以見有齊桓弼業而後中國始知有王耳。與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袵同意，必曰

詩：國風

三卷

卷

滑詩寃哉。又曰：三章並香却止，次章用為故實，從來詩亦有幸不幸。

王

黍離

子夏序：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徬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子貢傳：王世子宜曰：弑其君幽王，自立于維，尹伯封，過西都而傷之，賦黍離。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為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陸曰：小弁跋取周道二句。若預知有黍離之日。鍾曰：只選他彼字不選他何地更深。又曰：知

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蓋以黍離為固然。而不復知此為何地。此詩之作為何由矣。那得不哭。濛初曰：但言心憂不言其故。但言何人不言其人。詩家大抵愈傷愈念愈刺愈

隱。終見無限深情。不似後人動即一盤托出。言詩國風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噓。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總評徐曰：此詩較箕子麥秀之歌。便有質文之異。濛初曰：詩自是風體。豈得曰因東遷而降雅為風邪。

君子于役
子夏序：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

按得此篇在物之水

難以風馬

子貢傳：戍者不歸。室家思怨。賦君子于役。

沈曰：草蟲敗蠶。平淡之思也。于役。哀傷之思也。世有盛衰。而婦人女子之口傳之。此之謂風也。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雞栖于桀。日之夕矣。牛羊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饑渴。

陸曰：通詩語意。句法俱參差。變換惟兩。喚君子于役。及雞栖三句。不變。似是寬閒語。正是寫情深至處。沈曰：日之夕矣。猶唐人云：月明花落

又黃昏。有無限感慨。如之何勿思。沈迴綿。遠不能已。已然尚有思也。曰：苟無饑渴。則知思之無可奈何。而但冀其生還。思益深矣。各末二句。復提唱。君子于役。大有意味可玩。濛初曰：雞栖牛羊下。不過點綴。日夕光景。因念當此。而君子

在外。那得不思。本自了然。若云感畜產之有節。此婦安得有此箇想。崔林王露曰：牛背笛聲。兩

按圖字不
知為何王
不致廢

兩來歸而月印前溪矣。即是此景。但憂樂之不

同耳。亦可解畜產之有節耶。徐曰。日之夕矣

中。二句。開上下句。如此句法。古文中亦罕見。

鍾曰。不知德行。深得妙。苟無饑渴。淺得妙。愈淺

愈深。

君子陽陽

子夏序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而已。

子貢傳。王好音。大夫風之賦。君子陽陽。

沈曰。管疑朱子以此詩為前篇婦人所作。果爾

則詞意樂易。較汝墳猶加一等。豈可望于東遷

之日乎。諸說皆以為賢者居亂世而為伶官。相

招執役之詞。程子云。陽陽。不任憂責。全身自樂

而已。君子居亂之狀如是。其說自佳。且與序說

合。若從朱說。則閔周之中。無端而執箠。繼由

房由。款殊亦無謂。

君子陽陽。左執篲。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

君子陶陶。左執翫。右招我由。款其樂只且。

按傳此篇
在君子子

後而一是
成者之德

一。是室家
之德也。

按揚字傳
梁文。公

從易。次韻

家無此字
按傳揚字

而古。梁文

故。異耳

揚之水

子夏序。刺平王也。不恤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

人怨思焉。

子貢傳。荆伐申。平王以周師戍申。周人怨之。賦錫

之水。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

身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

身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

身月予還歸哉。

沈曰。不明言役非其職。而但言思室。室。詩人微

婉之意如此。濼初曰。室家無從戍之事。王人

無別戍之職。同有非職之役。遂作無端之思。正

見善為怨。處不則云。我戍未定。靡使歸聘耳。何

至怨室家之不我俱耶。

中谷有雅

子夏序。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

怨。

秦爾

子貢傳京師饑民流而怨賦中谷

中谷有推曠其乾矣有女仇離嘒其曠矣嘒其曠矣
遇人之艱難矣

中谷有推曠其修矣有女仇離條其獻矣條其獻矣
遇人之不淑矣

中谷有推曠其濕矣有女仇離嘒其泣矣嘒其泣矣
何嗟及矣

無名氏曰黍離而後周無君矣中谷之曠其離
言詩興國風 七二

騷美人之思乎其音節亦與離騷同作寓言讀

乃知此詩之作甚勿捫燭作日也 鍾曰二遇

字義命之言未語促而悲

免爰

子夏序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

師喪敗君子不樂其生焉

子貢傳長弘忠于王晉趙鞅殺之周人傷之賦有

免

有免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

此百罹尚寐無吪

徐曰禍及君子便見得天下多事 鍾曰我生

之初尚無為悲極末語條極不堪多識 唐曰

後人詩云安得中山千日酒醺然直到太平時

正尚寐無吪之意

有免爰爰雉離于學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

此百憂尚寐無覺

有免爰爰雉離于壘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

此百凶尚寐無聰

言詩興國風

七三

葛藟

子夏序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子貢傳平王之族流散而○賦葛藟而下闕一字

葛藟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

亦莫我顧

葛藟葛藟在河之浹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

亦莫我有

葛藟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

亦莫我聞

鍾曰依人之難千古同慨。潦初曰謂他人父。母昆所謂不應親者強來親也。離析失所之慘。宛然可涕。

采芎

子夏序懼讒也。

子貢傳王好讒大夫憂之賦采芎。

彼采芎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詩經國風

七

唐曰古語云一日不朝其問客乃。鍾曰情語。

到至處不論邪正動人則一。

大車

子夏序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潘奔故陳古。

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子貢傳周人行役而訊其室家賦大車。

大車檻檻毳衣如旄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大車啍啍毳衣如璫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鍾曰詞意工甚開後世子夜諸曲之音。丘中有麻。

子夏序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

子貢傳留子賢而退隱周人嘉之賦丘中。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按傳王風之後即以此賦。

詩經國風

七

孔門兩弟子言詩翼

吳興凌濛初輯

國風三

鄭

緇衣

子夏序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司徒，善于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子貢傳鄭武公養賢而賦緇衣。子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至也。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

之粢兮。

徐曰：上下每兩句相連，自為一意，而文義不斷。

濛初曰：敝字還字俱畧讀，句法奇創，從來讀

作敝予還予者，憤憤。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

之粢兮。

緇衣之蕭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

之粢兮。

鍾曰：此詩好德至矣，然要看改衣適館授粢，皆

尋常事，尋常語，反覆周旋，無已之意，即在其中。

只是個真。又曰：此詩言好德，却不說出德字。

止首一語，微露之。濛初曰：紫陽誤認鄭聲濛

一語，遂懷一僻于胸中，故止緇衣叔于田清人

之章章可考，及羔裘東門雞鳴之無語可疑者。

不能牽合，餘悉硬差。作濛奔，并子衿，亦不免故

入于批達二字，最為冤抑。此詩若非夫子好賢

一大証，坐以濛詞，語意更近。

將仲子

子夏序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

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子貢傳鄭莊公封弟段于京，祭足諫之不聽，大夫

風之，賦將仲子。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

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

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鍾曰：漢樂府雞鳴狗吠，兄嫂當知之，即此意。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叔于田

子夏序。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

子貢傳。大未段多才而好勇。鄭人愛之。賦亦于田。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詩詩異國風

三卷

三

鍾曰。巷無居人。巷無飲酒。巷無服馬。似索居空

世。真有所見之言。想亦奇情亦深。又曰。不必

問叔段與作詩美叔段者何如。此詩語意却工。

大叔于田

子夏序。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

子貢傳。段不義而得衆。鄭人歸之。賦大未。

沈曰。段以君之介第。日與市井羣小。誦謔馳騁。

又好勇恃武。搏虎以獻氣陵其兄。從容畢事。旁

若無人。豈令終之器乎。莊公稍有人心。則當置

輔弼以正之。不然。則立法制以防之。又不然。委

涕泣以道之。今日不然。而一則曰無庸將自及。

再則曰厚將崩。是叔之恃材黨衆。人以爲必敗。

之徵。而公喜其爲將。決之毒矣。微公養之。叔亦

何敢至此。故序云刺莊公。左氏曰。譏失教。六經

之旨一也。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

舉。袒褐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狂。戒其傷女。

鍾曰。看來叔段無大志。一馳馬試劍公子耳。其

詩詩異國風

三卷

四

徒作詩夸美。亦不過媚子狎客。從史游戲者。不

然。且爲曲沃武公矣。看將叔無狂。戒其傷女。及

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氣象大小深淺。相去多

火。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

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罄控忌。抑縱送忌。

叔于田。乘乘鵠。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

臯。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柁忌。抑墮弓忌。

鍾曰。形容駢服字法。愈變愈妙。徐曰。始而具

奉既而其揚終而其阜形容火勢以漸而熾乃知詩人體物之妙一字不苟陸曰末四句得意可拘無名氏曰愛之甚故誇之詳此祭仲子呂革所以欲早為之所也

抱無名氏曰炳煥雄俊縱之則錦繡齊備按之則全斜容度又如淮陰用兵雖復多多紀律不真

又曰亦是長揚賦亦是古游俠徐曰讀以上二詩固足以見陝洛之間悖公死黨之習亦足以見其鼓勇任俠之氣鍾曰讀叔于田二

言詩真國風 三卷 五

篇莊公之必殺段也為甚矣

清人

子夏序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敵于竟陳其師旅翔翔河上久而不召師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子貢傳鄭文公使高克禦狄于境不召師潰大夫憂之賦清人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清人在消駟介庶庶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沈曰此詩作于既散之後而尚曰翱翔曰逍遙曰作好若猶未散者詩人微婉之詞鍾曰傷無紀也更不必說到師潰又曰二矛重喬左旋右抽造語奇而且約

羔裘

子夏序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刺其朝焉

子貢傳子皮為政忠直文武子產美之賦羔裘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徐曰舍字與敬以作所所其無逸二所字義同字法能品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鍾曰合上二章見真氣節從真文章出

遵大路

子夏序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之

按此傳本缺從實竹木補徐以此

按此篇在詩風作節

序大字上
有是賦字

焉

子貢傳 郁人夫婦相棄。○○○○大路。善下關
五字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袂兮。無我惡兮。不寔故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諷兮。不寔好也。

無名氏曰。明是有情語耳。孟郊欲別牽郎衣。郎
今到何處。不恨歸未遲。莫向臨卭去。正此意也。
以為棄婦詞。覺直遂無味矣。

女曰雞鳴

言詩翼國風

二卷

七

子夏亮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
色也。

子貢傳 夫婦相戒以勤生樂善。○○美之。賦女曰

雞鳴。善下關二字

女曰雞鳴。士曰昧且。子興祀夜。明星有爛。將翔將翔。

弋危與焉。

沈曰。首二句。有蹶然興起意。鍾曰。許多德業

生于此二語。徐曰。將翔將翔。淮南子非爭其

先也。而爭其得時也。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
莫不靜好。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
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徐曰。順字。即莊子所謂莫逆于心是也。

鍾曰。雄雉之詩。離居則勉以知德。雞鳴之詩。相
聚則導以取友。如此婦人良師友也。無名氏

曰。須識得勤業親賢。昔雞鳴時。尚覺語耳。若但
就兩項看。鄭夫婦。是看仙人手中扇者。豫初

言詩翼國風

三卷

八

曰。通詩警勸。最勉。意氣慷慨。而語境仍自芊綿
的似賢媛之語。

有女同車

子夏亮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大子忽嘗

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

國之助。至于見逐。故國人刺之。

子貢傳 鄭世子忽辭昏于齊。蔡仲諫之。賦有女同

車。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翔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

海美且都。

唐曰：神女賦：蛟若游龍，雲霧相薄，神賦：珠輕翠。

以鶴立，若將飛而未翔。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翱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山有扶蘇

子夏序：刺忽也，所美非美然。

子貢傳：鄭靈公棄其世臣，而任狂狡，子良憂之，賦

扶胥。

詩：詩翼國風

三卷

九

狂狡人名，見左傳。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鍾曰：夏知末二語，一字不是，正說方妙。

蕩兮

子夏序：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

子貢傳：公子五爭，齊楚交伐，鄰國大亂，其臣謀欲

諫而救之，賦：蕩兮。

蕩兮蕩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蕩兮蕩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鍾曰：倡和二字，明明朋友，何必說到男女上，彼童。

子夏序：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子貢傳：子良諫用狂狡，靈公不聽，將去其國，賦：麥

秀，此傳篆本缺。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鍾曰：維子之故，比豈無他人，更誰得妙些，潦

初曰：狡童，即稚且狂意，箕子麥秀之歌，已以此

詩：詩翼國風

三卷

十

指紉矣，朱子以忽非童年，駁小序，彼紉亦豈童

年耶。

褰裳

子夏序：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

也。

子貢傳：子良去國，不忘諫君，賦：褰裳。

子惠思我，褰裳涉澗，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

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澗，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

此傳有麥秀而無麥，其竹本云：即彼狡童之麥，有狡童字，則送亦以不名耶。

也且

無名氏曰多情之語，謝似無情。

非

子夏序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

子貢傳公子小白適齊，齊人慕之，賦丰。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衣錦娶衣，裳錦娶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信詩異國風

三卷

十一

裳錦娶裳，衣錦娶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鍾曰：叔伯即前人，望其復申前約也。朱註痴甚。

東門之墀

子夏序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東門之墀，茹蘆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鍾曰：秦詩所謂伊人六句，便是其室則邇，其人甚遠妙註，坐以潘奔在甚。

又曰：千古相思深。

微盡此二語，亦說得其人甚。

東門之果，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按此篇在齊風

風雨

子夏序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子貢傳齊桓公相筦仲以匡天下，齊人美之，賦風雨。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何不夷。

唐曰：獨咏潘風，未有稱所私為君子者，亦可為非潘之一証。徐曰：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有天

地晦冥，異喙爭曉之感意。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何不瘳。

信詩異國風

三卷

十一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何不喜。

濛初曰：如晦如月晦日也，寫黑暗之狀，如蓋且以兩字變疊字，作末章，便覺不板，詩家之法，其

妙可以意會。

子衿

子夏序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

子貢傳東遷學廢，君子傷之，賦子衿。

徐曰：朱子謂此詩儂薄不可施之學校，而白鹿洞賦廣青衿之疑，問則仍用序說。

洞賦廣青衿之疑，問則仍用序說。

按此篇在齊風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鍾曰。不必拘往來常套也。與木瓜同意。
批今違今在。戚關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鍾曰。坐青衿以滌介。當加罪一等矣。止以撰達
一字作証佐。刻哉。其矣。考亭之故入也。

揚之水

子夏序。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
死亡而作是詩也。

子貢儻。卽人兄弟相棄。○○○○賦。揚之水。

鍾曰。畏問也。亦是朋友之詩。濠初日味終鮮

兄弟。維予與女。維予二人。似非男女相謂之言。

彼滂與不滂。何與兄弟之鮮與不鮮。二人之滂

心。豈因無兄弟而起者耶。小序云。閔無臣也。或

是君臣。或是友朋。要善之詞耳。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

人實廷女。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

人實不信

由其東門

子夏序。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
人思保其室家焉。

子貢傳。鄭有貞士。宜其○○○○俗賦。由其東
門。其下闕五字。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

聊樂我貞。

無名氏曰。匪我思存。此中大有骨力。破得此關

當以出世男子許之矣。又曰。縞衣綦巾。聊樂

我貞。正以著如雲之女。匪我思存耳。不然。又是

何妻苟惑。鍾曰。當看思字。樂字。以樂止思。妙

理妙法。

出其閨闈。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蘆。

聊可與娛。

野有蔓草

子夏序。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于兵革。男
女失時。不期而會焉。

按此傳本
左檢風

詩經國風

三卷

十三

按此傳本
本缺
闕文疑是
室家不稱
流五字

詩經國風

三卷

十四

此俗此篇
不居風一
字當是
子實文
猶存

子貢傳曰季遇卻缺于冀薦于文公。○人美之賦
莖有蔓草。公下闕一字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清揚姚兮。邂逅相遇
適我願兮。

鍾曰：晤好友也。即班荆意。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姚如清揚。邂逅相遇
與于偕滅。

與于偕滅。

徐曰：姚如清揚猶言清揚姚如。倒句法也。

漆洧

詩詩異國風

十五

子夏序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潘風大行。莫
之能救焉。

子貢傳鄭靈公好倡國人化。○子譏之賦漆洧
化下闕二字

漆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蘭兮。女曰觀乎。士曰
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
謔贈之以芍藥。

鍾曰：方字未已之意。不改與之言也。

漆與洧澗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

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
謔贈之以芍藥。

鍾曰：後人詩語用相將字本此。

無名氏曰：安章頓句之妙。巧奪天孫。

徐曰：夫子所存三百篇皆雅詩也。中有刺潘之

什。亦一時君子憫時悼俗之所為。小序之說斷

無可疑。止緣鄭聲潘之一語。遂一筆竄削以為

男女相奔之作。又樂記通言鄭衛而論語止言

鄭聲。遂于鄭風改作女惑男而衛風改作男惑

詩詩異國風

三卷

六

女。輾轉遷就。但憑胸臆而已。夫聲與詩其義不

同。詩者樂章載于篇。翰聲者樂音出于絲竹所

謂雅樂者。其曲抗抑揚成有度。數聽之者使人

和平。整肅故謂雅。世下風移。趨求悅耳。變為柔

曼之調。音律婁姚。弄引煩雜。所謂繁聲。所謂靡

靡之樂。所謂狄成滌濫之音。聽之使人心意蕩

溢。不能自禁。故謂之潘焉。而鄭衛竝居東上。有

師延之遺聲。獨長于此。且鄭為尤甚。如春秋傳

所稱師悝。師蠲。師後。師慧。諸人以為上路行于

詩竹本
格初介

諸侯此其微也。若其詩則鄭衛所奏之詩與雅

樂所奏之詩必然無異。獨其音聲順耳。蕩人情

性。非復作樂之本意。是以舉為至戒焉。其曰音

慢。不曰其詩慢也。其曰聲。潘不曰其詩潘也。若

以諸詩為潘奔者之作。曰為潘聲。夫子何以存

而不削乎。宣子之聘。諸大夫何為稱之以喻志

乎。且此為鄭聲。則所云雅樂者。定是大小雅也。

辭義邪正。天淵不啻。何以曰似而非若。莠之于

苗。紫之于朱。平而所云潘樂之。賒者。徒以其能

奏此輩鄙穢蕩賷之詞而已。亦何難之有。列國

之工。何速不能。而獨貴師慧。諸人以爲賂于上

國乎。

齊

雞鳴

子夏序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

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子貢傳桓公好內。衛姬箴之。賦雞鳴。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言詩翼國風

十七

徐曰雞蠅兩聲自別。妃心警畏。聞蠅即以為雞。

但警畏之意。詩人却不發出。放在言外。大槩風

人之致。借有為機。倚無為用。說處不是。詩在

不說處。譬如車輪之轉。非較非輞。妙在于空。又

如鼓響于候。聲不在木。火傳于薪。光不在燼。若

將意思說盡。便如嚼蠟無味。又如力盡箭墜。氣

勢索然矣。鍾曰。情在景中。深一層。妙手妙手。

無名氏曰。突然而起。突然而翻。真是奇筆。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蟲飛。蠆蠆。甘與于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鍾曰。蟲飛。蠆蠆。寫景入妙。同夢二字。情理深微。

予字苦想。

總評無名氏曰。雞鳴之與蠅聲。日出之與月光。豈不

昭然易辨。臣工朝會。何至俟而且歸。即三告話

言。亦不必有之。事直是。詩人好奇。設出此一段

光景。以描寫賢妃不敢即安之意耳。然非有絕

人膽筆。必不能作。

還

言詩翼國風

三卷

十八

林傳義本
定營字詩
孫營名詳
得無意當
問是還

子夏序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于田獵，謂之賢，閑于馳逐，謂之好焉。

子貢傳：齊俗習于田賦營。

子之還兮，遭我乎猶之間兮。竝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儂兮。

子之茂兮，遭我乎猶之道兮。竝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

子之昌兮，遭我乎猶之陽兮。竝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言詩翼圖風 十九

徐曰：馳驟相遭，互為稱譽，還儂茂好，昌臧俱酬報之言，字義各相應。鍾曰：想見齊兒擊技語態，然有推讓意。太公之風也。無名氏曰：宛轉關生，巧于自譽，豪爽駿快，讀之，猶覺有控弦鳴鏑，莫端出火耳。後生風之氣著。

子夏序刺時也。時不親迎也。

子貢傳：齊俗昏禮不親，君子譏之。賦者。

子夏序刺時也。時不親迎也。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無名氏曰：譏刺盡在言外，借新婦之口，寫詩人之意。以客代主也。若作新婦自言，寧無唐突。

又曰：語最溫厚，若其不知也者，句法奇，惟從所未有。

東方之日

子夏序：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

言詩翼圖風 二十

子貢傳：莊公無禮，齊人刺之。賦東方之日。

鍾曰：疑亦密友往來過從之詩。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卽兮。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東方未明

子夏序：刺無節也。朝廷與君無節，號令不時，擊磬。

子貢傳：齊俗昏禮不親，君子譏之。賦者。

子夏序：刺無節也。朝廷與君無節，號令不時，擊磬。

氏不能掌其職焉。

子貢傳齊大夫相戒以勤于公賦東方未明。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東方未明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之。

鍾曰君臣間一種匆迫之氣固衰亂之象也。

折柳樊圃往夫靡靡不能晨夜不夙則莫。

沈曰興是無節主于晏朝邊多獨舉其早言之。

而未句始曰不夙則莫含蓄隱見詩人之詞然也。

也。

言詩異國風

三卷

二十一

南山

子夏序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

惡作詩而去之。

子貢傳襄公嘗姜氏于齊魯桓公不能制齊人刺

之賦南山。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口歸止

曷又懷止。

鍾曰齊子二字書法甚嚴。

葛屨五兩冠綏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口庸止

曷又從止。

藝麻如之何。衛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

告之。曷又鞠止。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

得止。曷又極止。

鍾曰四如之何。深思之詞。禮法二字。穆然凜然。

俱在其中。濛初曰全以詰問法。今其難以置

對。汗泚可死。

甫田

言詩異國風

三卷

三

子夏序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

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子貢傳景公欲求諸侯夫夫風之賦甫田。

無田甫田維莠騶騶無思遠人勞心怵怵。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怵怵。

婉兮孌兮總角卯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鍾曰宜書座右銷人跡心。

總。鍾曰一反一正無折屨之病好法好友無名

氏曰前二章說得何等鄭重末章說得何等便

易乃知聖賢善訓不獨命意即其詞氣亦自不
同。

盧令

子夏序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百
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

子貢傳。襄公好田。大夫風之賦盧。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盧重鋲其人美且鬋。

盧重錡其人美且偲。

言詩異國風

二卷

三

敝笱

子夏序。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

文姜使至潘亂為二國患焉。

子貢傳。魯桓公會襄公于濼。遂與夫人姜氏如齊。

齊人刺之賦敝笱。

敝笱在梁其魚魴鱓。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魴在梁其魚魴鱓。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魴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案初曰。只一敝字。合刺無甚。敝笱而有魚。

原缺第二十四葉

初日每章各以三句寫出厚顏各以末二字寫
出清態。

猗嗟

子夏序。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伎藝
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爲齊侯

之子焉。

子貢傳。魯莊公會齊大夫狩于禚。齊人譏之。賦猗

嗟。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踰兮。

言詩異國風

三卷

三五

射則臧兮。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冉正兮。

展我甥兮。

案初曰。着我甥一句。固是含譏。亦以此。選出是

齊詩本古。此詩家之眼。

猗嗟變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

以禦亂兮。

案初曰。至末句。說到禦亂。亦是對針。隱刺。

案初曰。道他好處。却章章着猗嗟二字。其感深矣。

唐曰晉樂廣云凡人必先稱其所長則其所短不言自見 沈曰諸則字微詞也日則有不則者矣 無名氏曰稱美之也實嗟嘆之也若俗筆則未免露出矣 又曰首章五句威儀一句技藝三章三句威儀二句技藝末章二句威儀四句技藝看他叙處長短間出極參差錯綜之妙味之可破排仗陋習

魏

葛屨

言詩翼國風

三卷

三六

子夏序刺褊也魏地陘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子貢傳魏之內子○○○○怨之賦葛屨于下闕五字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慘慘女手可以縫裳寫得出要之褊之好人服之

徐曰本不可以履霜今一似可以履霜者然與宜岸宜嶽一例意旨殊佳 陸曰可以二字婉約有味平平叙下風刺意旨躍然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揅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鍾曰褊心人作此清態尤爲可厭

汾沮洳

子夏序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

子貢傳晉大夫○○○○譏之賦彼汾在下

閨六字

鍾曰儉不中禮貪忍皆自此生故詩人譏之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

乎公路

言詩翼國風

三卷

三七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

乎公行

彼汾一曲言采其蕢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

乎公族

深初曰只言美又言異一轉語屬不足之意已見儉不中禮亦因上褊心億之耳詩人原不露

出與葛屨直將所以爲刺皆出者不厭

園有桃

子夏序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

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子貢傳魏人憂其國○○○○賦園有桃園下開四字

園有桃其實之微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上也驗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濛初曰我歌且謠分明道肉食者鄙不合時宜也謂我士也驕分明道寒士不遜書生饒舌也世界往往乃爾

言詩異國風

三卷

六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沈曰心之憂矣以下凡六轉總是反覆迷已之

憂而冀人情之開悟情詞凄慘自是衰世之風

魏曰我歌且謠聊以行國如楚屈原行吟澤

畔之謂唐曰傷之以勿思正欲動人深長之

思也

陟岵

子夏序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行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子貢傳魏人○○○○○○賦陟岵人下開八字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風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陟彼岵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風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沈曰不言已之念父母而言父母之念已猶唐

言詩異國風

三卷

九

人云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也詞

音深婉矣鍾曰倒從父母說起深一層上慎

旃哉非守身養志人不能道此語猶來者不致

必之詞慎心所發也無名氏曰晉父母口詞

寫自己心事是投胎奪舍手太奇濛初曰母

嗟季朱子謂婦人愛少子固然然亦行者偶為

季故唐曰猶來句氣斷語連總見其情之迫

切處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風夜必借上

皆來無死

鍾曰望及兄妙難言無名氏曰如此便下更不說到自已身邊妙絕

十畝之間

子夏序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子貢傳魏之君子○○○○○之間于下開

七字

十畝之間兮桑者闕闕兮行與子還兮

唐云十畝之間如一丘一壑之謂

詩詩翼國風

三卷

三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伐檀

子夏序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

進仕耳

子貢傳魏之君子○○○○美之賦伐檀

坎坎伐檀兮實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不

穡胡取禾三百廬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貍兮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徐曰五不字見勵志鍾曰無功而食謂之素

餐今已為其事而不得食其食乃為君子之不

素餐風勵衰世責備賢者不得不深一步也

稼初曰河干清漣正是待價而不求價其一種

超然世外之况阿衡莘野尚父渭濱正自如此

不必定以矢志目之無名氏曰摹擬想像說

此不稼二段文章家代字訣也

坎坎伐輪兮實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漪不稼不

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

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詩詩翼國風

三卷

三

坎坎伐輪兮實之河之湑兮河水清且淪漪不稼不

穡胡取禾三百困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德無名氏曰忽而叙事忽而推情忽而斷制於羊掛角無迹可求後人更能效步否

碩鼠

子夏序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于民不

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子貢傳魏人困於○○○○其國賦碩鼠于下開

四字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以詩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

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鍾曰首句叫得貪人心寒百熬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

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

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唐云哀哀寡婦誅求盡痛哭郊原何處村即永

言詩翼國風

三卷

三

疏之意無名氏曰通篇皆永號之音故以自

帶

唐

蟋蟀

子夏序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閱之

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

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子貢傳唐○○○○○蟋蟀唐下闕八字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太康

關字承詳
端上實有
賦字

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無名氏曰正意直好樂無荒四字耳却從今我

不樂倒翻來而急以無已太康一句喚醒何等

抑揚何等轉折註乃云方宴樂而遽相警戒痴

贊矣掉尾一語大是韻致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太康

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愆無已太康

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言詩翼國風

三卷

三

鍾曰忽說到憂上作者亦不自知休休二字善

談濠初曰瞿瞿蹶蹶動也休休則動所自致

耳忽下休休二字正見非瞿瞿蹶蹶何從有此

休休詩家暗中針縫詩之善于立言如此

總評徐云唐詩言今我不樂日月其除今我不樂日

月其愆有憂深思遠之意秦詩言今者不樂逝

者其憂今者不樂逝者其亡有歎老耄憫之風

讀此二詩可見風俗之異鍾曰出其東門以

樂止思蟋蟀以思止樂極善居心人也

山有樞

子夏序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埽。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隣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

子貢傳唐侯○○○○賦山有樞。侯下闕八字。

山有樞。樞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死其死矣。他人是愉。

言詩翼國風

三卷

三四

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鐘鼓。弗鼓弗考。死其死矣。他人是保。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且以喜樂。且以未日。死其死矣。他人入室。

徐曰。多憂則覺日短。又日愁多。知夜長何也。曰

君憂處獨。慙慙慕遠。雖短似長。應務營業。死死

勞生。雖長似短。憂則一名。實有二義。又曰。此

章多食字。一韻。其聲調較前轉急。二且字。可味

有姑勿掛念。及時行樂意。

總鍾曰。樂生之情。乃以憂生之音出之。昔謂促節

似一部輓歌。風俗情性所至。作者不自知也。

濠初曰。是前章一章人。一時語。一様肚腸。但各

一番話。頭耳。非晉人曠達語也。

揚之水

子夏序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強。昭公微。疏國人將叛而歸沃焉。

子貢傳曲沃盛彊○○○○水。下闕七

字

按水上當有賦焉之三字。餘疑是國人將

言詩翼國風

三卷

三五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唐曰。素衣朱襮。有黃袍加身之意。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無名氏曰。不敢以告人。則已告人矣。巧于告密

者。深心哉。深心哉。

總鍾曰。從子于沃。于鵠。欲何為者。有密謀矣。晉危

闕文疑是
論者不實
四書于七
字下是
耶字

矣哉未章意從此生、又曰國能畜百叔段、不

能畜一武叔、此任城所以有巫審之毒、陳思所

以有煮豈之泣也、無名氏曰若作喜從桓叔

看、大可嘗議素衣朱襪何等服物、我聞有命、何

等審謀、而明明見之篇什、且不敢告人一語、直

同、見戲不虞、敗乃公事耶、謬意此陽、雖為沃、陰

實、奪晉、猶斯養幸、所為名為求趙王、實欲燕殺

之也、惜哉晉王、辱庸、辜負此一片赤心耳、又

曰、語甚隱妙、不但晉主不悟、即桓叔亦不知、

信辨異國風

三卷

三

椒聊

子夏序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強、能修其政、

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子貢傳曲沃盛○○○○○○憂之賦茶○○

下闕七字、下闕一字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

條且、

椒聊之實、蕃衍盈剝、彼其之子、實大且篤、椒聊且、遠

條且、

鍾曰、此與前詩不同、此詩不過頌功樂成、前詩

目是一種共謀之人、

網繆

子夏序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

子貢傳晉亂民窮○○○○○○傷之賦網繆

窮下闕七字

網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

如此良人何、

徐曰、今夕何夕、有喜慙驚疑恍惚如夢之意、如

言歸異國風

三卷

三

此良人何、言情不能自盡也、歡樂有極、喜幸無

量、鍾曰、今夕何夕、四字喜甚、不必終篇、唐

曰、如此良人何、有心所欲、達口不能言的光景、

網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

如此邂逅何、

鍾曰、邂逅上加一見字、古人文字、鄭重處、又

曰、邂逅着在中章、章法便不板、若庸手定在末

章矣、

網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

如此祭者何

按沈曰詞不勝喜所以異于二南也過時而無他

志是其厚于鄭衛也

杖杜

子夏序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

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爾

子貢傳魏之君子○○孝弟○杖杜子下闕二字

弟下闕一字

有杖之杜其葉涓涓獨行踽踽謂字義也豈無他人不如我同

言詩異國風

三表

三八

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

有杖之杜其葉菁菁獨行哀哀豈無他人不如我同

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

沈曰胡不比焉胡不飲焉詞音重複告哀之詞

也鍾曰既曰不如我同父同姓而又求助焉

無聊極矣

羔裘

子夏序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子貢傳晉大夫賢○○美之賦羔裘賢下闕二字

關文非關人即君子

羔裘豹褻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羔裘豹褻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鵠羽

子夏序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

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

子貢傳魏人苦于征○○○○賦鵠羽征下闕

五字

肅肅鵠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執耒黍父母何

咄悠悠蒼天易其有所

言詩異國風

三卷

三八

無名氏曰亦平平平叙叙耳中間猶父母一句味

悠悠蒼天二句而音響節奏俱妙矣故知詩文

全在吞吐伸縮中得趣鍾曰有所未該言得

所也要看之

肅肅鵠羽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執耒黍父母何

食悠悠蒼天易其有極

肅肅鵠羽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執耒黍父母何

嘗悠悠蒼天易其有常

鍾曰何食何嘗語質甚

按得此篇
此文是
後不得林
卷五字

無衣

子夏序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

子貢傳曲沃偃弑其三君僖王命為晉侯唐人刺之賦無衣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子曰豈口無衣便見其有服也君之意五代

劉仁恭謂使者曰旌節吾自有之但要長安本

色耳其言一也鍾曰末世天子反為亂人之

言詩異國風 三卷 四
實此言操所以終不廢漢獻也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煥兮

鍾曰煥字妙甚非唯居之不疑且又假不歸矣

有杖之杜

子夏序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

子貢傳晉文公好賢○○○○○○○○杜

下闕九字

有杖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嗟肯適我中心好之

杜杜上實是賦秋二字是賦秋之四

飲食之

有杖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嗟肯來遊中心好之得飲食之

無名氏曰看他辭氣何等委婉真有遑遑焉如

不我就之意漢帝詔曰有能從吾遊者吾能尊

顯之嗟乎腐鼠可以嚇周耶有此襟期不可無

此手筆 又曰冲度謙懷故自可想寫得絕妙

却被朱註一筆抹殺了 鍾曰飲食即細衣授

餐意不必看深

言詩異國風 三卷 四

葛生

子夏序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子貢傳晉人久於從○○○○○○○○葛生後下

闕七字

葛生蒙楚蔭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徐曰誰與獨處僅四字而意則兩轉詩有一句

二韻者此類是也易亦有匪冠婚媾

葛生蒙棘蔭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士當是字餘未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徐曰夏之日冬之夜後人亂業甚多終是本初二語宛轉無盡含蓄有餘 濛初曰曰百歲之後便有不望生還之意哀哉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唐曰讀葛生蒙棘蘇蔓于域宛然荒塚累累祭婦悲哀之景而予美亡此亦若指其沒後而言故百歲之後歸于其居者蓋誓之同穴也枕余之味則追感而自傷耳 濛初曰按世說云袁

言詩異國風

三卷

四二

羊青請劉恢恢在內眠未起袁因作詩調之曰角枕粲文茵錦衾爛長筵劉尚晉明帝女主見詩大不平曰袁羊古之遺狂劉孝標亦引小序以見袁以死嘲劉故主不平耳則其為悼亡之說舊矣 玩手美亡此四字明是此詩之想其高悼亡之要疑

采苓

子夏序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

子貢傳晉獻公好讒○○○○○○賦采苓

下闕七字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 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為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 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采芣采芣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 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鍾曰皆以軟語反覆喚醒人無限苦心

秦

唐曰昔康節論夫子定書以秦晉綴周魯之後

言詩異國風

三卷

四三

謂其知周之必為秦也然豈獨定書即刪詩亦然齊桓晉文更羈以來列國皆已不振而秦獨駸駸乎始大夫子知周必亡諸侯必托而入于秦而齊晉之後次以秦風今觀列國之詩大抵淫乎流蕩有日趨于亡之勢而秦始有車馬禮樂其氣奮厲激昂已有超八州畢六王之槩周亡而秦興夫子已早見其兆矣不然十五國風皆中國之詩也秦始僻遠諸夏賓之比于戎翟實與吳楚僭王等乃吳楚之詩無傳而秦詩卒

不削以此知康節之言皆信

車鄰

子夏序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

好焉

子貢傳襄公伐戎初命為秦伯國人榮之賦車鄰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末見君子寺人之令

魏曰開口便下兩有字見其長駕遠馭凌駕一

時氣槩末見二句又見有深居高拱驅役人羣

氣象徐曰二有字可玩見前此則無之意

言詩翼國風

三卷

四

沈曰夫子刪書以秦魯為殿知代周者秦也刪

秦風以寺人之令為冠知亡秦者寺人也聖人

無不知者以近雅而不言耳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

其盡

徐曰未見君子寺人之令已儼然諸侯之禮而

既見君子並坐鼓瑟則猶然戎夷之俗無名

氏曰煬帝建樓極欲則曰世豈有萬年天子秦

人車都得意則曰今者不樂逝者其盡覆亡之

路如出一轍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徐曰鼓瑟鼓簧豈復彈箏拊解擊篪扣缶而歌

呼嗚嗚快耳者乎濛初曰聲歌關乎氣運開

國之始而憂耄憂亡秦作之不永詩傳之矣

鍾曰二章描寫草昧君臣真率景象在目又

曰暴富之家其僕多狎創立之國其臣多野此

天子之尊必假叔孫通也

言詩翼國風

三卷

四

許無名氏曰寺人之令稱朕之嚆矢也及時為樂

阿房之濫觴也秦之不祚豈待降王既繼之日

乎又曰眼孔太小

駟鐵

子夏序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獵之事園囿之樂焉

子貢傳襄公始有田園之事秦人喜之賦駟鐵

駟鐵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子狩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魏曰曰奉曰辰牡亦見國勢方新人心競勸如

此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轡車鸞鏡載儉歇騎。

總評徐曰此詩備盡田獵之始終後世子虛上林長

揚羽獵廣成諸作雖纒纒數千言窮工極變其規模體格不出乎此

小戎

子夏序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疆

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閱其君子

焉

詩經國風

三卷

四

子貢傳襄公遣大夫征戎而勞之賦小戎

小戎。伐收。五。蔡。梁。翰。游。環。脅。驅。陰。鞞。塗。續。文。茵。暢。鞞。

駕我騏驎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徐曰制度工巧處置精密一婦人能言之雖宿

將舊卒不過于此鍾曰雖是文字艱奧亦由

當時人人曉得車制雖婦人女子觸目衡山皆

能成章車制不傳而此語實費解矣

四牡孔皂六轡在手騏驎是中駟驪是騂龍盾之合

沃以頰餉言念君子溫其在也方何爲期胡然我念

之

俊駟孔羣女矛添錡蒙伐有死虎張鏤膺交韋二弓

竹閉緹滕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總評陸曰良人二句宛然摹出一意中人

評濛初曰本婦人思夫之詩每章言念君子以下

何其溫婉而却以車馬宏麗語冠之卽此便見

秦聲

蒹葭

子夏序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詩經國風

三卷

七

子貢傳君子隱于川上○○慕之賦蒹葭上下闕

二字

濛初曰序說周禮大似無涉毛鄭曲解終屬牽

強朱子駁之良是而却又自云不知何所指想

其意亦疑欲坐以濛特以秦風末末始闢筆耳

豈知傳文明了如此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邈洄從之

道阻且長邈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徐曰蒹葭二句形容秋色蕭索淒涼宋王悲秋

一章蓋始于此。鍾曰：所謂二字，便有可望而不可即，可想而不可名之意。徐曰：宛在水中，中央想像模擬，恍然如見之意。若髣若髴，若滅若沒，此等語言，吾不知其所從來，殆神化所致，句法神品。又曰：曰宛在，便非實見，曰中央，便不可即。

兼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溯洄從之，道阻且躋。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兼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溯洄從之，道阻且右。溯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官詩翼國風 三卷 四九

總徐曰：昔人有言，名可得聞，身不可得見。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其伊人之謂綈，想風流豈非

超然埃壘之外，如顏闔宋織之流者乎。鍾曰：異人異境，口頭眼前道出，無名氏曰：婉轉數

言烟波萬里，秋興賦：山鬼伎倆耳。

終南

子夏序：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頭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

子貢傳：襄公克戎，始取周地，秦人矜之，賦終南。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此，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濛初曰：渥丹，花名，似鹿蕊而小，色甚紅，見仙經。又名華丹，見抱朴子。此言如正喻其顏之紅也。毛鄭諸家及諸疏草木者，皆未知及。唐曰：味其君也，故語氣有始見驚訝之意，以望之，不似人君反照自見。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敝衣繡裳，佩玉將將。官詩翼國風 三卷 四九

壽考不忘。

濛初曰：不忘者，無忘今日之意，序所謂飛黻當在此。

黃鳥

子夏序：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

子貢傳：康公葬穆公，以子車氏三子殉，秦人哀之。

賦黃鳥

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

人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
贖兮。人百其身。

鍾曰：誰者若為不知之詞，悲之甚也。唐曰：着

一贖字，煞有迫于君命者然。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
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
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
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
贖兮。人百其身。

晨風

晨風

子夏序：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子貢傳：○○○○○賦晨風。上闕七字

駘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
忘我實多。

忘我實多。

山有苞櫟，隰有六駸。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
忘我實多。

忘我實多。

山有苞櫟，隰有樹檉。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
忘我實多。

忘我實多。

濛初曰：此篇亦差排作婦人之思夫，可為窳蔑吐舌。

子夏序：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

子貢傳：秦襄公以王命征戎，周人赴之，賦無衣。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偕仇。

無名氏曰：同仇等字，俱相死意，非相恤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鍾曰：一種壯狠親暱之象，便有吞六國之氣。

徐曰：讀小戎無衣二詩，可見秦人用兵極本教。

晁錯有言：合刃之急有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

服業，三曰器用利。夫以雍州之固，河山百二，而

加以小戎之利器，無衣之練卒，能令其三故世

世有勝，非幸也。

涓陽

子夏序：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遭驪

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

子貢傳。晉重耳入于晉。秦穆公送之。賦渭陽。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徐曰。通詩委曲深至。悠悠我思一句。尤含悲苦。

怨酸楚無量。鍾曰。只悠悠我思一語。作詩之

根。無名氏曰。寥寥數言。興衰撥亂之思。生死

信詩異國風

三卷

五

存亡之感。無不備具。濛初曰。讀此詩。康公甥

舅之情亦重矣。令狐之役。晉負秦耳。宋儒乃責

其怨欲害乎良心。豈不冤甚。

權輿

于夏序。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

無終也。

子貢傳。○○○○○○賦權輿。上闕八字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濛初曰。爾雅釋言。文屋為具。懸下章四簋。及下

文每食皆合。若此。獨言居室。恐未然。蓮豆大房。房字義。又當作何訓耶。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陳

宛丘

子夏序。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

子貢傳。陳○○○○○○賦宛丘。陳下闕七字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無名氏曰。宛丘。蕩子殆指在上之人乎。上好下

信詩異國風

三卷

五

甚于是有東門之粉之婆娑。有東門之澁之晤

歌。有東門之揚之期會。鵲巢隱慮于俯張。月出

勞心于不見。其極至于林林宣洙。蕩然無上下

之分。而陳之禍烈矣。知風之自能無稟。稟又

曰。望字極妙。即所謂民具爾瞻也。惟愷足以損

望慎之哉。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翮。

無名氏曰。後二章變調。又曰。一之聲曼。二三

之响切。真是流商變徵。

東門之枌

子夏序疾亂也。幽公潘亂，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巫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

子貢傳陳○○○○○○賦東門之枌。陳下闕七字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積其麻，市也婆娑。

徐曰：積麻者，婦人之事也。疾其今不為若，為自

信詩異國風

三卷

五四

言而曰不積其麻，不亦殺風景乎。

穀旦于逝，越以酸邁，視爾如敢，貽我棰椒。

濛初曰：握見手授也。昵甚。

衡門

子夏序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

子貢傳陳之○○○○賦衡門。之下闕六字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饑。

濛初曰：樂饑字妙。即如蔬水之樂，止不得云志。

饑古本有作療字者。說文云：治也。即療字義亦佳。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美。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總評：鍾曰：只可以字豈其字，必字，正反翻美而自得。

無求之意，躍然。無名氏曰：可以字與豈其字。

紫相呼應。又曰：通篇只如一句，關河放溜，驟。

息無聲。濛初曰：可以者無不可也，非必欲如。

是也。豈其必者不必也，非必不也。總疑隨寓而。

信詩異國風

三卷

五

安恬澹寡營而已，與橋情于舉者故殊別。

東門之池

子夏序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子貢傳陳○○○○○○○○○○賦東門之池。陳下闕十字

池

東門之池，可以沍麻。彼美淑姬，可以晤歌。

東門之池，可以沍紵。彼美淑姬，可以晤語。

東門之池，可以沍菅。彼美淑姬，可以晤言。

唐曰左傳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憔悴與此畧同

鍾曰晤字乃會晤之義解字在可與二字看出宋註以解分釋晤字欠的

東門之楊

子夏序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翁有不至者也

子貢傳朋友○○○○○賦東門之楊友下闕八字

東門之楊其葉牂牁昏以為期明星煌煌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為期明星昏昏

墓門

子夏序刺陳陀也陳陀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

子貢傳孔宰儀行父從君○○泄冷刺之賦墓門君下闕二字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墓門有梅有鸚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

期倒思予

無名氏曰托興甚惡亦惡之之詞又曰違言其始永思其終刺之者其微之乎

防有鵲巢

子夏序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

子貢傳靈公聽讒因泄治內子憂之賦防有鵲巢防有鵲巢即有音韻誰備予美心焉惕惕

中唐有筮即有音韻誰備予美心焉惕惕

月出

子夏序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

子貢傳朋友○○○○○賦月出友下闕六字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窕兮勞心悄悄

徐曰神女賦其始來也雜乎如白月初出照屋

深其少也皎若明月舒其光鍾曰意謂似賦中亂詞

月出皓兮

月出皓兮佼人僚兮舒憂受兮勞心慙兮

月出照兮佼人僚兮舒天紹兮勞心慘兮

總評濛初曰本促節急調而三章一韻尤覺促急

按文雖關而於存朋友二字要知是朋友孫約之詩

關文當是行詩字義

言詩異國風

三卷

五七

言詩異國風

三卷

五七

株林

子夏序刺靈公也。潘乎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

子貢傳陳靈如夏氏○○○之賦株林。氏下闕三字。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陸曰：一問一應。無名氏曰：呼吸有神。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無名氏曰：又變一調。又曰：以夜。美奇以疊。呈。

詩經異國風

三卷

五八

妙龍文蜃氣。豈復客人看。沈曰：既乘馬。

又乘駒。則非一往。又非微行矣。朝食。則非夜聚。

矣。

據鍾曰：疑信信。隱明明。妙得立言之法。

澤陂

子夏序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潘于其國。男女相說。

憂思感傷焉。

子貢傳陳殺其大夫泄冶。○○傷之賦澤陂。下

闕二字。

詞文非若
自開人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泗滂沱。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爲。中心悄悄。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爲。輾轉伏枕。

漾初曰：言美人而曰碩大且卷且儼。必非潘侯。相悅之稱矣。

檜

詩經異國風

三卷

五九

羔裘

子夏序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潔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于政治。故作是詩也。

子貢傳節君○○○○○○○○之賦羔裘。

下闕九字。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羔裘翔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羔裘如羔。日出有暉。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徐曰无耳秀髮會弁如星不言所以而但下終不可說蓋髮如膏日出有曜不言所以而但日中心是悼厥飾之美而一以為喜一以為憂其所以然之故但俱在不言之表

素冠

子夏序刺不能三年也

子貢傳喪紀不終○○○○○冠終下開六字

庶見素冠兮棘人樂樂兮勞心博博兮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庶見素鞵兮我心蕙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鍾曰素冠素衣素鞵喪之常服也加庶見一字其感深矣無名氏曰遙思聊想如隔世事此中大有關係非謂一冠服已也

關有長楚

子夏序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潘恣而思無情恣者也

子貢傳鄙人困於○○○○○楚於下開五字

關有長楚猗猗其枝天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關有長楚猗猗其華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徐曰南史某公主云願見生生世世莫作有情之物語意類此聞者凄絕鍾曰更不必說自家苦只羨長楚之樂而意自深矣凡苦之可言者非其至也又曰亡國之音

匪風

子夏序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亂而思周道焉

子貢傳鄙之君子○○○○○賦匪風子下開五字

匪風發兮匪車傷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無名氏曰有瞠目不語之恨寫得自家情緒出又曰匪風二語即唐詩所謂繫得王孫歸意切不關春草綠萋萋註乃云常時風發而車傷顧瞻心怛多少含蓋註更補傷王室之陵遲無端積壓添足致詩人一段別趣盡行抹殺亦祖龍烈燬後一厄也

關文卷上
當是賦素
二字

關文卷上
當是賦素
二字

首詩真國風 三卷 六

首詩真國風 三卷 六

匪風飄兮。匪車漂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誰能亨魚。漑之。各鬻。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唐曰。漑之。各鬻。猶猶太史頗為執鞭之意。又曰。

嘗觀老氏云。治民若烹小鮮。詩云。誰能亨魚。能

字似有味。鍾曰。好音動之。以名也。清議存而

主權亡矣。無名氏曰。一腔熱血。

曹

蜉蝣

子夏序。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

言詩異國風

三卷

六二

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

子貢傳。曹○○○○○賦。蜉蝣。曹下關六字。蜉

下關一字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徐曰。蜉蝣二句。說得至險。可為太息。伊人聞此。

固當竦然易慮。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濛初曰。說當如字。讀謂從容開諭之。正足上文。

所以欲其歸處。歸息之意。詩人慣以下字徵異。

作暗渡妙法。如其嘯也。歌良士休休之類。皆是。

今解云。令息。則當讀作稅。既非韻脚本字。且與

上文三章一意。有何義味。

許。鍾曰。歸處者。猶今人言這裡說不得。到家裡與

你說。歸息歸說者。猶言急忙說不得。歇一會與

你說。婆心婆舌。從心之憂矣。一句生來。詩有不

可解。不必解。然亦有可解。且不可不解者。今人

于不可解。不必解者。必欲解之。于可解。且不可

不解者。及置之不解。甚矣。詩之難言也。

候人

子夏序。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

子貢傳。曹○○○○○候人。曹下關八字。

彼候人兮。何戈與祓。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維鷄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維鷄在梁。不濡其味。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舊今蔚兮。南山朝隤。婉兮。季女斯饑。

鍾曰。舊今蔚兮。寫盡朝景。婉兮。二語。不特傷其

遇亦重其守。

鴈鳩

子夏序刺不一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一也。

子貢傳曹未振○○○○○○○之賦尸鳩賦

下開八字

鴈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

心如結兮

鍾曰均平意即在其子七今四字看出妙心如

結今形容深密

詩經賦國風

三卷

六四

鴈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

其弁伊駒

鴈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

正是四國

鍾曰說得有漸

鴈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

胡不萬年

鍾曰更不說心說儀映帶甚妙

鍾曰心如結今只首章道破後不說更添無

名氏日層層相遞節節相生不可得其斷續

下泉

子夏序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

憂而思明王賢伯也

子貢傳曹之君○○○○○下泉若下開五字

冽彼下泉浸彼苞蘘我寤嘆念彼京周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我寤嘆念彼京周

冽彼下泉浸彼苞菁我寤嘆念彼京周

芄芄黍稷陰雨膏之四國有王仰伯勞之

詩經國風

三卷

六五

鍾曰此詩憫王室之衰正思桓文一輩人誰將

西歸亦是此意

幽

七月

子夏序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

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子貢傳邠風陳農政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麋祭二之日栗烈無衣

無裋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

詩文下上

詩傳此篇
五小雅
邠風非
國之風
列于南
大矣

儲彼南畝田畯至喜

徐曰首章備一篇之義猶網之有綱棗之有領也。又曰授字于字舉字同字儲字至字見其夫婦長幼皆有皇皇服事一息不自矣一人不得服意。

言詩異國風

三卷

六六

孔門兩弟子言詩真

吳興凌濛初

小雅 傳本作小正

子貢傳周公制作禮樂用之燕喜。有小正焉。雀鳴。○所以修身也。鹿鳴伐木。青菝。臨桑。白駒。皆所以燕賢也。常棣。燕兄弟也。頍。燕親戚也。魚麗。嘉以報王也。燈。華遣使臣也。四牡。勞使臣之勤也。秋

農夫所以報上也。斯于。落親官也。鴻

鴈。加人也。○蕭。○者華。湛露。形。芳。桑。雉。桑。本

皆天之。諸侯也。曠彼。洛矣。鴛鴦。魚。藻。皆諸侯所以報天子也。子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斯周道之所以正乎。共闕五字。

又宣王中興而小正續焉。六月北伐也。出車。勞將帥也。采芣。勞師也。采芑。南征也。黍苗。城中也。車工

按傳本附
皆云毛本
作雅乃借
鳥雅字則
知正字古
雅字也

傳本正
亦正三十
三篇以夫
子之書終
之且中多
鄭傳前後
與今本不
可故雖分
列各段仍
依原本提
依全文
續小正十
一篇亦與
全本諸出

統為宣
中興故雖
分列各章
亦仍就總
文

總何者從
樂篇計
樂

吉日閱武也。庭燎勤政也。汙水念亂也。無羊考牧

也。車寧樂親昏也。

鹿鳴之什

鹿鳴

子夏序。燕羣臣嘉賓也。既仁食。又賞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子貢傳。鹿鳴伐木青我。豳桑白駒。皆所以燕賢也。

呦呦鹿也。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笙簧是箴。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鍾曰。人之好我。大義亦良心也。有駕馭有感動。

呦呦鹿也。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悅。

君子是則是傲。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呦呦鹿鳴。食野之苓。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

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鍾曰。末二章一字不及于周行。其意更深。

總評。徐曰。古者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首章乞言也。次

章憲也。三章言安樂其心。并憲亦不待言矣。

四牡

四牡

子夏序。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

子貢傳。勞使臣之勤也。

四牡騤騤。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四牡騤騤。嘽嘽駉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翩翩者騅。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翩翩者騅。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駕彼四騮。載驟駿駉。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鍾曰。末句寫盛世君臣相通之情。

總評。徐曰。四牡。不微出車。杖杜。皆君王之言也。上之

勞下。而但曰使臣在外。如何勤勞憂苦。奉公忘私。則下之情。未必能盡。而其文亦索然無味矣。

今勞人而反托為其人之言。具道其明發之懷。此離之恨。歲月之久。往來之艱。思望之勤。旋歸

之樂。甚而曰將母來諗。又甚而曰莫知我哀。一時臣下之隱哀。伏慮畢達于繭髮之前。而惻然

推赤心以置人腹。真是使人截解碎首而不悔。

思見詩人託詞寓意之妙。所以風人美正刺

諷。則或摹寫其詞以為懲勸。皆不必正為其人

之言也。且雅體視風為嚴。王者勞下尚托為其下之言。以擬議情事。感動人心。而國風諸詩。獨斷以本文為正。如行露。氓者之類。皆以為婦人所自作。拘之甚矣。有如四牡。杜無禮經。及左國明文。可據其不定為久。役而怨其上者乎。毛鄭之流。雖百口何從辨哉。

皇皇者華

子夏序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

子貢傳遣使臣也。

皇皇者華。子彼原隰。馳驅征夫。每懷靡及。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驅。周爰咨諏。我馬維駒。六轡如絲。載馳驅。周爰咨諏。我馬維駟。六轡沃若。載馳驅。周爰咨諏。我馬維駟。六轡既均。載馳驅。周爰咨諏。鍾曰：似訓詩體。又曰：大哉。王言千古。君道相道不出于此。不獨告使臣而已也。

常棣

子夏序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子貢傳燕兄弟也。

徐曰：鹿鳴諸篇詞多和平。此篇多激烈之氣。哀婉之詞意。若有所懲創。則為周公東征以後之作無疑。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原隰哀矣。兄弟求矣。

陸曰：懷字情。上見力求字力。上見情。唐曰：兩矣字。亦見至情所迫。自是不得不爾。

言辭與小雅

眷今在房。兄弟急難。無有良朋。况也永歎。鍾曰：不要說壞朋友。良朋實有此時勢。如所謂老母在身。未敢許人之類。濼初曰：越說得好。朋友熱腸無可如何。益見兄弟妙處。每有字有味。與雖有不同。兄弟閔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濼初曰：閔牆二句。非經處骨肉之變。情深人不能道出。務字所該。殊廣。今草草只在侮字看過。不知侮特務中之一端耳。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徐曰：五章承上接下，作一扭子。文有頓挫，有起

伏。章法妙品。沈曰：文氣至此一頓，故又開其

說于安樂。濛初曰：有不如友生一轉，便自開

生。文章家要知此法。

饋爾邊豆，飲酒之饌。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徐曰：此二章揣摩人情極為真懇，且將世情反

看便了此旨。鍾曰：讀此見五倫相須為用之

言詩翼小雅

六

妙。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徐曰：乎字提醒世人，最為切至。古人文字極警

策處。詩家落筆，有此榜樣，豈非高乎。

鍾曰：說得委曲真至，要哭要笑，只是一真。徐

曰：此詩描寫人情備極巧妙，可恣可涕，可舞可

歌。聖人之言，正如化工有物，非復人力所能庶

幾也。

伐木 傳見鹿鳴

子夏序：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未有

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

民德歸厚矣。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

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伐木許許，釀酒有真。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

微我弗顧。於祭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

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言詩翼小雅

七

伐木于阪，釀酒有衍。邊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

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醑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

造我暇矣，飲此湑矣。

徐曰：尊者不敢必其來，兄弟則曰無遠，立言之

法也。唐曰：湑我醑我，是古人例句法。濛初

曰：連用五我字，殷勤之意可掬。

天保

子夏序：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

以報其上焉。

子貢傳大臣所以報王也。全南山有臺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亦莫不賚。

徐曰。俾爾等句法。皆極其形容之辭。各次句俱

足上句。除字。奇句法妙品。

天保定爾。俾爾馘穀。馨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言特異小雅

八

吉鵠為饗。是用孝享。禴祠蒸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為爾德。

陸曰。民之質矣。四句。分明是擊壤謠歌景象。

又曰。時至成周。民風日趨于薄。故鹿鳴言視民

不佻。此言民之質矣。俱有深意。又曰。雖極其

稱頌。而馘穀徧德二語。自是頌中有規。徐曰

以徧為爾德一語。便合規諷意。君如不德。民何

則焉。此古人立言之妙也。

如月之恆。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鍾曰。此章取譬寓意尤深妙。又曰。前後九如

字。筆端飛舞。徐曰。或字。字法妙品。或者不知

誰何之詞。舊福方來。而新福已繼。不知不覺。已自有在。

鍾曰。章法妙。

采薇

言特異小雅

九

子夏序。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

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勤歸也。

子貢傳勞師也。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饑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

不遑解止。王事靡盬。

不追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濛初曰：我行不來，奮然自誓，壯氣凜凜，自與不我活，今不同此風雅正變之所以異也。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鍾曰：教之奮揚，教之戒懼，不是身家語，然為身家計，亦不出此。固承上章忘身忘家說，然亦為

言詩翼小雅

未章歸期，張本矣。徐曰：讀君子所依二句，想

見古人用車之法，今宜模倣此意，變通其制度，極是兵家根本之策。若以房瑄為口實，豈非懲

嗜廢食乎。豈古無以步騎敗者乎。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徐曰：君勞其臣而曰莫知我哀，其知之也。不亦

深乎。味此一言，真足使人肝腦塗中原，膏血潤野草而不悔矣。唐曰：君門萬里，誰識邊情，千

里歸途，轉成傷恨，所謂莫知我哀者也。

總評：濛初曰：歲暮歲陽雨雪等語，明示以還役之期。

以安其心，玁狁之故，我戍未定，王事靡盬，豈敢定居，豈不日戒等句，微挑其急公之義，以作其氣，饑渴傷悲及莫知我哀，暗寄其軫惜之周，以動其隱，只此篇章之末，具撫馭大作用在。

出車

子夏序：勞還率也。

子貢傳：勞將帥也。

言詩翼小雅

我出我車，于彼攸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旒矣，建彼旒矣。彼旒旒斯

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况瘁。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旒旒央央。天子命我

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徐曰：闕以外將軍制之，故一則曰我出我車，再

則曰我出我車，將受命于君，故曰自天子所，天子命我。

言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嘤嘤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陸曰：往來之情，結于簡書，將帥語意與戍人迥別。想北伐之餘威，擬西征之新命，將帥妻語意與戍人室家亦自別。徐曰：薄伐西戎，蓋室家

思念無所不至，故作此意外之想，正是詩家三昧。鍾曰：極占地步之想。此說五字思，印中四情少，地取唐人前手。

言詩翼小雅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芣裊裊。執訊獲虺，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徐曰：室家方思，維猜度而南仲忽歸，乍然相接，猶疑是夢，此等情致，詞家真祖。鍾曰：末二章，生發得妙，看其筆亦靈活。

杖杜

子夏序勞還役也。

子貢傳勞戍也。

有杖之杜，有皖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

女心傷止，征夫遄止。

有杖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鍾曰：詩以物紀時，後人無此筆端。陸曰：卉木代杖杜二字，恰是女子口中悲念語。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輶，四牡瘡瘡。征夫不遠。

徐曰：及期而望，曰女心傷悲，過期不至，曰憂我父母，其憂有進焉者矣。可見古人立言之法。讀

言詩翼小雅

古人文字全要領取此等機軸。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為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南陔

子夏序孝子相戒以養也。

白華之什

白華

子夏序孝子之潔白也。

華黍

子夏序時和年豐宜黍稷也。

魚麗

子夏序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于憂勤。終于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

子貢傳魚麗嘉魚瓠葉皆所以燕大臣也。

魚麗于罍。鱠鱉。君子有酒。旨且多。

魚麗于罍。魴鱧。君子有酒。多且旨。

魚麗于罍。鱣鯉。君子有酒。旨且有。

言詩翼小雅

十四

沈曰。荒獨稱魚者。北方羊牛多。而魚火舉。其貴

者言之耳。餘做此。諺云。秦水無魚。至今猶然。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物其旨矣。維其借矣。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唐曰。前着一且字。後着一維字。想見古人意所

重處。鍾曰。覆說一過便深。濠初曰。後三章

首句各以次頂前三章末一字。其體似是以後

仲前。蓋酒是燕名。原可以該物也。

由庚

子夏序萬物得由其道也。

南有嘉魚。傳全魚麗已見

子夏序樂與賢也。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衍。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衍。

翩翩者雛。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言詩翼小雅

十五

崇丘

子夏序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南山有臺。傳全天保已見

子夏序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

萬壽無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

萬壽無疆。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作。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南山有枸。北山有楸。樂只君子。遐不作。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鍾曰。通詩德壽二字相錯。似亂似整。亦非後人

筆端。沈曰。雖通是贊美之詞。而未嘗不諷之

以惠。勉感召之理。是之謂盛世之雅。

言詩小雅

十七

由儀

子夏序。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

蓼蕭

子夏序。澤及四海也。

子貢傳。蓼蕭。常常者華。湛露彤弓。祭屬采。未皆天

子之燕諸侯也。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我心寫字妙。今燕笑語兮。

是以有譽處兮。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

言詩小雅

言詩小雅

言詩小雅

言詩小雅

言詩小雅

言詩小雅

言詩小雅

言詩小雅

言詩小雅

言詩小雅

十七

子夏序。天子燕諸侯也。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德。

言詩小雅

言詩小雅

孔門兩弟子言詩翼

吳興凌濛初輯

小雅二

彤弓之什

彤弓 傳全蓼蕭已見

子夏序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彤弓昭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魏曰惟貺出于中心故卽饗卽授不踰時而決。

若有一毫市恩懼逼之意則赤族之事已伏于

言詩翼小雅

十八

刊印之初而烏畫予藏禍不旋踵則以無中心之貺故也。鍾曰寫得感激。

彤弓昭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

一朝右之。

彤弓昭兮受言察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

一朝醕之。

菁菁者莪 傳作青莪全鹿鳴已見

子夏序樂育材也。君子能長養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徐曰載沉載浮善言情致古云汎乎若不繫之

舟卽是此意。又曰休字正對浮沉言字法妙

品。

六月

子夏序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

言詩翼小雅

十九

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

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

矣。采芣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

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

友缺矣。白華廢則廉耻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

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

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

有臺廢則爲國之基墜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

理矣。蓼蕭廢則恩澤垂矣。淇露廢則萬國離矣。形

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子貢傳北伐也。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鍾曰：命將出師，句句是天子氣象。濠初曰：干

鄭解云曰：按左氏計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

易，卽此于字。

比物四驥，兩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

言詩翼小雅

于

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沈曰：首二句便見中興氣象。鍾曰：二語深妙

亦不獨可說馬。

四牡修廣，其大有颺。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

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

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戎車既安，如軒如駟。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

至于太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鍾曰：如輕如軒，考工記累言不盡四字寫出。

又曰：玩文武二語，知古者爲將不易。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未久。飲御諸友。

包繁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濠初曰：張皇軍容，終以飲至，諸人聚飲，舉重一

人如此末章末句，是千里來龍到頭結穴。

采芑

子夏序宣王南征也。

子貢傳南征也。

言詩翼小雅

三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舊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

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

簠簋魚服，鉤膺鞶革。

鍾曰：論兵制約而盡。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舊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

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軈錯衡，八鸞玲瓏。服其命服。

朱芾斯皇，有珌葱珩。

沈曰：芾珮臨戎，殊有孔明羽扇羊祜輕裘之意。

徐曰：朱芾斯皇，有珌葱珩，古人句法，倒用以

為筆絲，如楚詞云：吉日兮辰良。

獻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

歸于之試。方叔率止。古文法。鉞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

伐鼓淵淵。振旅闐闐。

蠢爾蠻荆。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

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

征伐玁狁。蠻荆來威。

鍾曰：征伐玁狁，蠻荆來威，妙于論將。妙于論兵。

陸曰：要如此是作于承命啟行時，故詞氣雍

容如此。

車攻

子夏序：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

復文武之竟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于東都。

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子貢傳：車工吉日閱武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麗麗，駕言徂東。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旒設旆，搏獸于敖。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

徐曰：中興氣象人心，所謂今日復見漢官威儀。

決拾既伙，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四黃既駕，兩驂不倚。倚，理也。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鍾曰：四語狀太平氣象，大道理大議論。徐

曰：蕭蕭二語，形容靜治，最為曲盡。王簫蕭，嘽嘽

林逾靜，鳥鳴山更幽，出于此。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徐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曰行百里者半于

九十，言末路之難也。宣王赫然中興，幾復文武

之舊，而迫其晚節，竟以鮮終，則展也大成之一

言已，逆窺而微諷之矣。為此詩者，意亦吉甫之

流與。鍾曰：末二句一篇本領。

吉日傳：全車工已見。

子夏序：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

其上焉。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

從其羣醜。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鹿麋麀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濛初曰此云庚午上章只用戊字便不須更及支矣古法簡妙每如此。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儻儻俟俟或羣以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徐曰百物改觀非復昔之凋耗矣形容如畫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豸殪此大兕以御賓客。

且以酌醴。

徐曰車攻吉日所言田獵之事春容爾雅有典有則有質有文後世長揚羽獵上林廣成未足窺其藩籬也。

鴻鴈

子夏序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

子貢傳懷流人也。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

哀此矜寡。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宜驩。

徐曰哀鳴嗷嗷淮南子窮者欲達其言勞人願歌其事。

徐曰此詩苦而得樂樂而思苦與黃鳥並觀可謂曲盡哀樂之變。

庭燎

子夏序美宣王也因以箴之。子貢傳勤政也。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徐曰夜未央是詰問之詞庭燎之光其料想之詞其交接處委曲圓轉妙不可言正是明珠走盤春鶯囀舌可想其義莫得其端。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晰晰君子至止鸞聲嘒嘒夜如何其夜嚮晨庭燎有輝君子至止言言其流。

鍾曰夜如何其三問甚警

汚水

子夏序規宣王也。

子貢傳念亂也。

汚彼流水。朝宗于海。駟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唐曰言及父母誰不動心語未及卒意自疎然

鍾曰誰無父母四字問得意苦語微可思可

涕徐曰意有含蓄能動人

言詩異小雅

二十六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駟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駟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謔言其興。

鍾曰敬字自深此念亂之寔也

鶴鳴

子夏序誨宣王也。

子貢傳所以脩身也。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魚潛于淵。或在干涸。樂彼之

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籜。他山之石。可以爲錯。

鍾曰此詩如易之取象非譬喻也 又曰朋中

道理 剛透 日擊意到 拈着即是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唐曰只壹味一番興趣無限 陸曰逐節下字

比前章每進一步

祈父之什

祈父 傳本作折招

捨傳本此 篇在小雅

言詩異小雅

三

子夏序刺宣王也。

子貢傳折招○○道穆王西征。蔡公述民怨以

諫賦折○。折下闕三字折下闕一字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

祈父。置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瘠。

鍾曰三呼祈父已見其不聰矣

白駒 傳同鹿鳴已見

子夏序大夫刺宣王也。

鍾宣小正 延讀之後 後有小正 他篇發小 明文於是 違命不三 子折下是 招字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末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繫之維之以末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徐曰永字佳朝夕非末也臨行而朝夕不嘗未矣

皎皎白駒實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下遊思

鍾曰此章論出處之道甚深慎勉二字下得妙

母金玉爾音句與此二字正相呼應直是古人極善招隱者徐曰以慎曰勉非其志也只此二字便見挽留之苦幾欲墮淚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母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徐曰末章凄凉悲慨大有含蓄末二句音深調遠所謂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故曰長歌之哀過于慟哭其此之謂緣情之妙一至于斯又曰音非經國之言賢者

何肯復論時事乎但期聲問相通慰我離索猶勝波沉雨落耳此等是無可奈何之辭而真情

纏綿聞者凄絕何況身當此日口道斯言骨節多酸肝腸欲碎鍾曰遐心即遠心也考序注

作遠我之心豈未讀陶詩耶讀其室則邇其人甚遠及邇洞從之六句遐心二字不勞注脚矣

德唐曰明是詩人托為王者冀望之詞若留之自評上賢者不應去乃爾徐曰通篇俱是托言

與卷耳戰馳一例

黃鳥

子夏序刺宣王也

子貢傳民適異國○○○賦黃鳥國下闕四字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鍾曰不我肯穀言其薄不可與明言其昏昏者必薄

換舊在至風

室下十生
集本廿十
國可証

亦我我字
毛本作爾

黃鳥黃鳥無集于樹無咏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
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我行其野

子夏序刺宣王也

子貢傳士就親戚而莫之恤賦我行其野

我行其野蔽芾其樛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

復我邦家

鍾曰昏姻之故四字責得其深

我行其野言采其蕘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

言詩異小雅

三十

言歸思復

我行其野言采其蕘不思舊姻求我新特成不以富

亦祗以異

徐曰趨富厭貧薄俗之大喜新忽故人情之常

詩人抑揚其詞亦加人微罪之意也 鍾曰末

二句似為薄者開一生路然詞益怒而意益深

矣

斯于

子夏序宣王考室也

子貢傳落親官也 觀今作新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

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徐曰秩秩是狀近景幽幽是狀遠景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濛初曰周自姜嫄以來代有內助妣祖並稱詩

非無意

約之閣閣椽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跡

言詩異小雅

三十

殖殖其庭有覓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寔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典乃占我夢吉夢維何

維熊維羆維虺維蛇

濛初曰前五章官室之事已完此却因言及寢

而生出奇夢作生男女張本來其句法如常棟

喪亂既平章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濛初曰困寢生夢後因夢生占因占得祥段段

相生如新筍成竹逐節剝換 徐曰見古人

夢之法、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美之璋。其泣嗶嗶。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徐曰：寢之等句，俱見古人蚤豫教之法。又曰：

后稷之呱，實覃實訐，楊食我之生也。聞其聲，知其必滅羊舌民，則其泣嗶嗶，其為吉祥可知。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襦。載美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懼。

鍾曰：無非無儀四字，學問後世故精透之言。無非易知，無儀難見，所謂好尚不可為而泥惡手。

即此意也。

無羊

子夏序宣王考牧也。

子貢傳考牧也。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犍。爾羊來思。其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濕濕。

鍾曰：工于發端。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筭何筮。

或負其餼。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徐曰：羊之三百，牛之九十，是寫牛羊之羣數。角

之濈濈，耳之濕濕，是寫衆多之形象。或降或飲，或寢或叱，并牛羊之動止，間適悉從筆端畫出。

而九十其犍，三十維物，又摹寫牛羊之色，宛然雲錦在望。至于牧人之荷簞笠，負餼糧，取薪蒸，搏禽獸，無不殫述，則又可見牧人之從容自得。

言詩異小

而其追隨于淡烟微雨之中，出入于峻坂叢林之內，其景象風物，槩可想見於言外。麾之以肱，畢來既升，則所謂日之夕矣，牛羊下來者，又宛

然其在目。若披一牧人圖而閱歷之也。所謂詩中有畫。鍾曰：麾之以肱，二語非徒相習，亦幾

于忘矣。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旒維旗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旒維旗矣。室家溱溱。

徐曰：記日間慶人之富數畜以對若止三章，則

傳本作節

子貢傳
子貢傳
子貢傳

一庶人之富已耳有後一章便開天下國家之

大又曰味物之詩題面本狹只就本事發揮

則淡無義味故于結尾處必推廣言之然亦要

與本題不遠如葛覃味治葛而未言治服歸寧

七月二章味治蠶而未言女心傷悲以此詩皆

隨題外生意而與本題不遠此見古人作文之

法濛初曰忽入夢幻占驗既于然綴牧事作

波瀾復于描寫國象完局面是何等手眼法力

又曰天下原無牛羊如此蕃息而生聚未衆

言詩翼小孔

三

禾稼未登者室家豐年原不待夢而快然不生

此占夢一段正不見奇峯勝出異想天來耳

節南山

子夏序家父刺幽王也

子貢傳桓王伐鄭○○○家父諫之賦節鄭下

圖四字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惓

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沈曰不敢戲談見當時防川監口道路以目景

象蓋小人欲行其不平之政去有不先作威後

以沮人之議論者鍾曰不敢戲談亡國之象

然今上句看乃妙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

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惜莫懲嗟

鍾曰不平謂何問得若甚懲字妙嗟而不懲何

故于事

尹氏太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

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言詩翼小雅

三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大○好○擊○勿問君子式夷式已

無小人殆瓊瑣姻亞則無應仕

昊天不備降此勅訓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假

俾民心闕君子如夷惡怒是遠

不弔昊天亂迷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惓

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

鍾曰誰秉國成又問得妙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憂感靡所騁

徐曰所謂出門皆有礙誰云天地寬也鍾曰

是何世界。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憚。如相齟矣。

徐曰：既離復合。方怒即喜。小人之態。甚不可窺。

湖共事者。真畏途矣。鍾曰：如相齟矣。摹寫小

人。尤在此四字。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鍾曰：昊天二語。見天心。君心相通。相關處。洞觀

遠想之言。

家父作誦。心究王誦。式詖爾心。以畜萬邦。

言詩翼小雅

三

鍾曰：後二章不用過文。徑接到王身上。甚有本

領。可見從前說尹氏。句句是說王也。立言深妙

如此。

沈曰：全詩刺尹氏。而未以一言歸之于王。則本

未輕重自見。

正月

子夏序：大夫刺幽王也。

子貢傳：西周喪。退。○○○○。大夫傷之。賦正月。退

下闕四字。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

憂心京京。哀我小人。瘼憂以瘵。

鍾曰：一獨字。是古今亂亡通患。若憂之者。衆亦

不至亂亡矣。

父母生我。胡俾我瘵。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

徐曰：所謂一國之人皆狂。而反以不狂者為狂

也。

憂心悒悒。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弁其臣僕。哀我人斯。

言詩翼小雅

三

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麥麥。既克有定。

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鍾曰：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洞觀理數之言。伊誰

云憎。冷語說得醒。

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

詢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踏。維號斯言。

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蜴。

徐口謂天門句形容賢者處亂世畏言畏尾不

得自如之意。可為曲盡。鍾曰處亂世不得不

然。然使人至此國欲不亡不可得矣。

瞻彼阪田有莠其特天之抗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亦不我力。

鍾曰士居亂世。一退一不仕耳。讀此詩乃知

亂而可退。猶非亂之至也。徐曰。正其大雅率

由羣匹相反。大抵亂世之于賢人多如此。

心之憂矣。如以結之。今茲之正。胡為厲矣。燎之方揚。

為本作然

寧或滅之。赫赫宗風。衰如滅之。

終其未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輪爾載。

將伯助予。

鍾曰終其未懷一語何等熱心。

無棄爾輔。負于爾軛。屢顧爾侯。不輸爾載。終踰絕險。

曾是不意。

鍾曰看棄如威之。以後翁有此二章。議論是何

等念頭。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

左國之為虐。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浴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

憂心慙慙。

此彼彼有屋。歛歛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極。寄矣富人。哀此惇惇。

鍾曰此二語。正與曹風季女斯儂反看。徐

曰勞役之甚者。自較其輕重。故曰土國城漕。我

獨南行。困苦之甚者。自較其淺深。故曰寄矣富人。

人哀此惇。獨民生至此。亦可憐矣。

言詩翼小雅

字九

十月之交

子夏序大夫刺幽王也。

子貢傳。皇父專政。○○○○賦十月○○。政下關

四字。月下關二字。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

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徐曰孔之一字。詩人之意微矣。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

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濛初曰告凶告字特妙天不言以日月示之也
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萃崩高岸爲谷
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惜莫懲

徐曰野雉著怪高宗深動大風暴過成王怛然
二君亦知所懲也而卒成中興業幽王之亡不
亦宜乎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
蹶維趣馬楛維師氏豔妻嬭方處

沈曰豔徒有色也曰嬭薰灼也曰方處專寵
言詩翼小雅

也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卽我謀徹我牆屋
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

鍾曰曰予不戕二句醜是昏暴人口角
皇父孔聖作都子向擇三有事豈侯多藏不慙遺一
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祖向

陸曰孔聖二字分明指出皇父賣美聰明剛愎
自用情狀沈曰看來皇父是個豪暴附天之
人故曰豈曰不時曰予不戕曰孔聖

應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噤噤下民之孽
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鍾曰噂沓背憎四字多少藏轉
悠悠我里亦孔之瘵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
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做我友自逸

徐曰獨憂不獨皇父病之自傷之至想天下之
苦無甚于我者如四月民莫不穀我獨何害亦
是此意皆善言哀苦之情者鍾曰末二句善
于自處者多少怨尤濛初曰逸曰自逸明是

言詩翼小雅
燕雀怡室也故曰不敢做實是憂危深心非泛
欲盡臣職

總評濛初曰皇父之黨足召天變罪必擢髮難言何
只舉營向一事言之詩故云皇父特寵請城土
木繁興徒世家巨姓以實之人情懷土重遷傷

其獨見搜括故作是詩蓋詩作于營向之日而
突異其追言之者也玩其語意良然至末章云
我里孔痲獨不敢休明是此里中大室強被遷

徙役使者之言耳

國文就是
大匠揮去
廷臣問之
之竟

雨無正

子夏序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

子貢傳王室播遷大○○○臣閔之賦雨無其極大下開四字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旻天疾威弗處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象初曰據傳名雨無其極則元城劉氏所云韓

詩文篇首有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者其確

言時異小雅

無疾乃朱子以章句長短疑之謂非詩例詩之例何嘗以句拘耶即本篇亦自前後參差矣若

其序云正大夫刺幽王者則多因毛詩篇名連

序誤以題中正字移下讀而裝說耳此則朱子

非之爲得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勸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那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滅覆出爲惡

徐曰既滅既字字法與赫赫宗周二句同意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鍾曰讀此詩使人不敢言明哲二字然君子處

亂世身在局外乃可用此二字若在事中並用

得一敬字除此皆苟免矣故我友敬矣各敬爾

身各敬爾儀敬而聽之詩人屢言之也

戎成不退饑成不遂曾我替御憐憫日瘵凡百君子

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諧言則退

鍾曰聽言二句蓋出畏禍泄泄情狀

言時異小雅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苟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沈曰晉江夏太守楊珉議擊西陽夷諸將爭獻

方畧騎督朱伺獨不言珉曰將軍何不言伺曰

諸人以舌擊賊何唯以力耳以舌擊賊唯舌是

出者也何以力匪舌是出者也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徐曰巧言如流惟曰俾躬處休不責其矣于

人亦云可使惟曰怨及朋友不責其失足于人
詩人忠厚如此 鍾曰仕途中惟怨及朋友
自是良心今世亦無幾人 又曰二章似去
者若他自解免之詞先替他說出便開不得口
矣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爾思泣血無言不疾
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鍾曰末二句責得近情所以為盡情也

總評徐曰極其激切極其悲憤責人忠厚無踰此詩
前詩翼小雅 四卷 字四

小旻之什

小旻

子夏序大夫刺幽王也

子夏傳大○○○○○見天下翻六字

見天沃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遺何日斯沮謀臧不從
不臧終用我視謀猶亦孔之乂

鍾曰敷字好字面用在疾威上最苦

淪淪訛訛亦孔之矣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
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鍾曰末世凌碎傾險情狀往往用叠字寫得入
微二具字已成一雷同世界國微不亡不可得
矣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
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鍾曰我龜既厭即變盟意此更入妙執其咎三
字難言非膽識兼到不能 徐曰左氏鄭子驪

曰請從楚驛也任其咎又如衛殺孔達以說于
晉亦可謂執其咎者

詩翼小雅

五

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邁言是聽維
邁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徐曰如彼築室于道謀韓文衣食于奔走祖此
句法蘇庚殺越人于貨亦同

國雖靡止或聖或不民雖靡靡或哲或謀或肅或艾
如彼流泉無淪胥以敗

鍾曰此章望以用賢正是前三章謀字有歸着
處然止述賢者名目而不敢聲言用賢知其言
之無益而事之無濟血仆之流泉一嘆而已

濛初曰：民字亦見野有遺賢不在謀夫之列。

不辭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小宛

子夏序大夫刺幽王也。

子貢傳：○○○○相戒賦鳴鳩。上闕七字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言詩翼小雅

天命不又。

徐曰：壹醉日富，形容沉湎之人，漸漸沉湎之意。

其初僅一濡足耳，日甚一日，遂不可回，可畏哉。

沈曰：處亂世者，儀最要緊，觀南容以言行免

形戮可見。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蠶靡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鍾曰：取譬甚妙。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爾月斯征。夙興夜寐，

不務爾所生。

徐曰：相戒之意畢此一章，然如此便了，却是硬

局無餘味矣。又以後二章發他，有餘不盡之意。

思致完足，如河流百折終歸大壑，文之有機有

勢者。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徐曰：二宜字一言之間，悲慘之意可掬，與葛屨

可以履霜，可以字同。鍾曰：二宜字可憐，握粟

言詩翼小雅

二句不待讀竟而局促畏懼情形可掬矣。唐

曰：握粟出卜，即屈原卜居之意，執吉執凶，何去

何從，心緒倉皇，不知所以自免，握粟原非實事。

濛初曰：淵明粟在瓶，此詩人粟在握，各以一字

字退出，貧形。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鍾曰：前章念字，懷字，無黍字，精神在此寫出。

摠鍾曰：此詩自是一篇家箴，不獨處亂世，且然之

又曰此詩由泗水同青而說得詳至次章至末章便可作我友敬矣注脚徐曰此詩五典各有深致托意婉篤寓意高遠比物連類莫妙于此屈原雖長于譬况自當北面那得厲行

小弁

子夏序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

子貢傳○伯奇○○○後○鄰大夫閱之賦小弁

上闕一字奇下闕三字後下闕一字

則文有二
字實是尹
字後下是
字餘未
詳不
此是

弁彼鸞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

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鍾曰歸飛二字妙鳥得所歸而飛不若子之無所歸也

跋跋周道鞠爲茂草我心憂傷怒焉如搆假寐未曉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

陸曰首二句雖足興意若恍見異時黍稷景象

鍾曰古今說憂盡此數語維憂用老較沉痛

令人老減却一字覺其中裁轉更多此古今筆力不相及處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非父靡依非母不離于天不離于稟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鍾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有此反躬自盡乃可作許多憂怨之語徐曰不歸于毛不離于稟

是驚惟不自信之辭四句宛然世俗語言亦自可味鍾曰我辰安在窮極之思

莞彼榔斯鳴蜩嘒嘒有濯者淵崔葦泝泝譬彼泚水不知所徇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雝尚求其雌譬彼壞木

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徐曰壞木無枝即殷仲文所謂生意盡矣又曰此二章典意之下又以譬喻爲正意此詩是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燼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鍾曰維其忍之一語是廢立之根徐曰此詩到此求哀乞憐之意不復可加固迴避之方更無餘術已是盡情語盡頭下

信讒推原見廢之本無易由言又推原信讒之本意外生意情外生情况到末段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其冀望感愜愈深愈微綢繆總甚于痛哭文章之妙一至于此

君子信讒如或隨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椅矣析薪枕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逃我梁無發我筈我躬不閱遐恤我後

鍾曰不舒究之聽言也耳屬于垣出言也口為言詩訓小雅

禍福之門可畏哉徐曰周宗既滅未然作已

然語臣之于君危言以激之也無易由言耳屬

于垣已然作未然語之于親微言以諷之也

文之變幻如此可謂極才人之致矣又曰說

到秉心之忍語意已盡後二章亦是餘文如賦

家亂體然却節外生枝不似後人開門閉戶也

評徐曰此詩發明悲怨萬轉千迴繞心刻骨盡處

家人父子之變更無別路但有哀傷痛割而已

然曲喻罕譬統諷微規動以至情觸以天性

復金玦長辭銅龍永絕猶倦倦望君一語不獨情致曲盡其文亦不在東山棠棣下矣

巧言

子夏序刺幽王也大夫傷于讒故作是詩也

子貢傳大夫傷于讒○○巧言下開二字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

予慎無罪昊天泰憮予慎無辜

鍾曰已字泰字猶今人言勾了也不容後加之

詞

言詩訓小雅

亂之初生僭始既濟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

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鍾曰僭始既濟四字為古今亂本入徵徐曰

僭始句形容讒人之希賊微巧與夫聽讒者之

昏惑紛疑四字之中兩般情狀兩折殆盡又

曰怒則賊殺去矣則則累肉養生沮如築堤壅

水已如斬草除根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也

亂是用餒匪其止共維王之印

徐曰：盤盟則亂長，信盜則亂暴，孔甘則亂。

句造字各各相應，如巧輪植輻，一袖一鑿毫髮

不爽。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蠱鬼，遇犬獲之。

鍾曰：正意後足，此躍躍二句筆端便妙。

在梁采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鍾曰：數字妙，不得作辨字解。曰：數辨不足言矣。

言詩翼小雅

至

巧言二句，正可與孟子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

恥焉參看。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既微且極，爾勇伊何。為爾將多，爾居徒幾何。

鍾曰：寫得痛快。唐曰：國家之有小人，其強悍

跋扈者多易敗，而好深詭譎者多難驅。此何以

故為其心如重淵之不可窺，而知之實難。其言

如懸河之不可禦，而辨之實難。此其所以卒至

覆國不然，雖有羿豸之權力，章蔡之結黨，決而

除之如發蒙振落耳。詩人由心不覺知言不

辨而始推及于黨，不難除，意深遠矣。

何人斯。子夏序：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而絕之。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鍾曰：其心孔艱四字，一篇主意，所謂以極反側也。

言詩翼小雅

至

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喧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

鍾曰：牽說二人立言甚妙。末二句寫出小人反

覆情狀。徐曰：末二句已絕于今，而言昔時見

顧之厚，委婉之意，可掬而寄，諷實深，言內言外

各極其致。

彼何人斯，胡逝我梁。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徐曰：聞其聲不見其身，形容諱人情狀，如鬼如

雖可鄙可羞，不愧二句。上指下，盡無辭祇對。

首汗顏而已。

彼何人斯，其為颯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攬我心。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吁。

鍾曰：前四語亦自寫小人卒遽之意。徐曰：三

章至五章皆模寫小人詭秘急遽之狀，所謂兔

兔遇犬莫能遁矣。

言詩翼小雅

五四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吾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

鍾曰：此章自處甚厚，亦甚高。小人無處生活矣。

深初曰：小人心不喪，如象之見舜而怵懼。

是也，只是望其來見，妙甚。

氏吹壘，仲氏吹簫，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

鍾曰：此章發出始者不如今二句之意，和盤托

出矣。

公孫龍曰：不可得有視面目，視人問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徐曰：此詩溫厚和平，委曲漸次，畧無忿疾之意。

真可謂之好歌。然其人之心事暗昧，蹤跡詭秘。

翻雲覆雨之態，發露無遺，真可謂之極反側所。

謂綿裡藏針。只此兩言已是一詩斷案。濛初

曰：前已明明描出一鬼蜮之形，至此方罵出鬼

蜮二字來，乃又不直罵而反言鬼蜮則不可得。

視然面目之人，乃如此乎羞之益深且刻矣。

言詩翼小雅

五

鍾曰：此處用好歌二字，譏人愧死。

徐曰：既諧矣，復何面目見之，所以欲見而難于

見也。通詩俱言其可以見而不來，惟欲以一見

為快，則彼愧汗難前之態，宛然而讒構之罪，亦

不待言而顯矣。以此相責，正如控西秦之鏡，臚

魅莫逃，飲上池之水，肺肝盡見。曰：作此好歌

以極反側語，語刺心，針針見。曰：責人忠厚

猶見其皮毛，未領其旨趣也。曰：寫暴公百

千閃爍逃避之狀，着骨着髓。曰：一個頁內

之聲生出許多醜態耳微詞緩調無可藏身真甚

于射虎有北之投也 又曰暴公是蘇公故交

故此詩猶以交情責之不然入門還人等語為

不情矣然彼何人斯鼓呼之若不識姓名者

其妙在此 沈曰通詩只末章以極反側一言

盡之計暴公之為人不過是反側二字蘇公一

篇之旨不過極之一字

巷伯

子夏序刺幽王也寺人傷于讒故作是詩也

言詩裏小雅

子貢傳幽王○○○○巷伯王下闕六字

巷伯 巷伯成是具銀彼諂人者亦已太甚

咳兮慘兮成是南箕彼諂人者誰適與謀

緝緝翩翩謀欲諂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

捷捷幡幡謀欲諂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

鍾曰二章身罹其禍代為之謀似諱似呆妙甚

妙甚 潦初曰惡惡如巷伯其辭已露甚此二

章以常理詰之休之深冀其非及非所謂忠告

也慎爾言豈不受俱是冷語 沈曰猶人言也

頭仔細有時轉到女也

騎驕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鍾曰視字妙即俗所云看他不過也禍福意且

落下一句

彼諂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諂人投界射虎射虎不食

投界有北有北不受投界有吳

鍾曰無可奈何反作此奇想 陸曰再說不誰

適與謀比前自覺恨恨

楊閣之道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百君子

言詩裏小雅

敬而聽之

谷風

子夏序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子貢傳朋友○○○○之○○風友下闕五字

言詩裏小雅

言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

女

言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

言詩裏小雅

徐曰維予與女義同鷄鵲女轉棄予別有參商
次章之意更甚實予于懷如漆中之投膠棄予
如遺則道旁之散葉鍾曰實予于懷形容小
人之交如畫唐曰古詩云棄我如遺跡加一
斷字發明為妙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
思我小怨

沈曰友本以患難相依安樂棄之而詩人若不
忍直言猶以大德小怨分任其辜亦成不以富

言詩翼小雅

亦祇以異之意也鍾曰千古交情交道不終

祇為此二語胸中有一怨字則免此病矣

蓼莪

子夏序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耳

子貢問○思○○○母賦蓼

○上開六字思下開六字下開一字

蓼莪者義匪我伊蒨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鍾曰匪我伊蒨二字化生

俱從哀哀二字生來

者我匪我伊蒨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蒙初曰次章本無異義然單起則體薄末以南

山二章作收亦然深于詩者知之

餅之馨矣維靡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

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鍾曰餅之馨矣二句取譬工妙似亦古有此語

入矣二字苦甚讀靡至二字覺窮人無所歸語

為煩唐曰鮮民即今人言孤子也雖若泛言

實深是痛恨又曰抱苦在心善辭不自得神

言詩翼小雅

魂不定悵悵無所之銜恤靡至四字形容真切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育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

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濛初曰連下數我字是詩人最情深處有撫躬

自念光景有置身無地光景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大東

子夏序刺亂也東國困于役而無財諱大夫作

一 是詩以告病焉

子貢傳厲王之時諸侯勞○○○賦小東勞下關

三字

有饒簋殽有秣棘七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
小人所視詩多結字瞻焉顧之詩多結字潛焉出涕

沈曰思其如砥有不砥者矣思其如矢有不矢者矣周道依然般視垣異所以涕也 徐曰潛

焉出涕令悲蓄怨所謂望城欲哭也

小東大東杼軸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言詩與小雅

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有冽洗泉無浸穫薪契契寤嘆哀我憚人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鍾曰亦字甚悲

衆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意是來私人之子自僚是試

其酒不以其漿鞞鞞佩璫不以其長維天有漢亦亦有光跋彼織女終日七襄

沈曰或以其酒四句極狀西人細鍊用如

七襄不成報章

有長庚有秣天畢載施之行

有箕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極之揭

沈曰維天有漢以下窮感無聊之詞若日取之地者已竭矣意者其望之天乎蓋意其有助則

見似助者而欣然喜意其有害則見似害者而感然悲憂惶困迫之人大抵情事如此 鍾曰

言詩與小雅

六字

歷數牽牛織女啓明長庚天畢南箕北斗想頭甚奇出語似謔顛倒淋漓幻鼓舞摠見窮極

呼天常態生出許多波瀾耳不必明解不必深求如痴人說夢也晉主所云長星勸汝一杯酒

大近此意 又曰要知織女豈終古在天有周盛時亦曾見之愁歎之生怨失望之時處處歸咎耳 深初曰深愈深愈然

筆端恍惚不可端倪告匪千古無兩

四月

子夏序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與

馬

子貢傳○○○○賦四上闕五字下闕一

字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奚其適歸

漆初曰共勝字妙秋日百卉未盡凋枯且有開

花者結實者然其受病政盡在此時 陸曰蕨

矣二字言亂離來病人也其聲凄然

古詩翼小雅

冬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敷我獨何害

唐曰獨舉三時而不及春以春日暄妍萬物和

與與亂世景象原不同自古治日常火亂日常

即此時可想見

嘉卉侯榮候梅糜爲燧賊莫知其尤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措禍曷云能穀

徐曰我日措禍所謂緇繳充蹊坑窞寒露舉手

掛網羅動足觸後械也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

鍾曰善想苦詞

山有蕨薇黑有杞椹君子作歌離以告哀

徐曰維以告哀不敢他及也當時之亂使人恐

恐不敢言蓋可想矣

北山之什

北山

子夏序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于從事而

不得養其父母焉

子貢傳懿王之○○勞於○○事賦北山之下

闕三字於下闕二字

陔彼北山言采其杞借借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

憂我父母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

我從事獨賢

陸曰獨賢是不均好名目 鍾曰獨賢二字立

言世妙原不必深解而喜我未老二句似爲獨

賢二字下一注脚筆端之妙如此

經管四友

徐曰及以王為知已忠厚之至也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栖遲偃仰或王事鞅掌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為

沈曰後三章雖言勞逸之不同亦只兩兩言之

使人自察有告勞之意無怨怒之詞此北山之

所以為厚也 陸曰有數或字未嘗粘着自已

而已隱然在中 濼初曰忽用數或字勞逸間

舉筆端淋漓入化

無將大車

子夏序大夫悔將小人也

子貢傳大夫○周人諫之賦無將大車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祗自底兮

鍾曰詩以頓字言憂妙矣又曰不出于頓更妙

更苦頓者沉憂之人胸中若有一物而又無可

指不出即沉字意循風如有隱憂細玩如有字

可得不出之義

無將大車維塵離兮無思百憂祗自重兮

小明

子夏序大夫悔仕于亂世也

子貢傳厲王出居于蕤○○○○賦小明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芄野二月初吉

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黃念彼其人涕零如雨

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純曰念彼其人非妬之羨之也末二章正是念

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其人瞻瞻懷顧

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昔我往矣日月方與焉云其還政事愈感歲聿云莫

豈不懷歸畏此及覆

陸曰：采蕭獲菽，正收拾過殘年光景。唐曰：古

詩出，獨傍徨，愁思當告誰引領，還入房淚下

霑裳衣。鍾曰：反覆二字，不經亂世不知。沈

曰：亂世之末流，若者行，若者皆不得其所以罪苦

譴怒，反覆觀之，則僚友之處，亦豈有樂事哉

所以思之而涕零也。方悲已而忽念人，憂傷中

之轉境多如此。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

式穀于女。

言詩翼小雅

六六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

介爾景福。

鍾曰：一章不獨忠告于友，因亂時艱，勉以共濟

此從一念憂國之心出之。

鼓鍾

子夏序刺幽王也。

子貢傳：昭王南○○○○大夫憂之賦鼓鍾。

下開五字

鼓鍾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允懷不泯。

鍾曰：聞樂而憂時事可知。徐曰：懷者但懷其

人，不言懷之所在，含蓄無盡。

鼓鍾喑喑，淮水泔泔，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鼓鍾伐藜，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徐曰：妯字妙甚于傷悲。

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簧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徐曰：其辭愈隱，其意愈微。鍾曰：言外深悲。

總濛初曰：此詩之刺，最為微婉。若非憂心一句，朱

子必以為升歌雅樂矣。

言詩翼小雅

六七

楚茨 傳見信南山

子夏序：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

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也。昔何為我，執黍稷，我黍與稷

我稷與真，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為酒食，以饗以祀

以妥，以備，以介景福。

鍾曰：力農說到末祀上，自是農事之重

可知也。

濟濟跄跄，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肆或將，或肆或將

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

以介福萬壽無疆
執爨踏踏為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為豆孔庶
為賓為客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
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鍾曰二卒字妙無倦之意

我恐煖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必芬孝祀
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巨既敷
禾錫爾極時萬時億

言詩翼小雅

鍾曰如幾如式妙想深文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
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
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鍾曰說來設然楚詞九歌語多本此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般既備莫莫具慶既醉既飽
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子孔時維其晝之
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鍾曰上數章卑指公卿一身之下及于孫留此

信南山

一着在燕私稱慶內所謂百人竿頭更進一步
最見警策 鍾曰孔惠孔時四字透盡祭義

信南山

子夏序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
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子貢傳南山楚茨甫田皆所以勸農也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嘒嘒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
南東其畝

鍾曰多少經制包此南東其畝四字內

言詩翼小雅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霡霂既優既渥既霑既
足生我百穀

鍾曰同雲二字妙于寫景

疆場翼翼黍稷彧彧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畀我尸賓
壽考萬年

鍾曰翼翼二字見農事

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刺是瀝獻之祖曾孫壽考
受天之祜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絜其粢以啓其毛

其血骨

是蒸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

萬壽無疆。

甫田 傳全甫山已見

子夏序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俾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

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

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

言詩異小雅

士女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田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

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鍾曰寫盡上下憂勤歡欣光景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

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

無疆。

大田

子夏序刺幽王也。言於寡不能自強焉。

言詩異小雅

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

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鍾曰戒字有意

方既皂。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蠹賊。

無害我田。稗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鍾曰立言有次序

有滄。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

穰。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言詩異小雅

鍾曰用我二語不特明于大義亦是上下之情

所生。又曰陳者以食農人。棄者以利寡婦。何

其意之廣而審也。前事可為懼。吝者之戒。後事

可為暴殄者之戒。唐曰餘利之遺。原非為寡

婦之故。只極言豐年之有餘。乃文字餘波處。

潦初曰彼有四句。便是秋收圖。于樂歲粒米

狼戾語。不能及此氣象。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田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

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

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

無疆。

瞻彼洛矣

子夏序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

子貢傳瞻彼洛矣。鴛鴦魚藻皆諸侯所以報天子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師。

徐曰作字有以身率之而群下皆奮揚之意。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韉琫有珌。君子萬年。

保其家室。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徐曰言講武而先稱洛水之勢者。所謂據天下

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足以起天下之朝宗也。

自古都會必居大川之側。以四方朝貢諸侯為

易。如在渭之將。豐水東注。觀禹貢所列貢道。此

意可見。豫初曰周之衰也。受制于強諸侯。乃

先王講武。必于會諸侯。時意深遠矣。宣之田獵

京都會同布綱。張我得其遺意。

裳裳者華。傳全才。而已見。

子夏序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誚。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觀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觀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觀之子。乘其四騮。乘其四騮。

六轡沃若。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存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鍾曰。本二語。妙理妙情。妙文。所該深遠。

桑扈。傳全。麥蕭已見。

子夏序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勳無禮文。焉。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之屏之翰。百辟為憲。不戢不難。不戢不難。

兇觥其觶旨酒思。榮彼交匪。款萬福來求。

鴛鴦 傳全曉彼洛矣已見

〔子夏序〕刺幽王也。思古明王文于萬物有道自奉

養有節焉。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鍾曰。戢其左翼。妙于觀物。

乘馬在庭。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

乘馬在庭。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言詩翼小雅

頌弁

〔子夏序〕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

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

〔子貢傳〕燕親戚也。

沈曰。玩末章詞旨哀傷。必非盛世之詩。而朱子

不從小序。則幾于依木行滯之篇矣。

有頌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

兄弟匪他。鳥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

〔見君子〕庶幾說解。

鍾曰。匪他二字。復得妙。庶幾二字。最得深。

有頌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

兄弟具來。鳥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炳炳。

〔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有頌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

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

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沈曰。相會之始。為此危語。以相感動。極歡趣耳。

與山樞不同。

言詩翼小雅

車臺

〔子夏序〕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妬。無道並進。讓巧

敗國。德澤不加于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

作是詩也。

〔子貢傳〕樂親昏也。

沈曰。此時不從小序。可以為風。不可以為雅。

問關車之秦兮。思變季女。遊兮。儻匪渴。德音來括。

雖無好友。式燕且喜。

鍾曰。問關二字。說車自有妙理。此詩匪渴深干。

饒渴 又曰古人燕會重好友此言甫所以樂張仲也

依彼平林有集維鵙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

雖無青酒式飲庶幾雖無嘉穀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隊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滑兮鮮我觀爾我心寫兮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騤騤六轡如琴觀爾新昏言詩真小雅

以慰我心 青蠅

子夏序大夫刺幽王也 于貢傳厲王信○大夫憂○賦青蠅 信下闕一字

憂下闕一字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謠言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相訕諷 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

賓之初筵

實竹本云 賦文食案 飲酒無過 四字

子夏序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媒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酒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

子貢傳衛武公○○○○賦賓之初筵 公下闕四字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遵豆有楚設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借鐘鼓既設舉醕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

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齊舞笙鼓樂既和奏丞衍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

言詩真小雅 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日樂各奏爾能

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鍾曰射祭中藏飲字甚妙 又曰洽字妙禮樂

合一之旨不宜作文字看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木醉止威儀反反日既醉止

威儀悻悻舍其坐遷屨舞倦倦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日既醉止威儀悻悻是日既醉不知其秩

鍾曰古人造酒原多為祭祀燕饗而設故此詩從射祭說起文甚典則此章仍以賓之初筵一

語接之似亦承射祭之飲始於終亂如此蓋嘗
時或有此事射祭禮法之飲其失如此則凡飲
可知故因以為戒不然首二章覺無謂後二章
又不相蒙

賓既醉止載號載嘷亂我遊豆屢舞傲傲是曰既醉
不知其郵劍弁之儀屢舞僇僇既醉而出並受其福
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鍾曰寫出飲中惡道為下文恥字張本 又曰
既醉而出不獨有節飲中之趣亦不出此所謂
言詩真小雅 五八

惟酒無量飲之聖也並受其福一語尤妙觀古
今酒禍如此之真竝字亦當玩之 濛初曰灌
大使酒罵坐禍連觀其與之併命方知既醉而
出並受其福豈非良規

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戒
不醉及恥式勿從謂無俾大忌匪言勿言匪由勿語
出醉之言俾出童殺三爵不識別故多又

徐曰由醉之言俾出童殺此兩語分明是對
醉人說話可見古人模範之分明是傳神肖

也評議此言亦是令醉人滿滿汗下 又曰
武勿以下皆木上文反恥來都是不醉者意中
事欲告之醉者而不可得想見代他羞愧情狀
日不忍視中不能安分明相心跌足之態宛然
在口

魚藻 傳全賸彼洛矣已見
于夏序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
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魚在在藻有頌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
魚在在藻依于其漚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鍾曰二在字聯得妙
采菽 傳全麥蕭已見

于夏序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
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故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
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

鍾曰雖無予之無限深情又何予之緣繞

感涕漚身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翼翼
鸞聲嚶嚶載駉載駟君子所宜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紕天子所予樂只君子
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
子萬福攸同平乎左右亦是率從

泚泚楊舟緋纒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之君子
福祿膺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唐曰左右之從優游之戾皆是作詩者用意點
旨詳翼小雅

緜處題外生意復翻出一段餘波 鍾曰優哉

游哉即有來雍雍正意亦是二字想見優游之

神

肩予

夏序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
相怨故作是詩也

子貢傳兄弟不○○○之○○○不下闕四字
之下闕二字

辨駢角弓。翻其反矣。兄弟昏媾。無胥遠矣。

徐曰角弓雨雪二興俱有妙致委蛇添切可玩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傲矣

鍾曰爲君子有微猷二語張本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瘡

徐曰衛叔實曰入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
可以理遣况兄弟之間乎雖或以不善相加不

無出于過誤吾惟以慈念攝之雅量容之則弘
忍所化怨毒俱消矣若不少假借怨播日深惡

稔禍積何時已乎所謂景星卿雲妖氛厲鬼皆
旨詳翼小雅

自一念之寬窄始詩人之言可謂熟于人情老

于世故矣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徐曰一方字佳其已斯亡已字亦佳交傾五軌

同歸于盡也今人分爭財產兩俱破敗非所謂

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乎故曰兩人相讓則俱

得食不相讓俱不得食以此意也 鍾曰千古
人情世變盡在相怨一方四字受爵不讓四字

又怨讒之根不讓則爭爭則怨怨則讒乘之大

小人之心不可一日無官。又不肯各安于官。領危攘梓。身位俱喪。而後已。至于已斯亡。千古小人結句如此。

不馬反為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饒。如酌孔取。

教徐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微猷。小人與屬。

鍾曰。五六章類。顯出譬喻。妙理層出。可哭。可笑。皆承受爵不讓一句。徐曰。屬字佳。博散合離之意。

離之意。

雨雪濇濇。見睨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駟。

言詩翼小雅

雨雪浮浮。見睨曰流。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徐曰。濇濇浮浮。以言雨雪之狀。可謂工于體物。

散盥飄絮。絮定不及也。唐曰。昔年有適伊川。見

有披髮野祭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

亡矣。已而楚子果遷陸渾之戎于此。類之應也。

如蠻如髦。我是用憂。詩人之意深矣。幽王卒死。

犬戎之難。可畏哉。

苑柳

子貢傳。厲王也。暴虐無親。而用諸侯皆

詩上其
下之二字
之二字

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

子貢傳。厲王不禮于諸侯。○相戒以避。○苑

柳。伏下闕二字。避下闕二字。

有苑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

後予極焉。

有苑者柳。不尚惕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予靖之。

後予邁焉。

有鳥高飛。亦傳于天。彼人之心。予何其臻。曷予靖之。

居于凶矜。

言詩翼小雅

鍾曰。從來下之不共乎上。多由上之過求乎下。

唐曰。赫賁無已。人自難堪。讀者當原其不得

已之情。按。稽臣之義。又當別論。陸曰。爲此詩

者。蓋獵備宗廟之意。嗣是以降。則天子有下堂

之屋。而諸侯但開射。射王者甚至狄泉

之盟。獵備。南面以重。佗城。周之役。魏舒。易位以

蒞政。周之威靈。何在。蓋始于喪。周遂沿襲。以至

于滅周也。

鄙人士之什

都人士

子貢序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二。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一。傷今不復見古人也。

子貢傳君子懷○○○○。賦都人士。懷下明五字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徐曰：光武為司隸時入洛陽，吏士見其僚屬皆歡喜不勝。父老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即此詩意。鍾曰：彼字深思，映此字看自見。

濠初曰：都人士即周士也。曰彼都見香不可追也。都即周也。曰行歸見久不得見而忽見似他出而歸也。下字俱有意。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

徐曰：都雅之事。凄苦之心。不必說到我心不說等語。而情境難堪矣。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鬢髮不見兮。

都人士

沈曰：謂之尹吉，有貴家大族意。摠是言盛世之人貴賤俱佳，濃淡皆好也。

彼都人士。委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蠶。我不見兮。言從之邁。

沈曰：各章以彼都人士叫起，感慨無窮。徐曰：此詩二句為節，止是一意。有二句二轉者，胡能有定，寧不我顧，我不見兮，言從之邁是也。有一句二轉者，誰與獨處，勿替引之是也。皆句法之

奇。詩翼小雅。變格也。此詩體不一，緩急異態，或意本直致，而雍容掄揚。朱紱三噴，或意本繁委，而急節短腔。下管備疾，大約鋪張盛美，遠調為多。陳叙哀情，促奇獨用，因此詩之亦可以盡文章之變，標才人之致矣。

徐曰：末章意致甚佳，蓋服飾氣象固欲其盛美，而有意文飾，亦非盛世之象。曰自然固美不假。

彼都人士。帶佩將將。彼君子女。綉衣如裳。我不見兮。何吁矣。

修飾則無舒肆冶容之態而民生之咸獲自盡
概可知已。

采綠

子夏序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

子貢傳周人從軍。○家念之賦采葦軍下闕一字

沈曰此詩不從小序亦不當列于雅矣。

終朝采綠不盈一掬。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鍾曰卽卷耳首章意而其節促。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爲期。大日不詹。

前詩與小雅

之子于狩言觀其方。之子于釣言綸之纒。

其釣維何維魴及鱖。維魴及鱖薄言觀者。

沈曰意中事詩中景。鍾曰有借隱意。又曰。

末二章亦當領其意不當泥其事其詞。

總評徐曰此詩與卷耳載馳同體俱是托言一無事

實古人含情寄況大都如此自是之後雅之音

響漸入于風。

黍苗

子夏序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

伯之職焉。

子貢傳城申也。

芄芄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鍾曰勞字見三代佚道使民意。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隰桑傳企鹿鳴已見

前詩與小雅

子夏序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

盡心以事之。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鍾曰如何二字藏末章意。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徐曰葉幽者深綠而似黑也。字法。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徐曰末章辭氣便有一段不啻若自其口出氣

象展轉諷議如見其人真所謂鬼神于文者也
又曰本不欲忘却說何時而忘乃詩人形容
之妙須善會其意 鍾曰千古好德盡頭語

白華

子夏序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娶申女以為后又得
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
而王弗能治周人為之作是詩也

子貢傳申后○○賦白華后下闕二字

白華管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詩經小雅

卷九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沈曰幽王以妾奪嫡以孽代宗而日之子之遠

俾我獨兮若夫婦離隔之小小者此宗社危亡

所係而曰天步艱難之子不猶猶欲其深思而

得之厚之至也 鍾曰英英二句寫晨景淡而

微天步句皇后口氣

漉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鍾曰嘯歌傷懷哀樂異人

樵彼桑薪叩烘于熤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懔懔視我逋逋

有鴛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鴛鴦在梁戰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底兮

總序曰通篇委曲詳盡節次森然可與小弁例看

鍾曰此詩言天步言傷懷言勞心言念子似

不獨言一身廢立若預知有犬戎之難者

綵蠻

子夏序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

詩經小雅

卷九

肯飲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

子貢傳○王之時大夫避○○○○賦綵蠻

上闕一字下闕六字

綵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

教之誨之命彼後車為之載之

綵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

教之誨之命彼後車為之載之

綵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

教之誨之命彼後車為之載之

輒葉傳全魚歷已見

子夏序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性

牢，猶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

輶，輶也。葉，葉也。之，之也。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有兕斯首，燔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有兕斯首，燔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

有兕斯首，燔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醑之。

漸漸之石

子夏序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

官詩翼小雅

將率東征，役久病于外，故作是詩也。

子貢傳周人從征，賦漸漸之石。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

不遑朝矣。

鍾曰：不遑朝矣，與不能晨夜同一文法。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其沒矣。武人東征，

不遑出矣。

鍾曰：一卒字，寫山川深險可畏，氣象後人游記

無此筆。

有豕白蹄，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

不遑他矣。

鍾曰：三不遑，皆有意不遑他，更覺可憐。

摠，濛初曰：以下三詩，只觀豕涉波、羊墳首、人鮮飽。

草玄黃，征夫不遑，棧車行道，世界是何等景象。

荒亂之形，蕭然滿目，讀之點慘。

若之華

子夏序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

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

官詩翼小雅

已逢之，故作是詩也。

子貢傳王室亂，人不生，賦若之華。不下闕一字。

若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若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若羊墳首，三星在罍。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鍾曰：三星在罍，實有此景，創有此言，指出使人

笑哭。

何草不黃

子夏序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

在王風
賦文疑是
好兵士三
字

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子貢傳桓王○○○卒苦之賦何艸不黃王下關

三字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鍾曰首四字眼前寫盡幽荒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為匪民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有芘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徐曰自苑柳至此多似風體而二雅之音響盡

言詩翼小雅

矣然猶存之于雅夫子不忘周之舊也故斷自

東遷之後為王國之風焉

孔門兩弟子言詩翼小雅終

孔門兩弟子言詩翼

吳興凌濛初輯

大雅

子貢傳周公制○○○○朝會受○○○有

大正焉文王生民公劉緜大明棫樸早麓思齊皇

矣靈臺大武文王有聲行葦既醉鳧鷖嘉樂皆周

○○○德以訓成王也洞酌○○○○王也

制下關五字受下關四字周下關三字酌下關六

字篆本篇名多闕從黃竹本考入

又宣王中興而大正績焉雲漢○○○○高○○

言詩翼大雅

○○○伯○○○○○○○○○○伯也韓奕○○○

○○○○漢平○○○○○○○○也漢下關

四字高下關五字伯下關八字奕下關八字平下

關八字

文王之什

文王

子夏序文王受命作周也

子貢傳文王生民公劉緜大明棫樸早麓思齊皇

矣靈臺大武文王有聲行葦既醉鳧鷖嘉樂皆周

闕文制下
當為作禮
樂用之五
字受下當
為聲陳戒
而四字周
下當為公
述先三字
酌下六字
不可考

闕文其名
不可考
可考
高上當是
為字伯上
當有申字
漢上當有
江水

闕文其名
不可考
可考
高上當是
為字伯上
當有申字
漢上當有
江水

○○○德以訓成王也。周下闕三字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鍾曰陟降二字可畏。

亶亶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鍾曰末二句帶得妙。

世之不顯。厥猷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言詩翼大雅

鍾曰末句有歸着。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輔嘏王之盡臣。無念爾祖。

鍾曰不必描寫實說自然可思可畏蓋臣二句
接得緊 陸曰王之盡臣四字一可味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末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鍾曰聿修厥德下手處配命二字從前人未拈出 徐曰自求者明皇天無親祖宗無禱 薄

曰殷之配上帝語意含蓄不了意味深長不說到子孫獲亡益覺其詞凜凜

命之不易無過爾躬。宜昭儀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沈曰文王之令聞本亶亶穆穆而來後王之宜昭末修德末命而來古人論名正其論實處

總評鍾曰全詩言天人相通處一部中庸首尾在此言詩翼大雅

而二章以後俱在入道上說有着落有下手處

歸重儀刑文王一句正言文王即天也與篇首相應 濛初曰此篇詩體自二章以下俱首尾

相噴王元美謂曹子建白馬篇祖此 大明傳全文王已見

子真序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

使不挾四方 鍾曰使字說出成靈

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鍾曰：此下字，字有原委，而無皮厚之病。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鍾曰：看大聖人，要看小心二字，此作聖之本也。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

言詩翼大雅

不顯其光。

沈曰：造舟句，是倒叙法。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

篤生武王。保右命爾。變伐大商。

徐曰：章首五句，卽上文之意，而重行之。舊古詩

換章，益句體。鍾曰：周公東征，下一哀字，武王

伐商，下一變字，古人用兵，是何念頭。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

無貳爾心。

徐曰：上帝臨女，蓋屢言之，摠是幹旋暴白處。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驅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徐曰：革車三百，乃有此氣。歐兩商老師，乃有此英邁。此可以見武王之師。魏曰：武王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詩言師衆之盛，將帥之強，只在一片人心上看出。鍾曰：涼字作嚴肅不可犯，看于武字亦切。

餘傳全文王已見

言詩翼大雅

子夏序文王之典，本由太王也。

絲絲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

未有家室。

鍾曰：首句只四字，比盡一篇意，又是一法，而筆力高簡。

力高簡。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

聿來胥宇。

徐曰：此章于創業艱難，寫深至。陸曰：此章

點內助與末章推功四友，俱是開創大關係，須

知作者用意之密 鍾曰數語含皇殿整之意

俱有

周原膺膺董茶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日時築室于茲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秘自西徂東

周爰執事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束板以載

作廟翼翼

棟之陲陲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

言詩翼大雅

六

暮鼓弗勝

徐曰以陲陲等字義玩味而築堵之聲響景

象宛然入于耳目豈非賦家之祖 鍾曰削屢

馮馮四字細人寫不出

迺立皋門皋門有仇乃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上

茂隄攸行

鍾曰不讀此數章不知周家經制多出古公其

才何必減周公也

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柞械拔矣行道允矣混夷

駮矣維其喙矣

鍾曰說到文王處若斷若續妙甚 濛初曰只

一疎字添三處字而抱頭鼠竄光景如畫

虞尚賢厥戚文王厥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

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徐曰厥者如努斯張發不可禦字法妙品 鍾

曰四語結前周之多才見此亦勉後王以用人

也 濛初曰詩家每于結處生波此篇從先世

功業蓋叙至文王若不宕此數語為波便無迴

言詩翼大雅

七

灑矣作文之法亦如此 陸曰試看十月之交

一詩其言群小用事于外妖豔豔惑于內成何

國家景象則知此詩之言姜女言四臣豈不可

想見老臣之用心

德 徐曰此詩體格詞意與長發一篇逐一相似看

來三代時亦便有世古之作

械機 傳全文王已見

予夏片文王能官人也

茫茫械機薪之櫛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我戩。髦士攸宜。

泮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徐曰：涇舟，衆楫，卽吳越同舟之意。舉無勉強，六

師趨及，亦是中心悅而誠服。

俾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鍾曰：金玉有真文章在中，故曰質之至。

早麓 傳全文王已見

子夏序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大

言詩翼大雅

八

王王季。申以百福于祿焉。

瞻彼早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于祿豈弟。

鍾曰：干祿豈弟四字，合得妙。縮得尤妙。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鍾曰：首二句，自是雅頌佳語。

鳧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陸云：鳧飛二句，躍然是一作字光景。鍾曰：口

頭說出化機語言之妙。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徐曰：勞者，養，顧保愛，使得爲善之利，不虛作德。

之勤也。字法神品。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思齊 傳同文王已見

子夏序文王所以聖也。

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太妃嗣徽

音則百斯男。

鍾曰：言母及妻，所謂稱人之善，必及其師友。古

言詩翼大雅

九

道也。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

以御于家邦。

鍾曰：觀勞字，恣字，桐字，說出鬼神喜怒情性。

離離在宮。蕭蕭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鍾曰：無射亦保，學問中深至語。

肆疾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鍾曰：二章平實，板語，寫得文王精神生動。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斃譽。髦士

鍾曰啓髦二字倒在上妙

皇矣 傳全文王已見

于夏屋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世世修德莫若
文王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
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寃爰度上帝者之憎其式靡
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鍾曰求民莫一篇主意寃度說得天有心徐

曰先代神明之後天罔不輕棄之惟不獲然後
言詩翼大雅

求四國也

作之屏之其藩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榭啓之辟之
其榷其楹攘之剔之其厯其極帝遷明德串夷載路
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帝省其山柞械斯拔松柏斯斂帝作邦作對自太伯
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
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鍾曰帝省句說得天服其近作邦二句看斷商
周運數太伯王季行藏又曰看他因心則友

下數句立言之妙徐曰觀因心二句可見聖
人但知天命而已可讓則讓可受則受推而論
之堯舜禹之授受其意亦只如此又云載錫
之光與上章上帝臨女等句相似姚篤深至見
文字幹旋之妙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猶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
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
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徐曰王季固無事實可稱詩人頌述但稱其德
言詩翼大雅

而已然只如此致語豈不寂寥詩人却從太王
說到太伯之讓直說到比于文王施于孫子他
人枯淡處翻出許多波浪如林之筆也又曰

帝度帝猶即于實天縱意鍾曰遇到文王妙
其微甚暗藏武王妙甚尚危矣陸曰悔字反
照到太王心上是字法之妙

帝謂文王無然呼援無然欲羨誕先登于岸寧人不
恭致拒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
以篤周祚以對于天下

鍾曰言用兵從道德學問上說起何等原委
依其在京。使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
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
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于色。不長夏與華。不識
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
鈞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徐曰行師之際。雄心最為易逞。文王伐密伐崇。
終無昨接。飲美。盤色。夏華。不識。不知。所以為聖。

人之師成。湯不震動。慙慙。亦是此意。鍾曰作
西伯自然。少不得此。番舉動。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猷安安。是類是禡。
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蕭蕭。崇墉仡仡。是伐是
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鍾曰古六傳季歷以及文王。經史中無如此詩
說得明。倘姦至而立言甚妙。不露嫌疑。形迹大
要歸之天意。開口便言上帝求民莫作一篇。主
意所謂莫民不獨指古公王季時言。天豫知有

紂之虐而欲傳文王以安之。故不得不立王季。

况王季又復賢明。帝省其山二章。意最詳明。古

公亦承上帝求莫之意。以立王季。取帝謂文王

以後四章。詳言文王以終古公。上承天意。王季

傳昌之意。周之王業機緣。決于此矣。言止文王

不及武王者。似為古公諱。剪商之跡。獨于王季

章以施于孫子。暗帶之以當代。人言當代難言

之事。無妙于此者。始終意歸重文王上。

靈臺 傳全文王已見

言詩翼大雅

十三

子夏序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
及鳥獸昆蟲焉。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

庶民子來。

鍾曰寫太平君民氣象。似頌體。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

於物魚躍。

虞業維樞。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廡。

於論鼓鐘。於樂辟廡。鼗鼓逢逢。矇瞍奏公。

徐曰末章首二句如古詩換章叠句演以成文
末二句形容民情可謂深至氣味悠長有不盡
之音

下武 傳全文王已見

子夏序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
之功焉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徐曰武王恢大統基而曰克配其義可玩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末言配命成王之孚

皆傳本下

十四

徐曰天下人心不週一理求世德而長與理無

違則自相孚契觀九國叛齊可見王者之信異

于勸者之偽也楊子思敦之辨其意如此 又

曰成王之孚即夫子所謂身不失天下之顯名

孟子所謂天下信之

成王之孚下土之武末言孝思孝思維則

鍾曰忽入孝思二字妙孔子看武周本此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末言孝思昭哉嗣服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徐曰三后事殷武王代紂功業不同順逆相反

然逆逆而理順事異而心通三后而在牧野之

舉必不得以已也故詩頌武王曾無一語道其

創基立業恢拓前功而但曰配京求德成王孚

求孝思順德嗣服見武此舉無非自體先克

全孝道雖化家為國變侯為王實無分毫與前

人繆戾孔子所稱善繼善述義本于此皆所以

白聖人之心迹扶萬世之名教

皆詩翼大雅

十五

文王有聲 傳全文王已見

子夏序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

文王有聲適駿有聲適求厥寧適觀厥成文王烝哉

徐曰適求二句一氣不斷視民如傷兩言模畫

如見可謂傳神之語 鍾曰適觀厥成四字寫

出聖人急急救民念頭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徐曰遷豐而稱武功文之武也遷鎬而稱辟雍

武之文也此亦微顯闡幽幹旋補救之意

築城伊城作豐伊區匪棘其欲逼追來孝王后烝哉

唐曰公劉遷邠而曰思輯大王遷岐而曰慰止

王季作邦而曰順比自來相承維此家法文王

逼追而及之自不得不汲汲耳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

徐曰王公伊濯正南道觀厥成相應朱子謂文

王有聲等詩郵有及覆味歌之意正謂此也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言詩翼大雅

十六

濛初曰以自西冠者周家王業起于西也二句

一上叶靡韻一下叶服韻勢如連環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

哉

徐曰燕翼子不翼亦不燕矣 魏曰貽謀燕翼

無非為斯民計固非如后世自私自利之圖若

曹馬輩之為子孫謀者

生民之什

生民 傳全文王已見

子夏序尊祖也后稷生于姜源文武之功起於后

稷故推以配天焉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

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

稷

鍾曰不言生后稷而言生民開口便奇 徐曰

生民肇有厥從何始巨跡之疑正得釋然郭景

純所謂宜領其玄致歸之冥會此類是也

言詩翼大雅

十七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圻不副無蕃無害以赫厥靈

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鍾曰以赫厥靈四字可該全詩之意

誕實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實之平林會伐平林誕

實之寒水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訐

厥聲載路

鍾曰實之者人也牛羊平林鳥之偶值者即天

也故自莫之為而為今人皆假天處處布置以

待稷之至反把實事說幻了是以起紛紛之議

毛本實章
二句在此
章首

誕實匍匐。克岐克疑。以就口食。莠之桂莪。佳菽旆旆。禾役穉穉。麻麥嚶嚶。瓜瓞喙喙。

徐曰：以童子之日，已寓參贊之功，非天生聖人，安得有此。史記曰：屹如巨人之志。

誕后稷之穠，有相之道。芾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稂，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卽有邇家室。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恒之秬秠，是穫是畝。恒之糜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

誕我祀如何，或春或楡，或簌或稌，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粢以載，載燔載烈，以興嗣歲。

印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賈賡。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徐曰：后稷肇祀三句，形容祖宗功德，婉而暢，典而實。漢人待命，萬分不友。耳。鍾曰：此篇祀后稷配天，而終以肇祀為言，蓋仍借后稷之功，德以格天，故祀者不敢自居，而歸之肇祀者宗。

按毛本此
篇分七章
上章章六
句何鄭本
分八章章
對句

廟之禮，禘嘗之義，合而一之矣。又曰：無罪悔

三字甚深。

行葦 傳全文王已見

子夏序：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受之几。

徐曰：玩首章勿莫二字，便殷勤篤厚之意，藹然可掬。鍾曰：戚戚二字動人。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醢醢以薦，或燔或炙。嘉穀臝臝，或歌或嗷。

敦兮既堅，四鍤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兮既句，既挾四鍤，四鍤如樹。序賓以不侮。

鍾曰：四鍤如樹，入微之言。陸曰：序賓不侮，頌知古人深愛正，在常防其失儀。

曾孫維主，酒醴維醑，酌以大斗，以祈黃耆。黃耆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鍾曰：主字應上二賓字。

既醉傳全文王已見

子夏序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既醉以酒。爾般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鍾曰。此章淺得妙。

昭明有融。高明令終。令終有傲。公尸嘉告。

鍾曰。令終有傲。下語斟酌。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鍾曰。靜字添。

詩詩翼大雅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鍾曰。祚胤二字互認得幻。

總濛初曰。四章以下。首尾相啣。實啓後來詩家門戶。

戶。

鳧鷖傳同文王已見

子夏序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

考安樂之也。

唐曰。據序與詩意。原無所關。而想其燕尸之時。

從容諷詠。太平光景。萬然可掬。真有神人胥悅

之象。此當于言外得之。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般既馨。公尸

燕飲。福祿來成。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般既嘉。公尸

燕飲。福祿來爲。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滑。爾般伊脯。公尸

詩詩翼大雅

燕飲。福祿來下。

鳧鷖在澗。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

燕飲。福祿來崇。

鳧鷖在臚。公尸來止。熏熏百酒。欣欣芬芬。公尸

燕飲。無有後艱。

濛初曰。凡祝頌諸詩。反覆一體者。必至末章稍

稍推廣一步。如此詩無有後艱與南山有臺保

艾爾後一例。摠見無已之意。而章法亦遂覺不

板。

假樂本傳

假樂 傳全文王已見

子夏序嘉成王也。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
自天申之。

千解百福于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
率山舊章。

徐曰作聰明者狹小前人制度好逸豫者棄置
祖宗成法繼體守文出此人彼故言不愆不忘

可謂曲盡其意 又曰率山舊章文選從政咨
言詩翼大雅

于故實播憲稽于遺風、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
四方之綱

徐曰率由二字奇凡情相拂則怨生意相反則
惡作其原皆本于私意孟子所謂姑舍女所學

而從我則怨惡所由來也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
民之攸暨

鍾曰為人父止于慈以燕翼子是也為人君止

于仁燕及朋友是也然此章之意盡于燕及朋
友一句既曰燕又曰不解妙有深意

批徐曰此詩頌其君而言于孫為詳可謂知所重
矣末章忽入燕臣就從此生出羣臣之媚就從

羣臣說出不解于位民之故暨善頌善辭之中
曲議規諷之意其文體奇逸如行雲變幻不可

揣摹後人詞賦遠有慚德

公劉 傳全文王已見

子夏序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泄政戒以民事

美公劉之厚于民而獻是詩也。

美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餼糧于
索于藁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

鍾曰匪居匪康立國之本思戢用光遠國念頌
如此豈但避然而已 陸曰爰方方字最可味

蓋不如此富不敢輕行也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順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求嘆陟
則在嘒復降在原有以舟之維王及瑤鞞琫容刀

鍾曰而無求嘆四字勞民動衆之本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覲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濼初曰聚廬托處休息安堵之象以于時四語畫出何等手筆歌于斯哭于斯聚國族于斯三語可以相匹

篤公劉于京斯依。踰踰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余曰凡創業君臣與守成異承平既久階陛森嚴君臣之分不患不明特簾遠堂高九閣萬里上德下情不相諳悉故燕飲之設主于豫和稱

業之君與其臣披蓼斬棘沐雨櫛風奚翅家人父子上下之情不患不通特患分義未明粗率簡易如漢初飲酒爭功醉或拔劍擊柱故燕飲之設主于辨余周之詩一則曰嘉賓式燕一則曰不醉無歸而此詩獨言君之宗之時各有所重也濼初曰並承而魏都草創景象簡盡君之宗之見草創時一燕飲已具有萬年規模在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幽居允荒。

鍾曰徹字始見于此

篤公劉于幽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淵。邇其過澗。止旅迺密。芮鞠之卽。

洞酌

子夏序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道饗有德也。

子貢傳洞酌○○○○王也。酌下闕六字。

古文疑有卷阿字餘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餗餼。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毋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鬣。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漚漉。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沈曰平淡美之正所以戒也。卷阿傳疑在洞酌闕文中

子夏序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鍾曰：以矢其音，全詩發端。

伴。負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

唐曰：不以危亡為可畏，而惟言安樂為可保，非但得諷諫之體，亦可想見大臣風度。

爾土宇取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神爾主矣。

爾受命長矣。弗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言詩翼大雅

遐爾常矣。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

徐曰：四有字，有無所不備意。

颺颺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鳳凰于飛。翾翾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徐曰：古樂府成王時，鳳凰翔舞于庭，王授琴而歌，作神鳳操曰：鳳皇翔兮於紫庭，予何德兮以感靈，賴先人兮恩澤臻，干胥樂兮民以寧，蓋因

此詩而附會耳。

鳳凰于飛，翾翾其羽，亦傳于天。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命，媚于庶人。

鳳凰于飛。翾翾其羽。亦傳于天。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命。媚于庶人。

鍾曰：媚于庶人四字，可解親民之義。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萋萋離離喈喈。

鍾曰：盛世文字，自然無促迫苦氣。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言詩翼大雅

沈曰：君子之車四句，詞若不可止而輒止，意非不可盡而不盡，使王不能不動。鍾曰：兩既字，言外之意悠然，末二句接而不接，妙妙。濛初

曰：上數章求賢之旨已明，故只言車馬之多，而不言其所用，使王躍然自知，固是大臣諷諫之體，亦是詩家含蘊之法。

鍾曰：此詩大臣告君之體，格非順美，深究渾大，典則風雅，讀之使人生歡喜心，而霍然生悟，不涉一塵僚諫諍語氣。又曰：前四章渾然不露。

此詩而附會耳。

鳳凰于飛，翾翾其羽，亦傳于天。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命，媚于庶人。

鍾曰：媚于庶人四字，可解親民之義。

末章以後本音歸于用人大臣以人事君之道也。沈曰按公劉三詩皆曰戒也公劉但言締造之艱難不言守成之不易洞酌但言豈弟之為民父母不言父母之不可常卷阿欲成王之彌性而先之以福祿壽考喻以鳳凰梧桐寄排惻于揚厲藏篤至于寬平古大臣之所謂戒者如是耳後世如賈誼之於漢文陸贄之于唐德言非不切直而無補于治或反為人主所輕于不知古人之不可及也。

民勞

子夏序召穆公刺厲王也。

子貢傳○○○戒○○○賦民勞上闕三字戒下闕二字

沈曰厲王之世衛巫監諂道路以目穆公故亂其詞言在同列實刺王也。

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

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濛初曰下一亦字視甚字更百倍大東哀我憚

元傳有賦
若詩者印
是火正傳
詩小雅
陶文延亦
是召穆公
厲王等字

人亦可息也亦然。沈曰不徒曰隨而曰詭隨曲盡小人之情態。

民亦勞止汙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逋無縱詭隨以謹愾愾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為王休

沈曰愾愾如爭事爭功起舉造端皆是小人得志類然。

民亦勞止汙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用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沈曰以禁奸之本告之。

民亦勞止汙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

沈曰以禁奸之權授之。

民亦勞止汙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繇繇式遏寇虐無俾正友于欲玉女是用大諫

沈曰小人惟無縱之耳一縱將及為小人所用太阿倒持而不可收即明知之而蔓延膠結莫

可如何如云去河仇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是也故曰繇繇濛初曰文似相戒而忽着玉欲玉

如一句便是刺王本青見王已非諫之可入止可就其所親信者冀挽回萬一耳

總鍾曰從古小人未有上不媚主而下能虐民者故此詩言過寇虐章章以無縱詭隨寇之民勞

國壞而篡奪承之皆隴隨其為之也此等機局極宜參透沈曰詩人傷民勞之不可耐小人

之不可再縱故各章提唱而言之排惻之意見于詞外魏曰本為刺王而發而托僚友以亂

其辭一則曰定吾王再則曰以為王休又曰王信詩大雅

欲玉女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漢詩文猶有此體板

子夏序凡伯刺厲王也子貢傳○○○○板上闕六字

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出話不然為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徐曰靡聖管管所謂小人而無忌憚也下文曰憲憲曰泄泄曰囂囂曰踣踣皆是此意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

民之洽矣辭之憚矣民之莫矣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囂囂我言維服勿以為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陸曰以下二章反覆著僚友之不受善言分明畫出靡聖管管不實于亶情狀

天之方虐無然詭譎老夫灌灌小子踣踣匪我言耄爾用憂譎多將炳炳不可救藥

鍾曰灌灌二語古今進言聽言通患陸曰以踣踣當灌灌使老成深慮全沒氣力

言之詩大雅天之方憐無為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殷屎其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鍾曰夸毗二字分開成不得小人妙在合用所謂寇虐之人即詭隨之人也徐曰自此章以下辭氣漸及于君矣

天之脯民如鳩如麓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

脩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佻人維箴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沈曰其後纛之亂宣王在召公宮國人圍之召公以子代王是城壞也王卒流于彘是獨居而畏也詩人先見之矣 鍾曰無獨斯畏四字簡至警人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日明及爾出王昊天日旦及爾游衍

陸曰章首從天說起故亦以天結束 魏曰馳

驅不徒馳于險側馳于康莊亦古坐馳意 徐

曰日明日旦日及爾開着眼便是天裏無逃避

詩經大雅

處

孔門兩弟子言詩翼

吳興凌濛初輯

大雅二

蕩之什

蕩

子夏序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

子貢傳召穆公諫○賦蕩下闕二字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言詩翼大雅

三五

徐曰始尤于天而卒解之本意本不過如此却做出許多賤徑如此發端亦文之奇絕者也然

其妙處只在天生二句多此一拆便意味無窮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掎克曾是在位曾是履天降愆德女與是力

鍾曰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八字立言便妙四曾

是字怪之之辭 沈曰託言紂者厲王之惡略

與紂同所謂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曰文王亦以法祖之思勳之非止以監諒故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彌樂多對流言以對
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屆靡究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魚然于中國飲怨以為德不
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贈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怨
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陸曰既怨四句為一特君臣沉醉景象如畫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蟴如沸如羹小大近夜
人尚乎由行內戾于中國單及鬼友

言詩翼大雅

三五

徐曰蜩蟴二句善形容亂世之狀所謂海內沸

沸者是也沈曰帝王仁暴不必躬受之然後

喜怨生意氣動于中而民慮如費成湯東征西

怨南征北怨厲王暴虐單及鬼友可畏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
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唐曰雖無老成人一轉極妙蓋今人不用舊動
說無老成人如此托之彼將焉置對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

害本會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唐曰通篇只說殷紂而忽以殷鑒一語顯出鑒

殷精神血脉盡收注于此駕格極高徐曰章

意只要說到末二句以為歸宿但上文來得十

分委曲正是羊腸詰屈遂令覽者駭愕不知所

由陸曰嗟嘆之神結在末二句沈曰末二

句猶有望之之意焉濬初曰只以監不遠三

字明指破通詩借言其妙如鏡花水月不可思

議

言詩翼大雅

三五

唐曰此詩為刺厲王而疾威自說上帝其嗟嘆

厥亦自托之文王大蕩木賦體而無一語及當

世蓋有諷諫之義焉

抑

子夏序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終也

子貢傳衛武○○○○○然成武下闕六字

徐曰列國之詩無入雅者獨宣王入小雅抑戒

入大雅疑武公為王卿士時作當以序說為正

沈曰當是在朝為卿士時作又詞言春容可

按傳此篇
在小正實
之初疑後
作端末
既文武下
當是公字
總上當是
賦字

以例雅故列之。濛初曰：當是假自警以刺王耳。朱子以小子爾汝之稱爲疑，不知此正是晦其詞以自托也。不然九十五之老人，復何所求而尚頽耳提面命之諄諄？且餘光有幾，而猶慮及淪胥以亡，曰：喪厥國哉！固是斥聖虛妄，毋乃不倫不情。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徐曰：隅字佳，即處囊脫穎之意。鍾曰：靡哲不愚，謂翼大雅。

愚四字，說盡古今病痛。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訐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陸曰：弗念罔敷，蓋責之切而不覺其氣之急也。肆皇天弗尚，如彼流泉無淪胥以下。夙興夜寐，酒婦庭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矜矜戎兵，用戒戎作用，邊蠻方。

鍾曰：酒婦庭內，沒緊要處，宜着眼。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語。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濛初曰：慎語非徒緘口，正是定命辰告之謂。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遑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

言詩翼大雅。

可射思。

徐曰：不遑有愆，所謂旦失色于朝，暮傳笑于國是也。屋漏字音，即曰明日旦之意。

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荏染柔木，言緝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語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
徐曰：順字妙，善與人同，不作聰明之意，舜之聞言見行，若決江河，順之至矣。

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盬。誰夙知而莫成。

吳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

聽我藐藐。匪用為教。覆用為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老。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

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弔。回過其德。俾民大棘。

總鍾曰：此詩語有極典，則者有極促，昔者正變雜。

詩詩翼大雅

三八

桑柔

子夏序：芮伯刺厲王也。

子貢傳：○○○○賦桑柔。上闕六字。

菀彼桑柔。其下侯甸。捋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

倉兄填兮。俾彼昊天。寧不我矜。

鍾曰：黃落有漸，將采交盡，歸罪于人也。未註

得之。

四牡騤騤。旗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

具禍以燼。於乎哀國。步斯頻。

鍾曰：民靡有黎，語巧而苦。

國步獲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

陸曰：厲階，階指厲王用小人而曰誰者，賦詞也。

憂心慙慙。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俾怒。自西徂東。

靡所定處。多我覯瘡。孔棘我圍。

為謀為毖。亂况斯創。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

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鍾曰：為謀為毖，為盡表世君臣。

詩詩翼大雅

三九

如彼遘風。亦孔之僂。民有蕭心。莽云不逮。好是稼穡。

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徐曰：如彼遘風，形容憂亂之意，深至如畫。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蠶賊。稼穡卒痒。哀恫中國。

具賚卒荒。靡有膂力。以念穹蒼。

徐曰：靡有二句，忘苦之言，一至于此，真可謂痛入骨髓，淒入肝脾矣。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

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鍾曰畢竟歸重用人用人歸于擇相此深知亂本者也

瞻彼中林。牲牲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徐曰谷山谷也。窒礙之意。所謂跋前疐後動輒得咎也。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唐曰厲王以威虐箝人之口。而曰匪言不能。胡斯畏忌。大雅

斯畏忌可謂深言之矣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為荼毒。

陸曰良人不用而用忍心真所謂自有勝勝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維彼良人。作為式教。維彼不順。征以中垢。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

徐曰聽言則對誦言如醉此何等情狀傷哉忠

臣之致也。又曰抑贊誰語故自誦其言句法妙品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女。反予來赫。

職競用力。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遘。

既作爾歌。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雖曰匪予。

沈曰涼曰不可三句極小人之情態此致亂之

本原亦小人護身之秘密故章末切直言之曰

既作爾歌亦見能掩主目而不能逃彘彘之詞

即曰匪言不能胡斯畏忌聽言則對誦言如醉而已嚴于矣矣矣

揔唐曰詩未有長言至此者當時君相匪人舉朝

競為亂暴舉世化為荼毒詩人憂時憤事不勝

激切故不覺其言之疊疊耳小雅正月亦然但彼多憂懼此多哀怨語意又別沈曰芮伯世臣忠憤鬱積又得監謗之世欲抑則不能欲直

則不敢故。請。肯。沉。綿。不。自。知。其。悽。婉。文。詞。詳。麗。不。自。厭。其。重。複。讀。者。當。得。其。言。外。之。感。不。可。外。章。摘。句。以。求。之。

雲漢 傳係續大正闕文

子夏序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裁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以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

言詩翼大雅

四十一

聽。

徐曰。首一句。提个早象。為下文早既太甚。張本。

王曰二句。哀矜惻怛。不能自己。所以消災弭禍之本也。鍾曰。許多憂思。在王曰於乎四字內。

徐曰。往用不可盡。故曰靡愛圭璧。少而易竭。

故曰既卒。唐曰。以下連下數字。寧字有號呼。總之意在。

早既大甚。蘊隆蟲蠹。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魏曰。每章必曰早既大甚。見王憂旱之心無刻不在念頭上。

早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可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

早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

徐曰。則不可推。則不可沮。迫感之意。羣盡如見。云我無所。應璩云。宇宙雖廣。無陰以避。

早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為虐。如倏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

言詩翼大雅

四十二

徐曰。如焚。即易之如焚。如熏。即易之熏心。

早既大甚。黷勉畏去。胡寧瘳我以旱。愴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唐曰。神之悔怒。即已亦不能信。宜無二字。有味。

鍾曰。二語有自反意。

早既大甚。散無友紀。鞠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父。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

徐曰友紀友字字法朝廷職事上下相同鈞繩相布故曰友紀友者言相聯屬也

瞻印昊天有嗟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我以戾庶正瞻印昊天曷惠其寧

唐曰情詞急感比前更甚又曰有嗟其星與

昭回于天正相應兩言瞻印昊天情極勢逸想見勤懇又曰曷惠其寧暗指雨說若有不來

絕望而又不取期必者然語不說盡深長可味

徐曰此詩反覆嗟嘆逼迫無聊哀呼籲救千廻言詩莫大雅

百轉情切而語悲真所謂痾瘵在身而其文窮

工極變矣沈曰詞音憂虞反覆不倫不次不

得過泥支飾以失詩人之意淡初曰通詩不

露一兩字自是詩人用意為後來詩家不露本

題法門謂是畏懼不敢道及者經生之陋貽笑

作者又曰描寫早象則曰蘊隆曠曠淅淅山

川點綴早景則曰雲漢昭回有嗟其星試一玩

味赤地千里之狀宛在目前使後人窮思賦早

能出此否

崧高傳係補大正圖文

子夏序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養四方于宣

徐曰甫在前而曰及甫猶云我思古人實養我心唐人蓮花似六郎與此句法相似

臺臺申伯王績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

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言詩莫大雅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

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

王錫申伯四牡騶駒鈞膺濯濯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

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申伯信邁王餞于郟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

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糗式遵其行

徐曰以信誠二字模寫出眷戀不舍之意可謂

鬼神于文者矣。魏曰：由命而錫，由錫而遣，由遣而後田，後而行，節節有次序。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徐曰：申伯去為南國之式，宜周人之不能舍，而

曰：荆邦咸喜，此立言之法也，即南人之喜可知。

已。沈曰：曰南國是式，又曰式是南邦，又曰南

土是保，蓋謝近于荆，荆與徐連，舊常表裏為江

淮之患，謝居荆，徐要衝，申伯當以文武才為一

言謝對大雅

四十六

方保障也。此詩人言外之意，諷不忘規，類如此。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探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徐曰：無德而強為稱述，則言者有愧詞，安能孔

碩，聞之者當復揶揄竊笑，安能動人。後漢書蔡

伯喈嘗言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慚德，惟郭有道

無愧色耳。魏曰：吉甫非自誇其作也，以其所

贈者申伯也。受者能無愧色，即作者之非過辭

可知。鍾曰：以贈申伯四字極重，詩之孤頌，風

之肆好皆根于此，有是人而後有是詩也。又

曰：其詩孔碩，其風肆好，穆如清風，古人作詩自

知自賞如此。

總評：徐曰：申伯之才德，吉甫之文章，一時中興之盛

端可見矣。

烝民 傳疑續大正闕文

子夏序：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

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詩詩翼大雅

四十七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

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績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

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徐曰：山東吏布詔令，百姓皆扶老攜幼，老羸瘠

疾者，扶杖往聽，咸舉手加額，願少須臾無死，思

見德化之成，四方爰發，想當如此。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

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徐曰愛莫助之形容好德之盛厚為親切可謂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模寫入神不知濡毫染牘之際何緣得此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四牡騤騤八鸞喑喑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言詩翼大雅

詩被如清風仲山甫未懷以慰其心

徐曰末二章不過說山甫有靡及之懷以城齊之役故也然城齊甚易自當指日西還江湖魏

何勞遠念哉故作歌以慰之却將此意分作四段音節行徐情辭委曲氣味既長音調更遠

真可謂複如清風矣

陸曰此詩是後人作送行詩序之祖詩之作雖

止為城齊一出而其人之降生不偶與德業兼

全儘堪鋪張揚厲遂斐麗成此大篇

韓奕 傳係續大正闕文

子夏序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續我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懈虔共爾位朕命不易翰不庭方以佐戎辟

鍾曰全詩之意已盡于此後皆點綴耳

四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綬章箚弗錯衡玄衮赤舄鈞膺鏤錫

韜鞞淺幘儵革金厄

言詩翼大雅

四十九

韓侯出祖出宿于辰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餼維何

魚鮮魚其葢維何維笱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遵豆有且侯氏燕胥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

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鍾曰快事着此一段生色

蹶父恐武靡固不到為韓姑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訃訃魴鱓甫甫應應嘖嘖有熊有羆有貓有

既既今居韓結燕譽

鍾曰借蹶父相攸韓姑燕譽形容韓之富饒此文章映帶之妙陸曰雖叙韓姑歸韓之樂原以見韓侯封域之美詩人之錯綜叙事往往如此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配實籛獻其貔皮赤豹黃羆

徐初曰此結法與泮水相似

言詩翼大雅

江漢傳係續大正闕文

子夏序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穆公

平淮夷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旂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江漢湯湯武夫洗洗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

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哉寔

徐曰不日伐而日經營者兵家之勝必運籌設策以屈其力服其心故也

江漢之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亟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徐曰君命臣而稱其世功俾之紹隆祖業真足鼓舞豪傑矣

鼓舞豪傑矣

釐爾圭瓚秬鬯一鹵告于文人錫山川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徐曰此六句大都以策命之意彙括成文又

言詩翼大雅

曰君禮其臣而以無忝其祖者待之臣祝其君而以及久享其國者望之此雖詩人叙述之詞然亦可見君臣一時殷勤篤厚氣象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今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濠初曰天子萬壽以下劉安城通作勅廟器之詞似有理然連述五語而即以成詩恐無所體止天子萬壽乃似摘勅器中一語點綴之耳

陸曰文德一語似窺見宣王有好武之意其勅

陸曰文德一語似窺見宣王有好武之意其勅

勉處正見報答深心

常武傳疑續大正闕文

于夏序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陸曰敬者不敢怠戒者不敢忽是行師第一義亦見天子親征比尋常嚴翼更別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

流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徐曰當積弱之後奮起而立功真是威靈氣感

足以動人故曰赫赫明明赫赫業業極其摹擬

又曰徐方繹騷數語及後形容極言其驚畏之狀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濱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徐曰仍就也俗所謂手到拿來不勞餘力之意

字法妙品 又曰淮夷竊據之地而遂曰王師之所經至其地而遂曰截然不可犯即無矢我

陵四句意句法能品

王旅暉暉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

鍾曰如飛如翰數語非知兵者不能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

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旋歸

言詩翼大雅

五三

濠初曰首言王命卿士結以王曰旋歸章法照

應歸功處推出王猶成功後即及班師美不忘

規序所謂因以爲戒也

瞻卬

于夏序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子貢傳○○○○○印上闕七字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

士民其遘靈賊彘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人有土而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

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梟為鴟婦有長舌

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

寺

濛初曰曰懿曰哲加以好字面正極形容其巧

詭可惡猶齊子之加以豈弟也書法可畏

鞠人忤忖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何為惡如賈三倍

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鍾曰首四句艱與自是古文法

詩經大雅

五古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

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徐曰天何以刺二句尋詩人之旨引而不發尤

為深妙 陸曰設為詩問令王自思不指出其

故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

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感涕楹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

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鞫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圖文是上
查有賦石
二字

徐曰蓋自初進褒姒之時已憂之矣史蘇謙女

戎之亂晉方成知禍水之滅火此其類也

召旻

子夏序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

召公之公也

子貢傳○○○○○○旻上闕七字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瘕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闔卒

荒

天降罪罟蠹賊內訌晉椽靡共潰潰回通實靖夷我

詩經大雅

五古

邦

臯臯訛訛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

賤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且我相此邦無不潰止

徐曰亂世民情生意憔悴蕭索枯槁如彼三句

形容已盡 又曰股仲文顧庭槐而嘆曰此樹

婆娑生意盡矣如彼歲旱三句正所謂生意已

盡也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跣斯糶胡不

自替職兄斯引

鍾曰：望之自替，傷上之人不能替之也，無理之想。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裁我躬。

徐曰：朱子嘗曰：看詩不須着意去訓解，只平平涵泳自好，因舉池之竭矣四句誄久之。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言詩翼大雅

五六

徐曰：說个召公，便見用賢說今也日蹙國百里，便見不用賢引而不發，末說不尚有舊，其意顯然，若先說出末句較淡矣，末句茅言有之，不用意亦在言外。陸曰：末句含蓄感慨無限。鍾曰：不尚有舊，問得妙。

孔門兩弟子言詩翼大雅終

孔門兩弟子言詩翼

吳興凌濛初輯

頌

周頌

子貢傳周公○○○○○○○○○○天之命

清○○思文○○○○○○○○○○

○○○○文○○○○廟○○○○將○○○○

○○○○○○○○○○烈○○○○鷺○○○○

○○○○○○○○○○子○○○○○時

邁○○○○○○○○○○○賚○○○○○○

言詩翼周頌

○○般○○○○○○○○○○頌武○○○○

○○○○載見○○○○○○○○○○替合○○

○○○○○○○○○○寢廟○○○○○○○○成

○○○○○○○○○○朝○○○○○○○○

○朝于○○○○○○○○○○之○○○○

○○○○之也○○○○○○○○○○也○○

○○○○○○○○○○祀成王○○○○○○臣

工○○○○○○○○○○執競○○○○○○

○○報○○○○○○○○○○也

石本磨滅尤

甚僅可辨者四十六字共闕二百三十六字

清廟之什

清廟 傳係全闕文

子夏序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于人斯。

徐曰：凡入廟而論定，故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文王之感人，在廟尚爾，即當時可知已。唐曰：

言詩翼周頌

二

清廟一啓，萬國之冠裳畢集，蓋新率諸侯以祭。

靈爽固是肅然，鍾曰：祀文廟必以文德，祭豈

易言哉。徐曰：不顯不承之辭，急而反，無射之

辭，緩而順。濛初曰：讀書君牙，則不顯不承疑

當作丕顯丕承，古不字，不一讀故然。

維天之命 傳有題闕文

子夏序太平告文王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

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維清 傳有清字闕文

子夏序奏象舞也。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烈文 傳有烈字闕文

子夏序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

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

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陸曰：只是念助祭之功，而前述其在國後勉以

言詩翼周頌

三

不忘語氣蕭然。鍾曰：末句多少含蓄。

天作 傳係全闕文

子夏序祀先公先王也。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

夷之行，子孫保之。

徐曰：曰荒曰康，字法佳，此劍守之異。唐曰：高

山曰天作，而大王亦稱作，太王之功與天並矣。

又曰：天作二語可包皇矣二章，皆神之詞，其

約乃爾。

傳有定成
王字堂字
疑是亂成
王于明堂
屬此篇

昊天有成命 傳係全闕文

子夏序 郊祀天地也。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鍾曰：義深法嚴。徐曰：歷觀三代以至今日，繼

世而後，必有變。更天心，人事其勢自爾。尋其所

以殆，未易言。獨周家為不然。此以知成王之政

大。深初曰：人知成王是守成者，不知成王是

基命者。詩人特于此扶出。

言詩翼副類

我將 傳有將字闕文

子夏序 祀文王于明堂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俎六刑。文王之與

日。坵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長天之威

于時保之。

鍾曰：天與文王，今說無迹。

時邁 傳有題闕文

子夏序 廵守告祭柴望也。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

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保之。

徐曰：武王伐紂，非得已也。天命在我，不得而辭

也。今天命不在我也。釋而去之可也。觀此詩，慙

慙于天命，即聖人之心可知已。唐曰：懿德如

何求，如訪洪範于箕子，陳丹書于太公，皆是

執競 傳有題闕文

子夏序 祀武王也。

言詩翼副類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臯。自彼成康

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

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徐曰：武王功在宇內，而曰執競，反自其內之所

運而言成，康德基有密，而曰不顯，反自其外之

所著而言此，微顯闡幽之意。

思文 傳有題闕文

子夏序 后稷配天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

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徐曰后稷配天一事也生民述事故詞詳而文直思文誦德故語簡而旨深雅頌之體其不同

如此陸曰人知后稷之養民不知實開教化

之原故特表之又曰繼禹之緒則見司空之

功待稷以終陳常于時夏則見司徒之績待稷

以始鍾曰頌后稷者曰思文觀其深矣在陳

常于時夏五字看出深初曰觀此詩知宣尼

當教之序

言詩翼周頌

六

臣工之什

臣工傳有題闕文

于夏序諸侯助祭造於廟也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介

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畷於皇來牟將受厥明

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將乃錢鋤泰觀鉅艾

噫嘻傳係全闕文

于夏序春夏祈穀于上帝也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

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耜

鍾曰一農官耳曰帝命曰王命於乎重哉嗟嗟

噫嘻有一段至誠動人

振鷺傳有鷺字闕文

于夏序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雍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
在此無斃庶幾風夜以末終譽

徐曰此詩之作一則見周家之忠厚一則見人

心之慕先代久而不忘即此又可見武王伐商

非利天下蕩蕩無私氣象三代而下此風不可

再矣又曰微子之去商歸周堯舜揖讓公天

下之心也彼視天下非吾家物而惡得專之其

受封于宗以存先王之祀殆如虞賓之類非必

以武王爲仇也此意在夷齊之上第難向三代

以下人說耳又曰尊之曰客親之曰我客愛

敬兼至也

豐年傳係全闕文

于夏序秋冬報也

傳有報字
被爲此篇
其序全意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秬為酒為醴黍稷
社姓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有瞽傳闕文存替合二字疑與序全意

子夏序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應田縣鼓
執磬祝圍既備乃奏蕭管備舉嚶嚶厥聲蕭蕭和鳴
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未覯厥成

鍾曰蕭蕭謂管也故曰聞樂知德余祖亦在此

言詩翼周頌八

則曰漆初曰說刊先祖是聽合祖大音畫

矣又轉出我客二句水窮之處又起一波且終

見所謂先祖之聽非屬渺茫

詩傳全圖文

子夏序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何真漆沮潛有多魚有醴有鮪鱧鰕鯉以享以祀
以介景福

魏曰縣及吉日與此皆云漆沮豈周家根本之

地氣王而多產耶抑天子以此地為湯沐故虛

之為漁獵所耶

傳係全圖文

子夏序禘大祖也

有來雝雝至止蕭蕭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
宿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
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
亦右文母

鍾曰雝雝穆穆祭之本也故首言之 沈曰武

王八十七而卽位故曰眉壽一戎衣而有天下

言詩翼周頌九

故曰繁祉 徐曰此篇句句隔韻而第六七韻

又序第三韻第八韻又承第四韻宛轉相關音

律裁揚用韻之變殆極于此

載見傳有題圖文

子夏序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風中央修華有鏡
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未言保之

思皇多祐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爾遐不作

徐曰以介眉壽而下三句一韻功德碑本

感其有
于字此
無在板
至是微
牛兼

此

有客 傳係全闕文

子夏序微子來見祖廟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藝。以繫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滂威。降福孔夷。

陸曰有字亦字有欣然劍見之意。徐曰微子尹茲東夏本不可爵晉之者亦是愛之無已。

又曰讀此詩不獨周家忠厚其真情實意諄然

首詩異周頌

如不容已亦見微子在當時翹然峻潔有嚴巖

壁立千仞氣象。鍾曰讀有客不獨厚道何其

特達懇至也。

武 傳係全闕文

子夏序奏大武也。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

勝殷遏劉。著定爾功。

徐曰武王原以武得天下此詩直述其事見聖人公天下之心不為文飾如此。又曰文王以

取事殷而曰克開厥後何也。二聖于此易地。皆然周公作詩可謂能觀其通矣。鍾曰遏劉用武本領。

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小子 傳係全闕文

子夏序嗣王朝于廟也。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首詩異周頌

徐曰凡子孫忘其祖父未有不墜先業者讀此

詩想見成王當日痛瞻依之不及而哀慕不忘

凄然酸楚之意。又曰繼承不類者統承大業

便謂可以供養自然觀此詩章首三言何等悲

愴然慕即此便是守成之難即此便是守成之

本。陸曰閔口說不闕字合許多悽愴。

訪落 傳係全闕文

子夏序嗣王謀于廟也。

於乎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

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鍾曰：將予就之。繼猶判渙。此地位亦難到。所謂欲從末由也。判渙二字尤妙。

敬之。傳係全闕文。

子夏序：群臣進戒嗣王也。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信詩翼周頌

十一

徐曰：伊尹訓太甲曰：祗厥身。召公告康王曰：今

王敬之哉。皆以此為告君第一義。鍾曰：成王

于敬字上。自補出一聰字。妙妙。是天資最高處。

小誌。傳係全闕文。

子夏序：嗣王求助也。

予其懲而後。後患莫予。弄蜂自來。辛螫。充彼挑蠹。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鍾曰：刺臣痛深。傷弓之鳴。沈曰：借言蜂鳥者。

言察之事。變在骨肉。不忍明言之。

德。沈曰：因詩皆為成王作。未必果成王也。或周公

或當時群臣代為王言。抑賦之以當規誨與。

載芟。傳係全闕文。

子夏序：春省耕而祈社稷也。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疆侯以。有賔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
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庶。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秬。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泌其香。

音詩翼周頌

十三

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

振古如茲。

鍾曰：前半寫田家景象。茅茨雞犬。歷歷在目。有讓畔爭席之意。後忽說向宗廟朝廷上去。作大

氣象。大文字。筆端變化。幽風亦然。而體裁不同。

徐曰：觀侯主大句。可見盛世之民。昏作勤。勤

直是無一人暇逸。思媚有依。和氣浹洽。則趨車

益敏。亦見太平景象。陸曰：思媚二句。開開點

綴。分明畫出春耕光景。

良相 傳係全關文

子夏序 秋報社稷也。

吳更良相。倣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粍女。載筐及筥。其饑伊黍。其蒸伊紉。其錫斯越。以薊蓼蕝。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徑徑。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稌牡。有採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徐曰：載筐及筥，充然農家氣象。杵茂之風，溢于

言表，農夫勤動，其笠二句，形容殆盡。百室二句，

豐成氣象，有含哺鼓腹意。鍾曰：其笠伊紉，妙

于形容，親見看出。

絲衣 傳係全關文

子夏序 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絲衣其紉。載弁俶俶。自堂徂基。自羊徂牛。禴，鼎及鼐。兕觥其觶。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鍾曰：叙事簡盡。

酌 傳係全關文

子夏序 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

傳有頌文
子夏序此
篇以下篇

也

於錄王師。遵養時嘏。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降騶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鍾曰：熙出于暘，故能錄。徐曰：遵養非親變守

臣節也。大介非幸災順天命也。陸曰：武與止

殺句，頌通時。蓋窮兵黷武不足以爲武。違天特

特不足以成功。濛初曰：武與武，皆自武王心

事者。

桓 傳係全關文 然

子夏序 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懈。桓，桓，武王保有厥土。予以

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間之。

徐曰：保有厥土，要看保字。後世創業之君，與其

臣披艱，積歲出百死，得一生，而烏盡可哉。往

而是龍蛇之章，豈勝嘆息。則刻鏤之，庶幾而保

全之意微矣。

奏 傳有題關文

子夏序 大封于廟也。齊于也。

揚子善人也

傳有頌文
二字全

言講武類禡

十五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釋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釋思

鍾曰：曰敷時釋思，口於釋思，說得泣下，封建之典，其忍以之地，人民視之哉，故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言思也。

般傳有題闕文

子夏序：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嶺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

夏時之對時周之命

魯頌

鍾曰：孔子刪詩，編列魯于頌，即春秋編年之意，明以天子之事與魯矣，非大聖膽識不能。

駟

子夏序：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

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于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

子貢傳：僖公○○○○賦駟，公下闕六字。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皇，有驪有黃。

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

沈曰：思無疆，非必為馬也，思馬斯臧矣，思馬斯臧，人心之妙也。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駟，有駟有駟，以車任任，思無期，思馬斯才。

鍾曰：才字說馬妙。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駟，有駟有駟，以車釋釋，思無斂，思馬斯作。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駟，有駟有駟，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

有駟

子夏序：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子貢傳：僖公○○○○克頌之賦有○，僖下闕五字，有下闕一字。

有駟有駟，駟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鷖鷖。

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下鼓咽咽。

有駟有駟，駟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鷖鷖。

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下鼓咽咽。

鍾曰振振驚四句風致似漢樂府矣陸曰明
明而接以言舞飲酒則接以醉歸嚴而泰和而
節立言亦俱有法徐曰魯人之燕曰明明曰
言歸所謂酒以成禮不繼以淫也

有駟有騶駟彼乘駒風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
歲其有君子有穀貽孫子于行樂兮

唐曰頌不忘想無以魯頌之誇而少之

泮水

子夏序頌僖公能修泮宮也

詩經翼魯頌

十八

子貢傳○公獻捷于太廟史克○○賦泮水上闕
一字克下闕二字

思樂泮水薄采其芣魯侯戾止言觀其旒其旂夜夜
輻聲嘖嘖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徐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如漢明帝臨辟雍冠

香精神之人環楹門而觀聽者以億萬計此其
類也又曰儀衛之盛不足以爲美以之視學

若增而華矣所謂聞車馬之音欣欣有喜色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踟躕其馬踟躕

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欵

思樂泮水薄采其芣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
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唐曰人壽幾何形容易老今飲酒介壽若使之
不遠老者然難老之言可味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
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祐

陸曰玩此章德儀則民屬在上文內治一邊文
武假祖已向下文外攘一邊自是通篇關鍵

詩經翼魯頌

十九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
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
不吳不揚不告于讒在泮獻功

陸曰此章爲千古功臣護身之寶

角弓其觶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斃既克淮夷
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翻彼飛鸞集于泮林食我桑黹懷我好音憬彼淮夷
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陸曰取興原不脫作泮可見詩人通篇只鄭重
得作泮一事

沈曰此詩曰順彼長道曰稷曰明明曰敬明

其德曰允文允武曰克廣德心曰式固爾猶明
道民有路致勝有木非于頌者也

闕宮

于夏序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子貢傳○僖公八年始用郊禘史克○○賦闕○

上闕一字克下闕二字闕下闕一字

實行本上
無闕字下
有闕之字
實字無闕

闕宮有恤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

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稷

種稗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

奄有下土績禹之緒

唐曰后稷之功止于教稼穡而詩人稱揚其美

至曰績禹之緒曰陳常于時夏物象再敷之功

皆稷之功者然當時若無稷即平水土者無以

竟其業明人倫者無以成厥功可謂善言祖德

矣

后稷之孫實惟太王居岐之陽實始剪商至于文武

續太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

女敦商之旅克成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

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

鍾曰剪商之說儒者紛紛之議同于築舍揚用

修云古本作敦商作福字訓如此可省許多議

論徐田致極也與屆同義言紂惡苟有絲毫

未稔天命有絲毫未絕武王無絲毫變節之意

惟到天命窮極則牧野之師不得不興矣即此

詩特異魯頌

二字形容武王應天順人之意已盡

乃魯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

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

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

周公皇祖亦其福汝

徐曰歷觀兩漢以來詞賦表箋其言宗廟之祭

從無道及車旂儀衛之盛者每至郊祀則纏纏

不休詳其文體亦本諸此詩耳

秋而載嘗夏而福衡白牡駢剛犧尊將將毛魚載羨

遷二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唐曰：魯祀周公以王禮，故從殷之白，以比于宋，別其嫌也。其祀魯公以侯禮，則從周之尚，以遵乎時，謹其度也。徐曰：作朋有同心一德意，所謂義在資敬，情同布衣。鍾曰：君臣中友道在一朋字。

公車千乘，朱英綠滕，一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綬。

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於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諧，魯侯是若。

徐曰：魯秉禮之國，武功不足，故以服遠為頌。齊桓北伐山戎，其謀南伐荆楚，僖列于會，伯

禽始封于魯，淮夷徐戎並興，故并及數國。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且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徐曰：居字正見恢復意，字法妙品。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楸有烏，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濛初曰：此與殷武末章大相似，古人文章亦自

模擬乃爾。

許鍾曰：魯頌駟有騶二篇，不能盡脫風體，惡樂閔官，亦容大篇漸開後世文筆之端。

商頌

于貞傳：宋公孫正○○○○○那。烈祖祀成

湯也。長發大禱也。玄鳥○○○○。殷武。高宗也。

正下闕七字，馬下闕四字，武下闕一字。

徐曰：看商頌要得其精深處。鍾曰：商頌文比

簡與嚴峻，雍雍歌舞中讀之，有殺氣。

那

關文正下
當有考前
二字武下
當有祀字
玄鳥下疑
是祭高宗
也四字

子夏序祀成湯也。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爲首。

子貢傳那，烈祖祀成湯也。

猗與那與，置我鞀鼓。奏鼓簡簡，衍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鞀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聲聲。於赫湯孫，穆厥聲。庸鼓有數，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詩經商頌

五

徐曰：思成二字妙，可見古人之祭，非是具文，真是祖孫一氣，如將見之也。綏字亦佳，思而不成，則不能安成，則安矣。鍾曰：功德則言於赫聲，則言穆穆聲，音之道微也。徐曰：亦不悅，懌亦字內，合得周頌先祖是聽矣。商文簡古，乃爾。鍾曰：雅以樂洽，百禮頌以溫恭，作樂見禮樂合一之旨。

烈祖傳全那已見

子夏序祀中宗也。

嗟嗟烈祖，有秩斯禋。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醴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考無疆。約祗錯衡，八鸞鶴鶴。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徐曰：言烈祖而云嗟嗟，以簡朴故也。若周頌則言於穆於皇，近于文矣。鍾曰：奏假二句，真於穆清廟，恰好語。

玄鳥傳有題闕文

詩經商頌

五

子夏序祀高宗也。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糝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徐曰：武無不勝，所謂君德以剛爲主，易之自強。書之勇智，詩之執競，皆此物也。况中衰之後，非武不振，故殷言捷武，周言赫業。

長發

子夏序大禘也。

子貢傳大禘也。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城。方將帝立。子生商。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徐曰：唐虞五臣人而實天也。故頌稷則曰思文。

頌契則曰玄王。皆以天言之。又曰：當顯象之。

言詩翼商頌

五十六

世開以倫理。使之若而不恃。非武健剛果。烏能

其在乎。故曰桓撥。濬初曰：頌稷曰思文。頌

契及曰：桓撥立言特妙。

帝命不違。至于湯濟。湯降不違。聖敬日躋。昭假遲遲。

上帝是祇。帝命式于九圍。

徐曰：不違字妙。齊字尤妙。與致天之扇。扇字同。

義遲遲字妙。善形容不息之意。

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絀。不剛

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道。

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駸駸。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懸不竦。百祿是總。

徐曰：當時聖人行師。實是代天行事。雖以臣伐。

君。宇宙未有人情所駭。彼直蕩然無牽無碍。不

疑不沮。如着衣喫飯相似。有何周章。有何退縮。

句一毫私意。便不禁震懼。神氣改常。舉止

言詩翼商頌

二十七

言詩翼六卷

兩江總督
孫進本

明凌蒙初撰此編仍列詩傳詩序於每篇之前又以詩傳詩序次序不同復篆書詩傳冠於篇端而雜採徐光啟陸化熙魏沅初沈守正鍾惺唐汝諤六家之評直以選詞遣調造語鍊字諸法論三百篇每篇又從鍾惺之本加以圈點明人經解真可謂無所不有矣

詩逆四卷詩考一卷

〔明〕凌濛初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明天啓二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詩逆六卷》

提要

詩逆自序

古今說詩之法有出於以意
逆志一法之上乎考序駁小
序安言於詩文未有以見其
法則是以文害詞也又言直
據詩詞初不相涉則是以詞
害志也之二病者考序且未
免而今之制舉義說考序
之說而欲以詩人得乎法
則考序不可從乎曰非也考



亭以見其絃為絃則此必詩之
然也考亭之絃之也考亭以相
涉為相涉則此必詩之相涉也
考亭之相涉之也其不必家亦
逆也男絃之相涉之考亦意也

烏見考亭之意之不可以考亭
逆故還其未有以見其然與初不
相涉之面目得考亭之說而美
用者也以余所存于法家說者
皆能以考亭之意逆者也存一

逆之見於胸中即墨守考亭
以為國家存功今何所不得於
詩者無事掄改為已若點綴浮
雲滓穢太清刻畫無鹽唐突
西子則信傳疑徑執其說者自

泥之眉山不之言詩即此詩定
知此詩人乎不得為考亭分
訪其以逆之一字鍼膏肓而起
廢疾可也
壬戌之秋吳興凌濛初書

詩選九例

一 是編之意。止為制義家導引。故凡所採。皆取議論見解。及作詩者。際來做詞之秘。說詩者。幹旋體認之妙。直以金針度人。非闢繡語也。故一切煩碎詞話。如某字為某類。大段明了主意。如某事屬某。某皆略不錄。蓋原不為童習者。他耳。

一 詩人之旨。大約引而不發。令人自解。而說詩者。往往不甚理會。或增其所本無。或裁其所不露。竟使隱躍神情。盡作張牙露爪。即使快于覽觀。終非溫厚本色。故是編

詩選九例

於凡詩中。此等處。必為拈出。雖意在言外。四字可以蔽之。而不願重複詳載者。以各詩各有所含。蘊各有所委。其法不一。未可以一端例推耳。

一 說詩家不啻衆。而獨取數家者。以往時。訓字解義居多。數君子。概翻窠臼。直狀家藏。既得。以意逆志。的。復為。慈憤。叢。排。舟。頭。故。擇。而。節。取。之。其。有。前。人。所。已。言。不。盡。出。諸。其。人。已。意。而。布。語。特。覺。簡。快。者。亦。即。錄。其。所。著。書。若。其。不。佞。一。得。之。思。後。先。附。見。間。有。人。所。已。言。而。不。佞。隨。括。之。者。亦。竊。取。云。

一 朱子率臆說詩。駭驚義幾無完膚。好古君子。不以為然。乃功令所在。舍此即岐。此編一遵其說。不敢立異。其有本詩所不露。而傳注自云爾者。此在讀者。設者。勿刻舟求劍。反信傳而疑經。乃為善言詩耳。間為照破。不佞一拈出也。

一 錄詩本文。便覽觀也。凡說詩有得意而無分辭者。統歸于本文之後。其有提意而各章復有分辭者。則錄提意于詩題之後。本文之前。而今解各見本章之後。其賦此典三義附載章下。以學者。倘易遺誤耳。詩柄則經生童

詩選九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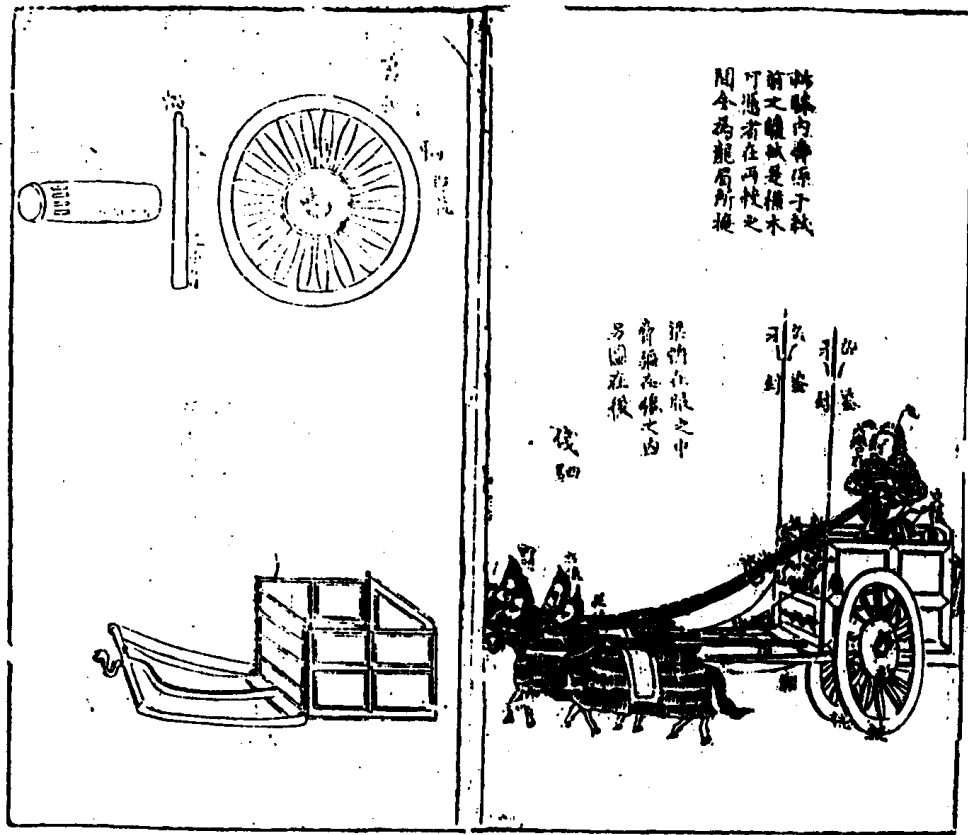
而習之者。不煩瑣也。

一 全篇有以某句或某字為主。為骨。為血脉者。此編既不復瑣載。則于本文中。特為圈出。覽者。自可會其意。

一 詩中制度禮儀等類。不一而足。往時說詩者。皆雜列之。講意中。頗厭看而易忽。然于此不明。又茫然莫據。難以下筆。經生所必不可廢。茲集不以混入正旨。而別為詩攷一帙。以前畫為主。其彼此相關者。類而詳之。可以一覽。得。若。雖。有。訂。考。與。行。文。無。與。者。及。註。中。未。明。者。俱。不。贅。故。以。此。多。議。則。未。餘。一。班。以。便。經。生。則。庶。幾。近。之。耳。

七月表 按集注王氏極論分布為表如左

七月表	即觀聖日辨察民氣以知天時女服事乎向上以誠愛下養老而慈幼其終必可 霜露之變草木之化以授民書男服事乎下以此則上養力而助財其終必可	一之日 齋祭	于祭 為公子莊	二之日 栗烈	鑿冰 共同 移柩獻豕	三之日	約于浹陰 于躬	四之日	舉趾	同于德也 獻羔祭韭	四月	秀蔓	五月	鳴明 斯發動朕	六月	莎雞振羽	食辨及黃	七月	流火 鳴鴉	食水	八月	鷹祭社 在野	食水	九月	肅霜 在戶 校柝	利豐	十月	其市布于二月四 月之間為委月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詩攷鏡目

禮儀 禮儀 禮記 於祀 於禮

甸服

車馬 車馬 亦有弓矢 旗幟之類 要皆設于車者

樂器

田事 祭田

宮室

宮掖



詩攷

吳興凌濛初輯著 任瑞森 男琛恭校

禮儀 禮儀 禮記 地特朝貢交接附

蘭兮 以下俱無飲

公言錫爵 ○工告樂備則主人獻工主人宰夫也然錫之

自君命故云

港露

夜飲 ○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退是不親也醉

而不出是謀宗也

考 ○訓成者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於庶姓

其讓之則止讓則不成不許其讓故成也

形弓

形弓 ○王者賜猶有彤矢百級弓矢千而獨言形弓者衆

重以該輕耳

饗 ○烹大牢設几而不倚爵盛而不飲獻如命數散牲俎

豆盛于食燕乃禮之大者獻數終而止不得終日旋曰一朝

酬 ○即酬字也飲酒之禮主人酌賓曰獻 建禮 然 賓

飲主人曰酬 行 主人又自飲而復洗爵 行 再酌飲者

曰酬酢也。其賓受之奠于席前而不舉，行舉之禮。乃舉其爵謂之舉酬，而後少長相勸，交錯其非以也。東西對飲為交，東西相行錯綜對飲為錯。則一也。故據而詳之。

大東

簋餘棘也。殮者，客始至主人所致之禮也。禮簋盛黍稷，吉祭及賓客之七用棘。古者終祀享食必體解其肉之腥，實之以鬲而煮之，肉既大故，頭以七載之，出于鬲而升于俎。

賓之初筵

首二章。每章俱有三段飲酒飲酒孔偕，未射之飲，舉酬。遠射將射之飲，以折爾爵，步射之飲，錫爾純嘏，以上主人獻尸，春春爾能以上，子孫獻尸，以奏爾時以上，賓客獻尸，尸俱酢之，是祭飲。室人，賓佐尸食者也，于賓之中取人，令佐主人設饌，名曰佐食。八又，三獻禮成，文多之為加爵，此原是獻尸之禮，非就賓所酌之酒再加滿些之謂。為此說者，以為賓人是執爨一類，不知川亦賓也。酌彼康爵，薰室與室人言，即酌尸所酢之爵也。

車為飲酒

行幕

鋪陳品物曰筵，鋪藉曰席。席設在筵上一層，故曰重簾。步者設席而坐，也者則加几于席，使有所憑。

魯孫維主，王燕兄弟，膳夫為主，蓋主臣不可相抗也。云然者，得與平時不同，蓋無算之爵已行，不拘常例，王自以大斗酌兄弟中之長者，故也。

采蘋 以下祭禮

君執鸞刀，羞齊，夫人薦豆，故曰用之。公侯之室，然見立

于阼階，夫人副，立于東房，故曰用之。公侯之室。

采蘋

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宗，大夫之始祖，蓋諸侯自靖子以外，皆為別子，別子始為大夫，是為始祖。然別子之嫡，未世為大夫，則立始為大夫者之廟，以祀之，是為宗室。堂制南向，而主皆東向，室西南隅為與神靈所棲之地，故奠在牲

天保

古。注。誠。日。者。下。柔。日。也。君。臣。謀。祭。日。於。旬。有。一。日。之。矣。至。於。下。所。擇。之。日。吉。否。如。少。宰。饋。日。大。夫。先。與。有。

司取丁巳之日明日乃其日之吉也擇士者先一日
大射于澤宮選典祭之士士諸侯大夫及貢士也生民
其即此○注齊戒者七日齋三日戒潔其內也滌濯者
洗祭器掃宗廟沐浴其身之類潔其外也生民我惟即此
禴祠黍嘗○祠之言食也禴禴新黍嘗新穀進物品
楚茨

前二章皆三獻以前事 祝祭于禘○此是初入祭求
神之時也祀禘求諸陰爵嘗灌地也信南山祭以清酒
即此此謂既灌然後迎牲而蕭炳求諸陽取爵升臭也生

既則蕭祭脂信南山取其香即此索祭祀于禘求諸陰陽之
間禘內陰也魄之所屬外陽也魂之所屬陰陽之間魂魄
會焉故祭而索之也 祭爾牛羊則亨詳將○是既灌迎
牲之時祭者若牲也省其色純角正之類司徒奉牛司馬
奉羊內饗司禘事烹人司烹事此治牲也外饗司其饋謂
陳之于俎司徒小子之類司將事謂進之于廟此設牲也
妥備 是迎尸以入拜坐之時祝設几于筵上祝酌奠
主人西向拜祝出迎尸于廟門外尸入升筵祝主人皆拜
以妥之伏處神坐也尸告伯祝獨備曰皇尸未嘗信尸又

食主人拜備尸又三飯荷南山界尸即此或炙○主人
初獻之時主人洗爵獻尸賓長即以炙肝從之 或燔○
主婦亞獻之時主婦洗爵獻尸兄弟以燔肉從之 獻酬
交錯○是賓三獻畢而旅酬之時禮已見前然此是
祭時尊飲非祭畢之燕也 內辨躋踰踰兼主祭助祭言
執奠之敬就職事言故曰階階主婦之敬就交禮言故曰
奠奠提要歸到主人之敬

傳神意擬主人之時故之禮祝編取黍稷牢由魚糝亦醢
以投尸孝孫前就尸受之既受使宰夫受之以篚祝則釋

般詞以勅之此天子之禮也大夫之禮主人醢尸尸酢主
人佐食取黍稷尸尸執以命祝祝受以東北而般主人般
詞見注即以般之物牲于主人故曰祖養此祖是祝祖孝
孫主祭時醢尸之位 祖位祝告 是欲福以後孝孫往
昨階時祝尸意致利成之時此祖是孝孫自祖昨階上
而而未祭時分刻之位 尸起送尸受告之後則當送
尸尸歸神者也尸醉即神醉送尸則神歸君迎牲而不迎
尸送尸不出門別嬖也尸在廟外則疑于及在廟內則會

于君 廢徹不送。○送尸以後則當徹饌。請宰則徹所獻之饌。君婦則徹所獻之豆也。主人之俎佐食徹之。尸俎則佐食徹而有司歸之。賓俎則有司徹而歸之。祝及兄弟祭賓之俎則皆自徹而出。拜賓于門外而不敢留。歸賓俎而不敢後所以尊賓也。燕私○是徹僕以後既歸賓俎之時至人以胙俎遊豆及祝尸兄弟之庶羞燕族人于堂。所以親親也。末章即燕私事。此詩語有後先。又一時禮而如共禮故併載其次序以便考據。

執費○養費以煮肉。庶費以炊米。為豆○內羞以穀。既既○樂終三闕。既既○樂終三闕。庶羞以牲物。既既○禮終三獻。既既○樂終三闕。樂具入奏。○燕與祭不同樂。而云然者聲歌異。樂器一也。

信南山

執其鸞刀。○三句皆迎牲而殺之事。凡谷之次。先灌酒。次迎牲。于是殺牲。啓毛以告統。取血以告羣。取骨以升臭。燔骨在薦熟之後。而取之則此時耳。燕享○正薦熟升臭時事。苾芬○以犧牲兼黍稷不茹言。

生民

或春回向。為儲之報。謀向。言謂之事。取蕭句。求神之事。

主內神言。取瓶句。主外神言。五祀行最。小父最後。行祭。則餘祭在其中矣。燔以備庶羞。然以實遊豆。皆所以獻神者。不必泥定獻尸。蓋后稷義起之禮。未可以周制一附會耳。

既醉

孝子不匱。○注有嗣舉。莫謂迎牲之前。祝先酌酒。奠于神席前。祝祭告畢。迎尸入。至獻尸而旅酬。主人嗣子入。尸執前所奠之酒。飲之以致伸附祖考之意。嗣子乃洗爵酬尸。當旅酬告成之後。而其誠心若祝祭迎牲之始。故曰不底。竟野。

楚茨神保。非釋則祭畢之燕。尸不與焉。蓋以其象神。故不敢居。又不忍輒忘。而轉為次日之燕。煖其祭食。以賓禮待之。尊尸亦以尊祖也。故曰釋而賓尸。終。尋釋前祭也。

絲衣

門側之堂。謂之塾。蓋門之內。外夾室。其東西皆有塾。一門。允西塾。外西塾。南向。內西塾。北向。此基乃內塾之基。士所立告之位也。禮。祭前一日夕時。賓主分立堂下。東西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于堂上。東序。視盥豆。綱于房。東。視几席。及取于西廂。及降于基。而告祭器之濯。視几席之備具。而

主則背賓。故朝上立而告之。是為省器。於是賓主皆出。位于門東西塾前之基。與兩階相值處。躬在門外北。而北上。牲在鼎西南。北首。東足。東上。宗人往視牲。反位告充配。是為省牲。遂舉。舉告。為之潔。謂之省。闕。厥明乃祭。賓三獻。尸之後。主人遂獻賓。及宗人而飲。此詩宗人。即注所謂士也。飲酒。即指此獻酬之禮。自堂祖基。但言所往之處。不言所為之事。羊牛。但言所視之物。不言所往之處。立相足也。為馬及鳥。不言自相。象上文也。壺。濯。盥。豆在堂上。在東。房。故曰降。牲在門內。故曰反。房。簾等。近于主人。故不言反。降。

釋林

雲漢 以下郊社之祭

自郊祖宮。該社在其中。奠是方祭。而置之于地。瘞。是祭畢。而埋之于土。凡牲玉。祝冊之類。皆然。郊宮上下皆有之。此皆修大祀。故曰宗。

錢譜

糝。指以為席。陶。指以為器。藟。以為牲。掃地而祭。天子南郊。尊之。如牛。羊。以為牲。藟。蓋以為器。鴻。祖以為實。其薦。用熟。祭天子。明堂。親之也。尊。故配以始。祖。稷。是也。親。故配以祖。父。王。是也。

闕官

龍祈二向。斷主郊祭說。禮記郊特牲。乘素車。貴其職也。有十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可証周禮司常。日月為帝。王廷之。交龍為祈。祈有十二旒。侯建之。谷之于禮記。明堂位。魯君孟春。乘大騂。載珽。禱。有十二旒。日月之靈。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則祈與帝皆有矣。或者日月交龍。德孟祈上。亦未可知。蓋以侯用天子之儀。故兼出之也。說者謂建日月之章。則不建龍祈。而以此為廟。殊未之詳耳。

釋林

蔽 以下郊社

高山。陸山。喬。蔽。只一山耳。陸。旁小山也。喬。則山頂也。古者。庭。於天。封。泰山。以告天。封。其旁之小山。以告地也。此止。謂一嶽之山耳。猶。俞。河。則。周。四。嶽。矣。諸。侯。各。朝。于。方。岳。之。下。非。聚。朝。一。嶽。也。

泂水 以下郊官

淮。成。之。貢。蠙。珠。暨。魚。厥。篚。玄。織。編。刑。揚。黃。萬。羊。九。江。納。大。魚。金。三。品。荆。揚。皆。有。之。

陸武

國語云賓服者享荒服者王。注世見曰王。世界者父死子

繼父嗣王即位乃見也。
葛屨 以下交接

左辟古人以右為尊。設讓者辟右就左。賓主相授主降階
賓西階則左乃主位也。

冠服

羔羊

縫中突元為純。有界限為緇。合二為總。皮則有毛附麗。華則毛徒而特存。縫別華散而縫見。義見晏子。

借考

副○編他髮假作髻形加于首上。笄○簪也。其端頓錫

形橫于髻旁。加○并頭所飾玉。其數六。副旁有笄并頭

加玉作三件。一串說象服如此。惟后夫人有之。卿大夫以

下則無。簪云編髮于首而旁有衡。笄之垂并垂于愛而上

有六珈之飾。簡使可記。項○塞耳。即充耳。死五。都人士

天子用玉。諸侯用石。在當耳處。故名以纁纁之。纁亦謂之

純。純用雜采。故國篇中有素青黃。

淇真

會弁○皮弁。純中結玉謂之基。諸侯玉用朱白蒼三采。基

飾七。

南山

五兩○雉有纁黃白墨散凡五等。

終南

錦衣狐裘○以錦衣加于狐裘之上也諸侯朝天子之服
歸則服之以告廟非在國之朝服 黻○黻繡于裳言黻
衣者裳亦衣也後評

九章

衮衣繡裳○周制衮衣裳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
四曰火五曰宗彝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
兩皆繡其形于裳衣之上天子之龍一升一降公但有降
龍以龍首卷然故謂之衮釋義 公九章俱全侯伯

鷩冕七章則無龍山二件但自華蟲以下子男鷩冕五章
則無龍山華蟲火四件但自宗彝以下并藻粉米亦繡于
衣而裳止黼黻狐飾錦冕三章則止以粉米繡于衣而裳
黼黻大夫玄冕則玄衣而裳止有黻矣采菽玄裳及黼蓋
錫上公以獨列侯也未注各屬錯雜散

采菽

赤帶○服于腰而垂于股所以蔽膝而謹拜跪 邪幅○
邪纏于股之下所以束理而利趨踰 按帶字即鞞字冕
服謂之鞞中人 手冠其他謂之鞞 素冠蔽膝也以韋為

之。又按宋米元章名帶者時又書作鞞而其無為鞞
文篆字又篆其名作亞則帶鞞一字也而持帶作鞞其制
又與鞞不同何也元章時方必不有故豈元服之帶亦
鞞亞形其亡者而故即鞞字耶

車馬射附附
亦有弓矢旗幟之類要皆設于車者

淇貝

較是車兩箱旁之直木橫兩較之間者為較較在軾之上致敬則附而憑軾無事則但依較故以為自如之喻

小戎別有圖

五葉梁輶○輶是輶端之軌鈎銜以駕馬者其制從前軾以前稍曲而上至末為頸當輶端就下以鈎銜當輶馬頸上脊缺處以抵馬頭謂之輶輶形上曲者恐碍馬體膚也束之以皮恐曲處多是斲成不隨不理不堅固耳游

環脅驅○是二件環是一皮圍蓋服馬身夾于輶控御有定而駮次服外易于出入故把駮馬兩外轡併服馬內外四轡貫在圈中而手執之使駮不得出所謂六轡在手也環是活動的故曰游脅驅是條定的兩條皮隔駮在服之外使不得入陰刺透結○服馬頭當于轡可以用力駮馬不當衝使無用乃虞故別設二轡係兩駮之頸繫在陰板一環即結也暢駮○駮形圓聲空其中以貫軸而用圍持三十幅兵車要馳驅險阻而駮短則脫輻故此大車長此盾○如今連箭牌 觸勃○駮馬迫于脅駮不得

內入其內轡不用牽挽但係于軾前之轡非前之轡也開緹縻○以竹為開象弓之形弓弛時納于其裏用緹約之而後入于輶也

六月

幟文○幟上有文即是鳥章出車之旗即此前軍所建也白旆○以帛綴旗末為燕尾故曰總旆非二物也獨言旆者凡未戰則建而不旆戰則旆之也元戎○車縵輶馬披甲銜軾之上盡有副戰各備陣之車所謂選鋒皆言其前軍也戎車四牡則大隊繼之矣

采菽

路車乘馬○天子錫車馬以分氏族也同姓金路其纓九就異姓象路其纓七就以五綵弱為樊及纓而九成七戒也齊莢 莢高唯金路有鈎以金為之馬領之飾也故曰鈎膺言鈎及樊纓也齊莢采芑亦有鈎膺故嚴氏孔氏皆以路車有莢為金路而朱子以為戎路然象路朱故曰有莢戎路則臨陣乃用革輓而漆之為黑色然所謂莢黑之矣戎路者將師采天子之命車以臨戎也與戎車又別大叔于四射好

磨○騎馬從命隨其所使馬即從之曲折如磨也
 控○止馬待擊馬隨而止節制在手如控也
 絃○絃足矢尾着弦者滿則放手以任其去使舍板曰能
 送○送○滿時稍內向既放矢則其稍並指于前如頭也
 覆○覆○倒也
 送夫遠去故曰覆稍曰送

樂器

靈臺

康業雖從提是一物註已詳廢上所懸乃鐘磬之小者
 貴鼓鋪則大鼓大鐘列于東西序者

有磬

祝○祝方二尺四寸陰也圍二十七寸陽也樂作也
 也○以陰數成之樂止陰也○以陽數成之祝之制中禘
 所出以匡為木也圍之制中實禘之所止則歸實也

那

南夫
 執鼓○二物秦鼓鼓字無執鼓言迎牲以執鼓當祭以
 鼓以管以磬祭成以鋪鼓為舞

田事 卷附

七月 有未

信南山

種理。理如方里為井，十里為成理。如百畝為夫，一夫有
遂。十夫有溝，遂在井之內，周道一夫之田。溝在井之外，周
道十夫之田。推而廣之為江，百夫為澮，千夫為川。思密所
謂十千，非指南東畝。自遂之達于溝，古之也。畝是田之
身，遂是田首，通水小道，故有一縱一橫之象。其遂橫，趨于
溝者，別南其畝，謂畝形自南而亘也。其遂縱，趨于溝者，別
東其畝，謂畝形自東而亘也。蓋古人之畝，皆廣一步，長百
步。非如今時之正方耳。即如防風氏身橫九畝，蓋畝直而
身橫，正謂身橫亘于九步之上耳。若如今之所謂畝，安有
如許長人耶。宋注本明今人以畝別為遂，開防水之具。不
知何始。當由宋考周禮左氏耳。

載芟

才，樹其根，既耕而耘也。反上而除草木之根株也。絲絲其
應，既苗而耘也。除去田間之草芽也。者，據注，掘訓作去，前
間草，則捕殺三節，為中明，必節之意，掘是既苗而耘矣。

良耜

蘇祭，則凡百穀之宜高而寒者，得其養。蘇，則凡百穀之
宜下而暑者，余其生。觀荼，莽為水陸之草，可見。

鹿田 田事之終

方社，止言用禮。田祖，止言用樂。方社報而不祈，田祖祈而
不報，皆互文耳。以社報生也，以方報成也。

宮室

定中

星以定名。取民事已畢之義。故是時可以營室。營日者。樹
集在室基中間。日出則影西倒。日入則影東倒。以繩正之
而東西向定矣。午明日行正南。而集影北倒。以繩正之而
南北向定矣。周禮標日之法甚詳。說者引以為証。彼以周
公營洛耳。楚丘一室。未必盡然。然法之要畧廢不異也。下
景山。又是定一函之方面。則景亦是度日之景。與此樹集
從日不同。

其絕則直。○定廟之方位也。方位正而加以板築。則東版
自下而上。如坎戰然。必須知引繩東版。非特作廟為然。故
下文百堵。逕從築牆說。猶此節定。不言拔度築制也。
東門。○阜遠也。門最在外也。應門。○應居北以應治也。

宮掖

小星

內則所謂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者。不敢當后。在君所之
夕也。禮。天子后。在君所。正內。治五日一休。則一嬪與其御
進。凡四十五日。而九嬪畢見。付諸侯以下。妾媵雖有多寡。
然皆用五日之制。此衆妻。疑即女御也。進御必從其嬪。不
敢自往。故曰莫敢當夕。非見星往還。謂之莫敢當夕也。或
謂昏是昏往還。豈是且往還。恐無一夜兩次。僕僕之理。夫
人入御。君所從容而有儀。至旦。太師奏鷄鳴于階下。然後

夫人鳴佩玉于房中。若媵妾。則女使投環致辭。浴濯
進。慎。有衣服。以及恭履。雖得進御。承恩寵于尊魚。字御叙
于燕寢。比夫人多如許。敬慎勤勞。不敢即安。故曰肅肅。曰
宵衣。

江有記

諸侯之媵。必歲備。葭十五從嬪。二十每事。君子未任。承事。
則送待于父母之國。

詩選 同風

吳興凌濛初輯著 任瑞森 男琛森訂

問問難 問之大主生問空 德大自空之 似此以鳥之 亂空于之 人於于 物也 見其

問問難 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 也

參差荇菜 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 寤寐求之 不得寤寐

思服 悠哉悠哉 輾轉反側 也 此亦本在末月也

參差荇菜 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 琴瑟友之 參差荇菜 左右

采之 窈窕淑女 鐘鼓樂之 也 此亦本在末月也

合是官人 寓其一見后地 欣喜不能自已之詞 蓋平日

見君子之德已真 而求配適得此淑女 一時思想如此

君子真得此人配他 而如此人 豈容易得 使我宮中

人向何處去 除非是夢想 今幸得之 豈能不爱且樂

而無可抒 有北之琴瑟 鐘鼓而已 一意而情詞曲折

政是風人妙地 若如後人 說說說完未詳而為 既得而

則淑女之窈窕 見之且難形容 未見從何懸想 憂思

何如 况大邦有知 文定吉祥 其未已非 一用亦何事 懸

思夢此 夢寐為詩 凌濛初曰 是說極妙 或曰 若是

則重居子 不重淑女矣 以其所以重淑女也

葛覃 后妃在成婦也 賦其

好此詩說者 多以治葛為 尋味語 頗却似為將歸寧而

返 叙葛之生 成與治之 事如此 蓋后妃以親執女工

為 物何知其久且 功只是一日 未解一日 不得歸寧 未

免 隱隱測情 則殊覺其 成為可幸 耶如此 看方見 渾然

語 而諸美自備 其中 若依時說 則視葛反似 太難 而

帶工 歸寧 政似 贊地 詩

葛覃 施于中谷 維葉萋萋 黃鳥于飛 集于灌木 其鳴

嘒嘒 也 其鳥和鳴 以間 不似 後則 下三 是后妃 女工 不在 在

黃鳥飛鳴 不以見聞 泥說 又只聞 聞點 綴不 必說 到動

女工之思 后妃女工 無日不在 念 豈待 黃鳥 始感 乎

無 葛覃 施于中谷 維葉萋萋 是則 是漢 為歸 為歸 服之

服之 無 執是心之所 期如此 耶 后妃 自以 治葛 是婦人

常 勤勞 稱節 等 寧獨 不出 諸口 初何 嘗有 是心 耶

凌濛初曰 要知其 此世 自爾 下語 便可 做佛

言 告師 告言 告言 歸 汗我 我 薄 游 我 衣 宮 濟 害 否 歸 寧

〇〇

私來禮衣不_〇必是_〇富_〇宰_〇客_〇若_〇否_〇單_〇承_〇禮_〇服_〇言_〇以_〇是_〇自_〇家_〇
料_〇理_〇非_〇與_〇師_〇氏_〇商_〇議_〇未_〇與_〇贈_〇收_〇外_〇聲_〇亦_〇成_〇意_〇思_〇禮_〇
游_〇汗_〇中_〇亦_〇有_〇服_〇之_〇與_〇改_〇意_〇在_〇禮_〇

卷耳

后妃以卷耳示莊而且處之也此詩

豈_〇首_〇非_〇不_〇是_〇已_〇采_〇物_〇方_〇盛_〇懷_〇後_〇三_〇車_〇亦_〇不_〇是_〇因_〇登_〇高_〇不_〇
滿_〇方_〇思_〇酌_〇酒_〇以_〇解_〇愁_〇懷_〇人_〇在_〇念_〇則_〇采_〇物_〇登_〇高_〇飲_〇酒_〇都_〇
無_〇與_〇結_〇耳_〇意_〇在_〇言_〇外_〇得_〇意_〇情_〇亦_〇以_〇真_〇情_〇佳_〇方_〇中_〇不_〇下_〇通_〇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及真被周故也

詩經卷耳

頃知此懷非是閒情私懷味詩

陟彼崔嵬我馬虺虺彼金罍雖以不私懷也
登高一望白雲思視合之意注佳從之太着矣味詩
陟彼高岡我馬虺虺彼危解羅以不私懷也
陟彼隰塗我馬虺虺僕痛卷云何吁矣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君子福履將之也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君子福履將之也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君子福履將之也

樂只即指遠下之德高勝涉彼坤為而物也
中詩緩之符之成也語意俱着勿猜云天自未安全
之佐助之成統之地也只作只平無淺深曉曉亦自
佳通

卷耳

后妃不以其子以卷耳示莊而且處之也此詩

豈_〇斯_〇習_〇賦_〇詩_〇子_〇孫_〇孫_〇孫_〇孫_〇孫_〇孫_〇
豈_〇斯_〇習_〇賦_〇詩_〇子_〇孫_〇孫_〇孫_〇孫_〇孫_〇孫_〇
豈_〇斯_〇習_〇賦_〇詩_〇子_〇孫_〇孫_〇孫_〇孫_〇孫_〇孫_〇
豈_〇斯_〇習_〇賦_〇詩_〇子_〇孫_〇孫_〇孫_〇孫_〇孫_〇孫_〇
豈_〇斯_〇習_〇賦_〇詩_〇子_〇孫_〇孫_〇孫_〇孫_〇孫_〇孫_〇

事妾感激之情寔不能形貌而姑借茲斯以咏之規

類_〇而_〇是_〇說_〇后_〇如_〇隱_〇不_〇說_〇確_〇意_〇味_〇自_〇是_〇無_〇際_〇而_〇說_〇詩_〇者
類_〇而_〇是_〇說_〇后_〇如_〇隱_〇不_〇說_〇確_〇意_〇味_〇自_〇是_〇無_〇際_〇而_〇說_〇詩_〇者
乃知子孫衆矣是后妃已然之福故衆妾深嘆其福然
但言宜其如此而仍不明說他所以然使人自燃其福
以宜者為師風人大都在言外

桃夭 大主化有重而國力以公以明川山左詩八月詩也川左其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男女以正婚姻以時詩意重此二意然不得顯言以傷
 玉氏解之象淡淡叔之子于歸宜室宜家宜
 室人而正以時思過半矣使不正不詩而何以宜
 仲春乃廟書蕃育之法非正昏之時雷降澤水冰泮
 殺止正昏之時也以時謂男女家及歲年也挑天者
 朱威容華非以顯見言也
 免且朱威容華非以顯見言也
 當時之人用則為疏附後先不用則安于農桑狩獵各
 循其職分之常無容心也非曰廟席之不得則山林而
 已矣而小試其才於免置之中也但詩人遊旁觀也而
 見其未始不可干城好仇腹心云耳非為國而惜人亦
 亦非為時人嘆論為平下故而柳撰作人之知和免
 然矣其標定此處可討之意然詩人方論治于聖化
 之官有不知誰為之者要得對體不可類于賦微
 凌潔物曰置免武夫而不知何地非和不是為武夫未
 華也然賢才衆多却不是詩人口中語只就所見而嘆
 美之而已自有在
 甫甫免置依之丁丁對對武夫各候中城也

此越非贊詞只大樂舉他武勇之狀亦不尤謂是雄
 少知公保二字亦要讚蓋才只堪對付別的人精無奇
 耳干城是借字詩干城非只以用武言以彼其才
 即今便可為公侯之保非擬他日為公侯之用也微
 甫甫免置施于中越越武夫四候候也
 甫甫免置施于中越越武夫四候候也
 朱言朱言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也
 采采芣苢薄言採之采采芣苢薄言將之也
 采采芣苢薄言採之采采芣苢薄言將之也
 為采芣苢而御以得芣苢而賜吾事已畢不知其他只
 閒閒采芣苢而御以得芣苢而賜吾事已畢不知其他只
 一段太平無事光陰如流清景致佳應使非木色詩
 初出時未嘗慮及何以多時何以攜歸隨其采之多而
 處置之耳和平無事光陰如流清景致佳應使非木色詩
 和樂不可又作相樂也
 漢廣漢廣
 南有喬木不可休也漢有游女不可求也漢之廣者不可

冰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此也

不可求思。語意涼。着不得一毫意見。云欲求之而不得。則非詩人言。昔可求而今不。則非游文。不可求。不可方。亦崇。崇着。漢。廣。江。永。不。為。冰。之。方。之。說。道。四。句。詠。數。得。詩。在。從。一。漢。字。疎。帶。得。來。作。比。看。便。隔。一。層。矣。最。忘。補。出。正。意。凌。濛。初。曰。望。文。而。知。不。可。求。望。江。漢。而。自。然。不。可。方。冰。非。待。試。而。後。知。魁。錯。折。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林。其。馬。漢。之。廣。魯。不。可。冰。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此也

魁錯折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林其物漢之廣魯不可

冰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此也

凌濛初曰。林為林物。只柳。言其于歸。如云。八。高。四。壯。之。類。也。柳。于。歸。之。而。非。而。初。也。故。下。崇。以。不。可。方。冰。之。沒。人。疑。是。詩。人。代。為。林。馬。林。物。使。說。不。知。又。曰。只。是。于。歸。二。字。使。見。詩。多。正。氣。下。故。只。說。三。點。微。而。不。盡。何。崇。在。慈。作。領。馬。執。鞭。人。有。謂。求。之。以。正。言。林。馬。以。當。御。粉。二。解。終。章。強。矣。平。向。為。是。說。今。見。陸。解。亦。然。不。必。泥。注。欲。字。與。悅。之。語。至。即。泥。注。而。勉。為。執。鞭。

之解。初不可云不可求而假此得近之為幸也。江漢

之。初。不。其。肯。前。項。得。講。而。不。講。之。初。則。亦。亦。之。意。究。然。若。情。之。如。狀。之。滿。正。在。疊。味。上。見。活。但。非。詩。人。語。也。汝。墳。詩。之。同。在。汝。墳。文。王。三。在。汝。墳。在。物。人。言。平。字。曰。汝。而。得。因。記。其。不。慈。歡。離。合。人。之。常。情。惟。在。久。別。之。後。而。絕。無。怨。絕。之。語。反。以。忠。義。相。慰。所。以。為。難。詩。德。是。德。能。補。勞。之。謂。情。通。詩。道。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怒。如。調。佩。也。道。彼。汝。墳。伐。其。條。枚。既。見。君子。不。我。遐。棄。也。

伐枚伐肆。詩人只直叙其事。而時序之久自見。棄

不是地。燬。下。王。室。如。燬。其。有。思。久。難。保。相。見。無。期。之。意。詩。道。

魚。類。尾。王。室。如。燬。難。則。如。燬。也。且。且。也。

孔。通。之。道。也。孔。通。不。作。地。故。亦。不。須。到。忘。勞。還。是。慰。以。身。難。已。瘳。後。雖。高。祭。猶。有。父。母。可。恃。賴。耳。詩。凌。濛。初。曰。其。稱。父。母。使。似。相。忘。正。不。若。云。文。王。德。如。父。母。也。此。方。是。王。氏。照。解。也。

此止我之心也此止我之心也

涉彼南山言采其蕨也君子愛心微慎去既見止也既

此我之心也此我之心也

涉彼南山言采其蕨也君子我之心傷悲也既見止也既

此我之心也此我之心也

其說既見方純樂也其說既見方純樂也

一節紫一節說見之善亦一節深一節一節紫一節說見之善亦一節深一節

獨居之憂獨居之憂

采蘋南國被文王孔大夫去能奉祭祀而美令人叙其山川美之也

此以我蕨南潤之流也此以我蕨南潤之流也

此以我蕨南潤之流也此以我蕨南潤之流也

此以我蕨南潤之流也此以我蕨南潤之流也

此以我蕨南潤之流也此以我蕨南潤之流也

此以我蕨南潤之流也此以我蕨南潤之流也

此以我蕨南潤之流也此以我蕨南潤之流也

此以我蕨南潤之流也此以我蕨南潤之流也

此以我蕨南潤之流也此以我蕨南潤之流也

此以我蕨南潤之流也此以我蕨南潤之流也

此以我蕨南潤之流也此以我蕨南潤之流也

此以我蕨南潤之流也此以我蕨南潤之流也

此以我蕨南潤之流也此以我蕨南潤之流也

此以我蕨南潤之流也此以我蕨南潤之流也

此以我蕨南潤之流也此以我蕨南潤之流也

此以我蕨南潤之流也此以我蕨南潤之流也

此以我蕨南潤之流也此以我蕨南潤之流也

此以我蕨南潤之流也此以我蕨南潤之流也

此為思召伯之德而絕不道也此為思召伯之德而絕不道也

何以愛至此說詩須會此意是上召伯句是為指也何以愛至此說詩須會此意是上召伯句是為指也

常嗚呼存而必嗚呼也常嗚呼存而必嗚呼也

其不不作布政于其下也其不不作布政于其下也

見樹思人則樹也而思也知非詩意也見樹思人則樹也而思也知非詩意也

勿剪勿伐而召伯所築其故何居言外雖然知不露勿剪勿伐而召伯所築其故何居言外雖然知不露

感德乃見深感德乃見深

行露南國之人道居之於麻文王之於其前日法亂之俗故女子有能

此齊貞女自誓之詞蓋義理初明人心猛厲幽獨自處此齊貞女自誓之詞蓋義理初明人心猛厲幽獨自處

義不污染故言我之守身不敢踰越若此能令猶有強義不污染故言我之守身不敢踰越若此能令猶有強

暴橫加雖雀角鼠牙疑以難辨而我必白之不去也暴橫加雖雀角鼠牙疑以難辨而我必白之不去也

甚言以自固非真會待新于召伯也甚言以自固非真會待新于召伯也

作絕人論下章亦非誇誇大抵強暴有求而不渴遂然作絕人論下章亦非誇誇大抵強暴有求而不渴遂然

此詩雖其會讀之當六女子之安物有以彼也故平日此詩雖其會讀之當六女子之安物有以彼也故平日

而以禮自防即人以此禮說也亦只是以禮自守詩而以禮自防即人以此禮說也亦只是以禮自守詩

歌源行露不夜也歌源行露不夜也

人若違禮而行必有污辱故特借多露言也絕人之意人若違禮而行必有污辱故特借多露言也絕人之意

人若違禮而行必有污辱故特借多露言也絕人之意人若違禮而行必有污辱故特借多露言也絕人之意

人若違禮而行必有污辱故特借多露言也絕人之意人若違禮而行必有污辱故特借多露言也絕人之意

人若違禮而行必有污辱故特借多露言也絕人之意人若違禮而行必有污辱故特借多露言也絕人之意

人若違禮而行必有污辱故特借多露言也絕人之意人若違禮而行必有污辱故特借多露言也絕人之意

人若違禮而行必有污辱故特借多露言也絕人之意人若違禮而行必有污辱故特借多露言也絕人之意

人若違禮而行必有污辱故特借多露言也絕人之意人若違禮而行必有污辱故特借多露言也絕人之意

人若違禮而行必有污辱故特借多露言也絕人之意人若違禮而行必有污辱故特借多露言也絕人之意

人若違禮而行必有污辱故特借多露言也絕人之意人若違禮而行必有污辱故特借多露言也絕人之意

人若違禮而行必有污辱故特借多露言也絕人之意人若違禮而行必有污辱故特借多露言也絕人之意

雖嚴而絕人之詞則隱矣。若說出強暴與此體何異。豈不夙夜亦只是假設之詞。其意只要見平日自守如此其難。以起自暴自之端。所詩

誰謂雀無有。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譽。雖速我譽。室家不與也。

誰謂四句。標是。而。助。只是詩人自家口氣。最之味。雖速我譽。雖字。見其原非實。無家。速我。蓋多露之可畏。至于此。只是能以自取辱。蓋其在我。則欲自可聽也。詩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墻。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譽。雖速我譽。亦取也。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墻。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譽。雖速我譽。亦取也。

羔羊之皮。素絲而紵。退食自公。委蛇也。羔羊之草。素絲而紵。退食自公。委蛇也。

羔羊之草。素絲而紵。退食自公。委蛇也。羔羊之草。素絲而紵。退食自公。委蛇也。

羔羊之草。素絲而紵。退食自公。委蛇也。羔羊之草。素絲而紵。退食自公。委蛇也。

羔羊之草。素絲而紵。退食自公。委蛇也。羔羊之草。素絲而紵。退食自公。委蛇也。

無君。私居不暇。檢餘而有帝自得。所以為難。素字五字。委蛇字。俱有在。所

放其。在南山之側。何斯道斯。莫致道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放其。在南山之下。何斯道斯。莫致道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放其。在南山之下。何斯道斯。莫致道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放其。在南山之下。何斯道斯。莫致道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放其。在南山之下。何斯道斯。莫致道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放其。在南山之下。何斯道斯。莫致道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放其。在南山之下。何斯道斯。莫致道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放其。在南山之下。何斯道斯。莫致道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年語頭。隱然言外。道有皇皇恐晚之意。迨吉。迨令。指行
 婚聘禮。謂之。則先定約而後行禮也。其言愈迫。金。要
 滑他。就。自守。意。若。子。若。人。氣。勝。梅。花。繁。初
 結實時常多而易落。蓋猶後于他。天時。非。仲。夏。梅。熟。時
 也。
 三求。或。字。急。心。中。有。分。寸。處。詳
 小星。尚。因。夫。人。亦。居。化。之。後。是。不。故。忘。以。是。下。故。其。來。去。美。之。

嗟彼小星三五在東。爾爾宵夜。宛命不與。感夫人使
 得進御。而橋中絕不露夫人之面。與己之感。思只以勤勞
 歸之于命而已。安命。正。感。思。深。處。一

道破便無蘊藉。宵夜二句。便是勞苦語。而思此。臨但視夫人
 專夕之語。則不同耳。只如風夜在公。而感激之情。已自無
 限。味。字。見。他。則。尊。春。意。無。無。強。意。思。只。重。自。安。其。分。不。得。與。夫。人。相。較。量。言。註。中。往
 來之勤。不必多講。多講則象怨矣。詩。淺。深。初。日。寔。命。不。同。引。句。以。自。安。非。若。後。人。指。分。以。自。恨。也。
 惟被小星。西。多。數。滿。滿。情。但。拘。食。典。詞。寔。命。不。猶。也。
 江有池。是。財。池。之。名。始。有。得。事。千。國。滿。不。年。之。詩。句。為。年。法。揚。後。此。夫。人
 江有池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也。此。未。可。時。也。

江有池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春。與。是。財。池。之。子。已。月。年
 江有池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春。與。是。財。池。之。子。已。月。年
 歸行時大喜過望。而遇相擬議之詞。當于。事。中
 窮慶幸之意。勿添入怨詞。不我以等句。以。轉。轉。而
 急。將。細。字。作。據。詳。
 野有死麕。而因。被。文。王。之。化。子。所。自。崇。自。守。不。與。法。其。法。語。而。故。人。因
 三章。語。意。一。章。一。章。一。章。伏。詩。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凌濛初曰。懷春。想不過正當婚期之期。不然則懷婚。相

林有樛櫟。野有死鹿。白茅紱束。有女如玉。如王而不吉。所以誘之。樛。蒙。上。章。之。文。耳。然。言。外。便。有
 誘之之意。詩。如。王。以。色。言。亦。不。受。點。滯。意。思。詩。舒。而。脫。脫。分。無。感。我。既。分。無。使。尤。也。此。詩。年。月。述。子。在。三。月
 舒而脫脫。如今人云。你且慢的口氣。止其。若。非。教。也。徐
 徐來也。二無字。正見其凜然。詞若稍緩。便不見拒之
 嚴矣。須知此亦詩人探其意。而代。未。尤。出。女。子。之。口
 舒而脫脫。妙甚。于。厲。詩。

何彷彿矣王聖下學于法傳中此語不取林者以聽其大故

要會時人望見王姬下嫁觀贊嘆尤為不悅

道等語此附無所屬詩只於車上倚其和物非是

非直言其人之和物非以今日之車而知其後日之和

敬也只說車即彼之僅僅四句詩

何彼穠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其鈞維何維絲伊緜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鴉虞夫南國詩侯

彼蒼者茂壹發五祀春山之際草木之茂禽獸之

彼蒼者遠壹發五祀多子于以與詩述于子川

不言民而吉物見詩人之善立言也通詩都不要牽出

仁民字樣者方得其旨有一物之不遂同屬慘傷

求是物之必遂亦屬勉強惟滿腔是仁而物各取之如

彼為茂為知自其自昔而戒若無事焉乃見仁之自然

故直以物慶贊美惟本仁思及物便落仁心後矣更

惟仁民之餘思蓋贊度下于嗟亦不用情

贊嘯語非推原其始詩 凌濛初曰仁民化雨之也自

然萬物滋育不取不殺未盡侯仁不可以此隘之也

相舟婦人不以於夫在舟舟舟

全詩並未嘗有不得于夫字樣通 篇中惟首二句

頭說見夫而又是托言餘皆反覆述已之憂而不言

憂之何事即明言群小之見懼而不言見懼之何事

間說憂即是說不得于夫說極于群小即是說弃于君

子中却不直言若一語稍不念渾即是怨夫一語稍

不自問即是揚已此說詩者當求之言外也

以遊以遊

味一亦字覺念慈無隱憂加一如字悲情更添只說

微我無酒不言非酒能解語意含蓋意味更長詩

我之怨悲

怨于兄弟亦托言之不得于夫則無往而非拂逆之怨

故言遠彼之怨無非是形容其困厄無聊之狀此等處

皆意在言外者也不可以藉寬實說不能揣物

情變態說時引起下章自友意慈非情薄是以正蒙相

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而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

以望。燕于飛。頽之頽。之子而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

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而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

我。仲氏任之。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躬。先君之思。以勗

先君之思。或作平日。或作臨歧之贈言。如俱可。講此要

有御。酌若說。有綠衣之怨。怨我不念先君。故憐憫相。則莊

于莊。姜者遠而。又深合。莊姜本懷。故最可念。通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復。胡能有室。寧

不我顧。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復。胡能有室。寧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復。胡能有室。寧

不我顧。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復。胡能有室。寧

不我顧。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復。胡能有室。寧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逝不復。胡能有室。寧

也。可忘。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復。胡能有室。寧

凌濛初曰。德音無良。人皆以德音為故。其說不一。不

知。只如今人。誇語說人。德性不好。威儀不好。聲名不好

之類。德性威儀聲名。皆好字而也。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復。胡能有室。寧

高我不卒。猶今人云。養娘養我不。而意即直指夫之

不。蓋未有女子。而父母養得終身者。也。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誰浪笑。故中心是悼。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誰浪笑。故中心是悼。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誰浪笑。故中心是悼。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誰浪笑。故中心是悼。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誰浪笑。故中心是悼。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誰浪笑。故中心是悼。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誰浪笑。故中心是悼。

天注但又有三安詩
悠悠我思非其其來也合下

終風且曠不日有暉
言不寐言則嚏
惟其除也其靈寤言不寐言則嚏

擊鼓 衛人從軍方自去其鼓為

東門之後五日而還又未嘗敗也蓋是伐鄭之令務也
而哀怨訣絕之詞也

擊鼓其鏜鏜躍用兵士國城漕漕獨南行也

我獨南行說者俱謂不應說出死亡以見合歡于則謂

詩述明風

兵凶為戰危事正為中人所甚諱所以只說個南行而
意已畢露何妨就此插破若憂心以下更點一死心場

即節節夫神矣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屢心有仲
難居處處其馬和以求之孤林之下

味三爰字留看即馬和意蒙上憂心來與開志是說詩
者之詞下二章亦然此離次時開思過慮只疊疊說

下通

死生契濶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于嗟濶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執手二句即成詩時語不作兩開不我信亦
原就不我活既而詩 淡濛濛日將說每謂末章但言

契濶不言死生而將四字強改事云云死生之期其濶

是處可變不知契濶即是離別倘云生死離別也原平

開說而下則互文叠應故不我活即是死而濶而即

是死生契濶之成約不遂也何曾偏遺乎于嗟洵兮

頂上節不必以洵字止為偕老

凱風 衛人風風其和而有之子之母使不能安產故其子作此詩

詩述明風

為我謀則偶矣非孝子也
謂有德于隱亦傷孝子之心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
子之母使不能安產故其子作此詩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
子之母使不能安產故其子作此詩

淡濛濛日將說每謂末章但言
不我信亦原就不我活既而詩

爰有寒泉在彼之下有子七合母氏勞苦

晚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合莫慰母心

母不安室。必是子不能養。子不能悅。故二章而言。有子
七人。見其中亦宜有一人能養。且悅者。而今無有也。勞
苦。直指子不能養。與幼勞不同。詩

雄雉 詩人以其君子役于左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也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也

將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也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使不來。何用不臧。也
念其久役。而不得歸。但得保全。亦幸矣。此正思之最深

詩人明風

最切。王風苟無微湯。亦此意。非我乎。情正乎。禮義之

功。勗君子。而曰百爾。詩人詞不迫。切處。不使不來。不

功。賞名利。皆是。車旅之中。尤爭功。爭能之地。故特言之。

六 旅中相勗。不止一人。各自自善。自然相及。亦是至

理。詩 淺深初曰。德行。就涉世上。輕揚。要。能。明。如。屬

樂。近實道學語。何意千。若以聞思而

貌有苦業。此刺法亂之也

貌有苦業。漸有深澁。深則廣。淺則損。也

有瀟瀟。有鷺雉。鳴。如。歸。妻。逝。水。未。津。也

招招舟子。涉印香。人。涉印香。印。須。幾。分。也

通詩。子。如。而。未。實。其。人。陳。說。也

及。今。事。識。刺。之。意。隱。然。見。于。言。外。賦。人。之。旨。也

深。功。以。止。第。三。章。是。正。論。條。是。托。喻。而。不。必。零。碎

配。此

谷。現。得。人。為。夫。未。敢。非。此。以。叙。于。悲。忍。之。情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迥。勉。同。心。不。宜。有。怨。來。對。來。菲。無。以

下。體。德。音。莫。遠。及。爾。同。死。也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通。薄。送。我。幾。誰。謂。茶。苦。其。甘

如。糞。與。爾。同。如。兄。如。弟。也

淫。以。滑。滑。沒。沒。其。深。與。爾。同。不。我。屑。也。毋。逝。我。也。毋。終

我。其。深。矣。方。之。所。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言。也

求。此。也。有。後。而。勿。救。之。也

不。我。能。也。反。以。我。為。德。既。阻。我。德。費用。不。佳。百。有。怨。有。勤

及。爾。爾。爾。既。生。既。在。此。子。于。毒。也

二句。寫其胎宿欲往之端。不事。莫其。遠。西方之
人。若。遠。若。近。有。無。限。深。情。若。露。出。生。不。逢。時。等。語。使
非。語。氣。通。凌。濛。初。日。明。如。不。實。以。何。地。人。不。實。以
何。人。詩。人。下。語。含。蓄。婉。妙。可。不。謂。心。知。也。武。難。

泉。水。帶。力。歸。于。流。任。多。法。思。何。等。不。月。女。外。此。行
通。詩。不。可。歸。之。意。衛。女。口。中。道。不。曾。說。出。只。叙。過。而。意
自。見。通。極。是。欲。歸。而。不。得。歸。之。意。非。真。欲。歸。而。謀。之
人。而。人。以。為。不。可。而。始。不。歸。也。到。未。章。尚。見。有。懷。于。歸
神。脈。未。嘗。絕。望。通。詩。

突。被。泉。水。亦。沉。于。洪。有。懷。而。靡。日。不。思。嬰。彼。詩。姬。聊。與
之。遊。也。與
出。宿。于。冲。飲。餞。于。攝。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脚。我。諸。姑。遠
沒。伯。妹。也。與

有。心。與
我。思。此。泉。流。之。永。歎。思。須。與。泚。我。心。懸。然。駕。言。出。游。以。寫
我。憂。也。出。宿。不。能。忘。之。詞。有。上。下。法。不。得。已。中。外。有。考。一。三。此。是。原。是。原。是
出。游。也。此。衛。女。遠。望。當。歸。之。詞。不。得。歸。

衛。女。必。不。忍。說。也。通。說
北。門。衛。女。實。有。天。地。間。之。是。不。月。子。志。故。因。出。此。一。而。對。以。自。比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宴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為

之。謂之何哉。也。比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讒我。已焉

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也。比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讒我。已焉

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也。比
北門是暗比。不須補正。意詩中暗比甚多。大略屬于意

比。風其涼。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處既幽。既

只且。比
北風其嘒。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處既幽。既

只且。比
莫赤匪狐。莫黑非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處既幽。既

只且。比
凌濛初日。只是氣象。愁慙去。不可不速。便見危殆。將

不亦明言謂是欲速去之也

靜女其姝 此法在訓全之也

靜女其姝 侯于城隅 愛而不見 搔首踟躕

詩女其姝 貽我彤管 彤管有輝 說得女善

自故歸 葉淘美且異 匪女之為美 夫人之貽也

新臺 衛侯為公子伋于河上 伋自康之乃作 康在子尚上言

新臺有泚 河水瀾瀾 燕婉之求 蘧蔭不鮮

新臺有泚 河水浼浼 燕婉之求 蘧蔭不珍

魚網之設 鴻則離之 燕婉之求 得此戚施

詩送別風

蘧蔭戚施 極言其醜 頽之狀 俯仰有愧 故耳謝氏所謂

既無人道 亦非人形也

二子乘舟 汎汎其景 願言思子 中心養養

二子乘舟 汎汎其景 願言思子 中心養養

二子乘舟 汎汎其景 願言思子 不瑕有害

詩若直言 過當即一言已竟 豈不索然無味 今但想其

去時光景 而誤為愛疑之言 則其中含情無幾

不明言其死 蓋悲傷之極 不忍言耳 非真為其君諱過

也

謂柏舟 君子共勉 於其若 守節者 亦以此自勉

汎彼柏舟 在彼中河 鬢彼兩髦 實維我儀

也 天只 不諒 人只

汎彼柏舟 在彼河側 鬢彼兩髦 實維我特

也 天只 不諒 人只

不諒 人只 不可說 壞 只是不信其貞潔之志 耶

也 天只 不諒 人只 不可說 壞 只是不信其貞潔之志 耶

也 天只 不諒 人只 不可說 壞 只是不信其貞潔之志 耶

也 天只 不諒 人只 不可說 壞 只是不信其貞潔之志 耶

詩送別風

汎有茨 不可束也 中冓之言 不可諱也 所可諱也 言之長

也

汎有茨 不可束也 中冓之言 不可諱也 所可諱也 言之厚

也

君子謂老

但述夫人服飾之盛 容貌之美 不及淫邪之毒 但中冓

有子之不淑 一語而刺之之意 自見

君子備者 則算六珈 委委佗佗 如山如河 象服是宜 亦也

石 汝云如之何

象服，象德之順也。訓法服，不增評。宜衆也。即也。

貳也。淩濛，初曰不淑也。要，說滯。滯也。直，言其聲。

玼，分玼兮。其之翟也。翟，髮如雲，不脣也。玉之璉也。象二

杼也。楊且之督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璉兮璉兮，其之展也。蒙袂縹緗，是繼袿也。子之清揚，楊且

之顯也。度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桑中。貴族混之也。

爰采唐矣，沫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彼乎桑中。要

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唐矣，沫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彼乎桑中。要

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唐矣，沫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彼乎桑中。要

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三姓之女也。詩。

燕之奔奔，衛人刺其妻不貞也。非正稱而相從故有是也。言以刺之。

鶉之奔奔，鶴之種也。人之無良，戒以為兄。

鶉之種也。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戒以為兄。鶉之種也。

定也。中。在鳥獸之末，去彼處，立當主也。國人往往而作，是行川

營建時。志惜也。樹木又取有用，無非遠慮而營建以

前。德地詳審，德營建了。又德地物，皆足和心。靈淵，靈

故舉味，北以見雷聲。見涉豫心之要也。此。

定之方中，昭乎斐宮。標之以日。作私抱室，樹之榛栗。柯桐

梓漆。爰伐琴瑟。

爰伐琴瑟。照。脚木而云。此日，後可用耶。非謂琴瑟全

賴此也。時作將供，遂豆對伐琴瑟。屬。辜。程。又將禮樂

二字冠之。皆。副。急。計。取。六。

升彼廬矣。以望楚矣。望。楚。興。堂。崇。山。典。京。降。類。于。桑。卜。云

其。言。然。馬。允。誠。也。井。南。以。北。是。也。其。言。然。馬。允。誠。也。井。南。以。北。是。也。

靈而既，靈命彼館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合。象。心。

靈淵，味此。三。舌。也。也。今。力。想。一。以。為。八。和。楚。之。志。

東心不吳，空室誦秉此一心。謂經畫此，肅心即秉于此

事也。

蝦蟆。此。刺。淫。倉。之。詩。

蝦蟆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此

朝墮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此。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相鼠。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相鼠有禮。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遺死。

干旄。干旄。在浚。在浚。素絲組紃。良馬四。彼姝者子。何以

界之。界之。在浚。在浚。素絲組紃。良馬五。彼姝者子。何以

子之。子之。在浚。在浚。素絲組紃。良馬六。彼姝者子。何以

告之。告之。在浚。在浚。素絲組紃。良馬六。彼姝者子。何以

下賢之。下賢之。在浚。在浚。素絲組紃。良馬六。彼姝者子。何以

賢上。賢上。在浚。在浚。素絲組紃。良馬六。彼姝者子。何以

精。精。在浚。在浚。素絲組紃。良馬六。彼姝者子。何以

藏。藏。在浚。在浚。素絲組紃。良馬六。彼姝者子。何以

之間。之間。在浚。在浚。素絲組紃。良馬六。彼姝者子。何以

之。之。在浚。在浚。素絲組紃。良馬六。彼姝者子。何以

之。之。在浚。在浚。素絲組紃。良馬六。彼姝者子。何以

之。之。在浚。在浚。素絲組紃。良馬六。彼姝者子。何以

之。之。在浚。在浚。素絲組紃。良馬六。彼姝者子。何以

之。之。在浚。在浚。素絲組紃。良馬六。彼姝者子。何以

載馳。載馳驅。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護。我心

則憂。則憂。載馳驅。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護。我心

既不我喜。不能旋。不視爾。不誠。我思不遠。既不我喜。不能

旋。既不我喜。不能旋。不視爾。不誠。我思不遠。既不我喜。不能

旋。既不我喜。不能旋。不視爾。不誠。我思不遠。既不我喜。不能

旋。既不我喜。不能旋。不視爾。不誠。我思不遠。既不我喜。不能

旋。既不我喜。不能旋。不視爾。不誠。我思不遠。既不我喜。不能

旋。既不我喜。不能旋。不視爾。不誠。我思不遠。既不我喜。不能

旋。既不我喜。不能旋。不視爾。不誠。我思不遠。既不我喜。不能

旋。既不我喜。不能旋。不視爾。不誠。我思不遠。既不我喜。不能

旋。既不我喜。不能旋。不視爾。不誠。我思不遠。既不我喜。不能

旋。既不我喜。不能旋。不視爾。不誠。我思不遠。既不我喜。不能

旋。既不我喜。不能旋。不視爾。不誠。我思不遠。既不我喜。不能

旋。既不我喜。不能旋。不視爾。不誠。我思不遠。既不我喜。不能

旋。既不我喜。不能旋。不視爾。不誠。我思不遠。既不我喜。不能

旋。既不我喜。不能旋。不視爾。不誠。我思不遠。既不我喜。不能

旋。既不我喜。不能旋。不視爾。不誠。我思不遠。既不我喜。不能

旋。既不我喜。不能旋。不視爾。不誠。我思不遠。既不我喜。不能

旋。既不我喜。不能旋。不視爾。不誠。我思不遠。既不我喜。不能

瞻彼淇水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
 僖兮赫兮咍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也
 瞻彼淇水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
 僖兮赫兮咍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也
 充耳二句以木文說便是贊他尊嚴使合德在若云
 服飾非重以德而和又似增物也
 瞻彼淇水綠竹如管如箛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篚兮
 斯兮錡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也
 重較言儼然在重較之上非必真在重較也戲謔者一
 善字已有不虐意通

考槃

考槃在澗碩人之宮獨寐寤言永矢弗諼也
 考槃在阿碩人之遵獨寐寤歌永矢弗諼也
 考槃在陸碩人之處獨寐寤宿永矢弗諼也
 考槃句不要看做寂寞境界寬過拙以胸次言不離考
 槃亦不粘考槃也
 碩人 在土黃四子居人與之賦碩人
 族類容貌及始嫁時之人情禮儀俱就世情共見者如

意謂人雖惡何至并此亦不曉得言外有疑怪容
 心也
 顧及其緇衣錦裝齊蘇侯之子衛侯之妻宋宮之妹刑侯
 之壻許公維穆也
 衛侯之妻或言以蘇侯之子而為衛侯之妻或重妻字
 言正位中宮皆非也只賦本元平平說如總是詩家本
 色也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蛴齒如瓠犀螭首城眉巧笑
 倩兮美目盼兮也

碩人教教說于處刻四牡有騶朱憤德德翟芾以朝大夫
 風退無使君若也
 以朝者只叙來嫁之時如此不是誇車馬之盛也
 嫁事起還重在人情歡喜上風退二句分明畫出朝
 洵洵為人主服重大禮說出相親却似此
 日相親是明迎也中不亦露諸口中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施戢戢鱗鱗簪發段莫揭揭庶姜
 孽孽庶士有暵也
 此法詩為人此亦可用以道子怡情之意

碩人 在土黃四子居人與之賦碩人
 族類容貌及始嫁時之人情禮儀俱就世情共見者如

誰謂二字最可玩。一拈下四誰謂。微意躍然。凌
漆初日。只一不廣不遠。其不可御。何和。何和。何和。何和。

伯兮 婦人以夫久從征。而作是詩。

伯兮 婦人以夫久從征。而作是詩。

伯兮 婦人以夫久從征。而作是詩。

伯兮 婦人以夫久從征。而作是詩。

伯兮 婦人以夫久從征。而作是詩。

伯兮 婦人以夫久從征。而作是詩。

伯兮 婦人以夫久從征。而作是詩。

伯兮 婦人以夫久從征。而作是詩。

伯兮 婦人以夫久從征。而作是詩。

伯兮 婦人以夫久從征。而作是詩。

伯兮 婦人以夫久從征。而作是詩。

伯兮 婦人以夫久從征。而作是詩。

伯兮 婦人以夫久從征。而作是詩。

伯兮 婦人以夫久從征。而作是詩。

伯兮 婦人以夫久從征。而作是詩。

伯兮 婦人以夫久從征。而作是詩。

伯兮 婦人以夫久從征。而作是詩。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此句詩言相似。不知。此句詩言相似。不知。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君子于役 大夫久役于外其家思之也

詩意 思之也 思之也 思之也 思之也 思之也

君子于役 不知其期 曷至哉 鷄棲于塹 日之夕矣 羊牛下來 君子于役 如之何 弗思也

凌漾初曰 鷄棲羊牛下 不過懸 豈日夕光景當此際而君子萍踪飄海 那得不思 本自了然 豈產有節便是腐想

君子于役 不日不月 曷其有信 鷄棲于塹 日之夕矣 羊牛下 棲 君子于役 曷無備 豈 木口止生思之 豈知家思之 以自解

詩 卷四

君子于役 不日不月 曷其有信 鷄棲于塹 日之夕矣 羊牛下 棲 君子于役 曷無備 豈 木口止生思之 豈知家思之 以自解

君子陽陽 左執篲 右招我由 其樂只且 君子陶陶 左執綢 右招我由 其樂只且

由房由房 左執綢 右招我由 其樂只且 安貧忘勞等語 莊

不道 此中真相 有非婦人女子所知者 第見其

執篲執綢 如斯 與其招我如斯 而操懷之酒 雖終有不可得 而形容者 要見君子有非不重相樂 凌

漾初曰 樂不可以忘 憂形知憂 可忘 非真樂也

揚之水

揚之水 不流束薪 彼其之子 不與我戍 懷哉懷哉 曷月

予還歸哉 揚之水 不流束薪 彼其之子 不與我戍 懷哉懷哉 曷月

揚之水 不流束薪 彼其之子 不與我戍 懷哉懷哉 曷月

但言空家 不得與已同 後而役非其職之意 隱然見于

言外 非真欲空家之往也 深以遠其室家 為要取

甫許近中 恰像都可恃 無恐故兼言之 非真并成甫許

中谷有蕓 暎其乾 有女仳離 嘔其嘆 嘔其嘆 嘔其嘆

中谷有蕓 暎其乾 有女仳離 嘔其嘆 嘔其嘆 嘔其嘆

之不淑 暎其乾 有女仳離 嘔其嘆 嘔其嘆 嘔其嘆

中谷有蕓 暎其乾 有女仳離 嘔其嘆 嘔其嘆 嘔其嘆

何嗟及矣。無可奈何。無如何也。

有免爰爰。維離于。生之。後。也。

有免爰爰。維離于。生之。後。也。

有免爰爰。維離于。生之。後。也。

有免爰爰。維離于。生之。後。也。

有免爰爰。維離于。生之。後。也。

有免爰爰。維離于。生之。後。也。

有免爰爰。維離于。生之。後。也。

有免爰爰。維離于。生之。後。也。

有免爰爰。維離于。生之。後。也。

有免爰爰。維離于。生之。後。也。

有免爰爰。維離于。生之。後。也。

有免爰爰。維離于。生之。後。也。

有免爰爰。維離于。生之。後。也。

有免爰爰。維離于。生之。後。也。

有免爰爰。維離于。生之。後。也。

有免爰爰。維離于。生之。後。也。

有免爰爰。維離于。生之。後。也。

有免爰爰。維離于。生之。後。也。

有免爰爰。維離于。生之。後。也。

有免爰爰。維離于。生之。後。也。

有免爰爰。維離于。生之。後。也。

有免爰爰。維離于。生之。後。也。

有免爰爰。維離于。生之。後。也。

有免爰爰。維離于。生之。後。也。

歸衣之席公敬子又改作公適子之館公遠子校子之繫

作詩者並未嘗言德德亦不自言用變但望此德德意中覺得其服之相稱而情之不能自己若此則首句非致愛根源試味他說個宜字好字等字便知然思愛之意知改衣適館校繫德是未然和乃心欲如此耳詩德實此首一論德也

將仲子 惟方淫齊之詩於心此有非景未言而景意也古州之節風之可以見風之性景云

可憐也父母之謂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杪豈敢愛者惡哉請君仲可憐也謂足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杪豈敢愛者惡哉請君仲可憐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叔于田 殿不義之臣其國人受之在作此詩

叔于田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叔于田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要會國人喜段之典已御賜沾沾誇美之意而段性係浮蕩意態亦即于所處處以美運以態度言但源各照居人飲酒服馬看出其通以其與眾混融故見其仁以其與眾飲酒故見其好以其與眾服馬故見其武

大叔于田 此亦鄭人復林段之詩

叔于田乘馬執轡如組兩駝如轡叔在藪火烈其暴殺

叔于田乘馬執轡如組兩駝如轡叔在藪火烈其暴殺

叔于田乘馬執轡如組兩駝如轡叔在藪火烈其暴殺

叔于田乘馬執轡如組兩駝如轡叔在藪火烈其暴殺

叔于田乘馬執轡如組兩駝如轡叔在藪火烈其暴殺

叔于田乘馬執轡如組兩駝如轡叔在藪火烈其暴殺

叔于田乘馬執轡如組兩駝如轡叔在藪火烈其暴殺

叔于田乘馬執轡如組兩駝如轡叔在藪火烈其暴殺

叔于田乘馬執轡如組兩駝如轡叔在藪火烈其暴殺

薛分薛分風其吹分叔分伯分倡子和古也

狡童 此亦法女見德而戲弄人之詞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凌波初回維子之故只是反言譎言不能奈何得我

也其意自見與豈無他人不同切勿露說已者衆意一

露索然

索索 淫女淫歌私者

子惠思我索索涉涉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

子惠思我索索涉涉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

子惠思我索索涉涉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

半 婦人所稱之曰子已侯子也婦人以有思志不從則悔之而作是

子之半兮侯我乎卷兮物子不送兮

子之昌兮侯我手堂兮物子不將兮

衣錦聚衣錦聚裳叔兮伯兮爲子與替

衣錦聚衣錦聚裳叔兮伯兮爲子與替

衣錦聚衣錦聚裳叔兮伯兮爲子與替

東門之墜 東門之墜如慈在墜其室則滿其人甚遠也

東門之墜 東門之墜如慈在墜其室則滿其人甚遠也

東門之墜 東門之墜如慈在墜其室則滿其人甚遠也

風雨 淫奔之文此之時見冬時則之人心性如

風雨 淫奔之文此之時見冬時則之人心性如

風雨 淫奔之文此之時見冬時則之人心性如

風雨如啼鷄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也

子衿 亦淫奔之詩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也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也

揚之水 淫奔相謂

揚之水不流束楚鮮兄弟維予與女每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鮮兄弟維予與女每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鮮兄弟維予與女每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鮮兄弟維予與女每也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雪而德思存結衣暴也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雪而德思存結衣暴也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雪而德思存結衣暴也

狡自也

帶看思字樂字以樂止思妙理妙海若說我自有一室家可樂則其思亦已淺矣聊樂之云有姑且自足之意我思尚不專于此而况彼如雲者哉詩

出其剛也其女如茶雖則如茶而食思且為求茹蘆聊可與婚有同樂意詩

野有蔓草男子相遇于野而草露方在賦在所以起其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道相道通哉

頤兮賦而此也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道相道通與子偕其賦而此也

流消此詩是合方自取之利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東蘭兮女曰觀乎士曰既見且往在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以之

溱與洧其清矣士與女方其盈兮女曰觀乎士曰既見且往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以之

白集賦而

帶看思字樂字以樂止思妙理妙海若說我自有一室家可樂則其思亦已淺矣聊樂之云有姑且自足之意我思尚不專于此而况彼如雲者哉詩

出其剛也其女如茶雖則如茶而食思且為求茹蘆聊可與婚有同樂意詩

野有蔓草男子相遇于野而草露方在賦在所以起其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道相道通哉

頤兮賦而此也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道相道通與子偕其賦而此也

流消此詩是合方自取之利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東蘭兮女曰觀乎士曰既見且往在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以之

溱與洧其清矣士與女方其盈兮女曰觀乎士曰既見且往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以之

德於若乎而克耳以素手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德於庭乎而克耳以青手而尚之以瓊瑩乎而
德於堂乎而克耳以黃手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刺者代為女子之詞故詩中惡刺不親迎而俟我
二室已含讖刺矣首章於著正侯于門外之禮也
前而親迎也

東方之日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東方未明 此詩何意 在房產身故不附
東方未明 顛倒衣裳 顛倒之側之自公召之也
東方未明 顛倒衣裳 顛倒之側之自公召之也
析部樊圃 狂夫翟翟 不能晨夜 不風則莫
典居無禮 主于晏朝 適者獨舉 其半言而末句始曰
不風則莫 合蓄隱見 詩人之詞然也
南山 前刺有在 惟以見于不之於刺也 桓不庭 法以見
南山 惟以見于不之於刺也 桓不庭 法以見
南山 惟以見于不之於刺也 桓不庭 法以見

葛屨五兩 冠綰雙止 暴道有蕩 靡子庸告 既曰庸告 曷又
葛屨如之何 獨從其故 取妻如之何 必告父母 既曰告
曷又曷告也
析薪如之何 匪斧不克 取妻如之何 匪媒不得 既曰得
曷又曷止也
不飲斥言其醜 而托喻于鴉 鴉言于鴉 然所以刺燕
者 隱而彰 知凌濛初曰 要知詩是齊 則刺魯 政是
深刺齊 不得分前後各也

齊田 為二聲 戒時人 亦小而務大 是進而同 亦小之而大 是進之而
無田甫田 維秀騶騶 無思遠人 勞心忉忉也
無田甫田 維秀騶騶 無思遠人 勞心忉忉也
無田甫田 維秀騶騶 無思遠人 勞心忉忉也
無田甫田 維秀騶騶 無思遠人 勞心忉忉也

虛令 此詩大意 子進同
虛令令其美且仁也
虛重環其美且仁也
虛重環其美且仁也
虛重環其美且仁也
凌濛初曰 與德意同 則美仁字 而對德意 德意同 則美仁字

傲苟有人似傲苟不能河大魚只傲性公不能防測久去

傲苟在梁其魚魴鯉森子鯢也其從如雲也

傲苟在梁其魚魴鯉森子鯢也其從如雨也

傲苟在梁其魚唯唯森子鯢也其從如水也

傲驅薄薄輩第未鄰魯道有蕪森子鯢也

四瓊濟濟垂懸瀟瀟魯道有蕪森子鯢也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蕪森子鯢也

汶水滂滂行人儻儻魯道有蕪森子鯢也

汶水滂滂行人儻儻魯道有蕪森子鯢也

汶水滂滂行人儻儻魯道有蕪森子鯢也

猗嗟兮兮頤而長兮柳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踰兮行則

藏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

儀既成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

儀既成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

儀既成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

儀既成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

儀既成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

儀既成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

儀既成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

儀既成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

儀既成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

儀既成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

儀既成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

儀既成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

儀既成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

儀既成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

傲苟在梁其魚魴鯉森子鯢也其從如雲也

傲苟在梁其魚魴鯉森子鯢也其從如雨也

傲苟在梁其魚唯唯森子鯢也其從如水也

傲驅薄薄輩第未鄰魯道有蕪森子鯢也

四瓊濟濟垂懸瀟瀟魯道有蕪森子鯢也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蕪森子鯢也

汶水滂滂行人儻儻魯道有蕪森子鯢也

汶水滂滂行人儻儻魯道有蕪森子鯢也

汶水滂滂行人儻儻魯道有蕪森子鯢也

汶水滂滂行人儻儻魯道有蕪森子鯢也

汶水滂滂行人儻儻魯道有蕪森子鯢也

汶水滂滂行人儻儻魯道有蕪森子鯢也

汶水滂滂行人儻儻魯道有蕪森子鯢也

汶水滂滂行人儻儻魯道有蕪森子鯢也

汶水滂滂行人儻儻魯道有蕪森子鯢也

汶水滂滂行人儻儻魯道有蕪森子鯢也

汶水滂滂行人儻儻魯道有蕪森子鯢也

汶水滂滂行人儻儻魯道有蕪森子鯢也

汶水滂滂行人儻儻魯道有蕪森子鯢也

汶水滂滂行人儻儻魯道有蕪森子鯢也

汶水滂滂行人儻儻魯道有蕪森子鯢也

汶水滂滂行人儻儻魯道有蕪森子鯢也

汶水滂滂行人儻儻魯道有蕪森子鯢也

汶水滂滂行人儻儻魯道有蕪森子鯢也

汶水滂滂行人儻儻魯道有蕪森子鯢也

汶水滂滂行人儻儻魯道有蕪森子鯢也

園有桃 詩人食之而思以作詩

園有桃其實之憂也 我歌且謔不知我者謂我士也 驕彼人是哉 子曰何其心之憂矣 其誰知之 其誰知之 蓋亦勿思也 楊子曰思之思之思之思之也

園有其實之憂心之憂者 即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 固極彼人是哉 子曰何其心之憂矣 其誰知之 其誰知之 蓋亦勿思也

蓋亦勿思也 楊子曰思之思之思之思之也 園有其實之憂心之憂者 即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 固極彼人是哉 子曰何其心之憂矣 其誰知之 其誰知之

蓋亦勿思也 楊子曰思之思之思之思之也 園有其實之憂心之憂者 即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 固極彼人是哉 子曰何其心之憂矣 其誰知之 其誰知之

凌濛初曰 園小無政 亦是說詩者意其然 詩只言心憂而無人知 無人思耳 所以心憂所以歌謔 所以思思皆在言外

凌濛初曰 園小無政 亦是說詩者意其然 詩只言心憂而無人知 無人思耳 所以心憂所以歌謔 所以思思皆在言外

凌濛初曰 園小無政 亦是說詩者意其然 詩只言心憂而無人知 無人思耳 所以心憂所以歌謔 所以思思皆在言外

凌濛初曰 園小無政 亦是說詩者意其然 詩只言心憂而無人知 無人思耳 所以心憂所以歌謔 所以思思皆在言外

凌濛初曰 園小無政 亦是說詩者意其然 詩只言心憂而無人知 無人思耳 所以心憂所以歌謔 所以思思皆在言外

凌濛初曰 園小無政 亦是說詩者意其然 詩只言心憂而無人知 無人思耳 所以心憂所以歌謔 所以思思皆在言外

凌濛初曰 園小無政 亦是說詩者意其然 詩只言心憂而無人知 無人思耳 所以心憂所以歌謔 所以思思皆在言外

凌濛初曰 園小無政 亦是說詩者意其然 詩只言心憂而無人知 無人思耳 所以心憂所以歌謔 所以思思皆在言外

凌濛初曰 園小無政 亦是說詩者意其然 詩只言心憂而無人知 無人思耳 所以心憂所以歌謔 所以思思皆在言外

凌濛初曰 園小無政 亦是說詩者意其然 詩只言心憂而無人知 無人思耳 所以心憂所以歌謔 所以思思皆在言外

可知通 凌濛初曰 望凡亦是骨肉至情 不得云因欲其養父母而及也

十畝之間 以私園為名 亦不詳 于士則思于士 于大夫則思于大夫 于士則思于士 于大夫則思于大夫 于士則思于士 于大夫則思于大夫

十畝之外 舍桑者泄泄 舍行與子遊 舍也 桑者 只如 亦若 農老 圃不 必問 其為 桑 植 桑 也 說

凌濛初曰 仕者思還 賦國事可知 詩人口中毫不言所以欲還之故 只說得還 賦之樂 便是

凌濛初曰 仕者思還 賦國事可知 詩人口中毫不言所以欲還之故 只說得還 賦之樂 便是

凌濛初曰 仕者思還 賦國事可知 詩人口中毫不言所以欲還之故 只說得還 賦之樂 便是

凌濛初曰 仕者思還 賦國事可知 詩人口中毫不言所以欲還之故 只說得還 賦之樂 便是

凌濛初曰 仕者思還 賦國事可知 詩人口中毫不言所以欲還之故 只說得還 賦之樂 便是

凌濛初曰 仕者思還 賦國事可知 詩人口中毫不言所以欲還之故 只說得還 賦之樂 便是

凌濛初曰 仕者思還 賦國事可知 詩人口中毫不言所以欲還之故 只說得還 賦之樂 便是

凌濛初曰 仕者思還 賦國事可知 詩人口中毫不言所以欲還之故 只說得還 賦之樂 便是

凌濛初曰 仕者思還 賦國事可知 詩人口中毫不言所以欲還之故 只說得還 賦之樂 便是

凌濛初曰 仕者思還 賦國事可知 詩人口中毫不言所以欲還之故 只說得還 賦之樂 便是

凌濛初曰 仕者思還 賦國事可知 詩人口中毫不言所以欲還之故 只說得還 賦之樂 便是

凌濛初曰 仕者思還 賦國事可知 詩人口中毫不言所以欲還之故 只說得還 賦之樂 便是

凌濛初曰 仕者思還 賦國事可知 詩人口中毫不言所以欲還之故 只說得還 賦之樂 便是

寔故述過而以二語贊之非驗之于前三者而始信其
不素餐也亦非由此而始信可以素餐也此詩最易
失語脉而不覺

坎坎伐輪兮寔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濶不稼不穡胡
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食
不食兮

坎坎伐輪兮寔之河之滸兮河水清且淪漪不稼不穡胡
取禾三百困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食
不食兮

碩鼠 及國于食代之政在禮之大也也也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遊將去適彼

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廬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遊將去適彼

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廬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遊將去適彼

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懷

凌濛物曰鼠即窩言在倚不亦補出如小雅黃鳥之類
皆然可以例推

蟋蟀 唐詩和徐云言蟋蟀居於隙也及年歲於隙則居於隙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暮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
其居好樂無憂也

無已大康蟋蟀無憂蟋蟀在堂

蟋蟀在堂歲聿其暮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
蟋蟀在堂

其地好樂無憂良士

凌濛物曰外者居以外事皆為外非意外若意外則為
憂知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
蟋蟀在堂

蟋蟀 好樂無憂良士休休

山有樞此詩言山樞為王之而詳于後

山有樞隱有樞于有木

究其死矣他人是愉也

山有樞隱有樞于有木

究其死矣他人是愉也

山有樞隱有樞于有木

究其死矣他人是愉也

德者焉其有放也亦曰是也德者焉其有放也亦曰是也

肅爾錫蕃集于苞檟王事靡盬不能藝黍稷也何何何

德者焉其有極也也

肅爾錫蕃集于苞檟王事靡盬不能藝黍稷也何何何

德者焉其有放也也

無衣由天無將之曰武也無衣由天無將之曰武也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也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煥也

無自諱也亦未嘗有諱也也

有秋之杜此人好賢而思不足以及之者

有秋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也

有秋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也

有秋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也

有秋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也

有秋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也

有秋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也

有秋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也

有秋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也

有秋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也

有秋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也

有秋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也

有秋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也

有秋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也

有秋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也

有秋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也

向抗禁苦錦余刺首也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也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也

采芣此詩也

采芣采芣首陽之藟也

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也

采芣采芣首陽之下人之為言亦無與合也

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也

采芣采芣首陽之東人之為言亦無與合也

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也

采芣采芣首陽之東人之為言亦無與合也

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也

采芣采芣首陽之東人之為言亦無與合也

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也

采芣采芣首陽之東人之為言亦無與合也

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也

采芣采芣首陽之東人之為言亦無與合也

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也

采芣采芣首陽之東人之為言亦無與合也

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也

采芣采芣首陽之東人之為言亦無與合也

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也

采芣采芣首陽之東人之為言亦無與合也

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也

采芣采芣首陽之東人之為言亦無與合也

阪有春濕有搖見君子到物鼓黃今者不樂遊者其喜

也此

駟鐵 此亦春濕之喜通事主由鐵之

駟鐵孔阜之樂在手公之姬子從公于徐賦

游于此國四馬既閒騎車驚鑿載極歌騁也

小戎 西戎有康之臣于張子不其天二則其也康公上而天子之分車也

小戎 國人往而往之君子從之君子從之君子從之君子從之

駟馬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也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駟騶先中駟騶是駟龍脊之合容以

制制言念君子溫其在品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也

伐駒孔群外不遠儀崇伐有苑虎報鏗應交報二子竹閉

絕聲言念君子披覆載豐厥厥良人秩秩德音也

蕭蕭 懷人之思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

且長溯洄從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渙渙白露未晞伊人在水之濱溯洄從之道阻

且晞溯洄從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伊人在水之濱溯洄從之道阻

也此

終南 此秦人美于君之詞

終南何有松柏之實君子之德如松如柏如檜如檜

終南何有有紀有壹君子之德如紀如壹如緜如緜

不忘也

黃鳥 秦穆公身以子車氏之三子為神也秦穆公之也

交交黃鳥止于棘從穆谷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

特臨其空惻惻其慟彼蒼者天彼視也如可贖者人百

其身也

交交黃鳥止于桑從穆谷子車仲儀維此仲儀百夫之

特臨其空惻惻其慟彼蒼者天彼視也如可贖者人百

其身也

交交黃鳥止于楊從穆谷子車季子維此季子百夫之

特臨其空惻惻其慟彼蒼者天彼視也如可贖者人百

其身也

哀風 傷人亦大不庄而之

既彼最厚，鬱彼北基。未見君子，憂心致。如何如何，忘哉。

實多也。此詩不見於詩經之目，曰後以力多。一曰：此詩不見於詩經之目，曰後以力多。

山有苞櫟，隰有六駘。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哉。

實多也。此詩不見於詩經之目，曰後以力多。一曰：此詩不見於詩經之目，曰後以力多。

山有苞櫟，隰有樹檉。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哉。

實多也。此詩不見於詩經之目，曰後以力多。一曰：此詩不見於詩經之目，曰後以力多。

未二句是重言，不常言，非疑詞也。詩：無富貴，意通。

無衣。秦佚澤澤，漢于武閭，在子人年，在相謂。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要無他，一補也。根，執也。心，察也。詩：秦本賦，同在此。故子民，故也。

渭陽。秦伯公之舅也。公之子重耳也。出亡在外，居曰也。之，所居也。力，在

子送之渭陽也。此詩不見於詩經之目，曰後以力多。一曰：此詩不見於詩經之目，曰後以力多。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悠悠我思，爰在渭陽。無以贈之，王饌也。

悠悠我思，爰在渭陽。無以贈之，王饌也。

權輿。此三其君也。無待情而子，使礼去，使來，使往，使歸，使送，使喚之。

於彼乎，於此乎，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也。

於彼乎，每食而憂。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也。

於彼乎，每食而憂。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也。

詩：意重在於道也。然道恒歸于禮，意故嘆之。詩

陳宛丘。國人見此人常悲，為于宛丘之上，在叔子，子以刺之。

子之游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子之游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也。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也。

東門之枌，此男女會聚，歌而賦，于以相求也。

東門之枌，宛丘之榭。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東門之枌，宛丘之榭。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鼓曰于，善南方之原，果續其麻，市也。婆娑，賦也。

鼓曰于，遊越以，駿造，視爾如，落，貽我屋椽也。

鼓曰于，遊越以，駿造，視爾如，落，貽我屋椽也。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豈其食魚，河之鱉也。取妻如齊，齊之妻也。

豈其食魚，河之鱉也。取妻如齊，齊之妻也。

居康食也，皆切近也。意實廣遠，不必粘合分析。詩

深初口，可以者，無不可也。此詩，如婦也。豈其必者，不

如正，不淨，不忌，不。稱美宋子，是言，稱頌，也。貴，非，古，色。

東門之池 此志男女合恩之詞

東門之池可以滙麻彼美淑姬可與晤語也

東門之池可以滙紆彼美淑姬可與晤語也

東門之揚 此男女合恩之詞

東門之揚其葉群群以為之揚也

東門之揚其葉肺肺以為之揚也

東門有葛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而不

東門有葛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而不

東門有葛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而不

防有鵲巢 此男女之有私而莫或問之詞

防有鵲巢即有音焉誰偷予美心焉切切也

防有鵲巢即有音焉誰偷予美心焉切切也

防有鵲巢即有音焉誰偷予美心焉切切也

月出皓皓佼人舒舒受兮勞心憊也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天紹兮勞心憊也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也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駟朝食于株也

澤陂 此志男女相親之詞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忘涕泗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忘涕泗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忘涕泗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忘涕泗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忘涕泗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忘涕泗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忘涕泗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忘涕泗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忘涕泗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忘涕泗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忘涕泗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忘涕泗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忘涕泗

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載朱孔陽為公子裳

以上三子言衣法之類皆言衣法也

四月秀葽五月鳴鵙八月其穫十月墮稂之曰不斂取

彼狐裘為公子裘二之日北風載績武功言秋其發獻研

于谷也此章子言附錄以詩首言衣法也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鷄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

在宥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言室薰風寒向瑾君嗟我婦子

曰為改裝人北室也賦

按斯螽蝗屬莎鷄促織也蟋蟀也非一物徒以七月

二句不言何物故作此說可謂以文害辭者也朱注如

此等不可泥也六七月五句古人章法用倒排詩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藿八月剝棗十月獲稻為此

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蠶九月叔苴采荼薪樗

白晝費也賦

九月築場圃十月緝屨朱稷重穰木麻菽麥是我農夫

我稼既同上入軌宮功蓋爾于茅爾索綯其成屨其

始播百穀也賦

當日相戒語意原重治室特說詩者于言下看秋動農

意耳

三之日鑿冰沖泮三之日約于凌陰四之日其香獻羔祭

非九月肅霜十月淞場朋酒斯馨白晝羔羊辨彼公堂辨

彼兕觥是壽無疆賦

朋酒斯享斯宇宜玩存不容少緩意

鵙鷄古遺冰言之文故本此三年作此詩時王

俱托鳥言只照本文查說下三章亦有與鵙鷄無

涉不必粘帶通詩皆暗比正意俱說詩者補也六全

重王室非只欲自明心跡而已賦

鵙鷄既取我子無敢我宜思斯勤斯勤于之賦

取我子者墮其術中也語意若不歸於二賦

絕天之未除雨微彼桑土綢繆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此此章詩句皆言桑土綢繆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亦燕燕如是非斷無人侮也照下自見通

予手拮据予所將茶予所當租予口卒瘁予本有宜

此此章詩句皆言桑土綢繆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予羽燕燕如是非斷無人侮也照下自見通

予手拮据予所將茶予所當租予口卒瘁予本有宜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九罭

此亦用古者東之財東人皆以見之而云

九罭之魚鱗鱗我觀之香衣綉裳

鴻飛遵陸公輸無所於女信處

是必有素衣兮無以我公斯兮無使我心悲兮

說服備便是說德不必說服以德重只要形容快觀之

意末幸只要描寫愛慕不忍釋然之態至于公之高情

彼亦不及計也何必說向公義一邊特自言其情耶

狼跋 用公推也詩此以言之不夫于言公言公美之

狼跋其胡載愛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狼愛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聽碩膚遺疏謫之美名也不失其常本心之光明正大

來而未絕詩人說也

子也言公孫碩膚之德不絕也言公孫碩膚之德不絕也言公孫碩膚之德不絕也

公孫碩膚之德不絕也言公孫碩膚之德不絕也言公孫碩膚之德不絕也

公孫碩膚之德不絕也言公孫碩膚之德不絕也言公孫碩膚之德不絕也

公孫碩膚之德不絕也言公孫碩膚之德不絕也言公孫碩膚之德不絕也

公孫碩膚之德不絕也言公孫碩膚之德不絕也言公孫碩膚之德不絕也

詩選 小雅

吳興凌濛初輯著 任端棗 吳琛泰訂

鹿鳴

此是鹿鳴賓客之詩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是將人之好我而載周行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

是則是僭我有旨酒嘉賓勿慢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

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

燕樂本以洽上下之情各末句一則看皆是自道其該

是燕之意如此耳歸重乞言似認客作表

四牡 此亦依此之詩

四牡翼翼以洽上下之情各末句一則看皆是自道其該

四牡翼翼周道倬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四牡翼翼嘒嘒駉駉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翩翩者騅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翩翩者騅載飛載下集于苞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駕被四騮載馳驅豈不懷歸是用作騅將母

神之聽之只是人心和平通于鬼神然無恙同而已又

家救饑法不得不說到春交成治上詩

伐木許許醴酒有藇既有肥腍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

弟頌於祭酒極陳饋入其既有肥牲以速諸舅寧適不來

微我有也中事於此決之謂此中事也

微我二句語意最難幹者若講以先也塞責語頭遂失

本意民之失德亦然帖

伐木于蔭醴酒有射邊豆有殽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餼

以慰有酒殽我無酒醴我坎坎鼓我跕跕舞我逸我暇我

飲此濟美帖

尊者不敢以其來兄弟則曰無遠立言之法也迄字大

要體語帖

天保 人君以成德以下五詩意于臣之受賜方以此詩居

總是臣子稱頌而戰戰兢兢德二意自是頌中有規諫

凌濛初曰總是一派祝頌語無推原虛實之俗亦無以

漸進感之意但各語法自各為異耳

保冠爾亦孔之固保冠爾亦孔之固伴爾單厚何福不除伴爾多益以莫

不虞帖

命不于常故曰保爾厥位維危故曰定爾俾爾等句法

各如如保如如無時不福積之則厚無事不福積之

則多帖

保冠爾俾爾歌報聲無不宜受天百福降爾遐福維日

不足也

如保冠爾以莫不豐如山如阜如同如陵如川之方各以

莫不增也上三句曰此有五天之長之長非此非此比上又加也

吉謂為福是用孝享禱祠燕嘗于公先王君曰日爾尚壽

無疆也

祭祀但以起下卜爾之意非如他詩重事帖

神之叩矣語爾多福民之質美日用飲食群飲百福為

偏為爾德爾斯民之為皆為爾之德也却不須云昭時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齊不崩如松柏之茂

無不爾或後也勢謂曰此字上承為正也在此上

恒升不滯顯以顯其相形策云既盈之月中大之月未

凡形容其盛也便自渾然

采薇 此道成後之詩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暮止。靡室靡家。玁狁之虺。不遑啓居。玁狁之虺。玁狁之虺。玁狁之虺。

歲亦暮止等語。勿作怨詞。去 采薇采薇。薇亦采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止。憂止。憂止。

凌濛初曰。靡使歸聘。如令人在遠者。言無好使人一標。取家中平安耳。想。若鑿鑿說多是同成人。

皆有戰守之責。而無可使歸者。使采相。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

啓居。憂心孔疚。彼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居。

憂心孔疚。以憤激。國難成時。利結未可。逆知。凌濛初曰。我行不。彼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居。

心。而微似怖死語。彼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居。

彼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居。月三枝。

成主于守而言。戰蓋未。不。而。能。守。若。詩。駕。他。回。柱。四。柱。駸。駸。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柱。駸。駸。和。魚。服。豈。不。慘。傷。此。簡。書。

昔我往矣。揚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凌濛初曰。此章固是。預道。不必于今昔字。而。蓋。出。今。已。為。昔。未。反。為。今。等。語。蓋。四。五。章。戰。成。亦。未。嘗。不。是。預。道。伊。是。代。言。者。時。作。皆。於。成。士。口。中。自。言。其。為。預。道。思。無。情。味。又。曰。要。知。立。言。意。亦。不。明。破。定。期。必。知。其。心。出。車。此。若。逆。事。之。詞。

我出我車。于彼收車。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多。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我出我車。于彼收車。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多。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我出我車。于彼收車。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多。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我出我車。于彼收車。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多。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我出我車。于彼收車。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多。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我出我車。于彼收車。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多。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我出我車。于彼收車。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多。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嗚呼草蟲。趙超阜。喬木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蘇赫南竹。伐西戎也。

伐西戎。是擬議之詞。室家思念。無所不至。故作此意外之想。是詩家三昧。若作實說。去以千里。帖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谷庚嗜嗜。采芣祈祈。執訊獲醜。薄言旋輪。蘇赫南竹。蘇赫也。帖

秋杜 此皆通假之字

有秋之杜。有皖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故日。日月陽言。女心傷止。征夫遄止。賦

有秋之杜 此皆通假之字

有秋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非。卉木萋萋。女心傷止。征夫歸止。賦

將亦於代。秋杜二字。恰見女子心中悲念。論詩

陸彼北山。言采其杜。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儻車煇煇。四牡皆疇。征夫不遄。賦

雖最近春。安心孔疚。期逝不吝。而多為恨。下能倚古會言

近止征夫遄止。賦

多為恨。不必指出。所恨何物。有事可指。便不多矣。詩

魚麗 此亦通假之字 重候廣三字

魚麗于罍。鱉鱉。君子有酒。旨且多。此有以口已。魚麗于罍。君子之儀也。

魚麗于罍。鱉鱉。君子有酒。旨且多。此有以口已。魚麗于罍。君子之儀也。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此

物其旨矣。維其嘉矣。此

物其有矣。維其嘉矣。此

凌濛初曰。後三章前句。各以次頂前三章末一字。其體似是以後伸前。蓋酒是宴名。原可以該物也。

南有嘉魚 此亦燕譽通用之辭 重候廣上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此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此

南有樛木。甘瓠累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此

翩翩者鵲。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此

樂衍綏綏。攸福攸祿。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此

南山有臺 此亦燕譽通用之辭 重候廣上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此

無期。此

南山有臺。北山有樛。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此

菁菁者莪 此亦燕飲賓客之詩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六月

雖美吉甫。而宣王之能命將。在共中。

六月棲棲。戎車既借。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猗猗采芣。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此物四騤。剛之維剛。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既成于三

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維此六月。四句。注中分疏甚明。但講中宜穩會此意。不

宜拘拘分時。上言我是用急。而此言應敵從容。則

急中有暇。此言不失常度。而下言嚴翼共武。則寬中有

嚴。此言形見以備。此言功行。此言

四牡修庸。其大有賴。薄伐獯豸。以奏膚功。有嚴有翼。共武

之服。武之服。以定國。此言無上之

獵狝匪徒。居焦獲。假鉤及旻。至于涇陽。文鳥翼翼。

此言無上之

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戎車既客。如輕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獯豸。以

太原文武吉甫。為邦為響。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求歸自錫。戎行永多。飲御諸春。燕

膾鯉。侯誰在。張仲孝友。

凌濛初曰。此燕或說是私燕。或說是飲至。或曰既多二

字。而以燕喜為飲至之燕。以飲御為私家之燕。終無定

說。是詩人歌其事。即為公燕。而來歸二句。代言吉甫

意中事。亦不為難。為私燕。而稱座有重客。亦更得情。即

此詩。故至受福已過。而又自叙。其潤。私燕以相繼。去無

不可。只因欲以張仲孝友。強作將相相成。故為公為私

為主為客。均有不可通處。耳。不知舉一孝友之人。不過

以重是燕耳。將相調和。從何考來。然細玩末註語氣。則

其指亦在私燕也。

來也。宣王四里。則晉王命。命吉甫。命吉甫。命吉甫。命吉甫。

薄言采芣。于彼新田。于此舊路。古取淮。其車三千。師干

之鼓。方叔率止。乘其四騤。四騤翼翼。路車有奭。華弟魚服。

鈞膺鞞。此言無上之

薄言采芣于彼新畝于此中飽如稻如麥如黍如稌
央央方叔率古約軼錯節八營珍珍服其命服米芾斯皇
有於葱珩也

命服要見不心服我服而威靈已著矣

疏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古方叔涖古其車三千師干
之盛方叔率止鉅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
振旅闕闕也

秦爾蠻荆大邦為雩方叔力克在無疆方叔率古執訊
獲醜或車擊擊彈彈煇煇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獯獯

傳車擊擊也

來威非必不戰而服但以其名望之隆有不專主於戰

開之功耳此亦褒美之體未可拘拘也

車攻 用古成王嘗治邑為東解州制法用字法多入於天子室中
篇內教既字俱見法度修飾有夙修之義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既龐言行和也此言古之德也
四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言行和也此言古之德也
之子雖是有司主其事者在天子說與王之蓋臣一

例古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錫會同和鑿也此言古之德也
決拾既休方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箸也此言古之德也

射夫既同是人心之協非比其耦也

四黃既駕兩騶不獲不失其德也天如破也此言古之德也

射御之精亦酒根人心之勸也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也此言古之德也

之子于信有聞無聲也此言古之德也

允矣展也對平日稱為君子期以大成也此言古之德也

曰展也大成便酒帶屬望後來培氣固是酒不忘規也

是遊窺末路

吉日 前詩曰于六月也此言古之德也

吉日維戊既伯既禋而車既好四牡孔阜打彼大阜從其

群醜也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儻儻俟俟或群或友此言古之德也

患率二句又音得未章不不釋美宣王但看下一人如
此奉与則所以致此者雖然言外矣燕天子不止是獲
念全在想見天子合群心揆武烈修曠典共成其盛也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豷殪此大豷以御賓客且以
酌醴也

鴻鴈

同宮中表為代謝也言王能勞未遠定其之也此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台哀此
深寒也此項係道賦詩章 歸家可於之入亦非也

鴻鴈于飛

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克

安也也 鴻鴈于飛 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克

鴻鴈于飛 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克

庭燎

王為庭燎則不君子夜之早也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也鶯聲將將也

夜未央是詰問之詞庭燎之光是料想之詞交校慶委
曲回轉着一維字使非玄解也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晰晰君子至也鶯聲嘖嘖也

夜如何其夜向晨庭燎有輝君子至也言觀其將也

汚水

此是私之也

汚彼流水朝宗于海就彼飛隼載飛載止嗟哉兕豸非人
諸君莫肯念能誰無父母也

汚彼流水其流湯湯就彼飛隼載飛載止嗟哉兕豸非人
救行心之憂善不可拜也

就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故交發與揚
與也

憂亂即以憂謗無兩意也

鴻鳴

此係善也此句

鴻鳴于九臯聲聞于野魚潛于淵或在于濞樂彼之園爰
有樹檉其下維籬他山之石可以為鑒也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魚潛于淵或在于濞樂彼之園爰
有樹檉其下維籬他山之石可以為鑒也

托諷之意皆在言表傳注字目俱以已意貼出詩人原
無此語求可以括其旨者也

二章一意而次章下字比前章每進一步
析父 單士悲于不伏在詩新久也

析谷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懷靡所止居賦也

析谷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懷靡所底止賦也

析谷置不聰胡轉予于懷有母之尸穢賦也

白駒鳥此詩所以喻君子不可留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繫之維也維也維也朝所謂伊人於焉

消消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繫之維也維也維也朝所謂伊人於焉

嘉客賦也

凌濛初曰曰今朝曰於焉是已無復望而之意但欲其

暫駐亦大幸也猶九斿之信履信宿語氣也用不得求

敬請益等語若故嘉客如鹿鳴嘉賓使一毫不似

皎皎白駒實然未思爾公爾侯送孫無期爾爾賦也

遊賦也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母金玉爾音而

有賦也

凌濛初曰母金玉爾音以望長通開閉猶後人曰無相

忘耳非望其商榷朝政

黃鳥氏建其國不乃其所在此詩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稱其言旋

言歸後我邦族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可與言旋

言歸後我諸君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樹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言旋

言歸後我諸君也

我行其野蔽芾其樛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棄後我

邦客賦也

詩述小雅十九

我行其野言采其藻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棄言歸

思舊也

我行其野言采其藻不思舊姻求我新特成不以富亦祇

以異也

凌濛初曰成不以富反言之也薄責之以新故也

言歸後我諸君也

常情責之也

斯于此詩言成而無飲以詩之同類也

秋秋斯于此詩言成而無飲以詩之同類也

好善無相尤甚也

式相好二句勿涉戒意也 兄弟要說得遠不止今

暗合俊而室室若玉

似精此視集室百堵而南其吉友居爰處爰焚爰滂

約之閣閣椽之索索風雨攸降烏鼠攸去

如致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韋斯房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歲歲其宮君子攸端

下筮上莖乃安斯寤乃寢乃譽乃占我夢豈夢維何維熊

維羆維虺維蛇

維連小雅

此章繼起前面嗣續一既憂勤而埋下生男女張本乃

安室正照此室未築以前焦勞言通

犬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乃知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望兮朱芾

斯皇室室若玉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襪載美之玉無非無儀唯酒

食是議無父母詒惟也

無羊 此詩之牧上而成而牛羊豕也

詩重中興考牧而未段發出天下國家大計大率民安

物集闕國家之氣運原是一齊來的豈之有無不足深

論通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群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稯爾羊來思

其角漼漼爾牛來思其耳濕濕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遊爾收來思何蓂何咎或負

其轡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爾收來思以薪以蒸以雉以雉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

不崩麾之以旆單來既升

此二章差敘述總見其盛若以人順物情為所由

詩連小雅

反看小雅通

牧人乃養維魚維兔維旒維旆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維

魚維旒維旆也惟物所見如此非似人寔魚以旒實旆

亦非人變為魚旒變為旆也

節南山 此詩家火所刺王用民以亂

凡言天言民俱以箕動尹氏之心即以前王心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惓不敢

戲謔國既卒斬何用不斃

節彼南_也。有實其_也。赫赫師_也。君不_也。平_也。何_也。天方_也。薦_也。瘵_也。我_也。亂

私_也。多_也。民_也。言_也。無_也。善_也。得_也。莫_也。懲_也。咎_也。也

尹氏大_也。師_也。維_也。周_也。之_也。德_也。東_也。國_也。之_也。樹_也。四_也。國_也。是_也。維_也。天_也。子_也。是_也。咄_也。俾_也。民

不_也。泄_也。不_也。于_也。吳_也。我_也。不_也。宜_也。空_也。我_也。師_也。也

弗_也。躬_也。弗_也。親_也。族_也。民_也。弗_也。信_也。弗_也。問_也。弗_也。信_也。勿_也。問_也。君_也。子_也。式_也。夷_也。式_也。已_也。無_也。小

人_也。珍_也。瓊_也。瑣_也。相_也。若_也。則_也。無_也。厭_也。仕_也。也

吳_也。我_也。不_也。備_也。降_也。此_也。鞠_也。謫_也。吳_也。我_也。不_也。患_也。降_也。此_也。大_也。唐_也。君_也。子_也。如_也。屬_也。俾_也。民

心_也。閱_也。君_也。子_也。如_也。屬_也。怒_也。怒_也。是_也。遠_也。也

如_也。廟_也。如_也。夷_也。兩_也。如_也。室_也。初_也。不_也。勝_也。想_也。想_也。也

不_也。于_也。吳_也。我_也。亂_也。靡_也。有_也。室_也。式_也。月_也。斯_也。生_也。俾_也。民_也。不_也。寧_也。愛_也。心_也。如_也。醒_也。誰_也。秉

國_也。成_也。不_也。自_也。為_也。政_也。卒_也。勞_也。百_也。堵_也。也

駕_也。彼_也。四_也。牡_也。項_也。領_也。我_也。瞻_也。四_也。方_也。燮_也。燮_也。靡_也。所_也。嚮_也。也

詩_也。人_也。非_也。果_也。欲_也。去_也。國_也。但_也。言_也。天_也。下_也。皆_也。亂_也。以_也。見_也。致_也。之_也。者_也。之_也。罪_也。耶

方_也。淺_也。爾_也。惡_也。相_也。爾_也。予_也。卷_也。既_也。夷_也。既_也。懂_也。如_也。相_也。時_也。善_也。也

吳_也。天_也。不_也。于_也。我_也。王_也。不_也。寧_也。不_也。懲_也。其_也。心_也。覆_也。怨_也。其_也。正_也。也

家_也。父_也。作_也。誦_也。必_也。宜_也。且_也。如_也。我_也。飛_也。爾_也。心_也。以_也。畜_也。為_也。想_也。也

凌_也。深_也。初_也。曰_也。畜_也。未_也。便_也。是_也。昇_也。平_也。少_也。救_也。卒_也。斬_也。空_也。我_也。師_也。光_也。景_也。耶

此詩大夫所作
正月
批者小人所托以傾君子也。而本在王為內寵盛惡。不
用君子而用小人。致此訛言。故欲止訛以救亂。惟有一
用君子。而當時不可望矣。所以憂之深也。詩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憂之深也。亦孔之符。念我獨苦。憂心
京京。哀我小心。疇憂以瘳。
父母生我。胡俾我瘳。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秀言
自口。憂心愈愈。先以有侮。
憂心惻惻。念我無極。民之無辜。并其巨僕。哀我人斯。于何
從。標。瞻。烏。爰。止。于。誰。之。居。
瞻彼中林。侯新候舊。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室。靡人
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此詩見於詩經。自後月。起。不。日。重
胡山。蓋。卑。為。岡。為。陵。以。此。詩。亦。莫。之。懲。君。彼。故。者。柳。之
臨。晉。具。曰。于。聖。誰。知。烏。之。非。雉。也。
具曰于聖。只言雖自以為聖。而于訛言。實不知也。凡求
詩人之語。寧淺無深。
謂天蓋高。不敢不屆。謂地蓋厚。不敢不踰。雖疏斯言。有倫
有脊。東今之人。胡為勉。勉。也。勉。勉。是。信。事。以。信。事。之。語。

其立言渾厚處。

吳天疾威，敷于下土。猶回過，何日斯涸。謀賊不徒不滅，

復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頌也。

渝渝訛謀，亦孔之哀。謀之其誠，明也。是謀之不誠，則其

是僂。我視謀猶，伊于胡底。夫知為也。用和信發言，盈虛誰敢

執其怨。如匪行護謀，是用不得于道也。

哀哉為猶，匪先民足程。匪大猶是經，維通言是聽。維通言

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慮也。

國雖靡止，或聖或不。民雖靡樞，或哲或謀。或黜或艾，如彼

流泉。無淪吞以譽也。此則自古之世，其亦上矣。

聖哲謀請艾，未可便認作善謀。但有此等人心，則必

或聖或否，要問融言，雖有否，未嘗無聖也。

不敢恭乎。不敢馮河人，知其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

深淵。如履薄冰也。

注喪忘之禍，在他字中，亦深。念當以，以惡禍言，之乎

薄冰也。

小宛。此大夫世也。其志而見乎，相戒以之。為之。詩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

且怨。

人。一麻。聖飲酒，溫克。彼昏不智，壹醉日。言。各敬爾儀。天命

不。收儀廣。而飲酒亦在其也。

中原有葛藟，良米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爾爾。予式教

似之。

題彼春。載飛載鳴。日斯。月斯。征風。與夜。寤無

爾所。宜也。

交。交。桑。率。場。啄。粟。哀。哉。填。塞。宜。岸。宜。微。槿。粟。出。上。自。何

能。殺。

出。卜。非。兵。欲。問。神。只。以。見。人。之。意。想。已。窮。耳。道。凌。濛

初。曰。極。粟。者。既。窮。故。說。窮。非。以。此。自。見。其。貧。也。不

可。另。作。資。治。

溫。溫。恭。介。如。集。于。木。為。備。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

薄。冰。也。

亦。只。是。一。憂。危。意。思。非。也。遂。謂。此。足。以。自。解。也。詩

小。弁。此。王。子。之。詩。其。意。亦。非。也。

弁被薦斯。辭乘提標。莫不辭我。獨于懼。何幸于否。成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取取周道。鞠為茂草。我心憂傷。怒焉如疇。假寐永嘯。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疢首。

羅桑與梓。尤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苑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淮者淵。萋淫潏潏。彼舟濫不知所屬。心之憂矣。不遑假寐。雖假寐猶將不暇矣。註今不遑假寐。言莫謂假寐永嘯。雖假寐猶將不暇矣。註今

昔字可刪。言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相彼投壑。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瑾之。君子秉心。維其若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君子信之。如或疇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椅矣。析薪

微酒一獻。一獻一階。維而必以。是時濟則受而不返。故曰如

或疇之不舒究。正足上二句意。舍彼有罪。亦非欲其移罪于彼。猶言不問我之有罪無罪。而唯以相加。正所謂不舒究也。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於垣。無遊我梁。無發我矰。矰躬不問。違恤我後。

浚深矣。却不是泉。見宮垣無甚高深。言不可易。注解其上。一層意。沈之便於詩語多所添入。由言非便是廢。立之言。只意向微有所左右便是。此詩作于信諂

之後。而無易由言。尚作戒勉之說。正見他委婉處。巧言。大夫傷于諂。故信言于諂之于天。借始說。王之王病根。若以說人。則心何難知。言何難繼。又何難除。備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悞。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泰懣。予慎無辜。

亂之初告。備。亂之又生。君子信諂。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靡盬。君子信之。如或疇之。

君子屢盟。亂是用暴。君子信之。亂是用暴。亂是用暴。亂是用暴。

亂之用暴。亂是用暴。亂是用暴。亂是用暴。

亂之用暴。亂是用暴。亂是用暴。亂是用暴。

用僮匪其止然惟王之可也

屢盟與賢者盟也正典工如社相友也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也

度唯躍亮兔過犬獲也

莊再柔杏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忌言數之蛇蛇碩言出自

口矣巧言如簧積之厚矣

數字妙不得作辨字離曰教之辨不足言矣

正碩言出口之度據理敷詞自然有序口頭絕無回

故曰自口朱注宜也二字是斷章語不必泥

初曰碩言心如其口故曰自口巧言口覆其心自然類

厚出口者即今所謂開口見喉嚨也以類厚一反照自

明不必下語武

彼何人斯居河之塵無米無粟為亂階既做且想爾勇

伊何為爾爾居徒幾何也

惡之深故形容之非實事說人之伎何如此而王不能

去此其罪不獨在說人也

何人斯

彼何人斯甚

彼何人斯甚

彼何人斯甚

之云

二人同行

彼何人斯

于天

彼何人斯

彼何人斯

爾之安行

其肝

爾還而合

祇也

伯氏吹壎

爾斯

為鬼為域

石側

篇中胡遊

詞非實事

詛爾斯

詛爾斯

詛爾斯

詛爾斯

之反側。使之聞言而愧。不明言甚于言矣。既錯矣
復何面目見之。通篇俱言其可以見而不來。惟欲以一
來為快。則伎愧汗難前之態。宛然在目。而諱構之跡亦
不待言而顯矣。故曰極及側然。諱終不可說。此言始
厚今薄便是。帖

老伯 此有連字。故官制力是。仍非此語。

妻分裝分。成是貝錦。被講人者亦已大甚。此亦成于乃。誤入。非此

吟兮修兮。成是南華。彼講人者。誰適與謀。此亦成于乃。誤入。非此

緝緝翩翩。欲講合慎。爾言也。謂爾不信。此亦成于乃。誤入。非此

捷捷幡幡。謀欲諧言。豈不爾愛。既其女遷。此亦成于乃。誤入。非此

凌濛初曰。惡惡如巷伯。其辭已露甚。此二章亦是以常

理請之。休深冀其并乃。無所謂忠告也。慎爾言。豈不

愛。俱是詩家詔法。猶令人言也。須仔細。有時輪到

女也。此亦成于乃。誤入。非此

驕人好。好。好。人。草。草。蒼。天。蒼。天。視。被。驕。人。終。此。勞。人。此亦成于乃。誤入。非此

視。被。視。字。皆。即。依。所。云。看。他。不。過。也。禍。福。意。且。落。下。一

層。此亦成于乃。誤入。非此

被。諧。人。者。誰。適。與。謀。取。被。講。人。者。授。界。對。虎。對。虎。不。會。授。界

有。此。有。此。不。受。授。界。有。異。此亦成于乃。誤入。非此
楊。困。之。道。倚。于。畝。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百。君。子。敬。而

德。也。此亦成于乃。誤入。非此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

棄。予。也。此亦成于乃。誤入。非此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于。懔。將。安。將。樂。棄。予

如。適。也。此亦成于乃。誤入。非此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善。忘。我。與。德。思。我

小。怨。也。此亦成于乃。誤入。非此

友。本。以。患。難。相。依。安。樂。亦。而。詩。人。若。不。志。直。古。稱。以

大。德。小。怨。分。任。其。責。亦。成。不。以。富。亦。祇。以。異。之。意。如。大

德。不。可。即。指。患。難。相。恤。也。此亦成于乃。誤入。非此

菜。菽。人。民。以。爲。善。居。子。小。怨。亦。非。此。語。此亦成于乃。誤入。非此

蓼。蓼。者。蕺。匪。我。伊。蕺。伊。蕺。及。母。生。我。勿。勞。也。此亦成于乃。誤入。非此

蓼。蓼。者。蕺。匪。我。伊。蕺。伊。蕺。及。母。生。我。勿。勞。也。此亦成于乃。誤入。非此

餅。之。聲。各。維。當。之。監。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恃。

無。母。何。恃。出。則。街。惶。入。則。靡。足。也。此亦成于乃。誤入。非此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育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懷。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懼，我獨何害。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懼，我獨不杌。

大東。東門之池，水不流於東。大東門之池，水不流於東。只將下土，件件空屬。而西人為虐，未已。極其形容，非是。疑心望天，見天之不助東人，友助西人，而怨之也。不要着相說通。因後傷河通為此目。

有饑餘殍，有採棘芣。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嗚呼！傾之，漚焉出漚。

所履所視，要見賦後均平時。令人自然，道氣和，頌之。出涕洟，和發通。

東風中，好也。斜斜，斜斜，可以履實。德也。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便我心也。

有別沈泉，無浸獲。昔我與之，今我與之。新是獲，昔尚可。載也。東風中，好也。斜斜，斜斜，可以履實。德也。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便我心也。

是求也。人之子，有條是也。載也。東風中，好也。斜斜，斜斜，可以履實。德也。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便我心也。

或以其酒，不以其醬。翰翰佩玼，不以其長。維天有漢，臨亦。有光。豈彼繡衣，終日七襄。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晝夜靡寧，不以此服。魯有啓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之之行。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俞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四月。北道日月之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居人，胡寧忍予。

秋日凄凄，百卉具腓。亂離瘼矣，其適歸歸。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懼，我獨何害。

注合三章，禍亂日迫。若夫無此意，只是觸目生悲。故夏怨其苦，秋傷其痛，冬悲其烈。無時得自寬耳。

而有嘉卉，洪更候。海岳為城，莫知其力。

相彼泉谷，清深澗澗。我日構禍，曷云能營。

沿江漢，南國之紀。蓋詩以任，寧莫我吝。

山有藟藟，隰有杞棘。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維以告哀，不敢他及也。時亂使人不敢言，可知也。

北山

大夫以行其此詩

涉彼北山言采其杞借借士子不知其知也王事靡盬憂我

父母賦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王土之濱莫非王臣左友不詢我從

事獨賢也注王事王事之也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我未耋 方將旅力方剛經營

或燕燕居息或盍泚事國或息假在牀或不已于行賦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徂遲假賦 或靡事不賦

無將大車賦 無將大車賦 無將大車賦 無將大車賦

無將大車賦 無將大車賦 無將大車賦 無將大車賦

無將大車賦 無將大車賦 無將大車賦 無將大車賦

無將大車賦 無將大車賦 無將大車賦 無將大車賦

我勞彼逸而致念賦不平也賦 玩末二章詞和義通

則違前心之憂矣俱非怨詞看三章各畏字分明自己

亦有勉思靖共之意罪若隨怒反釋就五事不堅固朝

廷法度不測高勿作若之刑罰失宜自昭伊則是以分

義自安非自咎不見幾也詩 凌濛初曰如陸說似得

詩人忠厚之旨故自佳然此詩作于亂世而詞氣亦自

悲涼憂慮但措語瀟灑溫厚時帶此四護焉不覺怨望乃

可非可因末二章和平而謂全是自安引分毫無怨心

也賦 此罪苦等句且復畏此簡書字法乎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先野二月初吉載離

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甚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

畏此反覆賦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事云暮念我獨兮我事

信南山 此移大指至楚漢間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响响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

其勢也 漢書地理志其勢東則引運之水以入海西則引運之水以入海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以之稂莠既優既渥既霑既足

我百穀也 賦

種場翼翼黍稷彙彙或或 詩

高羊也 賦

中田有廬鍾場有否是謂是喜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

之祿也 賦

祭以清酒從以醇饗享于祖考親其修乃以啓其

是烝是享 詩

無疆也 詩

築厥爪茲穰穰供一時奉祭之也 詩

後也 詩

雨雨 詩

俾彼甫田 詩

高畝或耘或耔 詩

全詩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 詩

擊鼓以御 詩

曾孫來止 詩

古否 詩

曾孫之德 詩

來萬斯積 詩

每章各奉一書 詩

見也 詩

為一事 詩

也 詩

大田 詩

大田多稼 詩

百穀既庭 詩

既方既皂 詩

我田穰穰 詩

有濟萋萋 詩

有不攸穫 詩

曾孫來止 詩

駢異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也

詩重歸美上人意當樂極而稱述之說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如之福祿既同君子萬壽保其

六師也此天子當歸美于東師以武而歸德美天子之詩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如之福祿既同君子萬壽保其

家邦也此天子當歸美于東師以武而歸德美天子之詩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如之福祿既同君子萬壽保其

家邦也此天子當歸美于東師以武而歸德美天子之詩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如之福祿既同君子萬壽保其

家邦也此天子當歸美于東師以武而歸德美天子之詩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如之福祿既同君子萬壽保其

家邦也此天子當歸美于東師以武而歸德美天子之詩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如之福祿既同君子萬壽保其

家邦也此天子當歸美于東師以武而歸德美天子之詩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如之福祿既同君子萬壽保其

家邦也此天子當歸美于東師以武而歸德美天子之詩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如之福祿既同君子萬壽保其

家邦也此天子當歸美于東師以武而歸德美天子之詩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如之福祿既同君子萬壽保其

家邦也此天子當歸美于東師以武而歸德美天子之詩

沃卷也左之左者君子宜之右之右者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

似之也此天子當歸美于東師以武而歸德美天子之詩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不戢受天之福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不戢受天之福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不戢受天之福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不戢受天之福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不戢受天之福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不戢受天之福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不戢受天之福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不戢受天之福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不戢受天之福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不戢受天之福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不戢受天之福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不戢受天之福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不戢受天之福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不戢受天之福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不戢受天之福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不戢受天之福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不戢受天之福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不戢受天之福也

其來萬與女蘿苑于松古未見君予憂心怏怏既見君子
庶幾有據賦而如

有頌者存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毅既阜道伊異及見華
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露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
君子維宴賦而如

車牽此燕求于斯格之詩
開關車之華兮思變季女遊兮匪儼匪渴德有夜播雖無
好吝賦而如

依彼采芣有集維鵲辰彼碩方德來被式燕且來
無躬賦而如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肴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式
歌且舞賦而如

雖無字不重謀章重在相樂上蓋謙言物與德之兼無
無非欲其盡情以相樂也庶幾莫之賦而如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蕀其葉湑兮鮮哉觀爾賦而如
高山仰止景景行止四牡騤騤六轡如琴觀爾新昏以賦而如

青燧詩人以其神強言在比子或王以勿能也
營營青燧止于禁道第君子無信謙息賦而如

營營青燧止于棘說人罔格交亂四國賦而如
營營青燧止于榛說人罔格構我二人賦而如

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也賦而如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蓬豆有蕐棗核維秬酒既和肯飲酒

孔甕鐘鼓既設琴瑟既設大侯既設賦而如
射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壽賦而如

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賦而如
空人入冬而伎康濟以奉爾時賦而如

首章初字刺下面做酒說不對第三章說射飲祭儀皆
飲之善者奈何今之淫而毀當大異于是如後三章所
云耳若謂射與祭者始善終不善夫失詩人之肯矣賦而如

實之初筵温温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否曰既醉其威儀
幡幡其坐遷屣舞僂僂其未醉止威儀仰仰曰既醉也
威儀悒悒是曰既醉不知其恭賦而如

賓既醉也載號載噉亂我蓬宇屢舞傲僂是曰既醉不知
其體側弁之儀屢舞僂僂而也並受其福醉而不出
是謂伐德德酒且嘉其令儀也亦謂在野也蓬宇不可不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感不醉
反畔式勿從謂無俾大怨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
俾出童程三爵不讓矧敢多否也
式勿以下皆本上反耻來都是不醉都意中事欲持以
告之醉者而不可得想見代他羞醜情狀此等非是
語全要舉想况若認作寔境便失大旨形容不醉之
情正見醉之可醜教句一直下不醉之
情此天子燕請侯伯諸侯天子之禮也

魚藻 此天子燕請侯伯諸侯天子之禮也
魚在在藻有頡其首在在鰈鰈與三音俱魚也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鰈飲酒樂喜此亦天子在宮上見
魚在在藻作于其蒲王在在鰈有那其居也
飲樂之興物物所由興也此亦天子在宮上見

采芣 此天子所出采芣也
采芣采芣筐之筐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于之路車
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也此物有於之者皆謂之也

席沸檻臬言采其芣君子來朝言觀其旌其旂謂習為聲
其旌載駉載駉君子所履也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交兮君子所履也君子天子
命之樂只君子福祿中兮也
命字應首章錫予而福祿則次則一步說通
雜作之旌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
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也
汎汎楊舟佛纜維子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
脆之優哉游哉亦是慶喜也此亦天子在宮上見

此二章樂只君子內俱脫不尋敬通左右之儀與
優游之度見不獨君子賢而其旅亦賢不獨在朝誦
而在道時已預備是點綴憂慮危明之個素簡在帝
心知知以飲酒加眉此亦天子在宮上見

簡弓 此刺王不長九族而分其任使宗族相忘之也 使字一月字
醉舞角子爾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老矣也
爾也遠矣茂育然若爾也然矣茂育傲若也
篇中說之不遇借小民來比古而意則重也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瘡。此言上下

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饒。如酌孔堅。此

毋教孫升木。如塗墜附。君子有微此

兩雪濼濼。見現曰消。莫肯下消。式居此

的雲浮浮。見現曰流。如變如鬣。我是用此

莞柳。王有見此

有莞者柳。不尚息焉。上卡甚此

極焉。此

有莞者柳。不尚獨焉。上帝甚此

過焉。此

有鳥高飛。亦傳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此

凶。此則此

鄰人。士此

彼鄰人。去原。非極。或時人。只是此

初曰。鄰人。切。即周。上。也。曰。彼。鄰。見。者。不。可。追。也。鄰。即。周。

也曰。行。歸。見。久。不。得。見。而。忽。見。似。他。出。而。歸。下。字。俱

有深意。彼鄰人。去原。非極。或時人。只是此

不。如。髮。者。如。髮。之。本。然。不。假。地。通

彼鄰人。古。充。耳。瑋。實。彼。君。子。古。謂。之。尹。言。我。不。見。公。我。心

之。彼。鄰。人。古。垂。帶。而。厲。彼。君。子。古。卷。髮。如。蓍。我。不。見。公。言。從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餘。我。不。見。公。云。何

貯。服。備。氣。象。固。欲。其。威。美。而。有。意。文。飾。亦。非。威。世。之。象。故

貴。自。采。綠。婦。人。思。名。君。子

終。朝。采。綠。不。盈。一。筐。子。髮。曲。局。薄。言。解。沐。也

終。朝。采。芣。不。盈。一。襜。五。日。為。期。六。日。不。廢。也

此。子。于。言。言。報。其。子。之。子。于。言。言。給。之。也

其。約。維。何。維。魴。及。鱉。維。魴。及。鱉。薄。言。觀。者。也

浚濠初曰：于狩，于釣，觀魚等項，無非預擬，得以隨事相親為樂。非樂狩樂魚，亦非是樂于相親，總不可認真。急要補出歸時，乃得如此，而何時得歸語絕。

素苗 宣王時，中子謝命居於城邑，在時徒及而月，行月其此詩，出行者之口，重感德，歸功，登臺說下，要得預道語意。

通詩

光光素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苦。我任我冀。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慶。

詩經

五二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王心維重。展親亦兼。式是南邦。意。

隰桑 此詩君子之德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不何不樂。隰桑有阿。其葉有暵。既見君子。德音孔服。心乎愛矣。遐不作矣。何日忘之。此詩無未見而愛。既見而喜。兩層。總是作無可奈何之

詞以志其極喜耳

白華 山王中女川為居人自侯州之樂中居亦中居作此詩

白華菅兮。白華束兮。女也不逸。俾我獨兮。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勸。泥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兮。樵彼桑薪。叩烘于椹。維彼碩兮。實勞我心。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懔懔。視我邁邁。有鷲在梁。有鵲在林。維彼碩兮。實勞我心。鶯鶯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且其德。

詩經

五三

有扁斯石。履之平兮。召之也遠。俾我疢兮。

此詩此體與他處不同。有正有反。有顯有隱。其詞似與非興。只照傳說去。不待增益。若各于比詞下復補正意。便失詩人之旨。

綿 此微然旁者。言思有所托。方為鳥。言川自比也。

綿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載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梅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此不以此。綿蠻黃鳥。止于丘阿。豈敢憚兮。是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海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此

錦華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替。飲之食之。殺之海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也。

此體與碩鼠乘茶一例。其物托言于鳥。以下不必補。直言已意而已。去。凌濛初曰。雖都是感慨仰托之語。要不可知其氣。不似柳屋。如佛者。

飲葉。此亦燕飲之語。有克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也。賦。有克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也。賦。有克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也。賦。

有克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也。賦。有克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也。賦。有克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也。賦。

有克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也。賦。有克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也。賦。有克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也。賦。

有克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也。賦。有克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也。賦。有克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也。賦。

有克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也。賦。有克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也。賦。有克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也。賦。

有克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也。賦。有克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也。賦。有克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也。賦。

有克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也。賦。有克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也。賦。有克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也。賦。

凌濛初曰。豈涉波提注。已是水志。多訓義。處因頂月。輝來。而偶帶上一將字耳。勿俱。極作。將然。

若之華。詩人自以月。用華。其來。若之華。物。生。若之華。若之華。若其黃矣。心之愛矣。雖其傷矣也。

若之華。若其黃矣。心之愛矣。雖其傷矣也。若之華。若其黃矣。心之愛矣。雖其傷矣也。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何人不將。經營四方。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何人不將。經營四方。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何人不將。經營四方。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何人不將。經營四方。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何人不將。經營四方。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何人不將。經營四方。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詩逆大雅

吳興凌漾楊輯著 任瑞森 男琛參訂

文王

周公述文王之德以昭天下

凌漾揚曰。篇中言。懿。厥。正。是。湯。祖。廟。不。得。而。載。

不。時。天。王。陟。降。在。帝。左。右。也。賦

首。章。反。覆。言。以。德。受。命。贊。嘆。不。已。故。屢。言。之。總。是。一。意。

陟。降。二。句。不。過。將。文。王。在。上。兩。句。再。說。一。遍。耳。已。微。退。出。下。章。盡。精。神。矣。不。作。推。原。者。通。詩。

詩逆大雅

暨。暨。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文。百。世。凡。周。之。古。不。顯。亦。世。也。賦

照。後。命。不。于。時。何。能。保。得。百。世。只。就。文。王。以。不。已。之。德。流。不。已。之。聞。理。當。如。此。耶。是。隱。隱。誠。王。德。德。却。不。說。通。

世。之。不。顯。厥。猶。冀。善。思。皇。多。吉。生。此。王。國。王。國。克。吉。維。周。之。祐。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也。賦

不。重。得。人。只。明。周。士。有。功。於。文。王。見。天。錫。以。世。錫。正。以。錫。文。王。耳。須。知。文。王。與。周。均。不。分。兩。體。錫。予。孫。與。臣。庶。

通。

不。分。兩。體。下。呼。盡。臣。士。是。雙。關。語。非。徒。不。敢。斥。王。也。通。詩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也。賦

侯。服。于。周。天。命。靡。密。殷。士。膚。敏。裸。將。于。宮。廟。作。裸。將。帶。服。黼。皐。王。之。蓋。臣。每。念。爾。祖。也。賦

無。念。爾。祖。率。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禮。克。配。上。帝。宜。暨。于。啓。駿。命。不。揚。也。賦

命。之。不。易。無。道。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放。自。否。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儼。刑。也。萬。邦。作。孚。也。賦

詩逆大雅

有。虞。句。所。以。決。之。宜。昭。不。須。依。注。脚。又。度。字。殷。之。所。以。廢。典。天。載。也。只。怕。王。視。天。為。不。可。度。故。明。說。破。天。之。載。誰。云。有。聲。臭。以。示。人。但。使。一。法。文。王。則。萬。邦。多。知。人。將。之。外。宜。別。有。天。與。哉。若。謂。以。天。之。難。知。形。出。文。之。可。知。便。隔。千。里。通。

大。明。也。賦

明。在。西。赫。赫。在。東。且。難。忱。斯。不。易。維。玉。既。隨。廣。道。使。不。挾。四。方。也。賦

挾。仲。氏。德。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

通。

之行大任有身

此此文王之心翼昭昭事上帝

方國賦

五監在下有命既集天王初載

之深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天監在下監周家歷世之德也

脉一氣直貫到燮伐大商

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

其光也

有命自及命此文王于周于

武王保石命爾燮伐大商

燮伐燮字昭昭音昭昭昭昭

方得其能順天命不足以盡

族商之族其會如林矣于牧

爾心也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

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

維師尚父時維鷹揚

遠被

鷹揚要見是義氣激烈直欲夷大難

自戰肆字亦是人心用奮非武王縱

三百兩沈實三千一詩言師衆之盛

之心也上句看想只開開叙伐商景

編對武王肆伐也

此亦周公成王之意也

編編加德民之初生有土阻濬吉

家害也

絲絲句此意可說

詩送大雅

古公宣室來朝走馬而水

齊字也

此車及下重講說形容其初遷之

則開之也無苟且之意非不佳但此

草昧之難難也相士似非婦人所宜

王起難危將其贊昭所謂天立厥配

輕看也此車物物如和如相功功如

閱係也

未朝走馬要見為民意

同原應瞻望茶如始爰始爰

我日止日時每室

追球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戒。綱紀四方。

早麓 此亦神於文王之德

只是反復歌咏德有以受福不必為後四章言人言神連首二章添出天字言及作人正所謂以天下為福總之以歌咏文王為主。

瞻彼早麓榛楛濟濟。當當君子。干祿豈當。

瑟彼玉璫黃流在中。當物君子。福祿攸降。

鸛飛戾天。魚躍于淵。當物君子。遐不作令。

清酒既載。駢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此章以下。乃是咏嘆不已之詞。初無相承意。

瑟彼作楫。民所燎矣。當物君子。神所勞矣。

莫莫葛藟。施于條枝。當物君子。求福不回。

思齊 此詩而載文王之德而推及之

全詩重德字。精神全在第三章。但不可太穿鑿。

思齊大德。文王之德。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太妃嗣徽音。則百斯男。

惠于宗。谷神罔時。維神罔時。刑于寡妻。克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刑于寡妻。刑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雖雖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每射亦保。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問亦忝。不諫亦訛。

此章不必推原到性。亦不可認作德見于物。

皇矣 此詩於文王三德以及文王八德八德之也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發矜。度上帝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

此維與字。

松柏之葉。不凋不落。此維與字。

其楛之別。其楛其楛。其楛其楛。其楛其楛。

受命既固。非特為香字而配。還重作對。以生王季。

厥配之。其山。其山。其山。其山。

維此王季。罔心。則友。則友。則友。則友。

無夷。有四方。有四方。有四方。有四方。

罔心。朋友。罔是。平日。愛兄。出于。自然。是。從。事後。推。原。

當日。愛。讓。之意。言。兄。讓。之。辭。此。特。友。之。形。迹。而。已。惟。可。

此維與字。

此維與字。

此維與字。

攻之勿亟子來供一時事如謂因有勿亟之樂而動子
來之誠則雖虞知

王在靈囿鹿鹿攸伏鹿鹿濯濯白鳥翼翼王在靈沼於
魚躍

魚鳥之樂即王之樂也末六通一層說
虞業維權貢鼓維維於論鼓鐘於樂辟雍

於樂言作樂于辟雍之可樂非言樂音可樂亦非地之
可樂通

於論鼓鐘於樂辟雍鼙鼓逢逢膝嫂奏公

末二句有慶幸其樂關於始樂之末之意

下武 此美武王能開人王季太子之子也

三后武王事異而心通故詩頌武王曾無一語道其恢

拓前功而但曰配京求德成王季承孝思順德嗣服見

武王此意實無分毫與前人謀矣即孔子所稱善繼善

述也 凌濛初曰終之以章下語俟要照看代商遠矣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焉

凌濛初曰下字之義陸謂照在天自見徐謂武王善繼

善述則謂武王未嘗用武可也下武即過觀之善鍾謂
之以王配于京一語想之自然單皆武王與文無干皆是
妙解况朱注原云未詳不必從或人硬改即使從之亦

當重武

王配于京世繼作於永言配命成王之孝

作求有參經權通常變多方求合之意配命即求德非

有兩層通

成王之孝下王之孝永言配命成王之孝

維則要看活當繼緒則以繼緒為孝當變通則以震

通為孝

自不能出範圍非必以武王之事為法也

婦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媚即應也而求德配命之德主其感故曰應侯順德

武王通先人之節以濟天下之憂與先人志意流通

此其心事如青天白日不忌嫌疑何等光明正大故曰

昭哉嗣服不但以變侯化國為繼嗣後先人也

昭哉刺許也

昭哉二字實后二節之血脉結到有佐尚不脫昭哉語

意萬世子孫所以得天人者。此詩之旨。而

知但為能細之耳。可見武王能京之業。可以垂之無窮。

受天之祿。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廷有咎。

文王有聲。此詩言大。王遠豐。武王遠。詩之。首章五章言遷豐。遷錫之。下言文之武功。武之文教。作豐德地。忙迫作錫德地。慎重。無非為民也。克君各就。本章詩。

文王有聲。通駿有聲。通厥厥寧。通觀厥成。文王蒸哉。通求二句。一氣不斷。模畫視民。如傷之心。此便。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昏。豐。文王蒸哉。築城伊。作豐伊。匪棘其欲。適追未孝。王后蒸哉。王公伊。維豐之。四方。同。王后維翰。王后蒸哉。攸同維翰。分云至此。則安民之功。成。而文王之心。蓋文王三分有二。恪守臣節。安民之功。終其身而未成。不無待于武王也。通。作豐慶。尚未見民。寧功。成。而為民求寧之計。莫大于此。此王公所以著明也。

豐水東流。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蒸哉。此章攸同與上別。上只同其歸附之心。此是同其臣妾之戴。上維翰。只偏賴。意維辟。便。此政教。斃。了。得人至此。豈復豐邑所能容。說。京辟靡。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蒸哉。錫京二字。提起。稱下。講。建都。皆遷錫中最大事也。考。卜。維。王。完。是。錫。京。維。正。之。武。王。成。之。武。王。蒸。哉。豐水有聲。武王豈不。信。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蒸哉。語萬世之子孫。即為萬世之天下謀也。孫者。無窮之稱。曰燕翼子。不翼亦不燕矣。生民。此詩言。居。天。而。祖。子。生。生。厥初。生民。時維。姜。哲。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復。帝。武。敏。敷。介。攸。止。武。震。載。厥。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誕。稱。厥。片。先生。如。遠。不。所。不。副。無。萬。無。害。以。赫。厥。雷。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誕。寘。之。隘。巷。平。羊。肆。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昔。誕。寘。之。寒。水。鳥。覆。翼。之。鳥。乃。去。若。后。稷。以。名。實。單。實。訂。厥。聲。載。於。

豐水東流。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蒸哉。此章攸同與上別。上只同其歸附之心。此是同其臣妾之戴。上維翰。只偏賴。意維辟。便。此政教。斃。了。得人至此。豈復豐邑所能容。說。京辟靡。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蒸哉。錫京二字。提起。稱下。講。建都。皆遷錫中最大事也。考。卜。維。王。完。是。錫。京。維。正。之。武。王。成。之。武。王。蒸。哉。豐水有聲。武王豈不。信。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蒸哉。語萬世之子孫。即為萬世之天下謀也。孫者。無窮之稱。曰燕翼子。不翼亦不燕矣。生民。此詩言。居。天。而。祖。子。生。生。厥初。生民。時維。姜。哲。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復。帝。武。敏。敷。介。攸。止。武。震。載。厥。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誕。稱。厥。片。先生。如。遠。不。所。不。副。無。萬。無。害。以。赫。厥。雷。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誕。寘。之。隘。巷。平。羊。肆。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昔。誕。寘。之。寒。水。鳥。覆。翼。之。鳥。乃。去。若。后。稷。以。名。實。單。實。訂。厥。聲。載。於。

豐水有聲。武王豈不。信。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蒸哉。語萬世之子孫。即為萬世之天下謀也。孫者。無窮之稱。曰燕翼子。不翼亦不燕矣。生民。此詩言。居。天。而。祖。子。生。生。厥初。生民。時維。姜。哲。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復。帝。武。敏。敷。介。攸。止。武。震。載。厥。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誕。稱。厥。片。先生。如。遠。不。所。不。副。無。萬。無。害。以。赫。厥。雷。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誕。寘。之。隘。巷。平。羊。肆。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昔。誕。寘。之。寒。水。鳥。覆。翼。之。鳥。乃。去。若。后。稷。以。名。實。單。實。訂。厥。聲。載。於。

豐水有聲。武王豈不。信。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蒸哉。語萬世之子孫。即為萬世之天下謀也。孫者。無窮之稱。曰燕翼子。不翼亦不燕矣。生民。此詩言。居。天。而。祖。子。生。生。厥初。生民。時維。姜。哲。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復。帝。武。敏。敷。介。攸。止。武。震。載。厥。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誕。稱。厥。片。先生。如。遠。不。所。不。副。無。萬。無。害。以。赫。厥。雷。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誕。寘。之。隘。巷。平。羊。肆。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昔。誕。寘。之。寒。水。鳥。覆。翼。之。鳥。乃。去。若。后。稷。以。名。實。單。實。訂。厥。聲。載。於。

証實旬旬見詩經以就口會執之荏葑任敢施稱禾見詩經

種稷稌麥見詩經瓜瓞見詩經味見詩經

証后稷之穡有相見詩經也見詩經黃見詩經實見詩經實見詩經實見詩經

証降若種維和維見詩經恒之相見詩經是獲是見詩經恒之

謀載惟取蕭祭時取以見詩經載以與嗣見詩經感也見詩經

印感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豐時后稷

此詩以天字為主天異其生天啓其明崇其道能相祀

而其功全足以配天始終一天也有相之道是全詩綱

行養 此詩由而與又見有人之節

飯彼行香牛羊必致傷方道方體維業泥泥感感也

燔或香若穀胖騰或歌或器也

伊見詩經既堅而鑽既鈞舍夫既均序賓必賢敦弓既句既挾

四維四維如樹序賓必不侮也

序賢序不侮是一時此非以賢愧不賢以德愧不德

也且藉此以洽賓主之歡云爾

曾孫維孝酒醴維醕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台登以引

既醉 此是其所答口中之節也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既醉以酒萬般既符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景福昭明中時節相繼萬年介爾昭明

萬年言其久而非祈之以壽也

其告維何遠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也

其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匄永錫爾類也

其類維何。空家之喜。君子萬年。和錫祚也。

祚。能是已。然。聖。德。錫。通。言。錫。類。而。又。言。空。家。之。

喜。已。念。有。祚。能。功。也。故。下。二。車。遂。交。言。之。祚。能。功。也。

可。分。之。非。所。以。為。福。也。此。皆。所。謂。今。終。也。亦。所。謂。有。

假。也。通。

其胤維何。夫。樹。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儀。威。

其。僕。維。何。聖。爾。女。士。登。爾。女。士。從。以。孫。也。

免。驚。在。浮。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釐。既。登。白。日。燕。飲。

福。祿。來。下。也。

凡。言。福。祿。只。是。承。君。燕。而。祝。頌。之。竟。說。非。即。謂。以。受。以。

備。而。尊。以。祖。考。是。福。也。今。日。之。酒。釐。即。前。探。將。之。

餘。酒。燭。矣。之。餘。羞。也。方。見。解。祭。之。意。也。凌。濛。初。曰。來。

寧。等。字。俱。要。照。前。日。為。君。今。日。飲。酒。勞。逸。上。者。也。

免。驚。在。沙。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釐。既。登。白。日。燕。飲。

福。祿。來。下。也。

免。驚。在。瀆。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釐。既。登。白。日。燕。飲。

福。祿。來。下。也。

免。驚。在。瀆。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釐。既。登。白。日。燕。飲。

福。祿。來。下。也。

免。驚。在。瀆。公。尸。來。止。重。重。首。酒。吹。吹。播。矣。芬。芬。公。尸。燕。飲。

無。有。後。樂。也。

假。樂。此。公。尸。飲。以。答。也。

凌。濛。初。曰。令。德。宜。民。人。而。受。天。祿。全。篇。為。照。應。說。

到。子。孫。而。謂。也。篇。中。不。德。忘。無。怨。惡。不。解。于。德。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右。自。天。

申。也。

千。祿。百。福。孫。千。億。穰。穰。皇。皇。宜。君。宜。臣。不。德。不。忘。率。由。

積。善。也。

威。儀。抑。抑。德。音。伏。伏。無。怨。無。惡。率。由。群。匹。受。福。無。疆。四。方。

之。綱。也。

之。綱。之。綱。及。朋。友。百。辟。卿。士。端。于。天。子。不。解。于。信。民。之。

之。綱。也。

之。綱。也。

之。綱。也。

幸今已安。此二章。皆謂。而。子。之。事。也。

公劉。居。唐。公。以。成。王。為。其。祖。而。成。王。之。子。也。

通以厚民為主。而思辨用光。是一篇骨子。止是地理。

則其中血脉。

萬公劉。匪。居。匪。處。迺。揚。迺。積。迺。倉。迺。襄。迺。積。迺。于。素。于。

素。思。辨。用。光。天。斯。張。于。戈。威。揚。爰。方。啓。行。

萬公劉。于。沔。斯。居。既。廣。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求。嗟。嗟。則。左。

既。後。終。在。原。荷。以。升。之。維。玉。及。璋。鞞。鞞。容。乃。賦。

萬公劉。迺。披。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觀。于。京。京。師。之。

詩。大。雅。野。于。時。處。處。于。時。處。處。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萬公劉。于。京。斯。依。路。路。踰。踰。踰。踰。俾。廷。俾。凡。既。登。乃。修。乃。造。其。

曹。賦。于。室。酌。之。用。酌。食。之。飲。之。君。之。宗。之。賦。

凌。濛。初。日。君。之。宗。之。見。草。創。時。一。燕。飲。已。具。有。萬。年。規。

模。在。然。不。可。說。公。劉。借。此。以。立。君。宗。也。

萬公劉。既。溥。既。長。既。豐。既。闡。相。其。陰。德。觀。其。流。泉。其。伊。三。

萬。公。劉。既。溥。既。長。既。豐。既。闡。相。其。陰。德。觀。其。流。泉。其。伊。三。

萬公劉。于。沔。斯。居。既。廣。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求。嗟。嗟。則。左。

何。其。皇。濟。迺。其。通。湖。上。旅。迺。密。高。鞠。之。賦。

洞酌。居。唐。公。以。成。王。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澆。可。以。濟。饑。豈。弟。若。子。民。之。父。也。

平。淡。美。之。正。所以。戒。之。也。若。曰。民。常。父。女。亦。可。以。化。

我。侯。王。自。悟。而。召。公。不。言。也。豈。弟。若。子。如。云。聖。天子。見。

叙。述。也。誠。有。歸。重。豈。弟。者。未。必。非。詩。人。意。中。之。旨。非。其。

口。中。之。氣。矣。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澆。可。以。濯。鬚。豈。弟。若。子。民。之。攸。歸。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澆。可。以。濯。鬚。豈。弟。若。子。民。之。攸。歸。

巷。阿。居。唐。公。以。成。王。為。其。祖。而。成。王。之。子。也。

詩。意。在。諷。王。用。賢。以。保。赤。而。只。作。康。歌。播。氣。發。之。三。傳。

爾。字。已。指。得。賢。自。輔。但。含。蓄。不。露。爰。說。列。為。則。為。綱。則。

前。而。福。祿。所。以。可。也。雖。然。露。矣。由。此。說。出。賢。人。原。自。

效。忠。又。說。到。待。賢。之。自。有。具。分。明。見。王。何。不。以。其。具。待。

其。人。修。己。之。德。以。享。無。窮。之。福。祿。也。通。篇。語。意。俱。引。而。

不。發。令。王。自。思。也。大。臣。告。君。之。體。不。可。涉。一。度。餘。缺。

詩。語。新。評。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若。子。來。游。來。飲。以。其。具。也。

夫。音。中。間。也。許。多。意。思。而。尚。說。不。出。只。云。以。飲。言。之。意。

彼○震○於○王○前○而○已○亦○不○須○說○自○已○憂○戚○危○明○等○語○詩○夫○音○須○要○得○感○時○感○氣○發○伴○真○優○游○身○要○得○天○下○太○和○氣○象○如○此○明○不○必○言○感○束○倚○伏○之○機○而○君○臣○交○敬○之○意○已○隱○然○言○外○顯○

伴○真○爾○游○身○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前○名○也○

爾○爾○性○不○是○壽○考○亦○不○止○是○終○此○生○有○保○其○天○和○意○恩○宜○照○修○德○看○各○章○此○句○俱○緊○屬○下○句○說○首○只○是○終○似○先○公○高○則○善○終○也○言○外○要○王○恩○先○公○所○以○前○者○詩○言○外○

見○若○不○能○發○并○今○日○之○所○事○亦○不○可○知○然○乃○公○不○言○也○說○伴○爾○字○內○含○下○脩○德○用○賢○意○全○是○鼓○動○他○口○氣○如○曰○感○道○有○道○便○涉○做○成○如○曰○永○終○有○時○又○涉○祝○願○只○平○平○說○

爾○士○字○改○重○亦○北○之○厚○矣○真○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名○也○

爾○受○命○長○若○弗○祿○爾○康○矣○真○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名○也○
爾○焉○爾○德○爾○考○爾○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此○步○為○則○賦○

上○章○說○到○此○不○必○緊○緊○推○存○似○少○和○平○之○氣○只○說○得○質○自○輔○之○益○便○是○四○有○字○要○看○是○無○所○不○備○是○以○待○用○意○如○不○以○則○馮○翼○考○德○將○如○之○何○亦○言○外○意○顯○

願○願○印○印○如○圭○如○璋○令○剛○令○望○豈○弟○君○子○西○方○為○網○也○願○願○于○飛○翾○翾○其○羽○亦○集○爰○告○謂○萬○王○多○吉○吉○維○君○子○使○媚○于○天○子○也○

維○字○承○多○字○來○隨○所○用○而○皆○能○盡○職○也○言○外○就○見○王○不○能○使○則○無○可○奈何○也○
願○願○于○飛○翾○翾○其○羽○亦○傳○于○舌○謂○萬○王○多○吉○人○相○君○子○命○媚○于○天○子○也○

媚○于○天○子○也○
惠○愛○庶○人○即○所○以○忠○愛○天○子○不○得○判○作○兩○截○也○

願○願○鳴○矣○手○被○高○閣○格○桐○生○矣○于○被○朝○陽○兼○兼○其○難○唯○唯○嗜○嗜○下○半○也○

淡○淡○初○曰○兼○兼○二○句○朱○子○只○因○文○氣○似○與○下○不○接○而○兼○嗜○嗜○可○與○下○叶○故○生○扭○出○與○下○來○恐○詩○家○無○此○體○作○者○似○不○必○況○况○此○意○與○下○自○貫○印○不○扭○作○典○豈○是○兩○截○耶○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閑○豈○詩○不○多○維○以○

遂歌華之承上

車馬之盛。本欲王以此待賢。却又不肯顯言。只見得車
廉而多。不獨可以供宸游。馬閑而馳。不獨可以備法駕。
于此宜有以用之矣。不明言其事。而遽及于夫詩。欲王
自得于意言之素也。帖 遂歌。未營中心所欲言也。多
矣。而曰不多言。有盡而意無窮也。疏

民勞同刊相載之刊

民亦勞止。汙可小休。思此中國。以綏四方。詩
無怠。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王四國。詩
詩運大雅

曰。可見惟此時為不。他日將不及矣。曰汙。曰小。皆不致
過想之詞。疏

民亦勞止。汙可小休。思此中國。以為民述。無縱詭隨。以謹
憚。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為王休。詩
爾勞。非真有除奸之成。勞曰無棄爾勞。重其責。故往來
其詞。以誇進之。疏

民亦勞止。汙可小休。思此中國。以為民述。無縱詭隨。以謹
同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禮。詩
敬慎二句。以禁奸之極。為之。疏

民亦勞止。汙可小休。思此中國。俾民憂。無縱詭隨。以謹
我雖二句。以禁奸之極。為之。使不得他。疏

民亦勞止。汙可小休。思此中國。爾無有。無縱詭隨。以謹
王欲王女。見我之不能已。于言者。非止為民。亦以為女
也。迫切之詞。疏 凌濛初曰。文似相戒。而忽着王欲王
女。一向便是刺王本肯見。王已非諫之可入。此可執其
所信。要者。莫視。曰。萬。一。取。疏

為刻責僚友之詞。而意實主戒。王。通
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出此言。為猶不遠。靡聖管晏。不實
於重稱之未。遠。而大。故。不信。不。不。不。疏

為全篇發端。已極。下。皆。根。此。而。開。發。之。九
下文。同。列。病。痛。不。出。此。事。疏

天。之。方。難。無。也。憲。憲。文。之。方。難。無。也。泄。泄。辭。之。輯。義。內。之
治。善。辭。之。憚。矣。內。之。莫。若。也。疏
所謂辭。非。號。命。乃。是。商。謨。周。詩。謀。說。議。論。所。謂。輯。擇。乃

是平心易氣和協調劑之意同心聲呼便能為民造福
故洛莫也弄上章出語為韻下文黃黃洛洛愛護夸此
之南此意可也

我雖異事及爾同條我即爾謀聽我蕭蕭我言離服勿以
為卷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天之方虐無然誰讓老夫濯濯小子晦晦匪我言卷爾用
愛護多府煥煥不可枚舉

天之方憯無為夸毗威儀卒遷善人截局民之方岐康則
莫我敢奪我亂蔑資曾莫惠我服

無為夸毗是戒詞而味道章語有實是責教之到此重
終繳得我言離服而句意

天之方虐如墟如薶如璋如圭如取如獲無無曰奪曷民
孔為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維翰維翰宗子
維城無俾城壞無獨爾存

天之方虐無敢戲豫故更之喻無敢馳驅吳天曰明及爾
出焉吳天曰且及爾游好

詩人謂王之曰且及爾游好為大王清明明德詩之三

厲王之惡有四任小人廢典刑酒酒魚休而後如皆
於用惟人故各章屢致意焉不得過為分佈
蕩蕩上帝下民之孽厥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
匪諶靡不有初

章首四句說天即地說五詩天生烝民四句亦是慨
嘆之意可謂自序之詩也

天明之耳意暗指厲王而托之烝民亦是詩人做脚戲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足獨德曾足指克曾是在信曾先
在服天降禍德女與是力

以四曾起作起詭嘆之詞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鞠強樂多難流言以對寇攘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無德于中國厥怨以為德不明而
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德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滔爾以爾才義從成既德爾出
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作作夜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蜺如繄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
乎而條內與于中國單及鬼方

詩人謂王之曰且及爾游好為大王清明明德詩之三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假不用勸。維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夫命以傾也。

不用勸。兼舊人舊法。當時實未嘗無老成。而不用舊法。與不用舊人。於是一念。故低昂其詞。以折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顯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後墜。不遠在夏后也。

本實先撥。指國家大命言。而打動人主。指初樹。初樹初。初。蓋昏主只見外標為可恃耶。通篇只說放縱而忽以放墜一語。顯出墜。精神血脈。盡夜注于此。隱

詩述大雅 然見傷時之意。末二句。猶有望之意焉。

前八章俱是設為人命已俯德之詞。而恐自家把作空言教過。故後四章反覆在德言上。提醒。脩德中維有倚已治人二項。然不必拘拘對個分析。讀詩專忌此

病。凌濛初曰。脩德。謹儀。慎言。錯綜。參互。原見。查照。意相貫通。以依木文。鋪叙。自有照應。不必泥某句

應某句。某句即某句。

柳 柳成公亦以此詩使人日誦于其廟以自警

維靡哲人之惡。亦維斯若。香。西。古。詩。序。人。以。其。哲。人。之。言。漢。重。下。日。無。就。維。合。四。方。其。訓。古。有。覺。德。存。四。國。順。各。評。謀。定。會。遠。猶。辰。去。其。慎。威。德。維。氏。之。則。也。

其在子舍。與。此。亂。于。政。顯。慶。使。使。先。湛。于。酒。女。維。淫。樂。從。非。念。厥。紹。罔。敷。亦。非。其。明。也。

肆皇天弗弔。如彼流泉。無倫胥以言。風。似。夜。寤。酒。掃。廷。內。維。民。之。章。爾。爾。車。馬。弓。矢。戎。各。用。戒。戎。作。用。池。蠻。方。也。

凌濛初曰。寢興酒掃。正。躬。勤。儉。亦。規。亦。務。也。質爾人。其。謹。爾。侯。度。用。戒。不。辱。慎。爾。如。語。謹。爾。威。儀。無。不

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凌濛初曰。慎。話。非。徒。緘。口。正。是。定。命。辰。告。之。謂。也。

德不難。思。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綿。綿。萬。民。靡。不。承。也。視。厥。之。主。之。惟。素。爾。謂。不。有。德。在。爾。宮。而。不。懼。于。屋

無。口。不。言。其。子。之。神。之。德。思。不。可。度。思。則。可。射。思。也。辟。而。為。也。其。德。之。德。思。不。可。度。思。則。可。射。思。也。

為。明。我。以。報。報。之。以。李。彼。童。而。自。質。紅。小。子。也。

在。染。柔。木。言。緜。之。緣。溫。恭。合。維。德。之。基。其。維。哲。各。皆。也。

謂若順德者俾其維此亦有致於主也退也各履謂我也儻民各有心也

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也示之事匪而命之也言提

其耳借曰未智亦既抱子也民之靡德誰風知而莫也

吳天孔昭也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也海濤諄諄也

藐藐匪用為教也復用為虐借曰未知亦幸既耄也

於乎小子告爾舊也嗚呼我謀靡無大悔也天方艱難也曰喪

厥國取譬不遠吳天不感也回通其德俾民大也

桑柔 此為伯利屬王而介

尚伯世法忠憤鬱鬱又值臨謗之世欲抑則不能欲直

則不敢故情肯沉綿不自知其要妙矣詞詳婉不自厭

其重複者當得其言外之感不可分章摘句以求之

說 此為伯利屬王而介

竟彼桑柔其下侯自將采其也心也不珍心也憂也倉也况

填余俾彼吳天寧不我也發也我也以也我也天下也止也止也止也止也

四牡騤騤旅旆有也亂也生也不也夷也靡也國也不也流也民也靡也有也黎也其也禍

以也殫也乎也有也哀也商也步也斯也頌也賦也馬也王也之也亂也天也下也止也止也止也止也

國步也遼也遠也天也不也我也撥也靡也所也止也藉也云也徂也何也倬也君子也實也維也秉也心

無也咎也誰也生也為也階也至也為也想也

凌濛初曰亂世之禍亦古自君子純心激成者今則不

然君子實維四句也說也當也亂也本也不得也定也道也君子也無也爭也

借君子作轉語也詩也小也亦也生也于也亂也世也生也于也亂也

憂心也惓也惓也念也我也上也宰也我也生也不也履也逢也天也俾也自也西也阻也東也靡也所

完也履也多也我也觀也瞻也孔也棘也我也園也

為謀也為也害也亂也况也斯也刺也告也爾也憂也悔也悔也爾也存也爾也誰也能也執也執也近也不

以也誰也何也能也執也執也及也繩也

凌濛初曰序辭俛仰得相相也

如彼也邇也風也亦也孔也之也儻也民也有也肅也心也并也云也不也逮也好也是也稼也穡也力也民

代也倉也稼也穡也維也實也代也食也維也好也

凌濛初曰邇風二句詩人自謂蘇氏所謂君子亦是指

作詩之人耳如小雅南風註君子憂之曰一俛其文

法也此下兩字乃是指出野之賢第云註使之曰者是

玉璫共云然則玉使之作是語也

天降喪亂也城也我也立也吾也降也此也蘇也稼也穡也卒也瘵也哀也恫也中國也其也贊

卒也勞也靡也有也旅也力也念也勞也勞也

凌濛初曰末二句只是形容困極非付之無可奈何也

與上不逮相

左衣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仰吳香云如何要也
瞻印吳香有華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告無業
解感何求為我以庶庶焉瞻印吳香其意其審也

述宣王敬畏懇切之意詞肯履屐及攜不倫不次不
過泥夫節以失詩人之意說 凌濛初曰吳早祈而
通諫石顯之兩字殆和謂說詩者下語須有斟酌處
中九訴天虜供要仍流涕孔也之意若疑有所以致之
而然不可徑作怨望語

蔡高 宣王夢中伯出於謝而後作詩以送之

蔡高

三

蔡高維微駿極于天維歲降神生甫及中維申及甫維周
之翰西國于藩四方于宮

曹豐中伯玉維之書于也于謝南國是武王命召伯定申

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也賦也此詩人志于維十也王命召伯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命以作爾康王命召伯徹申

伯王曰王命傅御遠其私也賦也此詩人志于維十也王命召伯

徹土田還私人是分封常制也伯王命申伯王命召伯

王所以一一申命極為式是南邦也賦也此詩人志于維十也王命召伯

中伯之也召伯是常有假其城設廟既成既成載載王

申伯四牡騶騶鉤膺濯濯也賦也

謝款無城今制或之故曰有假非未就之說也賦也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去錫爾介圭以作

爾寶姓也王留南土是保也賦也

莫如南去非徒以地美人衆有爾全也也賦也

申伯伯也王命申伯南國于謝南國是武王命召伯徹申

伯王曰王命傅御遠其私也賦也此詩人志于維十也王命召伯

申伯伯也王命申伯南國于謝南國是武王命召伯徹申

申伯至之元豐文武是憲也賦也

凌濛初曰或有良翰周人自相謂也即上維周之翰非

謂謝人

中伯之德柔惠且直孫此萬世開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

孔頌其風肆好以贈申伯也賦也

孔頌肆好根申伯之德四句者文以備重非自誇其文

也賦也 所贈者申伯也受者能無媿色即作者之非過

辭可知也賦也

燕民 宣王命召伯南國于謝而後作詩以送之

職與德不並也還以饋蓋其德為王也賦也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

于下。仰勅天子，生仲山甫。也。今世道用仲山甫也。

仲山甫之德，允猶維綱。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吉訓是式，威

儀是式。天子是若，明命使賦。賦，使賦也。天子是若，言山甫之德能使天子

講天子是若，二句要體認。重德字，勿直似事業。賦，六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績戎祖考，至躬是保。出納王命，王

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是發。德是月誌之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

俶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此詩大雅

凌濛初曰：明哲保身正，所以事一人。非後世見幾之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

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此則則言

人亦有之，惟輔如毛。民鮮克舉之，戒儀圖之。維仲山甫，恭

之愛莫助之。表曠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凌濛初曰：愛莫助之，正是愛之深。履形容好德之詞，句

法如此，本非實語。非真欲有以助而不能，亦非山甫無

不足而莫可助也。總須看得注，注意亦貴力。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僕僕靡盬。四牡彭彭，八

鸞翬。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也。此

四牡駉駉，八鸞嘒嘒。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言甫作誦，穆

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此賦

四牡八鸞三見，不過叠詠成章。非有始行在途，至齊也。

別語。凌濛初曰：上章每懷靡及，即以小心翼翼之大

辭，而奉君命城方，自然朝受命而夕飲水，何无輕看城

齊而說者必欲云：出則不能保躬，捕闕故云爾耶。山甫

寧至重內輕外，如今之時政乎。至於過歸，則在他人念

中，不妨見此意耳。永懷，使兼帶念朝廷意。六降，以其為

通詩作結也。

韓奕 韓侯初王末朝，詩及王命而詩人作此以道之

凌濛初曰：通詩鋪張極處，俱要開着始受命為諸侯。顯父

之餼，韓侯之迎妻，俱重君恩。

奕奕采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續我

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皮共爾備，韓侯不庭。方以佐戎，特

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

韓侯。淑徽緜緜，烝且將之。韋韋在軒，仰視旌旗。龍旗九

流，大纛紛紜。王命揚之，以紉其佩。王錫車馬，五服之制。王

命揚之，以紉其佩。王錫車馬，五服之制。王命揚之，以紉其佩。

王命揚之，以紉其佩。王錫車馬，五服之制。王命揚之，以紉其佩。

王命揚之，以紉其佩。王錫車馬，五服之制。王命揚之，以紉其佩。

王命揚之，以紉其佩。王錫車馬，五服之制。王命揚之，以紉其佩。

王命揚之，以紉其佩。王錫車馬，五服之制。王命揚之，以紉其佩。

王命揚之，以紉其佩。王錫車馬，五服之制。王命揚之，以紉其佩。

王命揚之，以紉其佩。王錫車馬，五服之制。王命揚之，以紉其佩。

修華金尼也

首二章一時事而受命受錫是二事故各推本而再言
入朝或以上是士服入見此是侯服入見大謬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饌之清酒百壺其載維何魚鼈
鮮魚其載維何維筭及浦其贈維何來馬路車鑿豆有且

侯氏燕齊也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顯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蹕之里而兩
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

爛其盈門也

韓連大雅

王

宗

婚禮當在婚行前章次反後者此詩本因受命歸國而
作故不得不並叙始終而以親迎置之此也詩人作詩

並不曾編年叙事說者不可牽強也 蹕父為卿其

里尤在京師韓侯朝周京都必有旅館則門自是韓侯

之門也

蹕父孔武靡國不列為韓姑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去川
澤許許蹕蹕亦有應虎嘯嘯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

居韓姑燕齊也

能叙韓姑歸韓之樂原以具韓侯封域之美

韓侯歸國無師所言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
迎其新卷受地國因其伯實墉實譽實私實籥其鏡

夜采豹黃罷也

修城池治田畝貢土物皆世職所當為亦見韓侯邊陲
係重夷視望此尤其所急意也 末四句所謂輸不庭

初也然首章或竟亦在其中也 此與首章互相照但

上是述王命此只詩人中廣王意以視之也 或謂

末四句是欲韓侯如此經理北國恐百蠻各有土俗其

不可以墉擬而藝也今尚然惟貢賦可通行耳韓不庭

方之法不離自修職業中不在殊此遠器通

江漢 皇王命居於公于淮而之夫詩人美之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營既投

我獲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營既投我獲匪安匪遊

淮夷來求既出我營既投我獲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

我營既投我獲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營既投我獲

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營既投我獲匪安匪遊淮夷

來求既出我營既投我獲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營

既投我獲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營既投我獲匪安

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營既投我獲匪安匪遊淮夷來求

既出我營既投我獲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營既投

我獲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營既投我獲匪安匪遊

淮夷來求既出我營既投我獲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

我營既投我獲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營既投我獲

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營既投我獲匪安匪遊淮夷

等語俱是進述。和坊再三提。起以成詩。必云經營先以
露布告成。雖理又以策書再至。此講師之見。無非想當
然耳。恐不无鑿鑿。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

公。是以肇敏戎。公用錫爾。錫也。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錫山土。思于周。受命。自召

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

不已。夫其文德洽此四國。

詩連夫雅

此章虎拜。是拜于家廟。正用圭瓚以祀其先之時。翼

凌濛初曰。天子萬壽以下。劉安成通作勒廟器之詞。似

有理。然述勒銘之詞。未有連述五語而即以成詩者。止

天子萬壽一語。乃似摘勒器中一語。點綴之耳。

常武。宣王初。以成。北。之。大。人。作。此。以。美。之。

凌濛初曰。通詩俱要模擬親往。而氣韻感靈。要知是奮

于積衰之後。所以動人。賦功。而。推。也。王。謝。成。也。後。即。及

班。明。美。不。忘。規。也。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將。太師皇父。整我六師。以備

戎寇。既敬既威。惠此南國。敬戒是行。師第一義。亦見天子親征。與尋常。前翼。遊。別

通詩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

此徐去。不留不廢。三事就緒。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徐方經。駉。震。驚

徐方如雷。如震。徐方震驚。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闕如號。虜。鋪。敦。淮。浦。仍。執

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王旅嗥嗥。如飛如翰。如江如海。如山之苞。如川之瀆。緜

翼翼。不測不克。征徐國。五輪奄。徐方既來。徐方既同。既而。四方既。徐方

來。虜。徐方不。王曰。還。歸。正。應。前。南。國。三。忠。之。命。

瞻卬。此。則。此。王。身。在。任。人。以。法。之。也。

瞻卬吳天。則不我惠。猷不寤。降此大厲。靡靡有定。士民

其瘵。蠢賊蠢茲。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人有土。男女。及。有。之。人。有。民。人。女。殺。奪。之。此。宜。無。罪。女。及

人有土。男女。及。有。之。人。有。民。人。女。殺。奪。之。此。宜。無。罪。女。及

人有土。男女。及。有。之。人。有。民。人。女。殺。奪。之。此。宜。無。罪。女。及

人有土。男女。及。有。之。人。有。民。人。女。殺。奪。之。此。宜。無。罪。女。及

人有土。男女。及。有。之。人。有。民。人。女。殺。奪。之。此。宜。無。罪。女。及

人有土。男女。及。有。之。人。有。民。人。女。殺。奪。之。此。宜。無。罪。女。及

人有土。男女。及。有。之。人。有。民。人。女。殺。奪。之。此。宜。無。罪。女。及

人有土。男女。及。有。之。人。有。民。人。女。殺。奪。之。此。宜。無。罪。女。及

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也
詩曰彼宜有罪女覆說也
 哲夫成城婦傾城
哲夫成城婦傾城
 之隙亂匪降自毛
之隙亂匪降自毛
 物人技或諧始竟皆豈曰不極伊胡為厲如賈三倭君子
物人技或諧始竟皆豈曰不極伊胡為厲如賈三倭君子
 是講婦無公事保其蠶織
是講婦無公事保其蠶織
 天何以刺何神不雷舍爾介猶維予香忌不弔不祥威儀
天何以刺何神不雷舍爾介猶維予香忌不弔不祥威儀
 不類人之云云邦國珍時
不類人之云云邦國珍時
 天何以刺二句為詰問
天何以刺二句為詰問
 是解經托要之詞然尋詩人之旨却引而不發
是解經托要之詞然尋詩人之旨却引而不發
 天之降罔維其優渥人之云云心之憂若天之降罔維其
天之降罔維其優渥人之云云心之憂若天之降罔維其
 幾多人之云云心之悲若
幾多人之云云心之悲若
 麻沸極泉維其深谷心之憂若字自今若不自我非不自
麻沸極泉維其深谷心之憂若字自今若不自我非不自
 後後貌貌吳天無不克警無忝皇祖式牧爾後
後後貌貌吳天無不克警無忝皇祖式牧爾後
 召吳
召吳
 昊天疾威天篤降喪嗚我劬民卒流亡我居困卒荒
昊天疾威天篤降喪嗚我劬民卒流亡我居困卒荒
 天降罪惡茲城內訟魯椽靡共頌濟而適濟請夷我邦
天降罪惡茲城內訟魯椽靡共頌濟而適濟請夷我邦
 執說書業正瞻楫而用之舊人
執說書業正瞻楫而用之舊人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樓莩救相此烈無不潰也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樓莩救相此烈無不潰也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疾不如茲彼既斯極胡不自替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疾不如茲彼既斯極胡不自替
 職兄斯引也
職兄斯引也
 凌濛初曰胡不自替見王允無替之之望而人又莫能
凌濛初曰胡不自替見王允無替之之望而人又莫能
 如之何反望其人爾胡不自替乎
如之何反望其人爾胡不自替乎
 池之渴若不自頓泉之竭若不自中滯斯害者職兄
池之渴若不自頓泉之竭若不自中滯斯害者職兄
 斯若不我我躬
斯若不我我躬
 凌濛初曰不云自三字口氣極要禮說正見人昧于亂
凌濛初曰不云自三字口氣極要禮說正見人昧于亂
 所由起所以亂愈甚耳不可僅僅說得池渴自頓泉渴
所由起所以亂愈甚耳不可僅僅說得池渴自頓泉渴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
 手采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也
手采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也
 說箇召公何見用說今也日蹙便見不助賢不充補
說箇召公何見用說今也日蹙便見不助賢不充補
 出未說不尚有舊其意顯然若先說出未句較淡矣不
出未說不尚有舊其意顯然若先說出未句較淡矣不
 尚有舊第言有之不用意亦自在言外
尚有舊第言有之不用意亦自在言外
 大雅終

詩選 頌

吳興凌濛初輯著 任瑞霖 男琛參訂

周清廟

此周清廟公序也。初清廟廟宇。以祀文王。其祭也。

於揚清廟。肅雍顯相。躋躋多士。表文在德。對越在天。駿奔

走。在廟不顯。不譽。無射於人斯也。
凡頌詞。重祭者。不重祭之者。凌濛初曰。有說駿奔。正是對越。厥文平意。然詩詞鋪叙。多而脈絡自在。平

敘串說。皆無不可。
維天之命。此亦祭文王也。

詩選 頌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也。德也。假以溢

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也。
凌濛初曰。通詩以還他德字。註中神字道字。俱添出不必沉。大順篤厚中。有發通厚之意。此詩方山說。最得詩

神
維清 此亦祭文王也

維清維熙。文王也。典聲種。迄用有成。維周之禎也。
烈文 此亦祭文王也。敬於宗廟。其樂歌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

祀維王其崇也。命茲殳。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

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也。

前王不忘。即是廟祭時對越駿奔。如行見之意也。

就將人心思慕前王。來作誥使其惕然。有感於物。勉之意。曾言外若說勉其取法先王。便不警切。勉之以力于道德。正念其功之深意也。通

天作高山。女五荒。九彼作矣。文王康之。彼相矣。岐有夷之

行。子孫保之也。
保之。重大王創業之艱難。戒意不重。此

吳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

熙。單厥心。肆其靖之也。
頌德厥。全要認一心字。肆字。就成王時言。不應認作後

手。通。凌濛初曰。頌成王。屬俱要見。是繼世之君。席寵

我將。維羊維牛。維其莫莫也。儀式刑文王之典。日

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我其夙夜。畏天且威。中時

保也。賦。凌濛初曰。天與文王。不。分。輕。重。文。王。就。可。以。必。天。信。刑。文。王。即。是。畏。天。畏。天。正。所。以。儀。刑。文。王。要。說。得。天。與。文。王。一。也。方。是。配。享。國。血。之。祭。其。禮。至。簡。矣。所。標。而。

享。者。維。羊。維。牛。正。欲。盡。其。意。之。委。曲。但。稍。近。于。證。便。非。對。天。之。語。只。宜。平。平。說。去。或。以。我。為。躬。親。以。維。為。無。敢。加。以。牛。羊。為。越。于。前。栗。之。外。皆。所。謂。求。其。說。者。也。做。明。堂。之。禮。自。我。義。起。所。以。冀。天。之。享。而。又。不。敢。遽。必。其。

享。二。說。字。最。有。深。意。却。不。重。在。躬。親。保。之。不。敢。博。為。可。保。是。心。上。思。想。如。此。通。

時。遭。其。邦。具。五。其。身。也。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載。戢。于。戈。載。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也。賦。此。乃。革。商。之。後。最。初。一。短。勿。泥。註。周。制。十。二。策。之。說。其。實。勿。泥。注。不。敢。必。意。蓋。此。時。已。為。天。子。特。自。其。一。念。祈。天。之。心。而。言。耳。詩。

天。之。心。而。言。耳。詩。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本。願。成。康。也。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賦。

武。王。功。在。宇。內。而。曰。執。競。友。自。其。外。之。所。謂。而。言。成。康。德。基。有。容。而。曰。不。顯。於。自。其。外。之。所。謂。而。言。此。做。顯。關。出。之。意。見。武。王。之。武。非。夫。人。之。武。也。成。康。之。守。成。亦。有。以。本。之。非。專。藉。蔭。蔭。于。前。人。者。也。通。執。競。不。妨。帶。助。上。帝。救。民。水。火。念。頭。說。奄。有。重。在。德。之。無。遠。弗。届。

上。通。猶。是。鐘。鼓。磬。筦。耳。有。功。德。以。被。之。自。覺。其。喤。喤。符。符。焉。降。福。搃。見。三。后。之。錫。福。于。後。人。意。威。儀。反。反。叙。迷。過。述。之。詞。所。重。不。在。也。通。

思。文。此。詩。在。成。王。之。樂。歌。思。文。后。稷。克。配。被。天。立。我。蒸。民。莫。非。爾。極。昭。我。來。牟。帝。命。率。育。庶。此。強。爾。界。陳。常。于。時。夏。賦。

文字。便。照。陳。常。取。義。陳。字。甚。淺。但。就。五。倫。中。相。生。相。養。之。養。民。不。知。實。開。教。化。之。原。故。特。表。之。昭。我。來。牟。重。

昭。我。來。牟。重。

昭。我。來。牟。重。

率育不重帝命詩

臣工此亦若帝之詩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求來咨來茲。嗟嗟洪介維

嶽之報亦又何求。如何斯會。亦皇來牟。輝受厥明。昭昭上

帝。迨用康年。命我衆人。持乃錢鏹。觀視茲藝。賦

成法。維卽下及時脩事。意所該尚多。頌會王言發端大

體詩

噫嘻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秣。終三

十詩

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賦

三爾字皆指農官。乃者實責成字。眼蓋田皆爾之田。耕

皆爾之事。安得不務所以率之。詩

振鷺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賦

此無鷺。庶幾夙夜。永終譽也。賦

上下節人。只為求其相質。所以提推到德上。終是牽強。

此只是一見便喜。而更喜其將來之永無間言耳。為先

代後立言。自應如是。即如有客一節。亦並不說出德字。

豐年此亦若帝之詩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秬。為酒為醴。絜粢界祖。賦

以洽百禮。降福孔皆。賦

有瞽

有瞽有瞽。在廟之庭。設業設旗。崇牙樹羽。應田縣鼓。執

磬祝圓。既備乃奏。蕭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

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賦

係之以周。見其為昭代之新聲。詩

揚祖功。先昭宗德。與其精神。意氣。默然相合。上說。詩

我客觀成。不以典亡之感。說客乃二王之後。其所聞見。

皆大聖人之樂。後有作者。難為其觀。今而永觀厥成。則

樂音之美可知。而先代之後。且為所感。先祖之神。信乎

其聽矣。詩

潛此亦若帝之詩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鱣鱔鯉鯉。以享以祀。以介

景福。賦

獨言漆沮。即不重典。五亦賦無意之言。詩

講享祀介

福俱要切嘗魚帖

雖此武王祭文上之語

有來雖雖。至止肅廟。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牲。相

和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主。文武維廟。廉及

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

母也

武王既得天下。以祭詩。意在得諸侯。且辟公天

子。俱是着力字。而末節右字。全在此看。天子薦廣

牲之牲。辟公助陳其祭祀。非請侯自薦大牲也。商頌大

騶是。亦句亦然。帖。綏予當作幸。謂亦作莫。謂蓋此詩

先徹祭時所歌也。有壽繁祉。俱作已然看。帖

載見此詩係功於于武王上之語

載見辟。曰永厥意。維辟陽陽。和終央央。降革有鶴。休有

烈光。帝也。維成。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

多緒。烈文。辭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帖

首節只是喚起之詞。奉辟王之命。正以欽昭考之靈。隱

隱合下意在。帖

有容此詩于本意原居之語

有容有容。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容宿宿。有

容信信。言受之繁。以繁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

淫威。降福孔夷。帖

首節只從馬開闢說。到上見無非可愛。為得不必分

亦不宜對。有字亦字。有。然。御。見。之意。全要得初至今

人快觀光景。末二句。正是綏之之切要語。帖

武此詩係功於于武王上之語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成受之。勝哉

遇。劉者定爾功也。帖

允文字可味。全在視民如傷。不忍殺天下之殺機上看。

武以止戈成文。故此皆言用武之意。非謂武功也。

明非武王之武。無以成文王之文也。帖。凌濛初

曰。獨夫變代。會朝清明。戎衣一解。天下大定。宇內殺機

就此消融。故曰止戈為武。武即遇。劉之義也。美无直至

散馬放牛而後為止。殺手作止。殺之殺其義也。作自止

其殺。不復用武。亦似及。劉。須對。劉。清明。二字。義

闕于小子。此詩係功於于武王上之語

闕于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帖

有容

該皇親陟降庭占維也而小子夙在敬也於乎皇王維也

訪落

水王注到于度同此以直是訪落之意

訪落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也

道與事非二也成王求道而求之事深於求道者也其心則以道不可見而事猶可猶然其未足焉也紹字應率字貫至厥家正是隨事體道非謂道難及但法

其亨也亦只言自己所期如此若其所以克紹者正有待于群臣也

敬之

水王注到于度同此以直是敬之意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也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

敬之心也不可認作敬天只稱天以贊其敬耳也凌濛初曰不聰只是出詞之謙意耳以光明作聰字看固非而以末二句為成就其聰尤非也

此去學敬亦是頭上安頭大略學究之想總不可入詩

小楚

此亦訪落之意

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也予其二字有悔悟自艾也爾與廷臣更始之意也况注何所字終鳥明指管蔡事但講中只就終鳥祭禱而正意自在勿作喻說也凌濛初曰集蓼指天下多事言勿即指管蔡蓋管蔡事已往而懲其將來故也

載芟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茲

侯亞侯旅侯疆侯以有嗇其儀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報也載南也描厥百穀實函斯法也驛驛其達有厥其備也厥厥其苗餘錄其庶也載獲濟濟有實其積萬億也及稌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也有飮其香邦家之光有報其馨胡考之寧也匪且有且匪今斯今報古如茲

凌濛初曰媚依正是勤心兩見也非脚情也

良報

其類如假載南極。橫厥百穀實函斯蓄。或製籩豆。載莛及管。其饋伊黍。其笠伊紉。其罇斯趙。以薦茶茗。茶藜朽止。黍稷茂吉。穫之極。積之粟。其崇如墮。其比如嶺。以聞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志。殺時特牲。有抹其角。以心以續。續古在人也。

此與載芻。皆止頌農功之有成。而禘。則在。謂。續古之人。不重在祭。統所垂之遠。以重自古有年。見今日之隆。不容不舉。通。

綠衣 此亦於中飲酒之序

其饋。音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也。要木王者。主祭說。凡士之敬。皆王之敬。而獲福亦與。王同休。自堂三句。俱要說代主人省視。一如主人躬親。意通。

於饋王師。遵養時晦。時維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將踏工之。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也。賦。百四句。側重下二句。而武王心事。却在遵養時晦處看。

時晦。天命人心。未盡歸周。如晦昧然。及其盡歸于周。則遂若光輝赫奕。所謂純熙也。須知遵養全不着意。使時當終晦。則師亦終于不用矣。師師其時也。武王是師。不重後人當法上。

桓 此亦謂武王之功

經萬邦。屢豐年。天命匪懈。桓桓武王。保有厥土。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配之也。

凌濛初曰。觀小序云。武志也。則于以四方。似是有事于四方之意。即經萬邦也。克定厥家。所謂外攘內固也。正

明說時說。皆謂于以四方。即指列爵分土言。不應先以分封樂歌中意。逗出于頌武功詩中。而末句君天下語。反在分封意後。亦戾矣。但以此合之于保全功臣。用賢

圖治之意。却便衍文措語。又曰。皇即君天下也。以聞之。以代商也。極明白。綠注于聞字未詳之後。故不另疏。皇字。而并言其意耳。時說以皇為嘆其美大之詞。聞字方又帶君天下。字強纏擾。皆不會。未注意故。

此亦謂武王之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祖維求定時周之命

於繹思也。是代武王說意中事故開口只說文王二我字如武自

言則武王之德在其中矣。通不曰分茅去而曰敷繹

思欲其知締造之艱。說凌滌初曰勤勞即是功德求

於天下即是勤勞心事。前繹思即指勤勞所寄之土字

後繹思正是土字所載之勤勞還他題中字而不必添

出功德字。又曰敷時繹思其代得分茅土字樣我祖

維求定只代得建諸侯字樣特命詞之意自妙耳勿牽

附而晦其音及似兩層。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陟山喬嶽允猶翕河敷五之可。東時

再揭時周六見非復商室之舊令人洒然易慮奉法惟

謹但意與上章稍異上以恩結天下此以威震天下。

駟壯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驪有皇有驪有黃以車

思無疆。非必為馬也。說美善思而只舉一馬政以驗之耳。

駟壯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驪有皇有驪有黃以車

任任思無期思馬斯才也。賦

駟壯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驪有駘有驪有維以中

駟壯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駘有驪有魚以車

祛祛思無期思馬斯祖也。賦

有駟有駘。駘彼乘黃。風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下。

鼓咽咽。醉言舞。百春樂會也。興

有駟有駘。駘彼乘黃。風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

鼓咽咽。醉言舞。百春樂會也。興

有駟有駘。駘彼乘黃。風夜在公。在公載燕。白合以好。歲其

有君力有鼓。駘孫子。百春樂會也。興

此詩臣之所作。意重美其君。上其末于春樂會。就想

凌濛初曰詩作于泮宮凡服裘化民格退服泮俱矣然
作泮宮泮泮宮上說至出兵釋奠原是學宮之事故因
以詩之者不待言矣勿因注詩而止重飲酒飲酒以
後禮是禮禮之詞而登音說去不亦穿鑿分別此詩

曰順彼長道曰穆穆曰明明曰敬明其德曰允文允武
曰允廣德心曰允固爾猷明道民有餘慶勝亦亦一
于頌者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芣魯侯廣且言觀其旂其音伐發鸞聲
歲歲無小無大從公于泮

凌濛初曰允廣止儀物俱要見賜典一新意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廣且言觀其旂其音伐發鸞聲

昭昭載色載笑運起伊教

思樂泮水薄采其芣魯侯廣且言觀其旂其音伐發鸞聲

維其嘏也道屈此群醜

烈祖魯侯不孝自求伊祐
明聖魯侯知此德既作泮宮泮宮既成服矯矯虎臣在泮
服賦淑問如皋向在泮殿因也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伏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
不揚不告于誥在泮獻功也

凌濛初曰德心亦自泮宮中陶養得來亦本魯侯敬明
克明之俱說來成以居功俱本此提不亦泮宮下國
賦亦然

角弓其觶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斃既克淮夷孔取
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也

翻彼飛鴻集于泮林食我桑黹懷御杗音保彼淮夷來獻
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也

所獻皆非淮所有所以為琛也

閔宮
閔宮有餼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侑無災

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穰積稔載
春有下國伴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有秠有下土續禹
之緒也

以廟始于有國國始于有周周始于后稷稷始于姜嫄故
從姜嫄之德說起也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剪商至于文武續大

王之緒致天之命于牧之野無武無虐上帝臨女教商之
於克廟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
周室輔也

浚深初曰實培剪商亦有後日事而遡觀之似見得天
意如此耳故下即言致天之命而神如此始到極度
也下語俱有大識加又曰文王猶然服至武王始
受命乃直言續大王之緒而并及于文何哉大王自郊
遷岐基業始隆若使二王不聖無論靡而大之即墮其
先業亦自甚易然則得以成其為周非續大王之緒而

何豈必大王先有其心子孫克竟其志如後世曹馬輩
繼世成業者哉何拘儒牽滯于心跡間而議論紛紛也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三田附庸周公之繼是公
之也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既既身祀不感皇皇后帝
皇祖后稷享以駢獲是享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

龍旂二句主祀祀說春秋二句言素能敬廟望皇四句
是郊而天神也周公二句是廟而神鬼也亦既也蓋
推開郊祭以起廟祭之獲福也嘗之有郊是特也故因

廟祀而并張皇之不並重詩

秋而載嘗夏而福樹白牡駢剛犧專將醬毛魚醢羹豆
大膚萬舞淫淫孫存應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感除彼
東方魯邦是竟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秋而載嘗七句俱要見周天子禮樂
公車千乘采英綠騰一才重云公徒三萬貫青朱綬蒸徒
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番俾爾昌而熾俾爾
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考與茲俾爾昌而大俾爾壽而艾萬

有千歲眉壽無有害也
伐遠成功原蒙上獲福未蓋賴周公皇祖之靈以有此
即孝孫有慶之可証者也不必待莫我敢承下方入廟

泰山靡靡魯邦所居也
朱同莫不率從當仰也
保其免繇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
率從莫敢不諾當侯是若也
扶解戎狄懲荆舒巷龜蒙荒大東荒徐宅空海邦淮夷

有千歲眉壽無有害也
伐遠成功原蒙上獲福未蓋賴周公皇祖之靈以有此
即孝孫有慶之可証者也不必待莫我敢承下方入廟

變額南夷，則非常事。但詩人口中，如有其事者，即

百湯公結，雖眉壽保壽，居常與詩，復周公之官，亦侯

全，壽如宜大夫，之邦，此是有，既多受，然黃髮已

祖來之，於斯，而之，桓是，新是，度是，尊是，尺，松，前，有，易，格，言

孔，頌，新，初，如，與，斯，所，作，如，是，且，頌，萬，民，是，報，也

奧斯所作，未嘗君主之者，為民若者，以先公功德，在民

頌那 此在武湯之末

猗與那，置我，鞀，鞀，奏鼓，簡，簡，樹我，烈，烈，湯孫，奏，假，假

我思成，執，鼓，淵，淵，響，響，管，管，和，且，乎，依，我，聲，聲，赫，赫，湯

孫，指，指，履，履，康，康，鼓，有，鼓，馬，舞，有，垂，我，有，嘉，嘉，亦，不，夷，不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如，如，知，物，事，抑，抑，顧，予，烝，烝

湯孫之，贊

凌濛初曰：商人尚聲，通詩，說，重，樂，聲，格，祖，恭，敬，亦，即，在

樂中，言，傳，恭，者，其，聲，音，皆，敬，所，流，而，由，來，如，此，不，敢，不

勉也，勿，以，聲，與，敬，分，疏，上，已，言，經，我，思，成，矣，而，未，復，以

氣，類，其，頌，恭，孫，之，意，無，窮，也，亦，字，亦，有，合，嘉，嘉，亦

亦，順，其，祖，可知，政，不，頌，將，格，祖，觀，此，詩

烈祖 此在武湯之末

嗟嗟烈祖，有秩斯，秩，中錫，無，錫，及，爾，斯，所，既，載，清，醴，春

我思成，亦有，和，美，既，成，既，平，既，假，無，高，時，靡，有，垂，假，假

壽，黃，考，無，錫，約，帳，錯，衛，八，營，德，德，以，假，以，我，受，命，河

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收，求，譽，降，而，無，錫，顧，予，烝，烝

湯孫之，贊

凌濛初曰：此重湯德，足以後，後，烈字，括，字，俱，要，照，湯，身

上德，業，來，就，及，今，王，之，所，該，得，大，不，沾，沾，說，一，條，祀，但

連，下，遂，帶，出，祀，事，來，而，感，神，獲，福，深，天，澤，人，乃，湯，孫，奉

祭，氣，象，贊，斯，所，之，事，也，皆，烈，祖，之，精，也，末，二，句，與，那，節

語，同，意，同，然，頌，各，照，本，章，上，文，來，措，語，有，藉，先，祀，以

奉，祀，也，又，藉，祀，典，以，永，光，括，意，也

玄鳥 此在武湯之末

天命玄鳥，降而，至，商，宅，殷，上，世，昔，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

方，命，厥，后，奄，有，九，有，既，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

去，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旗，十，乘，大，格，是，承，邦，號

千，里，維，民，所，止，聲，域，彼，四，海，四，海，來，歸，來，假，祈，祈，景，員

維，河，滋，受，命，咸，百，祿，是，荷，賦

凌濛初曰詩序為祀高宗箋謂高宗崩而始合祭于其
之廟玩詩詞良然即朱子泛云宗廟祭祀之樂亦不繫
定當依詩人語氣歸重武丁先揭湯以武德受命而以
後見武丁之武能繼之凡人民土地無不知方命厥后
亦有九有之口也以湯對孫子言曰先后以武丁對先
后言曰係知非另有所謂先后孫子又曰若係朱傳
但作宗廟祭祀則酒是武丁以後時王之詩只可以契
開端而湯與武丁通通說下見其以武德後先相繼而
受天命耳豈可輕重矣商之先后與受命咸宜通以宗
廟之神言百祿是荷時王荷之也

長發

此於祭也

濟極維商長發具祥洪水芒芒馮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種
幅既既長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遠受大國是遠率履不越遂視既終
相上烈烈海外有載

凌濛初曰請玄王五句俱要推敷五物下證當謂蒙
之世開以倫理使之若而不悖非武德剛柔為能勝任
故曰桓撥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違聖敬即歸西極迺述上帝
之福帝命式于九圍

受小球小球為下國統統何天之休不既不練不剛不柔
物此優優百祿是道

凌濛初曰殷政及下泰或但此說字未說統云統練
蓋用剛柔統統已添統練剛柔矣滋剛一無所着而推
寬裕以款之

受小共大共為下國統統何天之龍孰知其如不履不動
不懸不練百祿是總

聖人行師代天行事雖以臣伐君人情所駭彼直蕩然
無牽無礙不疑不沮有何周章有何退縮

武王載於有虞求鐵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孽莫
遂莫達九有有哉章顧既伐民吾夏祭

凌濛初曰有虞度字正此說字務字應惟有度故威靈
莫敵也用師之序不妨云緩攻徐戰不悉遽伐其其悔

悟以見聖人心事有是經生門面若以大計論之三葉
之惡皆自也來豈有除其惡而反留其惡者哉行師次

之惡皆自也來豈有除其惡而反留其惡者哉行師次

躬自應爾，爾也。上三章，聖敬以下，等語俱于此章見。

此詩 禮哲發祥，亦結束于此。詩

若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御士，實維阿衡，實左

右商王。

中葉 只就湯未興以前，言震業全，是夏失其道，令人危懼，不是商之中葉。此 尹，既美意在言外。此

殷武。此祀高宗之詩

凌蒙初曰 通詩提要見詩中興，所以特廟而世祀之意。伐楚是中興，功業畏民是中興，根柢。

彼彼殷武，奮伐荆楚，深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

之緒也。

捷奮二字，俱存卓然，果斷人不及謀意。此時積衰之後，

猶存一，所以姑付之意，便凌夷不振，負不日功而日緒

上承祖宗，下垂後裔也。此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

敢不來土，曰商是常。此

五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緒，歲事來辟，勿不禱迎，務穡匪解，

勿予禍，諶和虞虞，不諶自，保意勿作，信口氣。此

詩逆六卷

浙江吳玉輝家藏本

明凌濛初撰卷首有七月表一篇，以其中獨缺三

月，乃摘春日載陽至公子同歸蠶月條，乘至猗彼

女桑諸事，布於二月四月之間，標為蠶月殊屬穿

鑿。又詩考一篇，獨載一御車圖，尤為掛漏其所詮

釋亦罕逢奧義。